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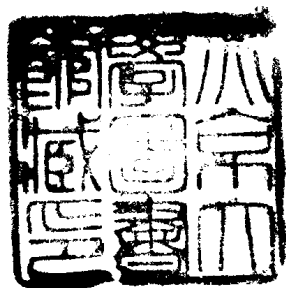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 5333 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七二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明水陳先生文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陳九川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鹿原集十卷

〔明〕戴欽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八〇

雙江聶先生文集十四卷

〔明〕聶豹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吳鳳瑞刻隆慶六年印本

二二三

崔東洲集二十卷續集十一卷（一）

〔明〕崔桐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九年曹金刻三十四年周希哲續刻本

五九七

明水陳先生文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陳九川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水文集》十四卷《提要》

明水文集序

陽明先生倡道東南江西之士從之獨多最賢而能得其傳亦不數人臨川明水陳公其一也數人皆先後起家進士通籍于朝公以守官不圖失權力意甚得體最重失位最憂間關遠戍久而僅釋築室明水山中習其所傳以興起學者所言非一其著爲古文詞積日既久遂成卷帙友人董君光時至建州因刻以行之同志而使懷中序之陰陽行乎兩間肖形離色於其中各資是氣以自成清英醇秀人獨得之強力之所可至智慧之所可通深入淵泉峻極穹昊夫孰不能至於道而蔽缺畔拘非其所能散裂於形器名數之煩瑣墮乎技能事功之淺畫宮而苟處多岐而競馳其不能至於道由春秋以來志之矣天下之人不能生而有聞而卒得預於聞者有爲之先而倡之也師授講習在宋洛閩爲盛宴繼邵曾有作蓋自託於先哲之後不敢墜絕其緒且以待來世之冀有聞者非苟爲師弟子之號以相驚飾而已也然惟而疑之固衆矣惟其疑之而始信惟之而始安然後能篤於信安之而不遷彼終於惟且疑者雖衆而亦莫之惑誤沮塞也方陽明之倡於東南也惟疑之衆甚於洛閩之際惟公與數人慕悅而勇從之合一世以味教人之所是卒能以數人而勝一世之所非其志可謂卓而其功可謂勤矣天地所以設位寒暑日月所以變通著明而不息以流江河以峙山嶽以蕃育庶物可以神存而不可以意測可以心傳而不可以語授此吾所爲聞於師而發揮誦釋

於朋友之宗統也。三帝三王之經綸典章，損益舉措，正而施行，講之不可不明也。周時野人之歌，朝廷郊廟之奏，皆誠望歎觀，誨形容微風化而本德業，王伯之所爭名，卿列大夫之所圖，揆騁驚以及後世君臣之跡，誠否得失可以推見治亂，攷古而鑒今，思之不可不正，辨之不可不詳也。草木蟲魚鳥獸之形，鐘鼎彝器，佩帶車裳，函矢之器，師旅征伐，財計播種之事，胥官呈命，釋官野記，正名百物之所該悉，泛濫而約，取擇之不可不審也。孰非宗統之條理，曲折而紛紜，若以近於異學，咏之謂其妙已粗，物內究而外遺，目擊端拱而曰已善矣，是豈知君之所得於傳者，夫已誠妙矣，何物非精，未有內通而外下舉者也。顧咤然疑其為異，而果於誠之下，亦悖哉！惟其學之不

二

故著為古文詞吟詠性情，敷揚理義，莫下有古作者之法。雖字說皆按謹守師傳，步趨如恐或失，而見於文詞之間，則自有機杼未嘗規倣，微合形似，而以爲傳者也。此其所爲善學陽明而爲明水之文與吾所謂數人故宗伯歐陽南野文莊公，今司馬翥雙江公，司道邵東郭公，給事魏水洲公，與公其最著於師門者也。三公得位行道，洛閩門中爲王巖叟朱元庭，楊中立，劉晦伯，李心傳，吳惟公，與水洲公廢講業，獨與馬仲親接之。蔡元定同其踪跡，然學皆推慕二公，不後於三公，由其學術之同而下得，以名位異之也。渠中先生也，僑倚護黃稼詩款門下，故於黃君之役，下能辭而愧於言之不足，以贊也。同志君子尚正之云爾。

嘉靖戊午春三月既望，晉江導巖王慎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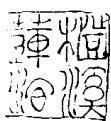
明水先生小像



明水先生像

贊曰屹乎獨立嗒然
聞行如望弗及而係
此生問其歸何無所
息而常惺不昧問其

動謂有所據而良知
自成終歲金縢汎無
漸屏晚年一掃清說
方誣傳側者率然遇
之而恍若看兒久別
者終公欲語而絕之
世聲一嗚呼其志之
終然歟其目之營然
歟友人去而羅洪先
右多書



奉導諸太祭王先生求文書

吾撫自宋歷元明三陸二景倡道迭興今大江之西論道學以撫為
稱首者此也象山先生嘗教人曰休本心蓋為支離煩雜者之反
其本也而示之以易簡之宗說者謂其有洗日虞淵之功陽明先生
繼陸而興又嘗教人曰致良知蓋為模倣假借之不知其要也而啓
之以靈明之義說者謂其有揭如日中天之蹟今讀其書觀其言而
尚友之真與堯舜之精孔孟一貫同符合轍矣臨川明水陳先生
象山之鄉出陽明之門又嘗發揮其本心良知之旨以教後學七校
之英賴其興發者居多矣今讀其書觀其文而又親炙其公果見其
聖乎其後車乎其下可挾謂其可以接陸吳陽明之傳續堯舜孔孟

之脈殆庶幾至也密承其教知其心而慕其學有年矣乃命男
和編集梓之以廣其傳且又知吾輩翁與明翁為同志之交有年矣
苟非得石公之文以升斯集之旨則又何以發其蘊以廣其傳也哉
故敢持陳菲儀少申微忱伏望俯納宸衷則斯道增重斯文
增光多矣臨穎無任懇切懇禱之至
嘉靖丁巳仲秋朔臨川後學董越謹



禮部郎中陳明水先生墓碑

明水先生臨川人也先生姓陳氏為直隸寧國宣城著族叔高祖迪
以大宗伯殉

建文皇帝難通族達竊曾祖禮遂之臨川子孫遂為臨川人祖曰溥字
孟淵號遜庵父崑字獻璧號閒翁翁以先生貴得

封文林郎太常博士母吳氏

封宜人先生生弘治甲寅年十月十六日先時母魂入夢叶吞星已而
果得先生先生諱九川字惟濬初號竹亭後改號明水倡道東南為世
明儒學士大夫咸稱明水先生先生而穎慧駿發岐嶷不群出就
外傳日記數千言同舍兒課誦聯為之解譬不倦其博奇之謂群兒

曰陳生若輩師母年以也居無何告聞翁曰吾不足為令子師矣宜
付大儒陶冶自當超然脫穎前疑其不率命既訊其世實乃達卒業
于行焉饒公門饒公從遊者眾且多成人去歷試課無出乃右先生
質者往往及先儒所未發諸史必指瑕是非要於當而後已饒公益
大奇之曰陳生不當在弟子列吾老友也先生自是學懋而識卓
矣當童子時習學校藝凡三進為弟子員先生三不說語人曰吾父
謂余德性未定恐不足以遂隱願少候焉恒閉戶彌年博極群書天
文地理兵曆百家殫究靡遺雖時務繁文不續達密察不已也既久
乃曰聖學宜下鑽若此取周程書沉潛復熟沈潛習心專意聖學
而時藝日益振擢矣正德壬申督學崑崙李公試撫士召縣令龍君

曰何邑中無一奇士乎宜拾遺以進龍素知先生名強之就試崆峒
閣先生卷讀、稱奇士歲癸酉先生與行高同舉于鄉撫俗傳舉例
用樂騎迎歸先生獨步還甲戌成進士觀禮部政同堂多用駁駁先
生獨策舉以律或議其弊非恤也一忽曰漆雕開謂吾斯未信余
可自信與遂上

疏請告凡三

疏始得

元即日往謁先師陽明先生門得聞良知之學乃躍然曰道在是矣默
坐定悟無間蓋夜商確確確要于自得先時嘗著春秋本旨周易正
義詩說禮解諸書引燭焚之歎曰六經且註脚不何有於是居數年

復出北上授太常博士志念日益精確毅然不撓已卯聞宦謀感
武廟南巡東省詢、下知計先生獨與修撰舒祥漢員外夏東洲主事
萬五諸諸人謀曰此

君父之難

宗社憂也宜宜自愛力上章尼之

武皇震怒命格項拳跪

午門外凡五晝夜先生不敢懈無幾微見于顏面已乃各杖創為編氓
臺諫部寺相繼諫止先生曲突之功居多直聲遠振朝野有四君子
之誅歸里中聚友講學為務耆袍布機下復公庭復與東郭郭君事
陽明先師于度堂學益精遂陽明先生嘗贈以詩曰元已妙齡先卓

立直從心地完宗元先生歸撫倡學段友撫士始知有聖學幸已
聖天子龍飛

名諸直諫者官先生仍拜前職尋轉儀制司員外郎奉
使封

弋陽王得謁

闕里廟後

命遣出湖東不與東郭郭君密約復見陽明先師竟所未聞尋轉主客
郎中載革日嚴群小即之得令通事証奏先生處有嚴刻乞賜罷斥
以消邊釁

詔下錦衣獄杖如瀕死重僕環泣先生靜曰曰吾死國事無憾也汝等

南還善事吾親而已何以泣為丙戌竟病成撰海衛先生欣然就道
特以老親為念時余以御史按閩先生自忘其為遷客余亦忘之往
東商訂王有禪益已共

朝廷正

郊典

思下得解成選先生果克終孝養嗣又兩遇

恩詔得復官致仕壬辰春一二月遭父母兄弟四喪先生哀毀骨立甘
塊茹蔬幾不自存人咸苦之知者謂先生得楚初心忠孝兩無缺云
服闋先生出越拜陽明先師墓為經理其家政尋歸大會明水山中
四方來學者後先千百人先生委曲造就為多繼以山中阻越弗便

乃移會於城之擬岷臺更寒暑非易而中冬過余白水山中登覽明
健愈前既又同余與東廓爲華蓋山之遊既又赴念菴諸君青原之
會既又出會荆川唐君南玄咸君龍溪王君緒山錢君相與竟歸
宿怡性於天台雁蕩匡廬五岳之間而五嶽之興勃不自己己而復
就余山房新知卓論疊、不倦自是赴冲玄大會自是出訪甘泉湛
老諸傑而辰復來問余此歸持議益堅而定反覆論較余無憚於先
生先生未必無裨於余余老病日臻每恨不得繼見先生亦復重耳
默生一室猶不廢書札論學問其詩曰帝國黜爾聰憐爾日躋敬余
咲曰先生守靜篤矣未幾以訃聞嗟、悲乎何天奪良明之速也余
悼痛方殷余子本朱休棄經踵門執其鄉節推舒君所著狀斯余言

樹碑嗚呼余年先生而先生先生先余年而藝既老而失良朋余尚
忍言哉余尚忍言哉先生昔友忠信之行字于鄉族正直譽謬之節
振于朝著造詣涵養之深洩于文章至於陽明先師之學奉爲若龜
不以窮通二其志不以老壯易其守遭險而不阻負謗而不疑商確
闡明之功通于遐邇東南士人類知陽明先師之學先生大有力焉
故余與議論終老而不以爲憾誠悟少異而不以爲貶展轉訂正期
於相成而已嗚呼先生已矣蓋棺之論定矣
國有史郡有祀太史有志銘諸名公有誄言不可誣也余方勸筆年誰
能輔余以一息之不懈哉類筆屬文樹之崇碑昭揭于南陽之原人
道地軌相爲昭昭老成宿德賢子余孫未、有辭而先生交情幽明

符驗又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余余尚忍言哉、擬次之既將慶先生
未瞑之神復聞火罹於宴烈燄飄蕩虛舍幾爲之盡先生極厝舍
衆共危之方圖別徙不逾時而長嘯頃返若有神以護之非惟未驚
先生幽棲之舍而連次里者咸獲保全于是衆咸懽呼頌先生之得
天者不輟昔許伯遵母喪戮火撫柩而俱焚君子謂伯也盡乎人而
未能幸乎天先生之子當是時也諒亦有怕捐身撫戢之心而卒幸
乎天嗚呼天其有意於先生耶先生其克當於天心耶註固口碑心
史之灼、垂宇宙而下朽也焉用文雖然事以言傳文之不可無也
審矣則記而用繫以詩巧作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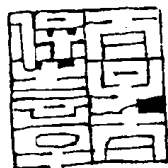
嗟嗟先生 蒙山之鄉 卓聞良知 曠矣翱翔 爲邦司直

爲世景行 復微若夷 罹變若常 召謗負怨 靡自阻喪
天心聖學 甘月瑞醲 引翼後來 惠風載揚 忠告嘿識
曰爲不忘 祝融鼓禍 虛舍就荒 反風息燭 靈輅保藏
天心仁愛 賜愉無疆 樹茲崇碑 萬祀有光 賢胤似之
楚、冠裳 宮保數詞 宇宙煌、 式之瞻之 凜然以將

嘉靖癸亥歲仲樞之吉

賜進士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吉永堂雙江蘇約謨



明故禮部主客郎中致仕明水陳先生墓志銘

嘉靖辛丑洪先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螺川上又五年再晤于昆陵繼是庚戌聚首青原壬子留玄潭雲浪閣甲寅過桐江咸朝夕請益既久乃別最後丙辰大水獨對于寓舍尤盡傾倒蓋先生之學得之陽明公致良知為深以為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間是謂格物格物也皆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謂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于酬酢之際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方欲求決于先生而先生亡矣悲夫悲夫此豈交遊之情已乎自念此學當詣極致不負千載一時之機而先生自任甚重負荷且整東南士人歸心取平而卒無疑感者在吉有東鄰雙江諸公在撫則先生為倡首蓋測中所未有也如是而不得少延歲月以卒所詣豈不大可憾哉先生名九川字惟清初號竹亭改明水陳氏本宣城寧國人也祖迪以大宗伯殉

建文皇帝難通族遠寓會祖禮遜之臨川始留家焉祖博字孟淵號遜志穎異夙成尤耽隱逸精研理數事多前知卒先一月宴宗端為別後果然父某字獻璧號開翁娶吳氏先生後推

恩封文林郎太常博士母

封宜人寧夢五星而姬先生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需陸文璧門問難相長晚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焉習學崆峒李公所知四年癸酉與陸同舉鄉試故

事舉鄉試率鼓樂誦之獨徒步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下避姦毀已而思覺難休三

疏請告乙亥師陽明公于虔有所聞盡火舊所為春秋周易詩禮諸書

丁丑起告授太常博士講習靡倦已卯

武宗將南巡眾莫計獨與舒持議登夏東洲良勝萬五谿潮連疏諫止有

旨荷校跪

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

南巡竟止識者壯之庚辰卒業于虔辛巳

今上即位拔諸諫臣仍補太常丞未進禮部儀制員外郎冊封弋陽王

十三

甲申侍陽明公于越乙酉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羣小懷卿會是時有他甘心若恩藉為媒族通事殿吏語

奏之下

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援弗得丙戌戍撫海衛己丑

郊祀畢

恩解還後兩遇

詔得閑住致仕凡再履危機而卒不肯滿清休違以為身家之謀而易

其計蓋性成然也歸除二年六月丙寅遭父母兄第四喪斯觀故無

有遺憾始末師陽明公卒然眾中為倫嚴禮恐致玷缺此務學尤謹

喪祭正廟判宗法瑩域諸役不一它諸宗族不足者捐已助之聞走

寧國掃丘壟以畢先志寄構別墅荷者羨其可定惘然曰伯兄久殯敢私手遂奉之而事其仲兄如其父陽明公既喪自走越紀其家而踪跡所經北至昆陵南盡東粵徜徉台蕩九華巨廬閒登五老之絕標窮三級泉之奇勝結節忘歸自以為無地非壘無地無友亦即無地而非講習之處其說主於陽明公以致良知為主以格物為實下手處不特定言期擬峴臺與懷玉浙東青原玄潭尋訪而已也先生卒後數月即有東廓之變嗚呼此豈交游之情已訖先生弘治甲寅十月十六日卒嘉靖壬戌九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九諸生即以言之官祀學宮未卒之春疾上壘耳不聰至秋遂不能言有壘居旁須臾瞑殯于壘都不戒火室盡毀而櫬宮不震若有衛者初娶潘氏

十四

繼董氏大理卿璜溪公女側室王氏李氏子三長本嘉靖壬子舉人娶張台州善文繼李氏董出次朱縣學生娶樂貢士其任女繼李氏李出幼休聘何未與文明女王出女三長適縣學生黃國紀次適府學生吳朝楨幼適安成刑部郎中鄒善皆潘出孫男四本子文烈未聘朱子文瑛聘崇仁謝氏文榮文瑛未聘孫女二本女許嫁曾和國朱女許嫁詹尚賢本等將以明年癸亥十月二十八日葬先生城北南岡山首發趾丁近聞翁之墓先期持衡州推官舒化狀來請銘于予予悲先生不可復得又愧無以相報虛其平日知待也慨而銘之

銘曰
良知之致 得者其謀 二紀相從 達矣美矣 有來青衿

示以舊編 爰述所聞 可師可資 力主國是 不慮身危
載成于聞 莫搖彼夷 迨其還歸 汝水之濱 邁、何未
揭乎我嶧 斯道若何 今孰舉之 既未斯藏 亦以志悲
賜進士及第前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
國史修撰
經筵講官吉水羅洪先撰文



主

蘭霍渭崖宗伯
蘭王龍溪錢緒山二公
答霍渭崖
答黃致齋宗伯
答柯汝忠
答王龍溪
寄遊巖王少恭
蘭毛東塘司馬
蘭雙江先生
蘭董容山三章
復董司憲
答董古南
又蘭雙江先生二章
蘭錢緒山刑曹
蘭少初徐司諫
蘭鄒東廓先生
蘭羅念菴
蘭聶雙江刺史
答程習需太尹
答樂必弘
與董兆明四章
又答黃致齋
賀江嶺峰大行
寄錢緒山
蘭王南皋州牧
答李一吾
寄王洛村
答危喬芳
上徐少湖先生
蘭王龍溪
蘭薛中離
與周台川郡侯
與竹溪吳一真

十六

答黃卓峰
蘭王大廓年丈
與歐陽直夫
蘭應南洲先生
答匡南宗室
蘭應蓉菴大司寇年兄
蘭陳湘厓年丈
與董平甫
答聶雙江
與余子莊
與王仲時
蘭羅念菴
又與歐陽直夫
蘭羅念菴
蘭南溪熊別駕
蘭羅念菴
蘭舒國棠
蘭劉中山
蘭曾元山
蘭吳疎山
寄江順之
蘭儲柴墟
蘭張東沙
蘭黃正之
蘭王龍溪
與平野朱刑曹
蘭萬古翁
蘭唐荆川
蘭羅近溪先生
蘭魏水洲
與董容山
寄歐陽司直
蘭章介菴
蘭儲柴墟先生
蘭聶雙江
蘭羅念菴
與平野朱刑曹

簡湛甘泉先生
簡石山沈僉憲
答王師觀
復葉魯江冬卿
答春元陳崇吉

簡歐陽南野
簡潘蘿江武守
答金一所
與李靜明
簡何吉陽中丞

明水陳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簡崔渭庄宗伯

門人 董君和 編輯
邵人 董君 校正
校學 程寬 校正
建陽縣丞包大中 同校

川自戊海以來簡廢世道誼故人如執事者亦缺修罔為罪多矣
近附到執事常山書捧讀數過辱念及先親情誼蕩如骨肉感激泣
下海內相知孰有不遐道如執事之德之盛者哉川自念亦素有志

不達時變自違罪尤方痛自慙又無以謝于

明時况今病軀杖履甚苦陰雨瘴癘雖在壯年藥無虛日豈復有他念
哉但二老在堂日夕憂念則誠有如來教者得資餘力收復荷父老
侍菽水真所謂生死而骨肉者豈非極願哉第恐吾執事太公之心
未盡明於人則川以干謁之議累門下矣然亦豈敢以小嫌虛高誼
耶况今

聖明在上豪傑相遇千載一時匹夫之獄必得其情勢誠欲使無一夫
不被堯舜之澤者而川辱從王臣之後顧獨抱冤海角為國體蓋為
聖明之累豈敢恕然自暗以對君父哉執事大意欲詢玉之有無則夷
人未始失玉也通事証奏凡三疏亦未始言之且曰夷人証言則事

可思過半矣。雖事涉訪稿，湖有人蹟，手疑出於川揚，湖白而川竟笑。豈非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魯酒之薄，而邯鄲之圍耶？海角餘生，天日益遠，惟明公調元弘化，使川得為一太平民，受賜多矣。簡下盡情，統惟璧亮。

簡聶雙江刺史

久不聞動定，殊切懸念。近日始知履仕有異政，竊所深喜。夫以吾兄英明之才，成之以學而鍊之以世，故其為一郡則不待言，可知游刃有餘地矣。顧不知就上作用如何？吾兄嘗病子夏仕優而學之語，則經子所謂古之仕者為今之仕者為己，亦未安矣。古之學者為己，天下之事盡矣。堯舜之治天下，亦盡其性，充其君道而已。何嘗有人

己先後於其間哉？後儒不知性情之學，始有為國為民不為身謀，以為公者此賢豪之士，所以自別於流俗，而其運動設施不合於中道，不可以語天德王道也。吾兄向論逆詐億不信之語，且有此說，僕亦嘗細辨之，下識曾記憶。吾夫以為國為民為公，又必如察其意念，事幾無所偏著，意必於其間，然後為盡。故知為己之學，首則為國為民，在其中矣。是故凡政事號令刑罰，皆所以格吾之物，致吾之知，以修吾身也。其容有不善乎？此萬物一體之學也。而仕為人乎？哉？吾兄精神甚高，然亦疲力了事，似猶以養身為政為兩事。孔子相魯，王化垂成，失禮即去一事，故也。枉己以成大業，且不可病己以畢公事。豈善致其知者乎？過往客禮是諸侯所以待賓旅也。致知者當不獨道便。

此致遠懷不盡

簡王龍溪錢緒山二公

不肖離索日久，罪惡滋深，禍延先君先妣，旁及兄弟，去春相繼棄世。人間所無之變，一時交集，辱軀崩裂，命如懸髮，欲保餘息，圖終大事，延踰小祥，未能就緒。二三同志痛其哀苦，或時慰臨之，因惠警策，使無顛壓。為先人憂之，銘甘泉，期茲歲暮，寒風夜哀，念如無所歸，高明萬里，其何以救恤之？先師發明良知之學，救心於將死，二先生久矣。晚年道誼精確，執喪葬場之義，風驅海內，若傳本法而受顧命者，同志取東焉。若恨阻修久，未能商略，疑惑夫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則雖防身勵行，下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

念為下乘，遷善改過為安萌，使幼學之士驟覩影響，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之境，乃徒安其偏，質便其故習，而自以為率性從心，却使良知之精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過，蕩然忘近，猶驚然自是，橫於胸臆，為拒善之藩籬，則其流弊又豈但如舊時業日沉淪於文章器數之末者哉？此下省之所深憂也。夫千載晦蝕之學，方賴聖哲初使昭明，方期大行於天下，而顧又有可憂如前所云者，不肖輩安能違其罪戾，非仰賴二三君子精確指授，因人異施，預救其弊，則將安所談矣。衷中書不盡意，惟會照之下次。

答霍渭崖

近拜手教之辱足慰傾仰不肖之誣辱辱垂念復承喻以乘時來辨此非明亡不遜遺者何能及此厚德安能為報徒有感激至夫不知某之冤者

聖明耳今親終成解復何心於此哉即上念國體下閔不肖此銓衡之司董諫之責相知者之誼非某事也某近與同志講學明水山中幸足以寡過久而或有述焉則足以懌其志也其亦可以請教知己君子矣辱寄示自陳疏率誦再過竊謂執事正位宰衡而留心國務周知民事如此誠社稷之福也家訓則遺我執事矣春王正月之論考證精詳但周既不改時月則史書固仍夏時矣夫子又何以割制垂憲手哉此固愚陋所未喻也夫如王於正者所以別國君之年不惑

元年直書春正月則魯正矣此列國史書通例乃奉周正况周公之舊章耶至於孔子大意則刪繁文約辭嚴義以章功罪謹天時重民事以存王道云爾夫以匹夫而與天王之事此聖人力量如專論者恐亦不在時明之間創立法制耳如何如何枉寄請質幸有以終教之

答程習齋太尹

春初辱枉教深服英邁顧恐言無倫次生孤下問之誠元貞來乃聞推許過情良增愧惕近復拜書儀之辱謀虛有如焉蓋禮益卑而不知其知之日衆也所謂投閒之私每乘喜怒而無見自訟之實民務庶恩中而能精察若是可謂為志者矣倍用辱教然喜怒恒情也

而中節焉則君子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何私其能乘之苟其中喜怒哀私也又何待乘之而生故君子之學求喜怒哀樂中節而已矣即也者非有預定之式可以求諸師友簡策而得也吾心昭然權度隨事著見有不可過焉者所謂帝之則也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程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除而於道亦思過半矣顏子之好學惟在於不遷怒而王佐之道備焉舍是又安所取東哉記曰軍旅斧鉞皆先王之所以節怒也怒一也聖人至節之軍旅斧鉞而不以為過眾人微諸聲色著之鞭笞而或不免於濫焉毫釐之間誠不可不審其端也大人之平天下平

其好惡而已矣無有作奸作惡固蕩一平一之王道也苟君子之學惟在乎其好惡則簿書期會之間何其非吾立誠之地哉來謝謂體認天理雖簿書不以為累似亦微失鄙意竊離道器而二之也蓋即簿書而求盡吾心焉所謂洒掃應對上便可至精義入神斯致知之學也已世之君子之於簿書也早者既乾沒以為精勤而不能以日拔高者又復厭棄以為長物而莫知順應則亦烏能得其廓然大公之本心哉昔象山屢答慈湖之問殊未了然一旦因舉扇訟以啓之而始大悟以執事之高明生慈湖之鄉尹象山之色而拳一斯學也若是宜必有以啓之者矣向候他日躬造請其所以大悟者同郡友明金穀為盛固先師之風而吾執事鼓舞之機亦不可誣也山中近

會俱承以力送之非獨給人感匡翼之勞而不肯亦與受惠教義敦
不并謝諸子還附此奉復雖已覺多言然猶未盡意也惟照亮下
答黃致齋宗伯

承示答子仁書發明無欲本體甚善又云寡欲而後可言無欲
用力而後可言得力意亦甚善某竊謂悟得無欲本體然後寡欲有
下落耳傳習錄中一條謂顏子不遷怒威過亦須有未發之中始得
初未解悟今始信之朱子註克己云非至明無以察幾非至健無以
致決雖其所謂明健者非直指本體然此語却在善用之耳顏子有
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此是無欲本體精健流行寡欲便無欲也
論語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未見力不足者欲仁則仁至矣此是

才用力便得力的証案程子亦云既學便要知得力處便要字亦非
有等待也又云求靜是寡欲工夫此却恐微有病有求靜意則固已
不靜矣先師答倫序式書幸檢閱之傳習錄中謂循理則酬酢萬變
皆靜也夫戒懼恐懼已動矣以之求靜又安所取靜哉論誠意致知
處鄙意近若見得幾分直悟本體至善不敢以善念為善也若以善
念為善則惡念起時善固滅矣惡在其為至善天命不已者耶傳習
錄中所謂此間不論善念惡念一是百是一指百錯請更細玩之如
何今將命寫起未盡之言信筆草下不能穩括條暢其詞以宜還意
幸以意會之如有病處幸痛加指摘以終教之

答樂必弘

來諭良知之本體甚見得直截只說致字似傷輕易此其不體使常
知亦未為不是但致後始能常知非致字意也且常知惡亦未盡不
知格物以致其知知終不可致雖常知常覺未免為禪宗耳夫良知
所謂是非之心知善知惡者也便是明德便是天之明命便是帝降
之則應萬物而毫髮不爽者也今人謂量本帽長短闊狹謂之打則
是其恰好相應處故吾輩用功須是知善而為知善而去惡是致其
良知知善知惡之良知非即為而即去之則不能致不能致則無以
長養而其本體之明日就昏塞矣故致其知善知惡之良知使得以
通達而無障礙則日精日明日盛日大夫日精日明則其所謂為善
去惡之功有一毫意必固我之偏皆過也日盛日大則精光熒熒如

炎日烈火一毫私欲有不容生者象山云大陽當空群陰畢伏太陰
五緯猶放光芒不得安有魑魅魍魎出來如此則常知固不足盡也
故自孩提之知至於通神明察天地知化育被四旁其大小懸殊然
亦只是致其本體之知克其知愛知敬之機非有所取於外以增助
其孩提之知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苟失其養則
其聖塞羅蔽固有不勝言者矣雖其本體之知猶有未息僅足粗
辨是非而其精光又安能動物消邪也哉

答何汝忠

來書謂有真口訣未緣一面承諭但悟時條：是口訣不悟時終不
是口訣亦尋常語也此性本來靈明變化本無染着本無古今物我

自家苟不標以私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昊天曰明及爾游衍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罔如中爾無聲無臭發育萬物渾一手蕩一手何所不充塞流動邪悟得此本體則一毫私意自容留不得知是我知克是我克皆天命之流行不息沛乎有餘力不容穿鑿矯揉矣

與董北明

辱惠手教感服良多前古面以疾過歸未及細荅吾兄絕俗之資超凡之見苟就實理會何渣滓不化而區一舉業安足以困高明奪志向耶但吾輩猶不免墮落世間種一被引惑欣羨即恐廢舉業亦不免在得喪念頭計輪迴耳高明穎徹之士率多恣意見則度窺見上乘影響而身實沉淪苟真見性則浮世一切塵緣俗務俱勘破如幻

二六

化況至繫情溺志求一得以自快如蛆蟻哉此願與吾兄共勉也承示鳴忠之作詩句甚有唐韻但似邊郡遇寇與此景不相似耳已更易一二字甘少初書之明山掃榻俟了歲寒請得而盡也

又

吾郡風氣不振清才茂學如吾亦山者衆所推望亦不復一第于有司而六校寂然復俱脫漏良可慨嘆惟吾亦山定志卓然當酒然不以得喪掛胸中則又有足深慰者夫國無仁賢則國空虛苟有仁賢二三人在野即科目索然何足為病雖科目未冠之憂而不足以當仁賢則亦貽國空虛之慮吾人自待與相期者果在彼耶在此耶雖然業之其為憂尤多然則吾之下能已於情亦宜也明春能來明山

相聚甚幸今兄想已行矣華、不盡

又

近附簡張友問謝未審何日徹覽竊寐之懷前簡畧見之忍承手教知彼此同情同心之言固自爾也此學本自精潔易簡然昏雜繁難之者多矣非時常人然知學皆亦往、多帶此病凡俗氣一毫融化不盡不足語此然幾微毫髮之閒非細心超見若精察熟辨之則墮落俗幻境界矣吾兄大意無可疑只恐尚有便安氣習往、認作自然耳舟中向謂要識勉強亦是天命用功修治莫非勉強人力然吾天命自然合如此者幸毋以其近而忽之一番相處情誼惻然一會吾惟許吾子如此尚望交勉之

二七

又

賢郎來辱手教備見不自滿足季、下問之誠甚慰懸念盛都相見者亦多道吾亦山近日氣質甚變與物少忤實學之乎人如此斯道之有賴也川近年體念此學始得真機腳跟下方是實地步若肯下容自己者從前見悟轉操自謂超脫而於此真體若存若亡則知凡倚知解者其擔閣支吾虛度不少矣吾兄有感於一口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學足見奮勵中閒精微工夫亦須面論吾兄能辨一念之誠不遠百里之勞信宿傾側當有相發必不致負謙虛之德也能相信吾近時學者欲於此學作負販本無足辨被其惑惑者非輕狂志則嚴駭昏暗之徒然其致勝用術肆排忌憚誠足為今日斯學之

害吾兄憂念及此非衛道之念切亦何爲哉孟子以息邪說距詖行爲承先聖然其要亦在於正人心而已川近與人論學多從慎獨處發明正是指點良知欲正人心也其徒適來亦頗有聽講者或可望回頭學一時難以口舌轉移也

蘭第五帖中丞

終歲不奉德音易勝馳念朋友近聚亦皆意向動然亦不得久居相與通達終不知如何耳僕近覺舊見亦多緣語透入雖說得無罅漏終非實悟故日用非真體流行發用耳雖亦真非真體流行發用而樣以見解滯以固我終不可與天地同流其何以動物成化甚願與諸兄從根究竟於平時知解頓悟江漢以濯之始復蕩一潭

二八

之體平實切近而神化昭明不知高明復以爲何如也前承中山雙江有臨撫之約僕請乘秋爲宜今竟不聞動靜何耶如諸公卒不爽約吾兄冀亦偕行不然則後會今歲不可擬矣

蘭舒國棠太史

夢得亦山書知愛念不替又於仲言兄書中得見厚意甚使人感激友朋往來孰有若吾兄愛之以德不使其身一毫陷於過惡可謂思深骨肉矣僕自罹變之後痛自懲艾從前過惡一一破露方大奮勵務絕欲根洗出本體直復聖原必使感天地動鬼神方是同流合體自此不敢有一毫影射解脫夾帶世緣以獲罪於鬼神天地正思吾兄得相切輔近過盛里乃知尚滯山齋良增遠念仲言近日亦大奮

發痛悔前過從實揀脩或可信其不反祥符諸子亦各奮勵咸有立志在吾年丈固不待文王而興矣日密新功何以示教固日望之

蘭王龍溪先生

久不奉教言聞與中離緒山西來冀得面教然亦復虛望懷念何如業承寸鐵傷人之教警惡極至向來警察工夫已全放下意見頓悟復久被耽閣今亦已痛掃蕩矣日用應酬信手從心未嘗加意聞亦有指經思慮區畫者自以爲良知變化原合如此然皆不免檢悔及反觀之信有未盡未當處豈所謂認得良知不與耶平生皆惑甚濫聲色自可經年不通固亦無待強制然一涉當境便覺意濃不免遂有過則省豈非有潛伏流注之病足以陰蔽本體而不自覺耶是則

二九

塵緣俗愛尚未能一齊勘破方費磨治本體何嘗昭著流行工夫亦何時了乎深自愧惕若無所容非吾丈其誰藥石之去歲約東廊東下渠以事不果僕遂沮興今次女未嫁祖祠未畢明春了事便當乘振相從于烏穴龍山之閒究竟此學遂爲天眞久處之計非敢曰姑待來年也東廊之任之便附此請質風便幸時有以惠教之東廊一方宗師善於教授登壇說法者已數年矣聞有未盡先師餘意者惟吾丈與南野細及之爲助不細也草、不盡惟爲道加愛

答黃致齋宗伯

何舉人歸拜答教之辱讀之洒然浣慰警省多矣惟執事名位日隆而同學日新奉、以及引來學爲心斯道益有賴焉而瞻見率爾信

章直書固未敢必以為是也吾丈中有未可者承翰墨及之乃未辱詳教不知其病之所在無由請益暇便尚望深教之大抵吾輩講學只從見在心體上靠實洗濯使一毫私習之萌客留不住乃是真體呈露發用若少有姑容只從虛光景妄見解上搬弄支持不可以言實學矣何以上達天德此某近日察見自己病痛如此方求證于高明者敢敬及之

寄蓮巖王少爺

董生煥將趨命走山莊告別且懼無以仰酬雅誼請所以事大人君子之道僕謂蓮巖與董子交益矣夫孔子之聖以啓助望門人謂自得回也而門人日益親附子貢之達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為仁則

三

育英才與就有道之相成非世俗之所能窺矣茲不亦可均慶耶又有欲白使董生細請之行遽不及則復布此以盡之象山之道近已少明

聖天子從祀之文廟則周程並矣象山書院集中所述甚勝當時

結廬者數百誠東南沐浴也今復鞠為僧舍非吾徒之恥哉且

聖朝屢下化僧革寺之令而吾丈少湖在菴諸公又並臨此地此誠千

載一時也不思所以恢復之則諸公之責將何以自解於吾賢耶况象山院額晦翁手筆也互相尊信亦與晦翁無嫌不知諸公亦嘗計慮及此否耶耿邑比遜學官僕請少湖留故宇祀之則不費一財不勞一民而數百年之曠典舉矣渠尚未有處何耶高明幸一留神斯

道之幸歟

賀江鍾峰大行

峴臺晤集天錫良朋瀾別經年盛德在念登高臨流風神若或臨之終教未期良有耿々兩關高第俱為之喜而不寐爰擬附賀不及反兩辱先施非厚德不遐遺相諒於形骸之外何以及此感愧感愧每惟吾兄為實謙虛真任道之聲茲又與少初同即朝夕覽澤相觀而善當日造精微廣布曲成斯道大有賴矣不德林棲寡進亦賴二三舊知時相警策然執德不弘無能大有感動處尚惟一二豪傑知己時惠德音以匡其下逮書怕寄將賀意秋高重惟為道加愛下盡

簡毛東塘司馬

三

川罪逆除喘掃迹巖棲學圃明農聊以自適於尊顯故舊俱不敢僭易通書非敢以偃蹇林壑為高而慶視斯世為息交絕游之道也竊以為安乎其遇不重冒援上之罪耳仰惟明公德望日隆結知

明主出將入相之託中外倚為安危一時勳名已膺炎天下之口蓋不

待紹無葬施汗竹已懸知其流光後世矣海內知識莫不慶幸懽懽而况僕之受知愛之深者哉然問候之咎累年不敢一致門下者亦正如前所云也乃屢辱於郵曲問垂問示以雅意而深訝其無書何其厚與非包荒不遐遺何以及此感激深矣願僕之浮沉雖一人之私然繫國體甚重諸公誠有意植公論存大體宜有任其責者非僕所敢觀觀於其間也僕素缺經世之學積年十有四年矣自解戎還

繼遭大變方彊而棄髮且華矣又何以自效於明時日惟與同志歸理舊學振末溫泉之上嗒然有終焉之志蓋習與世忘矣豈能復求於世哉明公位盛寵隆凡在昔游非不能勝舊好以求親密之難惟退然自守不敢故舊以諂讀者或難也然則僕之疎跡於公之門者乃所以求無負於昔知也然後云云省公以厚望我我敢處其薄恥不聽之幣敢為天下買非達尊者之德惟鑒其誠焉耳需暑惟為社稷加愛以慰天下不備

寄錢諸山書

久不奉教馳念何如子河運知候命主會渡石已徹舉此昨得東窮寄知已補北慰幸慰幸僕山棲無進遠負良朋雖自信此心範圍天

三二

地發育萬物日用言動與鳥飛魚躍雲行雨施同一化機然氣質未融行不掩見惟一切應酬不敢如意悉任其真雖踰矩尚多若流志意然與稟時內照強制之病輕矣高明又何以砥救之此來覺得戒懼兢惕工夫即是天機不息之誠非因此為入道復性之功也向聞先師有工夫即本體之說未之深信今始解悟非挫天機終不可語聖功也累行制心可以為賢矣非此之悟終落第二義不知高明以鄙見為何如也夫吾心本與天地同體而本能戒懼兢惕吾何為哉順帝之則而已矣山棲得此真可以與鹿豕同遊而况有同志同類相與談論議論真不知老之將至也龍溪聞復以舊官勸得久與南野聚樂而東郭荆川少湖念菴諸君又此得以憂磨打鑿以合于精

一先師之道其必大明於天下矣匡廬雲水何時大集以畢此願不盡

簡薛雙江先生 庚子

久不奉教懸念深矣近見送王惟中文字殊覺精深向會南野亦稱吾丈大進無任降歎復得今書重辱錄示拜教多矣但中間鄙意未悉者不敢不竭其愚夫謂良知者未發之中致中者學之至也斯語精矣其謂致中而和出焉猶是未粹之說已不免二之矣復內中而外和無乃以性為有外內乎程子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知此則內外之說不待辨而明矣夫致中之謂和即如心為恕也故孔子曰可終身行之周子曰中也者和也若以和恕為外則孔周俱不知

三三

本者耶先天後天元無差別言手為天地立心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故曰先天不違言手順帝之則顧諟天之明命昭事上帝故曰後天奉特非若有聖賢之等也致知即致中也以大學為後天則與良知者未發之中之說自相矛盾矣不當以知覺為良知固矣然乃良知之發用不容有二先師云除却見聞無知可致况知覺乎故知覺廢則良知或幾乎息矣夫大抵吾丈之學尚不脫橫渠精思妙契竊曰故自生許大議論耳高明自以為何如中山物故吾道失助不細聞此痛悼他日還真尚當附啓去人迫革、不盡

簡王南阜州牧

久違憶教懷戀如何去冬家兄北上寓候動定度已相左久聞新擇

爲之私慶但藩衛錯居有難處者則先已聞之玉洲公今得來教亦復以此爲念然在有道者知柔知剛謹嚴於其始當亦無難爲者且君子之於天下也虛心以應之而不先橫意於胸中夫然後謂之誠不動者寡矣復聞有令兄之變吾夫友愛天至何以爲情遠道空懷無能趨吊尚冀節情以慰尊翁以重道體不審何月赴任其地更不審可通書問否吾夫哀感忽遽之秋重辱垂念兼惠多儀拜教拜愛易勝感激新學之功將垂百世今董工首丘吏目亦稍就緒但聞向所請幣端尚東高閣後費不繼耳僕比患足瘡多居山間頗謝時事惟瞻望德音以策不逮薄幣將賀敬不盡

簡唐荆川

三四

前辱手教知所學大進喜慰無量此學惟有率性一路而近時高明者乃溺便安恣習欲以自利不知戒懼乾惕乃本性發用克己去惡亦順其本體之自然故謂之自懷非於性上有所增加作爲也今乃一切放縱溺情得喪而猶以爲自有工夫嗚呼歎也甚矣吾兄此歸與諸友聚論發其新得以破其影響之見當甚有助明山之約不知可終懷否僕近日體驗尚覺平昔工夫猶是倚着見解未盡是真體流行故時起覺悟方欲與同志切磋入處以求實得況如吾兄者解榻掃雲以須久矣其尚幸臨之

簡董岳山

近日明水之會雖吾兄以故不至而手書適臨文明傳觀亦多所警

策未即答謝而令叔台弟來復拜教命之辱意氣懇切流慰感謝何可言盡不肖近日賴諸友夾持之力實見此學日益精切蓋有須臾不能離首與諸友講磨自不容己處須臾下是工夫便言動煩是罪過本體即應塞矣近諸公只說本體自然流行不容人力似若超悟真性恐實未見性也蓋緣私意一萌即本體已蔽阻滯無復有流行光顯之本然也故必決去之而後其流行照臨之體得以充達此良知之所以必致而後德明身脩也若私意雖起言動雖過本體原自流行則本體與私意全不相干涉即千磨萬障亦無妨本體而又何必克除掃蕩而後爲快耶此傳受精微之間蓋有毫釐之差而啓端摩臆度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不肖故欲與諸君子面折之城中

三五

復有岷臺之聚中間然有朴實可望者斯道其不孤矣至於本體流行之妙其精微廣大在人自致而日見之不容以言盡也何日合并盡此衷曲

又

隔年之別僅得一晤易遂傾倒汲入宜事亦不過若此歸家靜念其亦有追悔乎承寄諸山書展讀剴切痛快此兄真增益於患難者吾輩當有感發矣弟近有所見亦非偶得者緣習氣未融修鍊未至正未敢輕騰口舌恐滋虛見之病惟有改過遷善謹言信行是切實工夫徹上徹下之通同志商量只就此省課疎密精粗庶幾各得力也前承南野約有未豐之會不知渠果能至否僕之多事尚稽木喬

之弟如兩野信來仲冬之間當力疾一起遂得躬至秋江也草、附復諸侯後悉

簡劉中山年丈

華仙來承詩簡之教讀之灑然感慰慰所謝侍尊翁疾全體精神盡在此處正是實學精功敬服不暇廣浙之遊若尊翁疾愈恐亦不能必止也僕近承竹溪兄現教乃知過谷平時雖自知氣質庸下不足以與聞至道然猶以為驚道之念頗為下知訛、聲色足以拒善於千里之外使相與諸賢皆不樂告以善道終歲塵垢此病根其何能復有進步耶乃猶歎、然思以易人多見其愚且狂也已今不自愛其病而憂人之過是終下可藥矣今惟一味洗滌習心虛已下人

三六

願聞過受教惟諸公憫其風志不終棄捐而卒破劑之庶其有瘳也願望願望東浙之行益不可過將發更圖奉報佳作興趣風格迥爾不棄未能和復如草堂藉疎豁村巷入近迴宜入盛唐突與某翁集序未嘗敢許為之然吾兄之命文克之託使若遠辱義不敢虛第恐涼德寡學不足為公重耳秋涼當為之秉筆奉復也使還草、布此下悉欲言更惟待待加愛

簡董荅山

昨得手教知已襄事甚慰但以遠道未能執紼為歉耳妄意奉屈非獨為縣見亦以純頑墮落思得與有道者相切磋以終素業耳來諭見拒不勝悚息惟吾兄居襄園夢思純篤不欲離几筵但古人處村

辛勞莫有時矣又縣見亦不敢勞講授以傷純孝之念惟欲吾兄端居恭默以薰陶其德性耳而蹟與常禮又有賢郎可代行之亦何為其不可離也古人居喪勞而後事行皆面垢而已與扶而後起專志哀念皆固有聞此天然之中聖人因人情敬諸天地而為之制者也靈峰之約偶為詞之恐亦若沛公素多言者且弟於靈峰差長辭彼俯就恐亦無嫌且吾兄舊主也彼亦烏得以過兄哉若夫計俸祿之厚薄則固不敢疑從首矣輒不能自己申此奉請幸無峻拒巧見與人為善之心明春當專使奉迓不悉

簡羅近溪先生

久不訊候無任馳情承明山之約瞻企踰時益增悵念古南書至始

三六

知吾事未了愛莫為助奈何奈何古南近日幡然警省步下看實甚可慶幸此皆吾兄交警之功亦山意興亦覺不同尤見陶養之友不德固與受警策矣不德近覺俗緣未斷塵愛猶存終無以脫換肌膚從前透悟恐只換得一番超脫見解却非實際即尋湊泊翻生解脫先師宗旨竟下精明于此地者不應當為罪魁何時可贖惟東廊的擬明正携子親迎因為臨汝勝會吾兄當預約諸子先期來撫庶不虛負聚精會神當大有鼓舞發明而不慮有資藉為因得少補過耳雙江向亦有辱臨之約便得轉告及東廊同會尤佳也要龍勝賣為益可知新得餘波何以及我兄次附達下盡欲言

寄曾元山侍御

往歲虛岳山中七月不及時聚以久數齋別去徒繫遐思冬初兩辱手書知爲年譜東手啓行甚速無便奉答日月不居思已改春講學歲久尚漸日新除夕靜思中夜瑩瑩盡委托自然竊謂率性不知尚未能絕塵緣脫凡胎從荷見解作崇竟落玄虛何益人已復得龍溪書教謂須命根上痛忍一刀實契憤念自念痛自刻直作割骨洗髓工夫方消舊障虛報知己爾風便幸時惠延劑以振翼之客即惟爲道珍書以慰同志

蘭唐荆川

久別渴懷甚願速晤兩拜手書率於多事復云當在秋夏之望益增悵嘆審爾亦宜所謂甚於飢渴者乎近日亦覺微有獨見與舊習迥

三八

別殊無資正未據促席承諭令弟春東來當得面盡玄山之才本不長於有司其學術心事未能深知雖課承訝然亦未敢爲匡救之論信而後諫聖有明訓良知無意亦自權度分明痛癢相關公言直論自信無私正是不肖舊日病痛今始返耳吾兄乃欲不肖舊病發耶此意亦須合并細論庶精義本體廓然不容一物卽爲天下蒼生扶危撥亂微著一毫意思在胸中卽良知本體全然蔽塞矣吾兄果信此否何時攜手雲烟之外浴月臨風各見本性便與天地同無窮盡塵累悲喜又何足掛齒頰介胸次耶客兄華、布復書不盡言

蘭魏小洲年丈

前辱手教佩服未忘近與令弟訂約期吾兄同至寧都庶得面盡昨

聞已親近而還則亦真償此願矣近悟本體至虛本來合于天地通乎晝夜而百慮萬化出焉一泐意見私欲卽自生阻隔故悟性然後知起意著相之爲翳而洗濯廓清不容斯須忘也百世日用固莫非此性發見然不學不悟則亦私欲日生而下知其爲私欲與意見之迷性一也此日工夫亦覺不容自己但未及與高明相証耳擬從洛村書中離東赴天眞之約不知相及否如行尚當專約不然則合并未期昌勝望適有客在座而令弟行過草、請教殊不盡言

蘭吳疎山侍御

堅定不出山足見深養今外寇已消名山可高枕但不知自己內寇吾輩掃蕩之功與防禦之畧何如耳卽防禦亦愈於恣寇也但不若掃蕩者之廓然耳高作甚佳意味雋永涵蓄風格亦堪豈山川之助耶尚容和復賢郎輩候明晴遣同兒輩還山奉候不盡

蘭董荅山

往冬奉晤期冲玄之集已孤懸望及榮選後德音益疏曷勝瞻念吾兄實學宏才自當大用百里小試當直可鳴琴臥治矣山川修阻未緣一入其境竊觀德化也刑門泰山遺風尚存吾兄復起而鼓之教可以遠被荆楚豈獨枝江得蒙皇極之福哉遠承手教今始得奉誦之慰此塵渴但不知面承細証當在何時耳川頭風稍輕乃復得臂痛之疾薄德罪躬豈非天降之罰乎去夏往赴青原玄潭之會得與雙江諸丈商訂研磨頗消風垢今歲復期爲浙東之遊暮春且與近

邑同志爲疎山之會後來英俊相信漸多亦吾郡之幸也大洲兄不知今謫何地相慕久矣重辱來諭益增我懷無由一通問耳盛使立候容責草、達此不盡遠懷

簡董崇山

屢辱手教并與新刻讀之流慰無量昔聞公稱泰山云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今吾兄於枝江非躬行之驗耶但惜小邑割雞焉用牛刀雖然罕父武備不知視枝江小大何如然密子三小皆聖門大賢其所以試止此然而以政事稱千古非後世循吏所教望焉而况吾兄建用未渾將來勳業遠大垂之竹帛者豈直如三四賢所施僅止於州邑哉願惟此學更期百八竿頭更進一步務使精光輝直入聖域

則位育參贊之業不係於位矣心齋兄勇往擔當素履篤實同志推服在下則不逮遠矣但其晚年所信多欲自出機軸殊失先師宗旨豈亦微有門戶心在耶慨惟先師志難因循之餘辱囑此志直得千聖之秘發明良知之學曰謂孔門正法眼藏而流傳未遠諸賢各以意見攙和其間將有下免決裂支離之患精一之義無由睹矣可勝悼哉龍溪雖稱透悟然近來磨礱作鍊日就平實其于先師一昧庶幾不失東顧悟處雖下逮龍溪然亦不敢以己意立說發誤後學此學猶有賴焉而野近歲方得細訂甚望其張主闡明乃今有此大故豈非斯文之大厄與痛悼何堪兄諒同此情也暇讀顧鳳之疾近來增劇罷痺殊甚偶便草、布此亦情不容已也惟照亮不盡

簡魏永洲

奉誦手書如承面命謂心齋兄格物之訓言先師之所未言謹以類會博約忠恕之旨及象山國手夾角之論可謂詳盡川雖不敢不承教但川所論正與此不同夫泛論理道轉語發揮何妨異詞惟是格物之訓乃孔門傳心關來入門下手宗旨自宋儒表章大學以來程朱諸賢豈不尊信孔子如蒼龜其所以訓釋格致之義豈自謂其異於孔子耶其門人尊信師說傳之數百年而益尊豈謂其異於孔子耶然而意見之殊毫釐之差遂至支離繁難使學術爲天下裂蓋數百年至陽明先師而後得孔氏之宗正其訓義精審歸一使天下曉然復見聖人之心以自悟其性蓋先師所以悟入聖域實得於

大學之書而有功天下後世在於古本之復雖直揭良知之宗而指其實下手處在於格物古本序中及傳習錄諸書所載詳矣豈有入門下手處猶畧而未言直待心齋兄言之耶惟其已有成訓以物知意身心爲一事格致誠正脩爲一以至當無二簡易精微故作聖者有實地可據日可見之行也而又別立說以爲教門前非門戶之私則亦未免意見之殊耳漢儒尊信師說至於舉謂孔聖誤傳服鄭非豈非尊師重傳之盛心然求之於道則幾於阿其所好矣吾兄豈有是哉要亦服從其說久若有據故亦不復致疑耳程朱高弟不亦皆坐此病耶今宗先師良知之說者盛矣然亦不免各以意見格和其中如鄉果諸兄論益玄奇漸失宗旨况諸私淑者耶川前此亦起此

病往與龍溪兄切磋始日談載年體驗乃覺此脉路不容有毫髮之異古本序中一字不容易也然多不欲以紙筆發揮恐反成文義纏繞時與相知面論莫不躍然何日面承庶有相發病中草、復謝不盡欲言

答李一吾按察

向承仙舟掉雪遠直草堂適挽春事未及傾側而歸與浩然易勝悵望靈谷帶湖之遊恐不足以發高興區虛彭蠡之靈散雲停夜候吾情久矣當遂御風報寔一起其約俟見秋風無亦太傷遲暮耶塵襟深、竟無了期若理會少辨即恐日亦不足竟為山靈所笑也今祖墓碑率爾應命深懼無以發得德垂永久也近想小莊始得乘華然

有俗客往還茲稿輒數起而使若生字不得更候從容鑒亮可也長歌未得惜覺然吾子所出不群可知他日正賴述作同遊也香簾之暇敬欣清德使還草、不盡瞻致

復董司憲

新歲春和言念恭人進德介福遠邇未由聚晤思承手教浣慰何如所謂蘇病起情得諸師友非虛語也吾輩甘為庸俗人則已矣如欲卓然自樹於天地之間未無愧作非親師取友相與淬礪夾持亦何所用哉朋友居玉倫之一苟非以道義相成則亦何重於此而與君臣父子等乎師友不以道義相成雖謂無師友可也吾兄氣質溫厚本自近道留心客欲當亦不甚資驅除但常須警策操持有壁立

萬仞之勢方為得方中間細密工夫又可商量也僕自漸進德無成徒以先有傳聞誤為諸君推獎亦不敢不自鞭策以求無負初心先師云砥礪還思起執根僕請事斯語矣獨立不懼遷世無問此僕之志也願諸君相與輔佐之草、不盡尚期得面悉

寄王洛村書

往歲舟次奉教并承念菴警策受益甚多昨卧窮山無便候謝忽、歲再新矣瞻念如何懷近覺誠意之學却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良知全體洞徹善惡旁燭無纖毫罅隙即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誠其意也若候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即已非誠意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是

誠意之學顏氏有下善未嘗不知亦達知幾不遠矣然有不善未嘗不知即下復行不足道矣前此在意上着脚用工不知誠源意念已成乃始一覺豈獨勞而寡功其於立本致中之道遠矣原氏之近裏著己而卒不得為仁者將不在茲乎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精矣哉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非獨文勢當然也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夫然後本體擴然與天地同體即意無不誠矣偶悟及此若有啓之先師不作惟吾大可以印證信意諸教幸不惜訂証之足疾少瘳尚當躬造終教不盡

答門人江順之

言念君子遠運復新台并末期徒有耿、思承手教沃慰良多中間
自餘亦照察實話吾輩須勇加奮勵若資改過就中當下須求實踐
方才有看跟脚處若徒托觀望將來意氣漸消恐日流落有不可
挽者不但如今日而已也必及時鞭策庶得脫化舊習不落空花妄
見矣何時聚首共究此心切望切望不盡所懷

荅歐陽司直

人日以前俱暗和意文旌必至候之不得連日寒雨知必不發矣但
不意仙庭多故之如是也哀痛憂患人情應感所不能無者但當論
中節與吾骨肉之喪叛號僻躡自是天然若強之以從各體貌平和
意氣非天則也所謂則者亦非有一定之式在簡策之可備求諸良
知則自見矣至於一朝之患自當消什在善學者自有權度來日更
面盡之佳惠敬頌感謝聚首伊邇不多及

蘭緒崇堽先生

昔者吾大兄教極是妙悟精見亦尚不免為文義牽滯反說得自家
意思不透徹潔淨昔在舟中面承亦不能使聽者了了然僕此悟終
吾大啓之之力竊謂孔門之教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不憤不啓不悱
不發縱使善言德行亦未必能使聽者頓悟况於意圖語滯者哉吾
輩只是隨緣說法因才論學可也此是孔門善教僕與朋友今只論
遷善改過懲忿窒慾使更有持守依據若悟得時即此便是上乘不
悟亦可寧過吾大汲引心誠恐於此意不可不知也司諫令恆甚有

力量近日學問不知家庭授受如何若得盡傳當廣度矣未及奉書
幸道鄙意

蘭緒雙江先生

久別遠懷無由通問然道體德政時於精神商旅間得之深用浣慰
近聞榮擢南還久始知的不知吾丈出處之際如何諒必有道也隨
聞辭疏未允復將戒行欲圖一會恐不相及西望耿耿何以爲懷昔
子路言志哲人所難爲然千古信之知其能勝也吾丈才不下子路
三晉之師旅飢饉恐甚於春秋掣肘上官不但介乎大國之閒而已
而吾丈游刃有餘地此豈特同輩左次哉今雖未及三年其所謂有
勇知方者吾丈必有能自信者矣昔承致中之說尊意未悉近日於

此亦頗有所悟始知吾丈精審迥不可及鄙見雖未和果能盡同然
大意亦當無大異矣聖人之學全在知幾不落善惡故曰知幾其神
乎與鬼神合其吉凶所謂誠其意乃誠之於意念之前直須炳於幾
先使百慮萬幾皆從此出若待意之不善然後倚一念之覺從而正
之即已非誠意落第二義矣即與正心止至善作兩層矣故來意上
用不得工在先致其知必使全體洞徹無纖毫意必將迎之累乃能
善照旁燭直炳幾先故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
則非矣格物即是致知之功良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雖善念
正思物焉而不化者皆本體之障也而況其邪惡者乎窮然無倚焉
感俱化夫然後能致其知故致知即是致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正是致知之學未嘗二字然見明審精到不可輕易看過若能未嘗
不知即下復行不足言矣故顏氏亞聖近於知幾矣原氏之學正為
在意念上用工夫故雖能不行不得為仁吾輩在意念下着脚踪其流
行顯著乃始一覺即用功已難矣况無原氏苦功恐不行亦未易言
也况能入聖域耶周子以無欲為聖功明道以廓然大公為君子之
學非言其誠致正見得此宗旨曰沙云致虛所以立本也亦為近於
乎此宜易與人言哉恐吾丈亦覺良工心獨苦耳僕以為前此有悟
恐未能頓悟便漸悟亦是聖功不然縱使磨礪操持恐於聖學終隔
數層也易盡聖人之蘊發天地之秘明鬼神之機只在此處上知得之
以傳道君子明之以善身小人奉之以遠害故聖人與鬼神合其吉

簡徐少湖司成

川別教以來病患相尋此歲復有群寇之變長婦死為縣兒亦驚疾
幾殆兼以林檎修阻門下皆罹荼毒無由一致吊贈之私每動遐思
徒增耿耿之憂以恒道匪遙何古遠惟德學日粹同志所系司成之除
中外協望立風化之極以奉正天下固公夙志亦海內之所期斯道
行廢公身係之矣敢不為斯世賀川已五十無聞慙負師友惟此善

根下感商圖洋礪補過以畢初志盛德固不遐遺其何以振故之經
疇胡和北來致此高懷和公門人質頗純敦必不致辱德教惟終成
之是望歲寒重為天下保愛下盡川再拜

簡錢緒山刑曹

昔公建

詒獄閣

嚴旨人皆危之川竊謂斯文之未盡知天以是熟公之仁也僻地深棲
久不得消息良繫遠懷除歲董先時歸侍奉手教和歸侍久矣欣慰
無量所謂慨然有得於初心知公之增益乃果如此所謂習根未化
意見纏縛其殆中川之膏肓耶川往歲之變亦緣驕意必之私足以

子其基禍平生未嘗動心於患難然而無進步處正以其不知精察
其過耳乃今始得悔悟而洗濯之豈其善根不滅亦非天之所棄昔
數平時無洗心之功故於不善之萌每覺於意念流注之後而始思
正之故犯手費力近無成功始覺賴子有不善未嘗不知非本體清
明不能也然未嘗不知即不復行不難矣未嘗二字太然不易此處
非但爭遲早最有欲諸賢者非紙筆所能盡也先師中平所論致知
格物正是致曲工夫於學者極有力於兩元善書中指點本體尤然
明白若有直悟本體便自清明照破諸妄未不能起而為崇即自直
明先便得天地之心矣竊不自振以為必從事於此乃不失先師命
脉而皆未能也仁者其何以輔策之病足不能出門庭愈當即入匡

盧為諸君先驅以候於致力疾布此不盡欲言

簡王龍溪先生

川自往歲遭變以來四承手教奉一警覺思增益其所不能足感道義骨肉之愛僻地病軀久稽奉答罪愆罪愆愧川平生於患難未嘗動心此感極天之賦非有學問之力然却不見有進步處近始因有所警悟覺得向來一念驕盈意必之私足以觸犯鬼神凶機而障蔽良知本體名災致禍既殊其端而變故之臨猶憐然其間覺方多然目以為無妄之災其不致覆敗者幸矣蓋緣平時本體蔽障其於不善不能洞燭於萌動之初而往一察識於流注之後非弱珠漏不精而遷就影射者益多矣其何以能窺聖域耶近乃剝落一番直下廓清

四八

本體似得樞要與向來所見乃迥不同未緣促席一請印證不知終當何所至耳此歲大恙足瘡不出戶庭若經歲邇來販藥調治血氣方有向愈之勢苟得平復乘秋擬即入匡廬為主以候諸公之至道里四均舟楫既便似與武夷尤得中也至期當更奉報為禱先師既沒同門豪傑大半各以所得為教流傳日遠恐亦失真稍義歸一此書似不可緩不知仁者亦作此念否適便布此不盡請教之懷

簡少初徐司諒

此足少來乘興入浙道過貴同年見湖萬子乃知榮耀首科欣然無量君子之學非樂其不見知也其遷世無悶亦並行而不相悖不吾兄之擇不可謂非知遇也知道者廣布

窮堂之去其所以默扶世教蓋有不在章疏之間者顧其用心小大何如耳相知之淺者或以直言望吾兄僕未敢以為言伯淳曰使人謂之啜御史亦可且只是格君心則是撫拾臣下短長塞責者此特成其私耳雖然志必有所存而後可也今於格君心之責且援則所以為天下計者將安在予吾願吾兄堅志遠圖以成其大毋拘時流近見期不孤知遇耳至其大下可安始當以去就決之可也客途無以寄賀乃先為此迂論者亦相知之深信意漫語不自知其過也張子峯久於此學當必透悟朝夕同事幸無忘相戒之意龍溪人在常弟亦近如武進併訪荆川念楚前亦從匡廬下金陵或合併武進未可知也諸山乃弟行便布此奉候不盡欲質千萬為道如愛

四九

簡薛中離

數年病足下能出門戶山郡僻陋無便修問請教一體之念固未嘗一日忘也不知吾大近日起居何如業承青原之約未能面承至今耿、弟年來學問尚苦氣習未融本體終未廓然日用工夫惟知廓清本體即消化氣習似覺稍得頭腦矣年餘五十積疑白己過半慮業無成易勝憂懼乃今往天真入會稽求益良醫以尋結果亦欲拉二公西集匡廬南遊度嶺痛與同志克竟一番庶使先師宗旨不失其真不審吾丈能出豫嶺一會否也行經貴溪貴鄉作客索燭附此不盡積懷

簡邵東廓先生

初起未嘗覺其已甚復不知微覺何時羸來創以俟其成之
久不得命豈有故中止耶第年來學問覺得病痛茲然皆意見作
摩貪著放下湊泊起滅去却矜持照察工夫自謂從心率性乃不知
只成就一個氣質悔悟一番始憶兢業乾惕方是聖門傳心之法方
是實效良知一思周念即作狂矣回思從前悠、泊、罪過可勝贖
哉得此機括日用稍覺得力縱有疎氣習乘之一提便醒赫然有主
宰矣方欲與得道者久處淬礪初志當有日新之益非從公居匡廬
則將入會稽就二子相與究竟耳吾如道義之重何以極恤之陽德
復亨歲功告成有道者與時偕行盛德大業蓋將克配彼天矣專人
請教兼致奉問之敬下賤之儀尚照存之

與周台川邵侯

前辱枉駕得連榻夜話甚受啓迪方以不得請益為恨乃重辱手教
中訓之益精以詳究慰無量中間枉許太過川何敢當然執事一體
相成之愛川雖不敢不敬承夫忠恕絜矩本孔孟之傳此外豈復
有學哉但人所見有精粗耳明道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蓋忠即良
知也先師云良知者天下之大本致之便是天下之達道與明道語
異世同符此所謂一言可終身行之者也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以
反求正己為學然而卒不聞道者不悟中之本體不知為天下之大
本故也不悟本體則雖脩行有未端未足以語道而況其無成者乎
故得此體者天地自我為萬物自我育而現事為酬應之閒手草草

器有大意以來使立候答書不盡請教之念統候明春傾側也清惠
拜嘉無以為報惟有食德不厭耳照亮照亮

簡羅念庵先生

小童運奉手教愧悚久之弟雖罷驚不足取信吾兄亦不意不相亮
一至北也鄙見嘗謂身雖縶而願使其子日攻利祿之媒費切和之
近見吾兄上根真悟一切凡情世味解脫淨盡心獨畏服為厭已擇
師在同志中無翕門下者故使不遠千里服役山中日說陶鑄庶幾
得少益父慙耳豈敢以舉業累門下哉祇見自幼學以來未嘗理會
傳誦彙延蓉山山中兩載始令學作古文一二篇前歲延吳秀才博
之亦同志篤行之士力勸習此以高無妨始令隨眾作務終歲亦未

嘗課督之故或亦已真之矣朕見年已弱冠不使之入學正不欲以
得喪重奪其志也苟其學成德立果有用世之志則徐治之如象山
所謂師見君之羔雁亦未晚也今無其志而徒使精其業不亦自賊
其子耶乃敢復使越疆以求速化之術其愚悖亦甚矣前見同志授
徒習此雖其隨緣化度志有所存然教十一於千百亦非愚陋所能
喻也故重以此累公誠而重啓來疑無亦以謀諸兩玄之說耶他日
可相質矣尚冀姑留臨下日親道化則動靜吟談無非教也豈必談
經授業哉承天池九華之約尚在秋冬間其時携以東下弟當趨會
劍江之游要報相從或挾以隨行或使之歸省亦有半載生春風中
當不孤初念也道義一體之愛幸終亮之近見尚容面質醉後草草

不盡

蘭部東歸

先生拜教惠之辱甚慰甚慰良知之學海內同志蓋莫不聞然實見其爲孔門正法眼藏者鮮矣不能見良知本體則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皆落影響吾輩所以脩爲亦只是磨礱得氣習使日改月化於良知上更無可擴克處但良知有分毫之翳即與天地不相似若不肯肯歲月悠々老將至矣殊覺氣習銷磨不盡則所以翳良知者豈淺哉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不聞道其何以死哉此吾丈所謂全歸一著也不肖於此何敢曰有聞然亦若有不容己者明春無事當趨會青原面訂歸宿乃東下匡廬也力疾布復不盡聯企

與竹溪吳一真

近曾時舉兄知吾兄館于六山則前附子範書不能時達矣方念吾兄素哉如道得手書泥慰可知矣但所欲與吾竹溪語者種々豈舉筆所能傳哉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經綸天下之大經即是行天下之達道即是立天下之大本即是知天地之化育非立本後才發而爲經綸故知立本即知化無餘事矣非後而更有一段事業自此推而達之也故不知就天地之化育上立本則亦不可謂立天下之大本矣吾兄近日工夫不知在何處用當日精日固必有以啓我矣此學微始終更無內外一毫意見即障全體雖切實從踐履用工與空談

虛見者懸殊然謂之聞道則遠矣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哉聞道則無生死矣此非本體呈露無一毫知解作碍其孰能及哉弟以純根忘習固多墮落而一種見悟似入精微乃不知其正爲道障今幸粗有覺悟頓覺意味下厭方思與吾兄夾輔同征而今復離索如此悵惘之懷其孰知之偶便修閑不覺信筆多言當見照亮也

谷黃卓峰

近奉手教足慰遐思弟漸還受詮諸丈甚多益知此學非日與同志交磨精淬終不免膠束意見無能超脫氣習也歸來渴欲與吾丈疎山諧公夾輔相觀共作究竟而病兄相因生成離索歲月遙邁血氣漸衰德業無成真懷手莫知所終也吾丈鍛鍊塵俗其所自得亦可

以示教承承論近作未嘗見之然大意知必有自得處更尋究論詩家歸宿弟亦安敢妄議哉雖然鄙見庸亦有可取正者夫詩即樂也性情發於聲音成文章者謂之詩被諸管絃者謂之樂其發而中和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美八倫厚風俗故聖人著其教焉不徒作也魏晉盛唐世稱正者蓋其體裁難變而音格猶存人品習次不同而詩亦因之象山先生謂淵明杜甫太白皆有志於道而文中子見諸文士之行則其本原固不可以辭達也後世於諸子則又遠矣師其聲句而不則其胸襟其克肖乎哉古者名家要皆才有所長而復盡平生精力於此方能成章然與志道者終不可班矣況其不逮諸子者余猶之作樂台變以盛德盡聲音之道至於舞百獸而儀鳳凰後

世不可及矣然兩伯手執已之琴亦能舞焉躍焉奏之蕭亦能來鳳師文師曠盡風雲冰霜之變要亦得其一支諸名家之於風雅得無一類是歟固不當以其德未至而廢其聲也高明以爲何如幸賜終教之不盡

與王仲時簡

昔走黃岩始得一見中心懽懽何可云喻臨別承遠送情誼奉、真有不捨舍者別來數載音耗不通千里馳情與日俱積近日嗣續何如元爲繫念前冬會稽山龍溪紀拜門下受業甚幸甚幸天賜光師爲斯道宗主下肯墮得及門牆尚期努力結述况吾子體體素清淑之氣而可不思繼志矣夫欲繼志非日親二兄以消習氣開發本心

五

不可得也幸無以空名相繫慕慕相尋未見其能有成也又嘗痛念先師爲海日翁宗至吾子爲繼祖之宗而宗廟空虛祭祀無主其何以安四世之靈往歲吾子載主而南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計不可以爲長久法也蓋吾子方幼冲入翁憂其不立且有可患故館而置之左右保護而提撕之俾無危其身而蕩其心此其爲憂至深而爲德至厚也今吾子已壯而抱云又聰穎開師友之教宜足以自樹焉久翁亦可以放心高枕矣且翁春秋日高子孫繁盛其所以著述經營發聖經以開來學貽孫謀以燕翼子者日不暇給吾子雖密邇戚室亦無由朝夕承教訓是名近而實遠也故鄙意爲吾子計莫若且告于翁挈筴而歸汎播宗廟以承祭祀盡子孫之道教宗族之思治鄰

鄰之衆又得野親二師以日修其學每歲一再至黃岩親省信宿經月展子婿之情承保傳之教固不出淵東道里則在久翁得終成塔之思吾子得廣報窮之誼不亦兩全而俱得乎惟吾子熟計之山川阻脩未諒時繁乘便達此書不盡言

簡王大卿年丈

東翁之訪積念已十餘年而近始償願乃適遇吾大家食得飽德教以慰數年之思殆天與良晤也馬勝感慰還家後尋得暑疾無便寄謝然精神豐采固較遊蒙岡之上矣適者北虜深寇股肱憂危而吾大乃樂道烟霞是神明之所以福善也良爲之喜然近聞復首薦剡亦恐不得安卧東山矣豈天步多艱不欲使賢者得遂其閒散休逸

五

之私乎弟慮不增惜然志不耽懈覺得微成工夫是本體元來如此一切欲放厥意者乃嗜欲習氣蔽其本體耳故終日乾之即是爲飛魚躍不知高明於此體驗如何幸有以印證也

簡羅念菴

往秋力疾赴冲玄之會接居旬餘而盟主不至易副初心東廓諸山龍溪諸公相繼聚首麗澤正深而弟以孤侄之疾星馳先歸未及終教粗頑鑽實自遠大宜悵悵如何所幸東廓宋樸尚得細質耳弟邇來絕無長益惟覺得學惕一念即是本體即是工夫其喜怒哀樂皆此念隨感而變化者也此念亡即本體蔽障矣向來因循情肆處只作尋常看過不是正是習染深痼靈障本體之在賄種、貪着因緣

翰轉響如有靈燠之禾示雖本體未盡枯折然生意未泯然無復秀發
暢茂時矣今幸一覺悟庶幾不死其心可以語焉飛魚躍之體矣未
能證徒有馳神時有便風幸無忘惠教

與歐陽直夫

鹿洞為別歲且再更矣每念吾子妙齡粹質擬道之尋鄉邦蓋不得
多見而不能相聚以有成易勝悵惘前歲九月與猷郡徐少初給諫
復遊匡廬登五老之巔窮水簾之源若涉天堑遠眺浩歌曠然自適
甚恨吾直夫之不得與俱也嘗過九江望彭澤極欲使人相約而風
濤怒怒竟成空懷其冬還家乃忍得頭風之疾痛苦呻吟之中忍辱
手教遠至讀之欣然真不覺沉疴之去體也往春擬即復書而去人

五十六

甚過不逮自是頭風屢發業遺先兄之喪至秋間遂成虛汗病迄今
不能一出戶庭雖錢錯山王龍溪二公西來期會亦不能赴誠於吾
直夫不復得達一書非獨以無使爾也吾人真性本自廣大高明其
發用處本自變化不測特為習染聞見所蔽持不得呈露數達耳然
吾心之良知如日月終不可泯日用發見處其是、非、一毫不
可得而欺此天之明命誠之不可掩者也就此用心乃是誠之之功
便自日精月微廣大高明之體復矣程伯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其要只在謹獨此之謂也吾直夫前已啓其端自當日有所悟未由
一叩新得風便其有以示我乎夫真性昭明鬼神不得秘其機生死
不得與之變而况眼前榮辱得喪真若浮雲朝露其何足以榮懷哉

勢念應前而世人方且營一乾沒於其中而不能少自振拔若負囊
之蟲撲燈之蛾死而不悟其亦大可哀也已卧病無事偶動遐思千
里寄書不覺盈紙老癯主洞音耗可通中有所疑不妨往復餘惟為
道如愛

與諸柴墟先生

除歲得所附馬大蔡書知學業日新相念華、甚慰懸注山川修阻
良晤無緣每一念之倍有耿、此學全在志向堅定自信本心元與
聖人同體今日汲、講求修復只是保全自家性命期不失赤子之
心以踐其形而已非有所希慕於其外增益於其初也一點良知萬
古不泯此是千聖命脉向所寄傳習錄下知今體當疑悟何如便中

五十七

幸不惜見而病體未舉出遊無期何時合併究此精微也

簡應南洲先生

棄過霞城伏承出會得傾倒二十餘年濶別之懷以承教益寔慰無
量重辱踐送江關酣酒忘形江月海風共盟別與每回首黯然有餘
懷也還山寡便候謝久疎介山令姪婿來令鄰封承致通家之誼離
未奉手教而得時聞起居良慰遠念不肖適年多病虛處非復相見
時容貌矣而脩行下力德業未崇老之將焉漸負交朋近與東郭諸
兄砥礪商榷尚圖有終不知能不負初心否也吾大遇與高懷夙立
風塵之表而為志精脩者豈不倍當與吾聖同風願念罷鈍其何以
振救之

簡羅念慈

師歲小兒歸日函太母惠手教流慰無量所云盡數拈捨非獨小兒當奉以周旋即執朽亦受用不盡矣能拈捨云者對未能拈捨者言小兒已實能即拈捨亦無矣更承諭洞居靜處思悟當下未是真種此真悟入真境豈直百尺竿頭進步耶蓋既知當下未是真種即真種現前矣前承教云不應明人復有暗裏正公真實不誑語也重賴警發真覺身病一番洗却一番心病無過非天公玉成之地也近日病體方有窺愈之勢始出戶庭候稍手復當即趨問雙江因以終教適辱貴邑候相遇得悉近日動定知復入青原同志商量愈入精義矣來便布此奉候下盡積懷

答匡南宗室

此方遠陸而書使旋臨宜道同志合精神固有感通者耶新曆之暇亦我惜陰敢不拜教所論學無動靜足見新工象山人情事變上用耳是於事變間察其德性也性無外也事外無道也動而無動者也口心靜中養出端倪是磨鍊於妄念明思之間體貼天理出來也性無內也道外無事也靜而無靜者是謂同歸一致非合二若而一之也本無動靜也苟不善觀合而一之亦有病也是故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事道若一矣然離事便如臨孫失樹此心茫然無安頓處蓋失却頭腦故也靜默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道立本矣然涉事即斷昇之一錢則亂蓋判動靜而若蒙若矣惟致良知則一以貫之矣良知

本無動靜者也故致知之功無分於動靜也不然則二者之弊後世儒者之通患也

毀下帝室之胃早禮以崇知樂善而忘焚而復精米好問若此其後入聖域也執器之誠信筆直書所見惟有道者采之

簡南溪熊別駕

往歲太宰令兄之庭得挹粹容聆清誨實心醉焉重辱枉臨扁舟情有餘眷每懷德誼候謝未緣近聞補戴完院德澤溢名門家學信有徵矣美服美服川先世為宣城公以

叔祖迪公殉

建文皇帝難通族實六曾祖始家臨川嘉靖初川嘗至宣城祭高祖

五元

墓其時及二河年兄守宰崇宗雖貧尚無恙爾後族入困於賊後鬻產償豪民乃因而兼并蠶食之取田遺稅寒宗以虛報死於獄者數人其降逃遠之四方者殆盡高祖墳墓不安不血食者數年某日夜痛心舊歲約與東鄰同遊歡宴思欲一為之所以病下果行今宗人聞公德政漸欲歸宗復業願遺惠未息非直於明宸實不能一日安於其土遠來相告蓋欲倚二天之庇良以資微寡力而吏胥此周非官府力為之主恐反為奸豪所陷敢恃年家夙愛謹此奉讀并乞令兄家書一致丁案代冀俯念而垂仁焉夫抑元惡以撫流亡清版賦以撥奸肅此仁者之所以代天工固非以為德也然寒宗蒙再造之恩先祖舉已廢之祀則兩族永世之感宜如何為報耶

簡慈航大司寇

自南浦別教垂十年矣丙午之歲川嘗遊東越觀石梁瓊臺遂入赤城得與一所及兩陳年兄泛東湖相與論心話舊其時南洲亦得出賤獨吾兄方結軌千里之外無緣奉教惟望仙靈良有耿々吾兄德望日隆晉位卿輔斯道之慶天下之望也况在同年同志能不爲之喜而不寐談林壑疎遠未緣寓賀吾兄當國務位德乃辱先致書儀非德不遐道何以及此但益重疏薄之過耳感愧感愧陽明先師云公卿之不講學久矣川嘗謂公卿之門惟道古今而舉盛德閑過無餘也吾兄剛直之氣篤實之學雖定不能移然非有日精之功則怠肆生而習氣潛入之矣今幸有少湖南野雙江諸老同朝得相飛澤

幸

誠無以講學爲諱日新月躋使斯道大明于朝則所以啓沃匡輔聖朝者當出於文字聲色之外豈非宗社之幸生靈之福哉若夫惟務潔己求去爲高謹防自守爲賢則非所望於賢者也川此歲多病於此學亦若微有得力處尚容細質也

簡羅近溪先生

近拜六賢所惠手教無任欣慰隨已具復不知曾微覽否前聞中闕有恙不審調攝如何川暑疾初起精神未復九華之行不得從諸公後矣吾輩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下落不致枉用精神自生起滅耳夫收視反聽於中有個出頭此對精神浮動務外逐末者言良爲對病之藥然於大道却恐有妨正爲不識心體故耳夫心無

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着力者俱謂之感其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故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安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夫學至於研幾神矣然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既謂之動則不可言靜矣感斯動矣聖人知衆故動無不善學聖者舍是無所致力過此以往則失幾不可以言聖學矣情欲之萌遠而後知其爲力也難此苦行力脩之君子所以不至於聖人也雖然居今之世得見苦行力脩之君子斯可矣若公之志於聖神也久矣豈肯以是自足哉若川之有志而未能則可憂矣夫渣滓不化真性不見今妄謂之見性通天徹地而氣質纏縛如故何其欺天罔人也耶故夫欲明昭性靈渾化渣滓與造化同遊

三

非研幾之學其何以能歟川願執筆以從公後本紀來卒業草請質不盡欲言新工精遠更望有以啓迪之厥見亦望痛與砥削使不辱師門可也

簡陳湘庵平丈

此承論學書深取遠往讀之教過嘉慰無量若卧病中嘗草數字奉復擬懇詳答請教而屏軀至此未復久負遠教念之惕然茲李邑博歸便輒取來諭裁答一二亦以其行通故也吾兄於元公尊信其無欲作聖之訓則此學早已得其大端矣吾人之學在求諸其心而台求正于先覺就鑑于古訓爾吾所以宗師群聖折衷諸說者豈惟簡冊是信入言是從哉要亦決諸其是非之本心而已矣今之學者莫

不口宗濂溪而實不知其所以尊也吾兄獨爲尊周幾又特揭無欲作聖之語以自勵此豈非有所觸悟決諸其是非之良心而不苟徇人言者哉時翁平生篤志聖賢之學求章周程無一毫聲色利達之習得以染其胸次而氣魄才力真傾一世誠泰山所謂泰山喬木豈非百世之師哉而近時學者驟聞簡易之說妄生非議其輕侮先哲之罪可勝論哉吾兄剛直正大之氣爲之不平宜矣但其議論未能如濂溪明道之純粹精一以爲孔門諸賢如赤路游夏之倫而篤敬之則可矣若以爲得孔門之正傳承顏曾思孟之嫡傳則亦未敢阿其所好也夫苟非孔孟之嫡傳則雖尊敬之而論說終有違背固本無害也何者吾求諸吾心而不得固不可苟從也而況其與孔孟有

違悖者哉吾兄謂道學間以尊德性固一句道盡矣而晦翁分作兩項雖曰交脩並進然岐而二之固與精一之旨遠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精義無二夫惡得不嚴乎哉兄又云終日戒懼不致責費於持此必有事焉亦即是致良知聖學命脉只在此處更無他岐矣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慎獨二字即是戒懼下路恐懼不聞吾兄之學既得於此則凡舊習意見尚未有盡合者久當自釋然矣弟復何言川西山之遊斷不爲虛約但俟病體稍健即發行而承有期書不盡意

吾羅念菴

小兒運條條析答教蓋不棄其鄙拙粗妄欲引而同底于歸宿也讀

之數過易勝感慰自昔原玄澤奉教備知新工想浮動流轉之態致微會融結之神一味收視回聽固握宰制化裁之樞此其精到殆非近時同志所及又豈倚見聞滯文字落支節者可同年而語哉中心敬愛真不啻若自其口出但病先本主因緣猶未免認心有象苟認心有象即雖潛心於致虛守靜藏密入神終不免於看相亦即非靜虛神密矣神無方而易無體有方體不可以言神易矣故竊效識心體之說誠過虛精修者之錯用精神亦以年來體驗若粗有得者以求證耳來教謂心止有感而無寂是則之所以識心體也似猶未悉鄙意審如是乃昨經亂道獲罪聖門之甚者豈獨不取於吾兄哉若鄙意則謂心本寂而恒感者也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若復於感

中求寂靜之騎驢覓驢非謂無寂也感在寂中即寂之妙用若復於感前求寂靜之畫蛇添足非謂未感時也易以寂感爲神非感則寂不可得而見矣兄致思用力皆謂之感吾兄亦以爲然矣戒懼非用力

范師云能戒懼者良知也吾兄謂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嘗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今念已形而寂然者未嘗不存是矣而翁云感前有寂何耶雙江雖意在寂上用工夫然寂感不分時則寂亦感也今吾兄則分時與雙江之意又微異矣夫寂即未發之中即良即是至善先儒爲未發二字費多少疏竟不明白只爲認有未發時故耳惟周子洞見心體直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去却大本一邊彼豈不知未發之中者哉正恐誤作兩截故合一言之慮至深也而晦翁復以己意釋之則周子之意荒矣近歲有友人問川曰涵養於未發之前是致中工夫否川答曰此處下不得前字喜怒哀樂如春夏秋冬有前乎未發之中是太和元氣太和元氣有未發為四序之時者乎只緣今人看粗了喜怒哀樂添許多意見耳得習錄中未發已發一段亦足印證也夫大本良知至善此天之明命人人所固有下待人力排置安頓但患不能立不能致不能止耳先師云良知若未發之中天下之大義致之便是天下之達道則行天下之達道乃實致良知也實致良知乃立大本也非立大本後乃推而為達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品

本蓋立大本即立人極矣故致中則知天地之化育矣何後世言立本之易耶古本序云至善者心之本體也物格則知至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非先止至善而後格物誠意也本文以止仁敬孝慈為止至善之目是必盡君臣父子之倫而使可謂之止仁敬孝慈也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惟幾也故動以天而無為惟康也故居其所而無倚天下之動貞夫一是乃止其所也是故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而非外也知幾其神而非內也誠之於思是謂知幾故至誠如神之格思誠之下可掩也誠神幾一也立誠即是存神窮神即是知幾知幾即是研幾研幾亦即是達獨聖學元無二功但慎獨通乎上下猶忠恕一貫之義也慎獨亦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但折而言之耳夫幾微而顯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無善無惡與物無對故謂之獨聖人之所統統業業不顯亦隨知此而已是故與鬼神合其吉凶此幾即善惡分而開流無根矣縱能力反之亦不可與幾矣此處何等淵寂何等精微前此更無地步可以用工夫矣吾丈謂幾前有功蓋猶以戒懼謹獨為二取後儒以事勢之端善惡之分萌為幾與聖門之言幾異矣而誤認周子幾善惡之旨者又往往以幾為第二義無足怪矣吾丈既驗心之微動善惡未形正所謂吉之先見者也而又謂若何致力為善惡之辨無乃下膏而入幽室既謂下落有無微而幽矣又欲先之以深而後幾乃入微無乃沒恒而夷明乎夫所謂極深而研幾者

六五

猶曰崇德而廣業載往而察來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語勢然其非有先后也至精也至變也至神也深而幾也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蓋力舉而極賢之猶脫一淵一落一非有淺深次序也介乎下不終日則緊固以見幾盡之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斷可識矣非先深而後幾也川往歲亦嘗有見悟作二絕云良知炯炯幾幾先此是乾坤未畫前不落吉凶并善惡鬼神來此合先天知幾直捷鬼神幾致得良知始見幾不向此中參透悟那知精一道理心微密以寄雙江東廓南野雖未見契合然竊自以為獨悟足以自娛乃今觀之宜獨悟尚有病却俱成法障矣况吾兄精進未涯一時體先證解豈能久為翳耶近時學者多以見在習心承當良知支

吾影射其弊不可勝數今日正惟意放流動之患而非安頓沉著之
憂然區一之愚乃若尚有欲盡於左右者誠以吾兄力尋神聖之宗
立道化之標議論意向却不可使有毫釐之差耳龍溪書中云物是
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恐亦是就吾兄工夫上點綴指示此精明元
自凝聚融結恐其內知而外物耳物是良知感應處先師云意之所
在處是物序云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無時無意即無時無物豈
待凝結而後出耶良知亦無可凝結也此語若不善者亦能助病弟
素不能以簡書與人論學仰答至教不善穩括觀涉費詞增不盡意
苟未當尊意亦止望辱示教誨明春當徑趨石蓮對榻連宵密各盡
精微也

與董生平甫

前辱手書足見近功欣慰欣慰此學無他玄妙只是慎獨二字終身
受用不盡復聖入神亦只於此精熟耳慎獨之至便是知幾易曰知
幾其神乎今之學者只要布求高深玄妙却不知當下脚跟未踏實
地縱使說得天花倒豎亦只是說空與吾身不相干涉也平甫切實
體貼不知於此二字承當得過否明道先生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其要只在謹獨非知道者孰能如此說得新哉幸毋忌言聞也便此
布復不備

簡章介菴學憲

云秋客草、教諭冀吾介菴尚得再見一究其說巧遂適歸聞之悵

然忽得來書知新功稍求不懈無任欣慰良知宗旨乃先師直發先
聖之秘海內豪傑莫不聞之其反觀靜悟自見廣大虛明光景者亦
復不少然非實就格物上磨礱鍛煉出來正恐真體亦未易呈露則
所見者亦未免尚虛影響耳格致誠正格只是一箇工夫安有等級
次第古本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致
知之實也又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故實致其知則
誠正格一時並了矣不知格物則亦不知致知矣彼謂十五年止到
一知矣不知既到此知此外又有何者未到耶其說似細而實妄矣
吾人見在習心安便習熟如毒草惡木之根深蟠潛伏時一發生因
以知識行以意氣非從日用感應處洗濯莠蕪則本來生機俱被藕

奪自可支吾轉機安得見真體哉虛見光景亦可驟喜此亦大虛閃
電而聰明俊哲往往假托於此不肯實脩當終歸墮落耳而吾子適
獨能精益求精進何可當也然欲究竟恐須一來久處虛處有為草
布復書不盡言

答危喬芳

前辱來城值館中多事草、教諭良不盡言復承來諭有昧路要訣
之求足見不棄鄙言務求自得非為志者能如是乎歎羨歎羨但川
前首所論昧路要訣已在其中矣致知即是要就格物是實下手處
格然後知至意誠而心正昧路太然分明但近時學者不知心意
知物是一件事格致誠正是一功以心應物即心物為二矣心者意之

體意者心之動也知者意之靈物者意之實也知意爲心而不知物之爲知則致知之功即無下落故未免欲先證其心以爲應物之則此後儒之學所以以精專而實支離與孔門格物致知宗旨毫毫釐而謬千里皆也此在日家切實體驗然後有實見自得也何時更得聚處數日庶幾有以相發耳

答羅念菴

向學于書既拜教矣遠道無便久稽候謝時聞道體清泰尊亦已康復甚慰遠念來謝懇切嚴峻皆以體驗得力處相砥礪使人惕然深省何敢復泛引以清哉但尊意有當復者姑就一二要語論之兄意謂且盡括亡有感而無寂似矣然無寂則感無體又孰爲感者今

格亡之今呼之即應語之即答是孰使之然哉若寂然者果有時而出古則種性當斷滅天命有時而息矣朱子釋明德云氣拘於蔽則有時而喪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言蓋得之是真明之體非所謂寂然者乎又謂清寂無聲有寂而無感亦以矣若信無感則寂滅矣體果有離用時乎故雖無聲未嘗無覺程子曰纔有覺是動也若無覺則清擾莫辨明且又何從而識之無一覺時是恒動也恒動不亦恒感乎大抵兄意視寂即皆覺所謂如止亦信然却不知以何者爲感若以流動爲感則寂感異矣微液即薄感皆爲寂豈固不待格之反覆而後失其湛然虛明之本體矣若以鑒物爲感則終日鑑固無傷於止也止與鑑未始相離亦不得言有止而不鑑時也若意

體之下止故鑑之下明亦當即鑑時定之不當離鑒以求止也何者其本體恒湛不可得而離也兄謂沙州空寂即此推之亦或可以相發兄當不廢余言矣今夫屈伸往來闔闢消息翕聚發散生長收藏皆屬用屬感晦翁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是也則靜亦謂之流行其體之至一而不變至微而未嘗發者固即此而在矣故動靜有以翕闔言者互爲其根是也有以體用言者靜無而動有是也有以理欲言者人生而靜無欲故靜是也動即欲發用于主靜之說蓋自發和感動定之中正仁義說來乃無中正仁義之相故立人極爲非主靜以爲用之本也今之作動靜內外二見皆正緣主中靜之說不精故不入精一若不作二見即頓疑退藏而非內也

答羅雙江

近日兩承教奉讀數過仰見垂念故舊惟恐其墜落支節脫離本根不得同宿于至善之地此仁者慈悲之心何可當也非頓地自盡得不感奮精進以求無負於盛心哉鄙見於中尚有未盡解悟處此殆學問未精見解作障故耳川日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爲親別諸事爲首要矣久之復日謂論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爲下落念慮直悟本體矣既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

中恒致廓清之功使善惡混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弊若見體炯然
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即意無不誠發無不中才是無善無
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派應悟
入先師致知宗旨矣於集畧序中亦稍見之深取白沙致虛所以立
本之說又嘗有詩云良知炯炯幾先此是乾坤未畫前不落吉凶
分善惡鬼神來此合先天間以諸般并寄東郭南野大意亦與吾丈
之所論見畧同亦每見許謂有相發及後入越既正龍溪始覺見悟
成象恍然自失歸而求之畢竟差誤却將誠意看作致虛與格物分
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子有別亂應酬
知解兩下湊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猜思妙解之見從獨

字

知幾微處嚴謹謹照工夫幾得實落於應感處若得個真機即善改
過俱入精微方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遺格物是致知之實日用之
間都是此體充塞通貫無有間時致字工夫儘無窮盡即無善無惡
非虛也還善改過非粗也始信致知二字即此立本即此達道即此
川流即此教化即此成務即此入神更無本末精粗內外先後之閒
證之古本序中句、昭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昨昨矣微龍溪吾丈
將同門而異戶誠殆將從空華便結空果矣惟吾丈察其病障而藥
石之即翻然無難矣若夫高明之見斷非鄙粗之言所能易近見南
野答公書大意亦盡之矣不知高明今復以爲何如但仰答至愛猶
若有不敢不自竭者吾丈謂不當以知覺爲良知此是吾丈近年立

言宗旨精析獨是喫緊喚醒同志提要處却不知將發用知覺竟作
何觀若本體自然之明覺即良知也若夫私智小慧緣情流轉是乃
聲聞緣入憶度成性即非本體之靈覺矣故知覺二字義涵虛實顧
所指用何如爾如曰正知正覺即爲作體觀恒知恒覺即爲虛作用
觀然恒知即正知無倚處恒覺即正覺無障處無生發無閒離也非
別有一段光顯從此脫胎着於境物也奈何其欲成之耶今天聲有
起滅而聞性無起滅色有明暗而見性無明暗見聞性即知覺性也
若離知覺於本體是從聲色有無處認見聞即知覺有起滅反夫却
恒見恒聞之本體矣豈非爲物至知至物來知起之語因緣成分別
耶昔晦翁以戒懼爲涵養本體爲未發爲致中以謹獨察識端倪爲

字

已發爲致和業修交養似若精察而強析動靜反作兩項工夫不歸
精一今吾丈既以察識端倪爲第二義獨取其涵養本原之說已掃
分析支離之弊戒懼於下賄下聞之獨一語盡之矣此是聖門傳受
正宗血脉即是致知宗旨其孰能異諸大既如是我亦如是但吾丈
又將感應發用另作一層在後面看若從此發生流出者則所謂毫
厘之差爾夫不賄不聞之獨莫見其顯乃本體自然之明覺發而未
發動而無動者也以爲未發之中可也既曰戒懼曰恐懼於是乎致
力用功矣而猶謂之未感未發其可乎哉豈非泥龜啖象原鏡諸家反
從靈覺妙心自起微翳耶夫屈伸翕闔王爲其根復發潛飛後先異
候故其恒復而終潛與並行而同出即未初不可得其與主靜密蓋

將終身焉感應流行無時可息者不可同象而例觀亦較然明矣磨
照其時亦復如是落源之喻莫知所指若以坎宮為源即與流異體
若山下之泉即放手四海者也近者如斯陳流無間所謂不與俱逝
者天一之源即無待人力所可疏濬以達其流行之幾者特其出流
經行之坎道耳則東郭所謂自積石至于龍門伊闕以達于海道疏
鑿排之功微始微終皆不可廢即象反觀當亦可觸類省發矣居常
仰念竊為笑語謂吾丈胸次廣大高、淵、十年之前却為鰲龍屈
蟻二虫在中作祟久欲竊劫以藏愧非國手抑恐見訝謂醫之好利
也今賴吾丈精采仙方密鍊丹餌將使凡胎盡化向之二虫皆因變
為腐穢從除竄出矣雖國手在旁亦安所用之錢丈之視無形骸之

三

隔久矣盡言求正期以共明斯學各致友朋之誼爾近見與諸公寄
謂明水辨駁甚嚴吾豈敢哉覽之悚然今亦不記其云何凡爾友朋
往、無某惟答念菴長書有二稿存豈嘗以寄吾丈耶丈所為至駭
者任心無定體一言此與念菴最初簡中語也雖為念菴觀心凝神
確有方所而發然心本如是非以意廣之也神妙不測之物如可以
定體覓之則類氏仰鑽當先得之不待夫子誘之以博文約禮而後
如有所立卓爾也夫心即神也易也子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變動不
居而出入無時夫子之語心者如此固不待旁證於六塵緣影積聚
成象而後可以洞悟心體矣今幸兩野北來得與吾丈朝夕聚樂靈
澤自當歸一下使師門宗旨交流日分此後學之具瞻斯道之大幸

也第數年苦頭風之疾今歲益狠想不能就枕者數月疲羸骨立血
氣向衰秋來病體少蘇始出別而野力疾作此不覺多言後晤未期
知吾丈不厭其詳盡也如其有未當便幸不惜終教之

與葉子容書

新歲辱遠臨未得久留敘論別去殊快快承手書細論學問見新工
定力易勝喜慰但所論敬樂尚未免沿習舊聞不得體要耳既曰敬
謹中而快樂未嘗不寓快樂中而敬謹未嘗不存又謂遇敬謹則敬
謹遇快樂則快樂無乃自相矛盾乎所引明道象山白沙大段俱是
但謂不相背違則是猶有二也夫所謂敬者言吾心之惺然無所肆
者也樂者言吾心之灑然無所累者也性本無所肆無所累肆與累

三

欲入之也故指樂中之粹然有主宰者謂之敬指敬中之粹然自適
者謂之樂非迭見而互發也後儒不知本體多就發用施行處言敬
樂故以體說之莊肅者為敬情意之所就悅者為樂至於矜持之過
恣肆之流又不足言矣夫本體無不敬無不樂而其發用施行自有
等差不可以足象論也古人終日乾乾對越上帝所謂聖敬日跻安
得遇敬謹而後敬謹耶欽水曲肱樂亦在其中人不悟其憂而不改
其樂豈有過樂境而後樂耶世人情欲有所在凡適意快心亦未嘗
不樂然小、拂意即下勝煩惱此豈可言樂耶佛氏有諸天多愜喜
尚不得佛法何況情意有所著者耶中間稽微恐須面盡吾因折貼
曼氏疎山之會託果來示

與余子莊

此學須精微處體貼出來乃有實見非可以影響窺也先師云道必體而後見非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古人於知見字俱不敢輕說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先知先覺只一知字便了今稍關大意稍知門路便自以爲見性知德何其易耶今之禪定者尚未出輪迴安可說見性見性即成佛矣學儒者尚未化氣質安可言知性蓋知性即知天矣知天即是知天地之化育矣此等處須實落用工乃不致輕言也

又

前欲留吾子信宿少盡切磋商而吾子歸興甚堅不攢此念至今耿耿

古

此學無他玄妙只在當下識取本心真見得是人論事物主宰即脚跟下便踏實地日用應酬自覺沛然便是知及仁守若當下尚彷彿糊塗不免測度即是未識得本心識得一付玄解妙見於人倫日用全不得力蓋爲見在脚跟下未踏實地故也見在脚踏實地即步是路縱時有款頓終不渝墮若未踏實地只是耽空此身元自墮坑

淘谷無出頭時也此處幸子莊細體之

又蘭雙江

李生來書草、附啓計久已徹覽矣賢儒晉接天下快觀運籌廟堂折衝寧祖諒亦能事但任重憂深動多掣肘恐不能如家食時輕快安舒得有餘樂也聞中消息近復如何每臨風月長爲故人興懷此

鄙人之私耳在哉公今日愛知

聖朝繫天下之望便當以身許

國非爲自善計時也今秋邊事諒惟有備無患然近高隱憂時有出於此者况高明當苟省能不除念乎近見王吾臣侍御所脩西關志知有岳公名倫者公同年也本將家子善邊甚熟忠憤志節於文字間可槩見之聞公亦尚然恙吾臣周知阮隱早發黃花朝河之慮今業有明徵諸公試爲邊計顧不聞及二人何耶諒公已久得之矣乘便奉候輒一及之玄潭之會下及再往近有答念菴一書論訂願評未及錄出客讀寄奉請正也秋氣漸涼重惟爲天下加愛

蘭黃正之

七

兩野兄來書爲候請教計已徹覽矣近見邸報逆臣校首仰見

聖明英斷銷大變於方形此宗社之福賢公卿之力也敢不爲天下買而公則正獨立事體相曉尤其所首忌者乃今始得高枕敢不爲公私慶哉前書雖期於發明公一然詞繁意複恐請教益晦反成驚旁不知高明中有未擇者大抵謹獨宗旨既同亦終不容於不合一矣夫不睹不聞之獨皎如日月天下之顯見莫加焉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但事觀至顯於至微而公言以由微以之顯此則所見在毫厘之隔耳吾極應感之機於紛亂交錯之中主至靜於至動存至簡於至繁運用立本盡在是矣愚鄙之見公竟以爲何如而藥石之試亦見春趨門下受教矣公嘗怪其不習舉業而力言之今出而幸

捷一第苟公之賜也。顧德業未造學問未充恐難補於世爲門下輩則川之所深懼也。以我公與南野在北故不留而還之行使得依門牆聽訓戒以正其趨向使也有所樹立則受賜尤大矣惟公子第畜之幸甚幸甚。

簡張東沙先生

自冲主之別載載下等一室懷念如何第書寫候者屢矣亦不審思達否。第自奉教以來工夫始有下落若撞逆機而踐實地日用酬應俱是警惕一念變化皆吾兄之賜也。但工夫未得圓熟精神尚欠清明未能盡銷怠惰之氣耳而首疾未瘳血氣日耗良朋倍阻對證藥石無所施尚不知結果竟何如也。吾兄近來日新課何似向者越

中服兄慎密藏藏應機乃發冲主會中稍覺口滑辭費此豈微有自聖意耶致知是森格物是實何嘗不是然不免使人猜疑反費分疏却成贅言耳。戒懼是本體不階開是工夫此語要亦未嘗輕述向時既東刻中以爲刺眼無怪其然言之不可以下時也。如此近時窺見孔子答問處皆從眼前行實言動上指點門人未嘗不知之然微上徹下一以貫之更無使人驚怖其言者至於精微廣大神明變化處却多假易象發之聖人之意深矣弟於此處亦多荷吾兄提撥豈其所以自爲者鍾乃疎與抑吾兄妙用自別有在非鄙人之所能知也然弟於兄不敢不竭其愚也。

與平野朱刑曹

教江東學憲惠慰無量且知其時有尊堂太夫人之戚遠道無便莫致購帛良負耿耿。書中平易實無一浮言具見誠心直道迥出流俗而安貧爲行不變于貧貴同年同寮亦往往稱服甚慰期望之心爲之欣說恨無緣相聚傾倒一致贊襄耳。近聞徽甯浙以君子之心而奉寬恤之命其所平反生活必多第不識一丁中節否耳近時尸此任者多主於故出情有所倚未免過中乃至於縱奸惠惡甚非所以佐聖明中和之治也。不知吾子於此見得如何啞啞以明罰勅法豐以折獄致刑格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而責以明庶政毋敢析獄則刑獄之難聖人蓋慎之非德性至明莫勝其任先賢云虞廷辟后惟皋陶最明長於知人則君子之當其任者當隨事以學求盡其

心庶幾德業日進可入聖人之域矣不知敬謹以臨之其能得明允乎哉吾子於此其必有日進而自得者矣幸毋惜示惠也。

簡張甘泉先生

往歲樂大行去嘗爲隱伏承谷教兼惠新刻甚慰懷仰目是無便修同而瞻牛斗徒有馳神仰惟函丈天錫奇考爲斯文主而進脩不倦道德日隆固當優入聖域矣在昔周武八十而奉冊書之戒衛武九十而聽矚警之戒其聖敬口誦精神猶可想見于千載之下門下之所祖述效之莫齡者豈更有逾轍哉此後學之所依歸也昔有躬候之約門下謂胡者頗多然鮮有至者若川豈敢謾爲虛言哉生平四方之志奉養衡岳之興歲未嘗無而于初春足疾稍瘳即入越省

先師之墓及其家乃入台問其子仲時因拜久菴遂窮石梁鴈蕩之
賤至秋而還丁未西遊巨壺登五老窺玉淵卧龍探谷廉之奇出石
梁鴈蕩遠矣蓋太白聯翁所未嘗至者濯纓相毛有結茆終焉之志
其秋乃得頭風之疾痛苦數年雖時或少蘇然未嘗去體志不果成
今夏疾益大作罷職骨立年未六十而血氣且向衰矣仰觀門下莖
莖康寧其所以葆和凝神之適宜易及哉秋來風疾幸覺稍除靜脣
索養或若適體可漸平復明春外舅董墳溪公八十有一某往稱觴
必擬乘輿南遊拜謁而然以畢夙願庶得請益終教矣王臺使行便
力疾附候下盡瞻跂

簡歐陽南野先生

近除尹來客寓候謝計已微覺矣耆儒碩輔聖心傾注朝夕燕見必
踰恒數不知面對何先精忠感格自有出於言疏之外者宜非外庭
遜方之所與知也然海內之所仰望者甚重而吾兄之所自厲者甚
嚴一念精神所以感天地動鬼神者亦豈友朋所能與力哉先師奇
難尊而無今日之遇如吾兄者則吾兄之所以求日新以副同志之
望者宜如何而後自盡也近時同志往來為戒慎不睹之語便從不
親下關上起見工夫終不精一近與師兄書云虞廷說、業、四
字本體工夫盡在是矣又嘗書東郭會冊云終日乾之元是為飛魚
躍竊以為千古聖神精神命脉不出乎此不識吾兄以為如何如孫兒
學造無成誤從賢郎之後實竊其分推不欲違之行既以兄與雙江

在朝得以因緣受教門下實為大幸既經大治爐錘他日當有所成
矣惟兄以通家子弟尚不惜時真之門牆也願兄行通草、布候下
盡

簡沈石山台憲

道德風流仰慕數十載未緣面承教誨徒有馳神春間遊南賴會洛
村知公季、以興起斯道為任遂

先師講孤之象作二郡之會使過化之地遺風不墜砥礪之功功用
如此使得久居專任風澤何可當也復見與默齋諸子書致良知之
外不增一辭可謂不失師門宗旨足教近日之弊尤切敬願竊惟孔
門致知之宗陸沉載籍垂二千年而先師始發其秘傳之未遠已漸

失其真蓋緣同志往來攬入意見高者懸探本體下處成空卑者便
安氣習聞識為知其諸玄奇論刻種、異凡良可憂也川往時亦看
錄素墮見解者數千及就正龍溪始覺病障邇來致知之功差得實
地有進步處只是於格物之義稍見精微耳瞻望門牆咫尺千里未
能就正耿、如何

簡潘羅江武守

王別駕還重辱手教殊慰傾仰改過不吝渴所以聖見過內於孔門
群焉而來謝每言過失非獨謙辭要必有進於聖賢之域者矣敬取
敬服孔門之學只在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首意之實也
知格物之則也故只在發見幾微處用功致謹焉即是達用即是立

本若以涵養本原爲當而後待其發而中節此延年以來相沿之學雖若精微恐非孔門宗旨矣心外無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語得之故致事中共非實學也若外意物以定心離發見而養本原心體即成空相體用即爲兩截恐聖學亦不如是承前及率爾奉答乞更證諸大學古本如何既見下第後計必入塾而歸道浙必能入講以補前過幸有以砥礪之力矣其復不盡

與董古南

近得手書甚慰遠念中閒所問皆切實可見近工艱難近來著已矣本體習氣須看實主如何今不知學人口用閒宜無本體發見時但氣習稠蔽如日食且既雖有一方透先終是本體掩蔽精光不得普照也吾輩病知從事又添却許多知識意見亦能增降頂痛自剝落一番然後真體呈露自能爲主即雖時有舊習竊發亦易稍鎔不至害於其事若未能透悟真體恐不止氣習閑發也更自稽驗如何大抵此學須得日親師友靠實格練乃能有成不然乍明乍滅乍起乍仆畢竟不得結果也

答金一所

前歲賢郎過省辱寄手書新刻備見吾丈昔年新工遠寓學究本愿并教多矣於阻無便久稽奉答罪過罪過此得頭風之症痛苦累年肌體羸瘦血氣向衰學殖荒蕪真昔人所遺德日負于初心其何以副同志之望愧悚愧悚延平朱儒之潛梓者其論涵養未發之前

在延年固自有得力處吾丈又垂章之以示來學豈非斯道之快耶近日雙江亦甚主張其說刻有成書與吾丈大意甚同其旁引四證亦既無不備矣其復何言聯翕書海孤負師說謂爾却平日涵養本原一段工夫至其註中甯以戒懼不睹聞爲靜養約之爲致中以謹獨爲動察精之爲致和則已用延年意在前矣今謂中立而和生固若致一歸根乃竟不若未說交脩互養倫爲無弊然鄙意皆未敢以爲然者以其非孔門宗旨也明道先生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脩近道者戒懼乎其下不睹恐懼乎其下不聞而已斯語盡之却不失孔門一貫之義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蓋心體粹然大中即是天命之性本無不正惟動而妄斯有不正矣故

欲正其心者在慎之於動之微而已動之微所謂幾也古之先見者也無善無惡與物無對故謂之獨故聖人之學研幾而已矣故周子曰誠神幾曰聖人若謂養未發之中而後發無不中動無不誠却是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孔門何以却倒說耶即此玩之思過半矣蓋緣世人誤認周子幾善惡之言以善幾對惡幾爲旁正遂起千里之誤疑似紛々千載不決此豈尺素可盡邪然千里暮年相見無期通簡不易故畧及之吾丈誠真信本心證之以大學明道之語則即誠意慎獨兩言可以大悟豈舊習意見所能榮繫哉如未以爲然亦幸示教也

答師觀

率別二十餘年無緣一敘切確徒有懷念曩在青原山中見波石問答冊子與諸公遊觀之尚覺所問多泛濫支離殊與切問近思之學不類頗亦怪之以爲吾師觀經歷世故更嘗悲難動心忍性之辭宜必大有增益者而猶拘見聞墮影響若此則負諸公之教亦多矣日者還自山中思承手教兼惠新刻蒲扇感雅誼甚學細讀諸公答簡雖未見所問如何然大段無泛則所進可知矣大抵吾輩學問全在切實修行改過遷善便是惜德聖功今日講學者只談玄虛而於日用經綸處說是世情其近正處亦皆未得見聞支撐粉飾此與良知之學何啻千里見以爲坦然無意功在脫然物未以改命奮如是宜有下日進于高明者哉幸益勉之使無愧斯言是所望也

答李靜明

遠寄手書具見爲學斯道之空中間可商論者甚多但未緣一接顏色未敢輕言况一落言語文字之間亦有不勝辭皆恐徒騰口舌也所寄錄中見其提掇數語及後附一段緩若述而急戒懼此必東廓兄訓語切實簡當吾兄既遊東廓之門但服膺師訓足矣某復何能贊一詞哉川於斯學服習有年然意見爲障同濟未融類友朋淬礪之益近日始若有定見或庶幾可免於畔道正欲得與切實同志共圖究竟若吾兄者豈非所樂親者哉往歲曾訪同年戴鴻原公相平三國未能與執事一見茲秋擬遊寧國開祖居而祁門諸相知亦欲相要主賓歸途必經芝城尚圖面晤也先師良知之學乃孔門正法

聚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今之逞私智倡邪說者所能掩蔽哉但有志之士尚欲各立門戶中間不免有操戈入室者何况外人不

復冬卿泰魯江

除歲博士還獲奉手教備見宗元甚慰離索無便奉荅徒履懷思昨自光龍歸再拜德音且感且愧未予之心真就無欲原與天地同體即是天地之心知識既開漸移於習所欲便過即謂之欲矣北方小兒初生印上木板以時乳之終日安寢南方不離懷抱離懷即啼此欲移於習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非能加毫末於其本體然必聖人而後可謂復赤子之心顧復乃見天地之心復赤子之心而後謂之聖赤子無功可用所謂本體即工夫也聖人純亦不已工夫俱出自然故工夫即是本體但聖人盡人物之性成天地之能却是盡赤子之心充其量耳真元之氣即是無極之真却須歷四時而後成功成萬物阜流行積聚非有加於其初也孔子未必七十而後復赤子之心然耳順從心所欲處却最難論後儒多是隔靴爬癢其窺精微程

予所謂體即頭欲即用者大意近之惟列子中有一段最有發揮却須面贊乃得盡意耳承有暮春命駕之約當掃榻以須此敬謝諸友之幸也如期不至甘夏川當棹舟詣教于章江之濱矣草一下盡

簡中丞何吉陽

久服德教近始獲奉色笑甚幸甚幸石亭之誨雖只俄頃然已渙然冰釋矣承諭薄書裁裁非格物致知之實誠然誠然夫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不能循天則以始終之故亦由莽滅裂不誠無物矣既知為吾心感應中間條理曲折不妨廣詢而博采然行沛然行之方仰大賢作用精微萬物一體之學日與眾不同矣竊惟明公以重望保釐一方百司所仰朝夕惟道古今而舉盛德者則時有之可謂孤

八四

答泰元陳崇吉

卧病中忽辱手教感慰感慰吾兄新為喪誣哀痛之中乃承華之非相愛之厚何以及此某近復何靈峯書云吾輩今日之學須有元壽不惑脩身以俟死纔有實地今未能勘破形骸久染世味於小小得喪榮辱便自動心何況生死大事哉而乃攢取玄詞妙見以自誣方欲以此易人不知止是談空鑿虛畢竟成何結果某病痛呻吟中既已洞照舊時病根似若少有脫離脚跟下差覺踏實或者死生不得與之變足以自安亦或有以慰故舊之念若謂必待會友講論而後

心清神敏則未會時當浮沉苦淡矣不知台并何時徒有耿耿草此布復不盡欲言

附南豐李一吾先生東陳明水書

李一吾諱萬實字少虛

去冬幸遂升堂之願辱翁客接款、雖驢駒夕遽未罄諸意然數載積私亦藉是少慰旅家醉應糾紛又于先妣墳前構一水檻工役完冗生是久稽申候罪歎何可言仰惟吾丈道體德業與日俱新春風化雨應遍酒壇場矣俗事稍閒即當放棹環湖迄請丈下期聽教旬月而歸下識鄉子堂前亦能容此俗轍否也

八五

明水陳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

記

寧都縣學明倫堂記 甲申 玄義記 戊戌

尊素堂記 甲午

臨汝書院記 庚申

餘慶堂記 庚子

約亭記 丙午

新脩擬岷臺記 戊申

重貞堂記 癸丑

樂安招撫節氏祖祠記 乙卯

卷之三

祭文

祭太宰海日翁王公文 壬午

祭陽明先生文 己丑 祭汾西學憲章介菴文 己酉

代作金谿蒙山書院祝文 丙申

祭劉中山先生文 己亥 祭同年東崖黃君文 庚子

代本府作遷聖主入新廟文 己亥

祭掌教南湖楊先生文 己亥

祭中離薛公文 丙午 祭陸所默憲副文 丁未

祭通政參議榕江林君文 丁未

祭督學清湖汪公文 庚申

祭司諫少華詹君文 戊申 祭萬五谿先生文 癸卯

卷之四

墓銘

祭岳高祖文 庚戌

祭何善山主政文 壬子

祭弋易王公文 癸丑

祭州牧南溪張公文 庚子

祭上舍亦山董君文 乙卯 祭司諫孟齋劉公文 戊申

月憲潘處士墓銘 丁丑

伯考獻奇府君墓志銘 己卯

劉恕齋墓志銘 乙未 處士王石竹墓志銘 丁酉

四川彭公如縣祭山吳公墓志銘 戊戌

伯妣汪氏孺人改葬墓志銘 己亥

節婦李孺人陳氏墓志銘 庚子

俊士東崖黃公墓志銘 庚子

亡婦張氏壙志 辛丑

馮山莊北窓李公墓志銘 壬寅

進士行齋饒先生墓志銘 壬寅

明故武昌縣學訓導柏峯徐公登配樂氏孺人墓志銘 癸卯

巡撫延綏地方鄧祭院右副都御史王谿萬公墓表 丙午

明故陸士陳惟誠墓志銘 丁未

禮科給事中孟齋劉公墓志銘 己酉

秀士壁厓黃君墓志銘 庚戌

為士州府重登配車氏墓志銘 庚戌

陝西提學副使介菴章公墓志銘 辛亥

始遷祖廟香鼎銘 乙卯 歐陽淳夫墓志銘 戊午

郡學生吳君時輝墓志銘 乙未

行狀

先考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開翁暨配封宜人吳氏行狀 癸巳

卷之五

傳

董訥菴傳 辛丑

莘仙台傳 癸卯

詩可傳 甲辰

卷之六

標述

格物考答蘇雙江 丙戌

師觀王子卷 丙辰

書重杏莊卷 壬午

天台包生卷 丙申

書會稽吳生卷 丙午

覺野管子卷 戊午

送王南華^{別號}考績詞有引 乙亥

賀吳執齋太尹嘉獎 乙亥

王生時茂卷 戊午

杏莊說 乙亥

平章鄭生卷 壬寅

天命之謂性全章講語

仁和朱生卷 庚申

知及之全章講語 壬寅

交鄰國全章講語 壬寅

顏淵問仁講章 己酉 答峰劉公卷 庚申

錄敘別王待相語 甲辰 留別節子卷 庚申

別古南董子卷 乙卯 台州乙洞卷 庚申

行年歲四首 癸卯 天與祠樂章二首 丙午

祖廟樂章五首 戊申 五老峰賦 丁未

宗法議 甲申 冲玄大會語 壬子

侍御陳君省所四十頌二章 乙卯

峴臺聚會語 己酉 邵甥德涵扇 丙辰

李生新之翦 己未 示長兒四幅 壬子

先師像贊 癸丑 自贊 癸丑

介石說

記

寧都縣學明倫堂記

性者天之明命也。天叙五典，明命之倫理也。人自孩提，良知良能，形於愛敬仁義者矣。君子明之，達道行矣。及其至也，天地將焉貽焉？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聖人以民之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於是

覺俊髦於學，而漸升之，其不率者，不誨漸，而薰染使民日遷於善，而不不知焉之者，所以明入倫於天下也。故語其俗，百姓以堯舜為心。武夫與公侯同德，故聖人之覺斯民也，非至而日見之也。本諸性，明諸庠序而已矣。王道既廢，大學不傳，行矣而下，若習矣而下，察者既由之，而不知其道，多聞擇善而從之，見而識者，又非德性之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夫由而不知，不足以覺斯民而已矣。多學而識，是率天下而皆於見聞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是非之心，維帝之則，循之則目，慊欺之則惡，於志是明命之不可掩也。先覺者覺此者也。古訓者訓此者也。故曰：考其善不善者，於己取之而已矣。仁人心也，是故脩達道者，復性之功也。致良知者，循道之則也。今使天下之士

門人 董君和 編輯
後學 程寬 校正

建陽縣丞包大中 同校

舍帝則不循而求理於外，辨析日詳而本體日昏，文貌日盛而實行日衰，是多學而識之流弊也。故多學而識之害，不思則明倫之義終不著於天下矣。寧都學故湫隘，正德戊寅，令王子天興始遷入城南，禮也。其民曾以道氏獨建明倫之堂，及其成，德育十之需，崇實壯麗，經始於其秋九月，越明年四月告成。蓋以義應之也。董其役者，其子士元，助其義者，其弟以勉，若從子統元，夫利人之所欲也，以達道匹夫捐千金以趨義，而子弟終之，是其良心之明所欲有甚於利也。是心也可與入堯舜之道矣。而況登斯堂者，所謂俊髦之士，充其良知以明達道，又孰得而禦之？堂成六年而請記於余，懼夫舊習之潛入，賢者不免焉。爰申斯義以告多士，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

尊素堂記

崇仁劉子構堂于寶塘故第之西，類之曰尊素。尊素者，何志承考也。厥考教諭翁朴而介，泊如於世紛也。號素軒，以見志。劉子思尊其道，而以名堂，示繼志也。尊之則易為於堂也。劉子曰：養太夫人於堂而傷翁之不逮也。若存不忘亡，降如在，故於堂焉志。是故觀於尊素堂而劉氏父子之德可考矣。夫素也，皆質也。而天下之至文出焉。離質以為文者，敝也。是故古者大羹下致，大圭下珣，大路素而越席，用解尚文矣。然玉酒之尚而鸞刀之責，疏布之寢而素韞之設，皆尊其素也。而況忠賢之世乎哉？然素及春秋父子君臣之大義，蕩然不殺，而所謂賢卿大夫適老，於聲歌儀容之間，繩得先則兩文之弊可

勝嘆哉故孔子明使素而音素老子尚見素而樸體學蓋傷之也後
夷至於戰國極矣孟氏始以養氣之學存周孔之道說者謂之養素
漢初豪傑大抵重本少文世猶存忠實餘風荀孟之功也一變至
晉而老氏之餘波汎濫矣劉子英邁豪爽少有晉風蓋下歎於諸
儒乃心獨尊孟氏若有得於養素之說者故以孟齋自號則於素軒
之道若有默授者也素軒用不究志以貽厥後三千皆舉進士素之
敬行焉孟齋爲司諫以剛直果行權奸適成素憤可知矣子繼成國
嘗與月夕山窓談談陰陽之變窺先天而探太素論古今八自義軒
至周孔下逮諸子莫不各得其情不踵故習若愚憐而出大明獨觀
萬象之未予未始不服其高明於是素軒公沒且餘三十年劉子已
推針矣而拳思不置如此謂庶幾五十而慕者非耶是可謂能尊素
也已矣夫素性之質也其繁然於倫理者性之文也事父孝則事天
明窮神則善繼其志善繼其志皆博文以尊其性而已矣子由素軒
以達孟氏其殆進於是夫作素軒堂記

玄養記

撫俗烹蔬取滿食然多混濁過甘謂明水子之家烹以瓦甕瑩徹如
瑩清香可人以蔬亦稱而火候時也服之爽然足以滌腥膩而清神
思使人有飄然之興若勝太清遊玄國而餌玉液也竊以爲天下之
至味欲獻諸吾君此於野人之芹而勢有不可嘉賓上客時出以獻
之沃白飯如玉粒能使加餐若有以備之者知味者注一慕焉是歲

九月興客登銅陵及宿明水山命僧烹之數易弗及乃莊重之曰矣
可使至味下享遂名之曰玄養蓋薄太羹而擬玄酒將竊比於明水
期以昭事

上帝遂廣其法自明水山始然惟萊菔蘿蔔爲上老大者次之芥又其
次也餘蔬俱非建戌戌九日明水山翁記

餘慶堂記

樂安招携譚氏世累善以昌其後有純翁翁載者克世爲眉壽而景
福歸子子安爲顏其堂曰餘慶其孫思禮從蒼山董子遊因之以請
記蒼山子曰余嘗登翁之堂與之居矣蓋同一長者敦朴孝友其躬
退然若不勝其言訥然若不能出諸口行年八十無壽者相然而

宗族稱其良鄰黨稱其信交遊稱其忠庶幾古之逸民也惟是若於
窮令非得召首一辭其善恐遂將泯然無聞邇者并無所勸夫子其爲
記諸堂明水子曰然嚴整之善吾將樂道之雖然吾聞古之隱逸蒙
若標枝葆光守雌同乎無知哉今若春之應運乎若王之未治彼將
來太而以遊安臥几筵之樂彼且惟名之迷恐然若將況之也而
顧揚一然思章以辭彼且猶然笑之陋余若之矣雖矣蒼山子曰是
固非翁所欲也然彼翁堂以風其鄉詔其後人翁亦豈厭之歟明水
子曰然至善無爲無得稱於民也積善流慶非以必諸天也世以說
絕于俗皆爲善而以顯盛於時皆爲慶吾感焉彼率其性以善其
庸行薰陶其子孫使日遷善遠罪而不知是故仁讓與焉非夷甫而

和氣集是謂自求多福是積善之慶也已諱其近于試若然皆尸居環堵而取其邪亦莫假於言若然皆雖在盛世當薄懷史而况以業乎哉吾將終述之矣越庭孫曾他日有明至善之學以章其世者其將有徵於余言夫

約序記

理國其猶理身乎自一心以達於百體神氣靡下貫疾病固不相關然經絡榮枯各有攸歸善治者必分經別理而刺之為之驅邪養正乃可已矣然後元氣四達而膚革充盈善刺國者何以異於是昔周公經理王畿以極邦國邇遠大夫受法于司徒而頒諸其群吏自州縣等而下之此傳若身臂掌指之遞為君也儒比之相科受和親有

學奇案則相及其長主之至於醫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則自閭胥上達以去民遠邇為疎密故下易守而上易知其道胥燭作則以師旅起焉是條理至精而其操至約也蓋周公以元聖之德行其一體之仁其視奸惡之伏于閭里也真若邪氣之客于經絡甚若癰疽之發于肌骨足以壅遏元氣而危吾生故必刺之使散毒之使潰而後已也其道之遷善遠罪也真無尺寸之膚不愛惟恐滯于邪毒而變為癰疽也故其仁比之治論肌膚而決骨髓至於此屋可封雖後王秉亂民心固結于理義而不可解以其理之者素而養之者深也自秦郡縣天下而王教絕然秦以相收連生之法始伯業固已蔽其法而虛用之後漢悲王政之熄有達而為保甲

以行諸天下有窮而為鄉約以試于一鄉明道之為邑亦當立保伍法治焉要亦祖述周公而變通之以超時皆足程於後世我郡侯廓需曾公判撫之數月即酌行鄉約之法重以清介方正之操身為民軌無一人言得以掩其確然之意豪黠之奸法則即一二甚者痛繩之而又教與諸生講周孔之道崇陸吳之學以風境內謂宜約化之行不止循良之治而已也然或奉行之下力委任之非中下副公志而顧為病者有矣或近其故而遠其格之豈非因噎而廢食乎夫中材可道而上下皆世恒八九也擬記書識唐則然矣况在叔季微訟得案稽焉今此鄉之寇究官府不得盡聞者是藉惡之應虛也約之本法宜端使然哉或謂

國制夫家為甲甲十有長而後舉皆老一人兼制之凡其里之小紛得分理焉祭祀讀法則有矧知奸非舉則罰同亦身臂之義而周官之遺也特在申而明之耳何重以紛更焉嗚呼是則然矣而未盡變通之利也董子曰譬之鼓瑟下調其首必解而更張之夫今之坊里豈祖宗之舊哉困於其役而非振散而之四方者十不知其幾矣即有苟存於世者官府固奴畜之欲禁使之導民易俗得乎哉吾將新其視聽而作其志氣推

聖訓而利道之斯其為體國艾民之令術從周而善述者非耶臨川王都約所在前坪梵宮約正黃漢翼與其里之諸生聚謀曰先師之志介于夷蒙甚非所以尊道而重禮也乃聚財構亭于佛殿之後公勸

崇武至焉憐然而嘆曰亭則美矣然日將下爲惜有至果憮然謝不敏已而黃子捐地一區更築之祿以同垣翼以兩廡而門其南於是鄉之老稚肅然改觀如嘉會諸法之有定所鄉之脉絡始相通焉民志將亦於是乎定矣公雖遠去茲固後賢鎮守也異時鄉約化行其必自茲亭始矣工既黃子介王生憲春來請記於予、邑人也固爲一體下敢受其言亭經始于嘉靖癸卯六月十五日落成于八月廿一日東西五莖其深深投三之一是役也約副傅良新相其成車璞程其工捐金有差如紳士庶賢達輩首具列名碑陰以志其義

新修擬岷臺記

予歲歲讀南豐所爲擬岷臺記見其敘臨觀之美與風俗之靡雖然

十二

興慕以爲雖他州有是猶欲一往覽而問之况爲吾土又近在州城之東隅者哉然三百餘年民風日下所謂野牧不收露積不垣者已邈然莫覩其遺俗意惟江山之勝固無變也及登臺而望則千金堤決江不走臺下而挽城惟白沙漫、久矣則所謂洶浪漫流微風遠響與夫危樓勁櫓沙禽水獸上下而浮沉若出乎履舄之下者亦不可復見矣獨其所謂蒼屋秀壁挾光景而導是居與夫野林荒墟遠近高下空廓怪奇之觀環無之東南皆固猶可坐而見也蓮山以來數與諸邑之彥講學其中相與追先哲之遺風以爲堤潰江遠莫之能復也其於頽俗實亦有可挽者乎故凡登臨未嘗不徘徊終日然每一徙倚則其覽陷軒窗凜然惟恐墮風雨將至則其聞上注旁

凜凜然不可少留又爲觀所謂出雲氣而臨風雨皆哉郡縣大夫凡欲流頌嘉奇遊觀修燕饗之娛亦莫能舍茲臺而他適然未有能理而新之者開五山陳公一貫守杭有聲卒以兩省故郡謫倅太倉嘉靖丙午秋稍遷貶茲郡其冬前守會君汝檀入覲公至適攝郡符外和內介關心布誠不立吟咀百廢具舉脫然不知其爲謫也凡文書獄訟之廢積紛糾皆公櫛理而斤解之其龍畝之爭度非躬蒞不平者不憚暑遠上報下流日無留贖故得數衆休暇寓其榮于此春漲浸淫則乘小艇沂流循臺以歸察故道磬嶺浩歌慨然有復堤之志聞海鹽顧公需來守而飛章夏秋繼早公即臺爲壇再禱再雨民獲有秋而守未至公乃因民之欲宏旌善之亭修麗譙之樓以翼政府

十三

已復登臺而嘆曰文王之憂民也而靈臺是營豈爲耳目役哉今千里侯邦惟此故臺主觀其日壞以憂后賢人其謂我何惟是習役于公者皆利之也故費糜而功隳乃擇耆民章甫董爲公既區畫有方而郡推茶陵彭君案復協相之於是上復下覽中拙旁樞悉易其故而加壯密爲費不民擾而功不踰時臺若翻而廣覺若增而崇矣公以賓屬落之邦人胥慶於是臨川令象山應君雲鷺爲余爲之記余邦人也既樂公之美又竊幸得載名其上以從南豐之後遂不辭而記之應侯方建白復履事公亦樂終其志茲吾州萬世之利也豈獨復茲臺之觀哉如上下乎而有成也頌聲當作余又敢多讓乎

重貞堂記

危生應機應感而稱學數述其曾祖妣祖妣楊之範余爲題其堂曰重貞復諸記之久而益力明水子曰昔者夫子刪詩以闡雅興樂首二南邇邇皆首相母所以重風化之原謹正變之端也二母皆變也然而共姜變之大者也夫共姜之貞與漢廣行露同聲可也昌黎乎而母欲尊之變也二南之化矣矣非共姜血誠其孰能定之是故其辭危一若使乎變而克正其惟共姜手與周公之振跋一也故以始終焉所以正君臣夫婦之大義也考之詩譜共伯去文武未遠謂先王之澤猶有存焉非誣也天子猶重而錄之使繼二南以風天下於是共姜之節重於九鼎況在季世遙想澤陽若哉劉平二十七而夫特行早世矢死撫其孤世純下尊志於父母事正與共姜同楊之墓

十三

多其姑五歲而世純無嗣遺命後共族子家入利其產而交還日甚至於齒指毀而寒群邪之瞻而始安其身變固有烈於共姜者其剛明貞一皆曠千世而同心雖不出房闈而風之所及者遠矣今夫士大夫貞陽剛之氣習詩書之訓前聞節義之美後知名譽之隆然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猶不多見有一若者世且麟鳳而尸祝之况二貞柔質未嘗聞古今有所感激興慕而爲之者而苦節相繼凜然一堂寒於冰霜下益難矣哉非夫幸山川清淑之氣天則民彝無所汚染不冒無不利者乎然有司不以特闢不得與

旌揚之典沒後十數年其孫始述其家士大夫乃爲歌詠之以發潛德之幽先予觀世若此類名浮其實者豈少哉而二貞幾於泯滅而始

有聞其過不遇何如也二貞不能自賦諸君子代言之復取其際而下傷者篇此續詩之義俾紹衍舟以風邇國於平危之子孫其有登斯堂而不興者乎

姜安格携郭氏祖祠記

昔者先王通幽明之故道民以報本反始設廟祀壇壝而祭之以爲親疎多寡之數見於王制祭法者可考也故大夫鬼其高適士鬼其貧庶士鬼其主考而不知其殺牲各致其情明以祀其所當祀而已矣是故祭之以禮斯之謂孝後儒鑒用宗道於祭法使士庶皆及其高復以義起始祖先祖之祭視周制厚矣然以無違之義繩之其與三家偕用歌雍者下亦五十百步之閒郭自朱子祭陳水伊川諸議爲享禮世多宗之遂不復知有先王之典禮

十四

國朝未定卿大夫宗廟之制亦姑倣之以行故祠堂四代之裕遂自士庶上達世不復疑於僭竊獨鬼其始遷之祖非謂始祖之祭未予嘗以僭竊則莫敢舉也耶夫始遷之祖非始祖也大宗既非通禮而小宗又曰群遠則祖遠族散而莫之統也君子思欲尊祖合族而不復目盡則緣古禮意之得爲首而爲之亦庶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古者公族大夫士遷於他國亦謂之別子其後世祖之祖之斯祀之矣故爲始遷之祖立不遷之廟而下敢爲之宗義取諸此不亦中乎是故禮於於高曾而下爲兆群祧之等也效於始遷而不爲泰群宗之本也此擬別嚴宗之義也今姜安格携郭氏初專祠以祀其始遷之祖

宣城侯因以合族其亦默契斯義與按節本南唐烈祖李昇之後至其後上納國于宋其從子寧國公衡始辟地新淦之桃溪尋聞見指有捕令乃從父節王封易姓為節氏潛避禍而命其子宣城侯恭携其三玄琳瓊珎使今招携其處者為適孫球三支生滿日繁又各尊茂族滋散矣二十一世孫珪玉始懼焉而謀建斯祠不嫌於鬼寧國而疏桃溪勢也初珪玉之為是役也稟命於其父九鼎痛告三支之諸父昆弟感之以誠罔不響應於是資金數百而其耆老曰天鼎從周伊周奇林大林者各率其子弟相與樹材伐石而共成之中為孝享堂三間而開其後極以為室、東西為房堂左為繼述所右為成達需以待後之有功德分祀焉則珪玉以義起之也前門旁廡

十五

以周垣外為方池樹以枋栝弘偉壯麗翼然于雙溪之上落于正德丁丑未幾而珪玉卒又久而後黜璽器具始大備迄今垂四十年乃礪石祠下珪玉之子漢與其同序昆弟曰元傑曰汝文曰宸章曰應明日應泰曰徽介其會長曰意誠曰平章下遠七舍走臨川請余記余因歛閣斯義於天下而諸生又多講學於吾門者其何敢辭焉慨世人為子孫計凡畎田廣廈靡不竭心力而為之而其祖考顧不得安環堵之宮享儲石之藉下亦悖主令故寧大族雖亦往、有祠然宗法不明親盡無桃等火之室群主林列世次踈於七廟并家禮之意而失之不亦妄主雖謂之無祠可也夫萬物本乎天八本乎祖自仁率親等而上之雖遠至百世一體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雖繁至十

億亦一體也故君子之尊祖合族也非外飾於禮也所以致其一體之行上達於祖旁達於族以自盡其心也盡其心而後成其身謂之孝子仁孫人道於是乎立故夫不知尊祖者蔽其心也尊而不準於禮誣其祖也不知尊祖而能悌族者未之有也故蔽其心則人道廢下可以為人矣可無懼乎節自易姓以來代下之才以學行節義功名著者數十人遊象山草廬之門者亦數人俱詳于譜固世講于禮矣然至珪玉而始成茲瞻與宗族賴焉雖其大志未就即是亦可觀其仁矣謂庶乎豪傑之士非耶今諸君又能以其心為心終其事而崇其禮亦可嘉矣群宗子姓奔走旅棧於斯祠也孝睦之念有下油然而興若手於手節氏吾知其必昌矣故記之

十六

臨汝書院記

舊臨汝書院宋提舉馮侯去矣所建以育群才者也據南湖百畝之勝現制亞於大學曾南豐諸賢有遊湖詩寧樓草廬出其中國初兵燹居民分據其地并潭湖為田屢有欲興者苦於難復臨川縣故基在南門之外去南湖伊邇先是祠象山先生以及草廬費需于左嘉靖丁巳節戴蔡侯元偉親董相其左益深廣前後皆池左濠而右市又有青雲峯林木之勝乃因諸生白而遂成之中為講堂五間後為宴息之堂前為門楹之兩廡為舍四十間已乃相祠傾圮復撤而新之俱不費公帑經始于戊午七月落成于己未六月而新守陳侯元琰適至雅欲振作士類興起斯文乃屬記于明水子以紀歲月且請

所以詔諸生者予曰書院所以輔相學校之不及也吾儕聚諸邑之英歲時得以講學其中四方之豪傑有以斯道至者不勤官府得以棲息焉利用大矣顧予其何言哉蓋聞古哲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曰在明明德足矣而又曰在新民言必新民而後明德可明也新民足矣而又曰在止於至善言必止吾心之至善而後新民明德有所準也是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乃止于至善而後明德明于天下矣夫止至善而必推功至於格物者何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知格物之則也是之謂天則是即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心之本體也雖下賤不聞而體物不遺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

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下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喜怒哀樂心之物也發于無聲無臭之中至微而施諸天下國家之用甚博或懼以誠之而皆中天則斯物格而知至矣知也者中也中也者和也致中和而則人極以立據位育之樞實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矣故致知也者致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孩提之知愛敬仁義也致而不思仁義不可勝用矣舜明于庶物察於人倫行矣而著人倫者庶物之大端也乃由良知之仁義以行非行仁義也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止至善以新民明德也所謂順帝之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至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故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也者如心也如其中心一順帝之則而已矣群聖一心

皆自然而致良知者也章山字宙郎吾心吾心即宇宙蓋悟天地萬物爲一體矣而曰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亦庶知孔門格物之學乎後世之學高者淪於空寂卑者溺於文辭其於至善也遠矣此兩漢之憂也嗚呼後所以嘉惠多士者如此所不感而興者無人心者也吾儕向交勗之誠足舉也前尹林君潤賓協相之若通判何君詩梁君繼芝節推董君士仁新尹游君日章咸聚贊其成法皆得書

撫守槐門劉公補刻題跋附此

明水先生繼三賢以開來學前守季山陳公邵丞松莊蔡公爲先生建書院于祠左與門弟子聚講其中因請先生記之二公離任未遠錫教子續守撫則先生逝已久矣嘗聞遺集景仰高風覽註記文躍

十八

然興慕愛取石補刻并識其歲月云

萬曆癸巳年春正月上柱日撫州府知府華容劉世節跋

祭文

祭太宰海日王公文

於赫太宰典刑攸在孰憐厥初神降山海維生有來維出有往

憲皇臨軒策公以元說書敬

帝啓沃諄諄

帝衷所感公與董獻

武廟祠極靖共是河運瑾之廷無公之迹忤瑾以歸笑散海旦別命所

膺寫生陽明道宗孔孟統詔周程匯子易顯應芳焉成陽明出櫟乃

文乃武菴靖逆濂勞而不處莫與爭能帝昨之土新建是封上施於

七

公世如晉國傳則大中百世論定厥功其崇吾屬周覺少淪俗學獲

事陽明乃醒迷即錯振育之恩上由公作公計東來衆心如摧職守

之廢哭奠無媒緘辭千里薄寫我哀尚享

祭陽明先生文

嗚呼夫子如斯而已耶夫子道覺萬世之迷統傳千聖之秘文洗六

經之誣武定四海之沸業密周程而勢益難憑貫思孟而功則異積

神氣魄蓋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其始志斯道也錯綜諸儒出入二氏

未獲所安而反求諸己精之於患難而妙悟契始沛然若決江河而

確然建諸天地於是解學術之積毒教人心於將死發良知之秘訣

出方圓於規矩海內之士皆駭而學中疑以俟卒乃廓然豁風心服

而師事雖高明辨博或私門第未能會歸于有極要皆聞風而興起

者也而况先生惻但豈弟其視斯人之陷蔽若焦溺之子弟急於救

授雖至於匍匐顛躓亦惟致其一體之良知而又何暇恤夫俗議也

而况及門之士諱一循、又焉有不用其至者哉顧夫子之道高廣

密邃固宮牆之限亢亦江河之飲賜及之雖盡乎其若春探之則淵

乎其無際也應萬變而無爲出百慮於一致定猶豫如蒼龜知險阻

以簡易旁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將畧兵機莫非仁義行權勇先神

功蓋世而城于群奸美當死尾夫子方勞謙不居亦烏几、卒使謠

邪冰消淵東天啓以施于今德澤四被非夫子之至誠其孰能與於

此乃征西粵格此狼子全萬民之命而建萬世之利非大德好生神

十

武不殺其孰能與於此乃卒勞於軍旅毒于瘴癘不得歸死於二三

子之手而野死驛邸為呼痛哉天何降此背戾也豈所以章夫子中

國一家萬物一體之學耶豈以舜崩蒼梧為終會稽之迹示之耶云

代作金谿象山書院祀文兩中

維某年月日金谿知縣某等敬昭告于

陸文安公象山先生神位 惟公學契本心統承孟氏真端精辨聖

道載先茲惟公鄉宜崇祀典時維仲春謹率師生以剛蠶素毛紫盛

庶品香帛酒果用伸恒祭以慈湖楊公翠山傅公配尚享

祭劉中山先生文 己亥

嗚呼公少則父事一奉同蒙養以聖功繼受業于江門聞自然之正

宗晚淑陽明之道得良和于祭同好禮下祇取善撫窮真下如也之
將至而遷世無聞于中也教行家庭濟一雖一鄰邦仰止斗宿維崇
昔訪秋江擬之卧龍恐於忠武其姑舍直隣密武之仙踪忘年相蓋
意曹心融明山有約客棹將東溫泉春暖石門松風燕幾邦人風鼓
雲從豈謂同約未償而公乃遽然以終耶悲風西來關公之凶哭諸
寢門之外嘆涕淚之無從病莫替夏秋候以冬欲東望以躬置恐將
宿草于墓哀絃辭絮酒遠寓哀衷尚享

代本府作遷聖主入新廟文 己亥

惟天下學祀夫子皆誦法其近而得者或慕望道有所隱哉夫人者
天地之心無聖愚一也惟夫子先得人心之同感為天地立心四時

錯行萬物露生無非夫子之教百姓日用之況且章縫執豆籩奔
走于宮牆者而或獵糟粕以釣聲利日以嗜欲昏其心非自畔於夫
子之道與今奉安神主于茲新學敢率師生恭恪釋奠之禮冀自今
凡我有位日新其政師新其教士新其學使國新其俗庶無墜神教
無負茲盛舉某雖不敏敢下祇勉為諸子先惟神尚惠相之護奉先
賢類子以下配嘉從祀如恒制尚享

祭掌教南湘楊先生文 己亥

南湘之始至遷學甫落也咸稱得師先斯學也群士嚮風即束約也
君亦屬稽期其覺也曾未數月而君不可作也嗚呼哀哉與者方勃
遂沮而索也君昔日樹期卓也早魁學士登泮濯也垂二十年乃

振茲輝也維緣祿仕在行樂也昊天降割乃罷茲歲也壁靜聲悲
何托也旅櫬蕭々命何薄也然士懷其國人悲其遇者亦何作也茲
華翰西還悲風自朔也魂無下之執飄泊也不行善至頓蒸膺也九
疑三湘雲雨漠々也飛吟蒼梧上下猿鶴也文以祖之楚招之橫也
尚享

祭中離薛公文

惟嘉靖三十五年歲在丙午四月朔丁亥中離薛公之訃至于天與
守舍錢子君澤乃為位於精舍之明德堂越九日友弟臨川陳某
自吳興歸館遂哭臨之乃同君澤以清酌庶饘奠于靈几為文以祭
之曰公在師門行厲志敦抗節窮廟直聲四奔謂幾弗藉用乃弗神

密觀精照若探其源同志所畏後學所尊乃泮斯學流布海濱天與
卜桑師志茂存詞舍弘啓公服勞勤舊明四集日精所聞食公之惠
其執與倫惟昔共學義同弟是二十年間存者幾人方刻離索期與
精論昊天不惠祇喪斯文未見公止而歸九原嗚呼痛哉悲感焉云
南望萬里歸黯海雲莫克拜奠送寓江嶺下仁者在尚鑒斯言尚享

祭陸所默憲副文

嗚呼死生者晝夜之常也哀樂皆晦明之象也公以森臂翼野聽命
造化則固以死為定矣豈非以懸解者為高耶若夫編曲鼓琴咏喪
友若決疣乃弗知哀樂皆天也獨安所逃耶吾弗敢微為焉公與介
菴此皆家言不德祭之于為朝又或傾尊以論文或傷時而對奕或

自古千登臺或班荆于華石意氣相期蓋未始不適也乃今吊遺影
于空堂悵流光於落日憶前昔之風神蓋恍恍而莫即灑淚出涕不
能已于悲惻嗚夫豈不達抑交與之誼情有不可忘者耶公獨懷磊
落龍藏群籍文必林奇語惡陳襲文章政事與情偽俗吏殆不可語
同日也而利鈍乃與崇顯者異城豈非風氣亦有所限吾又不能不
為郡邦重惜也今子將殯公于南郊悲風起于絃之力疾致哀詞以
薦哀尚享

祭通政恭議裕江林君文

公諱炫字貞字福州府同縣

維昔同年君齡獨妙余齒若接意氣同調出入參差各期達到君世
孫卿接武廟廟早已盛滿謝病歸釣掃執節學苑突與肆力藝文

三

駒羅星曜垂二十年頓薦特

召典禮未幾拜喪聞嘯載起納言眾歡

明訪咸謂世學大行斯兆歲在龍蛇昊天弗弔乃卒京畿四方悲悼君
計南來余方東眺哭諸客途灑淚野燒昔余遠繫或傳山報君哭以
詩繞榻夜吟及余成周君乃權同祭泊西禪日同燕笑信宿水雲談
玄啓竅別十餘年宜益悟要歸盡樂陶觀化則邵幻身雖滅真性則
耀光茲麟兒家學有紹孰謂其亡而悲其少絮酒誠辭悲風南翔君
神何依海月同照尚享

祭督學清湖汪公文

嗟一清湖為時鳳雛剛介以居而不為拘儒憂一子銘垣而恂一子

御閣不能折節于權吏而能忘形于野夫晚從臺岳而高枕于山陰
之隅二十餘年襟懷泊如庭詩書之托而趨藥之適舊出李輔之門
蓋屬意者數人而不能得公之一書迹其風諒非伯倫淵明之徒與
憶在

先朝意氣交孚狂言相倡已同甘伏闕之誅不謂相者白首復同為台
鳳之媒勸酬唱和懷靡不據然倘有未盡者尚圖少敘其愚詎知別
不踰歲而君遂溘然以沮耶夫生首死尾吾亦何吁獨惜夫清才勁
節足風濁世乃坎壈以辛而竟不為時需也概辭千里悲感有餘精
爽如在其亦有不甘耳而聞者矣嗚呼清湖尚享

祭司諫少華唐君文

四

於乎少華清才弘學詞采蔚然出史記立諫垣若僕七日而終養家
食首垂三十年士大夫之南北過懷玉者莫不得傾蓋促席而談玄
其於天下事以及人情物態固已周知其得失而熟識其按析至於
世變塵緣禍福寵辱之相倚伏亦已旁觀而靜閱真若風雲晦晦之
變態乎前視彼更嘗磨鍊於其中者宜已超然得策之先使出濟時
艱者若而人者又孰能為之贊公才可出而乃溘然以仙於乎天耶
夫甘晦蓬艾之間無盛滿之愆而猶不假之壽何造物者之相鑒吾
與君同年昆弟情洽義聯凡歷吳越遊台駕又未嘗不遇君而周旋
回首幾何遂我棄捐悲風東來淚落寒川絮酒誠辭建薦几筵尚享

祭告高祖文

惟我高祖奮起宣城提義弋以從

聖主克平偽漢征定江南乃藉我伍分成于撫勳高不賞慶流無窮肆
我子孫永食其報凡所以昌衍安裕皆遺澤所及也然我高祖既
已歸老宣城彼有宗祀則不得為臨川始遷之祖而歆和府君以支
子來代肇家于茲又下得為繼嗣之宗故臨川子孫不敢尊宗而繼
祖禮也往者各支混貼神牌既已遺禮下經即以長支從權專祀則
亦親盡當祧久矣然吾子孫追念本源仰慕恩澤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况宣城族屬近者淪落流離寢墓無主念欲就彼為我高祖立廟
特存宗祀收集流亡子姓使專主之少盡報本反始之心而力猶有
未逮也恐吾高祖遂不血食今惟本支故有神主奉安正寢而某等

二五

二三人承屬玄孫未為親盡故不敢議祧仍正祀禮歲一致享以終
川等之身庶幾得禮之變而即心之安今當歲暮謹以剛鬚柔毛案
盛醴齊特伸祭告妥祈神靈尚稟

祭何善山主政文

惟公質朴近道風植善根

先師瑣處英才駿奔中所造就公與洛村往來居越十載在門久陶氣
習直覺本原行修言道氣和色溫汲引後來獲聞至言日益親附師
道以應董蘿石首厥功以存出宰實邑民戴其德入官南省朋受慶
澤水部分司漕舟不貳誠感順應口碑心勒明哲勇退其介知五前
來育原各揚離索同母入虔哥吐肝膈君乃語余昔在師宅嘗與心

需共商所得君謂一日不見其心通天徹地萬象浮沉心肅吁然服
其精深余因就中稍敘現歲指點精英神聚帝臨提司化樞幹靈陽
陰匪直蕩然空虛其襟若亦躍然如獲南琛各期精社實一相存証
謂一別三年于今悲風南來遂聞訃音嗚呼昊天不可忱良朋云
古京傷易禁哭諸廟門灑淚秋林鶴怨疎啼雲羅之岑精爽何之聽
此哀吟尚享

祭弋陽王文

維主天潢正派尊承龍安神宇清徽灑落襟期恪守典則肅慎威儀
幼未嗣位宗藩所推逆亂之除群宗無紀
帝鑒厥德俾

二六

王統理內主

廟宅外典郊祀藩衛忠貞

龍數優異

王德日茂禮祀孔明孝崇濟北善樂東平書麟河潤詩祖郭城長兼
四王展也大感憶昔小子時

命

王所更據重門周旋專想尊賢忘勢論文計古珠玉時來照耀山園
維予近歲見于離宮左圖右書生我春風
王在靈洛危驚馬鴻丹丘玄圃綠竹蒼松燕笑語令如歌春空
王樂優游恬無外慕謂宜千秋為

命室輔職月幾何。聞王訖悲風。北來感我情。素臥病。蓬布有懷未吐。
綸音卽典降。自玉燦維茲。世示我。莖期。蜀國執緒。乃分之宜。有故
未遂。敬道吾兒百里致。哀陳此。哀詞尚享。

祭上舍亦山董君文

禮部郎中陳九川吏科給事中徐良傳浙江道御史陳煥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

董君之柩曰嗟。亦山才足以決科而不獲一第。與諸俊傑相後先。
僅循資以貢。已挂名仕籍。而命之不延。嗚呼。天乎。已矣。何言。惟亦山
舊講于聖人之學者。餘二十年。雖或習義未化。寔際未研。然挺拔流
俗。安已特賢。其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較然矣。况有伯兄資近伯

七

漳薦寶和粹日相陶薰。邇來精進。星聚一門。方期共登道岸。振起斯
文。詎意變起不測。突生無妄。讒謗交騰。橫罹憲網。卒殞非命。嗚呼。
嗚呼。昔孔稱公冶。標純非罪。然不過屈辱憂患一時之晦。孰謂亦
山一涉非辜。而遂下諱。抱冤行控。歎恨九泉。不得考終。正寢。與兄季
朋友未訣。一言嗚呼。痛哉。川哥既經紀喪。事於禮庶幾。蓋棺事定。載
舟西歸。沙頭一奠。浩然涕淚揮此哀辭。曷盡無窮之悲。尚享。

祭陝西學憲介菴章公文

嗚呼。介菴遂下可作耶。古云。處世大夢一覺。茲非昔言耶。公固已灑
然衆寐矣。知其然而復爲之痛。余不自知其何心。匪斯道之是憂。孰
使余涕淚之沾襟。公生平慷慨。節介卓落。趨遠識高。文優學博。自滿

性外都。以歷部督學。南畿以及關西。政教嶄然。直與古齊。掛冠勇
退。舉世尤高。風四瀛海內。共推至。於潛心經術。勵志聖諦。會意諸
儒。海情釋氏。欲遠紹于前。修期無負于聞。義則和公者。或希而于余。
獨深契也。十數年來。林壑同味。出入相友。謀斷相濟。雖論學而析疑。
或大同而小異。然道義相摩。意氣相孚。肝膽相照。骨肉不踰。非古之
所謂莫逆者乎。曩余疾病。伏枕經年。公數問之。必造榻前。生語移時。
憂其弗痊。豈謂多病羸弱。尚獲保全。而公之強健。乃竟以一疾而憊。
聖公言論。英發拙于身謀。其關民瘼。促一不休。邇與千里之役。民利
萬秋。公竭力襄贊。不避恐尤。茲堤告成。而公不留。惟有長詩堤屹。江
流公之公。公鬼神同遊。公學蓋世。亦復何求。東郭西來。台并商確。謹

六

決未發之宗公。亦自慶乎道合。豈徒破宋儒千載之疑。實共明孔門
一貫之學。公昔見伯時。有著作中有未協。尚期改錯。求同登列聖之
岸。大抵斯文之釋。還吾邦。予鄙魯先。休嘆于陸吳公。遂翹舉吾道。其
孤眇。綿力焉任。師模中心。孔悲其孰知。吾昔踐東郭。若疾在膚。
尊賢好善。不有其軀。予始視公。尚謂無虞。及再視之。疾革形枯。握手
未訣。言語自如。告我後事。寧薄。勿踰一語。堤續不及其除。臨死不亂。
乃大丈志。公言在耳。我何敢渝。何以酬公。惟竭其愚。公生有自出。有
所圖。大命定數。竟不可道。嗚呼。蒼天予將奚辜。流先冉二歲。輩云。聚
公歸。再自悲風。號慙感時。弱日惻。思君薦以步。體誅以斯。文不亡
者在。聞乎不聞。

祭趙撫馬五翁先生文

予與五翁道合志同異世昆弟所瞻照誠自謂公變恒切悲痛哭諸
幾外焉焉予素因循懷德愈久而愈切昔在己卯予資相從一時同難
夏子子中相公器大而夏才雄皆予瞳子其後遠踪起廢連茹期策
勳庸曾幾何時而各飄蓬夏成遂左竟死海封予雖解或禍變相叢
公報坎珂亦久始通予德弗競公望日隆公之弘度人擬魏公誠為
旁手涑水同功經術儒行蔚為時宗幸業陽明學是宗望昔心醉盛
德溫容咸期入輔用格聖躬乃撫西夏野死為忠嗚呼命也吾道其
窮揮涕西望著籍從東天鑒善類夫豈下聽豈伊禍福非世吉凶生
懸桑蓬宇內為宮苟得正命孰非終公昔無子貽憂若翁今慰高
元

堂既有二龍公歸隱然予悲何蒙誠解讀與託情悲風

祭同年東厓黃公文

在昔正德癸酉吾邑同舉于鄉皆五人蓋異姓兄弟也莫不萍志自
期思樹勳當世若東厓簡溫厚重人猶擬之公輔之器乃皆抱業不
遂健養坎珂竟不獲一第余雖獨倖第立朝然患難踴躍一生百死
辛戎海濱幾危專席余下足適忘彼觀科聯仕乘時適志者豈皆賢
于諸君耶然諸君學行政事皆足自立以酬初志徵諸郡評謂無愧
于賓興之義以彼視此孰盛孰衰必能辨其難易矣黎古松既罹公
難卒于官已矣二公家食南溪早休然南溪之嚴毅或不免病其絕
物行需先生之謙讓或不免病其和先天不慈遺今皆淪亡如君和

不同慶介不絕俗尤特論之所傷余獨悼君稟近道之資荷任道之
器天不假年以究其志此所深悲而不能已于涕也豈特年家私誼
而已耶茲當發引薦其哀意

祭州牧南溪張公文

嗟、南溪乃遂已矣天授剛方學抱經濟達事陽明學宗簡易師邑
典州政教卓興愛遺蜀民風興廣士為時正人視古良吏薦剡交飛
權奸陰剝額全拂衣不究其施履潔養恬我有餘地鼎菽兼歡孝養
備至予公昏姻同年同志處則論心出則相慕室邇人遠我異我礪
期公壽考斯斯道收寄天胡卒之不疾而逝聞訃驚傷雨如其淚茲日
再決謂且稟事病莫執緇衣感曷既無已遠奠告此誠意

祭司諫孟齋劉公文

嗚呼孟齋英邁之姿剛直之氣卓卓落之才魁偉之器謂非山川靈
將出濟斯世者耶善觀人者氣魄神形謂公非晉絕羣則出清邊
度銘勳庸于所鼎著聲光于汗青乃止小試山邑僅立諫垣竟以諫
言直道憤棄丘園使之浮湛流俗託酒自全擬迹臨履餘二十年而
年未七十溘然而隱則天之生公也亦胡為乎然哉余與公相
知雅素比計病中聞公之訃驚痛而淚手足失措既復以為生死一
條修短有數人方安乘化車快遊天路而吾乃過為之悲豈非不達
幽明之故耶及使吾兄走報和公果欣然諾笑而去豈非氣清習融
終亦有所悟耶則所謂英邁剛直與山川卒無負矣公今乘雲駕風

遊遊無何翁王郭子華蓋揖二吳子已罷余復何爲、公悲歌昔人
生別黯然消魂況今元別復何可云感茲歲暮薄薦清笈從以姓字
誄以斯文公顧凡延其亦有聞乎

三

明水陳先生文集卷之四

墓銘

月憲潘處士墓誌銘

公諱瑄字璧貴別號月憲初潘居宣城其曾祖文勝從

太祖征授總旗戎機遂臨川北城宣之世弗詳矣王父宗善考吳弗顯

十戶余德善吳女爲乃生公端敏有大志比承家範學業博涉古

今事變樂古圖憲輕數十金恒其身琴書間冠裳雅壯臨大事無疾

容事父母曲意承歡竭力致養愉愉如也愛如也愛如也愛如也

也蒞妻帑肅如也事繼母如其母御僕婢如其子與人忠而愛人

而恭知我則淵談非其人則默樂道人善而周人窮憂雄一區令按

三

籍命爲長取寡而翰殿宗廟而公裕無尤焉老而神固處閒亦好節

若累室鄉飲賓不赴故宗族宜其孝友也鄉黨服其古朴也交游稱

其忠信也孤窮懷其仁惠也兒童識其步趨也君子曰處士哉可以

觀德于鄉食報于天矣年七十六而卒終娶某氏繼某氏女一妻部

學生周德又繼生三子長徽娶某氏終娶某氏繼娶某氏一女爲九

川妻九川乙亥乙歸或侍焉公曰蒞官務清己恤民慎刑雖獄然奸

雄巨惡不可不芟訓猶在耳而公終期月矣哀哉邇其生在某年月

日終在某年月日葬在某年月日墳在某地公生卜也九川時在京

師欲步哭以從無及因徹己而志銘之遺歸勒石銘曰

孔從野人野人之後葉舉樛夫樛夫之耦幽宅明原山溪並久

伯考獻奇府君墓志銘

昔者聖人之制葬禮也將以順生死之理達升降之道盡孝慈之情而別尊卑之分也故禮有隆殺期有遠邇天子七月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殯月外殯至庶人視士可也春秋書諸侯薨必月可以考禮達之非禮焉書葬敬贏己丑而不克塋庚寅日中而克塋可以考禮備之下周焉考諒日之不尼焉自學絕道喪禮制不明詭誕不經之說附葬經而出昔者得以送葬子慈孫或之始有尼歲月抱負之不宜歷數讎暴親而下塋者矣我

明若天頒曆云某日宜某事

國家大事以之未始有匪歲月而不宜者且禮未塋則居倚廬故古之

三

力不能塋者感一焉如担括不敢離苦塊而寧寢處也今說誕之說遠畔古禮適乘特制而陷人心偷習俗悲夫伯考之卒在某年某月日距今十有二年已卯始得諒某月日葬于崇仁大洞之原者以此伯考為人風流儒雅造家勤儉而接物和性喜飲微醺輒歌王父傳辛王母弄孀居餘二十年卒用是娛之有榮榮之風焉適其生在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三伯妣汪氏後四年卒幼子某後九年卒皆就土矣時惟長子某奉柩以藏伯考石某字某姓陳氏先世宣城人籍曰大洞之原 負陰抱陽 伯考斯藏 相久延成 厥卜維稽 庶幾永寧

劉恕齋墓志銘

余聞劉子中山於蘇雙江有神交焉乙未冬訪之秋江子姓濟寧距度雅肅意宣中山獨速化之耶詢其世乃知厥考雷州與其兄恕齋之賢然後喟然嘆曰是固中山所由成也獨子弟然哉於是恕齋墓木且拱矣濱行而中山乃已銘于余一甚訝之中山曰吾族之葬銘諸願者實多且固有待也嗚呼夫劉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古者公室葬用堂碑後遂不去而紀世應皆因之昔鼎彝然而率納諸幽其為衰亂之防也疎矣至無所識則復鳴諸其外而文日傷劉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夫且無益詞子敢不承命按狀公諱惠字用仁世家未豐曾祖曰日章有閑然集祖東旭贈文林郎程縣知縣考曰彬與羅一峯為斷金交暨成化戊戌進士由程都擢威雷州皆有惠政此

三

關氏進封宜人生三子長某次君霖即中山也先生雷州有異夢已而穎異一峯甚奇之長補邑學第壬注省程都遭借霖從白沙先生遊歸過沙汰年貌之食君曰待士若此可以先去矣遂輒棄歸兄弟自為知己使中山不墜白沙之學皆公力居多正德辛未就寇將及公鄉君倡義為防禦豪傑景從卒免于患北有文田之舍君欣然任之與諸鄉俊經理就緒而官尼不行遂約大室為編年出金有差以相虛賦之役策義而從之然性不容惡幾為一宿奸所中乃就恕齋以自屬雙江子記之晚益放情詩酒灑然有古人風子孫析囊公實傷之及病革猶奉一以禮讓命子弟毋無損先德而家事一不齒取所襲欽偏閣之中所遺齒髮以俟出就正寢惺然拱而逝焉

呼君于死生之際可謂超然矣君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葬某地男二曰沈沈俱遊庠序受學于安成鄧東郭孫男四某某俱玉立女一適陳子良烈銘曰

抹撥于世而歸屬于鄉義不弘其施雖後之貽封而樹銘之以無數

處士王石竹墓志銘

大道之世四民一處以相生養而已易著噬嗑書敘賈遷商賈之業聖人述焉商賈之業與兩抱魚塩而居偏夷獨仰相而賈斯道獨有存者子長孟堅雖難博貨殖而古意已浸微矣蓋世棄教微士已不盡守其道而況于商賈乎哉後世貴士而賤商積習之靡然也然士

三五

至飾虛文以釣重甚者數寇兵而齋盜種其害乃有博於商者然則居今之世士而士者亦足多矣况有商而士者乎嘗于徐文子所之文知有石竹者然而未知其商也余携黃甥國紀遊吳越間傷市道之日逾而嘆古商之不可見也黃子瞿然曰吾黨有王翁者其殆庶幾乎然而未與之接也後與徐子道宿前坪王君適聽之蓋徐婚姻也其人朴以雅余雅敬之則石竹之子也此王生時茂講學山中輒携其徒王子朝卿偕其資疏以教余甚器之則石竹之孫也再踰年而石竹君卒於是歲七十有九矣國紀介朝卿以時茂之狀來乞銘始詳其世而重贊之遂志之曰君諱萬壽字虞夫石竹者鄉人士號之也世居臨川灘腰里曾祖王父旺王父文賢考永和俱隱蒼地楊

氏妻余氏女德相承為子各案孫男二人長朝卿舉業而世其商幼即朝卿邑學第子安鄉尉黃煥金谿黃國則孫婿也曾孫男三德樸樸徐子之子一德則曾孫婿也君商滇蜀間夫老而傳獲優游桑梓以考終正寢可謂殖而知止矣事其兄愉、如也待其弟肅、如也不亦和而有節乎蓋禮于嘉賓而正色于非義下亦恭而有禮乎貧者樂施而情者弗與不亦惠而有制乎商以裕家而詩書以啓後不亦富而知教乎是宜銘也已某年月日其生辰也某年月日其忌日也某年月日其葬期也其兆株山其向坤銘曰

士行而商石既壽而榮號稱于鄉評不謬而徵銘石而樹之竹永惟而封之穀

三六

四川彭縣知縣宗山吳公墓志銘

公金谿人也諱曉字廷實既老自號宗山遷居厚山元季兵亂族散有諱伯端者獨開田廬遷聚之是為公曾祖生五同涉書史而大發縣詔旌其門生曾以公貴贈羽林經歷妣熊氏贈孀人生公于景泰甲戌七月廿一日性質澁幼學忠孝弘治戊子自太學生補羽林有聲大司馬東山劉公以下咸器之

武廟祠極諸新好政公因變上親賢遠奸疏不報正德丁卯擢四川彭縣公至以恩信結民罷橫征理冤獄崇文教治績甚多彭有廉訪李宗泗者七喪不克舉及吏目邵忱之妻之喪公皆為塋之而地其哀歸親善僕田復彭堰水利則風烈尤著而利益尤廣者至於平龍

川兵夷之舉，睨諸蘭杜丁之志，則回河潤旁邑矣。流寇嘗突至縣境，某俱逃公獨處，然端生賊下，敢犯公復推誠開諭之，皆感激去。巡撫見素林公以下咸獲獎之，有方伯好峻凌厲，吏子弟怙勢至縣市大索公，弗禮，歲辛未卒，以正行成，都守中公罷歸，公慨然不以得喪為念。誠優游桑梓，垂三十年，絕迹城府，雖至鄉閭亦屢謝之，享壽八十有二。嘉靖乙未某月日，考終正寢，配某氏封孀人有淑行，今垂九十矣。生男子四伯，說先卒娶某氏生家孫，博仲說娶某氏，叔續則吾姊歸之，繼某，繼娶某氏女子二孫，自博以下十二人。曾孫男女十二人，卒之四年某月日，諸孤卜里古塘之原葬焉。將窆，續求乞銘涕泣奉狀曰：茲實為先君遺命，嗚呼公長，皆以是命我，其何敢辭。余助開公。

三

遇事奮興，臨危不苟，然不動意必，英毅峻發，及數待杖，復則溫然長卷，退然若下，勝衣豈非粹質近道者哉。乃銘曰：

是維宗山吳公之墓，山溪盤護，窳以固。

伯妣汪氏孀人改葬墓志銘

古者相宅，指中封而望吉山，一決諸鬼神，然猶不免有後虞者，禮有故，豈總可知矣。况世衰道微，卜筮學喪，庶枝失業，而堪輿家亦茫昧，遠左駿故，懷夫竊膚說，以射利，知士曠旁術，以誇多，乃橫售於世，至陷人親于水泉，蟲蟻以凶于其家，使孝子慈孫殫心戮力，而卒不免於獲罪受禍，悲夫。為儒術士，顧以是為不經，若為乃得晏然悠行而法不逮，豈非道不明之過與。夫舉親與邀福，此特一念之公私耳，非

術之罪也。夫公劉觀泉，直父齊字周，名上洛，衛文堂楚，此龍經所授也。然則詩書非與余伯妣，葬在正德己酉，先判府叔父已銘之矣。後相者曰：水啓之果然，迄今嘉靖己亥子九經復卜地于三十五都之胥，貪以是冬某年月日遷葬焉。命九川銘之，予重有感焉。嗚呼世之葬若伯妣，又不能出于水，若是舉者可勝記耶。因述以警于世，俾知敬慎重事也。孀人自汪歸，吾伯考獻奇府君，為陳繼補宗婦，慈祥貞惠，躬操井臼，以勤儉相為子，六長即九經聽選官，知止不赴，繼娶于吳庶室，二楊生朴為宗孫，郡學生李生槐，樸杰幼九卿先孀人卒槐實後之曾孫某兆向丁銘曰：

既葬而否改卜斯，城密通山莊，將世保之無改焉。

節婦李孀人陳氏墓志銘

節婦余諸姑也。世居城南之仁孝里，王父孟湖府君，王母壽生先君兄弟姊妹八人，而姑為季性甚而貞柔而立，并歸城東李君芳三年，而李君卒，姑哀毀幾絕，已而生遺腹子曰義姑，元元抱茹難免，意亦昇脂粉終身不卸，筆屢非疾病大害，一日發痧，續始族人欲奪其志，不可則時肆凌，操先君與別薦叔父迎遷于別館，以保定之義，長教習舉子業，下成去為棲，亦莫之竟，姑卒，餘二十平義不克葬，先君臨終囑不肖曰：吾所遺憾者，惟寡妹在，賓耳。吾家有樂山在南，桐之金錢源可葬也。汝其終吾志，不肖涕泣謹受命，繼遭大變，僅存，視息數年，乃克終先隴之役，始使人相之，則山已為近民所竊，而後娶者

又笑顧其中原地尚廣可憂乃下以是月某日定為其北而辰川也謹誌其思為所始之貞節人無聞言然不為駭俗行故不乾傳其時有司亦莫有上其事者既歿則法不得舉故不獲與旌門之典嘉靖初

上欲加恩海內今臺省上當推養特川侍罪儀曹與末議謂茲旌格必踰五十首應弗有終也設則固完節令終矣乃顧不得舉是法不及六非崇節義之全體也當令無聞存歿議

上可之為意姑之潛德將自是升聞矣而四方應發紛及洪武永樂間真寶漫不可考尋復罷則姑雖欲一照史志其道無辭矣然責在不肖何敢使姑善下彰故直書其事為之銘使其言足信於後世亦可

竊此於野史矣姑生千成化某年月且卒于正德某年月日義娶楊氏多男子而皆殤今存者惟一曰廷貴銘曰

荷齡剛志苦節恒貞

國典所遺鄉評則信相波冒竊粉飾清真孰與實淳可質鬼神歟結一室信史千春

俊士東崖黃君墓志銘

嘉靖己亥正月十三日年友東崖黃子卒予走而哭之燭明年冬乃卜塋金谿毛原之白竹窠諸孤持君執友李弘道狀來乞銘予覽而增悲焉既病足不與執紼而視之定異日臨之恐墓且宿草矣銘何取復辭按黃世居臨川東津之涯所注至君而始樂之凡水雲

鳥之流動而帆烟樹之晦明觸景成詩皆發性情而不費雕琢多於塵生得之故以東崖自號始君之生也有異稟王父璉大奇之曰人謂吾黃果應世應此見其食報乎甫幼學厥考直齋翁即遠就外傳君日耽經史披讀恒入夜分母周氏憂之君恐傷其志始為之節然學日醞藉文力進支離科舉之業亦為一時名公推重君亦慷慨自期志欲大用於天下自正德癸酉賓興凡八試禮闈不偶即浩然而南終不入胃壁杜門獨學意豁如也天性孝友事親有愉色疾必躬藥餌而執喪也哀終身未嘗失色于昆弟嘗北還長兄瀕殆而起君大喜曰徐子獨舉進士而喪兄吾下第而吾兄無故所得孰多哉於友誼甚敦遇之輒燕洽終日歌詩投壺以為樂然和不不黨聞

過輒面規為若子皆受益尤至如世之負章縫而奔走勢利者雖密邇城府非公事履不及邸縣之門家禮嘗為惡少毆立死許之會故下為直君即奮然舉之曰人殺吾僕幸非吾僕殺人吾為死者一酒之不得則已矣何日苦俯仰俗吏耶時論多之久之郡邑皆高其風今少參每座周子率臨時尤加傾慕戰兢而問政焉傳稱孝友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謂君近之非耶然君猶欲然若不足聞予講學山中甚嘉之嘗謂曰諸友往、向予心服吾王必有聞其心者顧獨不可語我耶子曰君粹質古行於道固多暗合予言矣庸第欲求若察耳當與君靜處商之君始隱舊志躍然思洗濯之期共登斯道而遂不祿嗟夫然即君之行亦可謂卓然自樹者矣君諱沂字宗疊生武

化某年月日葬以是月某日也向乙與某氏男子五夢周邑學弟子娶方氏某娶某氏某未聘女子三皆為醜若徐道亨其季未娶君散行于家庭故閨門和而理諸子皆循一可與語學當必有繼君者銘

人服其介自病其險幾志于道而命不逮于石知幾斯介之大孰恥一善而俾道外用光麗于獨行以風季代

亡兄婦張氏墳志

張氏合州守張公善之幼女也合州與予同舉于鄉又同志論學而張氏年與余長見事復相若故遂為婚姻張氏生于嘉靖甲申十月十四日諱多玉性殊敏慧合州與母黃氏愛之是歲仲春來歸續哺

四一

果以見合州已先卒不及命之矣居無何市中亡賴惡少相謀為盜乃既塔事構亂白晝大都破碎吾盧以盡室中累世之藏張氏時方卧病僅扶策以身免歸休于毋無恙言月餘姑還處破室曰吾忍獨即安耶乃亦告歸余尋自省城告變還張氏無一簪珥欣然請出拜堂下未幾復病苦嘔逆不受藥石復無良醫病八日遂死是歲六月十七日年甫十八余哭之傷為嗚呼張氏來歸僅四月知修婦道而居疾病患難者強半今復大殯下復少緩後祿痛哉卒之四日葬于西南郊之梅林為之志于墳中

鳴山至北憲李公墓志銘

南豐李子萬寶齊長走臨川乞碑其王考鳴山至之墓出邑博林子

大珠所為行狀及自所為墳誌再拜稽顙以授余李子奇才遠志余夙器之思論讓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以重其家其不誣也較然明矣余何敢辭按公諱淡字日章其先居南豐之黃龍坑元季兵亂五世祖文盛公始徙邑中今府緒之前曾祖諱立舉宋樂乙未進士歷御史廣東按察副使行業蘇郡志祖諱熙宣德間舉懷村抱德階計上乃更試舉業遂不就而歸考諱錫有大節應寬拜某衛經歷尋棄去嫡母盧氏母張氏咸化而戌十有二月生公一養有大志種學下傳四十始貢入南雍益肆力群籍以詩賦受知司成熊峰石公詒以疏球子弟六人肄業太學遂以公博之正德辛巳除丞鳴山鳴小而苦寇重以河患流亡相屬於道公至督募力為捍禦疏浚之備以

四二

括復之民稍歸業鳴人稱之兩縣豐稔故事以夫濟沛公請于當路抑其浮濫雖權貴咸之不悅少司徒元山常公卿

命眼青徐聞擇良吏分道誦之以誰以北徐以南委公一既嚴條食乃躬省輿險而調以方藥賴活者千萬計聚賄三月而肅然無譁人以將畧擬之先後獎薦交上下有司洪永節不獲所欲于公將加以無道公具白總制余公劾罷之尋有當路欲中公報之者又會有警家之証公遂大書廳壁有歲晚風塵裏悲傷未拂衣膝屈不易伸腰更宜堪折之句遂飄然解官歸不復與辨小結北結郭之取以迄遐想晴節流風慨北憲幽意詩四章欣然若曾也遂號北憲主人不立先產躬儉朴以法其家於賓記周恤之出則不計其竭也素履病經

不以詞色假人卡冠下正皆望而趨避然終其身未嘗車騎於市性
下嗜飲而親朋之招輒頹然而歸悅、高談每傾四座至問生客姓
有主人第宅即不記幾所不係心者有若此頗獨嗜為詩恥事教瑛
樂宗康節之體果實都歐與論稱之娶其氏萬部即萬之女公賓對
之今雖七十而言笑不聞外庭如初刑子之化益足徵矣男子四柱
為後次機次幹秀士次機從事行宜孫七其適萬實嘉靖丁酉賓興
其次某等公之將段也以異夢前知前三日即謝醫不食或歌所為
詩如平時已復端生數息疾革惟呼萬實者再若有所屬而不言竟
默然以化某月日也萬實時在南庭心動即謀歸至之明日則發引
矣公三歲失母遺命欲附之卒之明年正月卜塋于蟠龍山在母墓

下若有默相為諸子虛其右以候方台禮也銘曰

直學下阿 仕也坎鞠 執忍其清 與瀾同波 無懷逸傳

翠環遺歌 執或希之 我獲實友 蟠龍之曲 為發我

勒懿堂碑 山恩護呀

造士行寓誌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璉字文璧世為臨川人後以字名後字應選號行寓以寓
志學者稱焉行寓先生先生幼而鵬異五歲善聯句有司奇之長景
若下焉早視時流好馳馬舞劍擊射冠始以一經為弟子員書一理
會則不再閱乃博窮諸經子史力追古作文辭蔚然應舉之方搜筆
出題皆為奇踐諸公咸稱之召傾刻即從游甚眾諸生脫時文模說

以資勸導先生悉火之使自抽新意時皆散李西涯俗書先生刻蘭
亭帖以易之一時文體字學為之一變正德己巳先生年二十八開
講于南郊西塔寺相傳為臨汝書院遺址先生題其壁末云菩提漢
漢荒臨汝誰解中興為後來固言其志矣明年川始受業于茲五歲
未嘗去門嘗謂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先王之教也奈何不學而講罷
及哺即取弓矢率諸生入山習射以松為的先生百步之外發箭不
中隴西空同李公來督學政機行射禮蒞撫觀之見先生容體比于
禮而四顧樹鵠大異之曰士固有好奇古而人哉正德癸酉賓興川
也實從其後因持以北先生下第入南龍川始離師門凡粗有所悟
實皆先生發之初先生宗考亭格物之訓凡天文地理律曆算數兵

法丹經陰陽醫卜諸書莫不廣購而精究之已乃覺其博而寡要乃
獨體服禮經善橫渠之教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已復覺其器而不
通慕節子之辭生百原乃稍書習靜澄心立本以應變若有得也猶
覺其判而不一在應陽明先生講聖學于鴻臚遂執弟子禮勇就
正為即渙然契悟合一知萬化生於心始有定見矣自是歸山絕意
仕進不復嘗試日尊象山之學信從者益眾卒相延致先生隨地教
授多先之以靜生四方遊其門者因材而成之若今地官郎金度盧
子愛賢州守楊子成泰常博士鄒陽劉子洵造士湖南范子未觀鍾
陵江子治皆卓然有見於世先生居鄉何、恥言人惡身若下勝衣
者騎而出即有惡少使酒前叱之下先生下揖之復令授之篋已復

今與之騎先生而去之遂爲不報考觀省怒不勝先生若周知
翼日入爲之還策謝過先生曰吾悔不即與之騎彼何過其壯歲
度已如此然論事慷慨洞視千古介然自守確乎不拔蓋省諸公咸
高其風入境莫不願見郡縣尤樂親之先生亦謙恭竭誠不爲亢絕
矜世行多所匡救郡人陰惠其福或謂先生道高莫不干時名顧時
曳裾公門折節下禮無乃近詔乎先生曰惟無干故不知其諂也事
母甚孝御妻若若其教其弟文主以醫教其諸子庭訓庭評庭先筆
立千庠序訓辭分爲貢士教其婿何諫以希聖之學諫亦頗嘉靖辛
卯鄉薦先生既歿諫以遺文屬川將選而梓之未及先生之子庭賓
卜南洞迴龍岡爲郡卒之兆以是月某日葬焉介故門人陳子諫復

四五

以銘相慶川其何敢讓惟不至阿其所好耳乃謹誌而銘之先生生
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年四十有八考曰某嫡母某氏母某氏
其世詳於諸娶傳氏子惟庭賓取某氏女子三長即諫妻次妻某氏
妻某氏男二銘曰

東山望諸草廬晚宗康需喚起一振頹風先生後之憂變而同九
原之下先哲是從世保斯正先生之計

明故武昌縣學正公登配某氏孺人墓志銘

徐氏世居臨川之東都某里正德間其鄉寇亂手以東都爲縣故今
爲東都人公諱紀字惟修工父某父某德隱者母某氏公生而粹重
不押詳見遊前冠入垣學業甚精所讀書必細書所聞見于簡端每

試藝必居上游素善司諫本亭樂公空相論難一日本亭嘆謂公曰
吾與君向所業皆皆非學也公瞿然自失遂掃削素習絕不事七舉
不第則稍恒資貢授武昌儒學訓導以身教諸士貢者却其費而周
之閒從其宰許君楷得陽明先生傳習錄讀之豁然有省曰道在
是矣夜生小閣澄慮默體覺虛明中萬象畢具其洋宮夜氣錄記所
得無何思歸即日謝病浩然去不可留邑長鄉大夫士咸高其風
諸生至泣下既歸欲遺子良傳從陽明先生遊不克其學于郡城則
令時親示公亦托神交焉良傳壯歲超悟卒有得焉公啓之也嘉靖
戊戌良傳舉進士宰武進公就養焉每入必問所教決多嘉與所交
按賢否以爲欣戚此選則以虛心順應毋作奸惡留訓良傳設目梓

四六

爲爲公性質壯絕不知世俗機變事真有抱壘夫人風素無勢利離
賦語與鄉黨後進言休於弟弟與人交坦然無逆億景和興適則徐
遊靡敢倦則難諸孫歌詩習禮鄉誼室賓都大夫以得公爲先時力
致之千始獲一持語寡意博其中器如也晚得脾疾瀕留而精神炯
然不棄疾革猶強起書二聯云身遠造化初來抱心與浮雲一樣空
道本無爲七十八年無事客形雖若盡百千萬載未歸期共祝湖明
自爲祭輕宜殊調境既即素餐可恥矣配樂氏即本亭公從女弟也
父某母某氏世居臨川高坪梓字歸公遠事某姑稱順焉不識一室
而聽公誦書能背記之或時從公咨訪大義若列女傳莊子一段尤
心識而身體之後教以訓諸婦其力帶子雖患爲下懈製布甚精而

以未夫平而易其除以資生先公卒葬某地公卒於某年月日某
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八日號柏室學皆稱伯室先生樂卒于某年月
日生于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幾男二長某亦先卒取某氏次即良
傳取某氏女子一妻安仁危乾孫男五其曾孫男二某良傳室于
近里紫雲山下以卒之某年月日遷葬與君合葬焉禮也謂子貴和
公奉狀來乞銘誼不敢讓為之志其大槪銘曰

木訥近仁 忠信基禮 敦矣令令 晚悟默體 卓然仕止
超然生死 亦有好仇 開而知義 師古胎教 以賢藏玉
程有大中 潤有太初 逸軌遺風 茲非其大 敬發幽光
明著後世

巡撫延綏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路萬公墓表

嘉靖癸卯正月某日余友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五路萬公卒某月
某日公之喪至日宜君余病足下能奔弔乙巳十月某于邑兩卓奉
之賜又下能會葬厥翁台峰公以何子德徽之狀來使未其墓余泣
而諾之有未東望明年足履始躬拜墓下且宿草矣將入曹楷汪子
子宿與遊天台厲落其述五路督學時風誼相與論夙感慕故
歎因念久負台峰公之委比歸遂撰述之公諱潮字汝信所居前有
五路園以爲號學皆稱五路先生五世祖壽軒爲元承事郎自某處
徙亂江南家進賢之折桂里曾祖某以鄉舉爲大理教授祖某以進
士累金華知府府尹俱贈右都御史今南京刑部尚書治需公之

推也金華公三子台峰其長也由進士歷延平知府配吳氏贈恭人
次即治需諱陸季諱繼與余同年鄉舉吳以弘治戊申某月某日生
公舉正德辛未進士其魁禮闈則陽明王公識之也壬申授寧國推
官戊寅以臺諫徵時台峰公爲御史公固避授議制司主事己卯
武廟將南巡公及吏部夏子子中憲有濠梁即同疏諫留余時侍罪太
常亦附召焉而兵部黃子伯國陸子汝宣亦同時上六事語尤剴激
於是五人皆俱下獄已而舒子國蒙恩子宿率同諸朱子守忠率臺
中暨諸省曹俱相繼伏闕許之
上益震怒復繫後疏者獄已乃悉率格廷跪數日杖而誦之汝宣死焉
而公與余四人皆削爲編氓於是

四

四

萬亦中止先是斃于杖者十餘人及獄中謂余因過察之其下憐者
子憤激夏子亦奮而具書遺囑後妻獨公與伯國及張子維喬神乞
自如余心最之後得生還與公往來論學益衆
今上嗣穆復諸諸皆官公存權本司員外郎遷主客郎中調職方甲申
擢浙江提學僉事丁亥權副使提學如故庚寅權本方左恭政爲所
督所中調廣西繼權本方按察使甲子權陝西右布政使尋轉左于
廣西戊戌丁繼母胡恭人憂辛丑服闋補陝西未幾權繼延綏自權
官至巡撫所至有政績聲望而濬素下論如一日臺臣論薦無虛處
御史潘公做浙時薦之曰學觀聖賢之與才兼儒吏之善則知公
尤深也其在主客見邊夷覲貢濫恩生取內帑厚直以爲常公曰國

為用是載之過半歲，雖幣數萬，外人莫之知也。余後承乏，得取則而
獨類為其在延，續布德明，會得將士心，而廢處謀至於豪健，卒以補
缺，任相邊地，而移檣之復，果歲數萬，得見趙之遺策，為士寅，故言官
論邊事，當路以公風土，弗宜得。

旨改用邊人，泣留之不得。冬十二月，乃得代還。道中寒疾，卒于公館。享
年僅五十有八。公天常甚厚，外和內明，博學精思，存心經濟，樂以經
術迪後進，與物無相劇。及習處，皆未嘗見其忿怒之色。故其友皆于
郡閭，忠信孚于寮友，宜弟宜于民。公節義高，于精神而器度偉，于天
下無智愚，知不知，莫不信而慕之。人以為司馬公之流，乃不得大用，
以究其志。君子惜之。公嘗語章子汝明曰：吾生無他長，惟袖釋義理。

四九

真若易拳之悅口，蓋公既先承家傳，而復師事陽明，益厲志聖學，居
浙歲久，所見日積，業余弔公商論格致之旨，生志夜分，蓋充乎其有
得也。其文章，急振於道，而嚴健高，亦識者服之。然多散逸，語孤方妙，
未暇哀集也。取徐氏封恭公，卒初，公報于嗣，而徐少樸木之風，
台峰公患之，憚余讓以大義，後道遇公，乘間言之。公曰：吾非不知欲
俟其自化耳。余咲而近之，後以副室丁生，橋及棟，而胡生楊，漆皆及
櫛之。則所謂化者，庶歟！我哉！余觀諸孤，秀發必有世其家者。公位壽
俱不究，得食報者，庶其在此。

明故隱士陳性誠墓志銘

晉陳世居宣城，自高祖季，宰府若從。

高皇帝征定江南，成撫為小，旌曾祖敬和府君，宋代家為子孫，遂為臨
川人。至先考封太常博士，開新府君世日，益大生吾兄，第四人而吾
弟惟誠為季。先妣封宜人吳氏，禮受之，取司訓，家後女生二男，子曰
棟，曰榮。年甫三十，有六為鄉豪，凌葬祖塋之右，山生功支吾弟，首嬰
其禍，旋及先妣先考先兄。下三月而相繼棄背，莫天惠，弟越遠，不自
得，請罪于當路而去之。顧限于法，不足以雪不共戴天之仇。吾弟
諱九思，性質溫柔，人皆樂親之。其待賓，明情洽而禮至。其友稱于宗
族，疾革二親，視之涕泣曰：舅不孝，下能送父母終，乃使哭我死，莫償
罪。今憶其訣語，猶痛哽如昨也。弟少習春秋，舉業得補弟子員，不就
而幹蠶克家，神然暇裕，嘗與仲兄同涉彭蠡，值怪風暴作，舟中人皆

辛

危泣失措。仲兄亦譟呼舟子為備，弟獨偃卧，恬不經意。仲兄呼之不
起，及抵岸，仲兄責之，弟笑曰：吾每獲有禍，危懼張皇，皆不免也。如
苟無事，不虞得一睡耶？於受吾弟，未知學其處此變難，古有道者何
以加焉？弟生于弘治丙辰某月日，卒于嘉靖卯某月日，後十六年為
嘉靖丁未，始得地于西都三十五都龜山之陽。以冬十二月某日與
康氏合塋，為廖生年與弟後十一年卒。棟取許氏，榮取周氏，孫男二
某，皆樂子也。銘曰：

粹質近道，善行天成。下播見聞，臨危弗驚。為天普其年，尚求其精。龜
山之陽，夫婦合塋。吾為之銘，以驚山靈。

禮科給事中孟鴻烈公墓志銘

公諱家字振廷五世祖永立自建昌徙崇仁之湯楓橋世為崇仁人
累善弗顯王筠璉由太學生為湖州理嗣通判嘗應暗投之金而順
應其事民服其廉平道員盡輸前吏得脫羅去筠諱崇為邵武訓導
遷襄陽教諭剛明而樂施地楊氏恭慎慈惠生四子長即公功類敏
有大志嘗道獲金默坐以俟卒得道者選之長好讀書博覽而約取
然豪宕不羈恥循拘儒軌獨尊慕孟氏號孟齋以示志正德丁丑
舉進士授慈利知縣介為山與苗夷雜處又直株木之役命使冠
蓋相望公理盡曲當辜集而民忘其勞嘉靖初徵拜禮科給事中時
執政欲以定策功要封爵議下公抗論其曰天之功遂寢然心望之
會宦官有以齋醮沽寵者張甚公劾其罔上靡內帑財乃黜判廣德

五二

州下已復評公道假舟夫連繫詔獄通成邵武公行且慰曰茲吾童
遊拾遺地也幼志未竟天豈以是成我耶盜安之言皆要薦不報乃
得解戎致仕亦惟月中青袍并建城府生平有氣魄見不狗故堂庫
論英發四座盡傾概扼抑不獲用性故嗜酒盜托以自放親文體之
輒携大瓶以隨酣則談浪號跳激脫一世居常或經月不櫛容與園
亭澆花命酌竟豁如也性雖剛厲而孝友天成二弟皆登甲第寓至
山東恭謙案至福建食事李宴亦貴為王府引禮舍人時序宴集怡
怡如也然每以盛滿戒諸弟而飲戢以先之樽里實而有喪者則給
之衣衣御雲稱其惠嘉靖戊申十一月公疾且革以詩別諸弟了達
生死人爭傳之戒諸子薄故而壽之曰銘吾墓首必請於明必十有

一日日哺舅續正寢家人環泣有韻天呼出首公忽睜目曰吾數盡
目往耳孰執我而遂寢而化於予公之豪曠於是予咸章其明年
某月日葬于三都之黃門山與配陳命為子四五常取某氏六言取
松江守吳公執之文副室黃出也八元娶某氏九聘聘某氏慶出也
女子七三長女妻某次女妻吾兄之子某幼妻某某孫曰份先期諸
孤奉遺命走臨川乞銘於予公謂我知公也故雖疾不敢辭諸曰
墳也不欲其中規木也不欲其中鈎收以天倪孰繩其修直道世
違不以物憂恒幹時雖恬與化休匪外遺其驪亦易銘誌丘

秀士壁屋黃君墓誌銘

黃君引之全翁人也與余伯兄善余頃深之正德壬辰空同李公督

五二

學至撫觀新射登青雲命諸士賦獨引之詩歌稱實由是聲振七校
咸謂芥拾青紫為世用乃竟坎壈不第甫四十七而卒識者悲之其
子文豹有聲庠序教就子與東廊先生問聖人之學則又慶引之之
益光也於是引之墓木拱矣相之弗吉啓之果然乃改葬焉禮也對
以造士江子南之狀來乞銘義不致辭而引之之姑之子又受業久
詳其世行謹采而論撰之君諱經號壁屋其先世居南豐宋開寶初
徙金谿之朝天坊曾祖王父士美有隱德王父憲則天順間遷焉卒
行隱逸以母老不起考廷會剛方好義嘗捐數百金建青田石橋以
幼子論責贈太僕寺丞扁所居曰介菴論從甘泉湛先生遊甘泉
為介菴贊而無泉何公記之此劉氏贈安人君幼時廬山隱者周元

顧見其類載不詳遂以其兄之子妻之若此等儉無私貨盡待介
之族夜下解衣盡不安食其飽割之費也以毀開平居溫恂夷曠而
見義英婦有譽於介從黃君汎遇之人以此多君族里事有不決皆
苦折以教言罔不翕然以服嘗請修家山祠舉黃忠臣葛魯女之祀
而排聖裔之冒正義凜然以易就授諸生多所成就江子其一也著
易見樂錄故聞而出獨見所為詩文有壁屋顯榮藏于家有司密微
終邑來刪述垂成乃復欲為諸顯告君遂焚其草晚乃究心家山之
學惜乎天下慨平未見其至也君生成化某年月日卒于嘉靖某年
月日繼取唐氏生男二人長某未娶而卒幼即文豹取某氏女子一
人適苦竹吳別駕之子某孫三人並期以某年月日塋地在淳源鳳

五十二

山之在其向長君生卜也銘曰

嗟乎孔哉也數奇卒以文遺誰銘可稽孤也其皇之

有士胡廷重暨配車氏墓志銘

子伯兄筆山與胡君廷重同序煩贅其為人廷重嘗為其宗子和求
婚伯兄聞其類異將許之而胡君尋卒除年伯兄亦終夜予見和德
器溫雅竟以先兄之子妻之是歲月日和碑車氏卒嗣三月余姪女
亦夭亡予泣然悲焉又再除年和斬焉長經詣庭泣請曰和實不德
垂鑒夫伯兄人嘗望而弗吉遂殯于祖塋之側今先地復棄肯卜以
是冬月日即其地啓而合塋焉敢已銘于幽宮先考妣死且不枉於
予余方傷其多艱難疾其何忍辭按胡之先汝唐同先中有兄弟諱

滿徽者來自燕薊卜居臨川之白竹雖後徙柘湖遂世家焉歷年數
百五傳下之族也君諱廷重其字別號靜庵字諱銘妣某氏君幼
而孤以兄崇尚虛無頗慶先業是懼難口勤經史而時兼綜理卒以
克家凡七校棘闈下偶嘉靖辛卯且貢其冬月日竟以風疾卒君素
修行謹重然諾坦易與物無忤族兄子如子為柘基築室以安之凡
宗族以稱貸窘迫皆不責其償御黨服其信義乃不獲一試君子惜
之初君艱嗣以車力勸納鄧氏為副室生伯子科仲棋季標車亦復
生和人以爲樛木之應君雖子晚絕無姑息之愛稍長擇師傳之而
躬課尤嚴疾革以疾暗室遺命聯日視諸子曰某也遂化而腹車馮
之慟曰夫君忠諸子不立耶妾當誨之兒曾亦當自勵也乃瞑於是

五十三

車益戰內治躬服素儉力訖諸子以成君志有好博奕者輒厲罵之
曰而忘而父日不瞑耶或繼之痛哭以感悟之嘉靖癸卯和舉于鄉
車喜且悲申戒以夫子之教其溫惠天成事其姑與其夫子未嘗失
色雖侍妾婢無疾客族隣有告之者食而給之粟蓋稱其孝順慈惠
皆無聞焉君生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七車生某年月日享年七十
有四女子一適進賢趙某孫男七女三科發某氏生子溶女許余侄
孫文谷炳棋娶某氏生湯清女許劉愈憲之孫和生淑女京玉標發
豐城某氏墓在邑北某山首支趾已從祖兆也銘曰
禮德詳刊以道厥嗣含章力紆以代有終同銘以昭懿合塋以循
周公之制

陝西提學副使介章公墓誌銘

嘉靖二十年冬介章先生章公棄陝西提學副使冠歸臨川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一將葬其執友陳某以其子之請論其行世之要而可知者以銘其墓維章之先自太公五代時有居泉州曰仔鈞者為建州刺史居浦城與夫人陳氏有全城功廟食于浦用昌厥後玄孫得家宋慶曆間封鄆國公諡文簡其後或徙淳安蘭谿或徙臨川居游頓有曰又新者登文山榜進士為主簿其後日微然鄰閭相沿咸稱章主簿家至君而始復顯君生某年月日諱某字汝明號介菴曾祖曰貴齊祖曰大楷考號無知翁曰效英豪官樂施下事家人產業卒以君貴贈監察御史加贈兵部郎中妣

五

舒氏加贈宜人若幼穎異下群雖長治舉業為諸生然志以古賢豪自待早失怙恃家甚貧而苦節孝行恭其兄而友其弟帶甚病極憐下知經術剽竊為詞藻耳故博學稽思期以致用旁覽釋典其大意謂荆國山谷元城東坡皆能經生死利達者多得諸此嘉清改元以詩魁鄉薦明年舉進士出身選試山東道監察御史久之實按累疏論時政劾長吏即卓然有直聲然若猶往往追悔以為遲時沽名謀國之忠未純也四年巡數四川貴州軍餉事竣東還得告八月即其家起督直隸學政君既拜

簡命益自淬濯以三師道不作樹桃李念先德行而後文藝以進退之士一無所阿何士習為之一變於是聲聞日弘十年廷議夫子王祀

君以秦漢末王其臣諱之不可出為福建一寧府推官得諫諫大夫入墓四載稍遷松江府同知福良威行二部人至今稱之十五年入為南京職方員外郎尋遷武庫郎中十七年改考功郎中司南京考察御史怙勢貪殘張甚旨黜之遂倚特幸誣奏欲中公以報怨而公論方偉君不可奪乃寢十九年冬得陝西之命君嘆曰吾老不能隨行折腰仰面以事人且必重得職雅不欲就其兄固強之乃勉一行期蒞任後即從初志及秋會北虜深入山西君當署潼關兵備憤然曰誰不可去也即出語城堡整甲兵日忘其勞為戰守備及冬寇退而代者至乃以疾白兩臺以聞即日携幣出關吏部移文留之不取率執有卿君皆因州為民二十四年

六

思諸始復冠帶當路交薦卒亦不用君性澹泊又以親下逮養平居食不重味恒以儉素飭其子居鄉嚴謹人不敢干以私至關國風民利未嘗下割言竭九生平不習家事而手不釋卷其為詩文如鍊珠璣鑿自成一家所著有學庸口義隨筆瑣言華札共若干卷特口義梓耳君懲近時講學之弊不輕講授卒之前一月東歸鄒子來會同聲畢集君抱疾周還商議累日誼悟性情盡消夙解欣然以為道合也君疾革余入視之見其神氣下邈非得於素昔達耶君再取皆黃氏贈封皆宜人副室蔣氏子三長會隆蔣出也取車氏次繼隆後黃出也取湯氏皆為郡學生幼夢隆湯出也聘某學庶事三陽之女梧州太守哲之孫也女二人其婿為某宗孫男二人葬地在赤岡冲雲巖

寺之初公卧病夢乘輿之西津有異僧逆之通問如是者三卒後
寺廢明年正月歲郡丘山陳公躬相其山使買以葬其家以協夢故
從之又明年二月乃克塋其向茲其日卒未銘曰

世慕介以盛而君以宇泰世講禪以外而君入縣縣世嘗書以廷
而君且為通儒繁而夢之符茲茲中雲之煙匯墓之諫尚厥有遺
書

始遷祖廟香鼎銘乙卯

恒一我祖來自宛陵四位下庭芳謙弗拾遷宅茲以興福施孫曾不
遷廟成世音嘗肅明德惟馨銘茲鼎以昭示雲初尚夙夜兢惟祖
德是承

郡學生吳君時輝墓志銘

草廬吳公之學晚宗陸子後世尊之從祀孔廟徒以著述多之固淺
之知公也而復以仕元議罷又豈知孔子與季札管仲之義哉且元
視闕處公視札仲固俱有間矣季孫伯尚康訪卒以忠節著夫非公
之教歟有元日記和尊孔子葬論未至盡泯曾公之力也所居或曰
當華蓋臨川二山間公之未生也望氣者見二山氣交已逆知有賢
人出矣豈偶然哉時輝公九世孫也嘗謂余曰先祖將龍從祀吾
崇有自浙宦將歸曾喜一翁中服儼然期與俱還翌旦則公移主公
之神在天也為可証也時輝幼習靜重警敏不群遊撫御史大夫見
素林公作先賢後擇入郡庠不利尋告歸養終卒敬居喪毀瘠既除

猶服蔬食糖剛方樂善而惡惡甚嚴疾世之下體德而務遺財產者
可謂念厥祖矣考天相有撲寇功報典且下而卒妣王氏慈而知教
不務姑息故時輝類以有立配洪氏吏部員外郎鍾之女禮七八歲
以神童見

孝廟入翰林讀中秘書十八舉進士而得之擇也子一曰朝樞則為吾
壻時輝訓之甚嚴僑居郡城長下聽市遊責以世其家學而重屬於
余提未能有以成之也朝樞將卜塋於崇仁祖兆之偏來已銘予慨
草廬之道不著思闢其後重以婚姻能無而銘乎時輝名璽王在
某年月日卒在某年月日塋在某年月日女一未及笄銘曰
名賢猶高不隳其世銘石以磨泮後之人無替

行狀

先考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開府監配封宜人吳氏行狀代增吳
曾祖觀祖散和考溥此重氏

公諱亮字獻璧姓陳氏自號開府臨川人先世居寧國宣城
太祖取寧國高祖觀以民兵從分屬元帥金大鼎累克桐林池州江州
湖廣及臨吉諸郡復會大軍克滿漢子鄧陽乃授小旗鎮撫州數歲
遂以仲子敬和來代而歸老宣城是為公祖敬和公復從穎川張正
北冀南交東浙西學報苦二十餘年而後歸始卜築城南仁恭里開
塾延師以訓五子日與士大夫游誅以信義服于鄉人一言而紛爭
息人稱長者為叔子文學明經不就李子漢字孟淵靜修寡欲博學

前知辛前一月宴宗廟為列祀庶氏宋程密蒙公昌之言孫行年
也皆生四子而公居三子自幼靜重醇謹少學有用世之志以
志日廢業後使補方趙棟為仕階尋和之幡然棄去擇明師教諸子
以究其志先氣質而後文藝夙興夜寐以身先之慮之靜整不使妄
言交接居城市若山林焉長子九章蚤以學行為庠序後辭康侍養
公可之九川初三錄于學宮公難之及空同李公強之而後就既舉
進士則召之歸復達入山靜學三年而後命之行惟以忠君親賢和
泰友為訓故九川之立朝也得以直志為復得師天下大儒以與聞
斯學公資啓之公器度寬弘體貌豐粹溫恭寡言人望之知其為有
德者對賓客終日無惜容平坐與人未嘗藏怒宿怨事父母孝敬服

五元

荷有愉色婉容孟淵公憂公以目故過服涼劑壯未有子臨終念之
及諸子生公每抱哀痛至於忌日雖及乞猶垂涕洟兀弟和翁敦謀
五十始異居未有私畜勸訓相媛終身無間言勤儉以裕其家而隆
禮於賓客婚嫁曰先人之訓也教子孫甚嚴而御僕僕甚恕諸子或
調之則叱曰女下聞御下以克承我大祖則敬而後耀施及步郎類
全活者數十人而分財諸子則偏及姻族諸子下能與一辭曰吾
父母之黨下敢忘也弟通判君欲立祖祠以合族聚材未就而卒公
捐貲以成之而命九川終其業其族之貧者隨力賑恤而維持之終
身不厭配宜人吳氏又力相以義故公之德日大以卒吳金齡世祿
宋荆國之母黨也

厥壽羅而樂布陽歸陳終歲常操井臼若固有之制補不習而紛績
之役至老不釋飲食茶淡而酒漿醴醢之具則甚備系祀賓客之羞
非疾病必躬酌雖諸婦婢滿前不以委之其育諸子自提即如嚴
訓雖及強壯苟有過必叱辱之不少貸於其過連視之欲然其待諸
婦身示優刑莫不肅然敬服無有間言諸子有遠遊則立遣之惟九
川之復召也則固沮力行曰不欲以吾兒身命易富貴也公力喻以
義乃勉從之然每悔其留之不固及浮濱之震則頓安之待群下雖
視公為嚴然衣服飲食歡慰勞時加焉故僕婢雖甚畏懼而罔下懷忌
志卑慈恕之言每反復丁寧以訓諸子曰慎毋刻虐以損德德傷汝
家祚鄰族婚姻之續則薄矣而厚注有後其土田輒勸夫子讓之曰

辛

吾聞有千年世界無千歲人無以尺地構怨孽也鄰族之貧有死喪
尤樂周助積遺以廣公志故公宜人合德並福雖庸人孺子莫不知
敬沒則無賢不肖咸傷為嘉靖壬午以九川貴並拜

封命都察院憲賓有司以得公為先十餘年間都人有所觀化莫公生于

天順戊寅十一月十六日以嘉靖壬辰二月廿三日終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五宜人生于天順十一月初五日亦以壬辰正月二十九日
卒享年七十有二生男四女一九章執宜人之喪寢地中濕亦尋卒
娶故諭劉紅文次九章娶舉人楊謐女令俊通判君又次即九川歷
任禮部主客司郎中今為民先娶潘氏繼娶董氏今致仕大理卿寧
都壽甫君女也幼九思以春秋考補都學弟子公不達就遂棄業而

德先宜人一月卒娶訓導廖俊女適四川彭縣知縣金谿吳琬子
預孫男七長楊娶余氏次林聘禮科給事崇仁劉震女次棟聘許氏
次榮聘周氏次春聘合州知州張善女次懋次朱孫女四人長許嫁
柘湖縣學生胡桂之子相次許嫁流坊黃國紀又次許嫁府學生吳
朝煥幼許嫁翰林編修安福鄒守益之子善皆公宜人所及見也九
川卜得地于臨川某山之陽率梧等將以是冬月日奉公宜人柩合
葬敢述行實大略以乞銘于命世君子俟採擇焉

歐陽淳夫墓志銘

明水子遊白鹿得彭澤歐陽子一敬茂齡悅志敏慧而溫慈予甚喜
焉又明年己酉歐陽子舉于鄉數有書來問難欲造余庭卒業而輒

六

不償約今秋忽至叩其所得雖無友朋之助而獨立不變確然有定
守矣因與究論先師格物致知宗旨躍然受之翼日易服以請曰亡
祖與祖妣皆老相繼棄世將歸先室惟慙行下章罪在不宥茲以父
命敢奉狀于有道之門惟先生哀而賜之銘亡祖妣死且下朽嗚呼
予尚可辭乎哉按狀君諱耀山字子靜別號淳夫先世有公奕者宋
天聖中知江州有七子遂播彭澤為七莊世稱七莊歐陽氏桐木莊
有諱尚誠者以兵從

聖祖汪偽漢班師小孤復建

御膳餉軍士賜秩券銀碗俾至平縣是為君六世祖五傳至君俱有
隱德君八歲失恃友受天性長下務私殖考朝廷因命理兩漳莊遂

與配劉君之宸祿之愛育也軍來亂掠其費皆奉平晨罪所免君令
還重器而已且感諭之終身愧服民有誼望莊地事敗以二布為賦
君憂然曰汝宜鑒吾風水邪遂遷而遷之性恬朴自守不至城市縣
戒都飲賓曰吾惟甘分田野不犯有司此遠人之細行耳何得辱此
盛典惟父母年老夫婦相率歸養而劉尤謹婦道飲饌必親之漫思
侍者俾善承事為高替兒登貧家女與一寡婦師之甚嚴使下敢制
其夫而縱其身得姑道為性溫惠然粹有歸焉適風尤好周恤鄰里
享年俱七十有一君生于戊辰丁未年 月十九日卒于嘉靖丁巳
十二月一日劉憂泣下已越十九日亦卒上亦以丁未七月十二日
是冬將合葬于岡濠莊之後子四長舒發舉氏次尚發李氏次化發

三

江氏繼唐氏李曜娶劉氏孫六郎一敬發宋氏次某二孫女二曾孫
男女俱二葬期在十一月十九日其向于銘曰

古有隱龍寶惟龐公不入城府行義山中百世之下君振其風嘉
偶曰劉齊隱並福生死岡平台處娶王章之以銘求先岡濠之曲

童訓童傳

董蒙者樂安流坑里人御史君特望子也自號訥菴幼孤稍長即卓然自樹弘度有容與物無劇刃尊賢樂善費不逮中人而好施予嘗脩家廟立約亭造未濟橋以利漸進人為其義性嗜酒多而不亂里中有幼孤者三皆坦夷脫俗與蒙莫逆遂為四子童歲時以酒食相娛及二子燧煥長即約三子節飲一以教子為事竭力隆師歲久不吝策妙文未豐劉森者白沙陳憲章門人也謂蒙雖未開學而志行多暗合道推敬重之每相過必留語經月初吉中諧儒祭酒鄧守齋

六三

尚書歐陽德森約家食特與森俱講陽明先生之學于青原金輪諸山策皆命二子往從之鄉人浮議下恤也其妻王亦善體策意每行則議權立具燧既賓興澤宮數下第適歐陽為南雍司業異時安豐王艮亦講斯學于東海之濱燧因先後注就學子留久之鄉人每誇曰燧死矣王聞輒驚仆策皆疑然色殊不動曰天必不道天吾兒也無何燧還乃嘆曰今商遊者輒教哉忘返未聞有誇之者吾兒講學于外動不踰歲而每得死誇何俗之偷耶蓋屬二子為學曰母辛為偷俗笑後命燧曰爾再試不第當就官庶吾及見而行其學燧卒不遇謁送亦復不得乃適歸而策已遯疾則又喜曰此天所以福我也吾則父子幾不相見矣疾歲餘未嘗一日下櫛盥端坐卒前五日乃

靜臥家事一不適疾革燧問曰尚聞外有何聲乎時氣甚微猶答曰大風起遂不復言寢而化春秋七十有二燧後為松江令今遷戴建寧郡所至聲藉甚人不多燧能而多策之善教燧亦貢且遂而中議禍以卒孫六皆務學遊庠序者三論曰昔參母知其子不殺人信人事也然告者三亦投杼矣策知其子不野死信天道也誘屢至而卒不動非其素有合於神明者耶卒成其子為賢士大夫可謂植德隱君子矣余善童生兄弟故得備論之

茅仙君傳

茅仙君者西漢時人不知其名有巢氏之苗裔也自巢支庶土著者

三四

或為茅氏世以儉朴聞唐氏下之有曰茨者終年不翦能驅風雨嘗佐堯以仁覆天下諸侯皆仰戴之封于荆雲夢之間世食沃土有子曰蒼生而三蒼清淨能通鬼神禹治水至荆齊居茅帝貴以神佐物邑得之命代稱祠有功江漢既道遂載青俱歸告厥成功是乃錫禹玄圭為讓于蒼帝復賜蒼玄圭使佐伯夷與三禮世其官乃定荆州歲貢茅氏一人時詔凡封建諸侯則分命之為卿掌其國之祭祀故茅氏之族遍天下至商周猶盛世不失官周初茅氏為大宗伯之屬宅氏佐是時天下稱泰茅氏有賢曰茹與弟二人皆有龍德靈貢王疾王乃命二人輔相天宮地宮而以其一兼太卜太巫之職齊茅氏有神女生有文在手曰黃莊公夫人取子之宮中嫁為衛莊公夫

人是為莊姜下見答于莊公莊姜孫于宮郊齊說浴種感水土之精而望彌月生子衛人神之莊公顯以為下祥弗子乃別封之春土曰是植稟母稟^其俾原母姓為女華氏其子孫遂為衛人昭王時荆楚疆大屢歲不貢茅氏齊桓公率九國之師伐楚責之楚服復貢如初至秦茅氏始失職亡其室而女華氏始替代有仙術十數世至仙君乃南遊吳越入名山^海鍊容極伏苓於烟霧間得祖亡至寶之曰神物固當終顯母以自隨道成乃出遊人間以度人為行亦修辭著滌滌約身有度而或時充祖下飾好書能務博采尤嗜玄酒飲酣淋漓輒濡鼻掃素若畫卦草玄然及就縣而玩之文字奇古精妙入神下教言而意象足王公大人爭延之離宮別殿賦詩尚之皆謝不行惟高人

建士格飲于石山^海地竹亭草閣之間時往留述人一見其類莫不仰慕其風神漢末知曹操有墓志而頗好文欲因而說之乃說名書拉其侶左慈思操一見握手稱意然不能用其言慈欲變現化之乃故驛諫操果怒趨殺慈、遁入羊群呼之百羊皆應操莫知所殺命烹一巨釜盡拔其毛而管束之以遺仙君曰還吾侶仙君嘆曰慈、妄說耶他日亦當以文顯乃受而藏之遂去之隱迹武夷山又數百年至南宋而蒼顏如故聞紫陽真人慕道有氣魄亦入山結廬乃出與之游數既文字語之紫陽頗藉以聞名然卒不悟其意久之乃曰是一博儒耳未足語此復去之莫知所終自秦誅滅諸侯即豫天下諸茅氏漢國皆皆散浪無聞惟青嶠高世處故封首至今繁衍間有三

青云

大史氏曰昔帝舜重脩晉文辭奇今青亦三晉種傳後代神明之貴異哉女華厥初與簡以姜嫄同類仙聖之降異凡所從來久矣仙君欲竊操謀以安海內及點化紫陽皆不剛志大道信難行哉

詩可傳

詩可傳樂安人李姓與生名年十六七志氣雄飛蓬蓬其口藉如眼嘴如子樂如欲食則仆卧于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盡地作矣始達其意然頗能詩昔董侍郎時望未第時在郡會中而巧至愈令獻董詩乃首肯之須臾就中云鵬鵬直助霄漢明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為霖手莫違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飲使養于官辭以老母在遂

為述其事嘗讀莊子序文離于興事世咸其寓言耳今觀詩謂無若而人語然疏鼓英播精可食十人而又特受上粟三鍾薪十束子與能道其縣解而又有莫逆三人者先後之今李筑然行乞于市以養其母又苦暗啞即有乘虎與神馬之志孰宣其意哉其不幸視二子尤可悲矣夫駘有尊足者存藉未嘗盲於其心彼皆托文以傳焉形支離而穿其心間而無事將不與杞梨諸子同遊方之外哉即用其餘以稽詩其為藉無難矣故傳之以風江蘇其心乞墻施一者世且以為色言乎

禮述

格物考卷五

萬物皆備於我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反身而誠由成
萬物而不遺者也強恕而行求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故至誠則
盡人物之性矣謹獨以誠之則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矣恕也者如
心之謂也如其心者致知也夫玉性感動萬物形而善惡分而未嘗
不知皆是誠之不可掩體物而不可遺者也故即其物而格之去其
以懷於其心是致知以誠其意也故良知者帝降之則萬物之所止
焉者也故格物者強知其心而物各付物矣是故恕也皆天下之達

道可終身行之者也故以求乎子臣弟友者事其父兄君長交其國
人而所惡無以交之則如其心而止於孝弟忠信矣止於孝弟忠信
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止其所而明明德於天下矣故曰誠
者合內外之道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故新民者明德之
實也格物者新民之功也致知者格物之則也外家國天下以得其
身是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修其孝弟忠信也外良知以格物是
棄理以為方欲盡輕重長短之變而棄其權度也其不可也明矣世
顧溺舊習而不信其心是聽人之言為傳而惑其足之不類也

書董香莊卷

後峰既為董生仁題香莊卷東洲子詳其事以示余、謂董生行其

人而格物
成而為
人將格
主事

術於京省十數年及己卯之事乃大章其業室於天監

明君不投之德故昇之以諸諸臣肥余固甚與董生也余當扶持年少
體羸寡獨危之既而膏肓者又強余下之滿漢入而嘔而盜焉矣繼
同年馬子伯清為余治膏肓之瘡亦獨忽而收拔之劑痛不可勝下
絕呻吟者凡七日夜乃從東洲子逆董生入而視之語安易之膏除
而痛定越數日赴拜之而生下言功余固甚與董生也今天下之民
百苦千憂皆皆甚苦甚苦何可言耶董之告下重嘔下之亦鮮矣而况
於膏之耶而况於調其元而治其本耶縱有稍致瘳瘳而下動聲色
下自矜能者益寡矣余重有感於董生也夫仁人心也於時為草木
華於春皆江北莫先於李侯也首仁術所先施也字董生以心甫而

綱之以香莊後峰之期之也遠矣生其思盡吸養至余固重有望於
董生也

書天台先生卷

天命之性無聲無臭此粹至善而萬化出焉所謂中也故曰天下之
大幸夫為有所倚免牽以乘九執乎此而已其在文王下誠下知順
帝之則孔子直繼文王蓋空、如也故曰文王既沒文王在茲乎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賴氏之學空治庶幾孔氏者也後世主聞見而
性學亡矣濂溪語作聖之要曰無欲明道以大公順應明聖人之常
則可謂反本者矣後之學聖者舍是又安所取衷哉

書香莊先生卷

吳子河其持其父師命恒之訓以請益余曰恒心也孟子曰大人
皆不失其赤子之心皆也赤子之心亘萬古而不變所謂恒心也是
即天地之心也萬物之情也大人與天地合德萬物同體非有增於
其初也不失其本然而已可增則不可謂之恒矣故曰成性存道
義之門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而夫人亡焉何居曰不可得而亡也
可亡則不可謂之恒矣然而曰亡之皆欲敵之若亡其故志於存則
存固有之本自若也志於寡欲則欲寡其有不存焉者亦寡矣存
之道奈何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閑邪存誠之功也欲習乘之正
唯功之不能恒耳然則去欲奈何曰欲無根皆緣妄作覺妄即滅
妄滅無餘非戒慎心熟覺誠滅雖然覺妄有睹顯覺有聞不睹不聞
戒懼天行肅然寂然其中有毫應萬變而無生滅也其有存也耶其
有照也耶而何患其不恒耶書其卷以復之行請實於東洲清湖龍
溪也

送王南皋別駕考蹟詞有引

伏以半刺清流宜英儒之羽翼三期報政上仙履于星辰部采休風
國懸殊典恭惟

大別駕南皋王大人先生湛澤軼才台輔偉器判經綽藻風宣

天府之賢湛道淳英壯淑江門之教導奉端察之機別乘載道之車授
佩刀以基台衡休屏星而照臨汝威儀可則政事有經志在作人善
則歸長百姓固為忠之化一身懸雲漢之章髦士向風執勞頌郵校

之下毀齊民寺增雅宜歌魯頌之維新詔董子於故都章陸氏于茲
土風聲既樹教思無窮而故章經實補收于并漢春敷童冠長誦誅
千榮陰結德運牛車將更奏陽城之政而霜飛驥足不少俗龍統之
才千挺出祖於東郭車服將庸於

北關應情莫寫轍徒殷何以踐之饒益酌麻深之水我之懷英南口流
岷首之碑輒綴荒詞敢膺仁贈詞曰

四山橫嶺正日麗文昌雲飛華蓋巖巖開遠龍光照來風卷仙郎征
旆江流柳外清陰鵲帶花前空翠誰知道分乳燕流鶯共鳴道愛
英蓮休浪流野史民風葵鼎選堪載章漳駒蟠扶搖翼馭崇微天路
方泰夏木專靈影重離亭誦音聲思吾遠接首處霽月玉峰高風

神如繪

賀吳執齋太尹嘉獎

古調喜遠登

寒曉啓曙報瑞雪南飛雪雲東度問訊鶴書聲榮榮龍劍雙鳥飛來何
莫日指羅窗浮烟風卷長林輕霧香歸也淑氣轉琴桃花十樹延
許問文昌東去桑麻謳歌聲載路山城吐月臺嶽飛霜遠報五雲深
處千秋單父風流百里潘郎意緒從君寄况長空儘想異雲雲扶搖
堪駭

杏莊說

古調喜遠登

別駕王南皋先生數為余言其友沈壽祥翁友之行壯不繼至鄉黨
贊之以共藉於醫也獨取杏莊詩歌之宜謂其制行古而取名廉耶

古者道行於天下百工庶民皆不失其恒性各情其能以共成天下之務焉取舍榮卑其間哉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而善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玉醫夫於友非所謂恒遠耶其謂君子不為小道猶曰無為小人焉云爾而訓皆以醫卜當之豈聖賢意哉漢初去古未遠李主嚴遵之徒於卜於醫此道猶有存者儒者固早之或以為隱則是百工庶人固當不全其恒性耶嗟夫士君子不知博與之學術一行以為奇而出於工藝又欲悅而尊之是率天下而賊人性也豈豈非以學毒天下哉然則南昇之取杏莊也其亦猶存古之道夫自道之下明也醫學失傳世儒始妄竊聞微以偏見臆說經述之書以惑天下一言護吾人悵然其知所之非爵祿不入於心如

二

沈君者神而明之則炎帝仁天下之術絕矣余固懼其不神於醫而杏莊之召召也敢復以為康乎今夫君子之仕也以濟人也然不得其道則民瘼未之有康也昔者毒之以達其體即有善者地則限之若良醫執砭劑以起沉痾群命寄焉固莫之限也位卑而功高居約而施博以此視彼孰得失多少哉其於仕也優矣而取津也康則若奉之否是已華林在彭蠡之濱去沈君之居未遠也誠慕奉之風一訪遺蹟而探其藥乎將遊廬阜而問醫焉當復盡其說

天命之謂性全章講語

子思子憂性學之下明於天下故作中庸以發明之這是首章指出人之本性使人知本源則學問始有頭腦蓋謂天下之言性者多矣

皆以氣質作性看了却不知何者是性蓋天命乃謂之性天之命於穆不已人受之以生即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此盡明之理包括宇宙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天得之而為命人得之而為性只是一箇故知性則知天矣盡性便至命矣這性至盛至神萬物咸備率而行之便是道率此性以事親便是孝率此性以事兄便是義便是順帝之則不容如毫末於其間而仁義不可勝用所謂成性存道義之門也是故性即是道外性即無道矣率性即是後而自誠明謂之性之者也天生以後或為氣拘物蔽本性未能昭明須脩為此道以復其初方得昭合則謂之教既謂之脩則以道為準則教法於天故道即是教外道則無教矣即是後而脩道以仁日

三

明誠謂之教誠之者也夫率性皆固不容言矣脩道者亦果何如而用功耶蓋道是天命之性體物而不可遺無一息而不存吾身上發見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也設使可離即是外物非吾天性之道矣夫性之不可須臾離如此所以脩道者直從性上用功戒德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是直合本原便是須臾無間的工夫蓋天命之性無聲無臭明而視之不可得而見聞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書所謂道心惟微是也於此下暗下聞上戒懼恐懼便是無所不恐懼才精才一即氣質下能格物欲下能蔽更無走作滲漏矣此便是事天畏命的學問然既曰不睹不聞矣却如何在此處下手用功蓋此性雖至

隱至微然一點良知炯然真明赫然若上帝之臨照乎若日月之照一念之萌即萬目所視不能見萬手所指不能即而吾獨知之雖為不善首而此性之明有不容息者亦自是於其志故言天下之見莫有見於隱者言天下之顯莫有顯於微者是所謂天之明命誠之不可掩者所以君子必於此獨知之地致戒懼焉不使有一毫之欺即是誠之、功便是顯誠天之明命蓋因其明處修之方有依據準則乃所謂自明而誠乃所謂道即是教舍此則無致力無所取衷矣君子修道之功若是乎無間則性復矣故指其喜怒哀樂之本體而言終日感應而寂然未發廓然無倚則謂之中指其喜怒哀樂之發而皆中天然之則時措曲當各得其所以無所乖戾則謂之和是中也

七三

至虛至一而萬象森然已具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是謂天下之大本即是天命之性是和也達之天下無不同推之古今無不準是謂天下之達道即是率性之道是天下之道不外於吾之性、不越於天之命故君子致其中和便是盡性至命便是立人極人極即是太極乃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所謂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皆由此運化吾能立極是為天地立心萬物立命則天地實自此位萬物實自此育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便是後而和天地之化育聖人之道洋、發育萬物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曲成萬物而不遺此修道之樞功與至誠一也致中和之致即大學致知之致致化之致盡性之盡乃不息之意也後儒不知性命之原只

從軀殼上起意見從知識上去推測從功業上去比擬焉能與於位育之學哉中庸於開卷推出本體非是要其功效子思正是吃緊為人處使人知本性元來如此廣大原與天地合德萬物一體及至致所蔽自私自小不免與虫魚並活草木同腐不亦惻然可憐哉高明之士聞子思之本旨當於此處惕然有深省大悟者矣

知及之全章講語

這章書是夫子示人以全體盛德之學應學者之墮於偏見盡於小成以自衰其道也乃教萬世無窮之心請將夫子之意敷衍說明如何說知及之仁下能守之却以先知後行分作兩截了蓋仁知性之德也性無內外無先後指其覺悟而言謂之知指其存守而言謂之

七四

仁斯道昭然非有隱也自夫拘於義稟者終身日用而不能知格於見聞者役志外索而不得見故知足以及此皆鮮矣今有體道君子豁然開悟如夢之覺下涉意象的然有見夫本心即道不由外襟原與天地同體下客人為是其知足以及此則道固即此而在斯能得之得之斯謂之德矣然所貴乎知者謂其知斯而弗去也苟非緝熙罔執以恒其德則亦不能常明常覺知之所及者旋復障蔽昏塞是謂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復失之不能有謂己矣此擇乎中庸得一善而不能期月守者之所以不得為知日月至為者之所以卒達於仁也所謂仁守者非知之外別有所為仁也即是知及之恒久貞固處知足以及此矣仁足以守此矣然惟聖同念作往外貌斯須不莊不

設則健易之心入之矣吾有慢易之心則人亦將以慢易之心應之故無莊敬之容以臨事物則民不加敬夫莊而民不敬君子猶當自反其仁而況於下莊以感之導道而行者容寧半望而廢耶夫能知及仁守矣而容有不莊者何哉蓋高明由悟而入者視世之衆恭色莊者既入于偽視夫交情夾持者又失之文自倚其本心之精明灑落恥屑容儀節文之謹客或不免於疎漏耽畧自以爲無累於大德若是者尚亦未忘見解不免於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行此狂者之所以常見大意矜次怙然而行或不掩焉中行之所以精一而學下厭也故守道者終身嚴然對越上帝惴惴積中而赫咄發外體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吾仁也自居處以達于執事

之五

與人無不莊是故情慢之義不設於身體無東家無小大無敢慢非欲民之敬也所以精吾之仁也夫然後民瞻其顏色而不生慢易焉所謂莊莊者非仁之外有莊以益之也即是仁守之精密周遍處夫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莊之既盡美矣使不能動容周旋中禮則窮恭而未安速而下化能使民敬而下能使民化未盡善也故君子必篤恭而無爲忘敬而無下敬是謂日新之盛德也張圖屬喜怒言笑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不貳毫修爲防檢而從容中道樂天知化方是和精仁熟德之盛也非至誠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此帝堯之所以允恭安一戒湯之所以聖敬日濟文王之所以誨熙敬止動以禮非莊之外復有所爲禮也即是莊莊之純熟安化

處天知足以及此而日新上達猶有不容己者如此況夫學術之時道其知不足稱者又安可不猛省力求以歸于極耶夫子此言吾儕聞之當惕然相與奮發以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以盡其性可不負夫子喫緊爲人之心下然入耳出口正是悔聖人之言是又興於不學之甚者也吾儕盡亦知所自擇哉

交鄰國全章講語

昔齊宣王業已僭稱王號下能結洛伯業旋欲與秦楚諸大國爭雄兵而驟薛諸小國又皆攜貳而不服焉當時謀臣所以修好締交皆大抵爲攻守之備而實無道以親睦之故不旋踵而背盟反背轉相侵伐知術亦於是乎窮矣故問於孟子曰交鄰國有道乎意其列有

之六

長策以運其爭雄之心也孟子以王道正對之曰直夫匹夫之交鄰也莫不有道而況千乘之國乎然惟仁智皆爲能盡之何也鄰國有大小也自夫心之有我者或能勉力以事大亦出於誠威而懼必不能忘其大以事小也惟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鄰國之民下獲其所歸吾民之下獲也視其君之能仁其民也猶吾之仁之也泰然不復知小大之迹惟欲感而化之使同歸于仁故能致敬盡禮以事小猶其事大也古之人有行之首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湯非弱於葛而昆夷非有加于文王也湯文亦欲自建其一體之仁耳夫小者且能事之而況於大國乎後儒不知仁者之心無以明孟子之旨遂易事爲空若曰吾撫字之正是自尊大而小視之便

有許言計形迹即有恩禮之如與仁者之心已懸隔矣又自夫心之有蔽皆言之或能假仁恤小以市恩然極欲抗而自高不能安分自卑以事大惟知皆洞見事幾知天下勢而已矣惟知大之當事而荷之當為沒下沒見彼之無道而恃吾之能內洽也傾心盡禮不愛其珠玉皮幣而謹其朝聘之常是能以小事大古之人有行之者大王事櫛鬻句踐事吳是也夫度德論才櫛鬻宜賢於大王句踐宜下智於吳哉波誠見強弱之勢固以和自全則皆以保其宗社耳夫犬羊醜類如櫛鬻封豕長蛇如吳且能事之而况宗冠禮義之大國乎由此觀之以大事者非勉強所能至是乃曲成萬物而不遺心普萬物而無心天命在我熈然如化工之育物本無自卑自屈之心此樂

二

天者也聖人之常也以小事大皆約見強弱小大之勢莫非天命禮有所在而不容不盡不恤人之譏我以弱也命有所制而不敢違非畏其勢之足以加我也此畏天者也賢人之事也樂天者至誠動物而無遠弗届仁聲洋溢旁達四國而施及蠻貊與之天下固足以綿無疆之休而有一國將為致於天下矣是保天下之道也畏天者節制謹度秉禮修政內無可乘之釁而外無格尤之端鄰國雖有強暴不敢加兵焉是保國之道也是二者雖有大小之差然皆交鄰之善道王請擇於斯二者必居一焉宣王聞孟子之言足以開其本心非不悅也然其素志在於急近功而愛小利欲收旦夕之效固將以孟子之對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於是歎曰大哉言乎然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恐不能進於是問者夫惟好勇也固欲得志於諸侯而不能卑遜以下人非但不能事小雖事大亦不能降伏吾好勇之心也而又何能俟他日之保天下耶夫子其別有以教寡人乎孟子復將順其意以引之於當道以為勇美德也而王顧以為疾何耶王但請無好小勇耳夫無劼疾視曰彼為敢當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之所好得無類是歟夫以千乘之而好匹夫之勇臣固為王鄙之而况王本心之明其以為疾也宜矣王請大之當自知其美而信非疾也吾嘗見大勇於文武矣請稽其實為王終言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爲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夫惟文王以對天下為心故怒皆天怒肅將天威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

六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電龍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夫惟武王以相上帝綏四方為心怒無私怒以仁者之勇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仲虺稱湯曰天乃錫王勇智秉正萬邦禮曰軍旅皆弑肯先王之所以師怒也此之謂也夫勇一也文武以安天下之民而或不免為匹夫之憤則所用之異耳非勇之罪也今王誠能宗師文武亦以對天下綏四方為心下輕用其勇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民之懷悍於虐政未育甚於此時者也皆思極已於水火之中而解其倒懸鄰國之民歸之若水之就下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固將朝奉楚而繼四夷以遠王之大威下但能修好鄰國而已而王奚以好勇

為疾哉夫湯文之事疑於仁而然能勝其有我之私而無迹即天下之大勇也至於湯誅葛而有天下文王就昆夷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所謂仁者之勇樂天者保天下此尤彰明較著者也孟子因宣王之好而以此開導之可謂納約自牖者矣惜其拙於功利之習卒不能勝姑負了孟子許多氣力重貽千古之慨豈惟宣王君臣然哉後世伯習日深學士大夫固有溺於其中而不自覺者非豪傑之士盡洗功利之習心亦孰能與天德王道之學哉毋徒為齊宣惜也

詳敘別王詩相語

嘉靖甲辰王生序相語

竊輸全助邊其冬十月將上春言入大學次舟臨湖之屋入別于明水

子曰鄭自至教便即斯段深惟下才是愧茲別也先生其何以申教之色稱其辭明水子猶然笑之曰而何愧乎哉夫非謂其進不以科目耶君子恥處之下立仰愧于天耳而顧他是愧焉可謂耻非其耻矣且子誠志於科目固懸以相待也則亦惟患業之不精耳行先達有圭峰羅公首由此冠都舉累九卿以文學顯子獨不聞乎然此猶語得喪也古有卜式皆由此被召至三公為漢名臣由其初志雖終收上林可也而彼亦著義於後世顧所自樹何如耳且夫程文全舉雖清濁不同其為發身之易拘則一而已誠得士焉均國家之利也苟非其人其為民傷國憂又何別哉而彼售無用之技以易高爵厚祿乃不若金粟儲實利民用而取償於國者復早以薄厥罪猶有易

讀省世顧榮辱而低昂之使由斯途者若自泥於泥終身下復可以自拔豈非徇名忘實之患耶雖然此猶比物醜類絮短長耳若夫良貴天爵自途人至於王公一也能自致之則吾楚不足為富軒冕不足為貴而又何暇等差之哉是故登遷行之科踏神聖之位亦存乎其入耳今少湖徐子明聖人之學為天下宗師子得進居化育之下而親炙之猶魚之脫汚漬而振鬣鬣于江海也其為慶也大矣豈獨無愧乎哉然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非雨露之滋爾殊也因其才為耳得有淺深識有大小其繫於人乎哉子之進文四方之士同游皆其以吾言告之當必有躍然而興者矣於是王生起而再拜請以書諸紳送次其語授之明日遂行

類淵問仁講章己酉晚臺開講

這章書是孔類授受的公案便是聖學嫡宗世儒注、看得粗了今與諸君一發明之亦千古一快也何以言之其他門弟子問仁夫子只告以未仁之友與為仁之實使之修行持守自能漸悟類子平時固已潛心體遵但求之玄妙若夢之聞而不得故夫子於其問仁告以克己復禮為仁直指仁體昭示實際授之以上乘心法蓋以類子精神力量到此非仲子以下所及故也何謂仁體蓋仁即道心也是箇渾然包貫宇宙覆載萬物的本體其榮然而有條理便是禮即是天命故謂之天理這箇心體元與天地同體只為私了這形骸便開隔與天地不相知若能克得那私然無我便復了這箇榮然天理

便無間隔作舊渾然與天地萬物一體便是仁這克己如武王克商之克一戎衣而天下定若今日同一州明日各一縣即非克之謂矣然仁之本體元是如此無有階級不由積累若夫豪傑之士但於一日之間能克己復禮便見天地之心洞然八荒皆在我闢天下皆歸于吾仁覆載之中不待制至矣故曰一日曰天下歸仁其他門弟子雖知爲仁之方亦須使之親師取友就正有道夾輔相觀用許多切磋漸摩工夫方可漸次成就這無我復仁的工夫直須提出自家那點剛明主宰的精神有箇機括在手當下新開徹底一了百當更靠師友補助不得故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便是孔門一箇頓教不然夫人皆知爲學在己不繫於人何況顏子却須如此說夫子

這破言語如許廣大神速顏子皆信得及大段見得仁體如此洞然無疑但謂有我之私都從那榮然處潛萌謀出便非一端要討箇着落這才了當得也故直請問其曰夫子却直指點出那箇真機與他下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之所著大約不出四端克的工夫只在一處看此教語只若平常子細玩味方見中間含蓄多少精深意義惟顏子到這裏聲入心通言下透悟直下承當得透故曰請事斯語便傳了這心法真是發孔子之蘊如時雨之化使人又將斯語首得轉紐俱在言動視聽上說工夫非但不傳顏子精義并文義亦未理會明白夫謂非禮勿視聽言動皆非謂非禮之

再非禮之聽勿視如此即非禮已視聽矣如何是非禮勿視聽言動的意蓋非禮下自外來吾心有一毫從軀殼上起見便是非禮便是已即是人心這一念非禮之前下爲視便爲聽下爲聽便爲言動那本體的靈明未嘗不知就在這前動未形寂然無聲臭處消化成於視聽勿達於言動才謂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玩其工夫常是箇視於無形方能非禮勿聽聽於無聲方能非禮勿聽常是箇不言而信方能非禮勿言下動而敬方能非禮勿動總在那點真機上消息這方是克己的精神力量纔能復禮方是下達復無祇悔元吉可與幾矣若在這視聽言動上去下亦祇予顏子請事斯語說得吾主方才灼見仁體立得人極故有曾子之嘆其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討

我以禮正是說此非禮勿視聽言動說得傳示萬世如曾子以忠恕說一貫也蓋吾心變化錯然處便謂之文在吾心變化端倪上用工夫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精要歸在復吾心之天理便是約之以禮便是己故克己復禮之教精一之傳也聖學盡於此矣後儒不知博文的禮即是克己復禮又去顏子身上另外添箇博學工夫來幫助相沿不惜却使孔門傳受宗旨千載不明學術支離不亦大可惜乎伊川以制外養中爲道已異於明道性無內外之旨而後人又以四面却敵爲喻亦不免以非禮自外四至其於顏子之學皆失之遠矣夫顏子三十而傳道宗德爲亞聖後之粗心小慧皆固不能與聞斯道而况徒誦其言冥然頑然無所感發興起則年齒益多亦枉

生於天地之間其可哀哉

列古南子語

古南董子極得諸選北土過余聽其言而請益焉余與之格致知之義簡易情一先師得孔門十載之秘旨余皆在斯不敢失也董子躍然頽然若亡群疑而見真體也乃請書之于卷以將觀擊余曰吾與子口相授受與意俱傳倘懼涉言詮也而況賢之文字間乎在吾子精思而實體之耳先師云道必體而後見非見道而後知體道之功也善體道者承習渾化德性昭明其所見悟直徹鬼神之機宜客以言盡哉自聖學不明人心陷溺功利之習洵肌膚而決骨髓有志講學之士雖能稍一擺脫然本根不淨終不免夾雜沾帶直分教

八

多寡異耳求其新然越晚能以道義之真樂易其功利之積習者吾見亦罕矣目非奮然發憤濯骨洗髓何以復無欲之真體哉故吾輩今日之學須從應感處徹微精研密察不使有一毫承習報手其間就是天則流行良知四達而無障下待有意味軒冕而慶金玉笑苟不從此情體終不免在見解上轉換意氣上文律使日弄精魄耳安能了盡凡心見性命之真樂哉吾子斯行也其以資諸四方同志異時南歸更相與究竟之

行年歲

噫爾小子弱則開學啓爾洞藏亦若有覺胡為惑之業障如作行年五十猶未離惡爾友來皆鼓譟發藥反己內觀云胡不作知命則聖

知非亦樂力行日茲爾立斯卓學易洗心其終有獲

病足語

前紀之既父母爾棄兄弟淪亡天獨爾賈冀爾洗躬用昌厥世爾胡逆天國道弗復厥足用傷薄示爾疾口談精微外施仁義為天戮民何裨實際痛省日茲躬行惕勵異時啓足庶曾足繼

遷別業疏

瞻爾別業式華其居爾有安宅乃曠非徐親謂爾知外實內虛爾是之遷雲樵月漁爾義之從筌詩歸書果仁日茲宮牆屹如行省庶謂君子之處弗宅以遷人將止墟

完康疏

八

小人皇之惟利之求君子皇之惟德之修爾茲朝之伊胡之謀一食養肥乃任克捨謀道養性曾是優游尹耕于野一德日休爾達於世三徑為求今弗力追日月共流善利幾微舜跖所由

天真詞樂章三首

卓彼先師大明絕學教育周應群迷吾覺臨茲天真果石收紫汗壁環江龜啼呈洛廟親于茲神其可度

右迎神

良知惟聖無異無聲無臭民具足夫子獨明神昭于天降鑒茲庭雲煙風輕赫一辰靈式肅清酒視我德馨

古初獻

台雲南淨海日東融祥帝揖讓駕龍顧我禮祀電滅雲從周遊
八極瞬息萬峰瞻靡及遺我焉

右送神

祖廟樂章五首

於昭烈祖奮時而武王復世居宅茲樂土內承考命外禦國侮功多
不常用福厥後叶報德靡所建此廟宗神來格思御以鍾鼓

右迎神武德之歌

祖德開先祖廟不遷神棲于室武降于天昔肇文教佑啓曾玄曾孫
尸豐祀事孔虔旨酒苾芬祖豆在庭神惠享之俾無後愆

右初獻文敬之歌

太和在錫昌茂在豆曾孫之婦薦此善淳宗婦贊之或先或後禮齊
載芳樂歌既奏祖妣享之慶澤普覆

右亞獻太和之歌

鼓聲匪鼙鼙聲惟和雲仍路二式奏清歌頂此卒壽神歎弗訖噲天
既芬祖豆有加叶神之次思和樂且那

右終獻和樂之歌

庭廟翼翼桂樹森々神舒于陽或翁于陰風雲既寧既歆出入
戶庭恍示容音和樂且湛永慰曾孫之心

右送神永和之歌

五七峰賦

八五

嘉靖丁未孟夏之初明水子汪彭壽遊匡廬穿鹿洞登香爐尋三級
之臺港窮九疊之雲肩奇搜興闢乃返故處是歲九月懷壯秋風乃
與二客復策筇於廬是將詠亭於谷中草木搖落蕭蕭山空道拾祖
栗和歌春容乃復遊天池披月宮陟五老之絕巘僅一客之余從兜
神島之逸軌追子長之遺風憐予若邀雲將于扶搖參廣成于空
同是日也長空無雲四顧萬里東眺越旼北俯淮潯乃舉酒屬客長
嘯仰天誦黃鶴之逸詞歌白雲之遺篇賡之以商音叩石而長吟曰
駕虬龍兮御長風揭日月兮分西東懷哲人兮不作悲余心兮仲二
客乃慨然置玉而起也杖凌空洞紫霄之洞尋丹砂之峰先主鳥之
幽巖俯白鶴之琳宮良久而返若百欲而未克明水子笑而問曰子

八六

亦何所慕乎客曰陶樓栗里周從蓮峰李娛洞壑朱卜卧龍樂天堂
西太白樂東其餘登遊不可勝窮之數子昔或道或文或行或藏小
大下賈變然成章昔茲山之先也而其骨俱朽矣身後遺策何足補
償今先生道迹求道登高賦詩非以教子為師實手然才疏半百禮
擬如絲曾不及時採靈藥于名山駐顏齡於將衰而復悲樂相尋流
光幾時吾恐後之傷今亦猶今之為昔悲也先生獨不聞昔之至人
托迹茲山者乎匡氏七人羽化而仙率遊人間聊三百年蔡李弱質
冲舉于天清靈蘭寂亦復蛇蟠竹林群真時見周顧雖專有序皆能
萬古一朝八極目前駕鶴乘麟時憩茲巖俯視吾屬朝菌蟪蛄非其
所深憐者哉明水子曰子亦聞乎紫陽學隱脫屣不居濂溪無欲列

之貴步降帝則非詳望歟子焉不即觀日月者隨所停察江漢
之流所流最廣幻軀孰有短隆天地委蛇性海浮鷗固仙徒之所從
衆也子願欲以其滅爲林賊乎且所貴乎人爲天地心旋乾斡坤調
陽燮陰吾且極神之極爲萬物靈動則天遊靜則神居豈徒欲私其
積靈攝形也軀久視於太虛者乎客乃銘悟躍然而樂返乎天地日
流而整余亦浩歌如發鈞天之樂

宗法議

明水子曰大傳所載宗法諸侯國族之制非通禮也夫惟諸侯族人
不得以戚一君位故命別子爲之宗於是始有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之禮非大夫士之宗道也支子爲大夫以上祗祭于宗子之家不敢

奪宗也然則大夫斯戚之矣又奚以別子爲哉苟以嫡長爲祖則非
別子繼別之義矣周禮大夫三廟不及其高有禘焉爲壇祭之繼高
之宗五世乃遷則小宗且斯大夫矣而況於大宗乎惟國族重以君
命故大宗得祫於大廟小宗得亞於大宗而下以爲禘也今大夫且
不得爲者而士庶得通焉之禮固如是乎哉且別子有君命矣又
以公族得爲卿大夫爵祿下絕於別輔卒具備與國戚休於是始可
以世統宗人雖百世而莫之達死焉之齊衰三月大夫以下至士庶
之家遷徙零落勢固萬有下齊矣試此而同之得乎世儒不觀會通
鑿用經禮欲通公族之禮於士庶至不可行委罪世道不亦惑歟夫
士一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無廟而禘於寢廟公

非以傳爲道也程叔子曰高祖有服安得不祭某家却祭高祖是士
之祭高祖程氏始也德應者流先世早於禮殺上下有等夫祭豈以
服制耶一廟亦及曾高於禮無之同堂與室君子之所以陋漢也苟
侯國宗法下達則士庶當直爲五廟不宜復沿漢制而重殺之然後
世儒皆終不敢爲而易廟以寵皆是必有制乎其心皆也固大小宗
本法果如是乎哉然則吾安所適從也夫諸儒之議我明姑采而順
之附于彝典自公卿達增明禮也夫君子之事其先也不得爲而爲
之是誣其祖也其失也僭得爲而不爲是儉其親也其失也薄是故
宗祀四世身事四宗吾從時制焉耳而下敢立大宗焉禮有小宗而
無大宗而後之士庶乃欲冒爲之甚矣然小宗日分則族散而莫之

合也於是竊以義起立始遷之祖之廟而非宗焉世以族之長而知
禮內外具官皆歲率群宗一祀之或猶恐其嫌於大宗也曰是亦不
遷也已又焉在其異乎曰不祖別子不世其宗享不備時祭無適主
主不統族又焉得同於大宗乎歲一行之亦幾於壇之矣且古祀族
屬夫始遷之祖顧不重於族屬乎是故繼高之宗群分於下而支流
明敘矣始遷之祖獨統於上而本原合一矣是故欲報本追遠敬宗
合族勢可行而禮不背者斯其庶幾乎若今之公族恒則可以奪宗
而立大宗矣或曰古宗法爲就生者耳

冲玄會冊

明水陳子曰吾人本心元自惺然下昧便是天之明命便是良知其

故肆昏昧者習染蔽之也。使此本體暢然常下昧便謂之工夫便是。顯說天之明命此警惕下寐之本體流行充塞於人倫日用之間便是。格物便是明倫。故吾人學問只在當下悟得這點真機。眼耳鼻舌。即一切世情汚染。下上朝乾夕惕。俱是為飛魚躍。脚下步一踏著實地。何等簡易脫濫。今同志莫不聞知之。學然不知警惕是本體反以工夫為作障。不知偷情是習染。反以便熟為自然。祇以誦悟見解。測度一箇廓然太虛。體段於幾微處。橫抹思過一切應酬。俱是氣習。用事有不妥處。往往自作方便。一箇汚濁身子。原不曾脫化一些方。說一然自以為主解悟。而小慧私智者。又樂其說以自便。則是堯舜文王之純業。皆為贅疣。而今之始學者。果賢於堯舜文王耶。嗚呼甚矣。其欺己而罔人也。余前此亦受此病。玩惕歲月。近方悔悟。求證宗盟。輒因斯言。敢書以告同志。

侍御陳君皆所聞學。甚憂未壯。生仕出巡河東。得告家。食鴈舞。于一樂之堂。皆八九年。今甫四十。盛德上壽。皆基于此。乃作頌二章以祝之。

四十五德振古之特。孟心下動孔志不惑。湯美君子邦之司直。行義養晦。惟孔孟是則。

春秋孔富米。絳方來而優入聖域。久位中台。象山避席。荆園分臺。俾世仰五峰。若岱宗蓬萊。

先師像贊

聖祖道與六經。陸沉卓彼。先覺洞悟道心。赤水獲珠。虞淵取日。良知之宗。示人天則。

自贊

而野、而雅、其山澤之靈耶。而靈之而性之。其日星之精耶。允皆弗愚。乃保爾軀。充踐爾形。爾乃長生尚慎。修於莫齡。庶亦未此丹青。

書安成王師觀卷

君子之學。復性而已矣。性一也。以言乎靈明謂之知。以言乎不思謂之行。後之言知行。皆二之。而性離矣。夫吾心之明。下思此。知行之本體也。力行以致其知。此本體之實功也。故致知則德業日廣。而聰明出矣。是故聰明者。知者。聖人之知也。至誠不息者。聖人之行也。至誠

不息。則聰明者。知。聰明者。知。則至誠不息矣。因其知而致之。則明而誠矣。是故行道如伊尹。而自任曰先知。以周公之王業。而孔子稱之曰知道。然則二聖者。不足於行歟。若伊周之聖。則與堯舜有間矣。懿武優劣。孔子言之。然身之者。非聖耶。孟子聖矣。而不願學。不敢以班孔子。是故知所以作聖之實。則不以優劣為聖人。病矣。反求諸心。則不合于聖訓者。鮮矣。如其心而行之。則道脩而性復矣。君子之學。不亦易爾矣乎。安成王師。觀有志於道。而亦問於不能。漫書其卷。以歸之。

覺野詹子卷

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者。謂之和。中也者。良知也。

天下之大本也致之是謂天下之達道喜怒哀樂循環無端不有大
本以發之則窮矣則近喜怒哀樂而遠矣故大本者常發而未嘗發
也可以意悟而不可以象執謹之于念慮之微若有司焉而不敢思
則發皆中節矣是謂格物以致其知喜怒哀樂之物格而良知致矣
是謂博文以約禮是之謂精一管子復卿素履端始往來講學皆有
年矣其為龍溪司訓以所學誨人有惠政焉執繼母之喪三年未嘗
登公門今起復北上更求一言奉以周旋予不敢多言也請以所見
者贊之

王生時茂卷

王生時茂從余講學者數十年茲且貢將脩計北上過余草堂焉再

拜而請曰憲春受教于先生有年矣惟是遠別敢求一語終身服行
之明水子曰噫嘻凡吾平昔所與講究者是已子復疑吾言乎請更
約言之天命之性中也雖不睹不聞而體物下達喜怒哀樂心之物
也脩道者戒懼于隱微之獨所以德其發使皆中節焉和其情以致
中也夫喜怒哀樂一恣其情而不順天則是謂凡夫發皆中節是謂
聖人今告之以聖人之學則毅然不敢當然則四者之發皆不欲其
中節耶今子貢予

王侯相與交者天下之善士將受一命以教又將事其大夫接其寮友
交其國人何莫非物若能謹之於獨而和焉則將無入而不中矣周
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致中也者致其良知也

先師曰所居於上良知也母以使下致良知也是謂天下之達道可
終身行之者也時茂勉之哉力疾書此為別同志相聚出以贊之

仁和朱生卷

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不學而能下應而知所謂良知也炯然貞
明萬古不易故夫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良知之在人心中未始不同特
致與不致聖愚分矣故善學者亦惟致吾之良知而已良知之感應
流行為物欲致吾之良知亦惟於感應流行之物格之云耳故雖為
而起節饒與洗衣服飲食入則事父兄處妻帑出則接鄰黨交朋友
皆精察吾心其行止疾徐輕重厚薄一循天則而不致以人雜之是
謂格物以致其知不知反求諸心而率意冥行皆昧也知非諸爾策
而依做特守者妄也皆下陷天則之過也余整寫藉華米友鴻持卷
索書輒為述此告米友吉東人皆也

答峰劉公卷

君子之學盡性焉止矣性者天之明命所謂道也即所謂中所謂良
知也聖人性之者也未能盡性者則脩道以復其性君子之脩道也
戒懼于隱微懼于微隱微之地雖不睹不聞而莫見莫顯莫見莫顯
而與物無對是之謂獨故君子必慎之也夫慎於不睹不聞之中豈
論於空寂而已哉必有用焉乃吾心之用也喜怒哀樂是已喜怒哀
樂生于一念之微而施諸家國天下其用博矣慎其發而皆中節焉
則喜怒哀樂之物格矣中節者非他也合乎天則者也故喜怒哀樂

之物格則吾之良知致矣致知即致中也致中之謂和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道性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人極而立而位育之極在我矣古之人素行乎實戰勝而之業無致致其中和也素富貴行乎富貴博說之為盛極致其中和也節運萬安劉君蒙峰以世德之家乘近道之質而又聞良知之學一切政事思用其中于民他日晉位台輔調元贊化固今日中和之學位育之業積而弘之耳君以余暫寓于浙飲食而教誨之授冊俾書所聞輒述此以請質

台州葉乙洞卷

天命之性中也道也誠之原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

上

可道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者戒懼于獨所以慎其發喜怒哀樂之物以致中也所以誠之也師云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致之便是天下之達道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是故致中和則人極以立知天地之化育矣此至誠盡性之能也葉乙洞涵台之同志高士也遠來問學適余病中擁爐暖室書聖學以貽之

別 鄧子卷

觀之下見石曰隱聽之下聞石曰微與物無對石曰獨無聲無臭而較乎若日月之臨無方無體而赫乎若見神之著善惡是非凡萌乎其中而至乎其前者毫髮莫逃天下之顯見莫加焉是乃天之明命

誠之不可掩所謂良知者也於是乎戒謹恐懼而無敢怠肆謂之謹獨謂之畏天之威於是乎省察流行而無敢壅蔽謂之致知謂之順帝之則聖人之精神命脉盡在是矣希聖皆全是又焉得他有事訣哉

鄧錫德涵序

學古入官窮經致用此古人舉業也今士之所謂觀古蓋殊哉誠願須自察其意與古異同耳苟意在明心蓄德則誦聖人之言真若言提其耳玩聖人之蘊真是先獲我心即依程作課亦不害為希賢希聖之功是謂天下之善士無論窮居大行皆是式古訓而遵王道人專神福榮且吉矣亦可苦而不為善士乎苟意只在割說獵科則是

古

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踐舜之善而藏蹠之心雖閉戶窮年亦只滋培惡得患失之念是謂天下之鄙夫即使竊身倖進反為借寇兵而齎盜糧人非鬼責焉且凶矣亦何利而甘為鄙夫乎善士鄙夫只在讀書一念轉移之間而途轍分矣何不早辨而審處哉涵甥聞祖訓熟矣茲待母來歸舉於其選也就其所習書身以勉之

示長兄四幅北上曾試

昔在聖人德無常師親仁尊賢林有明訓予所友者若龍溪之精心悟道荆川之韜光安身雙江之正毅立德南野之純易誨人皆予所不逮而畏服者也茲汝行也皆往師之終身取則焉能奉謝公之教以周旋不逮不能入德矣焉敢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德斯

下矣汝勉之哉

孔子曰小人喻於利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士君子苟有一毫好利之心不痛自新絕雖日聞道德之言亦無以自立矣予幼誦子婦無私貨無私蓄之語蓋尤蹈之乎生見利一介非義弗取試客歷千金之千漬而日不顧喪教千金于橫逆而心不動焉志素定故也汝勉之哉毋為童僕所惑乃喪爾德母謂小利無傷大德乃亡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蓋美惡相形真偽乃見則不恥惡衣困未易言也夫惡衣之恥則華衣之矜矣然而每莫日覺其非者拘臬隨俗不能反觀而精察也吁汝勉之哉衆皆尚華我獨儉素哉

七五

家母患達家任道之重母懼獨立道義乃集

謙虛恭謹樸拙靜此德業之基福壽之器所以應鬼神之吉機延祖宗之德澤累仁積功夙夜乃崇汝勉之又勉達道不遠驕盈侈泰聲肆急微此德性之靈頓折之道所以觸鬼神之凶機爾祖宗之德澤福禍盈天道神明呼汝戒之哉戒之又戒庶幾勿敗

平章鄭生卷

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即夫子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即所謂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亦在其中矣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即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聖人上知猶用兢業之政、翼

翼之功吾憐因知勉行皆固當八一己百人十己千其功而反欲安閒縱逸以虛見虛談生而得之矣嘗緣木求魚吾未之前聞也無亦幾于下愚不移因而不學者哉夫困而不學則違禽獸不遠矣吁可懼哉

李生新之贊

中庸論鬼神之意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莫見莫顯吾心之妙用也戒懼于不睹不聞之獨必有不可遺之物無聲無臭之中喜怒哀樂所從發也於是乎戒懼焉則皆循天則無所倚而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矣今之語戒懼于不睹不聞若淘空守寂欲用照心于無物之地既不可得而喜怒哀樂又發于其右是二本也目

七六

宋儒以來周程之外鮮有不墮其科曰者又自以為學有本原惜哉善乎師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之也者格物以致其知也意盡之矣

送柏山洪先生提學河南序 戊寅

送鄧推田先生赴召序 己卯

竹園詩卷後序 庚寅

送鄧侯穀需陸先生入覲序 甲午

壽太孺人劉母九十序 乙未

祝庭春蹟詩序 丙申 送毛淵之北遊序 丙申

致象山書院錄後 丙申

送鄧侯歐東項先生調廬州序 丙申

鳴忠野史序 丁酉

壽石亭吳郡守先生七十序 戊戌

壽醇菴張翁八十序 戊戌

贈鄧博常羽山九載芳蹟序 戊戌

壽隱君河源清六十序 己亥

送陸子道南歸稿李序 己亥

送學憲少湖徐先生入補洗馬序 己亥

送少參遊巖王公赴河藩右轄序 己亥

送別萬南阜王先生考績序 己亥

送鄧州玉陸先生入覲序 庚子

樂安招攜譚氏重修族譜序 庚子

壽梅峰羅隱君六十序 辛丑

壽少君南泉蔡君六十序 辛丑

送吳博穆小江先生擢令南康序 壬寅

壽周太夫人應氏八十有六序 乙巳

王臨川集後序 丙午 陽明先生集畧序 丁未

送南昌郡博賓海陸先生擢國子助教序 丁未

送邑侯李質菴入覲序 乙酉

送鄧侯橫山顧公覲序 乙酉

送鄧侯五山陳公歸闕序 乙酉

送介山林先生擢提學序 庚戌

壽村君吳古峰先生七十序 辛亥

送鄧侯敦江黃先生入覲序 壬子

送別萬蘿江潘公擢威紹興序 壬子

送學訓侯君遷南昌邑博序 壬子

壽外舅大廷村蹟溪翁董老先生八十序 癸丑

賀鄧侯野橋林公考績兼膺臺榭序 甲寅

送邑侯寒泉徐君考績序 乙卯

撫州府志序 甲寅

三壽作朋圖款壽宮保大司馬雙江壽公七十序

樂安西村樂氏重修族譜序

壽封君賀村李公七十壽序

臨亭鄧公詩集序

承仕郎拙菴許公七十壽序

劉中山文集序

大司成東鄭鄧公七十壽序

古易序

壽王母太孺人七十序

送范儀養病南歸序

宜黃河口李氏族譜序

明水陳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送栢山洪先生提學河南序

門人 董君和 編輯

後學 程寬

董良 校正

建陽縣丞江大中 同校

學術有三害而二氏科目不與焉人本天道孰無良心哉克之則聖賢賊之則禽獸是故聖人因心以設教註道以立經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此教原經旨也竊儒教士驚博洽以為高琢文辭以為古蔓註解以為功心馳而遺傳力竭而效微何嘗捉因逐日蟻駁而足蛇者哉然謝舉業而趨三家者相陳於世肩輿阻志人無止歸是幸天下而禍聖賢也夫類子好學不遷怒下貳過而已其博文猶無六經實益下而功益沉故後世之成材也難況好非好而博非博則是假寇兵而資盜糧矣修己以安百姓為恭而天下平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此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恭敬戒懼謹獨之功身心性情簡易之事趣真積久則一原徹而萬變化名物器數之詳古今理亂之跡可以序於而亦可以類通矣故樂師辨聲詩商祝辨喪禮宗祝辨宗廟之禮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達豆之事則有司在此德藝賢能上下先後之制也三害生而此

學經其誰尸明之

國家分命憲臣督學憲司教原能立師道而啓人心閱俗汚而開異端則人士勃興矣稽行而辨言推古意以行今法則賢才彙征矣何外忘二氏而徒病科目哉釋是而他導之是水深而火益熱任可不恤矣吾金谿伯山洪侍郎董學來幾畧刑威謝干謁而士皆率教入無聞言實效彰矣余雖庸堅未敢多之乃移是命而貳洛臺則以前言望之矣夫洪子宏而密剛而渾立類彼而宗正學宜偶然哉生陸子之鄉師程氏之國道風聞氣宜有攸歸尋起而繼新之功先二賢矣其可安于小成哉誠哉若非自戒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教育萬世聖人亦克其誠耳故逆其施則非伐其功則病是故君子思誠不

明思誠之說其不瀟三害者幾希嗚呼弊也久矣久則變余雖欲爲子諫可得乎

送都推田先生赴名序

古者明刑以弼教民洽德而協中周官鄉遂方縣各有士以聽其獄訟而附于刑其罷民生諸葛百以平之繫諸囹圄土而載之難出三年不歸其訟獄聽之以五聲弊之以八威爾卒而復正於刑故豐以折獄致刑中乎以議獄緩死旅以明慎用刑而責無敢折獄其道不亦重乎皮世教化最重刑名用矣法令滋彰獄繁矣苛察繩下法周密矣收司運生之法鉤鉅鉅篇之術興而爲日滋民重足矣五刑天討其謂何哉

明重民命而慎刑獄內有刑曹法司冠也外有評推法都士也典司刑

訟聞于貳牧以示專也三年考績宰論其能都升之臺以勸能也然類多苟且文飾以倖進取務爲深奇以釣聲譽可憐也夫吾同年田侯在中來推吾撫英而斷質而剛撤評蔽求民情以明庶獄險頑曠得衷義蘊崇以信善類是故臺薦而聲揚南考績而被

召命其與鈞舉倖進者異矣行將耳目

天子其崇德以懲官私郡施以振臺綱案斯修矣上民歲以降保惠實訟獄而端其本源時斯可矣無亦是務乎侯乃以親老久曠欲過共行以快定省故遂以考績而宿

命于家又懼其弗久也於是賦陟岵之篇嗚呼是可以基政矣四壯曰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曰侯以之侯信遠矣貳郡陸侯某監郡林侯某相與強留論政賦詩可謂厚矣小明日靖共爾德正直是與列侯以之列侯既出錢于郡以余於在中辱從同年後故使故之于於是賦于旄之亂或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子告之予予曰然將重賦之以聞列侯之別賜也於是卿大夫士踐東郊者皆繫之以詩

竹園詩卷後序 庚寅

竹園香黃洲子敘撫人之歌以壽竹園翁健爲周封君者也翁朴而介訓子以義方亭萬竹中以自樂於是年七十有四矣其子撫侯星山君方驥雲而祖聞歌而油然若未厭也明水子乃贊竹道而申頌

焉曰竹有君子之道四而五福備焉齊心屬意中蘊類氏之仁玉色
山之外若周武之義聲為律而身為度實備神禹之中風動詔鳴謙
千羽而儀鳳圖文極有虞之祀若出手地而升霄漢傑然萬物之表
秩比國君而不與位執責焉焉以為畜無地而下為產錦棠釣里委
積而無所用富執厚焉玉以易名世君子之稱而物莫競名執盛焉
龍嬰麟角駢頭時出而蔚為林後執昌焉以千歲為春秋又非若冥
靈大椿之下恒有於天下壽執至焉是故德以示則人通備矣福以
告徽天道著矣至矣哉而翁於是乎得法象矣是故朴以固本則近
於仁矣介以厲操則近於義矣身執以端則亦近於有律度矣達諸
其子以風化亦幾於合樂矣五福叢集而川至亦莫不應徵矣故國

七

人之歌翁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其福之所適乎又歌其子曰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其德之所達乎於是賦淇澳以會之曰在昔擬竹於
其倫也舍衛武將安所歸哉是故覽其平以主登其德法象在躬
民斯弗諱矣故古之貴乎亦平皆以其優於體道也予敢以老筆會
翁說庶幾壽域竹於天下以匹休於洪為耳矣諸君子曰予是之為
祝也其至矣乎遂後簡以終義

送邵侯穀需陸先生入觀序 甲午

邵侯穀需陸公將入觀鄉大夫士咸重其去而圖所以序贈之以屬
明水子謂書於省署從公後某也其何敢辭需謂天下之俗各有其
感賢者或不免溺焉故拔俗之質厥惟難矣然賢良矣而弗文之以

聲其失也固學矣而不準於中終亦倚乎其質焉耳是故其德未純
其政未化也故皇極之教在自易其偏自至其中而已矣然不變乎
俗者實基之吳俗之故也淳龐公淳質敦諒得於夙成渾乎其璞
汨乎其若未兆若不知其為吳產者難以文著然志不以藝役而反
諸其身惟言行為是慎退然如下勝志自其情諸家以達于省若郡
者皆所以實乎其學而通乎其質其政可知矣公且欲然以為是皆
便乎其質以為學耳又懼倚於柔為不足以任天下之重是故以毅
名需而曰犖犖為則公之志蓋欲居於中和而後已也是故語撫之
政有應功遺惠為撫俗負氣而好爭訟日以熾公至即務與民休息
寬以居之雖有叫號撻撻忿激之頑觸乎其前公未始一怒于邑道

八

晉微子之會累月不一及于鄉雖下法繩胥吏而靡所投聞以還持
之三四年年易簡靜之政蓋日以潛聖故莫或與利也然而民獲樂
業矣莫或去害也然而民用不擾矣夫其感民也既舒以淡而民亦
以渾厚應之故公一無所取而民莫歌公廉公周弗莊也而民莫歌
公威若不欲以一善成公名者嗚呼此豈獨一時善小功近利者
可同日語哉是故其德可知矣予長所謂至無赫、聲去后恒見是
謂公如之非耶公公輔之聲也况今幽明之期司化理者宜必珠公
以風萬方長吏公且毅然求底于中而不安倚乎其質則他日位育
之業吾撫是兆之吾民借寇之私今雖不獲遂也公所以慰之者將
不遠且大乎既以復于諸大夫皆曰其言也質是可以相行矣

壽太孺人劉母九十序 乙未

親年期望而慶兄弟並顯而無故此造物者之純淑愛親者之達樂也然二省天若有眷焉幸曠世而一相值君子苟惟俟其難值諸天者以爲親榮且樂亦已疎矣故君子以善養樂天而愛日顯其親以道壽令名於無窮茲直百齡之表一命之榮而已哉是則存乎其入耳彼存乎人者既信以周得諸天者復厚以備此尤曠數百世而一相值者故吾於崇仁劉子重有慶幸焉劉自判府君以清白奎範至素軒叔授君年不究用其夫人楊奉若遺訓而代以有終成其三子最爲案皆舉進士爲顯官季宴以克家用舉夫人就諸子祿養若餘廿年而後歸從伯子推封太孺人者踰一紀矣尋伯子以直諫罷

也太夫人安之是月也春秋歷九十歲俱解官侍養怡愉一堂天倫至樂國人榮之以爲食世德之報世之福履曠世所難值者劉氏既兼而有之其得諸天者可謂厚且備矣使諸劉子之所以承天休弘先烈者非真足以流先百世則天厚之福夫人克享之人其謂劉子何故不可不懼也天伯子之高明仲子之溫坦叔子之敏達皆厚友焉非余所敢望也廣記曰國八皆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成其親也則一家之樂國人之樂之矣昔在魯僖亦克敬德壽母流於頌贊五母之賢尤著於百代者以軺趙亞聖也伯子推尊孟氏以孟名壽誠道諸弟以孟氏之望則尊母爲孟母矣成風易稱焉吾臨三陸孟氏之宗也三劉之得備諸天者彼不能若矣若三陸

之自得皆三劉固可養而齊也且地之相去若此其近風之相及若此其未遠也二吳先正皆聞而知之皆固爾崇產也諸劉其能多讓乎是壽其親於百世豈但昔人所謂三鳳而已哉吾與仲子辱在同年屢獲登堂太夫人蓋子視子從子林又辱偕於孟齋林也將往臨焉故以斯言爲壽且致慶望于劉子云

枳庭春蹟詩序 丙申

薄之設始主勾稽正違然猶惟才是辟後皆爲天子命吏兼諸寇卷於一邑皆得分理厥任滋重

國初率以進士爲如宋法後始一用大學生間以掾吏而資格繩之雖能無專顧階中人靡所勸故居是職者類以樸樸自愛雖稍飾蓋焉

亦惟取達理容悅希尺寸進爲能故今天下薄非置崇卑浮沉不能下驅于俗是故卓然自樹者益艱矣宛陵朱君鳳志少不群由太學薄廬陵以憂去吉人士至於今歌之不棄起補茲邑清介旁坐聲視廬陵日起旌獎之移蓋歲至邑比有烏合劉探之寇虐始方熾君悉以計獲捕之民獲高枕惟憂蓋起東鄉撲滅計晚至命大將微百粵夷兵討之玉石俱焚流血積骨而洪德拜命之不給聞井騷然功成重賞賚賞卒建縣治數載乃寔視君今日由突之功孰多少哉識者論之固當受上賞矣當路僅旌其能因讓師帥而疎棄者顧中君以報茲恐辜難竟自而功用不彰士民有遺憾焉乃誅歌而策書之以風于時名之曰枳庭春蹟取唐人枳花春滿庭詩意擬君子仇覽也

策成而君諱許出天人之喪號號哀勝民感其祭諸大夫士盡肆其
別篇序策以慰之嗚呼君治績章、若是可謂無負於薄而有先於
覽矣然皆因薄建功薄誠亦何負於人而枳棘之罪薄之辱下西久
矣且覽誠鳳耶則擊枹乘田以至陶德皆梧竹也而况薄乎哉君恩
名而覽實號竹村以寓志思以德副名目中無枳棘矣此又奚以稱
邪雖然春固無聞於枳矣君政如春則於枳有造化焉即枳亦何辱
於薄哉茲題策意也并爲竹村發之嗚呼豈獨爲竹村發之耶

送毛淵之北遊序

淵之毛君以星術鳴江湖者餘四十年其論連官鉅卿益奇中今少
博桂洲公在垂髫時淵之固以今日許之公時即爲長歌答己

十二

有食牛之義其後公詩意章盛唐獨步江右而贈淵之日益富人爲
多之今公爵位已極此昔人所謂造命者也豈復有所推測哉而問
遺淵之策下之且屢招之其取於故舊者必有道矣淵之嘗爲行省
從事滿且十載歲下欲上投覽視世之汲汲於鵠角者有聞笑今復
以舊役行而豈徒哉古者公侯卿大夫皆得受諫言諍議於士庶工
商故得寡過以事其上後世惟天子有諫臣公卿之門唯道古今而
舉盛德開過無繇矣非異命君子所深懼哉今公方佐

聖明正禮樂修典章以文太平宜必躬吐握之勞收多藝之善以結伊
周之蹟此若穴之士所爲輕千里也而况故舊乎哉君行過桂洲之
鄉歷遠道以達京國凡矚於耳目而感於其心夫人欲獻助於公而

無階若行一吐市以附傳言執藝之義則豈時以術寓于時哉余
先外姑與淵之、妻凡弟也別墅與淵之夾虎溪而居囊余鵬淵之
于京師語故舊因贈之曰往來剛愎凡何日各歸棲今余歸棲已十
年矣嘗歎君鳳鳴猶得假此言相慶今君不先奔走乃卒負余詩耶
余感其別故款而贈之云爾

敘象山書院錄後而申

象山孟氏之傳也自朱氏之言盈天下士服習聞非訖年以爲入碑
則附和以爲偏內東山白沙之論微而不章望墩以來始調停爲兼
取之說先生之道實不替昔且四百年於天下矣夫先生之辯釋氏
既精以兼道外無事、外無道先生雅言之矣建安無晦翁青田無

十三

子靜此豈有我者可幾耶然猶曰苟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道問學不容二也孟子曰行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
以求仁也仁也者性之德也是故尊德性之外無學矣使德析而二
之則思孟之意士矣而顧先生之善又何惑乎先生曰學有本體六
經皆我註脚秦漢以來學者乾沒糟粕盡歸以爲功雖賢者亦直
不百步耳漢漢明道乃克振孔孟之墜緒而尋復湮沒積習滋至
先生真所謂取日虞淵者而是非不替遺書罕傳某也雖生是邦弱
冠室仕始獲購而讀之用克知其道時則郡守河南李公茂元始刻
以廣之而陽明夫子序焉推明聖學之宗由二子直達先生而論始
大定先生之道蓋至是始一先矣獨慨夫象山書院東南洙泗而復

鞠為禪告廣非吾徒之耻哉其地今屬廣義縣欲復之而未有所遇今三衢程毓賢氏之為金谿也始創書院于南垌而復招相釋奠不亦為之北與其規模形勝雖若未稱程侯宗尚之心然樹之風聲著之甲會所以振邦人而遺後賢者多矣顧吾人其何以自待哉夫不知先生之學皆蔽也自謂曰知而身實違罪浮於蔽也甚矣其雖不敏尚願與邦人士交易而先結之乃名其後堂曰辨志嗚呼此先生之所以泣白鹿諸生也我邦人士庸亦重有感於其心乎錄成後此以荅程侯之嘉命

送郡侯既東項先生調廬州序

西漢循吏六人以文翁為稱首考其始乃畧無一異政惟興文教以

道俗為耳豈他無可傳耶然應元始詔在祀典者益寡亦曾何哉彼誠知夫教道之結人心移風易俗非政刑之所及也孟堅特詳其重焉耳然翁之教亦止於文學趣之以察舉如昌黎之於潮而已象山守荆門嘗講洪範以代縣事發明人心之良感悟吏民至有泣下踰年遂至刑指文翁又安足多哉末嘉項公既東子來守吾撫剛明坦易威德並流專信陽明夫子之道以興起人才為己任崇先賢之祀於象山有淑焉郡故有慶寺且遷學而聖射于一豪僧者十數年諸生具白公即藉其產而毀佛像因榜通衢宣

聖天子火佛骨之德以正人心遠近集講洪範意豈殊焉方即是大建書院廩七校之英而進之道士方翕然嚮風而公尋被廬州之

命昔侯一然其和所之民亦休然相顧曰我公乃不幸撫我耶嗚呼公於是五月耳使得如翁之久於蜀治化可勝述哉夫廬文翁之鄉今歲輔也公行將使廬一變至道猶如吾民何諸鄉先生方以得循吏為民慶而忽以不得終事賢大夫為己憂使某也達諸言以贈別某何言哉夫政莫非學也公嘗問過於子曰懼多血氣用藥嗚呼彼世徒以儒術飾吏治血氣之累雖賢者不免焉公既灼見良知之堅固將渾化達濟日新其德以入聖域敢以循吏賢大夫盡公說某復何言期無忘公之教以永公于撫焉耳矣

為忠野史序 丁酉

夫嗚忠何為者也嗚撫侯平湖陳公之忠也為其嗚之也韓子曰

物不得其平則鳴陽明討濂之役公以義旅從焉而顧以觀望論罷不平甚矣知之詳而為之不平者莫如吾撫國論久而未定故撫人士嗚之為野史云羅忠則易為被論也恒情重於聽善而輕於信惡公之於物也多忤而其迹也可疑徇輕信之情繩可疑之迹宜必忤者不免哉易疑耳或謂公以其在鄒子嘗寇而徐圖其後也並之以鄒子則謂何曰濂之未叛也公在告已三月矣陽明檄各郡長吏以兵會時撫鄒符者鄒子也職則當行特受成於公耳至於拒賊使銷逐獲饌人以障孤城繫公是賴公猶不容已於其心而料藉兵之不足用也乃告義于鄉大夫士編募勇敢合數千公將以尾其後吾族與焉至則板城雖破然發之日豈嘗聞利鈍哉且辛言度諸師將

角獲功者公所繼將兵也。構載者固如是乎。公意力疾勤難若非爲
職役者其自視宜不欲傑然於諸郡哉。時固有未諱告而後公者矣。
而公顧幸以此見疑有意爲忠之過也。悲夫。昔許遠之死忠卓矣。特
意欲有爲差後巡耳而已。擠於張氏子。竟受疑於當時。至不爲之立
傳。疑迹。詎今其所從來舊矣。彼死且不免。而况公乎哉。然卒與巡並
著者。韓子鳴之也。公有陽明諸公薦諸朝而吾鄉諸君鳴諸野。雖欲
不與同功者並思於世得乎。然則可尊者。特公之爵祿耳。公爲無甚
平易視民如家人。父天訴不平者。入無時諱。誨防終日不倦。民至
於今歸之野史之作。從民心也。史爲傳爲賦爲詩。歌絕若干首。公之
素履詳焉。敘鳴忠野史。

十五

壽石亭吳郡守先生七十序 戊戌

年之貴乎天下也。貴其德也。是故其爲人也。德則少壯固尊之矣。况
其老耆乎。下德則少壯鄙之矣。况其耆乎。且作不善者不能壽。
於先王之世。而其壽考者皆直道之民也。夫惡得不貴乎。而况於登
庸者乎。世衰道微。君子之尊年也。始擇德焉。不獨於耆民爲然。雖之
也。故今士大夫有繫鄰閭之望。享胡考之休者。不亦註可重乎。吾東
鄉石亭吳公。於是行年七十。殆川所謂其人哉。公坦易。應朴。自舉進
士。歷御史。守襄陽。視其儀類。然如在郊。炯至其臨政。則墨當屬。雖至
使臺。右府。息而貪墨風靡。則雖負時望者。禮乎莫及。豈非所謂近仁
者哉。是固壽之道也。直道早休。人固起敬。况其更耆之多。歷年至今。

曰哉。七月之朔。雖公壽期。邑有同姓某輩。與公素善。其子弟如一真
諸賢。益敦世好。公亦折輩觀之。樂公之壽。而無以致其情也。因微子
言祝之。子惟古之賢大夫。既始則教于鄉。於是乎考德而問業。所謂
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者也。古之七十者。養于學。而異國若于上庠。於
是乞言而問政。所謂老成人典刑存焉者也。茲謂公於鄉爲鄉先生。
於國爲老成人。非耶。古之君子。進德於晚年者。恒多。公年彌高。而責
彌重。則其德之進也。顧不當與耆俱耶。昔衛武公。期耄。猶使國人交
儆之。曰。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卒入吾聖。可謂善用其年矣。公固少於
衛武。其孰敢舍諸。然則以是祝公之德之壽。亦可笑一真不近吾言。
遂率以復諸父書之。仕僧鵬焉。

十六

壽醇庵張翁八十序 戊戌

古者風氣醇。龐民相忘於壽域。然天下之盛。王猶未有遺年者。蓋道
行教洽。不帥皆常。遂焉故天堯。堯皆久於其道者也。是故憲而乞言。
厥有傳史。養老以尊德也。後世氣漓。教衰。耆考益希。而獲者不必皆
德。則年之不盡貴乎。天下有由然也。其幸而在善人君子。始以其希
於叔世。耆爲之重。而慶以昭之。存古道也。然使山澤之癯。出非望旅。
承塵賢胤。而文采無以耀世。則雖醇至。懷葛壽。臨壑。望晦。而無聞
焉者。亦多矣。豈能幽閨君子。名施後世哉。若吾醇庵張翁之。膺福蓋
亦報矣。翁宋撫守昭遠。公之商侍。御仕貞公之孫也。淳厚樸朴。夙著
于鄉。其在耆艾。人以長者稱之。鄉飲至賓。咸以得翁爲。樽子善知合。

州有賢聲幸以剛正行權責得罷翁喏然不知其子之得志而顧樂其歸侍也飲食有加焉於是行年八十鄉黨樂之而况予與勉之為同年友重以婚姻父親翁翁哉是月之晦責應翁初度之辰其族子某偕其友某將往觴焉來乞言為壽余何言哉惟禮八十者子不從政重養也古人下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愛日也勉之得解政歸養也於則合禮內則合志亦樂矣况翁摩強壽國未艾也其養也不亦裕乎雖然君子豈徒冀難堪之命以遂其愛親之志乎聞君子以善養則無窮也善益著者親益顯若勉之謂以善養者非耶翁始名勉之以善國命之矣請以是相勉之為翁壽俾史如不廢也其亦有宋於斯

贈郡博常明山九載考績序 戊戌

古者政教出於一凡以道民而已矣是故才盛而治至故五教之敷以親百姓備明上而民親於下故教也者先聖王之所以盡仁也是故德以本之政以行之禮以齊之刑以弼之樂以和之凡以為教而已矣振作於庠序而薰陶於黨閭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修其教而治道畢矣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自王道之德析政教為二途分職懸官亦竟乎其不相復下焉者師帥以簿書期會為職而師儒以文墨課程為功務修者至以有司為俗吏而用才者復以偽職為散員知相須以求成者鮮矣况能通政教為一本哉治之不逮古也固宜後世若文翁昌黎之為政

陽城胡後之為教庶幾能通乎一皆然先王之教化亦已不可復見况况世益降教者道之以利祿之資而已矣能用古道以行今法者不益艱哉前陽明山常先生少負經世壯而賓興下為祿仕顧獨就一教職以用世非謂是亦為政耶故自武城司教擅守泰州民因其教而美政行為剛介不阿致移簡州直道不變謫教吾撫士聞其政而至教立為其於政教蓋自其身合一而時措之矣於古道不有賴望哉惟茲九載將北上考績諸生某輩請予言以重其行予知先生之何可以下文辭先生交際不苟貧者却其幣而隆於禮賢至官長有不合即飄然有拂衣掛冠之志然先生亦每自懲焉以求至手其中國陽明集出力購而讀之有私淑之志此豈沾沾一以一善自足者

十六

可窺哉前固多樞要使先生肯脂筆其間亦必不至遷謫如前即謫亦不至九載不轉官如今日觀此可以知其介矣夫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先生身示典則振頹風而起之謂至教立焉者非耶先生著攝縣事教月公庭肅然而民不擾民方歌之欽先生卒繼之不可得於茲行也亦依然若有所失豈獨諸士依一爾耶然則先生以教得士以政得民於撫皆可樂見矣况先生名不絕於當道薦獎之則公論久而必揚茲行必有授先生以大政者善教之得民將復於先生終見之謹贈以俟

壽隱君何源清六十序 己亥

壽也者天下之元福也然而貴之者存乎其人而壽不與焉文王以

壽考作人伯玉以六十而化夫焉得下以壽爲貴乎據之老也夫子以故入賦之曾不若汪錡之殤距之壽也彼世有遺惡焉則適以滋賤惡也壽惡能重人哉故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言有可樂之德人斯樂其壽矣故所貴乎壽者將以盛其德而久於其道也豈徒欲其永年久視而已耶且年之修短命也君子豈能必諸天耶惜德以俟命盡性以終其天年則短亦壽也顏氏是也而況其修者乎此殆氏所謂不壽者也故曰仁者壽以此雖然彼其於數未數然也今夫山澤之民重木愿斲而壽焉者類多都市之千僮僕露而壽焉者類少仁壽之恒道不亦猶有可徵耶是壽之可貴焉者固多矣東鄉何源清氏予未始知其人也以是月之臘壽六十七其二子皆游庠

庚其友樂與卿輩三十人將往勝之假重干楊子茂元走數十里來乞言爲壽稱其隱而能故鄉黨取直焉茲其有可樂之德非耶茂元同志爲信人也而重安焉予何可辭雖然何君隱者也古之真隱者顏然若無所用於世澹然其若虛兀然其若愚自安於樵耒軸解不中繩墨以養其天年視世之陽志經時忘生徇名猶犧尊與漆中之斷耳彼焉得以文重耶若誠若而人也則雖進華村之祝賦南山之律且贊蛙蛙蟬視之畏然恐泊其聽也而况予言乎雖然而諸君必欲得之者直其猶將樂聞之耶昔李初平老閑濂溪之言不讀而悟道顧平學濂溪而未得其道者也使誠有以進之何君將不得爲初平乎而況其二子乎彼期望之年天是待之吾不致叨以爲祝矣

送陸子道南歸楊李序

楊李陸子子周來觀省吾太府玉洲公新語來仰泉山草廬康喬之道復即明水子而觀遺風爲其師賢而取善也博矣金藉徐汝芳氏博其弟子都需與陸子朝夕於其還遂徵言以相之予觀陸子樂康需之肥遯固窮也思以風其俗之靡愛梓廐蒙布之而下繫要語以存天理首焉則固得其凡矣夫天理也者吾心也吾心炯然而精明謂之良知是謂天之明命井然而有條理謂之天理故理也者一本而萬殊者也我國有之存之而已矣是故窮理則盡性至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曰成性存心道義之門存其所以事天也自性學之裂於後世而其流日遠是故析心理而外索者謂之岐岐動靜

而兼修者謂之支今聞良知之學皆則既亡二獎矣然猶有二相焉作欲見者謂寡欲而存爲果實功則證之以閑邪克己作理見者謂近理而趨爲超欲界則證之以立大志仁之二者雖見人殊其同焉以翳心一也夫心宰萬化而不居顯群妄而無爲者也故窮理者存其宰化之神者也故無累克己者言行其顯妄之體也故無蔽功一而言殊者也夫容以見二之耶且夫道以見殊而領欲以言盡之滋惑矣孰與默識者實際哉陸子博聞而篤志首刻之意將不在茲乎予故因之以敘贈

送學憲少湖徐先生入補洗馬序

少湖徐子寧良知之學以教我江有惟茲多士既靡然嚮風矣

聖天子重簡官僚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念

皇儲方冲非知聖學皆非宜而洗馬又詔之以經而納諸道者也於是再易命而徐子與東郭鄒子並拜司經海內願望多士則俱一然若有所失少湖以書來別明水子進而送之弗及則申言以詰之曰聖人苟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非能加毫末於其性也童蒙之吉以其去赤子之心未遠也無聞見以滑之汨乎其未兆渾乎其未琢之璞養之則其復聖也不勞矣唐虞以樂教而三代因之蓋取諸此也是故養蒙者致一以感其良心而已二三其德則將以下皆之心應之故曰初筮告瀆則不吉其四筮使民如承大祭之義也而况於道諸君乎非一德剛中其孰能與於此自孟氏沒而聖學之澤

二

溪明道始尋其宗而象山慈湖繼其緒然遇神理之英明而道終不行何哉彼其春秋盛而聞見無復童蒙之虛純矣欲盡洗其積染而還其初心勢固難也是故持心之於養蒙也遠矣自是而後道術益裂於天下所謂多學而識義襲而取皆世儒虛排而實宗之又數百年而先師陽明夫子出始揭良知以攢群聖之宗而天既下聰達矣親炙若東郭執事若少湖溫易精粹皆其傑然者也乃受知聖主並拜今官以究先師之業固四賢之所不能遇也茲非千載之會耶是故二子之行重矣昔四皓隱者才非出於漢廷諸傑也然不動聲色一出而格高祖一念之非以安漢祚才其敢望焉者何哉彼其素有其尊人也而况於有道者然則二子其必有以揚

聖主之休對天下之心矣多士不亦與有終哉乃并以詰東郭氏

送少參遊嚴王公赴河藩右轄序 己亥

嘗觀子長東探禹穴而龜九疑講業齊魯之墟鄒射鄒嶧觀孔孟遺風卒以史才宗後代彼非有所資而得焉者耶堯夫亦走吳楚涉汶泗客梁宋久之歸洛謂道在是豈直得文助哉夫君子之專精於道也固無藉於外然亦必觸其天機脫然若冰之釋而沛然若江河之決者而後可與幾也而後知感非自外也昔張旭得書於鐫劍香嚴悟法於擊瓦此豈知識所及哉而况於聖人之道乎哉晉安遊嚴王子始以文鳴殆欲與子長爭長雄及蘭陽明夫子良知之學躍然感悟一日千里視偏霸逸駕要亦不暇追矣彼且烏手資哉王子嘗督

三

學孔孟之都轉紱江省覽元公之遺化觀象山之流風今復還轄河洛懷周召之往烈挹周程邵之流光今昔豪傑所欲覽勝觀風以廣其志而不可得者王子嘗從容宦遊之其耳目之所觸精神之所感庸詎知不日有所得以資其冰釋者哉王子不惟吟哦蒞政精決難因時就事各有所樹要非其志之所及其在江右與少湖徐子莊庵王子夾輔相觀共任斯道而志興起之其於仕直寄焉以結軌於四方也嘗欲拉余謁青田登應天復象山舊規大振其教于茲去辛以公奪乃獨遵吾郡之英五人館教而敦琢之是宜苟一守官者所能窺耶五子不能忘公之教育也乞子言以贈公行夫贈人以言則子豈敢況矧子其后子公者哉抑公昨道臨川與予別謂見可惡非道

也謂意於好善道非至也則聞以別少湖嗚呼此豈淺之爲悟者耶
夫性虛而神其本無善惡也一鑑之無妍媸也善一而惡一也其應
化也猶其妍一媸一而不與也善物于中以應世是猶妍於鑒而求
其照之下與也得乎哉故君子之平其好惡也非時其發而調之也
悟性而已矣茲所謂冰釋也悟性無善是名爲善、向不復而況於
惡是名爲惡是謂好惡無作順帝之則夫是之謂良知之學王子其
復我心者吾請以是質之

送別爲南阜王先生考績序 己亥

郡有倅以理恒賦於寇暴得兼詰焉制也後于劇地率貢外增置分
司之蓋難微督之政懼弗專也然則官是省令民無風通公無私靈

二三

而特輸之斯亦良於其職矣若利祿眩手前久而介不終易則加良
矣賦不足備也已不足潔也撫字行手其閒而民弗知擾則又如良
矣序之設固然也若南阜王公之倅吾撫視此又矣足多哉公維揚
今植學懋於臺起郡學實與則入太學執業于甘泉之門德器溫易
醴藉合弘雖危阜糾紛授之而言色不見其疾遽撫人望而畏愛之
其蒞政精詳平慎訟獄者皆顧之焉權郡符者半載吏肅而民益安
德聞日章公委之移歲相尋下故奔走經畫於他務者乃數倍恒職
勞之尤著不刊者則若遷邑學東廊子記之暇則進諸生而論學慨
然有興起之志此豈直以儒術飾吏治哉而衆屬服其善士民稱之
無間言者不斷于當路旌薦之剡時若玉應要非聲色所能幾也公

且缺然若不足精底願探日求止於聖人之道豈非粹然爲志君子
哉茲將循考績之典以行刺史玉洲陸公貳郡頗需黃公監郡西河
徐公皆難其利而屬予敘贈之予固雅辱於南阜重高諸公之誼何
敢以不敏駢雅音清獻守度深懷佐州事而相知猶苦於晚今士之
相違有先入乎其胸者則屈於不知己也豈少哉今南阜左右玉洲
若諸公未期也至惻然於其別宜淺之爲知者耶可無幾夫子之歎
矣不于二賢有先哉亦將遠盛美於茲邦也詩曰顯、令德宜民宜
人南阜以之又曰晴共爾位好是正直諸公之謂與其受祿于玉而
神介之福也已故樂序之

送郡侯玉洲陸先生入覲序 庚子

四

刺史古諸侯也秦郡天下以陞雖守刺靡常然與天子分去寄千里
生民之命視古一也惟季世牧守屢易俗方異而人殊南阜民而吾
從則代者且至而變革之矣民惟奔走之不給焉然靡所適從其又
何利之受而善之嚮耶然世之所謂才習又每好煩其令以新民之
趨非是若無以起其聲者嗚呼此天下之治所以日入於偷也與是
故君子之於政令也苟非垂不刊之利使後賢足法焉則莫若循其
故而懷之猶亡紛更之弊是與民相安於無事也吾郡侯玉洲陸
公其非以是爲心乎公釐醇謹長者溫然與物無忤然始合清河有
異政繼入臺按蜀風烈甚焉比刺吾撫人意必大有創革公乃循、
奉職務與民休息一無所更張以還時警守務自信不務標舉其在

欲惟其當不惟其敏也峻法以警下粉飾治具以要上故豪猾得獻其忠百姓得輸其情頃大隱穀價翔湧六邑洵之公既顯之以安靜乃諸悉公廉平覆之而後貨諸富室民其賴焉故隣境皆寇亂而撫獨免豈非所謂其政問之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者哉庶幾宜第之遺風矣於是將修送職之典以行武監股輔齊黃公而下豫陵於東川之津明水獲與從焉相與登彩鷁凌秋風放手中流酒行樂變聞歌列調於是華齊子瞿然興實爵而進賦莫蕭之二章西河子賦棠、者華鶴山子賦采菽龍渠子賦形弓明水子亦賦淇澳之首篇公皆拜而酬焉賦小之亂以答之越三日公則信邁諸大夫屬明水子故贈之辭不獲命乃述公之德政復第諸大夫之賦而申之

三五

曰夫君子之入觀也為龍光而有學處則車服之庸弓矢之揚斯至矣終之以密武之既德則古諸侯之盛者也而公以靖共正直交易則贈處之義於是乎備矣諸送書諸錄以相公任

樂安招携諱氏重修族譜序 庚子

諸聖之廢久矣歐蘇氏始準史未為之近代宗焉然亦鮮盡其法者蓋歐做詩譜圖自可見而蘇本小宗親盡下及焉至於各詳其親以詳譜互見而各以其譜冠之則無異法焉是故遠近有種本支有倫備而下繫蘭而不遺善矣後乃合異而譜詳之於是有不勝載而難手為繼者始與其法無異然後世宗法入廢歐使群宗各為之勢滋難矣此譜牒之公惠也余嘗欲變而通之盡制未及焉也今觀重氏

述之為謹氏譜也其亦思變乎永遠祖而譜始遷錄顯功而刊繁博又道之族約而惟祭四墳墓附為雖不盡法二氏視諸譜則如吾先譚先有諸者紹興間嘗自譜之中更三修而族日以衍時則有曰穀董老而博義不欲以難繼者責其後人乃聚族而謀新之而惟董氏是託既成則又使其諸子走臨川因董子請余定余按譚自度凡三徙至招携清里之前溪當在宋中葉迄今四百餘年望於樂安其間自清里徙花園自花園復折為堪中濠東後濠派別枝分蓋不世家無大宗以相維攝然而宗族不散昭穆不淆慶慶相繫不至等途人而論異宗者信由有譜之力也故譜告終止招携今譜花園修也而仍繫之不忘本也是故可以考世矣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

二六

風俗在於明譜繫正宗法族若譚氏風俗其亦有賴夫子孫宜必有感而興者矣余既嘉譚翁之善而其諸孫從董子講學余明水山中日復申翁之命故為敘論之如此其姓氏之原世族之顯與夫分統之詳則存乎其譜與大司空謝公以上諸序

齊梅峰羅應君六十序 辛巳

莊子謂龜觀于華其封人視以壽富多男子竟皆辭焉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始也我以為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錫居而穀食為行而無章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倍德就閭千族厭世去而上仙乘

復白雲至于帝鄉三志不至身常無礙則何辱之有而遠去之使豈
不知聖賢者而寓言若誌意謂聖人善居福而不遠人情也觀雅頌
之頌禱可知矣然彼因以生為惡死復何厭耶其與富貴利祿委蛇
孫子要皆執名為執生者法藏焉爾已彼且嘆憐專之殘生而夢散
木之全天年也其不以壽為貴乎哉然三省懸於天得其備為者十
下一二焉使德不足以居之是謂待福難備焉君子不謂福也是故
三省備而無愧天下之訛誤也吾於梅峰羅君得之君崇鉅族侍御
君之從子也家累千金而嘗欲甚寡然而好義樂賑族里稱惠焉行
年六十精勤若壯而拘一彼人無壽者相卿黨稱讓焉二子克家授
之以恒產而文之以詩書國人稱慈焉封人之祝聖人者君固集而

元

勝之矣豈獨取諸天者厚耶其所甚命者累行近茲君入與予相善
敬愛不易乎其初欣戚相係焉嘗過予虎溪之莊吟予歸隱而圖不
治予亦吟應曰將學老圃而未能也及遊君池園物產果殊勝豈非
壽祿不入其心皆固然耶君敦本愿慈有太古風壽福之增宜川至
而未艾也是月某日為君初度之辰予將往臨之敢稍以封人之辭
君宜直受之矣莞望之期尚當為君申歌之以遠紹雅頌之音

壽少尹南泉蔡君六十序 李孟

天下之大壽有二而幽下與焉以精壽者謂之仙以道壽者謂之聖
彼若楚之年世所謂上壽也然自大年親之一蟄姑朝菌耳而況上
仙出入氣化遊無極之野者乎故形者天地之交蛇也仙家私其精

壽志於久親者也猶不荷以為壽况備聖之徒公其身於萬物修短
不貳若乎是故騎以一節無矜顏以仁壽萬世文王於昭于天終古
猶一日也茲豈世齡所與及哉然在昔以壽為元福而天下之盛王
未有遺年者何哉君子得遐年以無過聖人樂入於其道以化成天
下黃髮之尊以其節於德也其屏焉而不齒者得為三代之壽民哉
故所貴乎年者凡以尚德也然後世德不遠古而樂人之壽者不變
于昔君子厚之何也記曰老為其近於親也是故苟高年斯尊之
矣是天下之達情也而况有其德者哉故壽人者戚之斯重其儀矣
然而託諾文則必其兼德者是與也君子願以言調人乎哉金谿蔡
君正夫於是月八日行年六十諸俊士黃子理夫輩十有二人相與

六

微余言以壽之因謝不敏陳子崇吉申請之益力曰南泉起成均歲
嘉善有能聲應幾昔人所謂余不負丞蒼當路交獎之念其親之老
也以移祿養為未足乃謝歸日與士君子遊故其二子現鳴以鄰
閭多之是可壽也且南泉又云樂聞公言久矣不得將無以為壽余
不敢復辭乃祝之以大壽夫上仙之壽聖人固兼之矣其道又甚矣
途人可為也而况蔡君乎程子曰下學則老而老學為則固不知老
之將至矣昔伯玉以六十而化君既及其期矣武公以九十而聖則
君視之猶壯也由茲崇志以增益其下能誠未晚也而况其二子乎
遂次其語以復諸子

送邑博韓小江先生擢令南康序 李孟

聞小江樓子爲臨汝博士三年以望擢宰南慶戒行其素西厓陳子介諸生以見于明水子曰以樓子之學于吾子敢請所以相行也且告之以爲政明水子曰何言哉樓子既知教矣其知所以爲政至夫政教也正己以格物謂之政以斯道覺斯民謂之教非二也故知教則知政矣知政則知教矣樓子兩教名邑三典文衡日覺諸生旁燭多士可不謂知教乎學博而虛行和而介臨難希避以事其親可不謂正己乎是知所以從政矣傳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也皆先之也聖人之治可見矣漢梅縣令民之師帥教民之義猶存焉後世政教析而治道廢矣夫子繫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政教一原於臨盡之矣夫地親澤而臨之曰臨親民而臨之者其

元

如食於象滋切君子觀於地澤風流形庶物蕃生江河浸灌說澤萬物則教思之象明矣博厚載物振河海而不洩則容保之義察矣昔夫子之門子賤以鳴琴化單父子游以絃歌道武城後有循吏幾以如焉得臨道也樓子自學古以至室世未嘗一日離夫子之宮繼茲爲南康舍二賢又安所取衷哉雖然霜露風雲知皆天地之教則知甘臨之憂聖人之戒凜如也君子知臨之宜又知臨之戒斯盡臨之道矣於是諸子躍然起而識之曰示我周行豈獨相樓子哉敢不重拜

壽周夫人應氏八十有六序 乙巳

峴峰周子掌撫教者六年士方向風一日念其母之墓也浩然有歸

志邵守嶺南會公而下咸囹留之而周子思不寘諸生乃造明水子而請曰周師曰以不得歸養爲憾先生其所異也誠得一言往爲母壽庶幾少慰乃心而續其歸圖他日捧檣歸鄉徐決行止不慮於拂衣者故此諸公爲天下惜才之心也乃若得久於其教則諸生有私幸焉明水子猶然笑曰諸子意則美矣其爲周子謀則迂也夫母子之愛天性也不可解於心周母八十有六矣吾聞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周子懼不遑爲即已耳顧欲以易之或矣而况於予言至若子愛人以德而成其美吾敢爲姑息乎哉雖然周母之壽則奚容於無言夫尊高年所以於吾老而况同志者之母乎而又况其賢者乎吾聞其少哭親也幾喪明歸周逮事舅姑甚順事伯姑如其姑二

三

族稱孝焉以寬濟夫子之嚴和婦姒而化之鄉黨稱順焉敬愛其昆弟也老而彌篤親族稱友焉使其子就仁賢獲聞聖人之學國人稱慈焉其無妄言遠色不苟取不責報可謂貞而惠矣菲衣食而豐賔祭可謂儉而中矣六德在躬不亦賢乎是可頌也已吾聞其伯姑壽幾百歲其仙舉也握母手若遺之曰與汝如吾等則母壽不亦有徵乎夫頌雅之禱祝及於婦人者鮮矣惟昔魯僖公偕閭宮之教以及宗廟國人樂而頌之曰令妻壽母魯侯燕喜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聖人筆之列於商周之間是魯公之所以顯其母也今周子聞良知之學身教多士則所謂敬明其德匪悠伊教者其殆庶幾乎多士方思克廣德心則樂其有壽母而歌頌之豈得顧後於魯人乎哉昔者孟

世三遷而近學宮曰是可以居吾子矣以得習於禮樂也而孟子卒
成大儒况居處學宮司禮樂之教者乎故周子雖遠於魯母若而安
之者孟母之志也然則周子之所以成母志者宜直以歸養為足乎
夫昔之賢母有之也今之壽夭錫之也若夫大之使塊美孟母而壽
之於無窮是則在周子已矣應氏有石門子者母之從弟子同年友
也潛世而樂道其必以予言為不安也夫

王臨川集後序 丙午

邑侯應君雲鸞刻荆國集成余適東探禹穴窺石梁雁落而歸屬序
其後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繁焉雖下致其何敢辭惟公文章
發於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天授視昌黎所

三

誌子厚皆遠矣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
之區而亦無梓焉宜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
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嘗陸黨焉此與
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以開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
宗孔孟之學其不通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分固已信於天下
遇大有為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
志蓋昭然可觀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為
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
大夫其見稱於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及其極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勸師卻

費豈群情之所趨哉彼亦嘗聖猶見治亂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國
豈魯三都此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為管仲者
非夫子之所深與哉世衰道喪千有餘年非實得其堅緒如濂溪明
道首固難優於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末私見而學故習雖賢者不免
焉則是非之誤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觀遠意有所窒
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昔充國平羌之策崇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
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况大取天下之
弊法而更張之者豈宋之中葉國勢衰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遂夏
為憂猶人癰疽並發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
安公既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深憂之故每啓昭陵以

三

至誠惻恤憂天下之心而華之以晉武梁武起過目前為戒蓋欲早
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將通壅滯實臟腑而攻積之沈痾
而登之泰和也諸賢既用或齊公之見怪其作用而乘客氣勝心以
逞者又復據臂其間訐以為直不遜為勇夫子之所惡者而世以為
賢甚至櫻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不下幾於亂政者豈元祐盡罷新法
則雖幽厲之宜可反而中興復文武之境土矣乃顧因循坐致靖康
之禍卒使中國淪於夷狄一如公所憂者果孰執其咎而顧橫如諸
公是尚謂有是非之心至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
則子公有先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同相之道博舉而不一及明
道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知精則知人明乃亦不

知者以自代何耶一時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下忍之欲候
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
從卒始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
之法皆是也其憂斯民之左極下以身家二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
惻惻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群言果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
偏黨之私其心辟於哀矜而有所忌憚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
公之所以爲蔽不精於聖學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
遠圖惠於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廢變蓋公之
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
禦繁恢復諸策亦卒奪於議議而幾危其身况公圖之於未形至於

三

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
之於既變之後則橫議之流禍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
實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於廢道獨使公負重毀於後世哉此余
所以重爲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舉未始皆不善也介
菴子序之詳矣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畧焉特取其大而應者著
之耳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
弼上公之位建諸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
之道也將不優於斯語乎善讀斯集者當自得之矣應侯寧波人公
嘗令鄞邑稱循吏而廟食爲民至今神之其法施於民也後習聞之
故梓其集於吾臨川云

陽明先生集畧序 丁未

聖人之學盡性而已矣性也者道心也其本體寂然而無倚也謂之
中粹然而不二也謂之一炯然而不昧也謂之知故廣庭之執中孔
門之致知一也本體無纖毫之翳則知幾其神知之至也是謂允執
厥中是謂一以貫之夫子自謂無不知而作又非多學而識之則致
知之敬躍如也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復其性也此
致知之傳也曾思慎獨知微之隨其源一也而時固有倚聞見以爲
知者孟子始發良知之訓指其發見於孩提者爲天下之達道而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孔門之統其不在茲乎及其沒而斯
學不傳道術遂爲天下裂千有餘年濂溪明道始明無欲大公之學

四

庶幾致中之緒矣象山慈湖尋繼其微而未并其後日以支離橫潰
以義外之商量一貫之宗遂塗天下之耳目而人喪其心矣間有萌
覺其非者而力莫之能挽也者四百有年而先師陽明先生出始慨然
有興起之志披群言歷二氏鍊於艱險而後反之洞然直悟致知之
宗乃表章之而不作天下之毒於積習蓋已淪肌膚而洽骨髓矣群
枉而力攻之而先生開物善世之誠諄諄不容已者固忘其身之危
而莫之救也於是復以童叟鼓動有志之士稍雲集而河汾若鼓
鐺鐘子百仞之閣而群悟方學也若晚其析楊梓指而得周還排環
于其庭也其於誠仰之習蓋未嘗深闢而自不能爲崇聖門良知之
學久而燦然復著于天下而人始知有其心若長風卷陰晦而共觀

其日也昔人推尊孟子以爲功下在禹下若先生以神廟清之功豈直下於孟子哉非夫精神氣魄迥蓋千古其孰能至於此其文章勳業皆從此出辟之風雨霜露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全集近已行矣學者從其所愛慕感觸皆可因而入焉故先生雖往矣聞而興者未艾也固豈可念良知之主同施諸後世而無朝之而先生之神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豈非真與風霆同其鼓舞有不可得而測者哉邑侯應君象川以意摘其要畧請梓之以傳謂川也客親於先生者適而使序之顧惟下邳未之有得也曷足以發謫惟及門以來竊見先生之學雖已夙悟大端其精詣默成蓋有日新而歲盛者讀其書者以其年考之亦可以見其進德之迹矣至於本體之瑩徹圓融淵微

三五

精實所以通神明之德官天地之化立生民之極而會群聖之指者則浩乎其莫得而窺其際也世之君子未嘗灼見先生之道乃欲以私智鑿斷其所至下亦遠乎天良知之無聖凡夫人於孩提信之矣而卒與聖懸隔者豈有他哉早嘗守於嗜欲高者蔽於見聞而莫之致焉其先師夫既已開之矣倘有疑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而必外求以解之者是不信其目而自障之依、然索微夷於杖也是意見之重爲蔽也則集中指點離燦若日星其能入乎苟無先橫意見易氣以觀之固宜下待更端而躍然開悟矣則若茲摘刻者不既多矣乎一應侯名雲鸞象山人

送南昌都博賈海陸先生權國子助教序 丁未

嘉靖丁未四月既望余浮彭蠡抵南康將窮匡廬之勝時司曰鹿洞故豫章博士賈海陸子聞之即使人掃洞室以覓余乃歷金井窺玉淵而登天池數日乃下東林過白鹿巖與陸子一晤至則聞權國子助教出洞矣悵然久之乃與在洞諸子周旋相與時道性情證經史諸子躍然日下余疎也遂相與披莽棘穿石門沿龍潭攀鳥道以觀三疊之瀑巖懸詠歌莫不陶然相忘也還洞諸子詣余而請曰陸師述教註洞甫半載而遂擢以去諸生無以爲情也先生幸辱臨之敢請一言以贈余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贊余固弗文且無一日之雅於陸君也其何以贈諸萬子余子復囑請曰師擢甲科不欲疲其身於顯仕也而俯教吾郡其志可知也其容和以舒其氣冲以粹其與

三六

物教以民無吟哇焉蓋溫然君子可失人乎哉且既得聞名于將命若矣下猶有神交者乎因辭不獲則請以古賢學之教贊焉昔舜命夔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周禮大司樂命樂舞以教國之子弟凡以陶其性情使自易其偏自至其中而止矣茲非易簡之的教化之原哉是故聖王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化中者樂教其深矣周衆文勝而樂教宜夫子刪六藝以爲樂則淫哇靡曼之辭存中正和平之音以宣八表之風調二儀之氣乎萬物之情七十子從而舞韶詠歌同聲相和繚然洙泗之間聲滿天地而解麟至其調情之具凡偏復中之方傳之萬世者詳矣蓋聽其言者感乎其心澄澤得化焉志意得廣焉則韶漢之音自求得之矣乃至研文義

以爲精析名物以爲明證奇靡以爲博覽定疏以爲功是非徒亂之
以鄭聲乃并其器而塗塞決裂之矣於乎後之欲聞變孔之音者郭
從而聽之耶雖然經也者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百也變數之
指之而百獸舞悲一也甄巴鼓之而魚躍鳥下琴一也師文鼓之而風
雲冰霜應絃而變著一也秦女吹之而來鳳凰彼各有所達之也夫
琴瑟蕭韶之器豈盡亡耶今有鼓三極之真機感群生之固有音合
作文之以五聲正之以六律可使神降所出靈至祥生然而冥然不
感者則是充耳聾心會魚鳥之不逮也嗚呼今之世其無感之者耶
其不感也耶余視世之驚進者蕭然疲役亡其軀而莫之止也陸子
辭尊居卑去紛即澹茲非務養性者耶日陶月融膚詎知不旋復其

三

中也彼以賓海爲號其器固欲弘以淵矣苟復其性則與天地同體
振四海而不洩蛟龍龜鼈固化育吾性海而又奚假賓之耶然則鼓
巴文之音助后夔之教以感斯世吾於陸子斯行望之矣

送邑侯李質菴入覲序 己酉

士君子有經世之志未得大行于天下其樂於爲令最親民澤可
朝下而夕至也昔者子路宰蒲子賤宰單父子游宰武城莫不興禮
讓絃歌之化雖史傳所稱循吏不逮焉彼聞聖人之道皆不下王佐
才而屑於小試皆務行其志焉耳故雖以區之地世際豪亂其治
化猶章、若是玩後世大縣不啻子男之國而今制良令又多瑣鍊
之微異時令中書而宰天下率由此其選也誠有三子之志以治之

功化可勝述哉江南之縣臨川爲大而俗淳樸素稱易治文物自昔
最盛其明聖人之道負命世之才敢若如象山荆國南豐草廬諸賢
環邑而居者後先相望流風遺教猶有存焉君子樂於爲令而又得
名邑如茲土者以使其所施而高其所景仰不亦快於其志與然邑
附郡郭而衝要凡巡臺監司之按部皆駐必經月而卿士大夫之四
達道其境者冠蓋相屬者出乎百里之外供億送迎之節一有不至
者足以召尤連謫掣吾肘而貳吾民志始有不能直遂者矣至於俗
變日偷訟繁而逋負積地大罔疏寇賊孽孽其間奸究出沒官府以
侵漁上下者多蔽而不聞勾稽追胥之令或慢而不報風流之不絕
僅存於下者勢不足以挽而還其故君子始復懼其責之難勝而志

三

之難副也秦州質菴李君以進士來候茲邑客溫而行澤其志固前
于號令而孚矣及其蒞政夜寐夙興日精而月鍊未嘗以暴怒問刑
罰而以姑息待奸究也凡刑獄之等攝役之差皆躬裁之雖胥吏
吏一不得高下其手臨民始恬然易之已乃警然畏之今且翕然服
之矣若是者侯宜嘗試而爲之哉亦求諸其心之權度以行其志焉
耳今夫事變之來無窮而吾所以應之者無定固非可以懸講而臆
計也然聖學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侯亦安取此哉昔夫子稱子賤
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在軍旅所下者五人他日又謂子游曰
女得人焉爾矣以澄臺減明對是君子之志於學也必有所資以成
德而欲行其志亦必有所資以成化矣彼親達材成德於夫子而猶

汲汲於是況後之君子哉昔者吾友心齋王氏聞聖人之學以淑其鄉而東越林氏諸賢又相與羽翼之非泰之君子乎則侯之所取可知矣若夫欲得人於茲邑則先賢之澤未泯也豈無澤臺子明與軍父二人者足以成侯之志也乎侯治臨歲餘遂有入觀之行郡邑博士諸生相率乞余言以贈遂以此說論之侯之來歸國將拭目以觀其化也

送都侯橫山顧公入觀序 己酉

予始讀羔羊詩謂美在位節儉正直也心竊異之以爲節儉正直亦士大夫之庸行耳而國人歌之至采而貢之天子被諸管絃以風天下夫子又錄之以憲後世不亦侈與及觀碩鼠板蕩諸所是刺括克

貪殘說隨回通之毒民者若蟲蛇虎狼然其間賢人君子以靖共正直胥訓戒而無救於危亂然後知其繁化理之重如此聖人之意深矣哉是故羔羊之思先王之化治世之音也而況李世頃俗有振其遺響於千載之下者不亦莊重矣乎海鹽橫山顧公來守吾縣廉而不伐易而不回躬儉約爲吏民先蓋其素已超乎三吳風氣之外其取胥吏與臺不少假借於刑獄簿書必致其詳慎焉章雖數易而不以爲病率漏下數刻而下以爲憂軍胃不繼而不爲苟且何向之政豈不卓然有羔羊之德哉然上不登薦剡之列下未起謳歌之聲其故何也豈時固有所不遇而政猶有所未洽與予之觀今之俗吏其行已出政率多反是殆不逮於詩人之所刺者然而競炫小能

汎濫建白苟具文書以投上所好而彌縫其闕弊甚乃結縵左右以例置是非其術之易售顧如取左委波豈復上有道哉惟斯民好惡之直則非時所可奪耳撫俗故斷朴而質直素稱易治然風習日下變而爲驕侈誕謔亦久矣至於皮點之穴官府而漁獵齊民者不可勝數訟獄增興故皆丘積而新者川至使人齒然疲役而莫得其紀若二西邑者註其是雖襲鈞鉅之知操摘發之神以襲震之術恐不勝其敵公方觀之以不擾以須其業與務赫一之召省固殊技矣况治甫歲餘而占之人又動相挾擊營方奸究是懲而彼或市姑息之仁吾方經制是釋而彼或務更之令亦何以定民志驅而之善耶然吾民陰受其福而服公之廉平皆無聞言則所謂不可奪者固存乎

下矣公適有妻弟之戚燭然有歸志而當路不可於是乎有述職之行郡邑博士諸生來乞言以贈予非能言者直樂道公之善而不敢辭使

廟廊之上知善人之政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亟以我公還之俾久於其政不終有以還吾邦儉朴質直之故俗乎且夫節儉省德也正直者王道也君子之學求其至則公之於是其不日有所進至神而明之則德博而化矣他日有頌聲作于吾縣可以繼羔羊而風天下使世若下在公矣乎

送都侯五山陳公歸闕序 己酉

君子之建事非計功干譽也務自竭其心不揣于天焉耳矣事天工

也天將與之其能遠也而吾適逢其會其任也若或啓之其勳也若或蒞之凡吾之責不容不自盡者所以共天命也夫是故於毀譽得喪視若浮雲之變幻寒暑晝夜之相輝乎吾前豈以之爲戚或充誠哉然世之溺也久矣非豪傑之古其孰能幾於此陶五山陳公魯得以前進士累官二十年始守抗有惠政而尋謫及還載吾郡凡四載不轉官竟受命印臺中丞爲撫復千金之堤興萬世之利茲非天耶乃中浮言以罷撫人免之而尤天之爽其報也夫抱潔白之操貞奇偉之績而顯奪其久滯之官蒙以不聽之謫此常情之所甚不堪者而君當之泰然不少見其有溫威之色方約余聯靈台遊仙岩若釋負嶠巖振羽泉廊者非所謂豪傑之士務盡其公而不愧于天者耶

余嘗論千金之興廢一郡之盛衰也吾郡因改爲城因川爲池三面阻河舟楫達于四門此爲之舊蹟民之達利設險建國之所由也其隄灌既與甜盧芍城等皆持一端耳自川決失利倚功於城由賴魯公利撫以來屢築屢廢數百年至於公始作石堤爲千載不拔之計其爲民興利蓋曠世同心語其功則固有賢於魯公者非天意其孰成之方印臺念民利於清戎之平而可縣議於巡撫之日公感堤廢於按圖之初而受臺委於集議之億億勳志應千載一時茲豈人力所及哉公安舍堤傍載離黍耒耜變而挺頽變而蒼鬱露脉公危疾將至公棄藥以隨盜勸弗解彼其躬之弗恤而况身外浮名耶非洛共天下不敢自過其孰爲焉至於此撫人始驚然尤其屬中渙然

信其志卒奮然樂其利而謳歌其功德夫千萬人之心下約而同非天命之赫然若手雖不能奪公誇於當途而能暴公之心于天下不能保公位於一時而能廟食公于百世天固未始不定也夫天使之樹曠世之烈享廟食之榮固將拂逆宸臆以固其靈澤蘊潛潏以歸其福澤亦若茲堤然而世固以目前利鈍測天道不亦惑乎是故求全之毀直道之黜從古有之皆君子之福也世之排阿譚遇工於干進而巧於避難者豈少哉雖使主致通顯授若優矣然內愧于心仰愧于天俯賤于百姓其視公果孰得喪哉彼享溢其分庸詎知非天厚其委耶而安公者或咎其任事取敗而矣余嘗遊西湖觀所謂蘇堤者直便遊觀利傳呼耳於民利無秋毫益也而世多稱之公非子

解劉信公畫心利功應祀典與黃漢攻城野戰之功天地懸隔而史逸其傳世之何名志實責耳賤目者可勝慨哉然百世之下是非卒莫逃焉若天命之在人心不可終掩也公之功烈雖奴視七門三堰可也其於蘇堤則直懸隔矣民之不能忘乎心者方將勒之金石傳之史誌固不待百世而後定公之歸也子特述其能自適於天者以祛世惑且致厚望焉郡別駕羅江潘侯中佐公復貴同其勞與可泉陸侯咸惜公去來微言爲贈蓋下獨康友之好也遂次其說以歸之

送介山林先生擢提舉序 庚戌

嘉靖初年余居京師想南洲應子隣而莫逆知其塔林子者天下奇才也余尋去官與南洲不相關者餘二紀則林子已登進士令吳中

再選而再讀矣二十八年秋山靜度余夢聞都梁人物志上大書介
山而下疏其行實覺而異之未幾林子復來率金穀過余草堂傾蓋
如故以南洲故不正賓客問其號為介山余心惕然若有徵也秋杪
余往與東廊都子緒山錢子龍漢王子會于龍虎山道其邑見其族
族手遊刀有餘地方進諸生而論學為心益奇之至見緒山所為族
婦林氏廟見文事節操奇復嘆林子能身教於家有女如此優於從
政也則宜及東廊將過臨川林子留之決日以諸生聽講於翠雲之
寺風聲大振林子乃復衣章象山以風谿人樹百世大德坊于邑治
之南以示法象蓋踰期月而刑清訟簡人感于驚化矣明年冬林
子乃有白盜提舉之擢士民張然失其師帥有語於余者林侯以直

四三

道三黜百里之地固非所以展驥足也况使服強車以枉其才能無
少望乎其必不屑矣余曰不然夫觀地有淨垢者俗儒之解也因位
為充誠者庸吏之操也是為林子計耶林子夙驕手文藝之林
而求宿手道德之圖非所謂有道之士乎哉夫有道者之於位直奇
焉而已矣其視宗卑顯晦變幻倏忽若野馬之吹隙駒之駛炎冷陰
晴之相輝乎前也豈得與之變哉吾意林子方超然於吏隱將浮昆
明覽黔玉追博望長卿之遺風以舒其瑰奇之思時進退人而與之
語周孔之道固以年益為瑚璉視靡莫為齊魯亦為往而不遺芳焉
哉且夫屈伸盈虛天行也天降奇才于林子也其必有所待矣庸詎
知閑散之地非樞要之基乎庸詎知坎河之久非超騰之積乎其什

況利鈍要必有尸之者矣吾與若又何暇為之慶或說夫惟素位而
學乃林子之所以善承乎天而吾儕之所為賄處也邑有後山吳氏
黃余端靈也其父兄子弟皆應侯之政越來微言以贈其行余非有
言者且病然於林子之別不容默也遂次其說以貽之并以質諸南
洲云

壽封君吳古峰先生七十序

辛亥

人子莫不樂其親之壽也而况其備若者乎亦莫不樂其親之賢也
而况其合德者乎二若兼得矣而吾無以樂其親不樂也數者合備
而天樂至焉是天地之華和宇宙之純淑也若然者職數百歲而不
一二遇焉金穀疎山吳子思誠學聖人之道以御史得推封其親所

四四

以樂其心而章其教者備矣乃翁古峰先生是歲行年七十三月廿
七日乃其懸弧之辰其母夫人於是七十有一而吳子以巡察河南
得告家食鵬舞膝下怡愉歡悅雖兩面王樂不與易也與疎山吳逆
者余子子莊高子仰之藝子子容筆或樂思誠之樂相與登堂奉邑
為翁夫人壽而托文辭於余以致頌禱焉情也余卧病久無樂事為
文也余生間歲再至余再辭之然子之辱於疎山也亦不能無樂也
是月既望賦詩以壽之使甫發而子莊復來申請為繼已則請盡其
言一人有恒言不知其為親其子雖於其於世未數然也余子謂翁
數而懸好積而能載樂聞人之善而周人之善愛顯封而邑未始矜
于其鄉其夫人恭儉而慈惠相翁以教以施詒書之聲不及于叔姪

其賢也尤無所言是皆可辭矣雖然直聞其鄰耳余取其大者而
翁夫人之賢于天下非吳子之所樂聞余觀世之望其子者於其
約也聞然憂其不達化也其達也汲然憂其不自崇也其或純
而蹟也感然憂其不卒信也求其心泰然有一日之樂得手哉若
是皆固陋爾子雖有志皆不得直遂而况啗啗然歸過於親以
辱其進而固其位者乎然而漸靡成風世未始相非也使吳子計利
害而言度得失而動循資歷階得崇其封祿以世俗之榮樂其親豈
獨病於世耶然非其道也吳子不樂也吳子於出可得其職則率例
而往不敢一日憂其親入不得其言則奉身以退不敢一日曠其官
天下是以多疎山之恬於進也乃若疎山則出處有道矣然使翁夫

四五

人贊一不樂若治一若然吳子能直遂其志一日樂乎其親之側也
哉翁夫人之賢於是為大天下誠多吳子也則成之者可徵也有不
信於天下者哉雖然吳子樂矣夫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謂年運
而往耳其所為懼者豈直欲求口體之養哉思假年以崇其德永令
名於無窮也故善則將順過則幾諫不忍使其親一日不進於善有
過而不及改也此君子愛日之心也昔者衛武公年幾百歲猶使國
人交戒之卒入宮聖吳子諭其親於道豈下樂其為武公哉予嘗得
公神於眉睫之間其壽進於耄期無難已即其所以成子者而克之
日改月化庸詎知其德不進於武公乎故予詩以某竹之風致頌焉
欲吳氏之壽樂於國人不老也翁其亦樂余言乎哉

送邵侯教江黃先生入觀序 壬子

嘉靖壬子孟冬之吉邵刺史教江黃公將入觀兩序博士諸生重建
公之教乃造明水子之言以贈其行明水子瞿然避席曰夫仁者贈
人以言予豈敢哉昔者子貢問仁於夫壬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教
江非今之賢大夫耶乃予所事焉以成吾仁者其何以贈證無已則
誦其所謂賢者知予所取則焉公實直而溫恭坦易而方介內外一
致不立於封其為撫也敏於政而清於刑部故文書丘積而訟獄竭
其公披閱事要新其牽牒而剖疏之當躬理者第其甲乙令魚貫入
聽日決十數鮮不得其情然已不執己見務盡民隱惟或枉濫是懼
茲非仁者之用心哉初一點吏署道運公乘公好問好察之虛心時

四六

售其欺以罔民利弊方尤之而忌於投鼠公廉得其奸即寘于法無
貸於是四境曉然知公之無靈偏也公厲精率物振起困道興舉廢
墜而尤以修舉作人為首務施設大端類皆出俗吏遠甚然語其盛
則莫踰於好善自吏民以及諸生至於士大夫凡一長片善公必嘉
獎而樂道之不置以川之弗類得事公也且中心好之采葑采菲而
棄其下體時問其疾而樂聞其言况賢於川者哉孟子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則公於撫宜不足治矣吾聞公始從比部而來也
其鄉士大夫贈之者咸以黃霸期公謂擬人於其倫然予觀霸特
習為吏以鈎鉅之知禮神明之譽雖其所宣布惠德以治行冠當時
以循吏述後世及其為相功召乃損於治郡時何從任智尚能而不

知好善故也。觀公之爲治，考厥密審，未嘗不恭用霸望而下專倚以爲明。至其好善之誠，視秦氏所稱殆無愧焉。夫觀人技若己，宜好善聖下，當若口出此誠，卒輔之歸治平之集，所謂優於天下者，霸且有是乎哉？故使霸與公角才於今日，聰察之名，則霸必爲之有使，公與日業樞機如霸，則其賢於霸也必遠矣。吾所以知其然者，以此雖然以夫子之聖，猶曰三年有成，況世下於秦周德遠於至聖，又實不逮三年而欲望治功之成也，不亦難乎？夫國家之任賢，將使之致化理也，豈徒欲其試一旦之効，垂空譽而已哉？公蒞茲，踰再期而遂有茲行，且恆制是循而繼之以考績士民，咸慨然應其遠，遂無以終其政教也。以公之資望，由今之道，其將無然乎？竊意廟廊知公，昔且爲吾

已

民計，宜以霸故事待公，優其秩而久任之，以成治化也。日即微卿傳不亦善乎？夫然，豈直慰士民之心乎？亦得卒類以成其仁也。其亦有私幸乎哉？

送別駕蔣江藩公擢蘇州府學正

會稽蔣江藩公，擢蘇州府學正。公之爲學，嘗以爲嘗嘗諸侯于此而舜之支庶封焉，故其地有舜禹之道。風夫以嶺山之靈，而又有大聖之風，百世之下，宜有毓靈開風而興者。然春秋以降，越徒以伯抗雄中國，而漢晉以來，嚴朱王謝以文墨風流，被江左續數千載，至我國家文明之運，而後陽明夫子出，乎其間，始得其精一之宗，以風天下，何其久且報哉？蓋自孟軻氏沒而舜禹以來，相傳之統，墜于

北。至宋濂溪明道始尋墜緒而振起之，其後有象山陸氏出於臨川，獨得孟氏之傳。三子者，而斯道復絕，又垂四百年至我。

明英憲之際，而白沙先生崛起南海，下達數千里而至撫問道于蒙齋。明君之門，宜其無探微悟道會浴沂吟風之想，則先生之所自得者，爲多。然未能宣暢光大，以救天下人心之溺陽明夫子之興也，始昭揭道心以息清說，若明出而燭火熄，使途之人皆可爲豪傑之士，景從雲集，趨會稽而受業者，真若登舜禹之庭，以川之下，亦復與聞緒論焉。今天子沒且二十餘年，而風神鼓舞，聞而興者，擁環起於海內，未已也。而況負豪傑之資，得吏于其土者，茲蔣江藩公白沙鄉人也，其舉于鄉也，以文學才藝，騰譽于成均，其倅吾郡也，以廉吏能臣

四

教登於黨，刻美政殊績，足以擊奸究而起廢墜，皆未可數而稱也。然皆未足以盡其豪傑之志。公於白沙之道，德風韻蓋已童而習聞之，繼以守土，屢謁蒙山，東齋之祠，而景仰其風烈，固不必如白沙之稽登龍糧而至也。其所感而興者，不既多乎？余每見公言必稱白沙，嘗因試諸生與論天人合一之端，未竟其說，而公尋舉，遂移有事，幸郡余亦卧病杜門，者數月，此其反也，則擢蘇州府學正。

命下矣。余方惜公之別，而又慶天之厚公，得吏于其土也。公將旅于南，與諸高廟以及陽明之祠，其對越聖神，所以感發其衷而觸其機者，必有精進于前一日千里者矣。退而欲序其人也，則吾友可龍溪王于與諸山錢子皆偏得陽明之道，居于雲門禹穴之間，干旌在郊，其

必有以界之矣。公誠取諸山川神人而宿于道邊也。則自臧都以至顯耀其所發宣樹立必皆位育榮贊之業矣。豈直與時之衆吏能臣角哉。最誠夫天數成之而不自任以道是謂負天可與共立而下肯訓告是謂失人以公之英邁其不負也較然明矣。乎敢失人乎哉。故子別也。生述此說其亦庶乎以拱壁先駟馬哉。

送學訓侯君還南昌邑傳序 壬子

浙東之山曾稽天台之屬石者以十數而雁蕩為最奇二谷之所生音雨漱之所注化十八利之所控據皆秀美味絕難甲中土可也蓋中國之山龍行奔蛇萬里而兩橫界楚粵而東折而東北盡于海而雁山條焉為樂清為縣在山之西南數十里當漢海之會抱負山

四

川吞吐潮沒其奇靈淨和之氣縹緲縹緲積為物所不能得而獲之於人為仙釋之徒才節之士宜下能獨當也意必有聖聖人之道者焉乎其間余嘗遊焉而未暇遍詢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而況名山勝邑當中國山幹之所窮皆幾節學有漢若某者生乎其地應感重木其所事教與其所學皆信其為近仁君子也非所謂忠信如孔者耶。顯好學如孔與夏則未之或知也夫學以保身忠信為耳矣非上有所增而外有所修也忠信之至是謂至誠聰明睿知出焉莊列以蹈水火言忠信而世儒又以標相易何言學則孔氏之道堅矣君自明經至仕今遷豫章蓋未嘗一日離孔氏之宮壘固以明其道為職者也乃下尋其學而思與起之豈以呂梁丈人而止

謂之道為至耶。通自稽陽明夫子者出得孔氏之宗為天下木鐸國爾浙東產也蓋中國之山至海而盡皆其神之所降固已有當之者耶而雁蕩之靈乃不能有所出而羽翼之人將疑於山于天下矣夫豫章陽明有造化焉君誠導其學而申其教使地日羽翼者豈難既開而小試亦足為雁山釋疑也若之赴豫章也諸生已余言為贈送以是叩之。

壽外舅大廷尉增廣前重老先生八十序 癸丑

古卿大夫之致仕謂之國老必有久於道德身寄典刑為朝野之望者優游桑梓之間國家所賴以決大議而繫安危也故其養之也與庶老異學天子所為制壯蹟隨省也其年益高則就問以珍從天下

五

之盛王末之有改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漢初古古未遠已言就問之遺風猶有存者在孝武時公卿得公可謂彬一盛矣仲舒之老也一舉西伯耳然朝廷有大議必遣使若若廷尉就其家問焉豈非以其道德經術為時儆戒而知應精審在廷公卿為之左次耶茲固典刑所從出也若令致仕大理卿吾外舅橫溪董翁者非其人耶。公固仲舒之裔也自其尊翁文信公及舅官禁苑傳青宮累南部尚書為時召臣公嗣登甲科至仕秋官尚及同朝聲望相繼文信公既未大究厥施而公亦與時相鑒歷事三朝餘三十年殆遠四川在轉即毅然懸疏乞休廷議惜之乃委加大理卿從其志家食十餘歲大臣官官交章論薦復以前官起居南京未

幾乃復引年歸度杜門掃軌日惟賦詩著書時或寄興棋酒間澹然
風塵之表危言日富雖與竹林繁露並傳可也度雖去京師萬里而
公望繫天下之望士大夫之南北行過其境皆莫不造廬而請益度
之子弟時進而考德問業焉公談經論道歷歷不惑楊雄古今人物
究理亂興廢之原若陳度懸衡以較物之修短重輕而指諸掌也非
典刑攸寄者耶昔二疏以叔侄為官博得告乞散當時賢之而壽考
終樂不以賜金累子孫史多其妻至於今錄矣也公父子繼為卿輔
雖不同時而避讓知此善養天年以詩書遺其後視二疏豈多讓哉
而身兼仲舒之望薦剡不絕不知二疏當時亦有是乎後之秉史筆
皆能傳公父子之美雖千載與二疏爭光可也翁於是歲二月之晦

五

年八十有一矣耳目聰明精神炯然即其壽雖百歲未艾也今

聖主方隆治更之禮惠而乞言將與帝王悅美若公之年高德邵不百
蒲輪必有廷尉之問其所以施功社稷而流先史傳者又豈特二疏
所樹而止哉其在鄉先生為桑梓山斗蒼固不足詢矣川將趨千里
而稱薦從諸兒孫後敢樂述其盛美以致祝頌之私覽者其必以為
非余之私言也

賀邵侯野橋林公有請景晉堂序 甲寅

是非之心天則也人靡弗同其加諸人也下以好惡而上以勸懲邵
侯之吏其是非於上下見法易也然而下每稱情而上多失實皆何
居蓋下之耳目親而甘苦切上之公其奇視聽也恒偏而責薄害也

太監故設譽得以清與而粉飾得以尊其勢然也望基之詩曰脫
就任天降懷靡及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蓋古士大夫之學所以
養其聰明者擇矣至其將命蒞政猶懷靡及之心盡周咨之道唯恐
一毫自用偏聽之私足以清吾靈而墮其職是以日明聰達咸否畢
整故國無待位野無遺賢皆使臣之助也後世之學既下逮於古公
而其將命蒞政又若下胥如詩所云者則其選別之典未能盡順天
則而熙帝載也固宜吾於郡大夫野橋林君重有感焉君聞世宦族
其學與政得諸家庭者多矣其始為桂陽也桂陽之士民歌頌之至
于今不替吾嘗見峻嶒祝氏戲亭劉氏述君政績殆古循吏之遺也
其選取吾郡抱負若下獲盡試然書兩極郡符一攝縣政其所以振

五

清敵蠹剖決壅滯修舉廢墜者亦既煥然快上聞而易下觀矣所攝
崇仁素稱難治其曠戾慈憐之冠玩號令而弛約束者浸以成俗風
通滯訟丘積棘勢而不可理持之稍急則相與謀孽羅織屠戮於上
以逞君之始往也亦良懼焉及拊馭之無幾則吁之無弗至驅之無
弗從深林窮谷之老昇竹葉藜藿皆樂出而願見棄積之填委不報者
幾第其緩急而漸疏發之數月之間道里誼歌豈不章、在人耳目
哉有司之政若此者亦可觀矣然而登臺刻之為首後先數十而君
下與焉彼豈告賢于君者耶至於清戎之可能助一職耳然自
國初迄今口絕戶虛無所勾稽皆不知其幾何豈使奉宣德意公移屢
下而文書沿襲漫弗緝除擾民盡費周知紀極上下平視以為故事

虛文所從來久矣君既承命則禪慮易圖斷自成化天順以前諸有
據可編者新然則藉以報凡指部符省清勾答萬有餘戶臺使嘉之
至行諸十二部以爲式或謂爲必言矣然亦卒其之及所謂是非
之則亦安所據哉惟茲民心輿論合而聽之則神固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夫民賢之而上弗與賢之實固在也吾無愧焉上賢之而
民弗與非俾則媚內省有餘歟然則君子將孰居乎雖然君之勞
蹟豈盡能蓋藏民之誅歌豈盡下聞達上之是非之心豈盡能障蔽
是故諸臺獎勞之典歲亦屢至雖弗盡民之好其與不獲乎上者亦
遠矣是秋君當考蹟北上邑侯徐君某徵言爲之贈余受命諾之已
而有已君之行皆未及秉筆於是巡撫中丞蔡公獎勸之令復下徐

五二

君來促交因以爲賀乃述其善并道所感者如此君豈以是爲欣戚
哉且夫民心之公天命也言苟得民心矣庸詎知天意非玉成而顯
用之乎然則君之刊銘久遠固懸於天矣天命可誥也吾將拭目以
俟焉

送邑侯寒泉徐君考績序 乙卯

念親民而繫重易和也士志於經世而宜仕得金樂之蓋澤易流
而勳名易基也然嘗試求其志率不易見觀昔所稱卓魯者若古今
絕德何哉嘗聞中州四遠之人易地而吏風土氣候之異宜官憲茲
服飲食語言之異習其弊冒險幸更寒暑而後至則扶陽藥病之
不給而欲其厲精懲政宣天子之化樹垂教之勳不亦難乎又嘗試

求之若是皆亦什一於千百耳其崇地相接風氣習俗之相近者固
十不啻八九也又將安所委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必有道
弟之德而後可以爲民父母也今之聰明才智之士平居講習者應
舉之業耳非主於經世也苟其博聞強記足以發策決科斯已矣其
於養性情發氣質之學固未嘗一日講也官人者惟計其階資歲月
魚貫騰行以進斯校之矣其學足以繕性德足以長民與否固未嘗
詢而攷之也求其合於道者下亦鮮乎一旦鎔鋼章行墨綬履然
臨百姓之土各便其剛柔緩急之質以爲政庸俗者務虛誕而和巧
者事粉飾失之猛峻躁厲者使胥民無所措手足而失之姑息解弛
者并奸究寇賊而縱逸之焉呼嗚良之吏不多見于後世者其下以

五三

北巡漳南徐君寒泉以進士來今臨川慈祥平易其中確然有守而
其容溫然可親蓋粹質近道者也所謂豈弟君子者非耶況閩之昭
陽閩南又昔皆臨川故疆漳南則數日耳風習相通語謠易通民之
情屬易得也故其政不扞格而通無較辨之術而下受戴之下焉粉
飾之具而上之薦獎交至豈弟之實應也蓋法之憂民也罕則肅戒
徒步以穢其於刑獄也省以恕於徭役也散以均清登版圖之繫
十得五六焉結守藏虛席之意十省八九焉凡無意命使上言凡案
障蓋陶埴之器罔下悉備責之守者直沒者無質責之苦民甚便之
所謂民之父母斯不亦庶幾乎侯以大夫人在堂春秋高欲假道觀
省故茲以考績行民休下不忍離也於是少尹胡君某邑尉孫君某

宋徽言為贈余國梓堂弟之風日遠故樂侯頌焉雖然堂弟聖德詩人所為英文王也其曰天下作人言成物也曰下錄堂弟言格天也蓋堂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而況于一邑乎侯然、於是而日新焉則所以近天休而荷百祿者可量乎哉異時位台鼎而銘彝常要皆基於臨川矣川雖衰林空園將茂而望之也

撫州府志序中頁

瓊山黃公顯守撫之三平庶政孔修爾慨郡乘之下修者踰五十年文獻且墜乃得請于兩臺監司屬某與徐子良博修之而并延貢士許子大釋學官王子誥曰子淵揚子誠暨弟子六七八人共事焉以嘉靖癸丑九月始專歲莫黃公奔喪南歸貳郡林公根克終其事越明

五

年二月告成其書為綱省三曰天文曰地理曰人道為目二十七為卷一十有之其循序諸首曰古者王朝列國之史皆謂之志晉張璠曰周志有之周官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註曰若鄭書晉書楚書極魯春秋是也故郡史名志從古也春秋之時亂賊逸于王法孔子懼焉而下得行其志乃取魯而修之則繁文以章大義善惡畢見與天下後世共是非之而無一毫作奸惡於其間此皇極之教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後之擬春秋皆既非其時而重以己意抑揚予奪其間書法淺顯然而不得孔子之心矣遷固而下務博記而下主立裁其是非誤於聖人無識焉矧今

王道四達郡志之修也成二侯之志焉耳又安敢僭有所擬哉且其體

與編年記事之書亦異矣是故仰稽唐虞先聖而後辭則原諸易山川貢賦條列而紀張則散諸禹貢謹俗詠歌變政悉列於前為賦凡蟲草木之石則徵諸風雅宮府都鄙原隰畝潯序術壇壝道路廛館此陳夫家兵旅伍兩儀文器度別經而康敷則本諸周官儀禮官職人尚志序序論則采諸漢記若夫謹天發明

王章重民事據事直書而不取以己與焉則論法孔子亦為取義於春秋矣是故經之以三極緯之以五經而志始備抑亦可以弗畔矣夫雖然天地設位而成能贊化於其中者人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今天上應諸侯郡位主山川社稷之祭皆非郡守縣令乎是民之師帥也鍾山川之靈出則應輔鋤台斗處則應少微客星皆非學士大夫

五

乎是民之望也守令能明政教以移風易俗則可以唐虞其民士大夫能敦道藝以薰陶鄉閭則可以耶魯其國是二首交有責焉故凡命吏之祿食于士秀民實與于朝皆志皆表之矣其良者則皆傳之其功德尤著者則皆著之祀典民之報禮屬望重矣況有若魯公身春秋之義象山得孔孟之心其風烈精神所以立懦聞來者至今喚若日星赫若風霆後之聞其風踵其燭而不興者不亦自後於凡民乎夫為天地立心與日月合明而人道始盡非修諸心外也仰止高山會歸

皇極非吾徒與後賢所當交修以光斯志者哉是役也列薦廣公縣師桂曾公均臨川令徐公最資相之而全縣令劉君煥榮安令郭吉誦

宜黃令陳官堤東鄉令蔡君結成與有學焉書成而晉江黃公麟新
拜守撫之

命郡守李公珉適至法得并書其前志所修歲月名忌則舊序作焉

三壽作明圖教壽

宮保大司馬雙江壽公七十

聖人與天地同體與陰陽同運與鬼神同機和應天行而不滯故其
精神純全凝固下以形骸為盛衰生滅耳萬古而長在其希靈吐納
脩鍊服食以求延齡數百有矣當大悟於朝菌故必開聖人之通
而後可以語天下之至意然自昔聖人未始下以永年為元福其所
尊尚而頌禱見諸經者可考也非以形骸固斯道之壽其壽者樂

是

其久於道先蓋古者道行於天下庶老莫不隆於道而況公卿大夫
謂之國老者乎故天子不重煩以職養之太學為之執醬而饋執爵
而醕所以尊其道以化感天下也然而天下莫不重道尊年矣聖人
之道千載不壞先師陽明夫子泮濼浴而七始得沐浴之秘焉良知
以覺天下為斯道宗盟其傳遍盛於江西而吉為尤為其在千全
若雙江蘇子東鄉鄒子則見而知之愈益羅子則聞而知之雖以其
之下有亦獲從諸公後為開諸論三子既皆充然有得變然而其
所宣演雖各因其質之所近悟之所及皆微有不同然不失良知之
宗則一而已茲昔釋門有三淨觀軍復圓修皆證聖果堅持梵行息
妄發靜如鏡顯像足謂靜觀善起變化開悟幻象如土長苗是謂幻

觀下作諸觀斷滅煩惱如鏡達照是謂寂觀諸事大衆皆周不由茲
三法門而入為觀所取雙江其詳論寂觀未東翁其詳論幻觀至念
能其詳諸靜觀至成釋氏自謂頓教下二法門然方便隨順消性差
別圖攝所歸猶有三種豈非亦因其質之所近悟之所及而然與况
聖人之道中正簡易其所因而入者同歸而異戶又何惑乎昔孔門
授受固亦各因其材觀顏仲之事仁曾端木之聞一貫其所修證悟
入蓋可知矣然則謂三子皆聞於道非耶夫苟聞道則其精之壽固
自得之矣東鄉蘇以大司成三子皆聞於道非耶夫苟聞道則其精之壽固
家食於是五十有三雙江以是月十有二日壽躋七七勤心忍性之
餘近始以大司馬引年

是

聖天子重建其意并國老之禮亦不以煩之俾得優游暇豫便適其四
體以候後祿思至渥也由是三公得至聚山中居明講習相與聚精
會神互證圓脩拂融知見日新月見有下優入聖域者茲建寧戴守
樂安董子煥嘗遊東鄉之門注來二公之間蓋道同而知深首因雙
江之壽適為三壽作明圖以馳祝之而命其子若知詣予庭請序茲
下敢以下數辭惟三公蘇和抱專懷寧粹登音並期之徵非獨自壽
其精神并世之所謂壽壽胡福者皆將兼而有之信乎三壽作聖如
阿如陵矣乃得久於其道大振師門之宗俾後之學者不惑異聞不
墮邪說豈非斯文之大幸海內同志之所共慶者哉余少雙江七歲
夙培未萌天降以疾病之慘已類然為山澤之癯形器之壽固不秋

望三公矣獨所謂精神之壽尙可以自致者竊有志焉而執根驚驚
已駭乎其後矣即則之二十公輪之末尚不敢當方將作墓知識而
修證以冀終有聞也舍三公其孰望哉

樂安西村樂氏重修族譜序

維撫在有宋哲元甲天下稽諸故典則亦惟侍郎樂公史實開先焉
科甲亦然故家戶部云翁江之有岷山河之有積石也至其渾浩流
轉放乎四澤蛟龍神怪之物罕有其間氣類相應滿天下嗚呼况
其佑啓以昌厥後者哉維時衣冠文物奕世稱有紹興中司訓翰者
始居西村則公季庭霍源之支也爾後雖弗通顯然文澤未斬令人
聞作自編項翁至成彰君譜凡再修又五世至今文聲乃力義而增

修之斷自始遷祖侍郎而宗司訓其諸凡例多循舊章既而求乞東
文驚邑學弟子也書勉脩廬墓行乃今重勒斯役志亦可嘉矣序之
不辭惟後世譜法太詳而慮患過深與古作者意異然聯疏遠而別
同異雖百世而源委不淆者則猶有譜之力也宗法久廢所以收人
心者于茲下亦有賴乎且夫故族繁胤祖範日遠非維之禮制以興
其善則勢易與作惡世之以鉅宗負惡聲無維之之具也若明譜牒
皆非其一端耶嗟夫爲人子者孫有一世德繩武足延慶澤於將
寧而况其衆乎是故雖寡不害其爲盛也有一戒德反適足艾祖宗
之澤而况其衆乎是故雖蕃無救其衆也吁可懼哉是故吾訓戒胥
保惠以胥迪于先烈母爲秦越人之肥瘠斯聯譜之實收族之道也

樂之孫子尚終懋敬之哉

壽封君賈村李公七十序

辛酉

予稽軍山賈祖撫山之宗雄峙江南峻極雲霄西有屏嶂星應巨門
潛理委蛇行四百里而窮焉南豐爲距山東北一舍而遙宋太平興
國以前猶隸于撫其異氣之所鍾神靈之所降宜必有神傳道德文
學之士生于其間豐必先而撫繼之故王郭二千竊乘靈氣修煉而
壇南豐刑國相望而出此以行義文章爲天下宗山之兩靈下可証
也又豐積碑碑垂五百年必有甫申光聘之徒出然後山之靈和始
盡發爲今有聘之焉循其道而生於豐若賈村翁者謂足以當其一
非耶翁憲副公之玄孫賜山丞北憲公長子也初予與翁子萬實一

吾者相和即約遊茲山因造其廬爲公壽而未果是歲七月十九日
翁壽七十宜黃譚子二華岳參與一吾有同年昏姻之好屬予言壽
之子因遂假公壽於茲山矣惟洪範以壽爲福蓋衆多福而有之者
也壽富康寧而下一不備焉不可以爲福矣今翁之壽生熟不盡於
前氣壤有餘蔬耳目聰明而履歷醇淳朴茂又倍祖躬抱朴守一之
旨樂善好德不愧于東華之初萬寶舉進士爲行人給諫南北封翁
如其官而澹然若無念果茶湖藩轉浙兵憲所至有廉明聲乃強仕
乞休不違前知足之志也欲卜居于撫已相而弗果順翁安土之心
也詩所謂樂福純嘏者翁實備之矣耄耄而期頤亦生以致之耳夫
何爲哉壽樂族天命而已矣如是而謂雖巨門之精如南山之壽不

可稱一吾入爲華子出爲良民進而爲光大之所謂盡賢盡忠之神如詩甫申者柔直文武以憲萬邦一吾又能以多讓乎是以壽其親皆壯大矣撫臺無應山靈相望而並爲首號請以是復于二華以爲翁祝他日余如約也當再拜翁以叩谷神玄牝之道

賜李鄴公詩集序 乙未

詩之要在乎得性情之正而已性一本而情萬殊皆是故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或美或刺或怨或懷情之所變雖燦然不齊而一本於性不過其則此詩家大法門也漢魏晉唐名者無慮百數風格代殊然求其得性情之正者子卿子建謝明李杜數家而已何也泥風格而性情僻鍊聲句而性情離矣詠李鄴公爲詩雖不數、於古人音

三

投然觀其遠矣

孝皇季、芹曝有遺忠焉思親諸作依、風水有遺孝焉其贈許臣賦讀則憂憤激烈有餘直爲蓋正直之操恬愉之得悉于詩見之謂庶幾本于性情者非邪夫可以群怨通事父而遠事君其有得于詩哉深矣至於逐篇文感一讀而最忠懇一念精誠所感與韓潮州劇離事甚相類公宜欺我哉余嘗再見公悖懸和易不妄言笑溫然長卷家祖冠履遺稿不存其子州守子幹搜訪累年僅得此數篇然亦足以傳矣公名誠仕於桂林戴守所至皆有政績可述云

承事郎批荅許公七十序 辛酉

古者聖神建中和之極與天地合其功用故能極其樞機時五福用

數窮厥德民至治之世民如標枝野鹿倥傯頽頽靡靡杜拙熙熙睥睨相忘于仁壽之域七八十皆不言老康衢之謠所謂擊井而歌耕田而食下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降及成周盛時斯道不息天保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率黎百姓編爲爾德有康衢之遺風焉後世風氣澆漓迷悞澤陽斯民不能如中古之時聞有愿慤拙朴之人則天必陰陽之錫之以介福故事其能恒不爽也壽於是始責於天下矣然俗尚巧偽顧視質魯爲無用孔子之時以先進爲野人蓋可見矣意友許君子任侍御君之曾孫希陶公之嫡子忠信孚於鄉黨孝友著於家矣直道而行下逐時好蚤遊洋宮以子都薦遂棄而隱嘗自謂性拙而近古因名菴以自號國人皆稱拙菴先生聞嘗語記於余

三

余語之數年而未及爲余之拙殆有甚焉者矣是歲九月十有七日君行年已七十矣因遂申拙之說以爲君壽昔周子嘗賦拙矣謂拙者是非作德心逸日休其巧勞者反是故欲天下拙爲朱子嘗記拙矣謂無所用其巧知之私而惟理之從以正誼明道不計功利爲拙之極觀二子之言非老子所謂大巧若拙者耶亦從野人之意也固有壽之道焉蓋庸言庸行不作聰明惟勉焉以相顧耳所謂直道而行者也彼便佞便巧曲于功利之賢則甘委於不能是乃許子之所以爲拙矣語曰參也魯拙固魯也聖人聰明睿知之道參也竟以魯得之拙菴壽而康富而好禮家宰遂傳諸其子希封有日而按承事郎以自名詩曰得爾彌爾性純淑爾常處其拙菴之謂然則老

望而期頤亦馴至乎其常耳是拙之福壽天人所交錫之矣請以是祝頌焉

中山劉公文集序 丙辰

中山先生集若干卷刊所詮次者也初先生既沒其子溢介從兄清來謝遂以其集求校予受而讀之未既遂與二子遊明水山并携集至山房二子去無何余家遭寇亂所藏書盡亡獨是集以存山中無恙若有相之者又藏餘乃刪定歸之已而從先生內侄荅山董子來徵余不敢辭及成而溢落繼敗事遂中廢越十有餘年董子或建棄將為刊之書來促文舊稿已不可尋矣惟先生早歲文事一峰中從厥芳蕭巷公宦遊程鄉乃師白沙先生聞自然之學曰沙隱以詩

立

云扶君直到源頭去七八芙蓉贈一葉歸為諸生未幾棄去葉雖明書院與鄉族子弟講學其中鄉誼甚敦一方風動今尚書雙江蘇公在諸生時為莫逆交晚聞鄭東郭氏講陽明夫子之學於青原山乃勇往就正則又篤信曰良知不學不慮固自然也自是見悟益精議論益確見諸論學書可考也余訪之秋江見其溫然長者教刑於家庭而好學不倦則上追衡武謂擬人於其倫者非耶性嗜吟詠凡登眺懷思喜樂悲感率於詩為發之雖不數千言體沈韻而皆本諸性情平實冲澹有風雅之道韻焉故并存其畧嗚呼是亦足以傳矣先生名震宇濟之吉安永豐人

壽水司成東郭鄭公七十序 庚申

正德庚辰余與東郭鄭子再見陽明先生于虔進校良知之訓遜居通天巖中久之咸若有得

今上嗣極鄭子病痊起翰林余起廢太常轉儀部相繼復數月余輔命而兩郭子以言事謫判廣德余北上又值郭子使步入越候於錢塘之上遂為昏憊別去郭子自是時請益于師門德日以進而余未幾轉主客亦獲罪竄海上遂離羣而余居矣郭子使轉苦功擅洗馬拜祭酒四方及門之士日集災變自陳諷

上修德得命西歸于是吉州隣國之士從遊者益數百人郭子聞講于青原山細繹數衍于良知之說不敢增一詞余時解戎歸書已墮手其後矣蓋同門之士咸以曾子推之然考曾子當時唯一貫之傳夫

音

子蓋面授之曾子加戰兢之功仁以為任終身守之故子貢同聞一貫之旨反築獨居其所以想慕夫子者至矣然固不免滯於家說文詞之間下若曾子直見瞞之本體江漢扶陽教語胸中流出下可強事有若微曾子孔子之道裂矣余觀東郭用二篇資精密其語良知本體真與瞞一同見海內同志頗為先師嘗曰謀之寬弘博厚自是任道之辭亦業已許之矣而豈徒哉夫道器公皆福量自別是故東郭之伯子舉於鄉也曰幸能世吾家矣叔子之連捷春官也曰幸繼先大夫兩辰之緒矣及吾甥德涵之復舉也曰幸能紹祖父之業矣三命益發下見其益也天休繼焉從可知矣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其東郭之謂與于是二月之吉行年七十七凡交遊與及門之士

莫不歡欣鼓舞樂為之壽而亦以榮新之慶獨未之能往也將為
文以祝之東郭再至于機之士大夫咸信慕為與學校俊乂之士
拜其門者聞之相與哀金製袖附祝焉以同樂先主之榮余乃申祝
之曰天將昌陽明之道于天下故二三子得以壽考究其德業壽夫
子於無窮若東郭之字泰定雖百歲未艾也此特為之階耳行將老
也今雖老矣尚能登堂歌淇澳之風賦南山之雅合諸公之樂以頌
禱之

古易序 己未

易三極之道也古昔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
于地觀鳥獸之文則河圖之數於是象此性之始始作八卦因而重

五

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盡天下之性設象教而萬民服
至于唐虞櫛耒耨而民不犯中古性靈既歸民偽日滋文王至德
業難若夷和象教之不行於是效此性之動而觀會通以行典禮繁
辭焉以斷吉凶而後民知趨避易象中興聖人之所以憂天下前民
用皆至矣爰及棄周注於術數八索九丘三易清龍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于是孔子取易象而贊之微顯闡幽而紛之說盡廢易道復
明故易更三聖其揆一也後儒以為天地之易而人取法焉既推而
遠之矣復以為卜筮之書而孔子從旁發揮義理則又峻而二之矣
甚懼為夫易冒天下之道而順性命之理也觀象玩辭觀象玩占至
於韋編三絕此仲尼所為潛心文王也是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于

天地鬼神之秘性命道德之微恒于易發之蓋百姓與能而中人以
上雖過也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矣余乃若洗心以退藏于密齋戒
以神明其德所以盡性立人極而範圍天地之化也而容二子於故
合一而類聚之使後之學易者知宗孔氏而已矣

壽王母太孺人七十序 己未

母道莫大於成子子道莫大於顯親壽莫大於求百福莫大於安身
世有勵其子以宦達者謂之成要賜命以榮親者謂之顯吾誠焉夫
成子也皆成其為人成人也皆踐其形也踐形然後不忝所生而
急宦達者賊為惡在其能成之也是故形踐然後性盡性盡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親顯今天高年者八十九十百平斯至矣道之下皆化

六

則無聞矣而美壽哉故曰仁者壽今天語福者富貴也欲爾矣然道
之不下曰履危地以辱其親其何福之有故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昔之得此者亦多矣世所恒稱者三朝也
傳道宗而孟母最著焉侃也厲康勤滂也奮節義而陶母范母亦幾
焉是故子道無尊母名愈隆君子之事親不可下目錫也同年王子
數英質美而志大務為踐形之學庚辰之秋同事陽明於虔州值母
之誕辰別歸為壽陽明道之詩又三年王母則當七十五子以行人
便使歸視而使子序之夫王母以道成其子而緣位兼得之矣王
子行義以顯其親而封且至矣養不廢矣求母以名而母平益壽矣安
母以德而世之所謂福者且備矣王子不亦順王母不亦樂乎列

仙家言主母世之壽人母皆率以之今王子能大其德當使王母壽日益而名盛高陵陶范而返孟母後之稱祝者將以此易彼不亦善乎吾祝王母而告王子皆無以易此矣

送范廷儀養病南歸序

扶官員外郎范子廷儀病乞歸予別之郭生范子曰錄之辱於吾子實深茲行何以語我子曰某烏能語人哉傳曰堯舜之道華罪而已矣我提知費長而知銘古今不易之良心人病不充耳夫充之非道則乘充之未盡則重況於下充何以別禽獸哉故下耽禽獸而不肯入堯舜之道者病心之甚者也外孝弟而求入堯舜之道者迷途之甚者也子以責任歸定省久曠而由茲以歸寧其父於是乎充

孝心矣詩曰王事靡盬下遵將父事違矣其能無將乎疏

上不可將廢其謀聞兄卒于宦欲道奔迎喪以歸遂再疏得請於是乎充弟心矣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哀兄弟求志子孔懷矣能無求乎是仁義之心也歸而益充之則善行敦矣孝弟敦于父兄忠順移于君長沛然矣教化之原下自此出堯舜之道不由是進程是之謂至德要道余于病苦冀子惠之誠誌別其亦齊勉之哉

宜黃河口李氏族譜序

嘉靖庚子余延同志友蒼山董君傳長兒本於明水山中董攜其徒李子明時明葉皆性質醇樸余甚器之自是往來余門下同學者歲不絕因詳其家世之盛知河口李氏皆禮義之族也辛酉仲春二子

過余山房再拜而請曰吾宗重修族譜成敢祈先生一言并諸首且冀有以詰吾後之人余謂君子欲隆孝敬以重本源敦龐睦以齊子姓莫大於崇祠祀明譜牒今子之勤斯設也其亦知所先務哉遇下可辭而為之敘按譜李之受姓其來遠矣粵自自熊國君至阜陶為理官子孫以官為氏光祿之生以李易理秦漢魏晉代產關人唐高祖淵亮有天下李子元嬰爵封滕王為洪都刺史滕王于震遷撫之桐林鎮襄子環遷宜黃之湖坪環子四寂守故土成居楚應武威各徙南豐至光祿公迪乃由南豐凡再徙而居今河口遂為河口李氏傳世既久胤序蕃昌環茲土而宅者星聯棋布濟一雍二崇文蔚尚敦朴庶而有度富而有禮傑然為吾邦望施德益矣茲至元庚子有

六

敬學者嘗自譜之永樂甲辰唐清氏再修焉迄今且百四十年矣譜其客以無作余今觀李子明時之為是譜也氏族之源流遷徙之脈絡世次之聯續生卒之年月墳墓之形勝祠宇之建置以至男女嫁娶祭田祭器紀綱條教靡不詳書而備載為其肅心亦勸矣後之孫子雖不憶也一播譜而親疎遠邇長幼卑尊枝分派別井然下清所謂重本原而齊子姓者其殆庶幾焉嗚呼譜茲成矣吾何以詒之哉蘇明允氏謂子孫之繁庶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河口之李吾不知其幾千指矣皆一體而分者也聖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故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朱費位育望星汲汲不敢暇逸者凡以自盡其性以達其一體之仁耳胡族之人

實為一體而分者乎故不知所以腔旋不知所以成身也故有一賢
 者出是吾身元氣之所屬也則相與調養而保護之俾足為吾身慶
 一不肖者出焉是吾身邪氣之所干也則相與藥石而針砭之俾不
 為吾身殃舉凡安危休戚皆如疾痛癢癢之切其將則一體之仁恥
 恥乎達於九族而戒身之功斯其至矣不然清與濁人等耳譜牒之
 修具文焉已耳奚足多哉余臥病久謝絕筆硯於其請也力疾書此
 以貽之季之父兄子弟幸下有聞余言而躍然者乎是舉也倡義効
 勞者七十八具列名於左

卷之九

明水陳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八

詩

五言絕句

長信春詞

昭君曲

登鼓山

同楷山遊震澤寺

捨身岩

支殊臺

秋詞

夢仁妻

題滋蘭冊

挽鄧節婦

四仙亭

神龍潭

卷之九

七言絕句

題桃源圖

九曲野望

少華峰

霜林晚眺

擢歌八首

遊華蓋望咸口吳草廬先生故宅

送窮

新堤歌六首

被召哭仁妻

遊靈峰觀

泊舟

白鶴舟次

華蓋看棋峰

桐栢宮

頤堂雙閣

發石梁

石梁道中

發國清

登靈山寺 二首

久菴枕流亭

陳龍山年兄藝景 四首

清山齋集

古寺鐘鳴

外壠春初

章田秋晚

佛手岩望講經臺

文殊臺

贈天池日峰僧 二絕

遊光孝寺

和東廓仙岩見憶

對雨聞雞

贈池陽丁生

卷之十

五言排律

戴宮保大司馬東塘毛公六十

廬山觀佛燈 送刑曹丁九山年丈出守吾樞

卷之十一

五言古風

奉酬高汝白年兄次韻

秋末白浦年兄平臺同鄭少谷方棠陵坐月以縣友如雲分

韻得雲字

歸自洪州舟次風雨有懷應客庵王同野二公

石梁瀑布

卷之十二

七言古風

臺岩篇寄羅念菴太史 大龍湫

壽王需劉司諫六十 白山人歌

三級泉歌 贈天池僧大隨

金門待漏圖爲別駕陸侯題 壽少虛趙司理七十

遜士歌爲東吳明賦 端惟圖歌贈野航邵子

挽吳東厓 壽雲厓府撫國太夫人郭氏六十

灌園歌題董山人畫菜 壽洪園朱隱君六十

卷之十三

五言律詩

遊焦山 聞命戍海別獄中諸公

入閩題愛谷書院壁寄劉孟嘉

觀釣 觀海 二首

北泉汪明府出宴山館微近體寄詩

登方巖峰 遊紫橋

寄謝興化楊明府平兄 入漳呈豐學士五翁

普照道中 登鎮海城二首

卧病阻遊太生山

次和蘇雙江大巡招宴之作

閨歸驛途觀泉

懷吳時威兼索象山集

贈許呈士補隱

移尊峴臺陪藩臬諸公晚眺

挽西峰吳都憲

送李邑博教授西安并訊渭南南元平丈

送潘峰黃尹權倖岳陽

教夢東州詩以挽之 送龍岡徐子汝州之任

孔家驛亭殘別介山林子次徐少初韻

鸚鵡二首 蟬二首

五月初度遊客建瓯晚眺山門悠然有述二首

飲黃山人宅歸途漫興

送陳五山東館同諸子歸道中

東館道中因遇野翁留酌

舟遊即事 山中

五月朔日與曾和卿小舟乘張穿竹林縱遊溝洫

春雨同臺省諸公宴滕王閣

奉和南溪張憲長留酌見贈

乘張東歸夜泊中野呈臺省諸公

過方塘

冬李同劉華岩羊兄遊華蓋

留宿紫玄有懷草廬康喬二公

宴侯三峰兵憲行臺留別

彭嘉偶興 白鹿洞謁祠畢示諸子

洞居對雨 同諸子觀三級泉聊短述

歸下石門岩間小憩 溪上眺覽同諸子

又謝諸子 彭湖秋泛

鴈至 河壩

蠅虎 昌邑

譙石 天池道中

弄竹林寺 天池對月

自白鹿洞重過洞仙

又作梵語贈天池住持古宗和尚

贈看藏經僧了空 從天池下東林寺讀先師題刻

落星寺

刺繡道中寄謝陶尹

宿國清寺

題林頂巖西光亭

鹿洞懷少谷次清湖 靈峰洞

冲玄樓居見月憶路山龍溪念菴不至

海珠寺 鹿園登參過訪送別慈雲

額洞陽年丈携遊清溪莊二首 謁陽明先生祠

重陽至玉山期唐文化不至 吳江遇東郭詩以別之

七言律詩 卷之十四

三月晦日同滕良臣西山望寧 虔州奉別陽明先生

同郭東郭遊通天岩題紫霄宮壁

贊回舟中簡王蒙同年兄

遊武夷山

登天遊觀

贈傅木虛丁戊

將入武夷留別高石門宗呂

至西禪奉懷蘇雙江杜史

九日承雙江大巡携宴西禪寺同高侍御郭水部席上限韻

字韻

武除園詔許還山二老兼有侍養之典志喜二首

歸途過三洲留寄張武選年兄時張謫歸湖陽

天眞絕頂小憩

眺龍歸之明閣

奉酬葛見湖明府諸作因言寄懷

春日泛湖有作

訪費東湖州守

月夜同錢子小酌

越中懷望

越行舟夜

新建祠樓晚眺

過台州烈女祠

二公亭呈久庵先生

桐栢道中望瀑

桐栢宮前生月

曉發桐栢

石梁觀瀑

和葉海峰巖店驛候贈之作

同江清湖遊鴈蕩

靈岩寺同江清湖葉海峰晚酌

鴈山觀瀑

龍鼻水

龍仁寺別海峰

樂清大尹招飲鳳蕭臺

江心寺呈謝吳竹微太府

宴江心寺賦謝溫都諸明府

挽葉瑞峰

遊丹峰同縉雲太尹

青田石門觀瀑

過蘭谿吊陸鶴峰送別江清湖

羊角洞天

登龍岷堂

贈湖山居士李廷佐

寄酬廣南梁深菴處士

壽東谷吳時愛五十

題東山吳星士香篆贈遊廣

奉和弋易王見贈之作

壽外舅璜溪公六十

壽大司成鄒東野先生六十

壽愛荷周翁八十

壽陳侍御乃翁菊巢先生七十

壽南堂李封君七十 壽九菴木亭樂翁八十

壽古峰吳封君七十 壽吳隱君七十

示同志諸友 題贈余華峰隱君

示諸友

奉和念菴先生贈壽之作

吳陽明先生 又次雙江韻

送陳東槐太府改劇姑蘇

送周星山大府改劇饒州

寄懷林西橋內臺

奉送御史大夫嶼湖泰公自江右巡撫赴台歸臺

奉送御史中丞蒲南胡公赴召入補廷尉

奉和太中東峰汪公東都行臺見贈之作

送蘇幹澤學憲權山西太參

送應家庵年兄之雲南分伯任

奉送巡撫御史大夫印臺傅公移撫關右

正覺寺送客次介菴韻

丘定齋太守君子亭同諸公宴集

送楊清渠遷新州學正便道歸浙養呈峴峰周子

送府庠葉司訓還吳縣掌教并訊文衡山

贈高幕府休歸城下

送少尹過嚴木林歸錫山兼訊顏洞陽平丈

斗湖憶夏東洲 送邵侯玉山陳公歸福清

九日登銅峰懷舊遊諸子

壬寅至日 至陵二日大雪

庚戌九日卧病不能登高蘭徐少初

至日對雪 又效禁體一首

辛亥除夕大雪

壬子九日同諸公釀飲擬峴臺分韻得來字

癸丑九日卧病不能登高而吳東明公適過草堂漫賦此呈

徐少初

至日 送李開春設帳臨江官署

次韻奉和木亭翁見賀新告之作

又次少初見贈新居之韻

秋日董蓉山曾子和王一宗同宿東樓自作

送龍舟蔡使君自東都改劇之臨海

聞千金彼咸喜而有作奉呈五山陳明府

中秋玩月二首

題廬西阜西山別業

莊居漫興

枕上聽風

風雪卧病山莊

漫興簡管山董子

董管山見訪江村別業奉贈

奉和管山留贈之作

莊居川浴懷望管山董子

野客賜坐山中

酬陸平村見和次韻

山茶

平謝野橋林明府托薦虎溪山莊

野橋觀夢宗邑瑜月歌聲載道聞而樂之

秋夜同諸文浴溫泉歸坐盤石傳盃

新晴與諸子明山觀瀑宴坐

歸寺

明山秋興六首

登廬山

端陽日諸子宴高美亭流盃爲樂

黃台渡阻風

白石觀

將入天池宴華補菴司徒江署賦謝

天池遊眺諸先師題刻

拾身巖懷東郭金菴不至

莊園記寄謝山莊所書七佛偈及先師塔屋碑

尋古鹿洞觀水廉泉道中漫興

宿黃巖寺同徐少初夜觀野曉

下天池過大林寺遊前坪寺

冬季同劉華岩年兄登華蓋

夜觀全壠

下山漫興

冬日訪董北明菴同舟過求堂來雲而歸

寧都泛月

訪劉中山

宿中山書舍

康明府招宴雙江樓奉次瓊溪丈人韻

再呈康明府用侯三宰韻

奉酬侯三宰兵憲見贈次韻

阻風二首示危高芳挽萬五溪先生

別萬五溪墓

復古苔院燕巢帝上占謝

留贈王兩洲年兄

冲玄樓居對雨

又雨齋一甘

挽劉中山翁

宴遊戴中丞瀉源年兄三圖是日爲公誕辰

留題三圖

同善山入處萬安舟中憶南野宗伯

疎山一覽亭

又次韓栢菴中丞韻

發南安望梅嶺

同青蘿古林登五層樓

白雲峰謁白沙先生祠

大忠祠吊古

同諸公宿白雲峰

又次青蘿韻

青蘿古林相期送余廬山同發而余舟先泊與三謝子登次

妙香臺下倚匡廬望未至有作

同祁門三謝子遊龍東寺

遊南華憶陽明先師

睡覺

別中丞何吉陽

發南華道中

示諸友

和唐荆川天寧寺韻

龍州浮石寺次羅念菴韻

訪顧中丞若溪留別

和劉孝若平韻

送衡州節推繼峰舒君之任

寄梅峰羅公八十

奉懷蘇夢江柱史

明水陳先生文集卷之八

詩

五言絕句

長信春詞

經月繡新扇不覺春草長東風吹蛺蝶飛去向朝陽

秋詞

坐感月來烟露冷使珠箔忽聽促織鳴煩覺羅衣惡

昭君曲

紉、荆門村臨餞隣家女父母生妾身忍將宮去

壽亡妻

黃金贈隣舍勸君莫養雞玉魂來夢裏依舊畏雞啼

登鼓山

滿目秋雲薄千峰次第登誰隨青玉杖持有白雲僧

題譚斯悅滋蘭冊

駐茲九畹蘭幽香滿空谷美人不可道臨風撫清曲

同嵒山遊震澤寺

門人 董君和 編輯

邵人 董良

後學 程寬 校正

建陽縣丞 包大中 同校

山如鐵，赤苔然。烟雨霽，畫景無一尋。開盡法華經。

挽鄧節婦

郎是肝江上，空堂萬古心。那知兒泣枝，擲後已成林。

捨身岩

身相本空華，空中復何捨。偶携青龍生，聽寒溪濕。

四仙亭

大地歸真主，群仙遁竹林。空亭遺石甍，蓬島落匡陰。

文殊臺

龜石俯幽壑，虬松蟠古臺。文殊寂何處，沙界盡如來。

神龍潭

龍門橫鐵檻，下有神龍潭。龍來聞法浪，猶說照林嵐。

愛日堂

愛親有性根，愛日是情葉。大命達華公，性學日業業。

十四

明水陳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言絕句

題桃源圖

偶携遊亂得山川，一隔塵寰數百年。世上只言秦網密，桃源猶有不

祖田

被召哭亡妻

少年天算太常書，再上長安手夢携。一曲哀歌三日雨，山城九月子規啼。

九曲野望

望斷桃源樹色圓，水雲深鎖九關寒。星村日落遊人返，獨許漁郎入

洞看

遊壺峰觀

壺峰沙竹連平野，日暮玄都看碧荷。疑入蓮花峰下路，不知九曲各烟波。

少華峰

三峯天畔削芙蓉，知是桃源第幾重。細問山名人不識，吾應題作少

華峰

泊舟

秋帆歸泊碧溪邊，日落風微寒鳥還。露月波心搖玉柱，巖雲天際擁銀山。

霜林晚眺

霜林紅綠半相輝，下有黃華晚更妍。笑岸梅離窺別處，鴈聲初過沈
寥天。

白鷗舟次

霜林濃淡映斜暉，十里蒼波翠鳥飛。白鷗覓淺沙岸曲，前帆片、倚
山飛。

權歌八首

水上歸來得浪遊，畫船一葉當漁舟。兩川春雨烟波濶，數過中流極
白鷗。

金雞雲霧鎖先兵，歲歷輕初掃落楸。日暮初開獅子百，月明已過虎
十二

頭洲

天漢歸槎向此停，支機枕上夢初醒。由來傳說騎箕尾，不必君平問
客星。

白鷗洲前已水清，烏石外波江穩。雲帆上下知多少，只有扁舟載
月明。

龍津東去洞蒼湖，還有群星此聚無。及泊龍潭秋夜寂，應天飛瀑下
清都。

西過初浦問螺川，白鷗祠前市昔登。前去飛帆何處泊，吟風望上月
輪懸。

紫風棹入二姑雲，一吊南豐舊汝墳。却向飛猿穿石峽，捨舟便謁武

夷君

北下宮亭湖水清，二姑五老映相迎。湖邊鹿洞行窩在，時坐峰頭釣
落星。

華蓋巖棋峰

塵寰無奈隙駒過，久拚靈山一榻柯。白鷗青鷺去，下逐棋臺日夕鑽
烟蘿。

遊華蓋巖感吳草廬先生故宅

見說已羅紫氣交，哲人盡此本由巢。世儒不解伊箕志，長使狂夫費
解嘲。

送窮

窮鬼年來變作精，詩人文士故相迎。隔隣何事勞明至，歲晚無文可
送行。

新堤歌十首二首今存其六

黃塘灘口水如梭，盡道新開復古河。東岸結筇興酒處，西津簇火起
漁歌。

擬岷壺前新水來，文昌橋下積沙開。漁舟買舶環城集，萬戶謳歌氣
運回。

刺史天貽陳太丘，為民堤水復西流。但聞巷打黃塘岸，却喜微衝青
草洲。

紫石橫江廣作堤，松蘿竹路互高低。縱隨疎瀆堪堪終塞大，勢江流已

漳水須教洩水多
獨憐顧守議疏河
請看堤水平如堂
深澗成湖不起波

漢南傳說一星疎時次文昌拱帝車神化獨旋河漢上精光偏燭斗牛墟

桐栢空深萬仞山青芝自種白雲閒
崖門永斷漁樵路只有飛泉落世寰

演臺雙劍

瓊臺雙闕峙天關
控鶴仙人去不還
下有蛟龍怒奔澗
洞門瑤草壘

發石梁

障深

石梁道中

十障參差翠作圍。田田流水濯青芝。翻憐茅蘆動雲蒼。身住仙原不
自知。

發國清

幾日天台詩興新歸來雲霧濕論世國清分得天河水流出山城洗市廛

嵒起靈山近紫微繁溪如帶散半蕪十峰翠楚諸天沙雲裏翻、共鶴孤

春盡東遊興未窮
靈山亭上坐天風
綠雲東望浮滄海
渺、孤帆綠野中

久菴枕流亭

雪瀑蒼屋瀉古今我來對此洗塵心橋亭盡日塔然坐無瓢蕪風吹石林

石林

陳龍山年兄墓景四首

清江瘴氣

谷口清江吞海濤晴光特見層樓高浮生塵幻亦如此板橋何入老尚號

尚
號

古寺鐘鳴

孤寺山深人迹稀。白雲前鎖仲弓墀。石林殷、鐘聲出夜、隨風到
基廬。

基盧

外壠春初

鶯啼樹外試雲鬟
滿野輕蕪不淨
泥誰識壠頭中有客只憐風露草
凄凄

導妻

袁田秋晚

秋到黃雲滿谷珍歲收百畝莫言貧案盛計足西風吐還可除寡酬

墓廬

佛手岩望講經臺

杖藜東望講經臺佛手岩前烟霧閣說法遠公何處去海門去鴻正西來

文殊臺

聚仙亭畔玉嶙峋鏡說文殊此現身一望西天來紫氣扶疎若木挂冰輪

贈天池日峰僧二絕

山僧本倚天池宿采芝拾橡綠山麓貪看度半海日生五老峰頭縛茆屋

又

五老峰頭雲霧深三更見日悟初心歸來吸盡天池水遍灑江南襟樹林

遊光孝寺

祝髮東山開法門菩提古樹至今在空壇半榻無人說依舊春風動彩檻

和東廓仙翁見憶

義疏同修薜荔衣水簾奇絕九州希洞仙應笑君來晚莫訝山人跨虎歸

對雨聞雞呈同遊諸公

風雨凄凄送暮秋雞鳴猶自徹山樓吾人何事天機滯生滅無端與世溪

贈池陽丁生

聞君早已上慈舟渡海期登彼岸休一日風濤千萬里何為浮生尚中流

一線天巖

誰開龍砌石崖分兩壁垂泉斷解文一畫分明天地室伏義洞裏自烟雲

石潭冊

石潭之水深不流下有潛龍正靜修異日雲雷神變化滿空風雨石

潭秋

咏良知四首

和幾直性鬼神機致得良知始見是不同此中參透悟那知精一道心微

其二

良知炯炯一燭幾光此是乾坤未畫前不落吉凶并善惡鬼神來此合先天

其三

廓清意必與將迎絕四良知始大明真體寂然天地發萬幾百慮絕由成

來往懷、藏本知不論善惡與邪思無窮變化相生轉誰能無知是聖基

清明題水梁寺

五十年前此讀書白頭今始了空虛當時僧衆俱歸盡松竹依然護佛虛

畫長無事假黃梁山春元書院暫憩

西窗春蘭草樹空適來古寺掃先墳畫長體倦微醺後借卧高人一榻雲

五言排律

賀 宮保大司馬東塘七公六十 公時示

風霆行外閣初履下中台幕府蓬開衛通天早賜紫鯨溪清節紙然極靜烟埃賜髮猶元壯

龍顏喜重開長卿通禁後陸賈下陀卷勳業新麟閣澄清舊鳳臺

親南極照恩累

北辰倚入相溫公望中興吉甫木郎育秋色近重見卿雲迴北斗旋

元氣南山擬壽杯更端推甲子夙藉注蓬萊瑞氣螺川擁文星龍溪

回首精傳白玉環液瀉金蟾盡屋初芳桂形弓欲掛槐起居閣重譯

歌頌走群木卯月明千里仙風下九唐故人悲樽機病足滯華苔生

歌渚浪調翻驚白髮催遠懷廣蕩西望獨徘徊遙祝青原台因風問

聖暇

廬山觀佛燈

良夜連珠月輕覆八紘忽驚巖樹耀起視佛燈懸遊倚文殊巨縱觀

兜率天始知象教速猶見寶光圓日向雙眉放紅看百炬然時明存

色相分合示空緣留一流秋空榮、照曜烟龍光分吐月鵲火盡垂

川來日黃梅北飛從白虎頭長風吹下滅廣漠映迦圻赤道高衡跨

朱光文苑連妖豔皆餘曼神思自明還照客非無意行空若有光

疑秋曉燭燭以夜遊鮮炫日誰爲青明心豈落空奇觀聊自適靈耀

先註宣光始沉工部殊獎讀仙寓儒江漢上自得一燈傳

送刑曹丁九山年丈出守吾撫

邵國符師帥吉廟舉縉紳六曾推甲第五分下星憂舊節肝江上餘
波汝水濱爲能通國俗故使與吾民東郡初迎貽南州已拜曉霜歸
開故道風翻恣秋是與用將銅虎行看易玉麟自憐山郭暫獨憶國
人貧疆場時稱病干戈歲後頻所司存赤子衝蒼走朱輪北極分新
雨南薰帶政春五峯如月白三市即風淫按籍懷循吏登山仰昔人
杜顏垂雨露王謝絕風塵閉閣仍堤水尋山亦岸屯石臺雄虎豹象
麓跨龍閣臨汝圖披馬已羅會降神乾坤垂法象郡邑祖經綸紫馬
侯風健青牛世味驥誰當司牧舞賦北欲酸老即擬歸陶亮行當矣

二四

宋均歸謀榮夏木吟望苦秋暮惜別燕天末相思楚水滄茫將雲外
興爲我寄松筠

明水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五言古風

奉酬高汝白年兄次韻

我愛無絃琴未彈心已寂風吹芝蘭時月上梧桐又萬里自知音關
山詎能隔况復益琴絲鼓弄徒糜力

飲未白蒲年兄平堂同鄭少谷方棠陵生月以勝友如雲分

韻得雲字

醉陟平臺上豁爾怡心神聞聞息喧囂鼓角悲城闕俯感納污壑脚
觀懸象文墨風負綠耳病翮懷青雲

歸自洪州舟次風雨有懷應客菴王同野二公

二五

所風吹雨來颶滿孤舟自非安土心逸興翻多憂陰雲滿四野青
山失九州探望混沌中轉覺身世浮江城昨晴明二賢歡動酬客星
列紫微高論闢玄鴻風烟一分壬辰後悟安可老回首問蘇徐江寒正
浮北誰理昆明輝逐駕南雲遶或對匡廬卧北窓空翠澹而我還舊
幾掃雲巴山頭安得共仙槎雲漢凌清秋濯手極天極未與塵緣休

五言瀑布

石梁跨雙崖下懸千尺瀑雨雲灑青天雷霆撼空谷蒼崖五月秋寒
懸散林木我從千里來冷然洗心且攀石卧中流撲面香飛玉卬觀
河漢落低垂虹霓腹奇哉造化功劃此神仙局玉女啓橋門手把芙蓉
落綵龍王吞吐可望不可掬回首悲塵寰白首空局促嗒然忘故

告竟日安得足、會將結松雲上遊飲青嶺

雨漲阻行悵然有作寄謝劉程文亮昆玉

客從西南來、麻衣拂風埃、馬親策訪道石門生、松苔壯瀑轉深淵、白日鳴風雷、登樓對銅陵、空翠移天立、塵緣苦不五、馬催延眺驅車入、西郭淫雨蔽、昏曉滿深池、山來村烟隔、浩氣望明水、山從天不得、遠送客、奇孤走、寂寞了玄關、細懷不相即、石室悲芳蘭、因風謝高客、一笑洗塵顏、明日首為驚、同懷碧玉壺

奉酬華補菴見贈遊天池

長江抱行署、日夕宣秋潮、仙郎擊

璽書、權算來江關、蟬蛻風塵顯、抗節冰霜寒、王事豈不力、遠興各有

安手、移粟里、舊日漱澗江、端緒樓格玉、空翠來新關、時唱白雪篇、落青雲、端所志、高虛獻、豈徒登詞壇、我從山澤來、傾蓋海關、相看各意氣、談世徒辛、旅飲我北海、以東吳餐、躊躇傷意、別贈之青琅、行携玩、天池上、星斗垂、江天可以往、復來、幽谷蘭、願言詞君風、永結餘生歡

卧龍潭

決日匡南、麓凌秋、遊幽探、十盤歷、曾何五乳垂、壯、綠蘿窮絕、洞始見、卧龍潭、雲瀑瀉、高峽蒼壁、何壘巖、神龍化、黃石何年、浸漑藍蛇、蟠臥、飛躍、鱗甲、吐晴嵐、風雷白日、動明眸、影相涵、誰擬、南陽、卧高結、芳槩、處曠哉、崇陽、翁情、與山水、韻雜、大開北、皆明湖、落其南、我來究、遺

志十載應無虧

對五老峰次 先師韻

我昔訪五老、恍恍憶蒼顏、見經來、天字、霄輕雲、散飛、翫、然生、太清始、露本末、面濯足、江湖波、瞬目、殷周、變海、月照、苔文、身示、群仙、傳遺、我紫金丹、塵寰安足、養采芝、莫曰、石、跑、寧須、勸、默、運、駐顏、陽十載、誰當

和東窗雨阻冲玄之遊見寄次韻

前日晴窗安、凌風、理高、步歸來、即陰雨、山、靈、宜、無故、端、默、懷前、修、悠、然、興、遠、慕、且、得、息、氛、埃、無、論、鎖、烟、霧

秋暮同諸公登應天山尋東山書院遺址慨然有感

昔賢有方丈、高跨龍虎、宗、片言、揭本心、四海、開、群、蒙、英、髦、奮、一時、結、節、紛、雲、從、遂、令、百、世、下、景、仰、如、岱、高、河、不、群、鳳、臺、鞠、為、野、孤、散、久、矣、發、長、慨、偶、此、同、諸、公、策、藁、窮、陰、陰、陰、捫、蘿、轉、前、峰、高、田、忘、晚、樓、借、問、為、誰、農、諸、瀑、隱、林、莽、悲、風、傳、梵、鐘、登、樓、一、快、望、始、得、窺、遺、踪、巨、象、下、天、門、屹、立、萬、山、雄、遠、關、越、障、近、俯、蒼、翠、重、當時、山、中、寺、宇、遍、涵、心、胸、談、笑、生、風、雲、呼、吸、起、龍、道、風、振、泉、聲、萬、木、被、秋、容、誰、當、霹、靂、手、沒、此、文明、豈、徒、註、日、月、心、千古、無、民、同、相、期、無、薄、總、收、行、長、空、情、先、微、萬、象、應、自、起、頽、風

書三衢王生仲大遠遊冊

八荒皆我闕、五嶽相環峙、日觀、崑崙、山、掌、擎、西、第、兩、戶、祝、融、司、北、意

三極同四溟以爲鴻機龍戰荷芟國局司時夜麒麟服駟駕言時
遊觀海若皆辟易登樓一迴望澄宇何所視列仙宴東園群聖謁

臂據經綸懷哉不能留脚與巒山餘珍重惜別時芝蘭具如言母命
泉石業却適鼎彝歎

上帝應來想中庭揚舌不敢肆誰携綠玉杖欲酬蓬天志雙履下負
階觀子商高超然事遠遊遠遊何所至遐道賻周聞托宿年尼氏
來觀浩蕩煙就探羲軒秘主之芝蘭軒閣以金如急直指素王宗躍
如昭聖諦請迴岐路爲共振用行誓用志貴不分專精神乃毗直握
玄化極爲天幹元氣慎勿墮言詮靈心在默契日夢更徘徊流光已
川逝

華岩年兄開示耳聾戲嘲以詩因以解嘲

頭風爲故今耳聾復新進將不聞雷震時自爲鐘覺念彼聲聞

易亦

復轉輪聖帝因點商聘俾兩日濟瓶下藉莊鑛乃直洗耳根受予惟
總無聲永言頤天命

去冬頭風盛侵新歲成耳聾詩以自述

頭風與耳聾舊疾兼新患提耳亦不聞無言空自默雖云近古稀無
乃太多難瞻彼蒼蒼翁安國人譏謔居玩潛龍恭默以觀江

良友遠別無以爲懷漫擬古風遙愧仁言敬簡子衡業呈王

何二子出高坊徐氏族諸

東南有佳士弱齡揭清芬雖涉進趣途脫落固下群彌平理舊業至

道得兩開門瞻傾異國應題繁斯文三十始賓興萬里謁

明君羊裘翔鳳龍勳移生長指揮童費策待問金馬門節茹以類征交

七言古風

靈巖篇寄羅念龍太史

一入石門山便奇靈巖秀聚轉參差溪九曲層崖開雲縹霧粉
 騰披平霞五色間丹崖天柱萬丈孤撐支獨秀清風吹展旗雙鸞舞
 月蟾蜍窺龍湫小竹下尺落龍鼻珠泉滴幽壑噴樓玉女振霓裳仙
 姑洞口垂珠箔欹樺卓華寫天聰燕書局篆滿屏風清宵龍吼星河
 動滄海月照蓬萊空探奇昨出天台路望雙闕炫無數蒼壁盤削
 芙蓉枝青天圓掛珊瑚樹平生早結烟霞緣東來海上尋真仙金丹
 幸受長生訣名山適意聽潺湲行騎白鹿嘯崖草嘆為五老摩蒼巖

已約龍圖羅仲素紫烟深處刺芝田

大龍湫

眼中名瀑兩三枝谷壑高壯石梁奇湧龍湫紛變態我來生久病
 幽姿對酌斯須驚異狀鬼化神飛更盡境仰觀湖海如懸注下見空
 明微百壑豈有窮水通銀河尾閣下泄輕無洩無乃織女機天絲雨
 師細灑千林柯虹霓映斷思異色羊角回穴空翠滴軟如綉帶隨飄
 風薄如練綉橫素壁垂如冰簾綴玲瓏碎如絳珠灑龍宮斷如蜂蟻
 銀鈎轉捲如雪花迴天風為馬騰飛蛟龍怒渴曳鼓急義和駭一曲
 未終西林莫東飛玄鶴歸珠樹謫仙不還少陵古誰揮綠筆分天章
 剪刀剪取半匹練聊同漁父寫滄浪

壽孟需劉司諫六十

昔子拾遺華蓋殿批鱗吐氣肝膽見共傳方朔金門仍報王喬飛
 赤縣歸樓今修華蓋山仙風冉一吹童顏未老無論南山曲種玉便
 作藍田關高才坎何世不適吸露餐霞燃太乙一卧滄洲二十秋鶴
 髮時瞻岩上石日照已羅胸氣凌海宇今雲卧酣天休太白平生惟托
 酒少陵一月不梳頭展臂玉龍枝長雲外青精餽粒陵澆花灌藥生
 玄圃青天白日移丹丘君家兄弟盡瀟灑壯齡共謁明光正幾平分
 袖散天香歸來共結香山社各將荷葉製秋天獨園桃李宴春夜香
 草池塘歌羽鵬秋風忽動訕河光中天日射草玄宅南極星輝粲素
 堂芝蘭香動芙蓉幕一鼓傾荒天籟作龍笙鳳管自通雲山城曉聽

鈞天樂貴墟秋水明朝照黃洲彩雲空鶴飛瓊漿玉液來丹穴珠川
 桂榜斗牛歸平生意氣多吾子况復倚相共憂喜快開綺席盡堂開
 後天甲子從今始吾年少君一記蓬萊驚華髮照滄海天風爽颯吹
 返思應同明月照君堂伏枕遙歌紫芝曲何以從之雙白鹿更遇金
 華牧羊兒遺我一尊為君祝願君茂苑青臺周酒酣一騎訪名山青
 鸞白鶴相往還招呼弟子同遊樂他年期子拾瑶草生對五老食金
 丹

白山人歌

白山人何為者幾年結屋匡山下屋背雲屏松樹深門前影磊波濤
 濕年高日暮荷鋤歸推與鄰翁飲秋社十年虎洞埋荒烟山人耕種

洞門邊我未雨度尋龍溪山樓一楹眼入門一笑逢舊客松韻
樓梁羅燈前我欲尋真樂雲樹只在此山最深處避世惟求和者有
汝來一踏桃源路

三級泉歌

廬山中有神仙府石門久敞洞天路奔流不得流開激聲吼怒雲穿
曲竇牽烟蘿盤折入洞幽香多但見怪石林立森澗河拔現熊羆咆
哮群飲河從省畏縮不敢過為道中折更奈何揮劍快層雲始見半
空三級懸銀波上有旋雲震空之天鼓下有飄濤轉石之靈龍巖尤
已誅繁足斷胡為天精地液飛湧仍滂沱且烹瀉數沃我渴聽我歌
舞坐石舒長歌一級初開河漢口兩翼吐舌噴星斗長嘯白虹掛上

白鶴橋斷翠群龍吼二級橫披素練長珠簾玉障開天堂洪波注石
如轉輟細沫灑雲聲琅々中有玉淵香無底震撼不許蛟虬藏惟聞
星垣全開時、騰精光三級雙分闕門湧一支萬濤銀練下飛作纖
雨滿空谷寒颼颼、無秋夏一支酒傾走地雷雲起遊落玄冥開風
飄練帶三十丈噴崖彌石皆瑤瓊憑潭龍氣浮雲花日映俱成五色
霞誰知天下第一水陸羽辨味如易干江州星渚龍戲臺康王谷簾
空爭誇我歌豈止為刊誤洞開泰階通帝所三梁險絕五岳傾風蕩
石梁安足載神禹遺德真宰怒雨伯雷師至今奔走無停住紫陽臺
與白也主舍此下覺胡為哉白首香爐香刺滿高歌徒使山靈哀空
同山人亦仙骨能使睡味一朝開吾將誅茅翠壁毛高撫簾前白玉

雲天河直向蓮心流何如尼父濯江漢生香日月浴其巔瑞芝瑞草
日一供吾饌

贈天池僧大隨

山僧名順字大隨携杖從吾隨所之同登五老望八極東窮溟渤西
須彌我有舊佩蒼精龍紫光騰躍星陸離告悟如來隨順覺與汝達
所扶桑枝

金門待漏圖為列駕陸侯題

蓬萊宮殿紫微端仙掌芙蓉玉露寒星斗斜臨丹闕動旌旗紛捲絲
雲樓雨露時從九天下降軒唯求萬國元學西英士士龍亞歲年特
榮獻金馬一日除書下鳳臺半刺侯邦稱別駕感激風雲謝

帝恩垂瓊蕊立天門下仰觀星漢夜何甚靜聽金雞玉漏連闌闌未
開仙仗簇嚴思何以福燕黎宣化江城遙拜祝天威咫尺如在茲
科成壯臣當罷拂衣下受官長馬道思鳳閣辭謝時嘗有莊客入園
畫為索新題寫寸丹歸與林壑騰聲價

遊士歌為吳東明賦

遊士甘遊南山阿衡門環堵被藤蘿春風訪我空雲暗細語風昔懷
丘軻城聲仰視浮雲笑酒酣今作遊士歌遊士早年豪意氣雲霄謂
可笑談至書藏萬卷覽古今筆力千鈞追散吏要試下榻抱璞歸山
中但尋老萊衣竹樓至斗臨書樓松壑雲烟拂約曉年來書種青田
粟洗耳清流飲黃鸝時從薄叟飲於陂更為語郎薄幸生驪塘莫應

武龍山白馬雲林四面青但續無懷高士傳無論白首太玄經

繼惟圖歌贈野航郭子

野航散人山澤癯烟濤濯足群鯢魚秋風吹來汝水曲荷衣那得淨
泥途自持手盡開茅屋風雨與風生與偶飲之斗酒香楠諸遂令為
作繼惟圖解卡時時營意匠莊生精曲無全適李壇步蔣春風起著
塵轉折晴雲賦宣聖推琴追漁父聲折委珮臨江蘆龐眉丈人杖擎
立刺船欲去還躊躇回首微言發天籟魚龍靜聽鳥不吐囊琴東萊
趨群策淵也迴車路校讀凝然不顧時波定聖野逾下由也迂荷蓀
荷黃耦耕肯肯輩庸非輩許徒昌言則拜聖乃爾易菟豕即非良謀
懸之高堂委象數誰一肝、誰與居古來良工心獨苦嗟爾命意慎
勿祖繼為高人重作此風神意格當懸味

挽吳東屋

眼中親戚吳東屋虬髯坦腹多恢諧前平民飛珠山寺落日高林橫
急氣海上歸來能幾時傷心今作挽公詩百里冥冥苦不早他日哭
公墓應某

壽少虛趙司理七十

玉掌佳氣吐蒼龍南極光射紫府東瑞雲卿雲相落漢青陽壽域開
鴻禧真靈弱幹凌楚馬瑞桃細蕊含春風城東仙子身姓趙風靜德
雅思觀厥頤試京華沐鳳友歸來早倚金萱約行遊七十謝青藜烏
紗鶴髮翻年必下詩寶樹凌謝家階除自足芝蘭花日洞天報白

百天寒沙井汲丹政高門玉埤謫仙後春酒連鵬飛紫霞寶絲管
段羅幕連一春滿承春閣吾亦與君外弟兄麻姑仙酒同君酌五老
峰前閣海熬二仙橋外過望謁君家壽種如傳丹君翁有歲童童顏
豈假青泥茹工屋遙瞻紫氣來函關華前歌罷紫芝曲雲端仙佩下
珊珊

壽洪園朱隱君六十

昔年憶上讀書堂明發歡合無嫌情四人鎮笑年相若朱君蓋長山
中來君資朴茂仍滿酒書求大愈兼能畫次皆揚官博士疎憤書萬
卷堪特惜劉郎最少早采芹中年棄去漁江墳余雖登庸尋斥逐眼
前富貴真浮雲歸耕三君話夙昔四十餘年如昨日自慙鬢髮早已

絲六十君翁髮如漆豈伊輩服長沮耕恬淡渾無寵辱驚額水上流
欽黃犢桃源深處刈青精匡時衛生各有道苦憶微軀幾不保平生
經濟無一成好共山中拾落葉薰風五月六芝蘭東來紫氣擁南山
飄飄望鶴雲端下華屋春醪行未闌杖藜兩望何為皆欲注瑞之選
車馬二子持謙索頌歌揮毫所欲追風雅賴得山中白石歸麻姑酒
覆芝荷衣百里托將青鳥使更快芝歌入翠微

灌園歌題董山人畫

故侯生涯只灌園行入千載識青門丈人耻說結搆便抱甕汲井不
灌煩筋骨雖勞心則逸誰識長纓養拙樂懶得黃金不肯顧會將芥
子納乾坤土膏正勻春雨後草虫花蝶相飛闌頭茅翠莖出參差夏

畦滿地蒼雲覆柳藩不見牛羊來直藤細作蛟龍走矯盈葉、見天
機幽澹年、知節候蘊藻由來益思神美并至今研野人追傍車馬
願梁肉田園歲月識君臣烹茶茹蜜心轉赤挽衣薜蘿整野縣商鼎
鼎森俱寂裏盡圖空映青山春憶昔漢明初釋奠六龍雲繞文成殿
祠官高捧黃金盤苑吏新供蒼玉片風味唯餘玄酒同玉帛犧牲何
敢見太僕日新文日繁明德馨香誰復薦末途機變無窮蓬蒿塞路
青莢空茶亭民心某民志凱謹頌虧化育功光國或能存古道咄丁
猶解識函風古來禮失求諸野故園高卧觀鴻濛

壽雲庵府趙國太夫人郭氏六十歌

滕王閣前凍雨過仰看須女明銀河王母西將秋色來綵雲凝駐瑞

三六

池波青鳥飄飄下江浦朱門瑞雲騰笙歌素沙榆枿浮雲舞六珈雙
佩何委佗宮中仙子雲屋將降帝則隨義和平來之得長生綠密
持丹檢神仙城只今鶴髮紅顏脫手授蟠桃幾幾何屋前雙桂金玉
柯鵬震舞綵前婆娑為母張庭蘭桂殿玉盤踏落金巨羅山姪雲集
何綽約誰乘白鹿塵青螺水晶簾捲飛水雲雲母屏開連雲荷玉杯
好文選樂善味聞金玉堆蓋我華堂四壁懸國雅以此為壽無乃多
我嘗作負橋梓聞視昔歡香筆味料長高短什嘗遊贈至今珠璧輝
蘇籀則聞文母開壽域欲往賜之行次呵笑乞麻姑雙玉瓶更觀白
石起平波聊同頌聲發千里秋風捲去隨驚鴻

明水陳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五言律詩

遊焦山

治建門戶在白日古今流徐市米何樂焦生得此兵潮還山石長江
沒海雲清烟樹如招應霜蘆獨繁蚤

聞命成澤別獄中諸公

風塵斷作客姓行更逢君轉覺青山貴空悲白日驄烏啼天末樹初
滿海東雲惟待秋風起登高望鳳群

入關題蒙谷書院壁寄孟魯劉公

蒙谷盛專酒樵川引釣養濯纓隨勝處林藥有遺歌木落魚龍驚山

三

深烟霧多悲知滄海上海日照行窩

觀釣

水落碧潭潭溪翁釣武毛山迴風輕正烟淨雨霽明日放漁浪翻還
迷渭水長忘青鸞驚翅天際羽毛輕

北泉汪明府出宴山館放近體寄謝

釋子傳燈處文符載酒來語深山為定氣盛野雲閑蓋動紛霜葉穿
楊穿石苔夕陽歸路晚茶馬出園埃

登芳前峰

晚宿靈源洞朝登芳前峰二溪崖壑奇萬壑出芙蓉綠色明秋日山
風起暮鐘尋書學辭石樵柯倚雲松

遊紫橋

遊踪近板橋攜坐蹴絳泉聲落江海月影散林樾
山夜轉高齋、靜動息、行皆自為樂

寄謝興化楊明府年兄

鴻雪悲人世龍泉壯客情惜懸月峰寺身過水蘭溪海關天風迎山
深驛路遙如何楊伯起別去即相思

入漳呈豐學士五翁

白髮玉堂清先來卜霞居天爭曉海上蒼園畫故此聽潮憶微雲
落馬疎便富依几林亦學疏森魚

重洞觀望

曉起翠微洞悠然倚石極野明屋雨望山出水雲平巖觀神雷葉天
涯足海聲定業何處是吾欲請元經

晉照道中

振衣生羽翰拭眼見乾坤萬壑開天新變溪注海門殊方今日醉吾
道此身在晉照如招客松風掃洞雲

登懸海城二首

昔夢滄溟水今登懸海城遙搖天地動勢積古今平壯氣悲懷去矣
風想濯纓直看河漢接八月待搖迎
聖世今觀海狂夫此荷龍宮通弱水靈閣接蓬壺落日孤帆見長
空一鳥無神臨散髮微酒誦摩騰

臥病阻遊太座山

臥病滿江客思登太座山眼明增海骨病憶還丹萬里雲空淨三
更日自還顧憐塵慮息魂夢尚鄉關

次和蘇雙江大巡招宴之作

烏府飛文翰鴻江開戎樓三山浪搖動六帝已周諮也骨年、病間
心地、幽桑乾誠欲賦伐木愧相求

閩歸驛途觀泉

昔日經行處關東到驛亭平屋噴冰雪空谷轉雷霆已覺塵心絕况
當客夢醒故溪洗耳處此去慰山靈

懷吳時威兼索蒙山集

柴門神轍跡野園足佳蔬鶴病東風乾龍吟夜雨珠蒙山虛景仰明
水資安居薄有生易秣能來汗血駒

贈許至士橋隱

愛爾城西路能開獨隱園瓢中瀉江漢橋裏寄乾坤萬戶持空擬千
奴日自養那知滄浪客更為劉羅漢

移尊地臺陪藩臬諸公晚飛

古堞開臺樹群賢駐驂惟鳥遶青障台林杪白帆飛、檻牒牛斗春
盤阻巖巖岷山碑斷久悵望欲沾衣

西峰吳郡憲合群京詞

下見吳公久空歸萬里海四方悲長首一代失名卿露濕青雲樹風

吹白水草只香雙劍氣終向斗間明

送李邑博教授西安并訊渭南元善年丈

卧病春風裏聞君古道存方聽與魯釋呂報入關轉作聖須無改登壇台有言應連南太守相與究其元

送潘峰黃尹權倖岳陽

仙是從此去霜驪向何何壯義洋洋衝感清風過洞庭博前呈初動天末莫雲停和爾曉詩思時能寄草亭

數夢東洲詩以觀之

夏子終遼海忠魂返故鄉十年頗夢寐幾處落文章節氣終人忌才猷自國老久知丘木拱墮淚尚成行

送龍岡徐子汝州之任

一葉留金馬三刀出紫垣古公風河漢陸子守刑門驛柳迎飛蓋江梅點別尊和君師古道芳譽滿中原

北亭驛亭戲別介山林子次徐少初韻

好去林和靖昆明萬里遊雙鳬辭曉日孤鴻下春流雨過山尊盡風和驛柳柔看君多逸氣早晚鳳池頭

鷓鴣二首

鷓鴣來何處雲迷龍樹遙吟磨丹玉鏡羽集綠荷嬌翻以能言苦寧為得食驕周旋安一第古利下須曉

鷓鴣禽中秀能言已獨奇相輕便龍俗見責苦雨移楚國欄斷曉吳

江太白詩莫嫌經品藻千載托名垂

鷓鴣二首

鷓鴣來何處潯江有水芙蓉雙鬢裁利器八公帶殘霜龜夢終同網素眠早有具香肌登客豆四座發清狂

又

醉雙龍風味芳筵罷八珍非徒豪酒興轉覺壯詩神研甲勞識手持盤首上賓幾多江洋畔雙鬢共凡麟

五十初度避客連珠晚眺山門悠然有述二首

遠思淹輝暈清霄謝壽杯幾年龜聖昧此日尚凡胎莫色諸天迴秋聲萬壑哀鴻隨遊首息靜對菊花開

五十未聞道感何所成幽棲憐晚景默坐感秋聲猶覺丹心在空驚白髮盈山空涵倒景歲晏愧浮名

飲黃山人宅歸途漫興

有客期松酌驅車度菊汀山寒紅葉下日夕紫雲停霜拉刊龍心風聲刺鳳翎評稿投宿急歸興欲欲醒

送陳五山東館同諸子歸道中

送客青山外開樽綠樹前晴雲開漢水歸騎疾翩翩古轍仍交道新犁正剗田酣歌山鳥和野興各飄然

東館道中因過野翁留酌

雨霽千峰靜春深萬樹嬌野花穿路棘白水撼溪橋偶共諸賢語因

逢野興邀香風霞漢迎雲鳥翳飄飄

舟遊卽事

列葉虎溪東經舟曉曉風溪綠春岸綠山以夕陽紅雲碎龍鱗綻林
高鳳尾叢眼前俱野興江上一漁翁

山中

身外元無事山中興轉餘時危存古道春去問生涯竹結鳳凰實桃
開蝶蝶花漆園除散木更種邵平瓜

五月朔日與曾和卿小舟來溪穿竹林縱遊溝池

新漲吞沙岸輕初破竹渠意亡天漢石身入潮川圖臨驚平晴漫見
童夾岸喚與饒盃自引況得故人思

春雨同臺省諸公安勝王閣

江上滕王閣登臨入太虛濕雲連楚越春浪拍匡廬臺省文星聚風
雷初氣餘清尊承爽亂帳望欲沾旒

奉和南溟張憲長留酌見贈

龍駒驪風雨江天問法臺扁舟三月莫尊酒十年閑竹竿陳蕃楊花
飄李白五陽春原宴和况復愧仙才

乘源東歸夜泊中野呈臺省諸公

晴雨群山破洪波各郡通漁舟行水未驚堂上村屯浮空驚獨夜岬
憲仗諸公因問防河使頻年憶為功

過方塘

山邊方塘合深藏數十家草牛下日暮鷓鴣印暗沙茂樹隱風半林

英夫道遠相香意下極回首但烟霞

冬李同劉華若年兄遊華蓋二首

雲壑盤空晏仙峰拔萃鴻中天分日月隙地散江湖洞深藤蘿合林

高鳥雀疎附薄塵宇掩烟霧隔清都

華蓋層雲上登臨八表開漸盧音鼎峙生漢聽樵歌絕壁雙丹日中

天一酒弄其言狂與盡烟月正徘徊

留宿紫玄有像草廬康衢二公

華蓋宗南紀巴羅一貫珠雲雷囑石起生象入垣符異氣昇三老真

精降二吳百年靈地近孰忍此風孤

宴侯三峰兵憲行臺留別

扁舟從所適幕府植相知道氣清風月兵船見奕棋論文尊重倒遠

暑帝頻移回首烟波迥誰應足夢思

彭蠡偶興

四月下彭蠡南風吹我衣天葉新漲動雲擁亂帆飛白鹿懸台屋滄

浪洗釣磯荒虛與不極雙鳥下斜輝

白鹿洞謁祠畢示諸子

乾坤留勝觀嚴洞得遐踪李氏原馴鹿匡生自臥龍有知非聖將無

欲証元宗縹緲江湖上忘言五老峰

洞居對雨

洞房上幽窗懸照樓住深雲靈翠觀濤湧善於過影宿仍過前聲
水自春臨風意有曾端默玩潛龍

同諸子觀三級泉聊述

三泉天下絕千載此中靈王莽懸壺金銀河落奉階紺潭龍使雨朱
草鷗邊屋共范靈源飲冷然消世懷

歸下石門告閒小憩

河漢東三臺中州第一觀披榛遊物外牽蔓下雲端泉出石門滾衣
來壑洞冥生香絕頂上雙鳥忘風搏

溪上晚眺同諸子

偶同溪外眺幽賞愜清冷積澗穿金石懸崖戴小亭五芒雲中白群

賢草藉青浩歌忘日莫誰異浴沂情

又謝諸子

高亭清籟發之子重相招雲入湖光淨松翠山色搖石蒲香澗澗沙
竹洞天蕭興食瑞草翻、凌紫霞

彭湖秋泛

九月湖烟望空明四望開百川隨地盡萬嶂際天迴雲影區蘆落雲
帆江漢來孤槎澗河過傳斗華書堂

馬至二首

最馬來河晚前飛掠客舟本來時序動豈爲稻梁歸風捲寒聲迎雲
同暮影流沉泉天萬里藉點清秋

塵草吾將老彭湖波風長好音傳津至漢羽遊增餘天迴雲碧冷秋
深清秋疎南溪如徒然爲致問諸書

河壑

河壑誰所致增、滿秋湖星宿輝迴漢蛟龍競吐珠漸隨明浪連斜
照宿帆孤莫向雷聲去無端使屬吟

蠅虎

行年匪查卧撲面苦秋蠅憐爾解人意擒渠亦自能食殘終勝虎擊
夜未論履祇恐營、焚孤才或下騰

昌邑

浪泊仍昌邑沿堤步、陽秋山轉蒼黃開江貢水清荷暖區雲中

石床猶嫌跡跡異沽酒混漁郎

謹石

偶作泛舟行秋深江水清山迴誰百驛樹應懷章城夾岸丹楓轉衝
船白浪生朔風何事惹鴻鴈日南征

天池道中

渺、天池路經時得重遊江湖空寂探泉復山秋曲磴連雲滿空庭
對鳥幽棲聲風外到以倚故林依

尋竹林寺

竹林無寺惟石刻三字尚存下首種
下見竹林寺事苦刻尚明樹從岩上接雲向壑中生鐘鼓鳴空澗江
湖造化城還看雙鶴過月下聽吹笙

自白鹿洞重遊開山

鹿洞遷移興龍池未落遊里青工峻細香白紅流幼氣終南斗書
萱恒古丘悲風吹往事落葉送殘秋

又作梵語贈天池住持古宗和尚

凡性無差別空門有正宗夙緣應願歸擬志即降龍苗長三摩地裡
聞五老案選誰住妙覺民爾慕遐踪

贈香藏經僧了空

四月天池寺居間轉藏輪山寒卡苦薄香滿樹初春欲得無生忍寒
為有漏因寄言持誦若諸法亦前塵

從天池下東林寺讀先師題壁

東林初同路策杖落披霞臺映千蓮登池從五柳遮虎溪流爭相盧
阜滅空葉讀罷仙翁跡空冥落躡蹻

落星寺

幾處江心寺翻憐阿爾遊斗遶華石頂湖上一星浮瘦軟龍宮風飄
馬翼秋波身依岸土榮外亦蓬丘

判縣道中寄謝陶尹

初問天台路所逢祖國人寫琴飛到水受客渡陶巾海月滿臨路山
風不起塵因憶鄉語異時憶宛陵春

宿國清寺

我攜華頂雲下宿國清寺為木浮空龍變溪下天隱月華弄玄雲

卧觀無始鍾懷整拾心清悟發幽思

題林損菴函先亭登

舟行遙池亭豁然遠客登百平憐勝景五月散炎蒸爭食刺魚起驚
歌逸鳥騰無心聽琴罷水檻醉同凭

登明洞懷少谷次清湖

縱觀滄海外更落洞天西雲薄苔在濕風輕鳥翼悠蒼崖陰白日綠
野介清溪少谷遺亭在孤懷帶月啼

壺峰洞

突見丹崖裂側身登洞窺通天石有圖映日水藤附徑壁則相抱衆
曉香故來與明食生久不復拂等苔

冲玄樓居見月憶諸山龍溪念菴下至

高閣涵秋霽空山欹夕霞呈金林外半月挂樹梢斜欄尺頭山嶺何
津渾家樓有閣接白首臨枕憶青萊

海味寺

孤興蓬丘圻輕湖弱水環諸州迴石湖萬嶽並東山皮騶陽烏浴春
深候駕還南遊何堪此之開雲關

萬壑園督參過訪送別慈雲

襟抱長遊地隨處寄旅松客自群神武還誰證妙心許忘尋乳藥酒
有故事吟偶說希夷玉慈雲話了來

顧洞陽平兄携遊清溪莊

手寫歸田賦莊溪幽事至青田新柳帶翠見後茅鷗在破花覆魚開
水榭荷未窮清賞應憐寧定重過

其二

愛爾清溪勝勝然離物群情有三島日懷香玉湖雲句林憐人秀蘭
花近客茶就幽養話昔岸情未成釀

重陽至玉山期唐文伯司諫不至

客逢九日抱病強登高何事學司諫忘情懷禮重洞幽空曉漏松峻
自寒清獨遊能忘遠陶謝任興發

吳江遇郭東卿烟家論赴廣德任別之

經年南北別思作會稽聖賢禮先吳下題詩共浙東道義殊方念始
四八

相隔都通悲時重恨別雄溪酒長風

觀海二首

觀海平生志竊危萬里身清光凝枕簟白浪漲星吞盡日孤帆見荒
亭一級親誰知浮海客却是問津人

其二

江海多蓬天東南一戎樓周天低漫漲大地靜浮洲驚向三山下鷗
從萬里遊臨夷何以首先我弄篇什

馮陽明先師祠

遺像春容在空山淑氣曉融生萬範翠竹操廉節香薦浮空翠憑取
落暮潮門牆懷獨憶遠澤夫全消

歸自虎泡道中

尋山春景恣歸徑夕霞飄林鳥隨僧定溪流送客遙妨憐時避路愛
足數休橋石甃停誰堪因楊起暮潮

七言律詩

三月三十日同縣良臣西山望雪

春盡山麓尚未還乘風更上最高山
遠峰爭落青天外疎樹微分白
雪間一勾湖光浮鳥巖七陵王氣護
龍顏伏轡已馳騰生拒膺有熊
夫坐石間

度州奉別陽明先生二首 先生有次韻

獨傳絕學鬼神開一點良知萬聖格
河水祇應充口腹馬頭今復壯
馬元春風久生歡親炙清廟忘言肅
駁外但使靈心無障隔此身終
日立師門

長知何事易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
好惡從之為聖學將迎無處是
乾元 後園

同郭東齋遊通天宮題紫霄宮壁 陽明先生有次韻

帝城蕭索出風聲剛許飛鴻踏月明
擊磬幾人憂世道掃雲一掃卧
秋清 後園

續回舟中簡王榮周平兄

度州再見陽明後直覺吟風弄月四
月白九天悟葉下風清一夜桂
范湖象山何處尋書院明水安
居問酒至道與經亡今轉甚吾
徒休

自嘆素灰

遊武夷山

武夷雄鎮八閩宗炎海東飄九曲踪
不轉洞天章薛荔槎飛河漢接
芙蓉丹崖日射仙人掌碧水雲
衣玉女峯信有隱昇如欲歎其
年風骨欲騰空

登天遊觀

仙掌雲開竹露乾天遊亭上獨凭欄
晴川曲一蛟龍帶峭壁峰一草
木冠海氣東來連百晏吳天北望
持雙劍乾坤菽粟青田隨江漢風
濤白鹿寒

贈傅木虛丁戊

美人久卧芙蓉閣倚石看雲心自閑
五歲長橋班玉杖百年早服紫
金丹相傾意氣星辰上直取文章
漢魏間何日梁鴻歸處擇書更
入會稽山

將入武夷留別高石門宗呂

洛海浮槎歸復停眼中高適獨精靈
人文自古抱義仙骨元關九
白呈秋去荷衣仍點染年來草
堂更飄零滿空白月同五河何日
青藜到懷亭

至西樵懷懷雙江社史

靈峰隱卧水雲窠鷗馬高風獨見
招香鳥好音時出空亭子導萊正
來湖山城盡角年來綠野致聲
聲月下遙應有精神夜寶劍生
青星

斗動雲霞

九日承雙江大巡撫宴西輝寺同高侍御郭小都席上限禪字韻

幽棲告亦近逃禪九日高風下楚天即對蘭花元勝菊况逢竹葉正
如泉霜臺道氣懸秋月小都詩名動早平日莫忘聞歌古調斗山落
木可凄然

歲除聞 詒許蓮山

歲晚天書下紫微即看喜色動庭闈已復一下佳絲脈况今萬里解
戎衣青山自慶王孫定滄海休然約客梅誰解培遊忘帝力祇應歌
舞報恩輝

又

百年至日還天恩萬里春風度海門北極朝延明日月南郊典禮正
乾坤使星滿目臨分野選客驚心得故園便向烟霞收買釣龍從樵
牧別山樵

歸途過三洲留寄張武選平兄 時張請封湖陽

同年同難復同行一別離場海上延塵迹東西孤酒興夢魂江漢度
秋清看雲歲晚鄉心急歸路不與鷗鷺閒訊使華騎未至三洲對
燭不勝情

天真絕頂小憩

春日天真風暖斜林葉絕頂見桃花江平東海三十里城枕西湖十

萬家紫石漫山穿古木翠屏隔岸度晴霞倦來笑據蒲團坐也對孤
僧說法華

眺罷歸文明閣

昔年空住文明閣此日初瞻天目峯楚越東西分象緯江湖左右薄
此龍傷心世路多傍徑仰首人文有正宗迴倚乾坤嘆老大坐憐蒼
翠得從容

奉酬為見湖明府諸作因言寄懷

羨爾湖邊坐翠微群鷗日、自相依接蘿岡看隨烟艇棋局長攜過
釣磯放鶴亭中懷月與卧龍山上望雲飛非關別後慙詩思自是陽
春得和稀

春日泛湖有作

西湖與客泛春陰歲久臨恩澤重尋十里青山園澤國百源芳樹散
輝林道遠盡是風雲地歌舞空遺落日短荷歸路滑下知花
雨濕羅襟

訪賈東湖州守

州牧先生早掛冠歸桑百畝自開二泊船百鍊湖中屯環野十里雨
後山狂客思來歡告菴清尊遠眺夕志還溪頭別瀟天台去定擬重
來說聖丹

月夜同幾子小酌

一往天真兩月餘殘尊還共對巖花疎螢歷一流天照芳樹圓一弄

月華吾道百年終有寄
達人四海本無家
故園翻是行寓
在雲滿滄洲未種瓜

越中懷望

萬峰迴抱越州遙
引水錢塘吸海潮
禹穴冠龍元有範
雲門猿鶴可聞韶
獨憑闌氣飭東海
莫指神山限昔朝
何處蘭亭堪祓浴
和風春服正飄飄

越行舟夜

百里平川故下流
青山綠野更行舟
江風颭息微烟活
海月初高遠樹浮
底事忙忙疑杜曲
無勞雪棹教王猷
群星正遠希夷營
徹夜方言發棹謳

新建祠樓晚眺

公諱字仁字伯安
號陽明村新建伯祠
下行舟到水來樓
前芳樹越王臺
日明雄燦天邊遠
雲擁龍山海
上迴桑梓儀刑開廟貌
乾坤聲教散風雷
隔懸早倚宮牆喜
蓬蒿升堂白髮催

過古州烈女祠

亂離四海幾空軒
野婦啼啼客元麟
難清兩鬢珠淚滿
蒼生日照血書殷
震域正氣千秋烈
劍水清風六月寒
陪閑路傍車馬客
可來祠下正襟冠

二公亭主人卷先生

飛泉空瀟二公亭
歲久猶驚鶴夢頻
高穴仙風穴海月
羅浮紫氣雄

文星青藜散客來
憑檻白首尚書自
註經野寧山陰
無限應更憐谷馬濯清頰

桐栢道中望漆

桐栢靈山巖海驚
飛泉斜掛洞門高
遙看風日飄長練
近聽虛空起怒濤
洒落石林消世暑
散流村谷下天膏
那知無路通塵界
自有桐栢客自豪

桐栢宮前坐月

仙臺獨夜坐雲根
萬嶺收聲溪自喧
孤月斜飛香碧頂
群星散入太微垣
伯雅石梁山川趨
剎陀塵踪草木空
靜倚前溪樓白首
清歌風散滿乾坤

晚發桐栢

十峰頂上有仙宮
翠壁雲埋鳥道斜
白石幾苔飛雨雪
青精萬畝種烟霞
雲根深入天應近
石甕中開境轉佳
遙與西飛潭下接
石梁更去泛星槎

石梁觀瀑

筆頂支分千水遙
墨花勢合萬峰朝
翠河倒瀉蛟龍窟
紅石軟橫烏鵲橋
高枕湖邊雲作褥
酣歌夜半月為鵝
風霆驚空山夢
空鶴如聞碧漢搖

和葉海峯巖店驛候贈之作

海門暑雨限山陰
野館烟霞滯水心
尸曠岩前空走使
孤尊野外自

同心天關方縱升霞興日暮驚傳白雲吟其向勝遊越海和正便陶
謝共登臨

同江清湖遊鳳落山

白髮同遊傍海東鳳山奇絕探無窮雙嶽下斷四時雨尺貫長吹九
地風洒落雲岩終傳舍涅槃花谷自禪宮虎溪亦有東林社何日淵
明訪遠公

靈岩寺同江清湖葉海峰玩酌

玉女樓前陰洞開靈岩寺外秀峰迴雲過天柱群星遶雷轉龍湫空
谷哀已分山川非世上猶餘鐘鼓出林隈對君清夜持沉醉便跨雙
鸞歷九垓

鳳山觀瀑

雲錦溪聲落翠微鳳湖瀑色映朝暉中天滾一江河法平壁澤一霧
雨飛時許惹龍風浪湧晴看浴鳥羽毛飛一元氣放流輝茂三伏寒
凝酒客衣

龍鼻水

神龍幻蛻兩崖顛陸準時猶滴玉涎留爪洞天撐島嶼蒼鱗看日散
雲烟却悲仙掌矜甘露欲迷鸞雛宮醴是玉女還來吹謠海案行蓬
嶠不須鞭

龍仁寺別海峯

鳳山歸歷梯溪松折入龍仁翠巖重萬壑林風吹火焙半空海霧早

芙蓉瀑飛香積散空蒼日落荒臺卧古壑清夜禪談泣山鬼曉來分
袂白雲封火焙芙蓉

樂清友尹拾貳恩蕭臺

六月岩亭已自寒更除風雨灑林巒那那異地初投好尊俎高談遂
盡歡日落霧烟橫嶂麓鐘殘燈火下雲端度溪已登巖城釋海上今
宵月正圓

江心寺登塔呈謝吳竹教太府

掛席西歸揚海風披襟還共宴禪宮漁歌兩岸和清吹塔影中流蕪
碧空九元孤忠懷宋相百年高誼見吳公醉登上界人初散懷望中
原水正東

望江心寺賦謝溫都諸明府

白鹿孤城多主人清尊何處樂嘉賓龍歸海月關蘭若驚起江心湧
相輪三伏陰、坐冰雲諸公涼、出風塵酒酣潮落暮鐘起相望仙
舟月色新

倪葉瑞峰

蚤年京邸識雄才海邑秋風把酒來空教文章驚內語前傳鳳車過
行臺塵城蕉影迴香夢更清湖聲起暮官斜日登堂惟悵望階前幾
樹桂花開

遊升峰同釋雲太尹

仙都翠宇畫堪憐萬丈孤峰更不邊開闢升丘元度海東南玉柱獨

文天鼎湖虛說神龍在聚漢直莊寶樹樹還共仙郎酣洞亭倚歌白
寧興飄然

青田石門觀瀑

石門雷澤高頂為霖微灑落翻無聲機絲搖鵬映日亭空雨爽颯何
特晴潭邊怪石豈是頂源上靈樞扶月行安得天瓢細分灑一洗六
合塵心清

過蘭谿吊陸鶴峰送別汪清湖

共泊蘭谿吊陸公盡將清夢付悲風一江新漲舟航寒雨月石山秋
履同孟酒獨浮殘月白檀歌空對陽紅濟蓬萊津有牛斗張望文
星度海東

羊角洞天

洞天只在子城間羊角長封玉笋斑白石從誰鞭後化青城無使月
中還五峰盡拱神仙第二水重榮元鈞關勝地百年還我紫雲風此
日酒客頽

登擬峴臺

擬峴平臺枕玉樓群英春暇應同遊川流滾滾通江漢山色茫茫帶
越甌漸喜鷗鷺還舊侶每臨牛斗愧前賢覽欄無限滄洲興迥立春
風迴白頭

題贈湖山居士李廷佐

南湖一上一青山誰住湖山蒼翠開窗挂江蘇時自長閑雲幽鳥日

飛蓬漁舟好共滄浪月節杖應穿白石關却教主人嫌遠俗草堂西
去傍塵寰

寄酬廣南榮崇菴處士

梁鴻歲晚抱遺經千里新詩到草堂江月獨尋高士傳海天遙現少
微星春風節氣堪芝長秋水簾葭玉露香何日羅浮酬夙約與君雲
臥說黃庭

寄東谷吳時愛五十

陸盧靜日對山青半百相看問鶴齡日林黃精辭白髮况我修竹滿
庭庭氣浮東谷初十日日極南天思見星春酒高門歌棟壘新詩此
日寄沙汀

題東山吳居士菴兼贈遊廣

何處東山亦草堂白沙村外水泠泠衡門鶴起松花落幽谷雲深蒼
草雲蘿壁時留青竹枝百林長布太玄經遙遊南海歸何日休亭率
牛作客星

奉和 弋陽王見贈之作

若使朱門舊典稱思傳白雲下情虛與高濟北初增更金散河間正
晴書孺子亭前雲樹合滕王閣外月波虛何時重近蛟龍潭北夜空
瞻牛斗墟

壽外舅廣溪公六十

天衢早見文星遶雲外初傳壽域開端日春明章貢水仙風聽下聲

滋臺紫芝金谷堪時採白髮桃園不受催但使東山留謝屐他年來
獻九霞五

又

麒麟下歷赤霄行仙鳥歸從白帝城春日江南多病氣清時林下一
石柳花前鶴髮年、照竹裏龍枝日、生慙德高門味復滿頌聲馳
雜紫雲空

壽大司成鄧東野先生六十

幾年說法向青原南國諸生盡在門白髮今看登壽域綠雲西去履
仙尊歸門久共推曾子函夏誰當相伯淳却喜岩林添鶴弄知君百
歲位乾坤

壽愛綺周翁八十

我愛江村萬竹筠歷年八百以爲春露梢細滴堪池水花徑長連錦
里中日轉翠亭聯鶴髮歲深班杖起龍驤扣風火送洪園頌炯、南
天見老人

壽陳侍御乃翁雲裳先生七十

解組歸來髮未斑即看七十尚童顏青精萬畝仙翁桂葉竹千竿隱
者關天上龍章來漢廷庭前多服舞班圖試看病氣通兩極更見文
星照北山

壽南豐李封君七十

單峰峰下彩雲飛司諫南歸舞雩衣已見龍章光隱隱更看鳩杖拜

恩賜秋風初驟青精熟華髮頻登翠嶽瞻他日文星滄海上每依南
極照庭闈

壽太恭木亭樂翁八十

五月舊蒲華紫萼一尊東去壽仙翁青山今有柳公社葉竹時火漸
武風東嶺長看書細字班荆同報甲評重蒲輪幸莫微黃髮鳩杖惟
便問赤松

壽古峰吳封君七十

蚤見吳郎振緒耒十年砥平持定闢龍章並下時非莫鶴髮雙高古
轉穠葉竹清風臺晚興紫霞誅舜駐春暉草堂飛說珠山小南極走
應接少微

壽吳隱君七十

何處仙風下紫雲西橋斜倚老人星一區自卜滄洲宅七十猶漁白
水汀半菊從添寒酒色滋蘭已披壽筵聲新詩遙落烟霞外黃髮高
歌亦獨醒

示同志諸友

孔顏樂處幾能尋該行仰詞或認深乾濟奇真爲道體那知抗業是
天心赫然真宰群魔伏寂古無爲上帝臨一點靈機神萬化古傳只
此指南針

題贈余華峰隱居

吾聞華蓋入青冥上有諸仙控鶴庭雄何山腰巢古木直從樓角摘

群星年深繁枝窮丹井春靜桃花下釣江西望靈山多逸興何時掃
爾紫雲亭

白鹿洞謁祠畢示諸子

聖神宗鏡在知幾善惡關前事已非念一迷時漂鬼國心微動處見
天機龍乘沆瀣重淵躍鵬萬扶搖萬里飛莫道孔門無頓教歸仁一
日已傳衣

奉和念菴先生贈壽之作亦因以爲壽

唱名早歲五雲高金馬歸來醉海桃南國溫樵堪自若中原麟鳳共
誰豪蒲團蓮洞春逾靜帘杖匡山秋獨勝連向三台調化育先令四
海播風聲

天陽明先生

德近切格有苗回萬里悲風禹穴老神武那應天柱折人文重見秦
山頽江寒仙蛻歸千里歲晚哀歌動九垓却憶故園剛述處草堂空
對越王臺

又次雙江韻

曳杖逍遙不及門心喪何以報深恩三千子散言空在五百年來道
獨尊一榻良知懸日月直將至德配乾坤風雨決壅何及惟育精
神萬古存

送陳東槐太府改刺姑蘇

素秋風日淨山巒送客江皋過雨飛霜葉時臨星劍動江天遙見錦

帆五峰草閣懸陳榻八載榮衣過禹門天下誅求肯吳寬知若此
去定元元

送周星山太府改刺饒州

皮與君侯惜別難曉看風雨滯旌旗天時人事元相值綠樹青尊故
有期竹馬紫雲開道路玉麟彩霧洗瘴瘴却憐擬岷臺前路他日翻
留墮淚碑

寄懷林西橋內臺

西橋原是清川才結構文昌韓壯哉汝水十年王澤下岷臺萬里海
風來已曾碧落博鷹集猶報蒼生誅草萊江月漁舟無一夢思君也
折榜江梅

奉送御史大夫岷湖奉公自江右松樞赴名歸臺

撫綏暫倚出群才獨亮終歸甫政臺歲早台先搖玉獻天清執法近
三台扁舟自此杳然別尊酒那辭重與開君位太平焦狀樓風高北
斗首應回

奉送御史中丞蒲南胡公赴召入補廷尉

三月烟花照酒卮雲偶赴故人期江南經畧推胡穎天下司平望釋
之卿月斜臨滄海度法星元傍紫微臺那知北極無爲日正屬東山
龍卧時

奉和太中丞東峰汪公東鄉行臺見贈之作

中丞閑俗野雲卿新邑豐年廣築場岷首唯應碑叔子畏靈何事祝

露寒溪淺
酒狂空禮法
蘭亭詩薈亦丹青
從來樂會皆陳迹
一曲酣歌仔細聽

送楊清渠還新州學正便道歸浙兼呈峴峰周子

楊子西來佐岷峰。十年桃李醉春風。思傳化雨過江北。更許文星在浙東。新樹遙連雲夢濕。楚帆斜映月波空。憑知他日登樓賦。却望臨川是故宮。

送府庫葉司訓還吳縣掌教并訊文衡山

共說龍泉葉水心十年臨汝育青衿文旌東轉吳門迎仙棹中分震澤深安定諸齋多逸軌希文百代直遺音重勞問訊衡山老戴晚湛園竹巖林

贈商幕府休歸垓下

本向天衢振羽毛偶來宦海試風濤百年身退名猶達千里官卑節
自高道仰若鞭正騎影江雲欲逐佩龍殘知君舞袂華堂暇鉤月濤
梁縱小報

送少尹遊最木休歸錫山兼訊鎮河陽年丈

羨君吏隱得吾州底事微官苦乞休百里雙松幾新句五湖六月一
歸舟獨夜南斗韜龍劍回首浮雲過虎丘烏報清溪故人道訪君也
日定重遊

斗湖懷夏東洲

憶昔東洲舊草堂。斗湖移日看鴛鴦。半空雷雨亡龍約。一旦風雲變

恩同露沾恨說焚錄草神朝喜晚讀書卷未須多西山陽波南望升霞有耿光

送郭侯玉山陳公歸福清

自古功勳帶是非浮雲請看落花飛江城朝雨孤尊盡海國春風一鶴歸笑我登歌楊柳曲贈君惟有菱荷衣遊程何日限河畔會何南天問少微

戊戌九日登銅山懷舊遊諸子

幾年秋初虎告東北日凌虛鳥道通雲去藤蘿猶自覆山深橡栗不全窮匡廬未度隨陽鴈吳楚初吹落木風獨使黃花碎短髮諸君何以報山翁

壬寅至日

至日今年雪後逢江村茅屋凍全融南天日返迴海大北陰消長禪龍寂運只驚增白髮元聲宿相泄黃鐘天心似許塵襟見雲臥空山雪幾重

壬戌二日大雪

至日風高雪尚微今晨積雪極崇非暖樓窗井烟初落玉樹千章花亂飛江郭幾年披鶴氅山陰無棹問漁磯臨風正坐寒爐在片火吹來下着衣

庚戌九日臥病不能登高閑徐少初二首

多病還期登翠微即看陰雨掩柴扉桐枝幾老老松陰塵阜三年負

行時如愛黃花寒漸盛獨得白髮歲加種頗然病臥秋風裏細集芙蓉補舊衣

又

去年與子共登高北日天池興正當北望兩孤開氣鬱獨登五老動風騷年來多病心徒壯日對寒空首重搔誰倚江臺還對酒生看沙鳥獨揮毫

壬戌日對雪

玄冥至日報平豐凜凜一環花舞朔風玉津片時傳氣寒萬里見雲同愁長一線憑詞客興足那舟賞約前野水謾傳黃竹賦眼前盡是化人宮

又效蔡體一首

紛採天花盡日飛時零戶牖點寒花微使凍水滋龍勢潛蓄春風待馬歸險阻悉平終遇化輝光今映尚嚴威龍顏獨覺神功圓華髮仍衝白戰圍

辛亥除夕大雪

老去頻驚白髮疎百事無成何如東風明日將春潮雪今宵送歲除重僕得晴宜鼓吹兒孫為壽雜詩書不知四海歡歌日多少窮愁注向隅

壬子九日同諸公醉飲擬岷臺分韻得來字

九日同登江上臺四郊秋色掃丹闌沙迴水落危巖連雲薄天清鴻

鴈來白髮橫從霜後葉黃花仍照掌中
五侯七貴日滄洲晚四首中
原盡再哀

又

重陽稀見菊花開高客幸攜竹葉來
勝地為開口笑清時共得乞身
回魚龍正翫瑤湖靈虎約空躡金
石臺此日歡歡堪盡醉明年晴雨
不須猜

癸丑九日臥病不能登高而吳東明
適過草堂漫賦此呈徐

少初

去歲登高飛羽觴今年此日臥匡牀
高人獨眺丹霞嶺李子來談碧
草堂無奈衰年蓬髮亂惟聞敲枕
菊花香冥心快過神遊處則挂銀

六

河幾石梁

至日

萬方初慶一陽還自笑山人早開闢
天地心祥龍隱見軒轅層憶鳳
宮煩茂女那復調中氣栢葉踏堪
壯病頽落木浮生俱委蛇至人何
處覓還丹

送李開春故帳臨江官署

李生西去亦奇遊獨憶早先為道
謀英角一尊臨客路春風千里送
仙舟佩明行憶雙龍劍葉彩元修
五鳳樓早晚看君門下士相隨獻
策上神州

次韻奉酬木亭翁見賀新居之作

居烏金
雲庭華

草堂地僻藉幽清長苦車來竹徑
乖風恣空雲當客捲寒輕庭草探
春生草玄自風楊雄宅題壁增光
杜甫石從倚前楹成晚眺文昌今
正在山城

又次少初見贈新居之韻

自愛茅齋寄一隅空雲定草對近
清成池日射珠櫺細太乙星臨柱
杖琅栢葉尊前春滿座菊花徑外
雨如酥已多詩可騷今古敢道炎
蒸定有無

秋日董蒼山曾子和王一宗同宿東樓有作

小結東樓納遠峰浮烟山郭翠仍
重秋風偶下高賢榻暮雨還來古
寺鐘雅韻增前吟蟋蟀清香池上
度芙蓉良宵一枕羲皇夢莫向風

七

塵說卧龍

奉酬黃墩江太守宴集見贈之作

刺史雄才走萬夫清風盡徹九霄
舞休亭獨坐時看竹解榻相延自
斷雲深為人文新晉乘更詢民隱
憶鉅盧高秋此日同餐把酒相
首道不孤

送龍屏蔡使君自京都改劇之臨海

東邑詹虞久望恩慈星故下紫微
垣正權樂谷回廊律何事春風度
越門滄海潮迎龍初潤赤城霞擁
鶴表溫遐陬那得淹仙令竹有雙
亮星至東

聞千金陳成喜而有作奉呈玉山陳明府

滄江遊郭本湯池一決千金萬象投父槍百年懷古蹟枕槽北日龍
高碑石堤宛、地龍卧江口巖、虎豹窺刺史力迴天漢水中空功
邁岷山碑後提督巡撫
即堂傳公也

中秋玩月二首

美景其如此夕何冰輪天上湧金波正滿萬籟鳴俱寂翻怪群星隱
太良意動幽微元畢照興來衆病亦高歌月華正吐貪看公白露無
端濕菱衣

又

萬國中秋月正盈光華獨盛寄霄流烏蟾影散銀河溢升桂香飄玉
露輕大地百年遺幾老高臺此日聚群英誰知懸象中天處元共吾

公一點明

題廖西阜廣文西山別業

吾歸結屋事桑麻却對西山境亦佳林下聽鶯眠虎石溪頭臥犢生
鷗波青精百畝山翁穩翠蓋一池君子藹何日相尋訪尊酒與君移
日弄烟霞

莊居漫興

初冬風日靜柴扉區區忘古意轉憐四序天行元下或百年吾道竟
何歸皇鴻不息業雲去落木無窮滿院飛廉寫安能陶謝手笑述江
月共清輝

虎溪枕上聽風

可處悲風作怒號寒林散葉寒林濤唱馬地嶺誰群和吹萬天盤此
爾高虎肅疑從空谷起鳥驚定爲峻業聲擁余亦起跣坐搔首浮
生已二毛

風雪卧病山莊

抱病山莊逸興微達開庭卧首雪花飛豫樟天際飄風老橘抽江干
振玉衣杜甫黃精堪托命袁安白首尚忘踐未妨門外深三尺直待
晴明掃釣磯

漫興孫以春山童子

逸興平生多竹林年來無奈病相尋青春空老蒼生念白髮難存亦
子心孤月蒙山增暮影片雲兩穴起秋陰涼風撼放山陰掉抱膝同

高情符琴

董蒼山見訪江村別業奉贈二首

十畝芳洲野意饒半生踪跡混漁樵憐玉露滋花徑忍報文星度
草檣興到鶯花逐自見道同雞黍不須招知君風抱天人愛惟待春
風上紫霄

疎雨江村爽氣新高人足馬出風塵洲前橘柚千章靜川上鳬魚一
體親落日遠天明錦綉秋風孤野足尊荒知君下盡弄遊興他日重
來跡未陳

奉和蒼山留贈之作

有客江干同釣磯山人初試芰荷衣生同茂講聽蟬久浴龍晴川弄

月歸幽氣已青騰半壁詩篇現復西珠璣清秋信宿緣非偶此日陽
春和韓旆

莊居川浴懷望夢山童子

茂林溽暑未全逃浴罷滄江首重極覽水遙分秋色下桐陵靜倚
陽高百年勤業存耕約萬古新榮入羽毛堪望夢生山閣下天門三
葉尚為發

野客偶出山中

班荆偶共野人談山色天光映碧潭啼鳥聲黃花不寡繁花紅白巧
相參眼前欲酒皆華野樹寒山莊即傳音西望溫泉風疎煙片雲正
蒼葉仙南

酬陸平村見和次韻

卜築君方竹徑開幽棲吾故釣魚臺陳陶麟鳳辜佳句陸贄文章自
別才白虎晴光搖佩珂青雲寒影落吟玉階歌美爾新定下醉舞前
衣學芭蕉

山茶

山茶仙種八閩東江花丹葩二月開危歲辭含霜雪蕊伶香耻作杏
桃腮賞心爲爾搜詩筆照眼憑誰放酒盞莫惜草堂春爛熳琪花空
自發蓬萊

奉謝野橋林明府枉駕虎溪山莊

久臥空山鹿豕群秋風朗約虎溪雲還夢明府頻停節重與通家細

論文魚艇藥蘭堪注目村醪野飯亦成饌肯樂收擬陸中隱他日名
開藉使君

野橋視夢崇芝園月歌聲載道開而樂之賦此

西邑頻年少治政使君三月詠兒童百年吾道機元達三代斯民直
本同獨見青萍輝夜月時看皂蓋駛秋風口碑自解開樞宰野史應
先屬釣霖

秋夜同諸友浴溫泉歸生磐石傳玉

萬壑秋風吹楊冠溫泉浴罷入松關清歌縹緲傳仙樂華石分明坐
聖壇木末輕雲流冉冉岩頭懸瀑落潺潺傳玉未數蘭亭興月色中
天玉露寒

新晴與諸子明山觀瀑宴坐

積雨初開酒力微攜攜仙侶下岩臺叢枝巧向磐石出高閣翻從石
底飛洗耳祇應污清口濯纓聊自止溫曦放歌落日青天迥起倚危
龍獨振衣

新寺

寒來觀瀑坐雲林日暮同歸石磴深自笑枕流曾有迹奇聽擊磬獨
無心百年元氣竟天轉萬里春風楚客吟僧散高樓群嶺寂東峰月
色獨相侵

明水山秋興四首

窮寇幽棲采石芝山樓舊是讀書堂溫泉幾振三春暖碧洞時流九

白鵲落日千峰含紫翠寒卻為木染紅黃朝班早點成何事歲晚江
湖兩鬢霜

又

五浪登壇說雨花一時童冠滿山家渡江人去憑誰證立雪年來始
自嘆僧宇歲深繁草樹仙岩秋半詢雲霞翠微靜生西樓曉報漢冰
輪掛戶斜

又

峽中長嶺石門幽崖崇當年北勝遊百嶺亦因得古壩千秋碧洞自
東流雲飄雙鳳寒空迴星帶群峰舊月浮紛落霜楓迷石磴獨留文
藻照林丘

又

危公勳葉滿臨川更向名山施福田功等恒沙遠寂寥秋來依土接
雲烟神龍入散雙峰會風虎倚驚萬壑懸借問荒祠俱派沒誰關悲
咽有幽泉

登靈山

巨壑峻極壘中天巨波長江湧足前五老手翻河漢浪二孤身與斗
牛躡飄風龍舸躬嘗翠落日驚望度紫烟休望崆峒傷白髮度華定
擬對三泉

端陽日諸子宴高美亭流玉為樂

去歲端陽天姥傍今年王老驚昌陽四山空翠音延會萬木凋陰快

日寇鈞石則聽溪籟聲文星傍村客五光輝賢處有風雲意日暮還
流曲水鵬五老峯上有義
初年名文星

舟行阻風

寒江風急白沙移船上沙堤歷歷微生羨征帆騰逆浪忌驚鷗下斜
暉十章樹色圍村屋百里山光照客衣莫聽舟人訟風伯興來隨處
是漁磯

白石觀

繫纜同登白石峰秋風滿谷開仙踪班荆飽拾祖公囊快初還依謁
子松侯國南開千嶂遙漁磯北鎮兩江雄與君下盡都關興直入匡
山作卧龍

七四

將入天姥宴華楠巷司徒江晉賦謝

遙城舊對匡廬邀金晉西開江漢迴此日河關逢吏隱百年文藻見
仙才鳳邊帆影餘僧畫屨下山光落客盞潯浦知君無限意蓮華峰
下共誰來

天池遊眺讀先師題刻

五老坐衣坐紫霄天池蓮在五峰腰寒溪翻雪雷長閣夏木行晴暖
高遙雲越峽覽昔北樓山隨江漢盡東朝仙翁一過無消息遺得清
歌入洞簫

拾身巖樓東顧念蒼下至

寺外海喧草樹發拾身台上坐氣直楚天斜日明江練連海長風掃

七五

洞雲運定神龍應法化山深白鹿可吾群青原咫尺星河畔張望仙
槎杳下開告下有神龍宮上有龍潭左有白鹿昇天臺

遊開先寺讀山谷所書七牀榻及先師遺像碑

臺謠見說奇嶺勝絕髮風始一衣天近白龍垂初開月高玄鶴下
書臺誰持佛榻前塵淨冠泣塵碑空谷哀匡主荒營民更寂獨青呈
漢共昭回以制華在寺在太白所謂開先祠前開二華在昔也

尋古虛洞觀水簾泉道中漫興

數月匡山兩度為尋李渤舊書臺入憐鹿洞埋烟霧欲傍龍湫剪草
黃似有群仙遺藥在直看五老笑顏開湖邊總是行吟地漁父相逐
莫亂猜

宿黃岩寺同徐少初

刻閣僧廬近斗牛高秋木落偶同遊天邊石嶼浮微浪湖上舟航點
亂鷗竹榻影侵霜月冷半簷烟入曉雲浮會將卜築廉泉谷飛錫能
來寄樹頭

夜觀野燒

村柝驚見暮天紅野燒誰然五老峰翻訝海雲扶日月直看空火出
芙蓉青山有主應驅虎赤氣無端却化龍莫惜繁華零落盡猶除青
澤慰三農

下天池過大林寺

遊罷天池歸夢殘手持綠玉下雲端烟滿鏡一溪橋裏夏半陰一洞

道是洞口忽聞清磬響谷中猶有大林樾豁然一笑遂僧飯為指南
山是法壇

遊前坪寺

野寺閑來草徑長相隨童兒自隨二宮空白日心同巖屐竹清風生
轉涼山色擁門暮象教鐘聲從北覺迷方誰將頌蓋論文地浪擬傳
燈說法堂

李季同劉華岩年兄登華蓋

歲寒與客御天風始信青冥鳥道通萬壑芙蓉標玉蕊九天華緯帶
琳宮紫玄洞藏虹橋斷綠竹峰寒鶴臥空村初高歌凌削最愁瞻西
北是崆峒

夜觀金燈

夜半峰頭倚少微思傳仙炬名岩鼎初驚曉曉從空散翻訝玉蓮樹
飛豈惜衣裳雲外冷應聞笙鶴月中歸山樓巖寂開丹卷猶有青藜
傍客揮

下山漫興

遊罷靈峰歸興清捫蘿猶自遶山行直攜孤劍開霄下俯見千峰白
露橫藥臼眠池俱幻迹龍潭紅瀑尚雷聲年來亦悟長生訣不待金
爐九轉成

冬日訪董北明送同舟過水豐乘雪而歸漫此相贈

閑來來興出岩高雲谷送尋童玉經象斗共瞻無極老霧中誰識少

微星曙曉水仙舟返風急牛山古木寒落日寒汀歸宿處草堂煙
火酒初醒

早節泛月

扁舟五月下梅川歌罷滄浪抱月眠千古文章呈漢惠三皇氣象枕
衾新添白髮明風露蒼苔青山橫露烟正憶王公雙履遠夜深孤馬
過南天

訪劉中山翁

牛山西去翠重巒歲暮秋江問卧龍抱膝聊吟陶靖節前身浪報郭
林宗百年懷道酬初志千里論文晚逢攜手從容共遊息高歌落
日生雲松

留中山書舍

太極中山一草堂雙溪門外即滄浪匡床露濕攤周易客坐風高帶
楚狂遶膝鳳麟殊未洩消脂鶴鹿故猶寒燈宿宿論心處回首風
烟定不忘

康明府招宴雙江樓奉次續漢丈人韻二首

萬家山郭帶雙流上有飛雲千尺樓傾蓋獨登樓興豪逸軒誰抱少
陵憂頃令五月無新暑下見群山識舊遊詞賦已經閑聖主城今復
伏公侯

又

雄雉南飛越衆通樓窗長橫嶺海風平所江雲看鶴鶴折衝尊俎帶

蘇謝安已起東山卧燕連初成北海功歌罷滄浪重極宜暮雲猶
傍夕陽紅時橫溪翁起
補大廷駁

再呈康明府用侯三峯韻

危樓盡日白雲飛始爲文翁一振衣東窗江湖雙水去南臨既粵萬
峰微炎風自轉驅歌負煙樹倚疑隔釣磯落日酣歌堪涕淚鬱孤臺
上月輪輝

奉酬侯三峯兵憲見贈次韻

行臺盡未羽鵬飛柏裏清風徹葛衣若作郎君文事遠折衝更覺帆
歌微百年赤漢雙風翩滿地滄浪一釣磯何日天台酬夙約青山白
月共光輝

阻風二首示危高芳

高纖曲岸候風平轉聽飛帆擁浪聲寒馬一行寒日落江天萬里暮
雲橫敎家茅屋斜開陣幾樹霜枝寂不鳴自信浮生隨處是明朝酒
莫問陰晴

又

寒晏天風阻客舟寒鴉宿滿汀洲霜蓋日作纒頭舞樹葉如爲擊
節舞靜閣陰虛皆美若手看波浪亦安流物情天怨元無蒼却笑清
樽解蓬愁

挽萬玉溪先生

論心幾載憶君同此日登堂慰若翁故里兒童望司馬西陸將士泣

韓公文章未惜流傳晚笑語頻驚夢寐空獨倚斗牛看劍氣西林終
夜起悲風

別五溪翁

卓峰深處是吾墳五里松林隔暮雲宿草欲青今近別故人垂白此
消魂不聞猿鶴吟思命空見麒麟卧夕曛別海東征頻把劍雲山猶
自負碑文余所佩劍公所贈者而古翁
要作墓表尚未及為之故云

復古書院燕集席上占謝

何處蒼、列俊才浴沂橋畔法堂開青山元示潛龍象翠柏初成宿
鳳材千里何緣參勝會百年共戲脫凡胎芳筵下盡為歡意一闌清
歌酒一盃

留贈王兩洲年兄

草率初歸畫錦堂故人來索震鵬共驚白髮悲春去細剪青燈話夜
長醉月自饒諸謝樂散金誰道二疏強請公重結舊英社千載風流
繼洛陽

冲玄樓居對雨

湖風吹雨滿山樓匡坐焚香百慮依漸、九天垂象散蕭、萬木挾
雲秋潤添蓬髮無垂耳寒蟬驅飲索蒼山鳥也知隨處落飛鳴時
出竹林頭

又雨霽一首

即有寒雨歇空山逆倚危閣豁病顏風掃烟雲三界淨日明天地一

身閑遠峰新霽來空翠高樹深秋散錦班下道蓬瀛滄海外端居已
自出塵寰

挽劉中山翁

不見中山劉聘君秋江七十老垂綸悲風忽報文星墜道氣猶疑弄
月新羅國已無延肘客淇園空有誦詩人江都共吊儀、建澤淚臨
風幾汗巾

宴遊戴中丞鴻源年兄三國是日為公誕辰

駕稅東湖三國開光騰南極一星來翻驚白髮同仙棹剛喜黃華照
壽盃鶴鵲已語新竹徑鳳麟還集舊書臺召君少入蒼英社愧我歌
非大雅才

留題三國公慈幢在焉

畫錦長疑魏國開秋帆今向賀湖來草青積外耕雲塢沙白臨作釣
月臺蘭畹烟花曉晚與蒼丘風水起道官召園判有湖明憑梓雪相
過定幾迴

同善山入度萬安舟中憶南野宗伯

風帆遙向鬱孤臺五月扁舟亦快哉兩岸青山皆北走孤城綠樹自
南來論心此日還仙侶開胸當年憶聖主皇恩澤覆一迴首獨憐快
閣近三台

疎山一覽亭

石橋蘿徑寺門迴直上高亭雨正開天入越甌雙鳥渡溪奔江海無

祝來舊藤古木藏輝翠壁孤雲隱釣臺懷望青田東落久遠風始
振白雲腰

一又次韓相菴中云韻

江草何曾喚客愁山花直解吟人遊白雲剛放千峰露綠野飛驚二
夢秋上界由來多氣象中云已遠尚風流烟塵西北堪回首勸業誰
開漢將收

發南安望梅嶺

春遊偶向粵門來獨上吟風弄月臺吾道無方圖宇宙此心何處著
塵埃新雷忽送章江南遠笛那飄庾嶺梅明日扁舟下南海江門誰
共掃莓苔

同青蘿古林登五層樓

粵嶠高樓霄漢間遙聞星斗盡堪攀萬家城郭藏煙樹九譯帆帶海
壁山落天涯心共遠雲飛鶴背意俱閒請看元氣旋玄極共御春風
入帝關

白雲峰謁白沙先生祠

先生稽古古人書獨首浮雲過太虛繁縷百篇皆樂舞海濱眼是蒼
魚江門春在藤萊破斷截懷深節杖除旅望滿天星斗迴九龍泉遶
白雲居

大忠祠吊古

中原盡失天王地南海猶吹朔漠風三島雲霞延紫綬一方星斗墜

龍宮時窮義策惟孤注身重綱常尚數公陵墓終無覆土近長道蛟
淚洒英雄

又

潮神千古泣崖門中有忠魂海若拜南斗那堪迴北極西湖早已棄
中原哀衣終有蛟龍護胡騎膽聞虎豹宜島嶼浮空多少岳八千道
讓會稽屯

同諸公宿白雲峰

萍水春風海上逢論心還共白雲峰青天縱望凭雙鶴皓首狂歌飲
九龍星近高樓驚拂拭日斜下界更聞鐘酒闌起望東溟月已挂羅
浮嶺上松

又次青蘿嶺

百花逢日正芬芳逸水兼天入混茫已矜蒼虬輕去住更隨黃鶴見
員方自憐海岸乘桴勇誰接江門含瑟任日暮忍聞歌越語且呼明
月共飛騰

青蘿古林相期送余小廬山同發而余舟先泊與三謝子登

欽妙香臺下倚屋松候望不至有作

海珠驚峰相對遙粵南門戶亦金焦石來梅嶺浮雙彈水落曾溪吸
二潮尊從中臺香霧滿帆飛兩岸絲霞飄仙槎影、來何堪班主雲
根首重換

同初門三謝子遊飛來寺

夜泊烟汀見化城曉綠雲岷間飛薨半空日午天雞報隔岸林深山
鳥鳴峽裏波平開鏡臺亭邊泉落奏金鑾諸君已悟飄搖意更向南
華頂上行

遊南華寺憶陽明先師

千載曾溪尚內身本來面目見誰真雲山四遶皆春色日月雙懸足
法輪久向鹿車憐絕跡漫從龍鉢嘆遺麟年來吾道亦何爲回首度
州更憶陳

登覺

深入南華翠巖重香烟日夕遠諸峰掃雲遂借春山榻軟枕初醒午
夜鐘萬壑松風鳴鉄馬一溪烟月動金龍傳衣却憶三更頓曉石誰

憐八月春

發南華道中

南華一宿意如何西空千秋語不多曹水干潭盤阪谷唐松百尺倚
藤蘿道風遠振青原樹末幼誰憐黑海波投記神駒何處去馬鞍空
自對寒我

和唐荆川天寧寺韻

久憶龍門始一登匡牀得借水雲僧柳烟遠寺香先透花雨迷宮淑
氣蒸平土法螺元寂定塵寰野馬自奔騰仙舟細接離筵語翻覺欣
聞昔未曾

和劉華岩平文韻

青陽作舊過草廬殘臘猶兼病未除客至玄談忘杖履年來靜生癡
圖書江南霜雪傷遲暮天際陰雲任卷舒久已潛心龜古易時人休
採草玄居

訪顧蒼溪中丞留別

中丞歸隱蒼溪西草翠庭前茶滿畦千里梓來香雪院一尊話別暮
雲低共驚白髮憐花落翻聽清謳和鳥啼此別知君超上座能忘一
語破吾迷

晚州浮石寺次羅念菴韻

偶遊孤寺說三生坐見南天江霧橫湖外靈山多曉色洲中祇樹亦
秋聲一叢白鷺與人近幾點黃花照客明星者西湖誰伯仲獨憐衣

白始來經

題前坪寺

一畝山房話夜分高樓應有鬼神聞薰風無數傳天籟法樹酒能果
爲文入座清歌聊消酒出門隨意看流雲浮生踪跡原無住歸去人
天日未曛

望雲祝壽卷爲撫溪呈山周公題

仙翁高卧竹園間聖主傳封棘寺堪慶澤正流三峽水壽筵下控
七星山南風江國葉衣舞西日關雲紫氣運獨倚民心介春酒長飛
親舍駐重顏

明山秋興二首

南康書屋枕明山碧澗高題紫翠間鹿洞遙分寒瀑騰虎岩應幸卿
雲還人文一代羅星漢霜月千秋照石闕回首荒臺鐘鼓地松濤峽
水日潺潺

又

誰開精舍扁紅泉曾氏風流若有傳東晉溫沂格近麓南豐文苑得
遺篇千峰日月惟書懌滿地風烟盡墓田石墜已隨樵徑沒霜林唯
見佛燈懸

送平家繼舉舒君之任

受子通家性獨靈手提霜劍發新硎風雲時開衛岳雷電春深過洞
庭神滯一隅皆著相經空萬象宜逃形年來刺有西遊興好聽歌聲

浴日亭

壽曾侍御元山公六十

幾年持斧爭閭闔龍劔長揮更海南已網群才親泉室尚沿歷代著
纓簪剏國文章推子國孔門風詠谷曾參後天從此玄牝笑入無窮
閑老聃

壽梅峰羅隱君八十

高人野性樂郊坰談笑相看入耄齡有子傳家如敵寇關名於我一
浮萍時携鳩杖尋菴竹自披龍泉新伏苓直到義皇仁壽城丹砂下
挂衛生經

別何中丞吉陽榮陟總漕

年來就正故人稀再見何公請益歸語道已闢無內外論知未暇及
精微即看節度心良苦更轉漕臺實日輝早晚格君惟盡性廟堂
還肯憶柴扉

夏日訪黃墩江使君池陽招飲齊山復燕都需雨即奉元從
此北上用杜牧韻送之

江上雨風孤棹飛訪君千里一身微迂烟清浦牽楊柳招燕齊山弄
月歸魄我無爲添白髮看君有道駐春暉尊離雙去鳴丹閣指日泥
金銮手衣

遊九華化城寺

夾風爲首九華來百朵芙蓉雲外開隔岸從人窺色相通樵無徑起

塵埃化城百室皆雲窟地藏千秋尚法臺獨惜陽明皇極散荒祠一
畝盡莓苔

偶述示諸子

二十餘年問道津於今始若見天恩莫來意上分山言直向幾先台
鬼神程學太公方定此類知不善已遷仁法門下二從君入休隔宮
牆望聖人

明水陳先生文集後序

嘗聞之學以明道文以經世誠不易之論哉三代盛時大道明而教化洽郁之文上以之而經天緯地下以之而華國潤身使世雖不遠古然於世則能狀朝野之雍熙於生則能全行藏之高潔千百禪之下雖文章與時高下而仰之如日月崇之如岱嶽者猶一日也所條豈淺、哉秦漢以降作者代不乏人其本於道者蓋亦鮮矣惟董仲舒韓愈歐陽脩能以文明道著述炳、然照耀千古較之濫洛關關稍涉踈僻然根極領要其會歸則一而已我

朝自仁山陽明白沙諸公以道德文章名世足以仰配前脩而後罕其儔者大中自晉歲得開臨川明水陳先生經學明道德教育人藹慕

昔久之矣邇承乏建陽獲知于

容翁董公祖出示明水先生集捧誦而喜抑得以此慰數十年之望雖奔走隨應舟車想息展玩忘疲因以盡究其蘊而綜其要噫公之殫心於道德文章棲息於山林泉石者蓋亦有自矣公自弱冠振巍科輒遊陽明先生之門得趨探其堂奧既而歷官清顯下以朱戟亦局焉榮自得鹿門河汾之樂文苑六經之蘊詩宗三代之旨其宏麗典則悠揚暢達直追董韓歐陽之逸駕而重繩準整飭雅贍遠探濂洛關關之淵源故學古仰之如泰山喬嶽趨之如鹿門河汾而不能已也茲文既行後世之同志得無取法乎先生而興起者耶

嘗翁下以大中鄭乃屬校刻是編以廣其傳且俾序其簡末中於先

生之文之德國所崇而頌之者也敬敘於左云
嘉靖歲在丁巳仲夏建陽縣縣丞四明包大中謹序

巡撫江西都御史胡松

嗚呼道南夢斷夢山振聲人靈微降聞出先生神珠五色額寄莫京
明時應制天階弘聖太常星法曲臺決評斥劫權官權折齊名龍
飛旌車南閣特管所開正學畫欲躬行群龍投杆洛社結盟開來設
講結緒陽明權撫多士皆時俊英咸就有道切琢裁成松奉

聖書總詰戎兵掃除盜賊蕩滌巢窟平生景仰登堂識荆公疾在斯
勉強出迎臨別數語玉佩瑤瓊曾幾何時泰嶽顛傾泰蕘荒草葬
佳城荒柱薄塵聊薦哀情公神在天鑒我虔誠

撫州府知府劉仲同知袁林通判
梁繼芳何誌雅官鄭守益等公稟

往公資敏學博愛重甲第請告還山靜養三籙德性堅定方敢出仕
初官太常禮樂明備正人在朝群邪敬避

武廟南巡人心駭異公曰茲事宗社大計首倡伏聞抗疏諫已直忤
震怒廷杖幾斃削秩歸田樹藝一時精神諫章相繼 肅皇
龍飛盡起忠義公復舊官轉副儀制旋轉官曹忠誠應薦致稱權奸
請戍海衛五載有歸食租卡散師事陽明良知授松多士雲從切理
叱噓講道會明精深造詣 仰德久親矣無地前香幸捷令尹是異
平卒全節得托道氣望之儼然即溫聽應乎心賦公越門高第適來
守撫謂可敷待公之精微庶幾詳示直公養病重嗣堅閉云何泰山
建爾頽棄哲人託亡邦國殄瘁于卒家屬哭洒淚割牲醴酒薦此哀

意

臨川縣知縣游日章寄

嗚呼君子一身之出處關天地氣運之盛衰一日之存亡繫聖賢正
學之興廢恒公微降毓靈博覽鄴軸探奇空越際時而出朝端共仰
為景星為慶雲冰廳議制南閣裁書毅然以行道自任祭道與時違
竟投笏明農卧甯山林飛塵不到五友之空優游舒懷于綠野雲霞
之閒講學垂教敦聽環席洙泗濼洛之緒下湮滅于俗儒者象山之
後有人孰意氛鎖草堂山川正氣復還于宇宙之降降俾後覺云蒙
誰開荒榛公之令子聳壑昂霄三槐庭陰允符夙望幹氣運振正學
其尚有托哉 日章末學幸幸名邑先生乃舍我而去則哲人之墓宜
特一邑士子之悲已耶薄奠告虔神其鑒之

山東布政司參議劉高

石山大川分精降靈生我明水龍躍鳳鳴年方弱冠都舉藝試于
禮部對于大廷取為小主附驥之蟬博士之科文價揚聲 武廟
有命駿、南征公及同官奏疏上臚極枯天賦長跪以邀杖之五七
血流滿腔幸得生全還于家庭青袍布襪聚友明講明聖道後學之
程聖主改元公論昭明陞于儀部神有典刑十高見忌余奄奄營、再
下錦衣成于既開不忍不允復險如毛天恩再煩乃復舊官優游林
下親友交歡舊意廣新得愈增年增古稀福壽俱全嗚呼今歲何歲
非龍非蛇噴我明水其命也耶名節忠義達于蒼蒼道學之名磨而

不嘆子純其武跡其聲生順其文也也有嘆予小子素居已久
方爾悵悵失我良友也成人逝都人之悲在予小子沒世不遺痛思
永訣敬奠一醢綴我思成末格洋深

浙江按察司副使李萬寶

嗚呼明若何遽止此想僕平生鉅毫難擬惟公夙慧冠冠登仕駢
藝林聲名欲起詞藻溫雅筆畫遒美一代文人所指掌公則欲然
曰斯餘事 武廟南社稷傾五逆譴難批環視惟公以太常
抗疏行旨乘輿震怒廷杖瀕死孤忠直氣一時歸美公曰何有臣節
當爾既師陽明勇微昂此文章氣節脫屣如遺偶道東南經範人師
一言以蔽兩字良知內外動靜生息幾微下墮空虛不涉空跡騰龍

提調周象玄味予小子辱與忘年有心匪石無藥忘言又壽公祖
祖墓公構通家契誼金石難宣方圖報返終欣雲源謂公負奇哉立
星懸好音阻隔哀訃忽傳余工凋逝皆頑棄捐士失依歸邦舊名賢
長號誰尤波蒼蒼天鳴呼噫嘻來化而盡葆真而歸生順沒寧于公
何疑正氣未渝幽明一致歲寒風淒江清山靜公靈洋洋如木斯逝
尚留面目永示同志

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董 燧

於惟先生已華露聖臨汝真材高明氣度宏霽襟懷坦至百世學貫
三才斯時也恍惚手翠壁丹崖望之不可及而就之莫與潛嗣至高
第列官太常諫 武廟之巡遊直氣堂、廷杖瀕死而端然其益

強正外夷之世周謹論帶一議最行而榮然其英傳斯時也彷彿手
孤鳳朝陽斯聲孔揚而其文孔聖登遊陽明之門閱聖人之學始實
反實悟而自悟自覺盡脫于氣質之用洞見夫德性之車托跡明山
志情正聖容依杖屨于暇裕之時惟見其如孤雲野鶴行止隨時而
動靜皆樂晚罹毀塔之災慘破千金之囊橫逆卒臨而復弗錯尤恐
俱誤而神自若客考素履于顛沛之際又見其如江海微波澄之不
清而清之下瀟公始也以萬夫莫當之勇帥之以志不任氣以害事
也以百折下回之節保之以哲又感正而周旋終也契良知之神不
厭不倦益反朴而歸真誠無私于陽明之高亮吳陸之芳鄰舍斯人
吾誰與群哉聘講堂分送儀刊俵斯文兮失宗盟山頽木壞兮難為
情千里孤懷兮有涕沾襟

山東道監察御史曹 鳳

嗚呼先生豈丹戎跨鶴羽化而登遐耶豈厭世煩濁故元精而還造
化耶何先兆數月既臺然耳不聞復無然口不吐而遂倏然長逝哉
先生已矣蓋格事已定矣如先生者非豪傑中人幾多以英邁之姿
堂堂甲第至仕太常人孰不為公榮繼以書諤之忠抗疏 先皇
諫阻南巡廷推顯達人孰不為公直既而香秩各部理樂文章拂時
遠成海嶠傳偉人孰不為公屈方且遨遊陽明之洞躡武夷之巔注
來青原白鹿與海內諸豪俊推衍良知格致之學以善己淑人而不
自以為倦也人方仰公為範率為依歸而公何遽已哉雖然先生往

其而聖賢志學炳煥在今亦可無憾也已。用不敢久辱先生之教更以幸子如閔聯翀于賢即龍津而情誼尤篤頃以臺臣上啓奉致崇誼職再故遠代邊海先生乃移酌于寔爲別及余歸海上或携靴于青雲或論學于擬岷惜少初皆所三四今出入相友致忘形骸不聞朝夕何先生獨我之速耶薄與陳詞姑寫我私而已雲路不寐其鑒我手

史料給事徐良傳恭致崇謹編修王帝烈御史吳澤陳吟黃帝憲高應芬郎中徐善慶戴毓主事俞汝登長史傅范吳列吳登推官舒化知縣李榮傳指舉人許大綬徐宏王時輔劉應明胡和文挺章汪周冕劉點傅良相單文盛范澄曾如南謝蘇博元

和博元順周德憲蔡英吳浙劉子汾李增吳玄帥機全真

嗚呼先生天挺壤奇弱冠就試空同來師一見稱賞遠大是期青年甲第聲聞四馳拜官太常校書是司復晉客部主調四竟先後禮樂寅清具高貴有先覺漸水之道抽關啓櫺櫺此良知謂天聰明不蔽外馳極雲見日聞見徒迷一時聽省且信且疑信而不惑大江之西東廓南野雙江梓溪先生相與日夕切劘如彼元聲伯頃仲若如彼美耐吸醇祛醜振一師友千載一時先時已見焉南之聲伯在則舌談角觥人情洵二隱將隨伏則叫聞哭于丹墀時之大厦東木樨惜先生倡首受杖瀕危託而起余九折不枉復羅重譴在在來瞻踪三十年林下妻然出既坎壈處當期頤如何美可曾不慈道追惟手

年於友執持于禮有合于俗或建論道講學抗席卓此七校俊彥咸稱得師窮經考古辨惑決疑今茲往矣士表元龜予等親友或使之舉以引異情誼相維恐風事來慘莫之速靈輝在道薦以此詞嗚呼哀哉

刑科給事中彭澤歐陽一敬

嗚呼夫子生象山之鄉而其所謂尊德性者若有神交于曠世出陽明之門而其所謂致良知者獨能契悟于衆同此行不掩即百折而自矢之志愈勵老至不卸竟遷世而無少悶于其中允斯文之正統實後學之宗子敬也弗類叨納封爵仰止斗慙久生春風初辭合洞生而景從白鹿苦澁清三級而五岳倏見其尊崇繼諸令子而過超庭訓直溪雪溫東而躡蹻明山之岫峰又繼而天眞之轍誼雲門之

九五

宗蕭山並什獲究竟其政學合一之功嗚呼敬之選於夫子命非不通夫子之選敬思義亦云莊隱修身欲報請禱無從斯文執在而夫子乃濫然以終臨汝堂聞峴臺空悲風北計溪墮襟習省掖之聲將何由築壇堂于貧封誠辭東弗聊薦哀哀心喪未已醫一仲一惟夫子下亡者有在庶幾鑒此遠踪

七學門生教百人合與明師文

府學傅國璧等臨川廣汝良等金谿余儀等東鄉吳三極等崇仁王森等樂安曾宗道等宜黃黃榮等皆同門諸友哭奠于尊師明前陳夫子柩前而言曰嗚呼我師何遽去之速耶師負英雄豪杰之姿

登甲第請告還山專志節道闕陽明翁致講于南瀛同志雲集乃入金陵就正贊疑辨或講論累日中心誠服遂退而執贊終身師之歸山三載方敢出仕初授太常寺博士武廟南巡贊疏諫止致激震怒廷杖削秩南歸聖主嗣統盡起諫臣仍復官轉議制主客正直下阿獲罪推貴論或獲幸遇部祀解或歸鄉得侍二親退居林下大闢其於初會于明山改會于岷臺終會于臨汝論開發各中肯綮拜門為弟子皆後先千百人遠近郡邑興起振作我師之道至是其大明矣發揮宗旨開示道跡一以孔子大學為的惟誠意為脩齊治平之根柢以格致為誠意之工夫意之明白者為知知之

六

所在皆為物意誠則身心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身心家國天下皆一物也誠正脩齊治平皆一工也晚年所造益精益密結果歸宿毫無滯漏唯手大中至正皆也方期我師壽考無疆弟子追隨東遊吳楚南抵甌閩西觀關陝北走燕冀以格致之學教天下使風動變化焉然三代之隆不意我師少孔子四歲而卒嗚呼可遽去之速耶講會一罷誰為之主法座一空誰為之升會友一散誰為之集斯文喪矣天德星墜地遠近悲號莫不驚怖駭愕而況吾門弟子又烏能已於涕泗之交下手闕人頌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既降在帝左右我師雖沒其道明于世矣其性還于真矣其神返于天矣况吾推多賢來有象山元有草廬明有震齊今復有我師而師之學尤為

簡易精切清明莊野志氣顯赫與前賢之精神昭著降孔孟相為會合天地萬物相為終始者矣豈以生死為存亡哉吾黨為弟子者尚當心我師之心道我師之道與令子闕我師之學於無窮也豈徒共凡情之悲已耶輟車將發臨風祖與我師之神其默鑒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 達撫州府臨川縣儒學教諭余崇祐致祭動文院贖銀一十二兩修葺先士祠墓 萬曆十六年

真章

惟公行誼純粹道術淵微士林山斗鄉里著顯昭代儒宗斯文先覺造就曲成以開後學直道正氣明水邦衡疏諫雖同公方弱齡精忠粹德明水君實憂國雖同公竟再黜遺時弗賜至於挂冠乃反初服

七

節著名完諸餘文章土宜功業獨遊聖真于彼千葉師事陽明若周之程大闢良知啓聾聵揭育讀公之書如見其面志凝目營河平岳奠象山秀發于簪受興巴羅兼合二吳挺生五百年開待公而四論定蓋棺聲隆沒世我生雖晚觀風其抑止高山允懷不忘蓋波江離萃茲祠墓崇德報功以期終古

撫州府五賢祠記畧

鄧元標 吉水

臨汝書院報自淳祐戊申常平使若馮公去疾祀子朱子其中已燬於火自庚申至辛巳凡兩燬元末明初兵燹之後鞠為茂草嘉靖戊午郡守王公著鼎建南湖之濱而久且圯城郭剽候燕及來令是邦慨然以倡道繼風為已任請於郡太守翁公及督學蘇公觀察王公

歐一新之或報曰可侯乃至日鳩工捐俸釐及贖錢幾三百餘緡役
不煩民越月告成崇祀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蓋仍舊三賢祠遺意
而教諸故學博李君東明主款事諸生來游來津咸不勝羨嚮之思
已進於侯曰吾郡諸儒若象山先生覺規其大與與孟夫子相上下
不可尚已草廬康齋則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崇祀允宜顧吾郡代
不乏賢以諸生贈記則有故侯部陳公九川初以諫南巡杖而請既
起復以証遠成大節冷、始終無媿則又有故少司寇吳公惺為名
會為名御史清風凜凜、初終一心認其學為王新建高足吳自御史
郎薦王泰州以倡正學懿範可步二吳即湖陸子、雖精粗淺深不同
其為火傳一而已矣夫司世教者辟之財然射有的嗣其圖也陸先

六

生而巧二吳先生望的而趨陳吳二先生則又望二吳持弓矢奮
固貧並諸先生一堂令後世步而並趨而趨吾道幸甚劉侯然其言
復以關於制史及兩使君復建侯議而祀典告成事侯乃命諸生賦
惟吉李東壁等來殿記余惟斯道在天下猶元氣在人身人身一毫
瘳痺則不仁不仁不可以為人諸先生吾道之元氣也作之前蒼楚
造端、繼之後資文質彬彬、繼、相繼侯之為臨汝張元氣樹標的
皆遠矣蓋嘗論斯道本諸身必質諸鬼神無疑最難言自信其心而
自能信天下人之心信天下人之心而後能信千萬世之心苟毫髮
彷彿疑似未能灼然無疑即己且不自信而矧曰人一世且不可期
曰異世今諸先生上日觀泰都邑守相反精神大夫下至里巷無遺

議必無疑也可知雖然孟軻氏溯道統五百餘載論見知聞知象、
不數人蓋其慎也語云千里得一賢若此肩然臨汝幅員不數百里
上下下數百年名儒林立大都諸先生從溪從困衡百折來蓋溪為
德甚而困則德之辨者世倘有聞吾道而悅出下以紛華傾志者乎
則有諸先生芳規在

臨川遷學報功祠記畧

軒化

聖賢之生無非為世道計也計世道者先其重者大者果自畢舉
矣子於臨川遷學一事甚有慨於印臺傅公明水陳公為得其治之
重且大者其功不容泯也撫之郡縣治一切公署咸建於國中獨臨
川一學在南關外二三里許若一寒人惺然相聚於一堂獨得尊者

七

遠在域外是若或外之而非內也不惟知理道者心所不安即以路
之人視之亦以為非所宜矣豈直里道迂遠出入難艱已耶先時城
中寶應寺廢眾議遷矣卒因浮言乃沮要亦無有力者主之耳嘉靖
辛卯印臺傅公奉命清戎我江右風裁赫然與革利獎率身任不讓
臨川寺條議以上印報可且發贖三百以佐費無何不克終而往鄉
先哲明水陳公生最顯異弱冠登高第毅然以聖賢為可學師事陽
明深悟良知與旨暇日與群諸生及鄉之耆老相與講先世命奉、
以成就人才為己任嘗奮學之不克遷也則至丁酉遇集諸士復申
前議院司始贊其決而力行之浮屠之場一旦煥然為文物之所誰
不稱快然聖殿之前一塔巍然北勢不容以不毀者市中惡少倡為

祇言諸郡形如舟塔如旋機去則覆矣陽鼓策以阻塔實欲借以階
亂乃於日中號召群小衝入明水公室破其牆屋挾其珍而極擄其
貨財數世所積蕩然一空公僅以身免奈何以公事而獨禍之也
繼首亂者真法抑何補於公耶愍之能成其事足安

先聖昌後學已矣利害易所計哉越今六十餘年師生追二公之功不

棄乃食呈按院秦公欲專祀二公以志報業已報可且捐院贖助之
既卜吉初建奉主入祠矣會吾郡節推程公謂報功祠設非所以安
二公之神乃改建于啓聖祠之左巍然煥然靈爽如在爰命學諭趙
公俊造廬請言以記其成嗚呼報之時義大矣哉蓋報報乃天地定
理故詩曰無言下酬無德不報蓋天理人情相為倚伏當時二公始

其事終其事無非焉

先聖當崇后學當啓正學當扶異端當關已耳抑宜有意希聲有意自
利冀後之人德我而思之下置耶然崇祀先哲此有司勸懲厚誼在
諸士子又豈徒以言說報人哉當思古先聖賢所以設教者何心今
之所以學昔何事誦法詩書仰宗前哲師其公因以師其心讀其書
因以窮其理反諸身心體諸踐履尋真修德無所不生窮義達施至成
人理庶父母生之朝廷用之與聖賢之所以教之至極足無餘憾惟
可免矣由是出入宮牆瞻休神聖志意平合所報大也下於諸士望
又誰望當如是則先今永樹厥惟休茲傳公名鳳翔德安應山人陳
公名九川撫之臨川人

崇儒書院記

鄧元標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王荆國曾文定陸文安伯仲
吳草廬康齋諸先生皆純學粹行斯文並宗遐荒遠裔且私淑而祖
豆之祠其鄉先生是明水陳公以理學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吳
于臨汝已行江近漢羅公豆母會講禮利月餘別去諸公議曰吾撫
在宋黃勉齋氏初有南湖書院以開未學是時人才彬彬家有絃誦
今吾等寄跡招提謂先訓何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待師懷魯周
公歸讀禮暇時余子得吾告于公曰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
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已臨汝稍遠東城閣下橋樑林方圯其偶陳
地背岷臺而面青雲靈谷汝水金堤百難回環左右几席間即左儒
而宮之庶幾復還首宋遺風予聞公乃告郡守張公邑侯吳公二公
曰我輩忝收茲去常懼無以化誨諸人士闡幽迪復有司責也遂與
周公捐金為倡周公復捐田以助未學郡邑亦給租益之暨稱紳諸
生成樂從善聚材鳩工興役于七月顏曰崇儒書院夫以二十餘年
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則郡公邑侯與學使之所感入者深也將消
吉祀諸先生於堂徐子走吉水謁余為記夫子詔予夏為儒提衡君
子小人二語庶本為君子而復有小人賢出其間何說象山氏出直
指本心不假脩誦足醒俗學之支離聖學至象山明矣其獎至以脩
識為性而放蕩禮法之場康需氏出嚴方正師道自任足挽末俗之
頹波二先生者撫產也生其鄉不知其教可乎六七先生其於聖體

所見或全或微雖不能盡同然居廣居立正行大道不注不移不
屈則一而已或曰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兩豐有功六經粹然無疵獨
荆國史有遺議何耶邵子荆公儒而無欲者也相相之日天寒山以
自老罷相之後托顏垣以終身斯其八可得而稱謂耶當時為諸人
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吾實亦失之激
急于罷若若以為禁政不可一日有而今一一以為良法公固儒而
有為者也身未執政天下譽之不加信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阻
彼其心視毀譽如浮露之往來太虛公文儒而自信者也六七先生
享有令譽如無瑕之玉公紀眾群情如百鍊之金其趨操何從先
珠焉且麟經絕響是非無憑久矣九原可作執鞭吾所欣願子於公

百二

又疑子昔侍諸君子同官于朝今復同棲于野諸君子慨然先哲

示我周行可謂一世盛衰予迂儒也於諸先生學術徒吸其糟粕無
能有所發明謹為述其產畧如此

陝西學憲徐善慶誄崇儒祠明水陳公

陳公挺天秀奇節秉賦悟平肅諫南巡邁迥育閭成造一天與殊凝
神希顏赫殷、安成契協心學孔安文流赴荆門前修欣所遇

謁外王父明水陳先生墓

邵德溥 安福

先生風節迥貞孤獨立人蒙一丈夫已駕卻雲翔赤水空留明月始
黃壤高標自昔推元禮直率何人繼靈兆薄劣最慚稱宅相重瞻松
楸倍踟躕

又

跨鶴何之杳不還歲星故自客人間草玄英彩垂雙曜諫微忠被
九閭疎木蕭、悲歎履霜霜漢、對河山含憤却憶見時事曾向卑
前學舞班

哭陳明水先生一律

東邵 徐良傳 進士

每歲重陽接好詩今年九月太凄其黃花照眼翻成淚白酒驚心不
共色祠部諫書存汲直草堂瑤瑟失鍾期飛鳴叫入南雲路風雨殘
更劇所思 先生九月五日卒故云

百一

陳明水先生傳

蘇州人明國博士

陳九川字惟濟臨川人母夢吞星而娠自冠登正德九年進士觀政禮部即請告往見王文成公問學至志衰食一日躍然而得曰良知之學非空言也六經註脚豈欺我哉載其所著春秋本旨周易正義詩說禮解等書引燭焚之乃歸都按太常博士

武宗將南巡朝廷詢、不知爲計九川奮與詹擬舒芬員外夏良勝主事萬潮力諫下錦衣獄拷訊跪于門外五晝夜幾死已而杖削爲民時有江西四君子之稱焉九川去與歐陽南野蘇雙江鄒東郭魏水洲諸人同事陽明於虔所造益深

肅皇帝入京召補太常選禮部儀制郎中會天方國使臣火者馬黑木

五

卒在館通事明士紳數甚之恣求計越法九川令提督主事陳邦憐嚴約束而名士紳署責之時上新任柄臣與費文憲宏不合思有以傾之者士紳得其旨乃詐爲表上書訴侵辱使臣狀因誣九川以貢玉蹟宏製一帶

肅皇帝怒遣問九川尚書席書給事解一貫等極論其妄下聽宏亦屢疏辨溫旨報聞然懼失遠人心竟斥邦憐而謫成九川鎮海衛通國皆疑九川夷然就道如平時曰吾師眠龍場而氣愈定天其玉我於戒未再更

思諸得沒官致仕於是陽明歿矣亟之浙經理其家歸還父母兄弟四喪皆友哀毀盡道憾已而築室明水山中四方來學者後先千百人

奇由造說甚衆尋會講薊岷臺念薊荆川龍溪諸山諸公書札論辨往來不絕其於良知之學下以老壯窮通焉其守遺險而下步貞謗而不回南確關明長轉訂正之功獨多故晉江王慎中敘其文曰姚江倡道東南怪疑之衆甚於洛閩之際惟明水與數人慕悅而勇從之合一世以咻數人之所是卒能以數人而勝一世之所非其志可謂勦矣至其見於文詞之間則自有機杼未嘗現一倣合形似而以爲傳也此其所爲善學陽明而爲明水之文也歟世以爲知言自本集外晚年所著有續傳習錄皆行于世九川資稟高明篤倫嚴禮尤謹喪祭所正有宗法廟制堂域悉倣於古居鄉時選學宮廢寺葺削府志皆直任無疑卒年六十九祀於學久而後逝益仰慕之又祀於

百五

五賢崇儒報功祠卒之夕有星墜居後羅文恭銘其墓云子本嘉靖壬子舉人仕知州

明水文集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陳九川撰九川字惟濬號竹亭臨川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太常寺博士時以直諫廷杖嘉靖初爲禮部主客司郎中復以事謫戍放還居明水山遂易號明水初九川釋褐時告歸謁王守仁講無善無惡之旨遂稱弟子撫州爲姚江之學者自九川始是集乃其門人董君和所編凡文八卷大抵皆講學之語詩六卷小有韻致而不免薄弱

鹿原集十卷

〔明〕戴欽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鹿原存稿

九卷《提要》

鹿原集

賦

騷難賦

騷難別彭子美中也抒我懷素爰稽同心辭之攻拙不

暇計矣

眇予生于絕學兮悲斯文獻之莫徵帝俊靳予厥初兮性恹恹而
顛顛悵前脩于罔及兮去聖途其將日遠孰導予于先路兮孰臻
予藥之偃蹇泊于恒若不及兮心年歲之不吾留將邇流而求源
兮溯江淮而無舟予朝挹桂藪之清露兮晝采禽華之落英晚搗
車與芝蘭兮雜蕙蕪之紛芳嗟道周之杖杜兮上童龍而無枝彼
美人兮寓予衷而曷致之予歎慕夫古之人兮咸善能而好脩曠
百代而神交兮豈云界夫遐陬懷佳人其不忘兮馳予思于海隅
香盍替之無再兮紛予懷之縷縷曰予不撫壯而脩姱兮老自斲其
鬻根也苟予方其信無方宜美人之不予親也予既龍長瑤華以
爲履兮又集樂笑渠而爲裳紉璫英以爲佩兮結胡繩于香囊抱
衆芳以騷處兮世寧挹予之設香香既美人不可以坐招兮思藏脩
之莫吾予將往親于天下兮庶焯焯之可親伊歲比于閏戊兮日蹙
于壽星涼風飄飄而吹衣兮白露湛湛而浚寒迺朝舣于驪舟于柳
涯兮夕弭楫于清江娶帝子之蛾眉兮悠遠邁于瀟湘蒼梧遐而
逝兮灑予涕泗之淋漓予采江離于衡涓兮聞哀鴻于南浦嘆幽

今之莫逢兮，渺雲亭于衡之武子。登岳陽之高樓兮，望漫漫之洞庭。執
屢樂之以天下兮，羌歎有暮乎斯情。因江潭而歎吊楚之湘，品其優
悲賈誼于長沙。胡壽天之在天兮，寧俾斯人之莫遐。遂凌長江之浩浩
兮，吊青蓮于采石。汎鯨波之無迹兮，條黃蘆之一色。子使蒼螭以翊
舟兮，驅素蚪使衛行。馮夷為子鼓枻兮，江妃為子揚舲。衝風定而素
波澄兮，駛適遶于金陵。找子舟于河渚兮，振子步于江皋。瞻天門之
我我兮，覽秀麥之油油。念謂子其好款兮，時識子心之搖搖。子乃
觸吉以齊明兮，稽靈氛之占辭。曰兩美觀而必合兮，紛百朋以相貽。
孰意絕代之佳人兮，敬為一見而相好。荃慕子之脩名兮，子亦慕荃
之善窈窕。子投荃以雲錦之衣兮，荃報子以明珠之佩。子而莫逆兮，
情傾倒以相忘。芝蘭芬而相扶兮，慶子秉之允臧。忻靈路之獲攷，
滋最芳而曰榮。曰天執辟而東顧兮，荃盡觀于帝京。子駕木
蘭之舟兮，刺文梓以為棹。楫遡千仞之龍門兮，兒仙槎而泛月。濟雲
龍之嘉會兮，仰虎豹之九閭。排闥闥而進子兮，老共彼手琅玕。時
特運之糾纏兮，悵仕途其多舛。愚者不必卑兮，賢者不必尊。而騷
鳳伏而不鳴兮，鵲鵲群而翔。黃鐘擯于執轡兮，蒼鏡進而雷鳴。
哀昊天之下吊兮，恐靈脩之數改。雲蕭艾而縹緲兮，良子執更微。
之以蘭茝情兮，荃與子成言。子曰脩正以俟時也，子重靈龜而靡宅。子商
與波而推移也，子行其主章。子長願領于何辭也，寧溘死而流
亡。子聞嗟嗟，嘯咤之為也。子臧此言，乃可服兮，俱歲序之如流。方翊

荃以為正子，奄棄子以遠遊。子固知椒棘非鸞鳳之所棲兮，恐靈脩
其日遠。浮雲蔽而白日陰兮，執適夫忠之寔寔。寔寔皇皇，與之輻輳。
哀民生之多艱，衆貪婪而競進。子傲周紹乎南山，伊子荃之清肅。
寔蒲民之有教，執竊脂而宜粟。子執於寡之宜，猷俟美人其將別。
子廩秋風之蕭瑟，衆芳萎而搖落。子山谷澹而寂寥，鵲鵲鳴以
悲鳴。子鴻鴈飛而南號，感萬物之凄冽。子增子心之憂勞，余將裁
雲錦以為衣。子錢明月以為瑤襟，蘭蕙以為珮。子遺子美之煌煌，予
恐波濤涵湧而雷電以風。子蛟龍起而制人解干，將以相贈。子披縑
爛之星文，哀子心之罔極。子悼美人其將日遠，羗信宿以少留。子聊
逍遙而游行，白日留其不淹。子愴子美之將行，心搖搖如懸旌。
子憂耿耿而如醒，子固不難於為別。子恐衆芳之遲暮，蘇江海之
無涯。子思同心而共渡，懷美人之莫予留。子既不披手琳琅，衷心藏而
未敢言。子羗何目而可忘，紛既莫致。子情之總總兮，聊陳愚心而盡言。
曰執非蘭而可佩兮，執非善而可傳。子猷而大時俗之諂諛兮，何
規矩而改錯。紛枉尋以直尺兮，視雷同而奇諾。苟子行信，終練以廉。
貞子致子坎珂，子何傷芝蘭之在幽谷。子不以無人而不芳，荃其求靈
以食。子金玉以為操，求美于天下。子而蛾眉之不遭，龍曰黃鵠高
舉羽儀。皇子彼其之子，惟其有章。子出牧于民，政斯臧兮。嗟子贈
言，推忠腸兮。情不可既，風斯長兮。慨慷慨載歌，美洋洋兮。抱一妻傾
貞士其常兮。

秋夜聞笛賦

則璣衡以占歲撫三曜之如流俄煥台以辭夏條坎壈而歸秋見江山其搖落動天地之悲愁寒蟬號兮泣露霜鶴唳兮衝風水收澄以浮碧山聳骨而擎龍覽禽華之紛披悲牛木之淋漓寄秋聲於清嘯激白雪於哀詞乃若霜月臨江淒風走陸天宇蕭條雲陰低蹙斯時也裂金析之琳琅逶迤玷之斷續方慘離鄉去國之悲那克日暮窮途之哭胡爲乎始吹初傳笛聲高起忽隨風而遠揚遂雲以中止轉滌角泛流徵大含宮細更羽起離鸞嘯孤子哀騷人于泊羅悲壯士于易水其清也揚秋月於關山吟游龍於碧潭落英爲之颯運飛鴻爲之欄珊乃若其幽則酸心吊影含悲結梗泣

裝婦子霜食慟孤臣于瘴嶺邀愁雲以落陰呼淒風而咽令乃若其和則清風嗣過

王田飛瑞珠海澄波音有餘情韻

無定法初窮盟以理氣次雅揚而按節中拂鬱而挹鬱修繁沸以越發隨生宮以往來應指節而流轉既激烈以瀏亮又縹緲而舒緩有感必發無微不通呵咤太乙叱咤豐隆驅駕鷹揚頓挫五戎悲胡騎以北走激壯夫之南征衝武毅之怒髮恰幽明之痛情肉不離竹氣以軋形乍斷而即續或沉而遂清徐更端而擬曲輕聲韻以諧聲發暢教鼓掩抑字字奇變逸出新腔逐更學丹丘之驚吹奪秦樓之鳳音龍桐虛而調速鴈柱促而響沉沉節飄揚以振蹈散疏越而幽深落梅花于江漢折楊柳於霸陵斯時也

洞簫絕響園桃罷吟班姬停杵師襄住琴若有幽人方悲秋今忽聞笛聲乃喟嘆目悲哉乎此聲也彼何人斯乃倚其音而教曰笛音于蕭騷予心予憂勞賜音予日遠悲風兮動搖於是援琴而鼓之初爲白雪之調而繼以南薰之雅鼓罷推琴而起依永而載歌曰鹿鳴兮呦呦杜若兮芳洲渺佳人兮何所思與予子周旋歡竟覓明月在地銀河在天笛聲不起清風颯然於是拂紙援筆從而賦焉

石泉賦

王溪子曰石中出泉其流清也是故天含真風輪轉脉火化茲溶金胎昔結夫其弘源惟清毓派至玄行天則爲章雲漢注地則列紀星躔汪濊逶迤洋洋溢溢連固莫丈其盤折亦誰量其淵源

也遇者秀煥金沙尤分玉質清石珠圓飛空壁瀾龍吟若竹鳳引梅花水簾捲月水鏡挺霞金沙下此其壁星輝金春玉映內外微清淵流交瑩者也若夫靈源出壑動體潛幽遇坎則止盈科而流或盤山如舞鶴或澗碣如敬鳥鷗或牽香而入洞或帶藻以迴洲或落澗以虹翻或緣磯而蛟轉或高洒以沾雲或蓬紫而曳縹緲間流潤松下飄香迎風碾綠鑑月生涼是以臨流者心爽鑑貌者神清坐觀者忘飢洗耳者暢情高雲駐錫以洗鉢泉名仙子停鸞而沐簫泉名織女緣波而浣素許果相清而滌瓢王溪子曰美哉此石泉也潛德不耀室貞自潔宜物外者有之亂曰石泉兮冷冷抱金波子月明若有人兮携玉笙坐泉頭子濯纓白鶴兮忽飛來物

樂府

上之回

漢皇千古雄飛駕出回中六龍行御輦萬騎廟離宮日月蟾蜍折
合雷霆閣道通依絺問衛室彷彿遇崆峒但慕瑤池燕寧迎渭水
翁林清金掌露蕭瑟羽人風誰見三青鳥來朝紫殿東

獨漉篇

獸漉獸漉高山撲檄飢虎出林飽虎厭肉城隅短垣等碩鼠狐鼠
易逐豺狼孰禦火燭于薪人夜校孔迷火將灼眉起猶攬衣龍鱗
扶桑趕厥角屈而能伸愧彼尺蠖援劍倚天偏更難施國仇不報
在世何為山中有人金玉遐音白駒長往寔勞我心冰山倚天景曰

斯漬忱我人斯令聞不墜

一本無末四句

白頭吟

春花自有芳秋蘭亦有香秋蘭尚可采德音何可忘明月照高
堂愁腸夜九迴月缺有特圓君心難再回躊躇復躊躇踏新婚君寵移
豈料相捐日翻思初嫁時羅扇生秋風棄置不自保昔恨見君遲
今恨見君早南山桂樹枝春來新葉榮君恩倘中還寶鏡當
再明

古朗月行

朗月昇東海清輝揚萬天垂光臨下國滿向玉桂懸玉兔搗靈
藥朱顏駐上仙誰言三入後不如三五前陽精方載魄金波遽委圓

暫開明鏡匣忽下寶子弦香消丹桂影側玉輪偏載拜明月
下清泪雖凄然

君馬黃

君馬黃臣黃蒼二馬同驅臣馬良一朝君馬入都城玉鞭搖騁五
花纓夜過青樓香霧重朝趨紫禁玉沙明吁嗟我馬連城壁不致
飛花照夜白伏愿時時顧主鳴逸才不展誰當惜

將進酒

將進酒聽我歌浮生若夢能幾何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行樂誰
云多君不見楊花飛過鞦韆院轉眼流光一拋電玉燭梅單今草
萊蘭亭梓澤桑麻遍死生信有命神仙不可期台鼎一朝端
至何須讀盡人間書琉璃臺瑪瑙床頭昨夜松花開便如長
鯨吞江海為君傾倒黃金壺將進酒五真停玉堂麟閣盡虛名
且悅長江入春甕共君沉醉不須醒

履霜操

履霜操尹伯奇被讒見逐自傷而作也引罪自責
無尤親之心焉可以則世矣

秋霜離披兮草芊芊兒朝履霜兮行野田身苦寒兮衣不完
腹苦飢兮誰復憐嗟兒父天兮天豈不寬嗟兒母地兮胡有偏親
恩罔極兮兒罪全泣履嚴霜兮思吾天

精衛辭

東海水漫漫西山石巖巖精衛叩石思海填羽摧口突飛不刺海
水連天還復然海水深無底精衛思不已朝飛暮飛兩翼垂側
身忽墮海波裡身可墮子心不憊山石盡時海可平

越人歌

中山之人兮攀桂枝鹿皮為裘兮椒花療飢游心太玄兮結交木
石歲冉冉而將邁兮栖白雲以偃息山有桂兮桂有芳思山人兮
不能忘

思歸引

瞻彼終南兮鬱蒼蒼蒼蒼我將登兮瞻望我故鄉故鄉迢迢兮天
一方陸無車兮川無梁水蛟兮途有狼鳴鴈翻翻兮西南翔我無
羽翼兮徒悲傷吁嗟思歸兮意難忘

別鵲操

商陵穆子作也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
妻聞之倚戶悲嘯穆子愴然作是辭焉

兩鵲比翼巢同枝巢成無子當年離離鵲哀鳴雄鵲悲豈不欲
離自有時胡為中路相分飛重整旧巢還並宿雌雄双双相追逐
有離無離心亦足

塞上曲二首

日落黃雲合風悲鉄騎鳴驕胡南牧馬壯士北提兵擬奪蓬池戍
先降滴博營乘時思報主不是愛橫行

弓抱天山月旗翻北斗城腰間龍鈕古馬上象孤輕萬戶寧求賞
三邊未息兵直須擒冒頓大刻玉山銘

明妃怨

自倚顏如玉誰知畫失真却憐胡地妾虛作漢宮人
淚泣龍沙月魂棲鳳輦塵翻思黃鵠鳥連翼上林春

烏孫公主辭

燕領非無將烏孫自有緣吞聲辭漢日飲淚入胡天
鉛粉金門落琵琶玉塞傳君看青海水不到風池邊

歌女曲

紫府何年謫朱唇此日開節依金縷換音繞杏梁迴
白雲悲楊柳

山香度落梅花枝如聽曲含笑入簾來

舞女曲

挑燕闌瑤水青娥下益宮纖腰抱初月綵袖起離鴻
宛轉金花爛蓬迴玉樹絲絲雲飛不散冉冉逐回風

閨山月

天涯今夜月偏照空門關遙念秋閨婦應思人未還
氣沉青海光動白狼山忽見南征鴈風翎不可攀

從軍行

胡騎雲中合將軍薊北來懸兵出間道飛檄募雄才
子前邊風急折翻漢月開名王生可縛歸秦鳳凰臺

自君出之矣 二首

自君之出矣門掩落花風思君如別鶴孤影月明中
自君之出矣慵整玉搔頭思君如漢水日夜向東流

昇天行 三首

手把六龍轡飄飄騰紫霞剛風凌倒景忽到仙人家
金樓環玉樹瑤水暖桃花天仙子下雲榻童子進芝茶
雍碧開瓊液盤香露芽方瞳三曜輝丹府萬靈加清風
飛兩腋浩氣結三華濯足蓬池外空青經四遐

吹簫騎赤鳳冉冉到蓬萊群仙見我至齊下金銀臺
白虎前趨青龍立兩階靈妃鼓瑟琴朱鶴舞徘徊
白鹿嘶花至丹條

獻果迴石髓長生針雲流不老盃授子靈寶訣憐我上真
上真才待得蟠桃熟賓雲我復來

高控五花虬尋仙汗漫遊排雲過海岳西到崑崙丘
洞天開玉鈇霞氣抱珠樓靈風飄鶴衣天樂和雲球
遂上芙蓉峯下瞰黃河流五嶽立拳石齊州漾九漚
逍遙玄髮翁攜我事冥搜清談超道妙挑魚羅珠羞
披我翠霞衣贈我鳳毛裘相期此游宴更願長惟留鶴
子當整塵軒從此休

采珠曲

瓊川採珠女盈盈瓊瓊水涵香風生繡帶春日照羅衣
寶珠朝得笑動青蛾眉持歸入中堂麗彩生簾幃精瑩走明月湛

欄搖遊庭天日吐玉匣斗星垂王孫聞此寶千金求見遺登門願
一觀長跪方致辭珠女三嘆息人靈貴自知寶重古所惜金多用
何為萬鎰非我慕連城不爾思珍藏青瑣橫永翫白龍輝

放歌行

黃鵠一飛即冲天蛟龍豈在魚池眠猛虎不食机上肉蒼鷹羞
搏林中鳥自古英雄每如此造化年來亦倒顛黃鍾擯棄瓦缶
進于將不割鉛刀銘君不見直如弦志士幽人死道邊又不見軟如
綿五公七貴相黃緣仲舒退斥公孫用屈原沉沒上官遷窮
達信有命忠義那可損烈死苦不惡偷生何足憐丈夫豈為五斗
粟折腰却向小兒前與特不遇且歸由林壑平生懶性便著書

青軒山中竹洗耳香分磻下泉龜龍倚際休明會歲盡笑時
萬古傳

宮中折楊柳 詞四首

黃金綫短玉絲長翠染春雲拂御牆何處香風迴鳳曲人傳

龍駕在昭陽

長門獨坐一枝春腸斷清音聳路塵不是東風偏着力君王自

是賞花人

翠葉瓊花化春禁寒美人嬌出玉欄干和烟折入金瓶水自拂蛾

眉對鏡看

暮霧搖烟近御溝迴鸞樓鳳傍金接風枝解舞花迎笑猶似

當年翠輦遊

擬鮑照行路難 五首

越羅蜀錦金翠光文余裁就雙鴛鴦鋪之紫壇雕玉床志華
帟金鑪香用枕對聚生文章美人別後經四霜伏枕引衾心自傷
豈料君恩難久長火降星流秋氣涼百轉千迴夜未央少年不得
如鸞鳳富貴歸來彭殤已蒼

白石樓臺高入天王走珠閣干珠翠懸上有一人字金蓮雲髯
娥眉綺服鮮羅襪不移香閣步雅懷惟寄素琴絃忽見花枝到席
前捲簾對景惜春妍含情掩泪向花語人生幾何長少年寧
作啣泥双白燕不羨盤雲孤彩鸞

君不見東家之女登錦機織成綵綺身無衣久不見西樓之舊聞
麝手不沾絲衣滿箱縑縑紛羅綺輕麻素眼前誰復金黃
蘭香不為野芳沉真女那因貪易心清水離離白石見聽我高歌
行路吟

詩三句定本亦作也詩三句定本亦作也

奉君翠輦遊金之美酒錦裘鳴玉之瑤琴千葉盤花之綵帳
九霞舞鶴之羅衾紅顏易謝不相待白髮難饒苦見候請君鳴琴
酌旨酒對飲當歡樂寸心不見古來秋舞地未接塵盡草深
君不見銅雀臺城眉散盡生蒿萊久不見金馬門草決牛羊
不存銀海金危終寂寞玉接金閣空瑋珣人生適意真自知
歲月徒爾為斗酒隻鷄日為樂坎止流行隨遇之

四愁擬張子平

我所思兮在金陵欲往從之江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雲錦裳何以報之明月璫路遠莫致倚徨何為懷憂心煩傷我所思兮在蕪湖欲往從之阻江淮側身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玉盤何以報之切雲冠路遠莫致倚悲酸何為懷憂心煩傷我所思兮在瑤池欲往從之弱水迷側身東望涕沾衣美人贈我七絃琴何以報之雙南金路遠莫致倚悲吟何為懷憂勞寸心我所思兮在崑丘欲往從之黃河浮側身北望涕沾衣美人贈我六銖衣何以報之雙金魚路遠莫致倚躊躇何為懷憂心煩紆

射虎辭

江水沛兮舟楫敗蛟龍放兮遊海外班班虎兮田之閒朝食兮暮上山嗟嗟我欲射虎兮有虞官

縛虎辭

班班猛虎憑其威負隅長嘯天風來天風吹倒山日黑虞人縛虎虎不識嗟嗟尔兮尚有爪牙人寧將其類

禽女吟

白壁信皎潔貧女更鮮妍製口鍊黃金黃金不直錢仰視天上星雙雙太清獨有嫦娥孤年年傷素情此里折人南隣迎新婦河橋竟不成嬌女何由渡揆琴出洞房彈作陌上春甚至常在續貞女不下堂雲鬢不束匹玄鶴常攜欄高張唐急就

知安悲

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篇

臣伏惟我

高皇帝龍德當天撥亂反正聖武神功卓絕千古若播種種書之所撰奚足多也夫漢武以來代有鏡鼓曲漢製十二篇魏製十四篇晉製十六篇時代不同體裁亦異漢詞不記功德而魏晉功德各具即今彬彬尚可考也夫

高皇帝之功德非漢可及而金石之奏願在魏晉臣是大用恐懼慮昭代之曲尚缺也故謬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大明鼓吹曲十二篇用記

高皇帝之美盛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出師親冒矢石有大難者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倘以臣詞為足取校之歌曲鼓吹庶壯軍容且得大戒則所妄意雖云詩書之撰抑豈在漢魏之下哉元龍既極大明師起鳳陽攬群英振皇武以仁暴為生民之義主撰鳴鳳翔篇第一

鳴鳳翔淮之陽負鵬翼鸞麟鸞鳳赫皇威大振天綱日月重明天回光化家國成侯王裂皮辯垂衣裳德聞天慶無疆

右鳴鳳翔十四句

高皇帝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定天下開一統之洪業為龍渡江第二

龍渡江江水黃屈群策揮龍驤火旂舉大風揚鼓臺老蛇
雲光發巨矢落天狼四海一諸侯降出湯火浴清涼登紫極
明堂作禮樂與農桑聖人在位福無疆綏我民樂且康

右龍渡二十四句

高皇帝自平黥渡河三日取魏五日取相七日而平彭越及廣
平八日而下順德守臣爭降無格我師者為神河流第三
神河流勢莫支雷電捲蕩坤維金匪城湯匪池龍德當天民
歸席我仁懟彼威德萬臣何能為口啣壁郊迎師神龍行風
雨隨

右神河流十六句

偽漢陳文諒圖洪都我

高皇帝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交諒敗死為瘦蛟舞

第四

瘦蛟舞湖水腥真龍出群龍迎截蛟之顛貫蛟情破竹肯焚
舟營火旂風陣雲欬為皇老曾武恢天聲寶弓鳴落挽撻鞋
山踏破康郎平奏凱歌還至京一統輯萬邦寧臣稽首帝功
成帝功成皇聖明

右瘦蛟舞二十四句

高皇帝自將伐漢偽主陳理降湖廣江西平為釜中魚第五
釜中魚角飛龍鼓勺水揚腥風矯虎臣翼天功張九臆恢三

置旌舉日戈揮紅鞞爾殺迴蒼空嗟尔魚不有舛朝在池暮在
東推鱗委鬣江海通大一統舟車同

右釜中魚二十句

張士誠據吳

高皇帝命徐達常遇春二將討平之執士誠以歸為龍中
鳥

第六

龍中鳥雙翼低江南扶不必棲誰使爾鴉雛不隨彩鳳飛寧
天玳流李矢碎錦毛墮玉趾蟻君臣鵠帝子玉山禾砥柱水
萬千歲井共美

右龍中鳥十六句

方國珍北通擴帖木兒南交陳有諒黨逆相侍

高皇帝命湯和討降之為老狼跋第七

老狼跋胡日割黨逆助圖椅角苞三枿本先撥疾弥深鑒已
奪皇武捷天威濶文敷黎湯伐葛我去來民其活開網懸獸
安脫

右老狼跋十六句

高皇帝既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乃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
常遇春北伐以定中原為泰階平第八

泰階平聖功成天地再闢三光明堅兵出河海竹神猷奮山

岳傾虎笑飛龍吟妖狐表魄太羊驚掃清河洛開幽并拔
我民出刀兵漢儀復胡運更中原蕩滌朔漢清帝德登膺膺
腥四海貢萬方中國尊有聖人億萬載君吾民

右泰階平二十六句

明昇竊據巴蜀我

高皇帝命將伐之昇乃率百官奉匭印詣軍門請降

為鉄山破第九

鉄山破巴蜀通羅塘劔閣何足雄驅金牛踏蚕業將如虎師如
龍指揮叱咤生雲風廟謨定天地從師真丈人奮天功一九泥
劔谷封囚首面縛從吾我口卿壁称王蒙悔負固達皇聰秦

凱声動蒼空天開武定治道隆萬福壽在聖躬

右鉄山破二十四句

高皇帝提三尺劔平定天下南征北伐與萬民請命用是

民有所依上下即感有慶雲甘露禎祥荐奏洪武三年

五月陝西進寶鷄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四

岐者十餘本和氣秋祥為瑞麥第十

瑞麥芊芊種降自天一本五岐秀彼鷄田田秀麥天春我皇

德兆姓服田品物咸殖瑞麥之成豐年之仍洋洋頌声熙熙我

民皇德皇功允矣大成

右瑞麥十四句

高皇帝兵拔紅羅山至上都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數騎自
遁王子黑哈罕等就擒為抵觸藩第十一

抵觸藩鼠畏穴胡無入天運茂相皇祖秉黃鉞提天兵掃胡羯功
高萬古國恥雪至心順兆心悅聞坤輿建鴻業行同倫車同轍文
化通武功烈薄海外統有截

右抵觸藩二十句

高皇帝命吳廷瑞討閩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率荆湘之
衆以取廣西為金甌完第十二

金甌完皇苗寬炎天桂領皆衣冠臣赴赴師桓桓秉王猷孰
于盤時雨降民大懽海不波狼膽寒明珠翡翠未長安地平天

成帝業難小臣撰頌萬世大觀

右金甌完十六句

江月吟

一片秋江月初掛海東樓須臾飛上天下照江水流江水龍蟠四百
難三老長行路此難此時拜月思征婦露濕羅衣玉臂寒

子夜吳哥 四首

海鏡拾春芳雙飛入杏梁妾身無絲翼不得到遼陽

右春

晨粧出采蓮花深失畫船莫逐朝雲去長為行雨仙

右夏

遇便寄征衣龍閣雪早飛傳語煩相問今年歸不歸

右秋

陰風入意堂飛雪洒梅枝君在天山北淒涼應斷腸

右冬

五言古詩

別諸三邦論二首

執手河渠上西風吹我不念子當遠別寸心如遺人生百年內萬事
良可悲去去凌風塵會合那有期嗟我黃鵠鳥矯翼向天涯二
鳥俱北飛一鳥獨南翔停羽數迴顧南北遙相望一鳥下明時朝陽
啄琅玕一鳥飲六翮徘徊湘水旁一鳥深契執手勢遠心不忘

整駕臨長衢駿服儼排轡躊躇不能別相顧惟吞聲僕夫踴躍行
四牡徘徊鳴此去何當還惟然叙平生願子顯今德流風舒我情

擬古

君將萬里遊我心轉多憂憂豈在恩愛畏途關阻修西山暮雲

還東林倦鳥歸物情各有得之子何獨遠者昔往柳依依今未
忝離離冉冉歲云暮歸期猶未知檀車日已傾卜筮猶有需舍
情理瑤瑟待君鳴陽春

東風扇陽和萬物時同榮感此三春懷念子萬里行萬里途已遠
況復事孤征游魚惟舊洲栖禽恋故林如何遠遊子契濶遠風
心願言託飛鴻寄我江南音相見知何日相思江水深

明明鑑秋堂蕭蕭生夜涼感時情轉切獨宿夜偏長悲此秋風
淒淒君搗衣裳龍閣萬里遠音書那得恃缺月幾回圓寒花
空自香懷人不可見我憂何日忘

三良

蒼天弗忍遺一朝殺三良白日不下照黃鳥獨悲傷先民亦有言
君子國之光云胡秦穆死三子盡殉亡忠義及為惠仁賢適自
戕誰言舍生易舍生古所賦惻惻臨君穴陰風四傍惶愁雲合
平野殺氣迴窮蒼一去不復返泉臺長渺茫含辛寫哀調泪沾
衣裳

古風擬李白三十首有序

古風贈川甫也川甫刻意藝古力雄雅道啓蒙叅代蔽助愛成
美功德於我蔑弗至矣夫遠德者諒仁同心者傷離川甫行
將棄我而守沔矣寡類索居憐才去國吁嗟我情何堪
之是故聯詞比類援筆即書得古風三十首以遺抱書別焉

渚子庶幾地遠心邇源教我也

朱絃沉大雅王風降黍離鳳鳥去西周麒麟泣宣尼七雄起龍關風
教日凌夷正音委章駭人訛江離玉枝創新聲栢梁近古詩是
安三子纖綺不足奇百川東到海狂瀾誰復天下遠元寶問李
杜開洪熙興廢修萬變希音竟棄微我志在元古才力詎可知
去去蓬海涯為君采雲芝

我有雙龍劍芙蓉映秋水精光射斗牛散作霞天綺青萍本不
奇結綠那堪比舉世無張華埋沒人誰齒一朝生雷風飛沉不相
雲掩若耶水天高赤崁雄雌雖暫別神物終相逢
雲鵬天上飛龍豈池中將君看張子房長嘯輕留侯遺事黃石

但仙與赤松遊清風灑今古高義排山丘身將流水遠心與白雲悠
冥鴻落天外虞人何所求

嗟此瑤臺月蝕彼蟾蜍精弦光正東滿鏡彩忽西傾桂露花不香
寒輪未昇虹霓入紫宮浮雲塞太清合璧映兩曜星辰失其明陰
厓虎豹號白晝妖狐行仰天長嘆息慷慨何由平

南山為平地東海一泓水運有興歎嗟尔蜉蝣羽昔日東陵侯今朝
種瓜人黃大空飲泪綠珠終殺身何如壺中叟長嘯天地春
吾觀北溟魚橫身塞千里水吸百川落鬚鬢揚六翮起海濤
天來風翔拍九垓搖山迴地軸擊海壖轟雲雷俯仰何局促徒為斤
鷄猪

抱空泣楚鳴呼子方合齊寶重古難識桐焦人不奇舉世無孫陽
監車伏霜蹄耳泉忌先竭岐路泣多迷遐哉鬼谷子潛身在清谿
閑居笑麋鹿高詠狎鳬鵝為物豈不知損萬古同醢雞

北方有家人眉宇宛清揚絕世而獨立真心凜秋霜贈我雙錦綺
斗羅又章上盤龍虎形中結鳳凰翔裁縫為展衣五彩何輝煌
披以紫霞綬綴以明月璫服之朝紫微日月回天光感恩不能報此
心焉可忘

黃沙暗玉塞北風天正寒草黃胡馬肥長驅入臯蘭漢軍時轉戰
金戈橫綉鞍胡風生馬足殺氣繞旗竿豈思一矢利我軍丰摧殘
淋魂叫落日白骨枕沙團荒山悄無人行者為心酸醜虜固難滑

願牧為中官翻畏胡兵強詎思軍士單吁嗟戍復道還檄城
多難

秦皇吞六合大起阿房宮取土平驪山築臺臨紫室木代結星
嶽磚陶薄鴻蒙複道行終南飛毫倚蒼窮星宮宿娥眉仙樓
最神工繡戶麗珠玉文窓雕綺龍高鳥簷下飛晴雲生殿中瑤
居與瑤臺自謂萬世功寧思四海怨一朝天祿終不及牖下死浪
沙埋祖龍楚人一炬火咸陽三月紅驕奢適自隕荒淫流末窮為
知億萬載茅茨頌堯風

蘭以香見折膏以明自煎俱尔高門子娥眉人共憐一朝生禍羅無
計留嬋娟所以白鹿翁高卧南山巔食霞弄明月可以有天年

梁園苑李花含笑誇青春紅塵暗紫陌俱是看花人金鞍鞚
寶馬繡鞍搖朱輪清歌赴落日妙舞度芳甸一朝火龍飛雲落
何處巡駉冥綠陰道蕭條車馬塵愛彼南山松屹立摩蒼昊
丹山五色鳥翩翩鳳凰朝飲砥柱水夕食惟琳琅安能與雞鶩
刺處爭稻梁高飛九千仞覽德候時康虞皇人不作西周竹已
荒翱翔崑崙丘適迴蓬萊岡德音和宇宙毛羽生文章吹噓百
鳥群同嗟羽翼異長會遇王子晉結交青雲鄉

我登崑崙丘訪古軒轅臺臺高彩雲合天遠黃河來昇龍昔
已去鳥號今更哀遐哉穆天子日耽瑤池杯八駿竟何適碧苑春
自開

古人如可作吾親為執鞭古人不可作我心何凄然世道日交衰木
流鳥足牽不如林丘中洗心彈五弦朗朗太古音直見羲皇前
君守黃逢山我戀黃金關相逢恨已遲相別何倉卒後會須何
時滄波阻吳越我聞黃蘗山仙巖連月窟上有紫芝草可以鍊
金骨待子乘風來與子弄秋月

世交重黃金意氣相徘徊詎知五酒間中已藏禍胎反手作雲雨覆
平生風雷不見膚鮑交心迹何嫌猜程嬰及杵臼輕死如浮埃古道且崩
桑淳風難再迴我屋青山下長歌歸去來

玄天邈難測世運邇有常俯仰幾今古奄忽成興亡一木欬何支
多岐竟忘平吁嗟鳳歌人甘心為楚狂

六龍不可羈四序時謝矣茫茫子何思冥心得玄理流光下坂尤萬事
東流水姑蘇麋鹿游金谷生荆杞大運誰能迴容華何足恃不見
無極翁藏身玉壺裡

邛人歌白雪調古俗傳稀遺音滿天地散作彩雲飛試為下里
音萬人和相進舉世有两耳雅俗竟誰知請君不復疑浩歌無是
非

一言取丞相三策下江都薰猶不共器鳳雀不同呼我道出堯舜
時方倚孫吳所以孔子孟轲終身困埃壘人謀胡多乖天命靡可
請君棄燕石為我采隋珠

龍駒駐千里驚駘困跬步才力不相當奈何識者誤空有追風足

只恐監車伏自負出群資終遇孫陽顧

我觀在昔人未遇猶視今敗絮栖傳巖暑叟困棘津五段自飯牛
買臣行負薪一朝登巖廊光彩照千春君臣倘不遇終身仆
埃塵溝壑不自保功名何足驕譬彼棟梁材埋歿同荆榛一入
工師手洗拂登楓宸白虎蒼龍殿屹立摩青旻早風無鵬翼
潦水失巨鱗東海有神蛟魚請君結芳綸勿為百里園浩嘆愚
麒麟

登高望八極四海河茫茫落木下長風春華摧早霜梧桐巢燕
雀枳棘栖鳶鳥浮雲失海岱白日無輝光鳴鵲鳴我前虎豹號
我旁翩翩黃鵠鳥矯翼西南翔凄然遠離憂目下沾衣裳去

去仰鵲鳥扶竿湘水陽

貽蕩魚歸子楚楚羅衣裳金丸落飛鳥白馬遊康莊聲勢
借許史結交倚原暈飛蓋過里閭意氣何揚揚興衰相倚
伏榮華安可常高門一朝傾禍羅須自防昔時厭梁肉今猶乏
糟糠短褐不掩形麝膚常寧復有吾愛採樵子雲山恣徜徉
徘徊崑崙丘遊目望八紘碧山盤綠水古木搖蒼烟北却走狐兔
終南鎖荒阡陵谷有崩運金石誰長年只恐蓬心人骨非瑤池
仙去失蒼荷衣洗耳臨清泉

兔絲附長松根葉相因依小章得遠託真心中自持如何遠遊
子棄我天一涯寒蟬號白露鳴鴈西南飛惻惻秋風吹

蒼衣感此歲云暮淒淒我心悲

日月無停軌江河有奔波綠髮正青春霜髮忽已皓如何世間
人踟躕一生過延頸愛天機揮身觸禍羅去去南陽岡抱膝梁甫
歌

中夜不能寐起步觀列星白露下河漢斗柄西南橫蟋蟀悲
洞房玄鶴孤飛鳴俯仰動秋色憂思傷我情

君守黃蓬山我戀黃金闕相逢恨已遲相別何倉卒後會須
何時滄波阻吳越我聞黃蓬山仙巖連月窟上有紫芝草可
以鍊金骨侍子乘風來與子弄秋月

過湖宿趙家圩

吞吐凌巨湖霏茫入秋暮雲濤餘卷舒風濤湍迴互蜃氣結
樓臺龍光走烟霧臨幽嶽水宮出險拔霞顧星沙白鳥游花
港漁郎護少分天外山冥辨雲中樹霜華倚鶴汀鴻翼摩路忽
思蹈海人無得桃源賦長期蓬水遊却恐儒冠誤終當騎大鵬
直向三山去

晚坐

披衣坐春曉夜氣湛清萬慮寂迴照五雲輝廣庭花月在蒼
鈎晶晶玉樹明宿月尚未覺其鳴遠飛鳴物從元化定性以玄
感精洞觀前後際朗造天人情方悞靜理妙始知隱者貞永
希謝世界超然得無生

桃花口

晨發桃花港暮宿桃花口春隨錦江流棹帶青山走碧桃兩岸
花瑤雲弄水涯忽疑行暮雨宛似入朝霞泛泛漁舟輕飛飛海
燕斜天移鏡湖錦客轉月宮棲安知翠雲中不有仙人家平生
江海情對此興愈賒高貞如愛我携手登雲車

示釣弟 四首

鬱鬱北山梓亭亭南山樞孤根漱流水老幹搖霜風地遠始見
毒神感終登庸裁琴薦清廟升歌揚玄功
黃鵠卑五岳增巢琪樹巔玄龜淺滄海探穴遊重淵高梁各
有際卑淺尚棄捐寄言思玄子宜登早麓篇

豹隱南山霧不食重逾時但求文章煥焉知勝腹飢豈不
常苦辛羞伍犬羊皮嗟嗟衣錦子宜蹈頌人詩

江湖流不休日夜終到海丘陵不及山進止還自急德業戒人後
歲年不我待早競白日光休遺黃髮悔

相思吟

芳洲有杜若聊以寄相思之子不可見遠在江之湄離袂茲方判
清惟未有期明月梅花夜清風玉樹枝安得同瑤席啣盃一賦
詩

毛鴛雜韵 四首

地僻罕人跡水竹自未因石根苦棘纏風稍滯雲連空山轉斧

斤幽人自剪伐烟開遠色淨遠勢出林巖 遲日下嫋嫋涼風

發雲霧不搖落霄漢得騰援下更多黃精大野同未掘

風杉森千章結 山澗濱寒藤若被縛高節何由深蟠紫

厚地出宿望透蒼昊豈里青雲士坎壈其身鉤藤一以解

陰晴垂目勻香葉下金鳳水花結玉津 十年結膏可為冰片迴看棟梁具突

兀非凡倫

千年靈山桐霹靂隨毛鴛幽人倘不珍奇物生何補異材感精

識洗拂去塵土裁琴寫澗泉朗朗音太古調寡倍傳稀非子

誰當鼓

寶璐方詫玉璞人誰取無怪達生士龍蟠在洲 天上龍變化

多神異風雷動頭角雲雨由作滯失勢落網罟嗟尔白渡

方知好生者監滄非所娛投放臨清淵重憐萬族愚幸我

湛姐虞奮身出江湖嘯歌宇宙間焉知魚非吾

七言古詩

白駿歌

吾君白駿真飛龍英姿逸態何龍從
牽出金門下玉立仙
伏來清風當時觀者神皆動頓覺萬古凡馬空皎若迴風搏素
雪白宛如足練凝秋月促腕及翻碧玉蹄方瞳朗照銀絲髮天生奇
物天更憐一朝選入赤墀前君愛此人駿骨臨校閱回天願八
寶龍盤金綬鏡虹垂玉節鞭綠蛇紫燕何須道照夜花龍豈
足先此馬自是天駟精一日千里無留行絡月躡雲難禁控臨郊立
伏時悲鳴逸才汎駕上所惜勅下弄臣專練習棕薦先鋪枕鳳
池羅帕續傳披虎脊伐鼓揚金欽慣經搖旌閃架令閑適適轉

階迴動設歌馬行人止輒相逆是時猛氣益軒騰顧影嬌嘶其
辟易颯還風生四足輕捷層骨聳耳及危逸吁嗟吾君真聖人文
謨武藝皆通神殿庭習馬有深意意安不忘危克瘳心

狂歌行贈白崖

與君本是四海人君長為兄我即弟風流自許瑤池仙文章浪拿金
門第野態狂形世共嗤倒膽傾心獨不疑得錢沽酒即相覓痛飲
高歌亦我師達夜酣且談笛尊醒復飲皓月懸明月天地即余
枕江夏吳郎更清狂三人祖跣一堂我醉斜眠枕其股口中吟咏心中
傷百年萬事一大夢山雞何必如丹鳳梓澤蘭亭終寂寞玉堂
金馬如何用君不見太古真人赤松子飄飄駕彩雲乘朱顏

綠髮長春風駟馬高車何足齒人間偏歹是非多早須拂袖歸若
阿手把芙蓉衣薜蘿雲裂石紫芝歌竹枝青鞋從此去富貴功
名奈我何

白霧行

四時惟有秋最清吁嗟白霧頻秋起海倒河翻白晝昏宜其黃
蒼茫重萬象猶如渾沌特溫濁摩清奪西儀洪鑪揮霍銷元氣風
回大轉鑪烟飛乾坤尚在維子欲扶魚極未立天地摧又使銀河之水
落天上剛風吹散遂紛霏閃雨雷雲愁日暮飄花舞絮疑春歸海
風吹更合山露泣逾輝星馬大羞海義和無施為安知汎淪瀾洞中不
藏鬼魅盤蛟螭各自到燕堂歲年久生靈陰陰時時有且如今年年

三月大風終日黃沙走洛陽才子泪猶惜日馬長安撥霧還咫尺龍
臺難得見使我慘澹愁心願安得丹山及彩鸞騎之直上青雲天氣
侵萬里遠揮散日月光華億萬年

小山歌

淮南小山臨紫蒼山頭芝草搖春芳八公未煉入鉛鼎丹砂五內
金光一朝雞犬雲間去鳳歌響吹開遊瑤銀漢仙娥獻羽衣瑤池
童子迴龍馭夜拂瑤光北斗過朝凌弱水浮龜鼉驅駕鳳雲使
玉女提携日月鞭羲和自從仙去醉蟠龜空山桂樹長寂寥栽歌
問三春鳥滄海桑田幾市朝

我昔行送內翰張子陽

我昔憶角時意氣重東壁天上石鯨動鱗甲世間驚駘空毛質江湖
一別十年餘悵望停雲賦索居相思幾折三花樹問訊徒傳尺素書
寒子卧病歸湘野喜君擢舉留都下一旦文章動玉堂百年姓字通
金馬金馬者書春畫長王堂揮制白麻光青春忽動還鄉思冊陸親
陳送毋章東風鼓挖燕京道暖日開河萬花草秋起飛雲過洞庭
詩題幽竹臨湘水南榮桂嶺旁飛鳶飛鳶峯上開書堂星文道
映海岳明獨憐美人天一方只今天下苦風塵迢遞還鄉莫厭貧方
卷少年真醞藉胃中他日見經綸

登樓歌贈白川子

平生好名山嘗欲訪五嶽身無羽翼飛不得浩歌思跨双黃鶴春日

登君之北樓天風倒曳雲西流聞君把酒談幽勝便欲相從大筆遊大
筆高高三百峯金風削出玉芙蓉品焚玉樹盤丹壁更覓珠泉
掛白龍龍宮下看蓬萊島千年曰鹿五芝草我即穿雲采食之
三光凋落予難老

白雲歌送洪道長婦壽其母

悠悠白雲朝在天遊子瞻雲涕泗連渭水終南那得見依稀親
舍白雲邊白雲前望不可親天涯迴首重傷神斑駁惟有諸兒輩
漂泊翻憐萬里身白雲迢遞歸故鄉化裡重開畫錦堂便剪
白雲成綵服萬舞春風稱壽觴

屏山歌

屏山高幾千尺龍洞窈窕天開折瑤草金花自有無錦石珠
泉相噴射仙郎奇尚託幽栖芳菲開傍靈湫西時特浩散震林
木往往飛步登雲梯梯入雲端那可攀先生寧遂卧東山中
當年白玉几化為白鹿遊人間謝安一為蒼生起茅堂寄在空
山裡青霞朝秘綠蘿室仙源春有桃花水掩花流水春復春
小山叢桂落風塵功成早賦歸來曲還與山靈作主人

久離別

前年花下餞征輪妾在瀟湘君去秦春去春來人日遠看花潸淚
徒傷神傷神不惜惜離群那更音書久不聞綉戶東風長寂寞翠
衿蘭麝空氤氳去時曾約早還家如今誰料在天涯不分雙鳥

新戲水生僧嬌鳥並啼花花落花開愁斷腸怕臨青鏡理春粧
年君倘還鄉日只恐花容不似常

早春憶張子言

梅花開到江南春遙贈弄花憶美人美人去遠別六千里此日相思
何日親我昔論文海內遊青雲之交不可求清才麗句張公子相
逢一笑心相投玉山昂藏立秀氣紫綬蕭颯凌蒼糾談玄夜道
揚雲宅作賦時登庾信樓蠟屐幾幾遊金日寺濯纓同酒玉泉
流落魄長安五搜衣愛君逸韻如今微別來離思知多少風梳
楊花住飛揚花飛盡春意闌美人遙在五雲端牽玉樹三湘遠目斷金
河七斗寒三湘七斗遙相望不見美人空斷腸風翎却羨如花鳥好

帶情緘向北翔

襄河行

神河萬里抱天流，跨齊走魯來燕幽。
靈源暗與長江會，飛波遙控清淮喉。
憶昔我

皇開帝州，雷翻電卷，興王猷已升鳳極。
登天所更引龍津，替海艘九州子來萬姓。
鑿窟守軍供神唱，等平地移將溟渤。
水人力上與天功，伴五里居人十里關。
直挽銀河下斗牛，錦花細石盤堤固金線。
垂楊夾道，周鷄舸龍，驚動地來開門浪。
打雪花，摧棹拂飛雲，天上過槎隨輕翰。
日邊迴珠崖，球海貢時鮮，霜風陰霧吹水船。
錦帆高掛滄洲月，綠纜徐牽綠淑烟。
滄浪漁子爭回釣，白紵佳人罷

采蓮王孫公子，賸遊遨畫艇，齊鳴雙桂，恍若香中簫鼓。
統竹扶詞裏綺羅嬌，嬌胡商估客，進輕舸，棹歌聲遙。
彩雲高翳翠明珠，輝夜浦瑤花琪樹，映春潮更有中官最貴。
豪棧船金鼓下丹霄，兩岸開頭避飛檣。
千家閨戶走銖銻，亦有波斯進寶光。
手持碧玉珊瑚杖，鳥音岳服雖殊俗，肩踈眉橫亦賦詩。
我見民風異昔時，長空迴青泪沾衣，搖筆題幽心，欲醉舟艤，吊古杞移邊，嗚呼帝業萬古無足地，寸天皆版，箇金甌完全寶符，勝只有民困今當蘇小臣擬撰河清頌，翹首

廟堂垂聖謨

五言律

駕出南郊

大駕移仙杖，天壇啓帝儀。
春雲開雉尾，曉日抱龍旂。
洛水周王跡，汾陰漢帝祠。
當年金石奏，典則列今垂。

駕幸西海子

郊禩成天祀，春田展帝容。
五雲揮翠蓋，萬騎逐飛龍。
虹拂青樓尾，霜明寶劍鋒。
聖躬親閱武，垂意在青農。

駕還

青帝迴春華，仙官進紫衣。
雲霄下魚輪，闔闔啓金扉。
仗拂天宮轉，駕從月殿歸。
微垣宵望氣，御座正垂輝。

慶成燕

金殿開鴻燕，仙班列從臣。
芝雲團鶴蓋，白日統龍鱗。
帝樂兼韶護，天顏接鳳麟。
吾君萬年壽，長頤太平春。

省中對雪柬川甫

白雲白如絲，霏霏日暮時。
光搖百子殿，花落萬年枝。
轉霧飛逾急，迴風舞較遲。
仙郎春去楚，誰與共談詩。

詠白鶴

白鶴立花陰，誰知萬里心。
閑雲留片影，清笛送孤音。
秋月明湘水，寒松老華岑。
何當橫羽翰，為我一追尋。

歸鴈二首

避雪衝寒去乘春帶暖歸天空連陣遠月落度閣微乍見鷺鷥半
改頻聞惟信稀征人鄉思苦莫傍戍樓飛

憐汝隨陽鴈聯翩何處歸短翎春雨濕低陣野雲圍既向江南卧
胡從塞北飛鳳飢令已久尔比草自輕肥

聞鴈

寒夜一聲鴈驛人千里思音哀知露冷飛重覺雲迷前北風
塵起江南書信遲予今翻美尔去就得隨時

觀兵

七月王師出三邊殺氣多黃雲搖鐵戟白日轉金戈遠奪龍山
陣遙澄瀚海波峙看胡虜靖還聽凱旋歌

送同年王用章之蒲州

結駟臨蒲坂分符出漢京雲閑和鴈度霜店候雞征遙聽甘棠
詠寧忘折柳情故人千里月還傍鳳樓明

秋月隨仙棹天河下客星楓迴紅兩岸鴈度白雲汀泪竹啼湘
水霜掛滴洞庭飄飄鴻鵠鳥萬里看飛騰

贈雍生

雍生胡海士洒落富英姿天漢星槎逼春江玉笛遙登樓乘月
夜衝雲放舟時停嫁何緣畢幽尋未可期

贈羽客

乍入清虛府松風白晝寒羅襪臨繄挂杖躡丹臺露表懸天

燈雲深上斗壇何年金鼎熟同尔命飛鳶

衡陽王堂成

仙府雄南楚黃麻落上台初賜名雲霞通紫極日月抱春臺高書
東平樂能文子建才斯千欲獻賦迴首隔蓬萊

冬日野望

搖落山河暮飛騰歲月徂楚雲連七澤遼海控三都日落玄依
蕭風回白鴈呼二宮羈絆久愧尔伐檀夫

與李川甫夜燕何仲默

文宿中天會琴尊清夜開香風臨玉樹涼月在金盃嚴筆素
簾高歌度落梅誰知今代重復見謫仙才

荅川甫月夕琴訪之作

清夜動春酌孤桐抱古音為彈及鳳調應試五弦心世競巴人曲君
多白雪吟三山富瑤章去去得幽尋

今夕是何夕勞君結駟過弦鳴風露淨盃吸月華多天籟聞松
雪春香裊薜蘿酒酣君莫去且共白雪歌

觀國信數手劒

吳郎擊龍劒不道白猿公掩目迴餘照披霞落斷虹鋒驚星斗動
環轉月輪空只恐神光劇青天貫玉虹

長安曉行

日月低龍殿雲霞抱鳳都漏聲花裡畫山色柳邊孤畢歲悲遊

子當時總丈夫來撻欲度海恐犯斗牛橫

早春遊望

物色三春至湖山四望開松雲流鏡閣花雨散琴臺白馬搖鞭去青
絲洛酒來曲江春意早半是麗人催

春遊

二月春光好遊人正及時鶯歌金谷樹魚戲習家池杯底香天潤花
間麗日遲山翁如不醉笑殺碧花枝

代贈陳司訓

不受塵纒縛飄然泉石思雲鵬搏碧海天馬脫金羈種菊開幽
徑觀蓮到野池懸知行樂地花鳥得相隨

齊居感興 二首

遙想朝元閣清齋格聖心花香三殿合月色九重深明水天河入
瑤軒北斗臨應垂金石奏星彩出詞林

閨宮嚴上祀畫省宿群仙蘿月留人語松雲抱鶴眠百神懷此
日萬寺領齊天遙見霞光裡笙簫鶴鸞旋

題騰雲祝壽圖

七奏慈親壽十年遊子吟圖開青鳥近望入白雲深未赴蟠桃
頤空懸寸草心仙闌何日裏春酒傍花斟

李亞卿挽詩

送老日周謝乾坤今幾秋尚懸霖雨望難挽白駒番北極孤明主

東陵失故侯平生千古痛淒淒淚双流

同白鶴山人遊訪崑崙子

喜並仙郎轡相過藻士家開尊酌北斗搖筆散江霞驚送青春
去花移白日斜丹砂如可覓携手入金華

一竹

幽人性愛竹種倚雲窓看月墮金英碎風迴玉韻寒花香雙
鳳下根古獨龍蟠萬道南山栢冰霜君細觀

遊西山 共得七首

莫道西湖好西山亦勝遊萬峯盤古寺一水散金華鶴下丹田
熟龍眠石洞幽釣臺猶在眼風動綠蕪秋

登毘廬閣

石磴盤空上香臺鑿翠闌攀蘿旋斗柄飛步歷星台山接鴈
門止僧緣鳥道迴蒼虬如可控吾欲訪蓬萊

出功德寺釋人送過山

山僧相送罷海鶴出仙群竹杖迴山路芒鞋踏洞雲花香伴我去
月色與君分未了西湖興清猿還共聞

宿善化寺

夜宿芙蓉頂山寒秋興孤流泉迴玉澗靈籟動松檜人盡星河
水天留海岳當年逢石髓此地即仙都

遊平坡寺偶懷南泉

蓮宇迴雲磴松門抱鶴岑
羅藤扶客步水石淨禪心
月吐金蓮鏡風調玉潤琴
峴山天外備迴首一沾襟

翠華公主塔

細塔象秋雲人亡名尚聞
山花儼翠髻石竹見羅裙
碧苔草霜華折瑤臺寶鏡
分香分何處度彷彿麝香熏

出郭

出郭青山近看山意轉迷
欲携蒼蒼玉杖高步翠雲梯
瑤草烟霞潤藤蘿日月低
條條叢竹裡時有早鶯啼

泰陵

福地天宮北仙原霄漢間
松雲封玉宇落日隱空山
鴈海終常閉

龍髯定不還萬年陵下水
直作汨羅溪

京中大雨國信席間賦

聞說黃河溢分明天上流
御溝迴碧浪金氣颯清秋
四海應能載三湘不可求
仙槎如得泛吾欲訪牽牛

老友欲來京久不至遣懷

隔歲傳江鯉經年望漢槎
青雲却羨鳥明月倍思家
愁對忘憂草休開澣淚花
扁舟何日到目斷楚天涯

同年送鄉回都

不見仙郎久滿相行路難
帆開三楚曲棹轉九江聲
明月曉珠動清風玉樹寒
朝回多暇日過我者芝蘭

夏日過川甫以冰代酒貯水龍泉京因同賦

酷暑好難避涼風不受呼
酒腸誰放放詩興未應孤
貯水開秋潤傳冰送玉壺
何當臨疊閣萬里散江湖

移居川甫宅月下懷

惜仙郎去坐憐明月孤清
光在萬里照子泛江湖露
下黃花落風前白鴈呼有
懷誰是伴南望轉愁予

朗月重弦夜佳人初別時
平生江海泪此日為君垂
影落金人掌光分玉樹枝
河南如遇鴈仙翰莫來遲

良夜張子言過飲彈劍賦詩

共君須夜醉不醉莫言歸
即怕傾春雅雅猶能典客
衣風迴花漏永

月落鴈聲微萬事難回首
酣歌願不違

江雨

細雨春江上蕭蕭行路難
千峯合雲氣七澤涵波瀾
高灘龍鱗濕輕搖鴈翅寒
望迷烟樹外何處是長安

示禪僧

白馬馱經日黃龍問道年
欲圖迦葉果先斬葛藤
禪法兩飛三界空花散十
天春風枝上鳥說盡古今玄

東園

愛爾東園好林巒隔世塵
芝亭先掛月花塢勝歲春
竹間迴蒼局松雲染葛巾
它年搖艇去傍子結芳隣

贈東山殿下

聞道東山好雲棲十二峯手攀綠玉樹足踏金芙蓉近月明千里
遙烟翠萬重何年蓬海外同尔控飛龍

挽徐指揮

當代麒麟閣中山第一功自垂千古泪不見禹夫雄鳳甲寒金鎖龍
刀鏑彩虹空餘章表挂孤鶴淚清風

連雨

百澤經雲氣千峯合雨盡直疑天漢落乍恐蛟龍升桂玉騰蛟
甸方膠折廣營何當秉此日為斬雪山兵

二

細雨還鳴雨瀟瀟連夜声山雷接燕落江電卧龍驚石磴騰陰氣
茅簷候曉晴長風不肯至要滿鳳凰城

興安道中

不是天涯子誰知行路難高江各地轉翠嶂疊雲盤斗口牽腸曲龍
塘照膽寒萬重烟樹外何處是長安

江上聞雷

北極陰雷動春江細雨來聲高推地轉響急軋天開浪打蛟龍
起雲翻鶴鶴迴誰知萬里客揮泪下燕臺

金山寺

江上金山寺芙蓉翠入空蓮臺低見闕花雨散龍宮淮海雲直吳

門對海通城高何處笛吹送落梅風

贈可山

洒落東湖客常年不下山神遊三島近性寂五雲閑倚杖匡花落釣
簾谷鳥還洞天應咫尺思尔共躋攀

香積寺過鏡上人方丈

習靜連蓮宇談玄過竹關天花隨梵落霞氣遶衣還鳥下僧禪
定松眠鶴夢閑前身應是佛踪跡半雲山

洗心靈寶地看竹到禪閣護法蒼龍見聞經素鳥還花怜春院淨
雲伴老僧閑聽演三車法從君欲入山

梵天寺

野寺無人到秋山我獨來攀蘿登鳥道分竹上經堂佛住黃金像
僧番白石盃諸塵今盡漏雲卧不思迴

歸途見月

明月出羅浮蒼蒼海樹秋瑤臺分寶鏡翠帳對金鉤氣爽三湘
動光分五嶽流雲山家萬里何日大刀頭

平川為喻子真作

禹峽何年鼓金川流此日平天河飛派遠逐水入源清玉鏡涵花開
金波抱月明仙槎他日下看尔上雲京

贈竹美人雲上人住玉泉

福地湖山抱龍宮日月懸天花散佛子石磐岩開林烟寶筏迷川渡

金燈覺路傳須知三昧鏡不離四門禪

過僧曉東林

結屋東林裡
栖亭迴脫塵
天花先供佛
玉樹早瑤春
遠岫迴龍島
仙源遠鳳津
雲深山下路
不礙問禪人

贈山中田者

海上黃金府
山中白玉田
呼龍耕曉月
伴鶴種春烟
霧氣紫芝
草天香散碧
蓮仙農無個
事長抱隴雲眠

贈松下幽人

松下有幽人
飄然思出塵
翠陰開石局
青蕤岸綸巾
孟勤枝頭月
琴鳴花裏春
余亦林臯士
知君此意真

贈菊園史

幽人無俗事
種菊滿東籬
浥露花全潤
臨風香更奇
芳雲隨竹
杖秋色動金
卮可愛陶元
亮清風復在
斯

東溪隱者

茅屋東溪上
溪聲屋下流
濯纓分素月
垂釣狎蒼鷗
竹雪臨波
碧春花遶澗
幽今朝赴行
樂不羨習池
遊

立秋遇香積寺作

迎氣當秋立
秋還人未歸
碧桐金井落
白鴈綠雲飛
刺暑留紈
扇輕寒到葛
衣江舟開不
定恐負月明
輝

送山陰周相南還

一片長安月
送君千里行
雲舟迴剡曲
玉笛渡江城
山色雲中盡
湖光鏡裡明
遙將流水調
寄入棹歌聲

江上阻雨 四首

蒼龍双壁霧
風雨半鳴秋
水氣三湘泛
雲光五岳流
端居晏聖
世利涉愧輕
舟漂泊子何
侶江湖隨白
鷗

奔雲低峻岳
驚浪過迴川
不是高臺客
何勞暮雨仙
雷霆三峽
天水五湖連
賸有扁舟興
漁歌聞扣舷

白雨洒清秋
滄波急暮流
江船不可渡
盡日倚孤洲
紅樹啼猿
斷迴峯過鴈
愁干戈天地
滿那免把人
憂

兩脚何經駐
雲陰不可收
輕沾龍背濕
寒送鴈聲愁
帝子巡偏遠

皇英哭未休
應知班竹上
添作淚痕流

上九洲灘

高江不可上
何似送龍門
水激雷霆怒
濤翻日月昏
輕槎凌斗轉
返棹接雲奔
却羨幽棲子
桃源別有村

江上遣興

龍笛霜江渡
猿聲雪洞聞
灘高天撥棹
海闊樹浮雲
日向燕臺
遠山從越嶺
分蘭香空滿
掬何處吊湘
君

携尊過白鶴移居因賦 二首

水竹移居近
琴尊載酒歡
懽來青海舞
興及白雲歌
樂地真吾
與無家奈尔
何異時滄海
岸誰早占烟
蘿

十年栖漢上萬里到雲臺願爾非常士知誰拔雋才槐陰香院合
竹葉晚尊開稍喜隣居近從今百遍來

毛塢

卜築依毛塢穿花抱玉林山幽竹塢淨地遠草堂深詩帶烟霞
色琴分水石音江湖招隱地它日許追尋

送朱封君南歸

北極辭仙陞南天望少微花追別酒發袍惹御香歸江漢孤鴻遠
雲霄一鳥飛因君有行色迢遞憶庭闈

輓石坡

長繩難繫日夜移竟移舟首合垂綸石江寒問月樓烟花空世

界風雪暗林丘彷彿風神在令人憶勝遊

除日遣懷

是日立春

歲月峰嶸去陰陽奪此宵音書千里隔江漢一身遙涕淚緣兄
弟形容愧聖朝誰能把春酒一醉客愁銷

野哭

野哭聞何處衣表更慘神花飛如澣泪月落亦愁人黍谷維
暖水厓不受春憑誰旋北斗斟酌四時勻

早春登南樓

登樓四海濶望闌寸心懸花動山城色松鳴玉澗泉春雲開遠
岫淑氣省迴川忽動懷人興凭高一慨然

過登仙寺

為尋花縣令偶到梵王宮花落三天雨松迴五月風禪香開靜室
佛果亞金籠一語超玄外方知色是空

舟行

舟竹星漢上天入斗牛宮水退江流月涼生樹轉風菱歌汎棹聲
漁火定灘紅自笑天涯客狂歌西復東

碧江

碧流沿素月蘭艇泛春雲花氣聞芳社星河垂帝文三湘隨楚
畫五嶺自天分誰弄桓伊笛征人不可聞

江上候五岩先生不至遣懷

獨坐秋江上停雲只尔思魚南信斷孤棹北舟遲青燈花兆情
開竹葉卮霜寒山月夜撥悶自裁詩

江山望松臺朝

浮海南來客松臺北上程曲山隨棹轉明月傍舟行鉞角江聲
動星河飭氣清披雲騰紫極尚尔泰階平

有感三首

南畿皇武定北極聖謨宣帝秩諸王禮民安庶正賢金枝先墮
露玉柱合擎天莫起乘時念謀臣果萬年
北極朝廷在天開百萬年諸藩周社稷統漢山川國有騶虞
頌官多多史推逆謀終殛命自溺渡江船

遣懷三首

漢武臨邊急頻年正用兵龍旂寒鎮國帛將擁圍營宛馬求惟
至輪臺後未成蕭蕭關月夜多少旅人情

八駿周王馭三山海上程副車隨王女仙大過金城洛水聞基遠瑤
池去國輕何如王在鎬端拱魚昇平

有感二首

難定師還出功多將轉憂回天誰有力報國爾何歛寶玉牽演問
瘡痍總未瘳帝心能厭禍早晚甲兵休

歲暮嗟為客時窮吾用兵雲雷仙仗出江漢翠竿行叩馬誰
回蹕攀龍顧息征急須哀痛詔恭已問蒼生

對雪有感

落梅真似雪片片散天涯凍折銀河水寒生鉄樹花王師還出塞
戰士却無家

江上懷川甫

昔共長安月留權宵賦詩今為江漢客念尔日興思嶺嶽憐才哲
風塵痛別離昇平他日調誰美謫仙詞

臨青亭為趙汝應作

青亭好清境圖史白雲深花月輝金硯松風動玉琴簾開山盡
入樹合翠嶺陰美尔幽棲樂絃歌塵外音

風雨

風雨清秋節江湖卧病身干戈傷此日豺虎痛斯民陰氣西連楚
愁雲北傍秦何年迴首地還見洛陽春

五言排律

詠風

涼颼迴北極，閑塞正蕭條。
哀響傳金折，寒聲落晚潮。
鵬搏扶翅，穩鶴唳送音。
遼颼水龍吟，起舍山虎嘯。
驕牽雷翻峒，谷捧日出雲。
霄卷苗悲胡，調絲桐轉舜。
韶清淒隨暮，雨合沓弄江。
枕峽東喧爭怒，林披勢未消。
騫蓬偏迅急，報霧更招搖。
仙侶青鸞過，江妃素練飄。
鈴悲晚寺花，信遞春朝竹。
密還交倚楓，丹却互凋。
月殿閒秋桂，天台掃石橋。
何當九萬里，為我拂煩囂。

送司空金公赴晉都

北斗司喉舌，西臺領綬紳。
綸由聖主簡，命必元臣分。
星座黃麻出，紫宸風雲開。
白日斧鉞下，青春水解燕。
河凍花香京路塵，赤霄儀鳳鳥盡省。
得麒麟粉藻衣，垂象圭璋總照隣。
西都晉異化，四表在同仁。
斟酌扶元氣，鑪鍾秉大鈞。
回生原國手，拯舊即新。瞻望光風動，行歌舜則淳。
仰公才不世，樹立絕驚倫。

七言律

秋夜聞笛

露下梧桐秋氣清，誰家吹笛太多情。
思鄉轉作還鄉調，出塞愁聞入塞聲。
縹緲忽隨寒月斷，悠揚更逐過雲輕。
天涯風雨今搖落，何得梅花一夜生。

登法藏寺塔

出郭行吟春寺幽，蒼蒼高塔迥添愁。

紫閣烟花通禁苑，瑤壇雲樹隔丹丘。
金門大隱成何事，更

訪崑崙十二樓

哭楊德微

曲江同是看花人，卧病誰憐萬里身。
空落姓名登鴈塔，不留勳業照麒麟。
魂游嶺海丹楓暮，腸斷燕臺碧草春。
寂寞悲君身後事，山陽他日更傷神。

送蔣汝初南還觀省

青春才子還鄉日，白髮高堂獻壽年。
蓬海真來青鳥使，南山更上白雲篇。
珠簾捲月明歌扇，綵袖翻花樂舞筵。
回首五雲天，北斗東風好進洞庭船。

酬翟黃門廷獻

歲晚才疎一病身，蕭蕭蓬髮尚風塵。
黃公化照眼聊成興，碧藻開絨覺有神。
自得隨珠揮夜浦，共傳郢調散陽春。
與君不滿山

陰路月夕相過莫厭頻

送陳道卿南還省母畢姐

載酒江頭送尔歸長江明月弄秋輝
瑶池及赴蟠龍銀漢初停織女機
彩服巧裁雲五色珠簾高捲燕雙飛
令妻專母令須樂迴首紅雲是帝畿

山行

浙浙松風吹高衣路盤峯轉翠烟霏
寒雲獨抱玄猿宿落日雙邀白鳥歸
澗水直從天上落山花故傍馬頭飛
何人得似淩霞子竹扶芒鞋無是非

冬至

重陽繞過二陽迴節序驚人心獨哀
薊北猶聞烽火急江南不見鴈書來
宮牆融雪花猶凍山閣衝寒梅未開
歲月依然風景異何事傍燕堂

春日省中作

禁城春暖畫氤氳乳燕鳴鳩時一群
御柳風前搖白日宮花天上散紅雲
玉繩低拂龍樓度銀漢遙從鳳沼分
不向太平歌帝德誰知光輝是吾君

晚出左掖

翠雲懷抱蒼龍殿碧水春澄太液池
柳合迴廊鶯轉劇竹關春鎖鳳來遲
萬年寶運扶真主百辟高風有素絲
竊祿恐虛金盛

日退朝長咏伐檀詩

省中對雪

霰轉雲停春雪生飛花冉冉逐寒輕
迴風容弄金人掌玉宇正懸北斗城
佳氣曉從仙仗合清光遙帶鳳池明
南郊近作盤遊地瑤草偏承獵騎行

功德寺

寶地曾經御輦遊鳳歌驚吹遠瀛洲
鉤星迴水迴星漢行殿雲霞見晃旒
瑤島碧桃留八駿幽閑紫氣抱青牛
岩僧說罷昇平事悵望陵園涕泗流

玉泉山

芙蓉宮殿玉泉隈悵望幽山晚自開
閑塞千年非漢主山河百戰有秦灰
清秋湖水霜蓮老落日雷風灌木哀
迴首翠華歌舞地暮雲猶自鎖荒臺

望湖亭

孤亭岌岌千盤上絕頂空明萬象懸
丹洞仙騎黃鶴去寒潭雲抱白龍眠
浴鳥飛驚春相並翠竹金沙秋可憐
瞻眺下緣沾醉後風泉無恙晚蒲莊

與張可蘭訪胡龍二子

冬日漁蓑風霧陰衝寒聯騎過詞林
霜華停鑑餘秋色獨鶴穿雲墮海音
萬里鄉書稽白鴈三年遊子盡黃金
故人留我聞清燕

倒尊前動越吟

伐送何典儀

長淮南去水悠悠三尺飛花一葉舟
帆影直隨山下棹歌深帶綠波流
梁園詞客朝相遇金馬王孫春並遊
回首天涯芳草綠折梅須寄仲宣樓

登東華紫霞亭

折磴峯迴歷翠微俯看雲日散郊扉
千崖花霧平欄過萬松風泉逸
戶飛江上漁郎雙叉掉下洞中仙子
五雲歸早知物外塵囂斷
滄倒壺天耳息機

途中覽興

拂衣長嘯下龍州百丈平牽江水流
白日烟花迎劍氣青天南斗掛船樓
閑猿疑過黃牛峽眺古虛懷白鷺洲
帝子瀟湘迴望楚梧雲帶古今愁

留別范汝和年兄

故人相對秋江上解纜還停半日舟
惜別子方千里去憂民君已二年留
春風花縣看鷺起天遠蓬山倦鶴遊
惆悵瀟湘孤劍客望雲瞻斗轉生愁

贈四西傳兵備

四西居士金門客海內分符二十春
桂嶺東軒花壓巒湘江飛棹月隨人
雲間太白高連晉天上黃河曲抱秦
萬里壯遊迴首日太平

好向玉階陳

芙蓉村晚泊二首

秋泊芙蓉江上村隔花人語日黃昏
山楓丹豎競鄉思霜袖青燈斷旅魂
是處白雲幽磸竹誰家明月淨柴門
采蘭欲寄天涯遠道相思未敢言

芙蓉村在澄江上杜若洲連落照前
萬里星霜長作客十年江海獨登船
移牽玉樹南雲外望斷金河北斗遙
何處漁歌清響發柳心國思兩依然

謁柳子厚祠

窈窕山門入柳堂陰陰松檜灑秋香
多才怜汝終疎放往跡令人

倍感傷荒塚草寒惟夜月斷碑蕪沒自斜陽
遙將萬古英雄淚酒向江流孰短長

木康崖晚泊同王閫師賦二首

仙舟雙倚澄江宿山月遙從碧海生
劍氣光摩南斗動笛聲飛逸卧龍驚
驚遊有賦多王粲漂泊無天愧長卿
高扣蘭橈散白絳滿江風露一鳴鳴

朝暈雲舸臨江泛夜枕雲崖看月生
獨鶴遊天飛漸遠雙鳴過渚宿還驚
為周南歲月淹司馬絕國星霜負子卿
莫拂秋蓬連寶劍恐生風雨動蛟鳴

夜泊東山遺興

孤舟夜泊東山下雲起霜飛畫角生高下灘聲耳過客枕短長更
鼓咽山城江湖搖落時時暮鶴劍漂流道未成只有多情天上月相
看萬里向人明

遊老君洞 二首

入山頓覺俗緣消况復們蘿上紫霄石乳滴雲開萬洞山龍盤
水下三橋天仙鶴舉留丹竈玉女驚迴響碧蕭迴首浮生無處
著欲將身世混漁樵

名山海內遍登遊石室仙壇此絕幽金鼎丹光蟠白鶴洞天霞氣
抱青牛玄宮彷彿來三島烟水分明像十洲醉撥五雲山下路江
風披拂鳳毛裘

登老子巖高閣

山門宛轉盤雲磴仙閣高寒出洞天霞氣成龍隨竹扶花垂
鶴下芝田迴峯並度南來鴈短棹齊飛江上船北望長安何處是
日華遙散五雲邊

遊西峯岩

老君岩畔秀西峯雲洞丹梯歷萬重幻化山河開佛國莊嚴
鶴象仙蹤瑤壇翠柱虬龍見花閣蓮臺烟霧濃更欲崆峒問天
老長歌山月下雲松

玉華洞

玉華洞前白日低玉華洞裡彩雲飛踞虎蟠龍山勢合蹠鸞駕

鳳仙靈依憑雲作賦花生筆倚嶂看泉露濕衣明月半峯松影
落海風双送鶴聲歸

登五魚山

小龍潭上立魚山絕壁懸巖羅豈易攀金磴斜分天路轉翠臺高
抱玉峯閑洞中日月平吞吐江上漁舟自往還清嘯隨風落牛斗置
身遙在五雲間

旅泊遣懷

颯颯山風開小雨漫漫寒夜宿江城秋思日天將旦更斷靈竈
夢不成海鶴盤空雲翅冷嶺猿啼月洞音清懷人正自愁雲亂何
處梅花一笛聲

至日

至日年年江上行天涯風物倍傷情梅花半吐還封雪柳眼初開未
轉鶯玉樹送分金谷暖龍江偏遠鳳池清何人北斗天階下拜舞
雙搖玉珮聲

漫興

靈槎天上拍歌行眼底青山不世情蒲岫白雲孤睡鶴隔江紅樹並
帝鶯扶桑日轉金丸小揚柳風迴玉笛清何日丹成朝鳳閣紫雲
飛擁步虛聲

張可蘭携酒過章亭賦詩言別二首

章閣池通竹迳西碧山立戶水迎堤玉臺過酒真雲液疏酌數賓

只雪梨空谷豈留金勒馬
醉教須放白銅銀
清江早遣双鱼至
莫待梅花開整齊

碧山深處白雲家也
屈高軒到日斜
彩筆留詩題竹葉
青絲酒送蓬華
惟來量斝千鍾少
別後書愁一鴈遐
池水若通天漢曲
若君飛棹泛星槎

贈張可蘭

三十何人便搃兵
將軍才望是千城
九天星斗搖龍劍
五色鸞書出鳳京
桂嶺花香迎鶴書
柳江春色動霓旌
願君心似晴空月
才上冰弦分外明

將堂

堂上青山堂外江
將軍新第壯南邦
珠簾朝捲雲升棟
綬閣春排花滿窓
愛客每陳青玉案
談兵奚美碧油幢
功名尚在麒麟閣
美尔才奇世不雙

喜王元吉過訪兼志鳳林之思

幽棲地僻水西頭
獨坐江雲弄白鷗
花徑忽傳佳客過
茶甌亦為野人留
龍溪已辱王猷棹
蓑曲何緣安道舟
遙憶鳳林山上月
清光長照五湖秋

謝元吉禮先塚

麒麟圖上列先茔
清祭勞君特意行
芳草香沾金絮酒
白楊哀斷玉珂聲
夕陽歸馬空山暮
雲樹啼鵲夜月明
誰知柳水深千尺

不及王郎愛我情

夏月過飲張西齋

花當功名酒當權
無懷人物太平年
鳳笙龍笛開清燕
鶴髮朱顏醉上仙
松下金尊還待月
風前舞袖欲飄烟
水盤玉筋全消暑
何必山陰進雪船

別李川甫

我騎黃鵠下瀟湘
子亦浮槎入沔陽
獻賦傷心同去國
登樓迴首更沾裳
雲帆拍海三山近
春水牽情九曲長
後會未緣湏努力
魚音信好勤將

出燕述感

雲帆海柁下滄洲
吾竹楊花入棹謳
去國賈生長陌
思歸聖紫登樓
風塵遠道音書絕
戎馬關山鼓角愁
迴首長安蒲烟霧
灤蘭芳草重離憂

江上阻風

江風颯颯震樓船
山霧冥冥匝海天
引子蛟龍時出沒
傍人鷗鳥故迴旋
參差玉樹春雲外
縹緲金臺北斗邊
那堪畫上星漢只彈鳴劍拂秋蓮

途中晝興

拂衣長嘯下龍州
百丈平牽江水流
白日烟花迎劍氣
青天南斗掛船樓
接聞猿聲疑過嶺
黃牛峽眺古虛懷
白鷺州帝子瀟湘望

地蒼梧雲帶古今愁

桃花口 二首

青樓錦岸碧江迴萬樹桃花映水開仙棹宛如蓬海渡漁舟真
向武陵來沙鷗汀鳥飛還止佑客胡商歌復哀漂泊天涯虛歲
月何人道有濟川才

春水盤龍萬壑迴曉山飛翠五雲開高樓珠箔天邊捲短
棹漁歌花下來雪艇漫傳王子興風塵轉覺仲宣哀真宜鴻鴈
江湖遠誰復臨磯問釣才

江南

戲水蒼龍倦自雙蕭蕭細雨落清江浮雲一望閑山遠如此憂

心不肯降

歸途覽物遣興

歷歷長洲雪草新娟娟湍激白鷗親雲中山色爭迎棹樹重衣
河流曲抱春時叙百年雙過鳥江湖萬里獨歸人纓濯最愛滄浪
曲欲向風塵乞此身

贈西傳兵備

四西居士金門客海內分符十二春桂嶺乘軒花壓巒湘江飛
棹月隨人雲間太白高連晉天上黃河曲抱秦萬里遊國貴
日太平好向玉階陳

秋日哀吟

秋風吹冷老萊衣泪洒浮雲萬事非東海蟠桃摧落日北堂
草折春暉夕陽塞匡孤飛急暮雨江猿清嘯微卧病僧房
未得寸心空抱白雲飛

送蕭子離侍御南巡便道山陰親母

驄馬繡衣江上歸接船雲動錦帆飛滿湖花送琴書色七月霜
隨斧鉞威未擬風流迴剡棹且携鸛鶴壽仙闌別君遙寄相
思處月傍秋山幾片輝

遊西湖

金風吹起西湖秋龍苗鳳蕭來燕遊山雲飄映瑪瑙寺天漢倒
懸珠翠樓白蓮香拂金盃度碧水清瑤玉剡流道人半醉騎龍

去滿江明月無人收

江上贈張僉事寬

仙郎萬里駕仙舟何替靈槎拍海遊一棹清風過禾石半帆明
月掛滄州題詩幾上金山寺眺古還登黃鶴樓君到蒼梧天氣
好瀟湘班竹正迴秋

贈青山友人 錢塘人

可愛青山鶴髮仙雲中踏遍紫金蓮杖藜扶頭吹上滄浪月
王板歌長白雪篇坐竹飛觴臨澗水蘭花呼酒過江船每當魚
鳥同春處剩有幽人與問玄

病起遣抱 香積寺作

卧病山房掩翠微雲翻雨覆萬緣非壯心抱日雖能赤瘦骨如龍
未得飛回首北辰當帝闕掛帆南斗即親聞星移歲暮胡猶此
早晚江舟帶月歸

賀別陸騰遠徐牧之元

江國逢君又別君天高風急鴈行分花堂今日留清燕山路明朝
度翠雲無柰驪歌飛雪調壓彈龍劍動星文可憐秋月光如此
絳照羅蓮人半醺

送高公次赴金陵

長嘯風塵託此身念君遠別轉傷神天涯邂逅知何地海內交遊
更幾人帳望無緣攀玉樹高歌誰復和陽春江南亦有扁舟興

何處青山好卜隣

送張白川西歸兼柬何大復

慷慨漁歌擊玉壺平生交友半江湖青春又送還鄉客白眼誰
憐抱病夫天外真鴻長自遠花前皎月向人孤煩君問訊何中翰
柰可音書積歲無

鷗峯

愛爾鷗峯近南斗卜居真擬卧龍岡誅茅高結青雲宇抹秀
長歌白雪章天畔烟花隨杖屨山中蘿薜近衣裳莫言巖谷
風光少秋菊春蘭不斷香

促崇陵茶

從許靈山數葉春即泥丹竈擬嘗新封題不過青雲署轉晴頻
軟白氈中竹澗分泉虛貯月松堂懸榻敢番賓那堪病渴思沾
濕益訝來遲太自珍

謝前人送茶

前花忽見崇陵使谷口真來陽羨茶旋倚竹爐煮松火青分泉
水出金沙即看清氣潤天骨轉有香濤散雲花海上蓬萊在何
處聞山吾欲種靈芽

載思接

仙人海上起樓臺石澗遙遙翠岫迴江漢迴當天外出金泥遙自日
邊來青春賀燕及及入丹壁晴雲冉冉開明月倚闌看北極壁

星明處是三台

省中榆柳

春前榆柳畫陰陰翠葉金錢相映深明月獨來堅對生清風時
復引長臨誤疑花弄通江樨麗苑入藤蘿步石林未有菲才能用
世祇綠攄歡歡投簪

永光寺贈蘆泉

二月鶯啼祇樹林幽人坐臥白雲深惜前緣草長生意世上青蓮不
戀盡音註音惟閉戶有時乘興即鳴琴天涯憐尔真疎放悵望春
山歌未吟

送大司寇張公歸省

元者老金門頻上曉天王殊禮賜歸榮星辰暫出尚書省日月風看
北斗城錦席香飄春酒綠高堂化通絲衣明大官榮祿三朝養老
子忠臣萬古情

贈清溪隱翁

清溪清遠武原流溪上茅堂水竹幽問字有人朝載酒看花秉月
夜移舟忘機鷗鳥長相狎迴首風塵真自由萬里雲鵬霄漢外人
間那得網畧求

送李公全教鳳陽蒙城

淮陽聖祖龍飛地曳屣雲霄世有人山水舊儲靈淑氣衣冠况際
太平春青山豹隱聊容霧滄海鵬搏定出塵千里故人送極目双

魚莫厭寄書頻

送雷孟陽宰博羅

看山萬里入羅浮瑤草丹砂況可求星斗東回滄海色湖湘西帶
越江流琴声山水鳴花縣鳬鴈雲霄望帝州回首青春異鄉客
折梅好寄仲宣樓

送管隱君

青春乘興游京國秋水長歌歸故鄉七月霜花催棹發兩河
烟樹拂雲涼天涯上客追清賞海內才人有贈章它日經過栖
隱地為君留醉剗洞房

壽冷母

南岳夫人冰雪姿縉衣手種實離離花間春日閑鵲杖天上仙郎
集鳳池滿屋靈芝真莫并帝家恩澤豈來遲停看畫錦回
封誥長捧華筵獻壽詩

春日懷何仲默

萬里風塵苦憶君江樓白晝默看雲春鴻北去心曾寄霜鴈
南來信不聞庾嶺梅花空自好燕堂月色竟誰分相如幾畝長
門賦漢主當年正好文

春日懷李川甫

大梁才子謫仙人曾共排雲拜紫宸昨病江湖稀見回樓遠衰
漢寶藏珍楚山月白空聞鴈桂嶺花開不當春何日相逢得

傾倒一尊重與道天真

春日有懷張子言

昔年今日在金臺同坐瑤筵倒玉盃白雲飛從仙句落朱筆笑
入翠簾開熟書不寄雲中鴈海信空傳嶺外梅願得東風知
我意吹君笑語向南來

元宵憶京師

昔年京國遇元宵花架燈山輝鳳橋虎帳春遲移月殿豹房金
鼓動雲霄花衢公子青絲騎燈閣佳人白玉蕭卧病滄江驚歲
改幾迴情夢遶天朝

三春

三春雷雨纏南紀五岳風雲拍海天戲水飛龍寒玉甲踏花驄爲
空連錢望遠玉樹長安遠夢各金臺北斗懸安得仙鳬下雙屐
飄然直倒鳳凰前

春日飲劉用重

愛尔花前開綉筵金蘭玉樹照群仙水盤翠甲傳春菜碧盞
清香泛酒泉小醉蟠桃安錦字花郊歸馬信絲鞭劉郎尚勤
琴興自有山陰夜雪船

送諸弟姪赴桂林應試

愛尔齒書照彩舟一龍双鳳共登遊楊花撲掉香風動飛浪平
江春水流文賦當年期董馬詩篇他日看曹劉名成早鼓還

鄉枕長日思君正倚樓

彩雲孔雀補子

誰坐朱樓弄綺紋金針織手散蘭芬殷勤織女双絲錦凌亂
天機五色文孔雀欲騰金翅舞彩雲微動紫光分仙娥補入春
衫色偏趁瑤臺月下君

六月

六月江舟大櫓對蒸山風不動火雲昇君王問幸其泉殿侍從
應沾玉井冰生熟海天愁入夏清冷山閣羨烏僧蓬萊却在
靈虛洞安得扶搖起大鵬

江山遣懷二首

歷盡蟠龍八百灘即從西北望長安霜天漠漠其鳴遠雲橫依
依白日寒玉蕊朝飡江上菊特製珮香秋來谷中之蘭孤舟短舫
風塵裡太息人間行路難

水落難高秋氣深江天波浪盡陰陰碧潭烟霞曉龍執古木
雲平獨鶴吟痛國實流遊子淚逃名未洗海翁心山童牛背橫
村笛不是當年擊壤音

謝合溪贈蓮酒

昭潭蓮酒賽麻姑仙使擎香香過玉臺春色洞中今有主花
枝江上重憐吾酒星好飲須拚醉海客多金未敢沽一曲一盃山
月下更忘踪跡是江湖

秋江聞笛

江上秋深風氣清江舟玉笛遠生情餘歌出浦遊龍聽高柳暮
雲過鴈驚落盡梅花山月白折殘楊柳海烟輕征人正有歸
山思休放閑河墜泪声

夜宿豐川公署遣懷

獸生微垣松竹深海天山月上遙岑十年水國南舟客萬里燕
臺北斗心夜驚江城嚴畫角秋高山館急寒砧行人正厭炎
暑何處翩翩來鴈音

秋晚海珠寺次張可蘭韵

長風萬里送星航山榻同分水殿涼蟾窟花香通貝闕佛天燈

影弄珠光海遶山色雲間立江上潮聲定裡忙記得霜清明月
夜補天猶問洞中方

竟海何年渡佛航龍公此日望秋涼蜃樓雲氣聯星彩蛟室珠
燈帶月光西望三湘天共遠南來五嶺道同忙知心最是江門
月不厭相隨到上方

至日嶺南道中

去年長至在東山今日雲帆出海關未有梅花共笑眼且將竹
葉破愁顏天涯候鴈隨陽遠江上寒潮抱日還迢遞孤帆南斗
外幾時鳴玉入朝班

過清遠峽述感

翠壁重疊盤斗立澄江一曲抱天迴仙槎宛向星河出海艇遙
從花洞來谷暖峽深龍隱穩峯高雲凍鴈聲哀未聞款
張天猷日落風悲起越臺

至日

曲江此日逢長至仙仗當年傍紫宸綉閣花容添彩線使閣梅
蕊漏先春鶯藏翠谷時還出龍臥蒼江勢未伸海內風塵知
不定天涯清泪一沾襟

遊南華寺

南華寺在萬山中寺下双溪流玉虹數葉貝經還見寶千燈
衣鉢竟傳空時危頗覺滄洲隱境絕真緣尔佛通靜愛老

僧閑說法天花颯當翠林風

歲晚

歲晚江湖觀我生翠華傳道更南行謀臣已奪三軍帥鎮國
應回十萬兵西北太羊還踐踏東南財賦苦誅征白雲未返
周王馭涕泣天涯空旅情

遊鳳凰石

竹老西康鳳不遊聞韶何日下丹丘亭幽少引高人興地遠還
生去國愁棹轉海門風正穩冠平江島水安流風清却想東湖
老更欲題詩在上頭

對雪有感

杳杳清江飛白沙蕭蕭山驛落梅花遙看佳氣從仙仗恐
輕沾濕翠華宛轉半隨烟霰集微茫全受北風斜豐年已
占春田兆奏凱還鄉樂未涯

望羅浮達

名山天下說羅浮仙令清秋遂壯遊星斗東迴滄海色風泉
曲遠鉄橋流琴聲山水鳴花縣鳬鴈雲霄望帝州回首青
春滿江國折梅好寄仲宣樓

玉融舟中遣興

綠蘋芳社麗春洲洲畔人家花倚樓山色高飛明月上灘聲
寒抱翠雲流天邊遐思孤黃鵠海上關心双白鷗回首動雲

烟樹外不知何處是皇州

省中對菊

御苑風雲通北海燕郊雷雨豁西臺千霄翠栢森森潤
檻紅葵冉冉開野鶴向人鳴自得流鶯隔水劇飛迴捲簾
觀舍新霽天畔群山秀色來

讀棠陵詩

棠陵酷好飲人句海內流傳費細吟大雅千年誰繼作朱絃絕
代有遺音轉愁元白難方駕不學陰何苦用心美健明珠豈
得光輝竊照章堂深

五言絕

偶成

春夕花露重風軟柳烟深何處鳴黃鳥雙雙來好音

奉別吳國信

省尔乘舟去憐予信馬歸西風何太急吹得片帆飛
秋山倚空碧秋水拂天長別尔秋風裡黃花欲斷腸
眼中平生人可憐棄我去離愁撥不開結在秋江樹
楚舞飛龍劍燕歌碎玉壺風塵各分手轉覺壯懷孤
采菊泛尊酒盃盃盡秋色大息同心人孤舟去江國
今夜長安月明朝江上舟離心逐秋水隨尔九江流

龍劍從今判仙舟何日迴梅開蓬驛使好寄一枝來
萬事東流水何年事盡頭山中千日酒同湯客愁
江草愁人綠山花澣淚紅腸牽南去鴈音望北歸鴻
恨不同君去含悲強送君那堪迴首地烟柳故紛紛

送僧還山陰

君自山陰來還向山陰去飄飄海鶴心明月知何處

七言絕

贈星士唐子西

手中龍杖太湖雲
胸下吳鉤北斗文
一笑相逢何以贈
丹山明月與君分

南海贈金相士

曾經大筆拜麻衣
玉葉金絨下翠微
昨日早從台少至
杖頭尤帶白雲飛

海上偶逢金相士
人間誰識玉溪仙
笛聲吹落陽春曲
花滿江門月滿天

示江童 二首

我騎朱鳳弄江烟
兩袖颼風白日邊
須爾為擎青玉杖
洞天三十訪群仙

丹丘瑤水是吾家
一落風塵實可嗟
拍海凌山携尔去
呼龍隨鶴種三花

贈內 二首

吾家仙子玉峯姿
手拂雲箋笑索詩
已染春花明秀句
可無竹葉泛金卮

手捧金卮翠袖垂
尊前言笑動蛾眉
再傾碧甌蓮華酒
重贈瑤臺玉樹枝

閑笛

獨宿寒江風月秋
山猿清嘯動鄉愁
多情何處穿雲笛
吹落梅花不肯休

西湖雜韵十二首

控鶴尋仙海上遊
西湖天下小瀛州
芙蓉擎出山頭寺
騎鶴登樓

馮瑤寺前明月輝
金銀臺上綵雲飛
吹簫仙子乘鳶去
洗鉢高僧振錫歸

三竺高峯翠入天
六橋春水淡如烟
雲中花雨隨金錫
月下蓮歌起畫船

五雲深處洞霄宮
峯轉芙蓉磴落紅
冉冉群仙駕鶴駕
玉蕭吹向月明中

皇宋君臣南渡師
翠雲紫氣抱龍旂
天關兩浙迎鳶駕
地轉西湖作鳳池

錢塘江上岳王祠
威武猶聞北伐時
白日孤懸蒼虜恨
青松偃蹇長向南枝

西湖處士有高情
騎背尋梅遠雪行
何事不愁寒刻骨
六橋處處酒旂迎

錢塘自古最繁華
酒店高樓十萬家
翠袖舞依青嶂月
玉笙吹斷碧桃花

西湖五月白蓮開
畫舫如雲江上來
騎舞佳人花底醉
路教公

子月中迴

湖上蓮州暮倚樓吳姬少小即風流綠雲金花艷白雪歌殘玉樹秋

花前公子紫雲騮柳外佳人白玉樓物色粧成金上苑風光換出右陽州

上別其人

禪宮久共月明輝海圻那堪萬里歸倘寄相思裁玉札江南多有便鳴飛

別鏡上人

白鷺雙引入蓮宮竹下談禪有佛風明日一舟江上去月輪依舊

上梧桐

寓意

曾到瑤宮看錦機素娥瑤珮翠綃衣霓裳別後無消息只見天河一鴈飛

奉別吳國信

家住春山春復春偶騎黃鶴落風塵它年獨步芙蓉去莫破青山長笑人

年少千金購寶刀壯心直與五雲高憐君空學屠龍技此日江湖任所遭

北來孤鴈度龍閑帶得秋聲滿碧山遙望一舟江上去西風草落

送愁顏

看君遠上木蘭舟落日滄波兩岸秋倘過岳陽回首處洞庭風浪

拍江流

白日西飛流水東壯懷轉逐暮雲空年來賸有滄州興欲向天涯

控彩虹

仙郎掉入秋江清江頭相送難為情他夜相思何處是長江孤月

向人明

白鶴山人鶴上仙思塵暫謫蔚蒼天試看潦倒花前醉五色雲

拂酒筵

白鶴山人鶴上仙醉中詩酒靜中禪分明是我長生訣遙指天邊

月上弦

白鶴山人鶴上仙半酣拔劍舞秋蓮平生懷抱何人識流浪滄江

去可憐

別儲邦柱

一別仙郎忽四春漢江迴望幾飛神明朝又是秋江客楚水吳山

愁殺人

我騎白鶴南湘去子駕青蚪北極來願寄離心與征鴈一年一度

到燕臺

黃金臺下綠楊手青草湖南又放舟一片離情牽不斷長江春水

抱天流

白石山人鶴上仙偶然垂翅落江湖南泉才子同心者離合江湖
信有緣

江上旅思

江上孤舟秋月輝天風吹露濕羅衣愁心正劇南來鴈不寄雲緘
空自飛

別王元吉

雪艇搖烟伴鶴遊渚蘭汀草豁江畔君行倘憶同心客好寄梅花
下龍頭

沽酒

綠雲紅樹擁珠林酒美花香思不禁玉斗滿挾江月醉孤村那怕

雪崖深

江上和元吉韵

雲嶺蒼蒼注白日低寒林搖落暮猿啼孤舟去國六千里迴首長安
望眼迷

聞砧

金砧何處遞秋聲搖落空山旅思生欲把離絨將白鴈可憐孤影
月 中 明

又送張白川西歸二絕

爛熳桃花春正開花前誰忍動離盃江湖歲歲飛鴻鴈莫惜書
千 遍 來

君家茅屋西華峯臺前松檜萬乳龍洞天今日開仙宅永寧他年
看道容

竹石花雀首

天風不動寒竹淨錦石幽花更可憐野雀群飛好心性看春宛在
草堂前

迎駕歌十首

先帝乘龍去鼎湖親憑玉几授金符九重天駕迎新主五色卿雲
爛上都

天子龍飛漢上來群慈佳氣繞蓬萊未開仙仗延清問先掃金臺
貯俊才

紛紛江漢動歌謠聖主青春維聖朝賴有群公秉氣運不坊志士
起漁樵

天子英明不可當春秋鼎盛福無疆急收政柄歸臺閣已覺規模
邁漢唐

萬乘千官迎至尊惟聲喜氣動乾坤共許祥霖隨輦布規聞天語
似春溫

亨衢

萬方積弊掃皆除天詔一函雨露濡頓起風雲絕蹕重懸日月照
十六年來事可傷極知天意託今皇諸軍稍還遠塞充食無勞
費太倉

宗社安危伏老臣
天王垂拱妻經綸
金鷄先放辟方赦
玉燭徐調四海春

海晏河清共一時
民安國靖定何疑
自古太平具有象
即今手象更無私

掃除皇店逐番僧
沙汰江河風德升
嘉靖元年開寶歷
大明千葉見中興

晚溪歌贈祝公序

晚溪流水清且閑
荅園道人住其間
浩歌白雲媚幽獨
時有沙鷗相往還

杏花園

譚家杏園花滿枝
千朵萬朵出疎籬
春風亦作怜花態
恰在花前却倒吹

少年行

三輔少年天下雄
王鞭驕馬踏春風
金丸欲落高飛鳥
喚入燕姬酒肆中

長門怨 四首

花發紅雲近玉樓
柳垂香霧傍金溝
長門那得春無恨
應是天妃鳳釐旒
新涼浴出紫蘭香
風動珠簾月轉廊
忽憶南薰和萬曲
天仙駕幸昭陽
流雲惜度金轡風
新月高懸桂殿空
秋夜不勝瑤瑟怨
銀床清露滴梧桐
北風吹雪妬梅妝
龍炭春寒百和香
萬歲天王行樂處
仙娥應進紫霞觴

醉吟亭和嚴內翰韵

百花影裏朝烟淡
叢桂香中海月高
醉樂小山招隱句
彩雲流潤入仙毫

嶺南十詠

風度樓前江日黃
曲江丞相今已亡
素驪不向連雲棧
金鎖誰來問草堂

海珠寺前雲日秋
秀分天柱立中流
群山萬壑東流去
肯為狂瀾一轉頭

南華古寺萬雲松
衣鉢當年南北宗
曲燈竹山花逕
鶴迴溪觀水林驚龍

隱約羅浮四百峯
海天開生翠芙蓉
丹芝瑤草龍分護
仙洞黃

梁水自春

江頭班竹臨春水
海上蒼梧覆白雲
韶石曾聞鳴舞樂
樂極幾何處

處吊湘君

伏波祠前松樹陰
伏波祠下江深銅
柱尚標滄海月
笛聲誰弄武漢吟

弄武漢吟

靖江兩溪開石門
中有流水桃花深
報尔山中人
稍待吾將此地種蘭金

觀海秋登浩日亭
乾坤水上一浮萍
平看秀色分蓬島
忽見雲霄過洞庭

飛鶴峯上讀書堂
萬卷何人字字聞
已見星光煥南斗
更看

文勢動蓬萊

鳳凰臺上曳文裾龍虎峯頭看道書更上會稽尋禹穴謾遊天闕佩金魚

玄鶴子問答

玄鶴子贈白鶴山人也山人抱英握奇阮塞小試子恐其不自得也是故援詞達意假妄即真又覆於功利之談而卒澤於道德之要意山人與我同心是則同心之言也

洪玄子問於時鶴子曰夫壯夫多志烈士殉名哲人達觀膏夫淺中尾瑣碎宇倫設苟容夸毗死權神聖無功是故鳳鳥巢崑崙之梧不自知其高也覺斯處遂離之下不自知其卑也局於所見而守斯確矣子盍剖子心腹披子真素我其爲子傾聽之時鶴子曰唯唯某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言立天運人事遞相推遷粵自朴散鴻蒙而經營之變極矣顧其間矯翼勵翮雖倪仰殊狀要之曳尾載鱗齊志厲歿子之所憐子不觀天東流逝水下坂走丸有去不來而往斯不返矣以百年易盡之身而汨沒於無窮之變弊弊焉心忼倪焉勞神苦志邈不知有生之可樂不亦悲夫生辰不殺吾斯已矣時達運通晚困去窮吾豈寫溝瀆之諒而甘老於華實絕樞之下乎尚將抗節功名之會馳英富貴之場登君金華之省倚君白玉之堂入相出將走貴叱權乘堅策肥衣錦食鮮田園運野臺弟倚天與馬僕從極聲色之奉養子太玉帛窮心志之所樂一食千金一呼百諾鼻息所吐上千虹霓涕所出下生珠域金張視顏色以爲進退許史伺指顧以爲奔趙恭顯不敢弄其權絳灌無所假其威回天轉日覆雨翻雷茲固匪大丈夫之志抑亦得特據要者軒眉吐

氣之恃也子以為何如洪玄子曰子言陋矣

倚勢尚權本名走利

是不明天道益虛陰陽倚伏禍福無門吉凶同域也子不觀蘭若之翡翠與清廟之犧牛乎毛羽之類身體之累也芻豢之肥刀斧之地也人將采其英以先首飾則其皮以登房俎矣乃今而思江鳧海鷗泛泛於水中曳尾之龜躑躅於泥中太晚矣乎子徒知玉堂金省之為榮吾恐神剝其虛鬼瞰其室天收其魂天奪其魄矣斯之時雖欲與田間父老生我茅簷負彼朝陽栖志自樂以終天年不可必矣甚矣子言之陋也無乃深乃璞姑示乃石以潛叩予意趨而逆予喜感哉胡為乎尔也時移為子曰神龍不終於深淵奇驥不伏於墜下風雲斯憑金玉統駕今天上士不生則已生則品高廊改色河岳有光

四哀商來王時權時衡人紀人綱偉哉古今為烈斯美元之

所獨當也況今風塵瀕洞豺虎縱橫閣堅扇患潢池嘯兵大羊駘踏邊陲震敬為正才智虎變矣俊龍起剖符析圭提戈耀旅之日也古之人曰生不能王尚當為將豈不曰權不專則施莫前羽未完則飛不先乎嗟夫時不我遇矣苟有用我有授以虎符假以龍節付我六師提我三尺我將樹振古之勳開無前之烈持顛扶危極焚救溺於是運鬼神之神知與制節之師決存亡之策紗正變之機三各功收於談笑六花法變於範圍北擒條戎南路邁夷東吞球海西掃羗陲永固金甌之業不虞磐石之基全肯使公卿失色於廟堂士囚死於邊隅哉爾時海濱甲由山欽鋒鏑謝我轅門登我鱗

閣名掩方虎功高李霍冊書鉄券傳不替於寵榮廣土大爵亨

無窮之逸樂庶幾光明之建立不負崢嶸之歲月也視之草不同聲響音俱感者大不作矣子謂若何洪玄子曰乘流遇坎達人之變也隱世就名哲夫所憂也子其功名之細為道德之所喪身之事為開國之謀乎是未知天人合發之會理亂相因之微明良相倚之故坊德並起之機者也子今廼益知子胥鳴義韓彭趙吳起伏軾而死商君車裂以徇非獸上人之少恩是乃功名之為患也廼今信非主事由中出忠邪蔽混陰陽拂逆欽行者逡巡而袖手欽言者嗾啼而卷舌俛徂徠以降登縱鷹而準而交鋒手赴勢者榮忤權者辱怯援陞剛守者黜正言出口而身危獨行抗特而宗覆斯殆聖哲之所迷惑而諛諛之所得志也子欲用子之談行子之計不亦課子吁嗟鸞鳳皆時與雀之數也麒麟跌足螭蟻所制也子乃提空拳以蹈細罟罟兩目而趨湯鑊則徒摧折羽毛解爛皮膚而已烏矣胡子不通變之極而不知命之至也子茂復有言矣時移為子曰富貴既所願功名尤不可期信乎有生之為贅而天與我者之虛也第五篇聞志士不苟食賢聖不虛生草木有用金石有聲是故陰古之士莫不乘運流水撫時建德出我精華為世準則今大五帝定典三王垂禮阜變伊周相時並起天地以位人極以理茲非大聖之所作為子廼今世道交喪淳風不還國步多艱人文孔墜古禮不作古樂不復德化殄絕政刑日廢是天地亢塞首足翻覆子以為聖神復起將生

視其弊手播將興衰補陋及古歸美以救其極乎今子春容德粹厭
缺道真學淹今古才達天人志卑管晏而不為道方伊呂而尤重子
不欲提今而古乎務為雖駕達然兩縣中服侯子控駕失洪玄子曰子
談何容易也夫古先哲人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言世世以為典刑不得
已而有功故其功世世以為德澤是故河洛垂文則義禹聞道風
鳥不至則宣尼嘆惠何則人固不能以勝時也今夫先弊禪位而禹稷
敷治時也湯武應天而伊周創制宜也故有陳鞭笞之政於德讓之
庭奏于羽之化於吞併之日則各相為柄斂矣今子尚不能明天之
道因時之宜極推移之變神通化之施乃欲以天地之渣滓而生育萬
物以聖人之土直而陶鑄萬民亦太迷惑矣乎吾今語子天地無金功
聖人無金能日月無金照而冥然金思是故天地不無乎獲載聖
哲不免於困窮子今而後尚當飲子之傳歸子之約謝子之幸逆
子之朴去子虛名近子真樂履無形之禮樂無聲之樂舍德之要
咀道之實主靜行中委順抱一吾將與子從容大道之域矣特將子
適變然而作翼如以超望下風而再拜洒然而浩歌曰鳳兮鳳兮而
今靡逝兮而人將以子為鳴龍兮龍兮乘風雲而變化兮予不知
其所之

鹿原存稿九卷

浙江汪汝
課家藏本

明戴欽撰欽字時亮馬平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
刑部郎中以諫大禮廷杖創重而卒其集刻於閩
者八卷曰王溪存稿刻於滇者二卷曰戴秋官集
此則其姪希顥所合輯凡文二卷詩七卷欽與何
景明李濂薛蕙等同時友善所作頗刻意摹古然
不越北地之餘派

雙江聶先生文集十四卷

〔明〕聶豹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吳鳳
瑞刻隆慶六年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雙江文集》
十四卷《提要》

雙江先生文集序

雙江先生文集總十四卷爲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貞襄聶公之遺文其從子儀部君子安手類輯之刻以傳諸天下者也儀部與余同第進士友善目余往侍游先生於京師特辱不鄙視每出朝相過從輒舉所自得反覆置論辯不極密微不止意先生之文余或能一二稍得其深者故集方議刻即走書屬余序之余念先生自壯齒以歷既耄之年未嘗一日不孳孳於學其學也未嘗一日不以古聖賢之道體悟約踐於身俛焉期必以至之故天下學士大夫有聞先生之風者莫不願得先生之文讀焉非獨忻重其文也誠欲因文以求先生之學庶幾得其自至古聖賢之道者以反

諸身不謬所從事則合於序先生之文
不推明其學之本要使天下咸知先生
遺言之果足以信世也其敢爲儀部君
復乎故奉其屬數年屢爲之而輒罷誠
以先生之學未能即確然無惑於中則
言之徒爲不中實之歟焉耳乃今卒業
斯集研窮後先辨難之旨始妄意先生
之學殆據其成德爲訓所謂身有之故
能言之其體悟約踐之微要未易爲衆
人究悉也夫先生之學以歸寂爲宗以
致虛守靜爲入德不易之極其所受雖
有從出然自得於反驗默識之際以超
然獨契乎千載之上豈世之淺聞膚窺
者所能遽涉其津涘也哉今天下學士
大夫疑先生之學咸以爲其趨高矣然
或卑之若有棄其致遠矣然或邇之若

有遺其從入不詭聖人之指歸矣然或
若未免襲沿二氏之筌筏蓋余往事先
生抑常恨聆其教時猶私扞格於中悞
悞焉懷不祛之惑至寤寐求之積之踰
十年之久乃始懔然於先生之說其類
水之疑釋於水溢流江河無異浸者也
顧今未深達先生立言之奧猶以其歸
寂之宗出禪致虛守靜之功出老氏而
先生時時捃引間不無出入於二氏之
書則四方慕學之士其不蹈余昔之所
疑焉寡矣余安可不考鏡厥緒以爲讀
先生之文者告邪夫先生之言寂本易
太傳之無思爲其以生生之易出之爲
感應之神豈若釋氏之滅有求寂嗒然
自絕其生理至斷肢體棄倫常不悔者
之類與先生之言致虛守靜本易減之

虛受良之止所無失時其致大本未發之中以立天下之有豈若老氏之主虛極靜篤爲歸根塞兌專氣致柔之攝用而私利其身至芻狗萬物撻提仁義而不顧者之類與其不深詆二氏之非而間据引其說相援證無亦探極性命之本以爲視聖人特毫釐之差固無病乎其合而取之乃終之背違千里斯又何必智賢之能辨抑奚庸據前聞以肆支說之呶呶者邪雖然先生立教凡於道之統體悉備然皆上達之能事也其若下學之自卑自邇積小以高大者多似未之詳焉豈所謂先立其大者本具則未無不貫之推與故余妄意先生之學直據成德爲訓其辯難皆舉所身有者著之宜非學焉而未至者之足喻耳哉

程先生稱聖人格言在論語微言在易中庸故雖以子貢之達材猶不得與聞性與天道則先生之學其信否固宜俟後之作者於百世而余敢遂謂一二能得其深者乎哉先生孝友稱家族忠節振朝著功澤施列郡風猷動四方史必且述載之以標闡來世諸若文辭則信其才情所至要非平日所專志而肆力者然光明峻潔之操雄俊邁往之氣周流乎撰叙辨質之間抑足並穹壤長存矣茲天下所共睹識余可無贅說者也隆慶六年歲在壬申仲夏朔旦郡後學末新尹臺譔



雙江聶先生文集序

雙江聶先生學于陽明王公行業文章無一而不王公也學者並稱之王聶云先生歿從子諫議大夫子安率其門人編次先生遺文裒爲十四卷求豐令校而刻之叙曰致良知之學幾晦而復明者其在茲文哉夫格致之功不離應感無應感則無物無物則無知知因物顯物由知著靡有功次不分先後王公之說盡矣盡矣先生則學本致虛功先歸寂似稍涉功次分別後先豈固於師門自開一戶牖哉蓋以學王公者率多樂其易簡歉於默成從其所知與物遷轉認知識爲本體徂見聞爲明覺究其所存因緣世故流浪根塵虛湛寧一之體淆然汨矣是皆知感而不知寂者也先生曰寂蓋救學者奔蹄縱翼之弊

而教以寧心定氣之功豈固與師說背哉曾子傳格致授之子思子思不言格致而示之以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豈不知師說之當守哉蓋不聞者非不聞也聞無所聞不覩者非不覩也覩無所覩夫無聞不聞無覩不覩者聲色耳目通乎覺知常感常應格物而致知也見無所見聞無所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常感常寂意誠而心正也孔子之徒通六藝者七十子及夫論仁則曰日月一至是物可格知可致意獨不可誠心獨不可正乎或所格者亦文藝之博而格致之教亦已病矣其曰戒慎恐懼蓋示誠正之功於格致聞覩之中也先生之於王公猶子思之於曾子言雖人人殊而道則一致矣不然中說擬論語元經擬春秋其說似而旨同矣何以爲僭經耶鳴

呼先生之學今世雖無而知者固無待於斯文也或百世之下有欲聞而知之者不能無待於斯文也君子曰聶集當與傳習諸錄相表裡茲用鈔梓俾之並傳云
嘉靖甲子仲秋之望文林郎知永豐縣事
靳春後學吳鳳瑞拜徵齋頓首敬書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竇秩特加酬勞之典攸繫嘉名漁錫彰善之義斯存蓋欲風勵於將來所宜褒崇於既往爾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夙抱宏才深探正學始以甲科而作縣尉有賢令尹之殷旋爲臺憲而按閩赫然真御史之望郡符歷掌政績咸優鎮節存膺勲勞益懋晚握樞於夏省隨兼秩於春宮四夷服克壯之猷多士欽老誠之範完名引退儀刑允著於里閭遐壽考終寵數顧淹於泉壤爰稽定論載需新恩茲特贈爾爲少保謚貞襄錫之誥命嗚呼立節立功無負於平生之學賜官賜謚有光於沒世之稱爾英靈承茲休命

制誥

隆慶二年 月 日

之寶

維隆慶二年

月

皇帝遣江西布政司堂上

諭祭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聶豹文

曰惟卿學究本源才優經濟由甲科而宰畿輔政教兼脩握憲紀而按甌閩風裁丕振出守劇郡賢聲著於西晉東吳入掌韜鈴威望孚於外夷中夏迫揔本兵之柄益昭撻伐之勲官保存加眷懷方切暫爾賜閑於丘壑豈期遽揜乎泉扃念清白之難能加事功之茂建遵遺詔而錫卹晉寧秩以易名祭葬並加綸章載下惟靈不昧尚克欽承

集隆慶二年

祭文

一 雲丘書院藏

首七祭文各七同

惟卿性資端毅器度恢宏行脩直方才兼文武八閩風動人傳御史之先聲九塞塵清世無文武八雄略正學益深於獄繫高名彌重於林服司馬之聞久逾首七載頒
祭愛念部
諭祭欽此殊恩

下葬祭文

惟卿以濟世爲心以希聖爲學歷官中外夙馳剛正之聲歸老林泉無損始終之譽秩崇保傳望重朝堂茲朕憫著碩之云亡嘉典刑之尚在爰因襄

事載用頒恩惟爾明靈祇歆玄闕

文移節略

科道題請恭語

原任尚書聶豹奇勲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益隆於身後

吏部題復恭語

原任尚書聶豹襟懷嚴毅才識恢宏九塞人傳司馬之略八閩丰采民歌御史之才正學益深於獄繫高名更重於林居

禮部題請恭語

集隆慶二年

祭文

二

雲丘書院藏

原任尚書聶豹學識淵源才猷敏達由臺臣而出守劇郡廉名太著於三吳歷遊鎮而入掌韜鈴威望益孚於九塞踐更中外每多清白之聲歸老林泉無損始終之譽所當厚加卹典以示優異者也

雙江聶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一

免重科以蘇民困疏

應 詔陳言以弭災異疏

元旦呈祥疏

久病不痊懇乞轉達放回休致疏

病故大臣疏

病勢沉重乞賜轉奏容令致仕疏

表貞烈以勵風化疏

嚴法守以靖地方疏

卷之二

奏疏二

表揚卓行以勵士風疏

薦舉離任方面官員疏

自劾不職以申明憲綱疏

地方災異疏

乞 恩致仕以全病軀疏

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全病軀疏

病廢不能供職乞 恩休致疏

乞 恩致仕以全病軀疏

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全病軀疏

乞 恩休致疏

衰病不能供職乞 恩休致疏

乞 恩辭免重任疏

辭免 恩命二疏

衰病不職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疏

卷之三

序一

重刻傳習錄序

重刻二業合一論序

重刻道一編序

重刻大學古本序

重刻一峰先生文集序

求新鄉約序

求豐鄉約後序

大學古本臆說序

白沙先生緒言序

刻困辯錄自序

親仁遺慕序

心經綱目序

直廬稿序

刻秦漢書疏序

刻夏遊記序

刻習虛菴先生言志集序

東坊鄒氏族譜序

水南程氏族譜序

恩江張氏族譜序

城南陳氏族譜序

雙江先生集

卷目錄

三

雲丘書院藏

社洲蕭氏族譜序

上濠湯氏族譜序

珠溪王氏族譜序

梅溪戴氏族譜序

秀川羅氏族譜序

層峰孝子樹里落成序

卷之四

序二 贈送

贈宮輔少湖徐公赴京序

贈郡推許古泉考績序

贈王惟中歸泉州序

贈新泰李南橋吉行序

贈黃明山赴召序

送王石泉輟講歸安成序

送李子歸寧都序

送王樗菴獻績之京序

送彭山季子擢長沙序

贈廬陵邑博江子膺獎序

贈項監察擢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序

送大理卿胡象岡歸省序

雙江先生集

卷目錄

四

雲丘書院藏

贈周以道分教青陽序

贈曾世瞻分教南海序

贈翰林孔目何元朗之南都序

贈王學正雲野之宿遷序

贈江元山令新寧序

贈郡博劉琴山之任鎮江序

留別殿學少湖徐公序

贈邑侯凌海樓入覲序

贈國博黃龍塘之任南雍序

贈邑侯陳雨亭膺獎序

贈重菴劉侯赴 召便省榮行序

贈督府東明范公擢兵侍序

贈貢玄畧陞湖口學諭序

贈邑侯陳雨亭入 覲序

卷之五

記

貞烈亭碑記

戊子鄉試立石題名記

致曲齋記

末寧重修儒學記

雙蓮集卷之五

公目錄

五

雲山書院藏

平陽府人物題名記

雲根道人記

承訓堂記

譽德書院記

雪厓記

道心堂記

雪梅記

董氏重修祠堂記

湖隱記

一心堂記

重修養正書院記

復齋記

仁壽堂記

復古書院記

存齋記

徐公新祠記

白竹山堂記

慎菴記

養靜堂記

董氏重修黃山寺檀樾祠記

冰雪堂記

卷之六

雙蓮集卷之六

公目錄

六

雲山書院藏

銘一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高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丹徒縣知縣五巖公墓誌銘

遲鈍先生墓誌銘

封孺人進宜人宋氏墓誌銘

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南野

歐陽先生墓誌銘

江夏尹蕭糾山墓誌銘

坦菴劉公貫裕墓誌銘

徵仕郎工科給事中楊君公墓誌銘

坦菴楊公墓誌銘

封孺人陳母徐氏墓誌銘

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筠菴居士藍公墓誌銘

周母羅恭人墓誌銘

處士徐師儉墓誌銘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坦菴宋公墓誌銘

封孺人劉氏墓誌銘

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張公墓誌銘

處士羅秋湖墓誌銘

奉直大夫龍井曾公墓誌銘

賀公堯溪夫婦合墓誌銘

朴菴陳公配劉孺人墓誌銘

休齋王君墓誌銘

奉直大夫西川陳公墓誌銘

封孺人進安人張氏墓誌銘

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少峰商公墓誌銘

袁母胡孺人墓誌銘

封孺人宋母鍾氏墓誌銘

吳公祖合墓誌銘

張孝子終墓誌銘

竹塘陳公墳記

王氏妾墳記

郭中軒先生墓誌銘

卷之七

傳 碑 表 引 祭文

雲石山人傳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

惠張公神道碑

雙江阡表

澹樂府君墓表

被逮稿引

祭一峰先生文

祭劉中山文

祭給諫朱泰浦文

祭陸東湖文

祭劉中山入鄉賢文

祭東溪曾親家文

祭東溪王親家文

卷之八

書一

啓陽明先生

荅歐陽南野太史三首

荅王林許僉憲三首

寄開封友人

荅孫豐山憲長

荅亢子益問學

簡湯少濠州守

上山閣嚴相公

寄吳公宋望之二首

荅東廓鄒司成四首

荅王龍溪二首

寄劉兩峰

與侍御宋望之二首

荅唐荆川太史二首

寄羅念菴太史十六首

寄陳芹山

寄李少泉

荅松江吳節推

寄馬鍾陽三首

寄李克齋司馬七首

卷之九

書二

荅胡青厓

荅成升居

荅黃洛村

荅賀龍岡

荅陳明水三首

荅應容菴二首

荅錢緒山

荅王敬所

荅汪周潭二首

荅何吉陽

荅鄒西渠二首

均差簡兩院二司各道

簡張月泉二首

荅邵推官

荅歐陽曰穡

荅張浮峰二首

荅徐少初

荅蔡白石

荅亢水陽

荅曹紀山

荅陳履旋給舍

簡劉三五侍御

荅董兆時

卷之十

書三

荅戴伯常

荅董明建

卷之十一

書四

荅王龍溪

荅黃洛村

荅陳明水

荅王龍溪

惟公亦名之集

今日錄

十一

雲山書院藏

卷之十二

賦

黃鳥賦

操

幽拘操

四言古詩

先大夫忌辰

三五七言古詩

秋夜長二首

五言古詩

雙江集卷之十二

公自錄

十二

雲山書院藏

過玉華洞次邵端峰韻

寄十一姪

玉峽別鄒羅周劉諸君子

發南浦

夜見踞畦

次九江

渡九江

汶止

次德州

風雲志感

題扇面

再答楚望二首

長至

接子安書知已至京

慰子安

家僮餽橘丁

苦寒嘆

西司志遇弁東知已

春雪一首

五言律詩

江上聞笛

送吳節推考績

野外

翠微洞贈諸子六首

九日登凌空閣限杜韻三首

登凌空閣三首

邵武行臺舊有澄心亭尋燬于火而亭之詩在

猶存因次其韻

清明

出郭訪陳惟濬西禪寺

贈書吏江廷舉私歸省

峽江公館次韻

夜宿深青偶題

奉邀陳惟濬

亭坐有懷簡豐五溪學士

臺夜懷南野

夜坐懷明水

校文

賦得

秋懷二首

除前二日次黃嶠鎮

連江道中口占

送方大行還京

宿東峰驛時得寧波之報

宿高良寺次見素公韻

除夕用別駕許玉林韻

元旦謁三聖廟用韻復玉林

送王稽勳赴部三首

洪道中

聖有述

論詩

九日登中樓用杜詩時王孫各以茶酒相遺

壬寅鵬月十五日

除夕僚友集衙前因疊往韻

舟中望嶽山

次廬州

次定遠

早行有感

聞鵲

驛夜同劉文中姪乾對酒

懷王孫先生集

公集

一五

雲丘書院藏

登車二首

車中見日

官橋早發

鄒縣

東阿雲山店

宿瀛海驛

次阜城用韻

聞楊斛山柱史劉晴川正郎周訥溪諫議釋初

獄

聞黃洛村驛別下

蟬

鳩

鵲

歸燕

荅戴子問學次韻

秋意二首

聞促織有感

別戴子

生日

錫山舟中簡萬鹿園總兵

懷王孫先生集

公集

十六

雲丘書院藏

西湖贈吳方士

接臨汾王湛泉書適聞早鶯賦以代簡

部鶴有折翼者長鳴省署哀而賦之三首

予多病形容日枯槁知已相對每用惻然用韻

簡謝

贈蕭醫官民壽歸未豐

石川醉叟爲泰和尹翁題

懷萱爲謝維世題

菊丘爲王君題

五言排律

送王節推考績

被逮發恩江鄒東廓繼念菴諸公追送玉峽賦別

東謝少湖學士南野宗伯石洲司寇洛村主政

上內閣嚴相公

五言絕句

觀魚次韻二首

午息江東驛次一溪韻三首

七言古詩

度山行

學正先生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四庫全書院藏

風沙

望嶽

釋三人

太安人忌辰

紀異

子月廿一日志感

東湖行寄謝

七言律詩

寄徐少湖大史

尹華亭作

九日登凌空閣限杜韻三首

和羅達夫洞中見寄二首

洞泉吟二首

因中山赴會青原和韻二首

入山二首

送呂惟敬歸南康

小閣

曝背

學正先生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八 四庫全書院藏

草堂

次中山韻

家居作

邵武行臺次韻

仲春朔按拿口驛次韻

福州行臺次韻

開城登第一樓是日鎮守邀飲于樓

寄歐陽崇一

視船廠遇雨志喜

出巡漳南鎮市三司餞于南臺桃花盛開欣

次韻

午憇常思公軒次韻

次白蓮驛用韻

立春口次歸化道中

立春後由黃田冒雨度深山至古田從者皆病

自誦一首

由古田度牛頭嶺夜宿幽巖寺二首

度九龍嶺

度石壁嶺喜晴

寧德行臺次韻

福寧行臺用韻

雙溪集卷之六

太目録

十七

晴隱山書院藏

除夕

元旦

正元二日烽火門閱武

登松山觀海

過建善寺

夜坐有感示諸生六首

羅深道中

哭陽明先生二首

同年郭方巖罷官次韻代簡

已丑孟夏多病將有乞歸之疏志懷

按莆途中紀事

題院壁用前韻

寄題靈公

入泉境得雨志喜

題泉州院壁

午息康店用壁韻

題同安院壁用韻

漳州玉壺亭留題

閩城登八角亭

留別陳惟濬

雙溪集卷之六

太目録

二十

晴隱山書院藏

七夕後二日鎮市邀酌于平遠臺

赴鎮市二府之約

十六夜偕二司登貢院凌雲臺

九日携酒重訪惟濬于西禪限韻

出按建寧時聞中宮之訃用韻自遣

閩武巡城登黃華樓用壁韻

宿五臺驛次韻

汀州行臺用邵端峰韻

清流行臺述事一首

仲夏冒雨抵建溪

候施君代久不至詩以懷之

郊餞留別諸生

德安遇九江林節推詩以謝之

勵齋王孫瓶插牡丹見寄和韻

徐清紀事次王林許僉憲見寄

酬中丞龍雲東雲中見寄二首

散粟給糜賑饑有感

悼虜入境

生女得報用韻寄十一姪

酬玉林許僉憲聞警見寄

再酬玉林子秋懷之憶

聞北虜再入關二首

中秋懷故園

中秋月

弄璋納婿和韻補賀僚友高栢峰

中秋祀龍飲泉上用韻

三聖廟用韻留別王林僉憲

嘉靖丁未孟冬望日被逮別親友

望廬山寄南康守王敬敷

次黃梅梅有蓮花峯五祖前身尚在

次徐州

孤鴈

至京值雪

入獄即事二首

獄中次韻

除夕

元日

人日

生日

元宵

獄樹

荅獄友次韻二首

寄題草堂次韻

荅羅念菴用來韻

憶鷗池次韻

鵝

約遊武夷次韻

再寄羅念菴次前韻

鳥啼

高唐茅店

擬中秋

中秋次韻二首

秋興八首次杜韻

九日

西司別署對洛村夜酌占燭花志喜

夜叙有感

西司除夕用舊韻

元旦用舊韻

次韻谷文中

蒙恩釋歸田志喜二首

懷素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五言古詩

寒食渡江

訪荆川司直不遇有寄

次姑蘇郡博吳儀舜吳令宋望之來近對酒觀

桃花限杜韻

次武林寄吳令望之并懷竹塘老友

桐江用韻

過蘭陵寄程松溪司成

貴溪有懷江午坡憲副

覽勝樓用韻爲徐杜史題

過桐江約會念菴閣出講義和次韻東之

還家志感

草萍驛次韻

送野直毛進士令鄆陽

懷素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五言古詩

七言絕句

自樵川入劔浦見濱江有天妃廟欣然訪之因

次壁韻二首

延平謁龜山考亭祠

仲春按南劔閱武

孟夏巡莆陽度由憇海福庵

喜雨次韻二首

卽景

時賦首鄭新就擒得報用一溪韻

午息江東驛次一溪韻

觀書有感絕句六首

謝鎮守送荔枝

聽雨

論學六首和復湛泉王稽勲

詠鶴和復王子

河橋留別王子用壁韻

酬王湛泉途間見寄五首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三

五

雲山書院藏

酬谿田馬光祿見寄二首

和玉林山居禪興十首

酬馬谿田再疊前韻見寄

次舒城舒乃周瑜故里二首

次桐城觀錢喬夫遺愛碑

青口驛間鴈

阿城懷古

立秋五首次韻

七夕

吊恭愍公二首

談仙次韻

荅東原見寄兼承無滑天和之教

聞南野語族子有餘云自余被逮四方問訊無

虛日裁荅爲勞感賦

得咸南玄書志感

聖旦二首

賦得

秋懷次韻

有所思

志感

詞

填大江東去詞用蘇韻荅戴子三首論儒

論佛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三

五

雲山書院藏

論道

辭

邀月辭

卷之十三

雜著

紀壽十三首

贈左子

括言

山中荅問

荅青田令李邦正問獨

書董明建就選北上卷後

夫子像贊

陳子策父母像贊

戴明溥像贊

世光字說

物占識

雄劍銘

雌劍銘

楮刀銘

鏡銘

雙江華先生文集
目錄

項索銘

手扭銘

脚鐐銘

硯銘

始定軒銘

卷之十四

雜著二

辯中

辯易

辯心

辯素

辯過

辯仁

辯神

辯識

雙江華先生文集目錄終

雙江華先生文集
目錄

三入
雲丘書院藏



江聶先生文集卷之一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靜編輯

未豐今後學斷春具鳳瑞校刻

奏疏一

免重科以蘇民困疏

臣欽奉

上命督理南畿馬政臣始至境而民之以馬赴訴者如蹈湯火臣甚駭之臣於點烙之餘因得備悉其始末察其幽隱而知其皇皇之情焉仰稽

祖宗立法之初非無故科民養馬也利害相乘本無不

善民間養馬一匹以田科者則有免徵之田田以

畝計者三百以丁科者則有不役之丁丁以數計

者十五又有草場以爲芻牧之資又自本生之駒

以克解俵之馬故夫百年上下民差稱便惟養馬

爲第一也而今故非其舊矣水旱頻仍疫癘交作沿革因時寢乖初意氣化人事胥失其常問其免

徵之田則曰畝非不三百也而拋荒者過半問其不役之丁則曰丁非不十五也而逃亡者不一草

場固在也而有租銀之徵孳生有駒也而不中解俵之用利害之視夫前日者相去遠甚矣民安

而不苦哉然猶未也各處額養種馬與常年備

馬價俱有定數非有司得而加損也有司於拋荒

逃亡者無如之何矣乃據見在丁田責令包賠取

盈其數是非徒失養馬之利也而害之視夫前日

者固也兩倍之矣民安得而不苦哉借使見在丁

田果皆膏腴有收富庶有力責令包賠猶之可也

今據田之見在者不過有主知管耳而歲之不獲

猶夫拋荒丁之見在者不過尚有父母妻子之聯

屬即不忍離散耳然室如懸磬猶夫逃亡况今年

夏秋之交應風潦和枯旱千里淮揚徐沛之水巨

浸茫然若今不爲之所則膏血既盡雖父子不能

以相保又安知一二年後不分今日之見在者驅

之爲荒榛迫之爲逋民哉是蓋時勢之必至耳及

查租銀之徵猶爲舛戾往年建議止因草場散布

非止一處養馬之戶間有相去寫遠不便牧放遂至荒棄故欲召人佃種納租入官聽候給民耕買

備用馬匹其初亦無不善也屢經撫按奏請廷臣屢議大意皆同而立限解部以備京邊買馬支

用查自正德年間作俑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草場本爲芻牧而設今乃無故而徵租馬料原自

場而出今乃反之而歛民則是馬戶本有之利奪之使無養馬本無之害加之使有就令行之於民物富阜之時其於政體人情已屬不通而況於今之時乎民之痛苦於是乎有湯火之急也安得而不訴且皇皇哉臣嘗總前項租銀江之南北歲輸不過五千餘兩

朝廷視之曾太倉粒米不若耳而窮極之民倚之爲命今欲以粒米利公帑而趣千萬人之命至於死亡謂是爲得富疆之計乎此臣之所謂舛也臣聞琴瑟不和必事夫更張勢窮不變難致之通久種

馬之在民間爲害固非一端而今日所宜急處以通其變者則莫有過焉逃亡之丁拋荒之田草場之租是則所謂害之太甚者耳臣固冒昧言之况舊改造馬冊又在來年通變宜民適逢其會伏望皇上軫念東南之苦之極乞

勅該部查議有無相應乞行江南北撫按衙門擇委廉能官員查勘各府州縣養馬人戶實在丁田若干計畝計丁應該養馬若干匹照舊領養其餘拋荒逃亡者若干原該領養種馬若干暫爲開除准令變價入官貯候丁田復熟之年別議召給而常年

聖祖聖訓

卷七

四

聖祖聖訓

軍餉係用馬價即今仍令實在人戶包賠則於軍國之需不失其常而於養馬之家丁田既足其實在之數即雖有草料之費買補之難包賠之苦將見在人衆力齊而反復之害庶幾省之至於草場租銀之徵若謂一槩通免似於養馬與不養馬者之家利害不蒙若謂止徵召佃之人則亦有養馬之家而無一芥之場其爲惠也通屬不均合無亦令委官踏勘各處額有草場若干或荒或熟或肥或瘠分別等第量爲起科無分養馬與否計畝均納照舊收貯各該州縣各准該年折色馬價至有不足然後照馬科補則利歸養馬之家惠無不逮之人矣以上二事臣不敢謂於馬政有所裨補特欲去其害馬政者耳若夫綜覈之宜查勘之法造報之詳無使以熟作荒以在作逃以生作死等項是在撫按分委官臨時稽察防範耳然非臣之愚昧所得而悉也臣所見者窮極之民情狀可憐但得一分之寬即蒙一分之賜馬去一匹之害即有一匹之利云

應 詔陳言以弭災異疏

臣聞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即能

國家之興百六十餘年矣然而至今人才未振風俗未醇民力未裕國用未舒人士微謙遜之節里巷多攘奪之風盜賊之竊發無時災害之荐臻未已刑雖繁而奸弗戢官不攝而事弗理者伊誰之責哉是皆責在士夫若曰外士夫以求賢才則賢才何由而得外賢才以正風俗則風俗何由而始故欲善今日之風俗當自今日之士夫始欲善今日之士夫當自今日之學校始學校者又士夫之所關也去聖既遠學校之政不脩人士類以記誦詞章爲學夫紙上陳言之務豈所以尊德性而理身心科舉程式之趨豈所以端本原而出治道方其爲學用心之始既不止於毫釐之差則其中之所行與夫中之所就又奚啻於千里之謬哉天下未嘗無才特被科舉潛驅默奪以去是以不能大有所成此非才之罪也志爲利所分才爲志所奪故耳間亦有一二豪傑之士奮興特立不爲浮詞蔓說所靡然一傳衆咻終不免乎傾排之害而長幼卑尊皆薛居州固愛君無已者之所深願也故臣竊謂欲正今日之學校以養今日之人才當於科舉學校之中深加敦本尚實之教而教之之法則

周禮大司徒之三物乃其獲的也孟軻氏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鉉基不如待時臣觀祖宗積德已逾百年以其數則正當禮樂可興之會而陛下聖神文武受命中興二三大臣同心一德以其時考之又爲能興禮樂之時况夫法久弊生虛文誕蔓後生晚輩浮靡成風天下之人皆有祛文存質舍偽反朴之思是又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勢也臣備員臺屬待罪閭閻觀民省方知其蠱壞之極而因察識其獎源之所在是以輒忘疎昧妄以管窺杞慮之所及者綴爲肆事以上答陛下求言如渴之意一曰敦本實以興正學也二曰清寺田以備賑卹也三曰覈官籍以均徭役也四曰考官餘以勵風節也凡此四者儻諸聖學正心之要大臣格心之業然已落在第二義臣顧矻矻以是爲獻者臣伏讀宸翰敬一有箴心箴四箴有訓則所以端本澄源之功循道凝命之學已可上契堯舜精一之傳而二三大臣其所以爲緝熙之助者自當朝夕匪懈一切智能

之美文藝之末必在所畧也自是而下今之所當務者臣竊謂四事亦或庶幾焉願

陛下垂聽而采擇之臣所謂敦本實以興正學者蓋自隋唐以來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風益微書本愈多而道理愈晦文章愈盛而行實愈衰積至于今弊也極矣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昔也明人倫於身心日用之間今顧明人倫於口耳佔俾之餘五尺童子率能談天道而初學之士操觚論性命皆疊疊千餘言虛偽枝葉之繁未有甚於此時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姑仍其舊而以科舉取士然必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至於諸司職掌貢舉事例又必令有司保舉人才皆由鄉舉里選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已可見矣至

憲宗皇帝則令提學官躬歷各學化導諸生仍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賡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於經義或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行或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而升非上等不許科貢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又可見矣臣謂

陛下欲嗣續

祖宗之遺意釐革時文之積弊遠追堯舜之事功以成中興之治道必須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法而立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物之外又教以經義為四物焉一主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於平天下凡天下國子府州縣之學各設行實經義二齋行實齋為上等於上等之中又分為上上上中二等經義齋為中等於中等之中又分為中中中下二等蓋行實之齋無下等行實不得以下等名也經義之齋無上等經義學之次也而亦無下等者下等不得以入學也夫教以四物別以二齋則其重本抑末之教已有端緒而學校之綱正矣乃今各學正官於行實齋立上上上中二樣簿考以四物其六德六行六藝俱優經義又能通曉者為行實齋之上上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上等簿而填註其行實於其名之下然人才難得不必其德行道藝之俱全也其次六德六行六藝之中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於經義稍劣者又或六德六行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四經

義頗通於六藝稍短者爲行實齋之上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中等簿而填註其實於其名之下蓋行實齋以德行道藝爲重雖兼經義而不甚重乎經義也然所以必兼乎經義者以有德者必有言也經義之齋亦立中中下二樣簿能通曉一經公私能無過犯者爲經義齋之中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中等簿填註其無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又或能通曉一經中懷狡詐而外加脩飾行止弗端而未甚敗露者爲經義齋之中下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下等簿填註其有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

蓋經義齋雖以明經爲業而亦必兼乎德行也然亦必兼乎德行者誠懼其有言未必有德也每月各學二教等官分考所知填註于四等簿則以申于學之掌教官諸掌教官又兼考之填註于四等簿類申于若府若州若縣諸提調官國子大學則以申于禮部而奏之于

天子以備試問選用諸府州縣提調官則以本學教官所考爲本等脚色又叅詢而兼考之每季以四等簿申于提學官提學官每歲躬歷各學集府州等縣提調官及教官與諸生員而面考之先考德行

道義後考經義苟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有經義亦不之考矣初考有善後卒棄其善者即同於無善而名當降初考有過後卒能改過者即同於無過而名當升以是課策循序而升俱限提學官到任三年之內類造各學肆等簿爲冊呈于巡按巡按稽實而精覈之呈于禮部而其考之法只用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御書數十八字爲則有一德者則以一德書有一行者則以一行書有一藝者則以一藝書有德行與藝之二三四者亦以漸而實書之不必別作考語以混名

實然後係以通某經于所書之下苟有德行克脩道藝兼高有司固當即日論薦而

朝廷亦宜厚禮延聘以登用之其次亦必升入行實齋者方許補糧每年歲貢不必復論其食糧之淺深入學之先後惟取其行藝之優者充之三年大比取士應試約以三分爲率如取九十人進場行實齋取六十經義齋則只取三十焉行實齋爲先經義齋爲後先後之序不得以私亂也若經義齋之中下等者德行道藝既無足稱經義雖優才華雖富斷然不與進場且於學中教養三年不堪升

進則是見善終於不遷有過終於不改便當斥退
爲民方今見行等例每遇鄉試之年選命京朝官
爲總考官謂當於總考官員差往各省之時禮部
將各省提學官所申四等簿別抄一本印封完固
限三場畢揭曉前一日方許會同同考試官及監
臨監試提調等官當面開拆然後以取中硃卷對
查本生墨卷名字脚色又以墨卷對同禮部四等
簿上名字脚色亦以三分爲率如取中式舉人九
十名則自第一名至第三十名必行實齋上上等
者居之自第三十一名至第六十名必行實齋之
上中等者居之自第六十一名至第九十名方許
經義齋中中等者居之總考官與同考官監臨監
試提調等官敢以私意易其常序者皆以受私法
論先是生員送納三場試卷與中式小錄揭曉榜
文皆須各寫某府州縣某齋生員于其名之下以
爲識別禮部會試所取進士所列等亦如鄉試必
先行實而後經義行實齋得三之二而經義齋得
三之一焉吏部選官亦取禮部簿上脚色以爲高
下不在行實齋出身者在內不得爲翰林等官在
外不得爲方面府州縣等正官待其德行日新政

績日異然後以次陞進可也他日大學之師與提
學官及掌教天下之學之官必皆於行實齋乎取
之凡此內外等官考滿考績俱要填寫何齋出身
字樣以憑查考其在行實齋出身者後果忠義顯
著政績卓異不惟當賞其人而兼以是爲儒師提
調提學等官之功亦論輕重而加賞焉後有學荒
行虧踪跡敗露者則不惟當罰其人而兼以是爲
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罪亦論輕重而行罰焉臣
謂既以德行道義教養之又以行實材學升進而
選用之而又以是考察之則天下之士皆知行檢
之當勵虛詞之不足貴忠孝材德之士豈無卓然
出於其間者哉若謂置四等簿考驗士行以今日
之儒師考今日之生員適足以行其好惡奔競之
私而反開巧僞飾詐之門者則非矣方今掌教訓
導官員多是舉人歲貢老生學術粗淺日暮途窮
固有枉是非之公圖爲錙銖之利者矣使儒師得
人又何人才難知之患哉臣謂凡府學教授必皆
選好進士爲之州學學正縣學教諭亦必擇乙榜
舉人之有學識器局者爲之重其祿以養其廉優
其禮以高其節將見自重則公不私則明知弟子

者莫若師描神寫真積之歲月脾肝畢露矣尚何
人才難知之患哉至於府州縣之考生員果能精
察亦自難違憑學中所考腳色爲之本根審同異
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
每歲春冬二季鄉飲酒可以詢諸耆老耆老無隱
情也又有合屬里老諸人里老諸人亦可詢也考
弟著於家庭譽望隆於鄉曲爲其事而無其功者
世未之有也提學官又總而察之本學教官曰某
賢也通學生貢又曰某賢也府州縣提調等官又
皆曰某賢也則其人始終之必爲君子也無疑矣

雙江先生文集

卷二

十三

提學官

拔十得五固未敢望但得一二於十者之中亦足
以爲

聖世無窮之助矣臣伏見

憲宗皇帝朝江西聘吳汝弼廣東聘陳獻章二人雖皆

不仕未究於用然至今南方之士猶有一二知本

領之學者二子有力焉然則賢才之有益於國固

不專在於多而賢才所以爲

國家重者又豈專在於文哉今幸見行事例創興社

學蒙以養正則異日二齋得人自當不少

陛下試擇臣言以四物之教二齋少散四等簿之立

下而上考校之法乞揮

公翰作爲學箴頒降天下之學刻爲碑文豎于明倫堂
庭中如今府州縣官箴之制與

太祖皇帝立卧碑于明倫堂之左前飭後申輝光相映
使學官學徒知所向方提調提學等官守若畫一
數年之後士風民俗亦或可望其少變也若所謂
清寺田以備賑卹者臣考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
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宋儒楊時爲瀏陽
日使行旅之疾苦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
寺舍飲食之是皆前代已試之法也臣謹按福建

雙江先生文集

卷二

十四

提學官

一省總官民田糧計八十四萬九千有奇內寺觀
田糧已計有十二萬八千有奇夫僧道在四民之
中百分未有一而僧道所得產業十分乃有其
二井地不均異端昌熾可以求歎而遐思者臣固
未易卒言也特以僧道既有是田之多則其斯倉
斯箱飽滿充盈富不期驕佚則生淫飲食男女之
欲多出乎天理人情之外喪瀆僭侈不可名言又
乃結交官府爲敗露之先圖私買田宅爲還俗之
退計以致前日所積懸磬一空一遇官府追徵均
罄上役便爾舉手無措則其勢不得不求假于

夫豪富之家矣士夫豪富之家乘其有急要其必從必欲本少利多方借與銀應辦爲僧道者利害切身田非已有只要眼前醫瘡何顧心頭剜肉典糶動逾十年奚啻五月糶穀是以所糶田土永不可贖齋糧乏絕喪狗無歸其勢又不得不投托士夫之家以爲棲身免難之計而士夫之嗜利無耻者貪其厚利認爲門僧或喝之以威力或誘之以小利或驅之以智術或啗之以酒醢凡僧道田租一槩包收殆盡甚者貪饕不息絕無良心只要收穀入家任彼糧差負累而爲僧道者命不可堪則又裹茶齋約而望他仕宦之門以爲已歸矣夫僧道今日之去故即新勢非得已而士夫前日之典糶久慣者豈肯如斯而已乎故或稱舊數未完或授他僧投獻而勢在必爭其新糶者則謂見今常住僧道在吾掌握把持而勢必不讓遂至攘臂聚兇成群打奪告訐紛紛連年不息中間爭訟費耗又皆坐還僧道一應糧差依然坐累是以在福建巡按監司府州縣等衙門爲僧道田租一事詞訟文卷如毛如山糶積竭神不能撲遏而救民之善政理財之善方爲是分奪虧損多矣而士夫家亦

異端乃因異端之小利之壞吾儒之家法豈不可爲痛哭流涕也哉臣謹按景泰三年事例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爲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又按成化六年事例令福建僧寺及有寺無僧田土每寺除徵及百畝以下其多餘田地給與無田小民領種臣謂二聖茲法至精至當可以決行而無疑未行而無弊者也然而至今不行者竊恐當時言事之臣徒念寺觀之積弊一時用計之未詳是以僧道有所籍口假託權倖虐受讎訐復有所謂士夫之嗜利者立乎其間爲之擺布是以法泥不行流弊至今間有一二名雖撥與小民佃種實則俱爲大家所得臣謂宜通查天下寺觀糧米百畝以上者俱依成化年間事例每寺觀給田百畝以爲常住僧道脩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糧米百畝以下者俱依景泰年間事例給田六十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其小寺觀糧米不滿六十畝者俱各份歸大寺觀除住持僧道給田百畝外餘僧道查果有真度牒者每名仍給田二十畝與爲齋糧

其餘田地俱入于官每田百畝責令排年里老結報佃戶一人或寺觀原管下甲首丁力相應者承種之該納田租斛秤等項俱照僧道前收租穀事例不得有所增損其該收租穀儲于官之別倉該年秋糧驛傳八分料糧與夫十年里役均徭等項費用皆於是乎取給其所餘者再不許別項支用專脩賑濟仍令司府縣管糧官督理之前後收支存留數目務要每年終申呈巡按衙門以憑查考以防侵欺至於重造黃冊之時其在寺觀僧道所管所謂百畝二十畝者俱以本寺觀僧道立戶曰

僧多至三倉

卷之二

上

卷之二

一某寺僧某某觀道某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僧道所辦一應糧差只是照其所收田產此外外糧差皆與無預其在官所收田糧則另立社庄爲戶以備過割不得復以僧道爲名曰一某社庄收某寺觀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夫寺觀田米既除糧差公用必省因其官而除之以息爭因其利而導之以足國量其所入計其所出截長補短有剩無欠而預備倉所積一年之間可得粟數萬石積之數年八閭之荒可有備矣不猶愈於詞訟贖罰銖

費寸之

卷之二

金東天刀主

之利而後可得者耶愚臣於此亦計之詳矣且象有齒以焚其身松以瘦而完其性僧道田糧浩大亦豈僧道之福哉糧多則賦役重而應辦煩寺大則聲實浮而責望深財豐則淫佚生而殃咎至利厚則睥睨衆而攘奪興四者之害出入交攻僧道不學無術又將何以支持應接長享其利而保無一虞哉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臣嘗謂此輩無君無親不近人類延蔓天下勢既不可盡除則亦但當使之不飢不寒修齋誦經祈晴禱雨掃地焚香以祝聖壽不當使之過於富厚以長其奸淫侈僻之心出入

雙聖事集

卷之二

上

卷之二

官府以混吾四民冠履之類而況此輩皆是里巷下品厮養凡流一旦度爲僧道黃冠緇衣即得良田百畝與二十畝不勞力而衣食足不勞心而居處安即今學校之士窮年皓首或者曾無立錫之地而歎一飽之無時無田小民終歲勤動或不免轉死於溝壑三軍之士出其死力月糧不過八斗則所爲僧道者果何功何德坐享安佚飽煖之利心猶未足必欲假託齋誦其苦若苦以求多耶伏願

聖明裁之一則可以養僧道清淨無爲之規二則可以

免官府逋負追推之擾三可以熄士夫爭奪之風四則可以供

國家賑恤之用今者饑饉荐臻費用不足

陛下宵旰亦嘗以是爲慮矣何乃以有用之穀粟爲僧道淫慾之資以裕民之厚利爲豪勢爭奪之門哉若所爲覈官籍以均徭役者臣謹按見行優免事例在京文武官員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全戶優免外官優免事例皆以品從爲差載今典不啻詳矣臣切見今日士夫一登進士或以舉人選授一官便以官戶自鳴原無產米在戶者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七

卷之二

以無可優免爲恨乃聽所親厚推收詭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於百石原有產米在戶者後且收添又於同姓兄弟先已別籍異居者亦各併收入戶以圖全戶優免或受其請託以市恩或取其津貼以固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橐充盈多置田產寄庄別縣仍以官名立戶中亦多受詭寄勢焰者官府固已聞風免差勢退者亦能多方攀援以圖全免或一年之內而免數戶或十年之內而免數年殊不知在縣丁米只有此數官戶丁米不差民戶料差必重夫王者之政在於養民

朝廷優恤士夫以爲民也顧乃憑籍

朝廷優免之厚恩陰食吾民之膏髓是誠何心哉由是民不堪命逃亡凍餒之災日痼日甚而官府剥膚椎髓之禍日酷日深石壕叫呼無時或息而士夫之家與夫巧爲詭寄之人方且欣欣自慶以爲其計之得不知民愁怨生上干和氣而水旱螽蟃之災未必不由此致也故詭寄之令非不嚴也以之寄于士夫則踪跡益秘而不可復查矣府縣精明之官非不多也以其分在士夫則亦姑從隱忍而不復究治矣臣伏讀諸司職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七

卷之二

國初貢舉事例內一款畧云凡有司保舉人材到京仍取本戶丁糧數目作何營生及戶內有無什役事故供結明白然後開發送部選用臣欲徵倣此意凡進士登第之初乙榜舉人受官之始所書籍貫之下俱要實報本戶在官男子幾丁官民米幾石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官府編排徭役不拘丁米多寡只照戶部所降數目照例優免其不在戶部所降者戶上丁米一切編排官府私作人情及士夫受寄田糧俱以賍論及其入官俸祿果有餘資增置田業收產入戶內官則

當六年考滿之時外官則當三年考績九年考滿之時俱要各報本戶增收糧米多寡即以填註于考滿考績本等脚色之下其無所增者則註曰本戶糧米無所增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以爲優免之則不由戶部所降者亦不得免私免者論罪如前若然則由前所報者必不敢多張虛數與本戶丁米全相互異由後所報者必不敢受人詭寄圖惟錙銖之利以易終身貪污之名矣是不惟可以禁詭寄均徭役而受民以一分之惠亦可因是察廉貪識賢否而勵士夫以廉靜

無求之節者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是亦一道也惟聖明裁之若所謂考官餘以勵風節者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夫窮則無正心誠意之學達則無體

國子民之心富貴利達之願乃其本根方其居官在職內則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覈之規固亦碩鼠畏人虎豹惜班修飭忍耐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于清要之路者矣其或履蓋不周肺肝敗露者固無所逃乎考察之公而自授于寬

閑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罔爲托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恬退之實而爲是者矣然欲盜恬退之美名爲仕宦之捷徑乘時勢之方張爲作家之巧圖者其間不少也是以此等之公一到故丘倉變狼藉結納上司挾制府縣交通關節利已害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甚者欺壓宗族待尊長如路人凌奪鄉里遣子弟爲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矣守此何爲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爲何哉是以益肆猖狂無所忌憚故里諺有曰寧可鄰居人賣菜不可隣居人做使蓋不勝其蠶食羶觸之患而爲是欲與俱亡之言也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畧云官員罷職委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竝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爲考語直以申于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惡

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責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藉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始終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鄉閭獲表正之功

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士風之一快哉惟

聖明裁之矣

祖宗法度精密正當初無可議但行之既久良法美意漸失其真飾法虛文日趨於弊以故正學不興異端淫侈徭役弗均風節虛徐蟬興師亂不可勝陳故臣取其關係之所當先者言之蓋敦本實所以正心以立王化之本清寺田所以閑邪以衛王道之原覈官籍所以厚邦本而培植之於中考宦餘所以正士風而維持之於後而四者之中又以學校爲本或者乃謂方今科舉得人亦不爲少何必

更爲敦本尚實之教而後可以得異才以成治哉臣竊以爲古之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也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也今之所謂才者曰記誦詞章也曰意見談說也古人致君事業曰巍巍蕩蕩也熙熙皞皞也今之事君者亦曰期會簿書智力把持而已耳其與古人致治之本創治之功規模器局力量才識相去何啻天壤之不相爲侔耶故宋大儒程頤與其兄顥皆厭棄舉業而從事于聖賢之學張載亦曰孰若少置意科舉相與從事于堯舜之域朱熹亦曰後世學校雖存而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耻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以入聖賢之域者往往反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使四子皆愚人也則可四子若皆有明德新民之學不可爲究心哉是舉業移人不足以養真才古人之患也臣由科舉出身歷官御史忝在士夫之列今日所言乃欲少變科舉之文以從德行之實則罪于士夫是豈訶佛罵祖操戈入室者之所爲哉臣少不知學長亦同

流入仕以來徒爲利祿所驅作縣有愧於循良立
朝實慚於風紀始知上負

天子下負斯民者皆臣等不學之故也故冒昧爲
陛下陳之

元旦呈祥疏

據漳州府經歷司呈承准本府照會備長泰縣儒
學申據廩膳生員董榮許興等呈稱嘉靖七年正
月初一等日天降甘露在於本縣欽化恭順善化
等里塔山石前等地方凝結垂綴竹松桐梅等樹
鄉民採嚼味甘收穫送學因考前代所降甘露其

欽差鎮守福建御馬監太監趙誠弁都布按三司掌印

等官署都指揮僉事侯汴右叅政侯位副使祝鑾

凝如脂其味如飴或色如稻米或垂如珠璣或降
在松竹梧桐等樹正與相符等因及據長泰縣申
備人和里老人董淵源等呈同前因又據龍溪縣

申備二十三都里老許祥道鄭清呈稱嘉靖七
年正月初一日夜有本里地名磁窯社民人李顯
伯山所松樹上綴有甘露等情尤恐未的復差該
縣典史余榮膺前去看驗是實各將甘露採收用
小罐裝盛申送本府備由將甘露一罐呈送前來
該臣看係地方祥瑞隨將甘露驗發布政司收庫
批行該府再行勘結回報去後續據呈稱行處長

泰龍溪二縣各拘集原降甘露地方里老居民人
等勘報相同取結申府回報聞又據南靖縣申備
本縣後三鳳嶺寶林山等社總甲蔣君相等呈稱
於本年二月初一等日本處松竹等樹上綴如珠
顆凝如膏脂其味香甜樵童牧豎爭先採斲傳聞
里巷莫知其名隨差人採取到縣考之書史傳記
正係甘露等因本府通行備由取各不致虛捏結
狀繳報到臣隨會同

欽差鎮守福建御馬監太監趙誠弁都布按三司掌印
等官署都指揮僉事侯汴右叅政侯位副使祝鑾
等考諸載籍甘露者仁澤也耆老得敬則松栢受
之尊賢容衆則竹蒿受之蓋自秦漢以降上下千
有餘歲未之多聞自入

國朝以來一百五十年亦既再見况不降之別省
而降於福建之漳州不見之他時而見諸春正之
上古不凝之別里而凝於恭順善化等里松竹桐
梅等樹其時其地天不言而示之之意蓋有非偶
然之故是蓋

聖天子仁孝格

大湛恩覃被遐荒之老登崇殆盡淹卹之賢遷叙如流

先後竄伏之臣漸次收復以故上天降監希世罕
瑞海陳黎民傳呼創見臣等不勝慶幸思見

德化之成共賀太平之有日也

云

久病不痊懇乞轉達放回休致疏

據福建延平府經歷司呈承准本府照會准本府
知府萬鑑開稱本職於嘉靖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到任以來因衝冒山嵐瘴氣得占瘡疾轉成元氣
損耗耳鳴痰喘頭眩目昏腰背拘酸手足痿痺節
經醫治未獲痊安每會精神倦怠怠職務積叢屢欲
強勉支持輒復旋就枕席事誠幾於百廢休不止

集賢堂卷之六

卷之六

雲丘書院藏

於三宜今桑梓孤丘之思益切而簿書期會之計
愈疎若復淹留不圖亟去則鯨鱓之罪日增而死
亡之期浸迫矣合關本府煩為轉達委官交盤庫
藏署掌印信放歸休致調治等因備由轉呈前來
隨該臣批行布政司行令本官調治供職外續又
該本府呈准知府萬鑑開稱委因病勢侵尋調治
不効錢糧不能收受詞訟不能問理公文不能幹
辦若復遲留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合再移關轉
達委官署印以便自陳又該臣看得本官去志再
呈情甚懇切但今地方多事而五品以上官員去

留亦難輕議又經批行布政司查勘若果病勢難
為別無推托規避再議呈報去後隨據該司經歷
司呈該本司查看得知府萬鑑開稱無華事體練
達昔任嚴州人皆仰其循良今補延平民方賴其
休息郡守似此本難輕放但本官呈稱老疾一而
至再似難勉留及查本官並無推托規避等情回
報到臣為照延平府知府萬鑑寬厚得牧民之體
年資有遷轉之機受直怠事豈其本心多病辭官
原非得已如蒙乞

勅吏部查議本官應否去留或憫其年勞之深量擬以
雙江新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雲丘書院藏

在京職銜准令休致惟復改調水土相宜地方別
選年力富強才識精敏者一人銓補員缺嚴限前
來庶使積弊之地久玩之民亦得以仰沐

聖天子至治之澤而濱海之邦不勝幸甚也

云

病故大臣疏

嘉靖七年五月十二日據福建興化府經歷司呈
承准本府照會據本府弁莆田僊遊二縣及平海
衛各儒學生員黃汝定林煥等連僉呈稱嘉靖六
年十一月初八日有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方良求病故于家本官由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湖廣副使廣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浙江左右政使懇乞致仕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以母老乞終養該吏部訪得本官居官素謹家無贏餘題

准優給月米親終起復前職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接勅赴任至浙江衢州府得病再疏辭免當即南還就醫

聽

旨不幸大故切照本官賦資重厚秉性剛方少通學術

雙江集卷之

卷之

十九

廣東書院藏

名輩服其精深初理劇曹同官推其志操竭忠爲國所向成功在廣東則靖生黎之亂在湖廣則殄流寇之兇殃民一奏惠在浙藩生祠列祀愛遺海徼至於賊璫擅權炙手可熱逆寧怙寵側目無何而本官橫觸其鋒介然自信雖戮亡而不卹在擯斥而恬如於乞休五六疏見難進易退之心即家食二十年著鎮雅黜浮之化歷事

累朝晚際

明主金帛積膺於

渥賜月米尤荷乎

殊恩素爲

廷議所推竝無一人論列遽聞殞逝闔郡悲傷緣

國家大臣病故例有贈諡祭葬合將本官履歷大槩具呈轉達等因到府備由轉呈到臣查得本官近已轉陞南京刑部尚書未曾赴任茲以疾終于家其平生履歷大槩聞之

朝論夙有賢聲徵之鄉評果無異詞如蒙乞勅該部查議本官應否祭贈諡云

病勢沉重乞賜轉奏容令致仕疏

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吳仕呈稱奉

雙江集卷之

卷之

十九

廣東書院藏

勅提督福建學校自本年四月十三日到任以來巡歷所屬各府地方考試應試生儒冒暑過勞以致舊患瘡痞舉發寒熱間作頑科舉事迫未敢辭避至七月二十三日接得家書稱幼子方及三歲患痘身故悲傷之餘嘔吐血痰頭目昏眩蓋緣本職年齒向衰惟有一子雖禮部之微實係宗祫之重忽聞有是情不能堪即今前疾轉劇新證復增飲食頓減神情若失醫藥不効病勢重危若不呈乞轉

奏容令致仕誠恐一旦命先朝

奏方爲此

差家人吳深具

奏本職扶病啓程沿途訪醫調理聽候外具由呈乞
轉

奏等因前來隨該臣批行據該司經歷司呈奉本司
帖文查得副使吳仕素以孱弱之軀遽遭骨肉之
痛衷情迫切病勢侵尋去志已決別無他故等因
呈報到臣看得副使吳仕夙著才名蔚敦鄉行即
其蚤歲已高引退之風繼遇

明時復切

帝臣之願禮曹分職有年督學陞官未久該期伊邇

聖主重臣

卷三

手

聖主重臣

歷倉皇始因冒暑積勞鬱成痰痞及聞喪子傷情
轉加危劇據之情勢似難強留如蒙乞

勅吏部查議合無准令養病回籍候病痊起用或遂其

初志憫其年勞量擬以在京職銜行令致仕云

表貞烈以勵風化疏

嘉靖七年四月初九日據興化府經歷司呈承准

本府照會據莆田縣申稱本縣民鄭德時妹鄭三

娘貞烈事情取具里隣勘結申繳本府備呈前來

該臣看得大道久湮全節希聞不謂復有此女批

行知府葉觀從實再行勘報仍率同兩學師生其

求古人之中此女孤貞當與何人並論具由繳報

去後隨該興化府呈稱行據府縣儒學申備教授

秦鵠教諭潘龍生員林鏗魏鎬等及據莆田縣申

備十年里老張鉞族隣沈宜獻等連僉供結得故

民鄭希均女名三娘的於嘉靖四年八月內許婚

府學生員吳世勳本女時年一十八歲其母林氏

兄德時見世勳家貧告悔三娘不食流涕深示一

許不二之意既悔之後獨卧一樓不起時常托病

不食間或爲母強啜一粥尚冀母兄感悟事嘉靖

六年九月內母兄改議陳一鵬爲婿本女望孤計

聖主重臣

卷三

聖主重臣

窮屢欲就死以母步步防閑無間可乘憂憤成疾

却藥絕粒本年十一月初六日骨立而逝聞郡人

士靡不悲嗟即其堅持一許之心遂成至死不二

之志較之衆人之中實所罕見惟嘗伏觀

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載元朝王野妻柳氏者未成

婚而野卒其兄欲奪其志柳拒之尋遭疾却藥而

死又閱湖廣通誌

本朝王辰女名妙慶許嫁陶絃未嫁而絃卒義不他適

遂自經死事

聞表其閭墓之二女者與三娘事雖不甚相類而心則

同視古奉天之寶今鳬山之王從容就義實爲過之已曾具呈本府蒙立扁表揚經營葬事外等情通將取到兩學師生及排年里老隣族人等同具府縣官吏各覆勘供結粘連傳由呈繳到臣竊照此女之烈夫豈無所自而然哉天下從仁蓋昉於堯舜之帥斯民好善實原於文武之興恭惟

皇上

大孝至仁海涵春育不應後志士女同風

彼鄭三娘者不學而能從容就義堅持一醺之貞不苟十年之字百鳥孤凰八閩奇跡其視柳氏之

御卷之五

卷二

三十五

却藥妙慶之自經異代同符故其就死之日吊哭

盈門詩章成帙咨嗟嘆息萬口一詞是豈有所強而然哉蓋由此女志行卓異風聲動人不約而同

除臣巡歷該府并三勘覈實跡明著正與

憲綱所載相同相應保舉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鄭三娘貞烈如果於風化有關合無行令有司表其閭墓

嚴法守以靖地方踴

據福建按察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帖文准浙江按察司開該温州府樂清縣十五都耆民程肅清呈

義勇舉民船以便勦除海賊省費軍儲事竊見沿海龍灣等處軍民興販水頭糖果青錠等貨遠通福建來爲客名去爲賊路打劫海運勾引外患搔擾地方乞委把總有司官各一員編定船號人械常川捕殺等情該

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王朝用批行巡海道副使傅鑰會同總督浙江僉倭署都指揮僉事李節議得程肅清建言一節誠爲先事之慮又查得先爲嚴法禁以熄海賊事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潘倣看得私船下海時禁頗嚴但海賊黠猾巧爲規避况今倭夷窺伺邊警方殷萬一潛通勾引爲害豈可勝言乞行福建巡按御史嚴督海道等衙門將漳泉等府軍民私造雙桅大船盡行查出折卸敢有故違及容隱者照例問發

奏行兵部節該欽奉

聖旨著各該巡按御史嚴督守巡兵備倭等官申明禁約不許下海通番有故違容隱的都依擬發遣不饒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外合無再行沿海各該府衛所大小衙門申明前例嚴加禁約如有仍前故犯者各照例發遣仍行福建巡按督彼

視海等衙門一體禁約庶人心知警防範嚴而海患息通行備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郭登庸批沿海邊方巡視海道弁備倭等官平日豫計審處豈俟民膏有言始定所議言不貴陳而貴行法不貴立而貴守所議詳明依擬施行等因備由關司備關轉呈到臣看得汀漳之海盜爲害溫處猶溫處之礦徒爲害福寧也蓋因兩省之民受制不一以故邊徼之禍蔓延無已兵備倭總等官又皆因循推調坐視頻年之患有不如者民程肅清者乃先犯人之憂彼責專地方不知何以爲心也事

日失今不預爲之處則他日之患殆有不可測者若欲別設總制官一員似難輕議合止令兩省兵備等官協謀以定約束而毋爲一方之計併力以殄蝥賊而毋圖一時之安若海盜貽害於浙則汀漳兵備等官不得辭其責若礦徒貽害於閩則溫處兵備等官亦當任其咎等因會呈前來該臣看得礦徒海賊爲患於福寧溫處地方竊發無常備極慘殘已非一日若不早爲之所則將來之禍非但一方之憂而已今照兩處兵備之官各一其守各一其民各一其心若非巡按衙門互相制束終難寧一如礦徒越境則福建巡按得以檄責溫處兵備弁查問溫處府縣之官海盜侵疆則浙江巡按得以檄責汀漳兵備弁查問汀漳府縣之官彼此策應互相瞭報或編收平日作耗之民歸役於官或查議往來通寇之地守之以兵則事體歸一民心無二邊圉之患或者可望其稍平也又經批行各該官司再行會議得本省山則有礦徒之患起於浙而延於閩水則有海賊之患起於閩而流於浙顧疆界之相屬寔休戚之相關肆今兩省兵備等官所慮非不及此第官各異守民各異心一

遇前項盜賊竊發苟能驅之出境便爲晏然無事
若非法制把持之固彼此控馭之密何以祛宿弊
警有位而靖邊圉哉合無具

奏議處仗

一人之威靈定兩省之約束如礦徒越我境爲患則福
建巡按得以檄責溫處兵備并查問溫處府縣之
官或海賊侵彼疆爲患則浙江巡按得以檄責汀
漳兵備并查問汀漳府縣之官其盡心邊務及職
業不修者許互相舉刺無所忌避庶幾彼此協謀
以

欽定四庫全書

入奉

卷

卷

國事爲家事遠近交卹視若民即吾民此固弭盜防
患之一機也至若節目之大則有四焉一曰用良
吏以撫疲憊竊見處之景寧漳之龍溪近年兩縣
長吏皆不得人釀成大患必湏得廉幹進士知縣
官各一員則潛消默化之餘必可有觀者矣二曰
嚴關隘以截往來查得礦徒之來必由古田壽寧
等處海賊之經必由烽火門福寧州等處合無於
前項賊徒往來去處各令官兵更相守禦失事者
加重罰有功者懸厚賞則有備無患矣三曰開撫
諭以安反側夫今之爲盜皆流民也豈無鴻鴈中

萬良米病故于家本官由弘治三年進士授
刑部廣東司主事員外郎建寧府按察司僉事湖
廣副使廣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
使懇乞致仕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撫治鄖
陽等處地遠年久老乞終養該吏部訪得本官居
官素謹家無餘餘題

准優給月米親終起復前職公本年七月二十七日接
勅赴任至浙江衢州府得病再疏辭免當即南還就醫

聽

旨不幸大故切照本官賦資重厚秉性剛方少通學術

欽定四庫全書

卷

卷

卷

名輩服其精深初理劇曹同官推其志操竭忠爲
國所向成功在廣東則靖生黎之亂在湖廣則殄流
寇之兇殃民一奏惠在浙藩生祠列祀愛遺海徼
至於賊瑾擅權炙手可熱逆寧怙寵側目無何而
本官橫觸其鋒介然自信雖戮亡而不卹在擯斥
而恬如於乞休五六疏見難進易退之心即家食
二十年著鎮雅黜浮之化歷事

累朝晚際

明主金帛積膺於

渥賜月米尤荷平

報平日打礦劫海之寇開引

聖德給以榜文容其就撫行令項補前項民壯各役按季給以工食居之以祠寺耕之以廢田統以巡捕官員時其簡關則彼衣食有源出入有賴而又習見官府法令數年之後未必不感化爲良善也又況此輩精悍十倍齊民今既爲官府所役萬一地方復有他虞真可以一而當十復何寇盜之足禦耶諸司所議開撫諭以安反側者意見亦遠矣然非牧養有素感化有本安知其撫於今日者不復叛於他時哉臣查得汀漳二府共二十五縣其知縣等官率多舉人監生知能守已愛民十無一二而貪婪毒痛驅迫良民爲盜賊者又皆覆轍相尋也及查汀漳溫處各縣倚山負海之民氣多兇悍輕生爲盜習與性成全在縣令得人耳縣令得人要於進士出身者名器所重頗多向上伏望

俯念山海之民陷溺之久乞

勅該部於四府繁難縣分每府量除進士三四員而於龍溪景寧二縣民尤引領以三吏生也但恐一時選補未便臣查得先任兵科給事中今降漳浦縣縣丞余經先任工科給事中今降西安縣縣丞黃

雙溪縣志

卷二

七

雲丘書院藏

雙溪縣志

卷二

四

雲丘書院藏

仁山倘於年資無礙乞今陞補二縣知縣使其以功贖過必於地方有賴諸司所議用良吏以撫疲憊者亦非淺之爲議也臣又查得福建地方以其通番而有礦也趨利之民畔亂不常以故軍衛之設備倭守坑把隘巡捕之官最爲嚴密採礦有禁下海有禁甲今之登載具存也而愚民之犯者曾無虛月官兵之糧餉不廢也而寇盜之來也如履曠原蓋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賞罰之今不明監司之官不職是故礦海之禁適開官兵年例之騙局開隘之設反爲盜賊息肩之舖舍若不申明法今嚴爲禁例則民之荼毒於劫殺者將無來蘇之期矣臣謂礦徒海寇之來出我不意或難爲備而其去也負載挑擔掩襲截殺自我爲之更復何所諉哉又况接引有土著之民資送皆富豪之家今後盜賊經過地方關隘若復聽其自去自來不能傳報勦捕以致劫殺平人者合無查照守備不設律今把守官員弁兵備守巡等官連坐有差而違禁接引資送之人全家處以重罪則玩愒廢弛之餘庶乎官兵知所震戒矣至於雙桅大船盡令拆卸入官則揚帆飛渡之寇計窮利涉之資住近礦坑

人家或可移置別處則篝火餓殍之徒望絕遠攻之具諸司所議嚴關隘嚴禁約者顧皆習有所見臣叅詳所議預爲曲突徙薪之計也夫以兩省巡按制兵備以兵備制有司以有司各親其民而制其弗率化者明罰勅法官民震飭大綱小紀彼此維繫將見民雖兩省政在一家盜逸海山制歸庭戶不敢謂盡禦寇之術而一時地方或者可望其稍寧謐耳臣管中之窺敢云一得

廟謨之議自有萬全非臣淺陋所能窺測也云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二

禮部儀制司郎中

從

從

從

從

永豐今後學靳春具鳳瑞校刻

奏疏二

表揚卓行以勵士風疏

據福建興化府經歷司呈承准本府儒學申備通學廩增附生員吳華等僉呈御史陳傑幼有至性不類凡兒早失恃哀毀踰禮養祖母撫幼妹極其孝友奉不嗣祖嫗如母革命爲治後事所遺金帛田產不私受均之族人既長讀書務敦實行由進士尹景寧廉明莅事政脩俗清擢御史理戎政憲度明允激揚居多既而遂圖終養父封官卒哀毀幾絕筵祭以禮三年無惰容仕宦垂二十年田不增私食惟蔬菜祠宇墳墓悉力修葺內外族有不能產孤嫗不能自存者莫不爲之嫁娶家食八九年非公事未嘗一至公府非義饋遺一毫不受日與一二同志淬礪切磨動以聖賢爲師雖然自修不事表暴而至誠孚動死之日識與不識莫不咨嗟嘆息華等久薰晉鄙之善良深企涑水之敦篤合將事蹟呈乞轉達上司奏

旌獎風化幸甚又據莆田縣尊賢里墓隣卓世歷等
呈爲鄉官孝感事御史陳傑爲父封官營葬本鄉
惟見本官布衣徒履類於行傭或兩手抱石或隻
箕扱土與工人均其勞苦旣葬結廬墓次竹扉甕
牖高大不過尋丈寒暑朝夕讀書坐卧其中每晨
昏必親進蔬粥於墓退而後食遇風雨時必周旋
墓側悵悵然哀思不忍去見者莫不酸心忽本月
初七日烏鵲無數飛集墓廬連三日哀鳴不止至
十日復有白鷺數百千集于墓樹樹爲之白鄉人
莫諭其故既聞本官以是日謝世莫不嗚咽泣下
以爲禽鳥微物亦感本官素履而哀之如此世歷
等密近墓廬目擊本官行實孝感獨爲精詳等情
又據本縣學申據通學生員郭襄等呈弁據省祭
致仕等官魏文豪等里老耆民鄭廷岳等興化衛
鎮撫千百戶房仁等各僉呈俱同前因各到府行
聞又據本縣申准浙江處州府景寧縣關該浙江
按察司提學副使萬潮批准該縣通學生員潘恒
信等呈爲舉缺典表賢能以垂激勸事開稱先任
知縣陳傑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由進士歷官既
久而清節無間東公治治而懽聲沸騰已經建立

名宦祠宇崇祀備申查照施行等因俱轉呈到臣
看得已故御史陳傑勤學好禮樂道安貧孝友之
行蔚著於生前廉仁之風永言於身後是故禽鳥
昭祥輿論翕然家邦無間據之彞典似當表揚已
經批行該府重覆結勘前來查照相同隨該臣查
得先據福建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承
准戶部福字九百一十六號勘合照會爲祈
卹典以表遺賢事該本部題內開看得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王應鵬奏稱已故監察御史陳茂烈行實卓
異乞加
卹典一節合無
准其所奏行今有司造蓋坊牌
賜以名額表厥宅里或附入鄉賢祠仍量爲優給其家
使孀婦不致失所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承准禮部皆字一千一百七十七號
勘合前事內開
賜已故監察御史陳茂烈牌額名曰孝廉俱除欽遵查
照外爲照御史陳傑生平履歷比與御史陳茂烈
行實相同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彞典表厥宅里并附入鄉賢祠祀庶可以

樹風聲而勵貪頑也云

薦舉離任方面官員疏

竊聞為政以人才為先

憲綱以激揚為大臣承乏以來其於大小官員賢否固不敢信耳於衆口之愛憎亦不敢任情於一人之喜怒或試之以事以觀其才或探之於微以察其隱故其賢否大槩亦頗廉知除見任諸司另舉外臣訪得先任福建按察使今陞河南右布政使周用簡重寡默而不苟詭隨明慎周詳而務崇寬厚臺憲昭凝峻之風冤獄著平反之譽先任福建右

學正李奎

卷之三

四

五

布政使續陞江西左布政今丁憂馮馴操履端芳政體明練清戎而奸弊盡祛署篆而軍民咸服先任福建提學副使後調陝西撫民副使范求鑾庸心仕學銳志功名遇事敢為而公論聿明於去後歷官勤慎而政聲可驗之平生先任福建副使今丁憂鄭佐操心精實體國忠勤嚴明之憲體獨持請托之徑蹊自絕先任福建右叅議今丁憂蕭廷傑性資剛銳志行公平巡歷不憚乎勤勞執法不回於強禦是五臣者雖其才氣高下不能盡同均之廉勤公謹為一方藩臬之有聲者如蒙乞

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妄乞將周用等拔擢以

勵其餘云

自劾不職以申明憲綱疏

臣節該伏覲

憲綱內一款糾劾百司內開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糾舉又一款巡按失職內開凡繼御史巡歷去處若知善不舉見惡不舉杖一百衆烟瘴地面安置俱除欽遵外竊詳

學正李奎

卷之三

五

五

祖宗立法其所以責備風憲之官若是其重且嚴者無非欲其激暴鋤貪肅察貞度以靖安人民為職也臣奉

命以來恐無以仰承

皇上勵精更化之意蚤夜憂惶勉圖報稱又况福建地方僻臨嶺海貪暴縱橫相率傲生民魚肉無所告訴憲度不章未有甚於此時此地也臣以嘉靖七年七月十七日入境二月初四日巡歷至延平府聞之山谷田野之民結語嗷嗷皆謂先任知府陳能遺孽流毒至今為梗臣始悉其平生欺天罔人盜名竊位之奸若是乎其神也繼而查盤倉庫

又見其奸弊種種莫可勝究乃行守巡道叅議蕭廷傑僉事伍希周審問各該經手吏典庫役人等始各吐露真情供招實犯仍追出陳能標註印信簿籍共一百零七本開送到臣看得其間費用餽送侵欺入已等項賊私歷有明註如費用項下則開某年月日某吏經手支作某項使用訖餽送項下則開某年月日某吏經手支送某人訖侵欺項下則開某年月日某吏經手併送大衙訖臣惟驚駭悼嘆而猶未敢直以已意斷之也乃復轉委運鹽司同知查仲道延平府推官陳禹卿建寧府推官陳廷華通吊該府歷年賊罰錢糧各項案卷備查相同實該侵盜費用餽送入已共銀六千四百餘兩據其造冊開報無復可疑臣猶恐其有一言一字之誤不足以厭服陳能之心而協天下之公也於是復行按察司按察使周用會同都布二司都指揮僉事侯沐左布政使查約重復查審得陳能各項賊私除費用項下如買改機買段疋買酒米買扇買紙印書做器皿製衣帽造東嶽淫祠賞歌唱俳優之類該銀八百五十九兩有零餽送項下如內而中官以及於科道部屬外而監司之官

與監司之子弟及鄉官使客僚友進士舉人監生生員其次則巡按之監生書吏三司之吏典承差守巡之門子皂隸下及鄉官使客之家人小厮亦無不贓其賄者該銀一千一百七十五兩有零二項共該銀二千三十四兩俱不筭外實該入已贓銀四千三百六十八兩九分二釐五毫屢經駁查證佐卷簿愈明益顯則雖父兄不能庇其子弟也而況於臣爲執法之官乎臣始據三司會同招案於七月二十五日具本叅題無非欲申三尺之法以勵百寮爲延平之父老子弟雪怨憤耳將謂陳能稍有人心必悔恨其生平之非嗟惻其敗露之盡惟有斂手以待罪也不謂其深情厚貌猶欲逞其前日欺世之奸蒐隱服讒崇飾惡言百計彌縫肆爲撝誣臣於閏十月二十八日據奏事回還承差王仲望齎到通報內一件爲貪暴巡按僭作威福挾讐誣陷懇乞天恩辯明冤枉事該陳能奏內開臣先任延平時有彼鄉人曾昂逞忿殺人臣問擬如律後曾昂買求莊某伊父兄前來本府寺護印僧惠安庵內住歇執其弟聃某簡書來府囑託臣時疑其爲僞不行伊

父兄謗說大過聶某以臣故意謀圖報復至嘉靖七年二月按臨延平府拏臣舊日門隸吏典再三研追賊私不得復謀串舊警吏李顯伊魯一歲三盜庫銀追賠恨深臣應

朝離任後盜用本府印信空頭簿子捏寫無影賊私乘機陷臣彼初至延平即召主僧面謝且賞米五斗等詞是其盜憎主人之言若無足辯但其事有指實慈母惑聰道聽信耳將謂事或有因也臣於曾昂初不知其為何許人亦不識僧惠安作何狀案行分守道叅議謝顯分巡道僉事姜儀查吊會

雙江先生文集

入卷三

八

雲丘書院藏

昂始末案卷及究審僧惠安去後隨據呈報查得曾昂係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嘉靖五年三月內為鬪毆殺人嘉靖六年二月內該按察司問擬絞罪招詳前巡按御史劉廷簠批允監候又查得延平府自正德十六年起至嘉靖六年四月止俱係天寧寺今在官僧德壽護掌僧綱印記竝不曾有僧惠安護印亦無僧惠安姓名又經駁行該道吊查該府僧籍及取具府縣官吏并僧綱印信結狀委無有僧人名惠安者即此一端則臣之有無囑託曾昂賞米情出捏造斷可識矣臣原籍江西吉

安府永豐縣人其相去撫之臨川水陸之程千有餘里嘉靖五六年臣亦奉

命差往應天等府印馬其去撫州延平又遠在二千里外曾昂彼欲請求則撫州之達官貴人不少且密邇廣信建昌等府中間勢要可以氣使陳能者何限又何必舍近趨遠而干書于二千里之外哉臣果欲縱大疏之行爲曾昂囑託也則前巡按御史劉廷簠與臣同官同府且素相善爲一致屬則於情勢爲便失此不爲而乃兩歷父兄有事於素昧平生之陳能似不應若是乎其舛也其謂李顯三次盜庫追賠恨深盜印捏賊乘機排陷出於臣之謀串將謂李顯之印信簿籍爲不足徵也外此如庫吏劉宗戶工等房科吏如伍哲甫陳易莊應良等庫子如羅仁黃鍾姜妹堂等凡印信簿籍八十餘本不知於陳能又何怨讐又於何年月日盜印先計捏賊以待臣之謀串爲報復之私也夫李顯三次盜庫例該充軍今乃職役如故則陳能於李顯亦恩矣顯復何讐於臣其捏誣之情類皆如此非惟形跡相背雖影響亦不相象也而臣不得已復爲此辯白之詞者何謹

雙江先生文集

入卷三

八

雲丘書院藏

皇上明見萬里陳能之奸必難復售特以近年以挾私沮壞之風畧無懲艾是以貪暴肆志黨綱解紐憲臣沮氣將來巡按惟掩狸捕鼠判押文移以了職事卒有大奸大惡如陳能者出於其間皆將懲羹吹壺因噎廢食而以臣爲戒是使

憲綱不振於天下者臣爲之備也臣豈不知刑方模稜全身保位以忌備虎蛇反噬之毒得之爲計哉竊念

朝廷之所以責任者何事地方之所以仰賴者何官區區犬馬之忠圖爲尺寸以上答

天覆地載之恩者何時是故陳力奉公蹈虎狼之尾撩虺蛇之頭而不遑爲一身毀譽利害之計也第恨志行不孚德業未著不爲世所知重致令賊犯如陳能者昧其滔天之罪敢於欺蔑

憲綱披誣法官而又辱及于安分農圃之父兄是臣爲不忠不孝不弟之大者也除將陳能費用餽送入已各項賊私查照各官開報案卷簿籍騰造手冊一本不敢煩瀆

天聰轉呈都察院查行外伏望
皇上乞勅吏部將臣罷黜以爲不能奉職者之戒仍勅

都察院另選素有風力聞望御史一員前來交代將臣所劾諸能賊私從公提問如臣果有毫髮之私一言一字之誣則苗竄幽流惟上所命不復得而辭也

地方災異疏

據崇安縣申稱有居民范六妻方氏於嘉靖七年正月十七日戌時生產一物猪身象頭鼻生額上長二寸鼻下一眼徑四分以上下牙齒七箇赤身無毛腹有膺帶長六寸產下氣絕呈到臣看係地方異物隨批行府縣覆勘相同回報前來該臣會同欽差鎮守福建御馬監太監趙誠并都布按三司掌印等官署都指揮僉事侯汴右叅政侯位副使祝鑾等議得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爲照本年元旦漳州既有甘露之祥亦於本月中旬建寧復有鬼物之異是豈天道之難諶哉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恭惟

聖天子勵精圖治而

仁孝之隆蓋將舉一世而甄陶之是故漳州之祥所以昭

陛下仁孝之德福建大小官員懽懽戾常而玩愒之

仲授之所致也而臣猥以庸之才冒茲本兵之貴人
指示之無能顧

寵榮而思懼詎荷 綸音游加

宮秩

九天渥澤一品崇階非惟臣初望所不敢及亦臣庸薄
之所不敢當者伏乞

聖慈收回

成命容臣得以安分陳力仰答

恩造臣無任感戴

奏請不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黜疏

臣於嘉靖二十九年伏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起臣於草野之中擢臣今職臣感
激

隆遇仰天誓心本期修職務少効 報答但臣才本庸

劣加以少患痰火咯血等証每勞輒發昏迷僵仆

良久廼甦昔在壯年曾經四疏乞休蒙

恩俞允今年六十九歲血氣衰弱前疾復作益損形神

枯槁思慮窒塞雖欲勉強圖報力不副心屢常具

疏要行自陳緣邊方多事恐蹈避難之罪輒復隱

默今再三思惟本兵重任即以有才無病之人猶

皆巡按之責也雖事多由舊然小人之才不可
受深憂過計節宜失宜入場之後心血虛耗驚悸
怔忡既而變成痢疾十分狼狽百執事之所共見
明知也試事既畢出場伏枕文移廢閣亦將月餘
彼時即欲援例具

奏然以武舉決囚朝

觀考察數事皆政之大者勢不可緩亦不容假手他人
於是百計調理九月以後稍就清涼諸疾小愈勉
強事事十一月初復出巡汀建福寧等府州至今
年二月初回省三月初前疾復作天氣漸暄病勢

變

奏

卷三

十三

雲丘書院藏

日危飲食少進加以咳嗽發熱肢體羸瘦手足麻
痺氣息奄奄寢成痼疾醫者謂病源既始於積勞
調理湏求之靜逸若復驅馳終難痊可夫當

聖人御天萬物咸覩凡有血氣孰不欲具使今之後於

下寮以快千載一時之遇如臣駑鈍誤蒙拔擢謬

置清班雖宗族鄉黨藉以爲榮今乃其就枯槁豈

其情之得已哉蓋由榮寵逾涯鬼神見忌初欲圖

報於消埃詎謂勞傷於嶺海即雖湔先犬馬死填

溝壑固臣之分也徒以父母在養年幾八旬羸然

桑榆之景何所於依臣不敢遽有其身者盖有待

也伏惟

皇上光弘從欲之仁優悉群臣之體近年以來內外大小臣工有欲致仕及養病等項一皆曲成不遺如蒙准奏乞

勅該部查照舊例容臣致仕回籍求醫倘得苟全軀命以供菽水尚當與耕夫樵子歌詠

孝治仁化於草野之間

陛下再造之恩縱不及隕首於生前尚圖結草於身後矣云

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全病軀疏

臣由進士歷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嘉靖六年九月

二十二日奉

命差往福建巡按受

命以來自反庸劣恐蹈覆轍之刑憂惶勞瘁百倍於人

然於地方曾無秋毫之補徒費心力馴成寢疾臣舊患痰火咯血等證自入閩境觸冒瘴嵐重經毒

熱前病舉發日增月劇蓋自今年三月以後加以

咳嗽發熱精血虛損孱然羸臣恐有誤地方已

於四月十七日差吏林廷顯齎

奏乞休外至五月初十日臣至建陽縣聽候交代十

六日據公差承差藍德和等報臣欽蒙

聖恩已於三月內陞授浙江寧波府知府臣不勝感激益增惶悚臣巡按無狀得免黜辱幸矣乃復有此非望之遷不已幸乎况近奉

明旨慎重守令要其成功懸厚爵以待之正臣盡忠補

過之時功名進取之會也今顧辭榮寵而甘寂寞

乃於人情有大不得已者臣福分淺薄祿食匪宜

受直急事鬼神攸惡况病源既根於腹心調理必

假之歲月檢方考醫皆云咯血咳嗽仍以發熱者

終難痊可是臣生全之望有不可必只今延訪劑

臣由進士歷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嘉靖六年九月

二十二日奉

命差往福建巡按受

命以來自反庸劣恐蹈覆轍之刑憂惶勞瘁百倍於人

然於地方曾無秋毫之補徒費心力馴成寢疾臣舊患痰火咯血等證自入閩境觸冒瘴嵐重經毒

熱前病舉發日增月劇蓋自今年三月以後加以

咳嗽發熱精血虛損孱然羸臣恐有誤地方已

於四月十七日差吏林廷顯齎

奏乞休外至五月初十日臣至建陽縣聽候交代十

六日據公差承差藍德和等報臣欽蒙

聖恩已於三月內陞授浙江寧波府知府臣不勝感激

益增惶悚臣巡按無狀得免黜辱幸矣乃復有此非望之遷不已幸乎况近奉

逾涯雖藿粉之莫報此外更復何所希冀哉特念
臣少多疾病積成尪弱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蓋自
奉

命巡按福建以來苦心極力欲圖報稱不謂微勞未見
舊病舉發咯血咳嗽仍以發熱即今精神昏憊手
足痠痺氣息奄奄與死爲鄰已於四月十七日未
拜寧波之

命先已具疏乞休既而情憫再上俱未蒙該部查行所
司之意或者憫臣過惡未彰猶可姑留備位而臣
病勢侵尋委難再任鞭策爲貧而仕本圖升斗之
養

皇

太子

太子

太子

沾因病乞休未遂消埃之報命途偃蹇情事倉皇

伏望

皇上矜不能而聚所欲乞

勅該部查照松江府知府王熾九江府知府馮曾事例
容臣休致萬一再生有期得同鳥獸魚鼈咸若於
山林川澤之間未盡之年皆

陛下之賜也犬馬銜恩敢忘報荅

云

乞 恩致仕以全病軀疏

臣原籍吉安府永豐縣人中正德十二年進士勅
除直隸松江府華亭縣知縣由御史序遷今職而

能薄享厚鬼神害盈行多拂亂病侵侵尋臣於嘉
靖七年承乏巡按福建地方積勞服熱舊患痰火
咯血病症日逐舉發扶病治事至嘉靖八年四月
日甚一日臣自念公事將畢私情可申具本乞休
未蒙

俞允本年五月得報蒙

恩陞授寧波府知府便道還家前病轉劇亦嘗兩申前
疏俱爲所司寢格復咨行都察院劄付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貴臣逋慢督促赴任秋冬之間稍就清
涼病勢少可臣倉皇就道不敢偷安繼而復承調

補蘇州之

命臣

太子

太子

太子

命臣又於嘉靖九年四月到任蓋嘗嘗竭駑駘用圖報
稱然簿書之繁亂錢糧之逋積獄囚之壅繫使客
之往來絡繹不絕蚤夜驅承凡心力之所能致者
戴星戴月無復愛惜不謂神形日勞病根日深咯
血痰火舊症不時交作至今年三月以來加以怔
忡驚怖忘前失後手足顛倒頭目昏暈訪醫求藥
半於公程視聽食書大率廢度吏胥之奸弊不戢
豪強之驕橫未制生靈之血肉無所告訴撫按之
責成率多闕誤臣失今不去則將來疎曠之咎有

不可殯而坐使撫按當道陰受不遜之謗則臣之罪不益浮矣乎昔人謂內無攻心之疾外不見從事之難外無掣肘之虞則內不見悔吝之憂未聞氣息奄奄怨議紛紛者而可以善後而圖治也臣竊念蘇州天下首郡也

陛下欲重守今當自蘇州始顧今政頽俗散之後即遴選賢能精力素有聞望為衆所推服如先任知府况鍾邢宥者而任之而又獎之以

勅重之以權一如洪武正統宣德成化年間故事俾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猶恐蘇之理未可遽望况痛

懷新集卷之

卷之

十

蘇州府志

廢薄劣如臣者使之克位疊積禍隨終朝三就於臣固無足惜其何以承流宣化而仰稱

聖天子慎重之意於萬一者哉况臣今年四十有五臣父母在堂年俱八旬臣以多病向未有子臣之所

以尚愛餘生而不敢以身委道路者凡以情事未畢也

陛下以孝治天下曲成不遺而未嘗強人以不能乞勅該部查照近日推擬外官致仕事例容臣休致使犬馬餘生得與禽獸草木各獲其所於山澤之間則一日未死仰承

陛下一日之賜也除經手倉庫印信另造文冊呈請撫按委別府官員會同本府同知楊言通判李淵史立摸張鵬翰查盤外即日離任蒞南待罪云

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全病軀疏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未豐人由進士歷任今職臣以病勢侵尋情事倉皇三年之內已經四疏乞休俱不蒙所司查覆施行願效羊觸藩之勢進退維艱而狐死首丘之願瞻依無所臣竊念

聖作物覩今天下凡有血氣揆寸長片善以自鳴者皆欲表見于世而臣徒以多病之故辭尊榮以就枯

懷新集卷之

卷之

十

蘇州府志

稿者是豈人情之得已哉臣稟氣素弱少多病疾蒲柳之資未秋先零積勞內傷舊病痰火咯血等症不時舉發加以頭目昏暈手足酸痺神思恍惚一切府事俱多廢誤臣已於前月內具本差人乞休未蒙

俞允臣近接家書內開臣母於本年二月初四日偶得危疾去死無幾至今兩足浮腫晝夜呻吟念臣一見臣得此恟惶不能自安前病日加委無專志臣念蘇州乃天下繁劇之郡為

陛下注意生養之所使臣果有秋毫裨益生靈即雖

粉其身以答

天地覆載之恩亦臣所甘心焉者豈當復以家事爲念不謂病勢情事日見傍徨上報負大馬之期內顧切肝膈之憂此臣之所以不辭煩瀆而乞休之疏至於再肆伏望

皇上憫臣微志乞

勅該部查檢前後情疏容臣休致萬一得保殘生以終情事則生死骨肉之報當圖對結矣云

乞 恩休致疏

臣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中正德十二年進士遇

例放回依親十五年除授直隸華亭知縣嘉靖四

年

遇例行取選補福建道監察御史五年奉

命差往應天等府印烙馬匹六年巡按福建地方八年

陞授浙江寧波府知府尋調蘇州府知府臣以九

年四月初到任十年九月十三日不幸臣父亡故十

月初五日聞喪守制回籍臣素病痰火虛損之症

憂廢以來苟存視息奄忽三年臣以本年正月例

當起復聽選不謂前病未痊可無期再念臣母

今年七十有八臣父不幸之後徒以憂苦馴致痼

疾痰逆浮腫疔呻吟足不履地亦復三年月臣

爲幼子尤爲臣母素所鍾情卽若扶病就道是

以不復再見爲別縱使他日犬馬劬勞或稱任使然於天性之傷亦無足贖况臣歷試三官奔走十

年已嘗上負

國恩下逮官謫顧今以多病近衰之年可復責以後效

而蓋前愆乎此臣自知之愚有不可得而欺焉者

也伏望

皇上憫臣微志乞

勅所司檢臣先後陳乞之疏容今休致俾臣母子得遂

其死生相依之願則大馬對結之報即雖槁滅當

未圖於來生也云

乞 恩休致疏

衰病不能供職乞 恩休致疏

臣年五十七歲原籍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中正德

十二年進士由知縣御史陞蘇州府知府嘉靖十

年十月初一日聞父喪接丁母憂病廢草野凡十

有二年二十年五月內節該吏兵二部爲公舉薦

以備任使事具題蒙

恩起用補授平陽府知府臣以是年九月接憑十二月

十五日到任饑饉師旅勢時叢勝禦虜艱荒心力

疲憊兼以南北鼎宜水土不習舊病痰火舉發不

時昏眩怔忡驚

慮為肥泄脉癸前

氣日民事公程

由竊意此時陳乞

日據山西奏事回

陝西缺副使駐劄

命驚惶不勝感激伏惟

即以年力精壯才猷

恐未易仰稱如臣衰

上頁

起用之思下負延紳

體情事人所共知臣

地方曾以前病具奏

州府具奏十三年四月

四次陳乞蓋臣福薄

能者止亦臣萬不得已

勅下吏部按臣前後

事許勉任事例容臣

自今未死之期

乙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念臣謬以非才荷蒙

皇上拔置卿貳 恩踰分涯日夜感激雖管竭慮畢

愚期展尺寸而材識有限未効涓埃茲又仰荷

特達之知

親御翰墨擢臣正卿自來人臣遭逢未有斯比臣感

切心腑莫罄名言但今兵部尚書即古司馬之官

責任至重本非臣器量所勝仰惟

皇上 英謀宸斷迅若風雲

聖見神謨光於日月尤非臣下所能仰贊於萬一者願

臣何人可以當此夫與人不求備者

聖主之度也量能而受官者人臣之義也臣之自度亦

既審矣豈敢冒昧受

命致誤任使重負 聖恩伏乞 聖慈收回

成命改授時賢容臣勉修舊職圖報將來庶竭犬馬之

誠上答

乾坤之造臣不勝感激云

辭免 恩命疏

切惟臣子之義凡職所當為者即隕首盡骸莫非

分所當盡而未可以功言也臣以凡庸仰荷

乙

皇上拔之於衆人之中授之以本兵之任自顧才綿識

薄不能先事爲戒奉揚

天威以致紫荊告急乃仰厯

君父宵旰之憂特叩 重玄今茲克捷實由

天鑒 聖誠

昊穹默佑所致而我

皇上遜不自居

覃恩邊臣邊臣効力以衛封疆

恩霽所及激勸攸寓猶爲有名顧臣何功過蒙

宮保之加延世之賞

恩寵優異實非臣愚之所敢當伏望

皇上收回

成命庶臣得安分効職以圖報

天恩於萬一臣無任感激 云

辭免 恩命疏

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摧賊鋒於東塞翊虜騎於西陲

成近歲未有之功舒中華捷武之氣皆我

皇上道契

重玄功參 元化 謨謀 天啓

機運

若授之所致也而臣猥以迂謬之才冒茲本兵之寄命

指示之無能顧

寵榮而思懼詎荷 綸音渥加

宮秩

九天渥澤一品崇階非惟臣初望所不敢及亦臣庸薄

之所不敢當者伏乞

聖慈收回

成命容臣得以安分陳力仰荅

恩造臣無任感戴

衰病不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黜疏

臣於嘉靖二十九年伏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起臣於草野之中擢臣今職臣感

激

隆遇仰天誓心本期修職務少効 報荅但臣才本庸

劣加以少患瘵火喀血等証每勞輒發昏迷僵仆

良久廼甦昔在壯年曾經四疏乞休蒙

恩俞允今年六十九歲血氣衰弱前疾復作益頻形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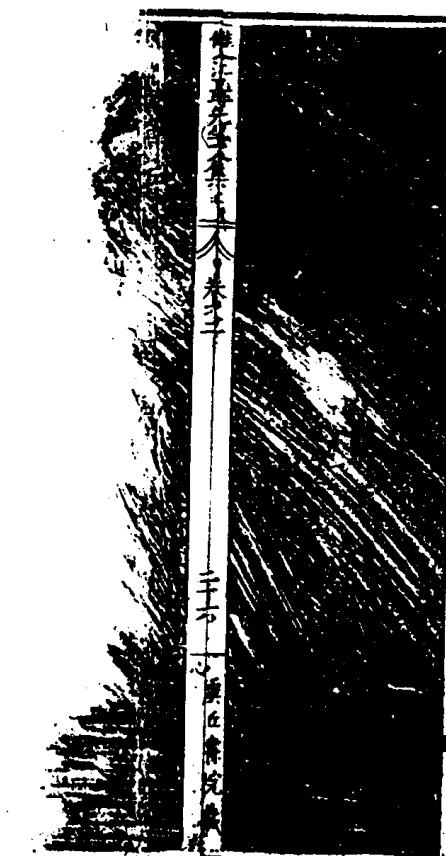
枯槁思慮窒塞雖欲勉強圖報力不副心屢常具

疏要行自陳緣邊方多事恐蹈避難之罪輒復隱

默今再三思惟本兵重任卽以有才無病之人猶

懼不稱臣既庸劣衰頽如若不言將來曠廢日甚
臣雖萬死豈能自贖是以不避斧鉞瀝悃哀鳴伏
乞

聖慈矜臣之愚赦臣之罪俯賜罷黜別選賢能以克任
使臣愚不勝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三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靜編輯

未豐今後學蘄春吳鳳瑞校刻

序一

重刻傳習錄序

傳習錄者門人錄陽明先生之所傳者而習之蓋取孔
門傳不習乎之義也匪師弗傳匪傳弗覺先生之所以
覺天下者其於孔門何以異哉夫傳不師孔猶弗傳也
孔門之傳求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孟子之求心
即孔門之求仁也然心無形而有知也知外無心惟知
爲心物外無知何知非物予嘗聞先生之教矣學本良
知致知爲學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學致良知萬物皆備
神而明之廣矣大矣故曰知皆擴而克之足以保四海
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之善學孔子者其在茲乎祖述
孔孟憲章周程先生之所得亦深矣而或者猶異之云
其殆於仁心知物之義有未達歟蓋仁即心也心即知
也知即物也外物以求知者爲虛寂外知以求心者爲
枯槁外心以求仁者爲襲取外仁以求學者爲泛濫滅
裂此二氏五伯百家之學所以毒天下如以文辭而已
者今之陋也去益遠矣毒滋甚焉良知者通天地萬物

爲一體也忍其毒而弗之覺猶弗知也此先生之傳殆有不容已焉者耳是錄也答述異時雜記於門人之手故亦有屢見而後出者間嘗與陳友惟潛重加校正刪複纂要總爲六卷刻之八閩以廣先生之覺焉

重刻二業合一論序

天下無二業也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合內外之道也一也而奚以二哉二之者僞也大易有言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今之舉業其諸修辭之類乎然古以立誠今以作僞剽竊於口耳之末疾其驅於利祿之塗所發者不必其所蘊其言仁義道德也微諸行而不顧伎倆日精本實日喪率天下冥於僞而莫之悟者其惟舉業乎是豈

聖朝科制之本意哉制以舉業試士者正以考其實也不謂其流而僞也甘泉先生以古學號于天下者數十年比守國子乃復著爲此論其亦不得已救時弊誘人之學之幾微矣夫謂舉業者必棄之而後可以爲學昧於勢者也謂爲學爲止於是而可也無所事事者背於道也是故不易其業而易其志者幾也類天下之業者存乎幾一天下之志者存乎誠誠則一僞則二二業合一者不易其業而一其志也是之謂幾微也嘗聞先

生之教曰隨處體認天理者誠之功也隨處體認二者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終食之間違也夫既無終食之間違則雖有事於讀書爲文而畜德居業日於是乎驟驟矣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而作字其最謂即是學蓋已先發合一之旨也好貨好色王道以之不拂乎天下之所趨而古人之學以復甚矣先生之善於誘人也子故重刻之以詔閩之業舉子者

重刻道一編序

學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共焉者也非朱陸之所能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學以尊德性至矣豈朱陸之所能異哉異之則離性離性則害道害道則別爲一端如楊墨佛老之類是也是故非朱陸之所能異也朱子以豪傑之才自弱冠著述六經下及子史百家莫不究心而倦倦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後世尊而信之若蒼龜神明其相緣也久矣惟陸子之學非惟不知信之也群起而攻之者若楊墨佛老然夫學求放心以立其大居處執事忠信恭敬以求乎仁謂其過於尊信孔孟則有之矣其於楊墨佛老何有哉而後世攻之久而益堅殆不知其所以也二家早年之見異同出入明若觀火而求諸是非

之本心五尺童子可辨也而老師宿儒往往自附於公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豈非粗於故習而於二家之言曾未考諸已乎文公晚年反身求約之學蓋已深契陸氏而不復向來支離之嘆文公之所以爲大也後世不測其大而顧欲以已意小之則已負文公多矣其於陸子何所與哉篁墩先生當天下群咻象訟之時乃獨能參攷二家之學曲爲折衷著有此編非惟有功於象山其有功於考亭不淺矣是編也寂焉弗傳刻板亦不知其何在予巡八閩暇用校正重刻之俟君子考焉前節去無極七書者蓋以皆二公早年氣盛之語其於專德性之學亦不甚切云

重刻大學古本序

大學古本之傳久矣而世之學士乃復致疑於格物之說焉而不釋何也予始受學于陽明先生駁而疑之猶夫人也已而反求諸身心日用之間參諸程朱合一之訓渙然若有所覺而紛紛之疑亡矣蓋大學之道惟在格止至善也會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朱子釋至善云蓋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釋忠信云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是數言者真有以契夫精一執中之旨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吾舍是無以用其力也是故知止之功誠意而已矣知者意之體意者知之所發也知之所發莫非物也如曰好惡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懼好樂憂患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曰孤曰理財用人絜矩與不能絜矩之類是皆所謂物也聖人不過於物好惡之必自慊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得其正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協于則也孝弟慈之成教於國也老老長長幼幼推而至於理財用人絜矩以通天下之情也夫是之謂格物也程子曰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非有外鑠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三

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何其明白易簡以一貫之而無遺也哉而世之論格物者必謂博極乎事物之理信如是則孔門之求仁孟子之集義中庸之慎獨顧皆不及乎格物矣而大學於入門之初乃先驅人外性以求知其於天理存亡之幾疑若無所與焉者也無乃厭聖學之明白簡易而欲率之以煩苦者之所爲乎嗚呼陽明逝矣其有功於聖學古本之復其一也予故重刻于閩以存告朔之羊云

重刻一峰先生文集序

予嘗稽吾邑文獻文章道德爲江右斯文鼻祖如文忠

歐陽公尚矣繼歐而作則有文毅羅一峰先生焉先生學孟子者也善養吾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發而爲詩若文沛然若決江河不知秦漢以來作者何如要以正人心明先聖之道以翼世教則所奉奉先生少貧賤未嘗有一日溫飽砥獨立之行周之不受招之不來比舉于鄉入對大廷賜進士第一釋褐三月輒抗疏論起復元臣之非侃侃萬餘言讀之令人凜然集氣時以此榮之而亦以此忌之遂落職泉州市舶漣卹再期用舉者復南京翰林脩撰尋以病請歸潛金牛山中日以著書授徒繼往開來爲業繼雙江先生文集卷之三 六 雲丘書院藏

東廣潮人循良爲未豐第一引何言字思默號青田下車未幾首新先生之祠督諸生日相講授毅然欲循復揭陽之政以子惠斯民者是豈俗吏所能辯哉

未新鄉約序

未新鄉約者陸子今未新政成推廣一鄉之約以約夫一邑之民也政成又何事於約也慨德禮之教漸微法令之持難久思有以爲之所也彼徒事夫法令以持民者非不可以矯目前之治然法以我在而行亦或有時而沮沮則民散而亂復作矣陸子不忍夫民之治亂無常也乃思爲長治之道以維夫民思爲長治之道以維夫民而一或戾於其鄉之俗是謂之強仍其俗也考之以禮而弗諧是謂之瀆參之以禮也而卒乃上拂乎聖諭是謂之倍倍則勢不順瀆則民不經強則行不和仍俗以和行恕也崇禮以經民仁也尊聖諭以利其勢敬也智也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謂陸子於是舉也亦然或曰鴻飛冥冥今且且暮往矣則鄉約之行亦孰與其久而不變哉蓋典刑具在不有諸鄉大夫士乎此今之所恃以長治而不能忘情於去焉者也約法既定梓行以傳乃介書徵予言爲引其端予於陸子有道義之交且喜其政之成而去也有遺愛焉因

辭而序之陸子諱榮字浚明別號貞山蘇之長洲人登嘉靖丙戌進士由翰林庶吉士給事黃門狂言忤主竄南徼傳臣已乃量移永新遷今職也比及三年以母老懇乞歸養詔許之後之論世者執是亦可以觀矣

永豐鄉約後序

嘉靖丙申秋七月望日郡倅彭山季子奉守公竹墟屠先生之意按吾豐督縣令鰲洲彭子輯民于鄉約者酌古式今通變宜民要欲誘而納諸於善焉耳於是幽人耄叟扶杖裹糧日參庭而觀化者無慮數千人季子樂

雙江集卷之五

卷之三

八

卷之三

吾民之易於化也乃設酒禮進而享之人授約一編簡年德七十以上者坐于堂五十以上者坐于堂之下不及五十者不得坐列于序之東西環觀于門之內外昭德蒞盟作樂崇禮勞來有加教思無窮是日也穆穆于子老安少懷不謂復見三代之隆予於是而乃知王化之有所基也王者之化莫備於井田蓋嘗讀孟子而得井田之所始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而後可以語王化故曰不觀於其鄉無以知王化之易易也自夫王者之述熄而鄉井之教寢灝後世願治之君不知出此徒欲以法

也持謂足以禁暴寢姦驅民於善而祇以亂之矣譬之安會於籠納獸於檻而求其咸若遂生有是理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首以親睦百姓為務今觀禮制諸書教民一榜其間所載里甲之制和睦之諭社厲之文宴誓之章亦皆神道設教而區區刑驅法致誠若有非所先者然享治既久美意漸荒而隨其意之即便以為治者又見人人殊求其達化知幾如守公今日之意者蓋有之而未見矣是約也主之者公也督而成之以身勸相者別駕季子也宣上意以翼天下者是在邑大夫也然皆非有所作也一以申勅聖訓祖述成周之遺意已耳是故賞罰者法也書善過以示勸懲者意也是非者心也明吾是非之本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愜夫一鄉是非之同情使法有遺而意無遺焉是之謂明德以親民也明德以親民者鄉大夫士之責也大夫士者鄉人之心也心者神機而誠應明吾孝友之德以親吾之父兄明吾睦姻任卹之德以親吾之鄉黨宗族使人之父兄人之鄉黨宗族無一而不在于吾親睦之中則鄉約今日之言謂非井田之意乎若夫明罰昭賞使書示之言有所賴以行之無教者則有非鄉大夫士所能責也

雙江集卷之五

卷之三

九

卷之三

大學古本臆說序

大學載漢儒註疏中十三經其一焉謂有脫誤次其簡篇而補輯之則自伊川程子始也至考亭朱子又推本程子之意著為定本以詔后世世顧以罔極之恩戴之其來遠矣乃先師陽明子則謂舊本拆而聖人之意亡於是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其序畧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要焉夫因言以求其心要欲其明聖學豈樂為朱子操戈以身犯不韙而重天下之訾歟哉彼

雙蓮集卷之三

大學

十

雲丘書院藏

五經四書之訓漢儒姑未論也宋之大儒如明道南軒東萊橫渠五峰諸子訓而釋之無慮數十家然與考亭合者十三而異者猶十之七乃天下后世率以朱子為定論外此如明道南軒亦不之信不知果求諸心而實有得耶抑亦乾沒於文義信耳目而自賤其心也耶自後甘泉湛子有大學測涇野呂子有因問栢齋何子有管見后渠崔子有全文雖言人人殊要與章句之說未協處甚多是數子者儒之名者也其於陽明子何所好而阿之無亦各信其心各申其說共為此學求是當以効忠於考亭焉耳豹病廢山間鑽研是書歷有歲時而

諸家之說求諸心有未得雖父師之言不敢苟從竊以孔門之學一以貫之孔之一即堯舜相傳之中中者心之本體非大學之至善乎致知者止至善之全功格物者止至善之妙用意也者感於物而生於知者也誠言其順格言其化致言其寂也寂以妙感感以速化萬而一者矣乃若必謂格致為求之於事物之間則曾子之隨事精察子貢之多學而識是也夫子呼而告之不已贅乎於是著為臆說蓋將以質諸四方之君子緣此為受教之地也借妄之罪夫復何辭

白沙先生緒言序

雙蓮集卷之三

大學

十一

雲丘書院藏

予嘗與士友譚學言必稱白沙先生弁歌詠其詩以自娛歎曰此周程之墜緒也或謂白沙禪學也予何慕之深耶子曰夫謂白沙之學為禪者非以其主靜虛乎陽明先生之詩曰靜虛匪虛寂中有未發中有亦有無之却成空若是即謂陽明之學為禪亦可也夫人生而靜心兮本虛天之性也彼禪氏者索之過高而於人生而靜以後一敗更不省究竟滅根塵鄙夷倫理而不屑於禮樂刑政之施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白沙曾有一於此耶其詩曰多病一生長傍母孤臣萬死敢忘君又曰閱窮載藉終無補坐老蒲團總是枯又曰六經

盡在虛無裡萬理都歸感應中又曰虛無裡而昭昭應
影響前頭步步迷又曰一笑功名早管晏六經仁義沛
江河此其毫釐千里之差居然可見今之學者不訊其
端而日有事於宋人之助長急於逃禪而安於義襲矜
持於念慮揣摩於事變依傍道理倚靠書冊謂是為格
致之實學而凡用心於內根究性體以先立乎大者率
譁然目之為禪象山之被誣久矣豈惟白沙之學為然
哉予於是纂其緒言借為之註使後之辯儒釋者得有
所考而靜虛之學不因噎而廢食也

刻困辯錄自序

予被逮至京師又明日下詔獄日無所事事惟面壁
觀心分考平生所學於此時此地有所資焉否也故凡
詩書所載舊嘗得諸管窺者每誦味所及輒錄而釋之
然後知學必驗而後有得如艱難險阻非身所經歷而
談之了了皆寤語也夫學以素位為得也位之所值不
同而素其所得於天而習之於己者則無有乎或變是
故縱火下石之難方解而冰琴自如絕糧之厄病且慍
者多矣而弦歌不輟素定故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
行願也惟獨行其願而不願乎外則願之自我者求無
不得其在外者本無得喪又何怨尤之有哉非有所做

助之而強排遣之謂也是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與
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述其所得於祖
者發而為素位之訓厥旨微矣予以病廢林藪凡二十
年未嘗一日廢書徒以性昏健忘故不求甚記惟取領
其大意而止是錄也雜引經傳篇章離折語意混淆
淹邱歲時聊以紀憂患自考之意以俟他日取正於有
道緣是以為受教之地也予不以老耄自棄而世之君
子顧以老耄棄予哉

親仁遺慕序

親仁遺慕凡二卷一曰嚴翁神秘一曰慈母玄機某子
厥考某翁究軒轅之術厥妣某氏孺人早寡居託黃老
以秘其節某子少多病習聞其親之訓也拳拳服膺以
保有此生慨遺言之在耳者若將奉以終身慕焉慕而
集之以藏于家志不忘也題曰親仁何哉蓋天地以生
物為心人得之而為人之心故父母愛子之心惟恐其
疾之憂者仁之至也人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體之而
弗遺斯仁矣余嘗聞丹經云恬澹虛無仁之體也軒岐
以之而活世黃老以之而修命釋迦以之而了性堯舜
孔孟以之而參天贊化立人極焉未嘗不同而實未嘗
同也辭之存乎其人焉耳故人能遺其欲則心自淨澄

其心則神自清淨而真氣從之神化出焉以活世則軒岐以脩命則黃老以了性則釋迦以參贊立人極則堯舜孔孟所異者端耳而千里謬也故曰毫釐之差辯之存乎其人焉耳已某子早泛濫百家晚有所歸而知吾聖學之大無所事於旁求也余故翼之以體仁之學揭大孝終身之慕在此而不在彼也

心經綱目序

心經綱目者楚望戴子誦習之餘有得於經傳切於求心者錄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類而成帙以便觀省其用心亦勤矣哉夫學以求心要矣六經者心之註脚而傳又經之註也以經求心猶恐二之况以傳求心乎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大而徒以意氣之盛以有爲於世者多矣然於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往聖之絕學曾有分毫與焉否也學不足以窺其大而徒沾沾焉謂聞見之博詞今之美議論之趨節槩之高足以輔世長民而收位育之効秦漢而下可考見也余於是益嘉戴子之用心也戴子是編蓋有感於篋墩先生心經附註而作其自序之意頗詳蓋求心之道六經而下其說長求其羽翼六經而不畔於執中之旨者惟周程主靜持敬二語余固圈綴分

附於各條之下無爲多說以亂之余方以老詩爲世所憤嫉而戴子若將於余正焉余故序其大意如此云

直廬稿序

直廬稿者今元相介谿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集總若干卷既刻以傳茲又集直廬之作得若干卷間以示豹謹受而卒業焉乃再拜序而嘆曰先生彌亮聖天子今十有二年其經國之猷獨苦之心豈外庭可得而盡知耶何也皇上齋居玄穆躬勤萬幾賜二三宰臣入直無逸殿蓋欲廣參決便奏對也惟先生受上知眷最深且久凡密勿之謀即直臣有不與聞者顯被召對獨承諭問取裁俄頃每協帝心茲集所載僅槩其一二而於籌邊禦虜之畧爲獨詳自昔中興之主詩書所稱莫盛于周之宣王于時獫狁內侵淮夷外叛方叔召虎宣力於外而車馬戎兵師行徐疾遠近之細寔惟尹吉甫從中制之內修外攘卒成中興之盛凡以得人故也今天下稱太平無事久矣乃者東西小醜夷兵潢池騷虜犯順入薄畿輔我皇壯然震怒簡將詰戎迅若風霆而文武諸將校分道並出待制勅以行者群立十廷先生占紙肆書不煩意揣而動中機要今觀其制詞衍裕規畫周詳凡地理之險夷兵機之分合與夫南

馬峙糧實營伍精器械施之行陣若為然 皇上英
斷如神洞察群隱威罰巨測然獨以心齊託先生忠勤
敬慎之褒形諸 諭慰不一而足顧夫中興之盛再見
於今日謂不有所自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先生
制集諸篇是也至其應酬諸作及與諸臣私相告語之
詞皆欲上裨國是下厚民生荷敷風風乎典謨風雅之
舊又豈近代作者可幾及哉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先生詩文諸篇是也豹不倏不能盡先生之文竊窺先
生之心與勞謬論其大都如此敬書以為序

刻秦漢書疏序

文之不古治道之不競勢相因也夫子之欲無言久矣
乃二三子以為隱於是刪詩書定禮樂替周易修春秋
悉本先王之舊而推明之非有所作也魯齊二論又皆
出於門人之所記廣大配天地昭明配日月潤澤配江
河其切於民之生也譬之菽粟布帛未耜釜甑不可一
日闕噫文至是極矣其太初之元氣乎一時並出章教
如老莊諸家之說闊深奇詭非不古也崇獎虛放闊畧
事實鄙談法制鮮及倫理憂治君子罕訓焉惟是秦漢
書疏去古未遠三代之遺風猶在敷陳理要功利生民
裨贊世教究治亂之原而不詭乎帝王之道直而不激

就而弗迂曲而中簡而該博而要使聽之無怒循之寡
失自六經四書而下謂文之古不在茲乎監察徐君獲
是本於山泉林監察之所傳讀而說之謂是傳宜廣以
不負博我之教但斷自漢始而黜秦倫采書疏而不及
詔今秦治無論也而文之古不可少若詔今出於

朝廷當有大手筆在固無倣於秦漢也惟士之資獻以
言格君圖治非文不逮非古不傳而臣子告君之體要
與文章家之型範舍是斯下矣欲復古治當復古文不
得三代而思兩漢有志於古者每搃挈焉監察憲古弘
化清治黜穢奏對有體稱名御史是也嘗訂是編於前
巡撫馬中丞亦謂監察宜刻刻宜序序宜委豹無以林
卧寡營役以楮墨或足以風其懶散忘世之意歟校刻
為南康推吳國倫申監察命以速予言則吉安守黃國
卿刻板藏洞學使士之遊學于洞者獲縱觀焉率監察
意也監察姓徐名紳字 號五台以名進士起家建
德奉 命按江右茲得代行矣

刻夏遊記序

儒者諱言虛寂乃吾夫子於易究感應之體而實言之
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必本之虛無有
遠近幽深而易之受命如響其以此夫世之議者謂心

動物也心無未發而可以虛寂言耶憧憧之思卒流而為安排擬議者謂得夫心之妙用而精一執中之傳於是乎始荒矣蓋動其應也發其感也而其所以能感與應者寂然不動周流六虛以立天下之有以一天下之變濂溪周子深於易者乃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極之為言天之樞人之命也予與念菴子麗澤二十年而論始合今觀記中發明大旨要不過此劉生念菴門人也其於先生著述皆未及梓而獨梓夫是其亦知所尊信者歟序之以勗其成

刻虛菴先生言志集序

樊豐先生集

卷三

夫

卷五書院藏

稽吾豐詩文之祖自文忠歐陽公而下入國朝號中興時則有若曾學士葵習車駕韶兩驂並翔唐音復作也夫浩渺奇縱倚馬可待學士尚矣至於古澹清婉一唱三歎有遺音焉學士以兄推駕部非虛讓也而石門梁先生稱之則曰意本風雅而傲乎魏晉夫豈終為雲山之韶濩也哉先生一代儒宗也無寧以言徇人乎予少侍先公水雲大夫每聞誦先生洞庭舟次五言絕句云辭家一千里惆悵不能吟昨夜巴陵雨洞庭春草深顧某曰此唐音也小子識之比壯從士大夫家徧詢先生全稿訖不可得昨庚申夏四月有鄉民二人來謁自

道其里居姓氏予訝曰非習先生族人二人者悞錯不敢對既而曰小人寒微安敢重辱先人予曰何傷乎不知先生全稿家藏有舊本否也曰藏稿幸無恙予乃令人隨其後索之稿已蠹蝕朽磨幾不可讀予校錄補輯悉仍其舊稱全集焉噫先生下世今百有五十餘年珠沉玉瘞久而復章文章顯晦有時詎不信歟予故梓而傳之而未附以大學士金公幼孜所述行狀學士曾公榮所著誌銘解公縉所撰菴記及譜文詩序等篇所載先生政績學行皆足以儀刑後學俎豆鄉賢不獨其詩與文可傳而已也

樊豐先生集

卷三

夫

卷五書院藏

東坊鄒氏族譜序

井邑之東隅有鄒氏者古族也予妣太孺人出澆源鄒氏永豐之鄒惟澆源古以其派出樂安瑛坪而東隅之鄒乃亦瑛坪派子嘗考其譜而知之是故曰古族也夫所謂古族者代有聞人之謂也若鄒氏者未暇遠論入國朝有大理丞鄒公瑾與御史魏公冕當革除間首抗請難之師共東西山之節碎首丹墀妻孥駢戮而我太宗文皇帝嘗欲用之蓋嘉其忠之烈也即使受氏自大理始已足以稱古矣况進而有鄒公瀛者嘗從文公天祥起兵開關海道卒自勿以明志而英風峻節後先

相望盛極而衰渟渟且久是故自宋豐分而爲安成派
者茲又有子友東廓氏者出倡明聖學歸然一代之儒
宗不承二公之緒蔚有光焉爲厥族人益可以興矣蓋
富貴貧賤窮通隱顯者天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臣忠夫婦有別者人也古謂人勝天者非賤可使貴貧
可使富隱可使顯也謂孝友慈恭忠義之性非貧賤窮
阨之所能加損而與富貴通顯者反爭光而益烈是之
謂勝而無餒於天也餒於天者變而不一定於人者率
正而常者也常道者天賴以清地賴以寧可以一本可
以類族可以徵遠而翦翦焉考原委之所自而自附於
陳人之光而謂是足以譜其族者則以落第二義非所
以望於鄒之後人也鄒子國寧亦子友也貧無所事日
惟有事於常道而辱以譜序屬予久矣顧予無以翼其
貧也而翼之以勝天之術焉

水南程氏重修族譜序

予少讀史至程嬰傳撫卷歎曰艱貞哉保一卷之孤薦
春秋復讐之義而卒以死報其友謂非三人之遺烈乎
比長讀二程傳則又歎曰聖人之學柯死不傳而深造
純一獨得其宗若程伯子之在孔門謂非子淵之徒歟
蓋嘗俛仰今昔恨不經其梓里吊望三子之墓以紆

雙全齋集

卷之三

二十

卷之三

予耿耿之私乃今得以序其宗人之譜不亦其少慰矣
乎吾邑水南之程與子家世聯姻好稱望族舊矣高門
矗峙厦屋鱗次金萬之氛氤氳于喬木之上如雲蒸焉
而伊洛分祠過者睽目不問而知其爲鉅族也自水南
等而上之至欽又等欽而上之至伊洛至廣平上下千
五百年而譜原所紀繩引珠貫事君旦夕於是見道德
忠義之足以繫屬人心而長未其家世也未豐之有程
氏自百戶翔雲始翔雲爲懷遠將軍明秀之後秀欽八
也宋理宗時以他故調戍龍泉宋亡兵解已乃寓居永
豐之永寧州其遷水南則始於其子伯原也今水南程
上下三程皆伯原之派惟流源一派則其弟叔原後也
伯原之徙水南居凡十一世其先世嘗以武烈顯入
國朝累貲拓產富甲一方邇來文學之士彬彬輩出而
以科貢發身者相繼不乏如某某時稱八俊其諸二程
之徒歟二程之受學于周茂叔也手受之圖要以主靜
立極爲宗是故蘊之爲德行之爲事業變之爲忠義性
之譜也性所同也昔人能之而後之人不能焉是不肖
於其祖也乃欲祖之以望其族難矣哉今觀程氏之譜
皆本舊文而重新之尊祖敬宗類族辨物修睦洽和義
不以服窮禮不以親盡情不以祖免殺一人之初宛然

雙全齋集

卷之三

二十

卷之三

目讀之而仁義之心有不油然而興非其族也此則
八士奉長者之命將以望於其族之人而予之所望於
八士者蓋欲其篤仁義之實行學伊洛之所學志廣平
之所志親疎遠近無弗愛且敬焉使天下後世皆將祖
水南而上溯伊洛即謂水南爲今之伊洛可也譜成族
之長某某二十四人戒廷望珩等謁予爲序予於八士
有一日之雅而廿四人又皆水南之賢父兄也締之姻
矣世相好焉義不得而辭也

恩江張氏重修族譜序

譜牒之不信於天下者凡以文獻之不足也譜其祖之
所自出以敦復乎一人之初聯勢昭邀別生類族夫固
欲其傳而作也而以不徵誣之是誣其祖也誣其祖則
弁以其子孫誣之矣誣祖不孝誣子孫不慈不慈不孝
則夫以自待其身者不已輕而顧欲爲氏族之重亦愚
矣恩江之張氏吾邑著姓也邑之有張氏自崇仁簿洪
始洪之始家于恩江恩江時尚爲鎮井邑未改也顧其
姓在邑先故曰恩江張氏云張氏故有譜譜故以洪爲
鼻祖自洪至君顯凡十一世又自君顯而下至今凡十又
二世上下凡二十又三世族亦故矣然洪以上不可考
君顯而上可考也而疑若信半惟君顯而下則不可考

卷之三

三

三

雲丘書院藏

徵乃茲斷自君顯爲系領重信也是故其事核其代著
其昭穆秩而序其賢不述而不文培塿修愚其鑒戒微
而嚴庶幾乎家之信譜其以徵傳無疑也夫謂徵而傳
者譜特人道之典籍耳杞宋之禮孔子傷之當時之謨
訓具在也而曰不足無亦以空言無救乎故曰惟人道
爲能永世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義之實莫大乎君
親予固得而論其世也肯堂怡親因以之孝伯仲相輝
輪粟拯荒急君之義祖孫濟美則凡以昌世而永後者
張氏固代有偉人也昔人甲乙門第太上立德其次序
爵蓋以修之自我者可勉而致而世之挾富貴以爲盛
者則已落第二義矣修之則路人爲禹庶人之子爲公
卿怠於自修而徒欲借譽于陳籍均之爲不徵也繼述
之孝今之視昔將無有皇皇者乎是譜也參稽闕錄則
邑之髦士曾衮氏程珩氏宋龍氏實領其事而予之序
之已無辭以謝張氏卑尊之勤抑以二三子者之不習
予欺也故序之

城南陳氏族譜序

余少從先大夫游嘗聞其品第四方氏族如邑治之南
隅則曰畢林陳三氏舊矣然畢氏之子孫微林氏無咎
類惟陳氏爲獨盛比長與今西川子陳弘之同講肄獲

卷之三

三

三

雲丘書院藏

觀其翁寶善先生所藏元祐舊譜而知其氏族之所從來益信先大夫之言不誣也今天下之陳其姓者推其所自咸曰陳胡公云蓋將上祖舜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使天下後世之爲父子兄弟者定親親之推至於無窮仲尼祖而述之非祖其姓也祖其姓者惟江州之陳庶幾無愧蓋以其親睦之義重天下也江州之義能使同牢之大無一不得其食而肯使同姓之親有一不得其所乎是其義足以祖天下也而何籍胡公爲哉今考吾永豐城南之陳分自新喻之山溪山溪之陳分自江州之義門始江州之祖者寔也寔數傳而爲宋之克華舉明經理宗時出判喻州遂家喻州山溪之有陳自克華始也華之後又數傳而爲元之文贊贊之居永豐也以避難從城南之有陳始自贊也贊之後至今凡九世矣五世而斬六世而親屬七世而相視爲塗人自一體之分以至於相視爲塗人君子不忍也於是乎譜以合之譜其所可知故華之後加詳贊之後又加詳譜有原有系有例有戒原以昭一人之初系以聯衆體之分例以明微戒以勸德讀之而愛敬之心有不油然而興者乎有不油然而興者是無親親長長之義自絕於舜者也譬腹絕於舜父不得而子象絕於舜母

得而兄兄以數千百年之後續可得而祖之乎是故祖舜莫若仁義仁以親親義以長長親親長長是塗人皆舜也而况寔出於舜之後乎嘉靖丁未陳氏之長若幼惟西川子是倡合山溪城南而譜之時余被讒械繫北行已酉春賴

今皇帝聖明釋

詔獄 賜余歸田適陳氏之譜告成西川子乃令其姪國子生震仲子珣調余叙其譜余故推譜者之意以告天陳氏之子孫使知所以世其族者蓋有在云

社州蕭氏族譜序

世傳社州蕭氏爲叛卒陳海之主先大夫尚書公熟邑中典故姓氏甲乙所由則曰信也海爲蕭氏家奴奴齋桀不率蕭氏逐之倡亂臨江假陳友諒僞檄寇永豐實欲屠蕭氏也遂屠蕭氏而據其有而蕭氏之得免於害者惟一人挈妻孥竄吉水依蘭溪之舅氏匿焉是故保有今日云先友江夏今虬山蕭希舜嘗過予論家世子以所嘗聞諸先大夫者語之矍然喜曰家藏舊譜故云然老成典刑信哉其謂一人匿蘭溪曾氏者爲先祖叔勝父子也遂銳意譜牒圖以傳信乃先世郡博義民所遺舊文而撰次之上邇受氏之原分遷徙來歷年所久

先生卒葬娶與夫正家久遠之道佩非備甫脫稿授官
江夏卒于官傷哉其子鄉進士浩與其兄澄慨先緒之
未竟念手澤之如新亟謀于族之長老某某暨俊士鳳
朝綯宗白輩考訂稽覈積勞再耒而始成編其曰凡例
曰存疑曰宗圖曰世傳曰家訓曰外紀一仍江夏之舊
而靡有作非其子弟之賢且才能如是乎間奉長老之
命謁予為譜序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宗法亡而無
譜學以繼之則天下無全族矣是故類族莫要於譜也
譜也者普也普吾之愛敬於天下國家也西銘一篇其
天下古今之全譜乎是故于宗之吝不若出門之无咎

雙全堂集

卷三

五

續立書院藏

言愛敬之有所及有所不及者之可吝而況於宗人一
無所愛敬而讐視如路人者乎是故譜學之不可不講
也今卽是譜而觀之自李膺始遷以來一人之初宛然
在目事核情聯分秩義洽覽之而愛敬之心有不油然而
興者非其類也蕭氏之盛自茲不可既矣按社州之
遷昉自吉水之游溪而李膺則其始遷之鼻祖也是蓋
啓叔勝之廣徵諸誌而知其然叔勝爲宋元符間人自
李膺至叔勝不知爲幾葉而叔勝以明經薦辟爲至元行
省司粟使薄仕進雅志湖山歸闢園池壘土結亭延墨
客列景賦詩初號守一再號湖山清隱以適其志

醫學術所著有反隅集藏二家時稱爲蕭半縣者蓋
言其貲產之盛奄有一縣之半也一夫作難鞠爲丘墟
謂非天道虧盈哉蕩焚之餘克復舊業再造社州崇古
其中興乎崇古爲叔勝宗子以明經領薦教授南雄憫
世系之無傳也蒐輯散亡著爲譜畧皆力疾濡墨以詔
後人其用志亦勤矣至其裔孫煥珪輸粟賑饑奉
勅旌義親賢禮士著爲列傳而侍御陳鵬田學士曾西
墅咸揚文以述之至於今日而後大偉彰往開來郡博
義民江夏之功居多也予故序之使後世知茲譜之成
經四世歷數賢之手其可以易視之乎

雙全堂集

卷三

五

續立書院藏

上濠湯氏族譜序

昔人云不得爲宰相則當爲良醫謂足以澤物而昌世
也予觀湯氏執中之後而益信其然湯氏業醫世居長
安宋宣和間神女誕降事聞于上召入內庭優異而
遣之周益國公傳其事而跋之者虞文靖公也記謂衣
冠之族多出於神明之胄有以哉執中以神女之異召
補御醫博士孟石南遷奉詔扈蹕離相失流寓於未
豐之上濠居焉蓋自宋元至今經行科第徵拜擢用代
不乏人則凡以著其家聲不但以醫而已醫其業也于
茲四五百年族衍益繁而漁居擇里各以其意之所便

勢也於是達仁則遷長富坪行可則遷賴川誠明則遷將軍益翁則遷臨之上望體仁則遷楚之瀏陽公學則遷九江之德安派分會疏而義弗洽至於名行俱失如塗人亦勢也是故防散示未敦薄崇禮秩分序藝非譜不可予友愈憲湯公用是汲汲有年乃謀諸族之長老某某等因其家之舊譜而重新之是譜也斷自執中而下几十有九世皆詳其所可知可以觀可以傳而與而群而澤物昌世其無負於誕降之祥矣乎夫醫生道也生之謂仁軒皇所以立萬世生民之命也天地不仁則乾坤毀人不仁則族散宗離是故譜學所以繼宗法之

雙溪集卷之三
子八
譜學

士某某又皆能羽翼憲伯以化導宗人即其世之昌也雖百世可知也序之以徵其後

珠溪王氏族譜序

永豐珠溪王氏者梅川懷德鄉之派昌邑漢中尉吉之後也世居袁州之洪塘至某世祖奉一郎遷吉之東羅由東羅遷木瓜園則六世祖德廣也德廣生善能善能生得行得行授學于歐陽文忠公之門遂偕其子發居于瀧岡之沙溪其徙舍學傍築室反廬之意乎此王氏之所以昌也其後貞復再遷洪塘煥學遷古縣之大嶺又由大嶺遷珠溪則從吾為始祖也從吾之後有曰惠中者由辟舉任慶遠府推自惠中至今則九世矣積學嚮用代有其人王氏族聲之日著有油然哉源遠而流益分齒繁而勢益散流分勢散而宗無統至或不知其身之所自出蔑視其親而不愛者有之矣故愛親者必尊祖尊祖者必敬宗敬宗者必收族建祠修譜其收族之至要至要者乎聯親遠近為一體以篤復乎一人之初無有所謂弗慶弗吊而相視如塗人譜之功大矣仁哉王君定遠之用心也譜成乃肅幣戒弟子員王生伯言三錫謁子為序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一本而萬分皆勢也勢有時而窮且盡也然服窮而義不窮親盡而

雙溪集卷之三
子九
譜學

世不盡者其惟一人之祔乎今珠溪之曾玄雲仍長幼卑尊凡若干人自若干人視之某與某疏也某與某親也某與某又疏而又親也自從吾一人之初視之一氣所分曾何親疏遠近之間乎是故堯舜之道莫先於睦族而歐蘇譜法斷自其所可知示不忘也歐陽公爲吾求豐斯文之鼻祖而王氏之先所嘗受學於其門者講信修睦以倡明家學之所自是在王氏之後人歟是在王氏之後人歟

梅溪戴氏族譜序

夏殷之禮吾夫子能言之而不言以文獻之不足徵也無徵不信不信則傳不遠是以論世者尚徵焉予觀梅溪戴氏之譜庶乎其可傳者矣斗南子曰譜以仕而顯以學而傳無亦恃其有足徵云按吉之有戴自吉州刺史鎬始鎬出譙國宋公之後其後有大小戴者禮學賴以復明是蓋有功於名教者也粵自譙國至鎬上下千有餘歲鎬自唐由金陵出刺吉州秩滿而終葬于文山之七里村遂家焉鎬子四長延昌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出刺虔州已由慕溪徙秋江徙梅溪而爲梅溪之祖寔始自殿中侍御也次延祚爲國子博士次延霸爲開封推官次延勝爲紹興刺史

士之派仍居慕溪而紹興開封之後不傳今自其仕與學者言之自大唐至五代南唐至宋盛時擢科第列仕于朝者三十有二人簪纓嬋媼族望益著若夫潛心正學則有若通甫昇甫蚤遊朱考亭楊誠齋之門其後又有天惠者則受學於吳聘君皆一時名流有光於二戴之學者及考舊譜所載宗工名筆除元進士戴邁及國朝翰林典籍戴安詔誥三道高皇帝賜和秋日鍾山等詩俱載御書文集此外如周文忠公考亭朱公信國文公楊文節公翰林學士虞文靖公吳文正公潛溪宋公遼陽儒學提舉劉公少師文貞楊公所撰碑文記序及書貞節敬齋諸大扁珠璣燦然傳世之珍也夫考之仕學已如彼稽之載籍又如此戴氏之譜信乎其可徵而傳者也是譜也創始於宋榮王府講書諸幼克繼之者元進士河南府推官諱邁國朝典籍諱安本縣儒學訓導諱益仲常州府學教授諱紹安及其長老懷謨氏先後凡四訂而未成至國子生惟朱氏稿垂成而卒今又三世矣譜三世不修不孝不順不敬莫大焉此斗南子之所以皇皇也積勞三易歲而始成刻謂不有待乎是故懼其繁故帙分上下重一本故首以世系明分殊故辯疎戚備實錄故稽家傳誥勅奏疏銘

前序文祿作必載者示歷代之寶墨也終之以訓戒著勸懲也念一本以興孝觀世德以作求後有作者未必不由茲始也是舉也率義者族之長俾功者族之彥彰往察來而討論修飾之惟精子友斗南子輩寔有功焉必如是而後謂之孝謂之敬且順也

秀川羅氏族譜序

易同人義先類族而利君子貞何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惟天下之志通而後天下為一家萬物為一體家天下體萬物而後可以言類類之為言聚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自古家國天下享祚盛大歷世隆長未有不由斯道也予讀秀川羅氏譜及贊善所叙撰述之由感而歎曰君子哉貞也其為道也深乎夫強盛貴富孤弱賤貧者勢也勢不能以皆同而悲喜幸懼之情無有乎弗同長幼卑尊上下前後者世也世能不以皆同而孝敬慈愛之心無有乎弗同惟其無有乎弗同也而後天下之父兄皆吾之父兄天下之子弟皆吾之子弟天下之強弱賤貴皆吾身之強弱賤貴而況於其族之父兄子弟強弱賤貴而有不孝敬慈愛悲喜幸懼者乎曠世而相感越千里如合含有非勢若世之所能間不有君子維持於其間而能然者鮮矣予嘗

雙溪集卷之三

本卷三

三十一

卷之三

讀西銘一篇為天下古今之全譜即謂撰述叙為西銘之續傳可也夫譜以仕而顯以學而傳顯而不傳者有之未有傳而不顯者羅氏之所以愈久而彌昌者其以此乎羅顯頊之後分封於羅遂羅其姓歷漢晉隋唐散處江左則由豫章徙桐江又自桐江徙戡村今之秀川則又自戡村徙祖前而宗達此秀川一派之所始也上下七八百年微顯替隆代懸莫考至於進士起家則昉自上行奉議然猶未盛也莫盛於印山尤莫盛於澗谷印山以詩學教授鄉里族黨一變競以儒術相高泉涌山出勃如其興也澗谷高才博學舉進士及第師事饒峰丕承理學之源官至權院提舉其罷而歸也以劾賈似道訛傳澗谷為十萬之子不知十萬即澗谷也強盛貴富宜莫有過於此志稱儒宗推經族豈一朝夕之故哉粵自唐懿僖來其賜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自雙泉先生而上凡二十有一人特科進士凡十有四人而鄉舉漕舉大學神童歲貢薦辟軍功封贈錄陞進納吏選方術諸科凡三百七十有五人嗚呼盛矣盛矣乃歟撰以贊善上書忤旨歸潛于石蓮山中清修苦節道德文章蔚為世宗中興羅氏功不在印山澗谷之下書之郡史則當與一峯先生並傳也予故曰君子

雙溪集卷之三

本卷三

三十一

卷之三

哉貞也其爲道深乎是矜是式其則不遠要在羅氏之
後人譜始於宋淳熙甲午迄今嘉靖戊申脩凡十有八
人至是則大備矣蓋贊善勉承厥考泉翁未卒之志編
摩苦心屢易寒暑一字一訓孝稱繼述無忝也一時抄
錄對閱之勞如梯如楚亦不可少故併書之

層峯孝子樹里落成序

余友張循轍能孝於其親式民感物于茲二十年矣我
聖天子命有司樹其成里將以風遠而刑廣也君子曰
孝哉張子層峯也真可以風遠而刑廣哉夫風遠者不
可以襲取刑廣者不可以飾要襲取矯情飾要浮心矯

雙溪集

卷之三

序

張子樹里落成

情浮心志斯奪矣志奪則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而
況於風萬里而刑四海哉是故人之居喪也易忽者情
也難究者心也莫或挫於恒久而奪諸衆欲者志也是
皆隱而微者也人各有心志異情殊如其面焉則夫張
子之心之志之情余烏得而知之哉昔人謂貴相知心
故有不識於其妻而其友識之者矣余於張子爲同門
同志者也知張子者非余其誰哉我師梅崖先生敦學
好古孝弟作人一時在門墻者不下百人而肖其師爲
不倍者惟張子爲首稱是故其執親之喪也攀號頃絕
水漿不入其始也可謂用情以致哀也附身附棺必

必信其繼也不可謂不究心以致慎矣茹毒啣恤殆盡
愴惻足跡不及於室閭者三年而一日也其終也可不
謂堅情以致愛乎夫用情者思必求末斯可風究心者
禮必周周斯可則堅志者制必協協斯可貞是故去其
就苦準經比義能入之所不易能如層峯之孝也所謂
守禮以致情而行無辱於師教者非耶由是乎于黨甲
格于鳥獸上之郡縣上之監司上之天子參稽於部
曹覈審於臺察臺察曰孝哉是子人不間於其親者之
言也部曹曰是子之孝蓋嘗覈實於臺察而有徵焉者
惟皇曰俞哉可以風遠而刑廣者也廼命有司出帑
金表厥宅里樹之風聲甲午春正昇第落成余於張子
有仲昆之義可以頌而忘規耶蓋孝廉之名起於漢漢
庭之制不曰舉而曰察者蓋循名而責之實布其極於
民上而欲民德之歸於厚也今有司之所以與天
子之所以嘉之者豈徒爲層峯一人而已哉蓋將以作
邑人而風天下也爲層峯者當何如未終而報命哉夫
狗能以自多者夫人之所以無成也敗未能而自茂者
君子之所以不可及也是故層峯之於其親也固可謂
孝矣然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親有道誠身而已
誠身云者非可義襲而取於一時者也全而生之全而

雙溪集

卷之三

序

張子樹里落成

歸之豈所謂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而已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參之所以獲免而終身慕父母者舜之所以爲大孝也是故誠身以順親明善以誠身典學以明善戰兢兢兢真如負嬰兒而臨萬仞惟恐其親之遺我者固或墜焉而無以遂吾全歸之正則魯峰之孝夫然後不負於天子之寵命不負於監司臺察之錫揚不負於郡縣宗黨之舉執不負於師友之相磨勵以期待於今日焉者也若曰吾耄倦勤而自外於承式作聖之戒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四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

永豐令後學靳春鳳瑞校刻

序二

贈官輔少湖徐公赴京序

好善優於天下信乎達者信之也天下之善自足以裕天下之用世固未嘗乏人也顧好之者鮮矣有好之者如其口出蓋亦難其人也休休有容者亦鮮矣休休有容量之虛也君子虛以受人士之輕千里而來蓋不疾而速也予嘗讀易而益信夫所謂優天下之學焉正位凝命革物者尚乎鼎異而耳目聰明虛中以達之也出守宗社主器者尚乎震而二五中虛懼以致福耳之體虛故能達天下之聰目之體虛故能麗天下之明心之體虛故能容天下之善一不虛則蔽蔽則有所容有所不容有不容而後媚嫉之心生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士止於千里之外而譏誚面諛之人至國欲治可得乎故曰達者信之也少湖徐子松之華亭人予令華亭時徐子甫弱冠掇於米鼎魁繼以史職拾遺狂愚忤主黜爲延平刑推量後黃州歷陞文憲敷教于江浙江浙之士薰徐子溫恭之德而化焉黃惟

經之變文而返之淳厚抑奔競之躁習而鎮以雅靜又其餘能也嘉靖己亥 皇帝選天下之賢輔養儲宮再核而精之得徐子焉識者謂馮翼之有屬矣蓋儲養天下之本惟有儲養之具者勝之儲養之具非強識才藝之貴惟好善以克其量之爲貴也徐子好善本乎天常而學以克其休休之量又平日相與有事焉者喜而不寐豈燕好一人之私哉經師左序楊道南齊啓和陳文祿輩重徐子之行肅諸生謁子爲贈文以徐子嘗受學於子不以子爲辱適亦以書來辭若將冀子有言以翼之也子故推易學乘承之義以堅其所好慎無感於強識才藝之學而易其素也

雙江先生集

卷之四

二

雲丘書院藏

贈和推許古泉考績序

昔人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也夫天下豈庸人之所能擾哉擾天下者皆世之所謂賢人才士也世所謂賢人才士者其自負也過高而其疾世憤時也亦已久矣是故天下之事一有所屬不盡解而更張之未已也必盡解而更張之於是乎天下騷然多事而民始有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皆世之賢人才士爲之也所貴於賢且才者以其能因時制治而天下賴之以安今顧不足以安天下又從而擾之是謂之庸人也固宜予嘗考古

雙江先生集

卷之四

三

雲丘書院藏

今治亂之機及追悔平日之所以擾天下者卒皆不免庸人之過思欲與民休息非得夫安靜悃悃之士未可以語治也詎謂我心同然如古泉許子者蓋已先得之矣古泉許子以理刑領除于吾吉吉習素囂訟故列郡理刑之官惟吉爲兩授理刑者懲吉習之囂也威不湯火弗逞明不雷電弗章不流徙斬絞日報于上功弗著而監司臺察之考于理刑之官也亦必以能是數者爲賢人才士理刑者知上之責備如此也乃極力脩數者以求不忤于賢人才士之考即雖一理刑而吉民之命將有不勝其擾者矣况兩理刑乎况理刑之外之官則亦孰不欲爲賢人才士乎吁擾之無已也乃許子之見獨不出此則將不得爲賢人才士也不得爲賢人才士則愚人耳許子愚乎用晦而明愚於雷電之章也明德爲威愚於湯火之逞也奮冤理枉寧失不經之爲貴愚於文致無辜自表以要上也是故古民之冤有不辨情有不能達者日號于上以求理于許子之庭許子之庭無湯火之擾也民免夫焦爛無雷電之擾也民免夫震驚無文致不辜之擾也民免夫離析慘殘於是乎九邑之民命有所託矣夫以一理刑不擾而九邑之民命卒有所託况理刑之外之官又皆許子同心而一德乎

同心之利可以斷金一德之精可以格天求吉民之無治不可得也或謂理刑一事不擾宜優之也外而守若令百責萃耳不擾優之手蓋許子嘗下署吾邑也縮費裕力順俗宜民其弗逞弗章弗著猶之理刑也比及一年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可得者皆次第罷行之茲其去也民戀戀若嬰兒脫慈母率是則天下優之也而况於守若令耶昔漢宣中興總覈嚴繩以精武飭吏治一時承望丕變惟潁川守獨以寬和不擾首稱循良茲許子獻績行矣豈無識今之治體而拔許子於賢人士之外乎許子拔則古郡之政當有不在潁川後者又

雙鑑先生集

卷之四

四

雲丘書院藏

安知不丕變一時也耶許子積學敦行少負萬名久為有司所屈乃挾其藝戰于京師取四千入第一如探諸囊其為人古淡直易亦類其為政不鮮為媚世軟熟之態亟為在朝諸名公所稱賞今見許子來則將迓而喜曰吾固知許子之優於為政也郡伯竹墟屠公偕其僚徐貞齋麥東軒吳少槐諸君子重許子之行責予為文以贈予獲交許子頗知其大義有不敢辭也許子諱

字某古泉其別號云

送王惟中歸泉州序

今天下從事於良知之學者乃寔以失其真何哉良知

者未發之中備物敦化不屬知覺而世常以知覺求之蓋不得於孩提愛敬之言而失之也孟子曰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是蓋即其所發以驗其中之所有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初非指愛敬為良知也猶曰惻隱羞惡仁義之端而遂以惻隱羞惡為仁義可乎哉今夫以愛敬為良知則將以知覺為本體以知覺為本體則將以不學不慮為工夫其流之弊淺陋者恣情玩意拘迫者病已而稿苗入高虛者遺棄簡牘以耘為無益而舍之是三人者猖狂荒謬其受病不同而失之於外一也先師陽明子恫天下以聞見為學而不知豫吾

雙鑑先生集

卷之四

五

雲丘書院藏

內以利乎外也於是自吾性之虛靈精實者挈以示人不謂其誤而以知覺易聞見也以知覺易聞見均之為外也今天下為內外之辨者亦踈矣外固外也而內亦外也非予之所謂內外也予之所謂內者未發之中而發斯外也知發之為外則知以知覺為良知者非內也是故致中者學之云也先天而天弗違也致中而和出焉後天而奉天時也奉天時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之謂不學不慮未之或知也故曰中庸之學先天也物格而後知致者後天也會子傳之子思乃若是其有異乎曰一也知止而定蓋已先得乎不睹不聞之意矣

予會曾子子思之意而一之也不曰致知而曰致正
知蓋已達料夫後世之將以知覺爲知而格物之學其
不失之於外鮮矣憂深慮遠爲說之得已乎哉遵嚴王
子泉人也由山東學憲晉參江藩携其仲氏惟中俱而
教之已乃擇諸生之有學行者曰某某等得七人優以
廩餼日相與泮礪乎良知之學其所以淑其子弟無遺
慮矣再期月乃復拜命中州行將遣仲氏歸以省其親
諸生念其別之當有贈也和率索言于予以予嘗代罪
八閩松王生有一日之分而遵嚴以同聲之求辱予蓋
拳拳也因述所見以質之人生不幸不聞學大不幸
無賢父兄若王生則幸之幸也其思所以不負乎父兄
乎其思所以不負乎父兄乎

贈新泰李南橋吉行序

國朝郡守凡最績兩考者遷藩岳長叅宣德以前成典
也余自省事來賸記吾吉之守凡十有二人率以三年
轉臬副此成化以後變例謂之小轉惟錢唐之張擢叅
河南松滋之伍征逆報上功用薦補江臬使然於吉未
嘗不六年淹也廼不六年顧叅遷而去者前此未
有有之自今南橋李子始蓋于其賢不于其資余於是
而知公論之在天下者未盡誣也曩庚子春正監察按

雙蓮集

卷之四

六

正德書院藏

雙蓮集

卷之四

七

正德書院藏

予學子禮貌抗廼不謂其抗也謂郡縣而才縮毛
今子旬日不得於是郡父老子弟相率頌李于于監察
院監察固怔怔不解李于有去志廼父老子弟譁然誼
謂無故奪吾父母也父母去吾屬從之去已郡校生又
相率頌留如郡父老子弟郡大夫士已又相率頌留如
郡校生監察動於是降禮李于時藩叅在菴王子以守
士從嘗介書問學辱于山中未及郡縣事余曰士貴
知學余聞李于從甘泉子游而其學之自到蓋有得於
老氏之無爲余友東廓子嘗于言也故其爲吉也羞口
給而尚躬闇清簡忠實無聲光可人而休息安養之政
民寔賴之顧責之以趨承應辦目前爛漫誠非所長王
子然余言已學憲舜澤蘇子巡視過求豐校文之暇亦
嘗咨治于草廬余曰治貴知體今天下之治不已嚴急
乎廼能畜之以寬而事不廢鎮之以靜而民不擾惟吾
吉爲然而反爲當路所抑何哉蘇子曰其然其然世固
未嘗乏知已也余於是竊爲李于喜而又慮夫六年之
淹將不免於常格耳辛丑暮春廼李于入 覲還未溫而
蜀叅之檄至矣余又竊喜而嘆曰學不必同惟其用用
不必同惟其効六龍御天萬國咸寧聖人以此下此則
托馬之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老氏之所以賢一時也

失之問如龍之見孔子豈以身徇人者哉而世之計者率勦夫舊說而不究學之者每流于苟止而不振宜道家之日晦也南橋子克世其學含章守訥質真若淪簡而知阻親下以獲上是故其政悶悶其民虞虞其去也思之而邈邈乾坤之分量不同而槩之以大道之真一也是豈可與俗人言哉魏令某以屬吏奉約束周旋僅一月而別乃悵悵然如失所依以余辱季子爲知己索言以贈余固論其事與學且以驗季子也季子固楚人授蘭溪令歷南京功曹郎陞虔州守起補吉州超遷今職云南橋其號也

贈黃明山赴 召序

國朝設官重臺諫臺諫缺選諸縣令由賢科有治行者起而補之然亦有補之不由賢科縣令而起者非令甲意也意以今率百責統六曹習生民休戚之原蓋嘗試之而知其賢也起而責之以耳目風紀之司則事豫吾內天下豈難能者是故由賢科縣令起而補之恒十九也維茲嘉靖庚子邑侯黃君以治行爲江南第一例得報于廷也天子適以第一人召之民皇皇如有所失蒲溪梅丞謂無以慰其皇皇也乃率而謁言于予予於是而可以觀政矣侯之政有君子之道四焉廉以豐財

雙江書文集 卷之四 雲丘書院藏

而以宣力威以懾強明以理懽懽而和和作頌力宣而逸逸作思財豐而裕裕作愛愛懽懽而威威作畏畏而愛愛而思思而頌謂侯爲民之父母非耶亦於是而可以觀民矣侯嘗試政于信陽也示期年而頌作天子以侯非百里之才易以三百里之豐民界之不再期而頌作頌作之而願留之皇皇焉如有所失乃謂今之民非三代之民過矣君子之仕行其學也學道愛人孔氏之家法故正己以格物例以視民如傷無二道學之分定故也侯嘗受學于先師陽明子良知之教其習聞矣乎良知者真誠惻怛明覺自然曾有一息之不愛耶而學之者起意於知覺恣情於宜妄未始有得而鼓其雄誕之說以誑世甚者毀經畔傳陋周程以下之宋儒爲不足與以若所謂而使當路蒙深抑講學之名誰爲過歟侯嘗隱以爲憂也故書以復梅丞且與侯共厲焉侯名齊賢字汝思別號明山浙之餘姚人也中嘉靖十四年進士於予兄子爲同年云

送王石泉輟講歸安成序

今天下習舉子業專經春秋者咸宗安成謂安成獨得其宗決科之利也故安成之士凡專經有學者四方常聘無虛歲予友石泉王子某亦以學應聘至求豐講

雙江書文集 卷之四 雲丘書院藏

一年茲歲晏得辭諸生以歸諸生戀戀不能舍至相率
謁予言以贈予曰久矣哉經學之不明而善人之衰寡
矣夫師道以明經爲要也明經之要莫先於明心蓋經
者證也聖人憂天下後世之知求心者無所取以證焉
者也於是乎作經以證之春秋證人心之是非也褒貶
者是非之權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春秋特證其本有
初非假之於外也知其本有者不假之於外一惟求復
吾是非之本體即予師所謂良知之學良知者六經之
神化也致良知則六經無疑義矣尚何褒貶之權有不
足以勸懲於天下後世也哉世之傳經者不及乎此窮
年兀兀屬詞比事以迎合乎主司爲規取科第之圖師
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驅而納諸畧獲陷穽之中而
莫知之辟則是六經者乃賊世一禍機也聖人傳經之
意不幾於荒乎荒聖人傳經之意以媚世爲禍賊之機
予知吾石泉子之不能爲也蓋石泉以身明師學爲責
者也而謂其忍於媚世爲禍賊也耶予嘗質諸生以探
其爲教矣諸生曰予師未嘗不屬詞以明聖人之褒也
而曰是褒吾心之是也亦天下之公是也亦未嘗不比
事以明聖人之貶也而曰是貶吾心之非也亦天下之
公非也諸生於是乎知是非之心不假之外也知是

非之本心不假之於外於是乎求之於內也於是乎求
之於內而是非之本體復矣是非之本體復而六經皆
註脚也是猶諸生之言也又嘗觀諸生以徵其爲學矣
往來生某者夸而不實也今見其日返裏矣故其學也
懸往劉生某者渙而不檢也今見其日繩尺矣故其學
也約往徐生粘者拘而不廣也今見其日充拓矣故其
學也廓廓以弘溢約以收放確以鎮浮於是乎見石泉
之善教而良知之學真足以立師而植善也宜乎諸生
之戀戀不能忘情於去也耶予故曰經學明則師道立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良知
之義大矣哉予以是頌吾石泉子之能立師道而且慶
吾邑善人之日多也

送李子歸寧都序

予嘗聞賴李二子之交有古道焉予奇之而未面也乃
二子以予有志於道嘗致書往來論學論學本性子於
是而知其學之有本也益奇之嘉靖戊戌冬十月望二
子出疆載贊枉予草堂淹留數月子探其神蘊挾其論
議予於是益奇之而益篤蓋貴善輔仁規過通財古人
之交不見於天下久矣不謂於二子是徵焉李子豪邁
不羈益其過閉門絕交悟而復合約金千範惟功是

賴子純謹廓而大之以補不及李子之功焉有誣也
自是居遊同方好惡同情有無相通蕭絃相濟繼聞先
師良知之學交臂以興遂爲一邑士人之倡夫人生而
靜不睹不開戒謹恐懼以歸其根此致知宗旨也而世
之喾於聞見者類以意念流轉爲妙用格物之學卒爲
義襲而二子之見乃深有契於愚者之慮蓋學而外性
其不以習知爲良知者鮮矣性靜也寂然不動是也感
而遂通惻惻於入井之乍見愛敬於孩提之不慮會何
纖毫人力於其間哉是故求林惻者將求之於入井之
乍見乎抑求以復吾不忍人之心乎求愛敬者將求之
之於孩提之不慮乎抑於純一未發中求之也獨觀萬
化之原知止而定天下之能事畢矣李子早喪厥考謂
體魄托諸庸師比之不慈不孝於是寃意於景純之學
則有悟於性情爲上形勢次之之微喟然嘆曰其亦得
吾聖學之一班乎乃携以歷觀丘隴而深有恨於吾祖
之兆愀然不樂若恫在躬予信其見之不謬也詮日啓
窆出親戚於泥塗之中全骨肉於毒虫之口友學之功
於是爲大予故曰知學而後知幽明之故知幽明之故
而後知俯察安得世之察理於地者皆如吾李子焉則
子孫之愛敬其親者无復有餘憾矣李子諱經綸

字成甫別號蒙泉賴子諱元字善長別號蒙巖同志之
相知者咸稱之曰寧都有二蒙焉易曰童蒙之吉順以
巽也順巽云者順其本體無所作爲以害之也予感二
蒙之益故以蒙吉之義勗之焉

送王樗菴獻績之京序

嘉靖己亥孟秋樗菴王侯明刑于吾吉者三年得以例
獻績于 朝功狀之最有如侯者當不復來其將何以
爲贈哉侯舉乙未進士於予兄之子靜爲同年况以道
義辱予意亦甚勤也時枉山居類嘗以學爲教顧于鄙
淺未有以復侯嘗師少宗伯涇野呂先生學而有見宜
也夫學貴於有見而亦病於有見見而自是者爲猶病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未爲非道而
謂爲君子之道非也君子之道虛中無我以體天地之
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世常以虛無詆佛
老而忌言之虛無者生化之推無足以病佛老哉惟并
虛無之所生化者謂爲障與妄雖倫理感應亦在所不
屑而簡棄之卒以徇其自私自利之見此其得罪於聖
人而世常以虛無罪之過矣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非虛無之至者乎虛而直無而方廓然
順應位育以之是特毫釐之差耳今之薄虛無而不爲

者雖五尺童子亦然而曰經經然惟道理格式是求其
其所至上者功利其次訓詁襲義傳訛反爲佛老之徒
所鄙而適以籍其訕儒之口也族之高明以爲何如至
乃冰蘖之操明動之才正大之情以之優天下可也而
區區一郡之操縱惡足以盡其長哉

送彭山季子擢長沙序

彭山季子由吉丞擢長沙守吉大夫士重季子之行也
相與類聚于郡城餞季子于南城之樓或問季子之政
何如予曰季子剛故其政尚嚴故百吏貞君子懷德小
人畏威或曰人亦有怨之何也曰怨哉威也威以禁暴

變季子季

卷中

上

雲丘書院藏

暴禁而不得肆則威威則怨言譴作不怨不足以觀政
也故觀政者于其怨觀怨者于其人怨在君子龔黃不
能以善治怨在小人雖張湯猶足以救亂自夫鄉愿之
學行而和同之政作和同之政作而好惡之公民而天
下之禍亂日相尋于無形也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蓋言學也是故政莫要於辨學予
不能詳季子之政而其學則嘗聞之矣季子學易而有
得於乾焉謂乾健也天德也惕學也所以達乎天也龍
變也所以運乎陽也非惕不足以貞其健非健不足以
神其變變則化故懷之久者忘而怨之久者德或曰三

代以下之士各以其資之近者爲學顧其治亦惟夫意
之所便耳季子剛而尚嚴得無狙於資而流于意乎予
曰是性學而不惕者惟然也惕則戒懼不睹恐懼不聞
是謂用九天之則也不惕則不變不變則滯於器滯於
器則雜以氣質流於意見剛與嚴治之弊也是惡足以
語季子之學哉季子與予同舉正德十二年進士其試
也勅法于閩之上郡尋以治行徵爲天下第一授監察
御史甫三月讜犯不韙竄薄揭陽已乃量移信州移蘇
州遷儀部郎無何復以黨禍謫判辰州吉之丞又自辰
州移也沈晦輒軻奇節益壯不復能改廢依違以追時
好然怨者之私不足以勝懷者之衆畜極而通長沙之
擢非人所能也季子別執子手曰何以爲贈曰予何言
哉用九之學子之惕於潛且躍久矣寬居仁行惕之善
變也今見季子其在田之龍乎長沙之民惟父母是賴
雜以氣質無流於意見予固以是規季子且以解或人
之難季子諱本字明德別號彭山浙之山陰人予師陽
明先生高弟也

變季子季

卷中

上

雲丘書院藏

贈廬陵邑博江子膺獎序

禮賢飭不才彞典也惟天子主之惟御史得以代之
以風天下權亦重矣知其權之重而惟哲惟當則禮者

人而風之所及者蓋已不勝其一也然才之難豈惟
今爲然哉今之才非文學而而有者之謂乎惟兼
之者之爲難是故哲而當以難也嘉靖丁酉八
閩驪山陳君褒代天子巡狩江藩及期會諸邑之領
教事者禮之乃廬陵學諭江子汜其選夫學諭卑官也
惡乎才才惡乎徵而世而徵乎科第之振不振謬矣予
聞御史之按吉也嘗試之以文矣喟然嘆曰其科第之
遺乎是宜廬陵之士彬彬雅飭也又嘗試政于吾豐也
乃彰善癉惡法勅而令烈是宜求豐之民不五月而馴
又嘆曰其漢庭之老吏乎是故御史才之乃選而禮之
以勸百也於是邑之士民咸欣欣然走以慶曰御史其
盛且當乎謂江子爲今之兼才非耶風乎此動乎彼真
足以勸百也雖然智如武仲不欲如公綽勇如莊子藝
如冉求非才乎然必文之以禮樂而後可以成人蓋文
之以禮樂者學也學莫先於禮樂斯須不敬不和則慢
易驕吝之心生雖以周公之才之美已無足觀况萬不
一周公乎故曰才須學也江子以鼎盛之年挾之以鄉
往之志質美而才優蓋嘗問學於予子故勗之以學亦
以其才之可進而古也用以答士民之徵作禮賢序

贈項監察擢四川布政使司左參議序

御史項君廷吉者以才壘擢四川布政使司左參
議時西蜀多故慎擇而使人以爲華項君行有口矣乃
問予何以爲參予曰自其所爲監察者參之足矣君訝
曰惡得比而同之耶勢分而權不專也責有得爲與不
得爲人有能不能比而同之可乎彼正已格物山壓而
雷震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者御史之職也承
流宣化雲行而雨施使澤惠下究與斯民相安於無事
之天者藩使之職也乃謂監察可推而參之不撓於勢
則奪於權才有所不逮時有所不通比而同之難矣予
曰是不難也不善推其所爲者難之也夫所謂善推其
所爲者不膠於勢不泥於迹不限於才夫才者心之運
也神而明之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學也學不足以廣才
志不足以究學謂是爲善推可乎哉昔孟公綽優老於
趙魏而以之爲滕薛大夫則不可才之徂於資也由求
自任以富疆之効可計日而待乃於禮樂則謙讓未遑
才之局於學也浴沂風詠爾休爾游達之可爲堯舜而
非勢與力之所能拘學之見其大也君嘗司教於州費
真教於國學教舉而士心附及其爲御史也人曰是儒
官也可御史哉乃卒爲名御史再巡畿甸一巡齊魯肅
涼貞度持大體於聲色不露之中恂恂然語若不出

雙江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七

雲丘書院藏

主臨大事決大疑論人物賢否事後當成敗凡形謀
章奏鑿鑿然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時以才識自雄
者率皆出君之下人方訝其作用之不可測即已試者
少貶而參之有餘矣而乃自疑其不達何哉彼御史雷
震也雷霆主威陰陽搏擊鼓元氣而宣萬物之鬱滯使
雨露也雨露主施陰陽和暢達生意而流萬物之形所
施若異而均之為一氣之神也故儒而教也監察而激
揚也藩使而旬宣保釐也此心同也此學同也弛之而
非貶張之而非亢學之見其大也故夫變有所拘遠有
所泥才有所不通者非其才之罪也學之罪也故夫子
與點而退由求優公綽以趙魏老而於滕薛大夫則否
之蓋以才與資之不足恃而學之大者推之有餘裕也
項君有志於古人之學自視歉然顧精光於沉默而語
之以孔門仕學之要則沛然矣方今天下多事西北之
虜患方殷東南則麻陽沅江之變未戢詰兵除戎微通
括賦部使旁午四方囂然識者方有意外之慮况茶鹽
之利責之蜀者尤切而麻陽於蜀又不免於近庖之剝
是雷霆雨露惟君通變而時出之也臺吏同鄉諸子重
君之行相率微予言以贈予故述其所與商確者贈

送大理卿胡象岡歸省序

朝官凡六載咸得以例請歸省
教天下之孝也自夫士大夫以官為家而父兄之所以
屬望其子弟者亦惟是為樂於是廉遜之風
行缺而世道之升降士習之汗隆繫焉夫
卿象岡胡君汝汝立曠太恭人之養言八年
欲以例請適虜寇入犯幾輔士大夫
不敢以請議也至是年秋叛將殲而
赫文武諸將士咸蓄銳氣以待虜
騎薄喜峰古北諸隘垂漚再越月不敢犯
北寇宜大宣大又各振旅拒戰
于時天子玄默朝野晏然君於是力請
司議可之謁予屬文以道其志昔禹八年
門而不入當是時侯水
八年三過不入其至則與斯之不然何
情不已遠乎
時也各
絕裾之
進退一惟其
而後可以語進退之道故曰世道之升降
繫焉象岡由乙未進士試官舍人尋以才

更奉 命兩淮輒具疏乞養甫三年太恭人強之出乃
出巡畿甸獨持風裁強禦凜然戒勿犯食墨望風咸翻
翩解綬逋矣至今民間談胡御史猶嘖嘖揜手云已督
學南畿事新學政刊華擒實士風丕變無復有干以私
者凡所識拔稱良士焉嘉靖己酉被誣逮 詔獄 天
子廉而釋之尋遷大理丞已又遷少卿明罰勅法稱
廷平譽謫蔚也蓋其學有本原故於進退也章章如是
序之以華其行

贈周以道分教青陽

教有道乎曰學諸已而已矣學有道乎曰求諸心而已
矣求心有道乎曰識吾心之體而已矣故曰學須先識
仁體既識仁體存久自明夫仁性之靈也動於欲而後
始昏動性之感也感於物而後有欲欲動而仁之體亡
所謂靈於萬物者而反爲物所役孔子所以教萬世無
窮蓋嘗求諸易而得其學也夫天下之事感與應而已
矣故父子相感而後有慈孝之應君臣相感而後有仁
敬之應昆弟相感而後有友恭之應於朋友感於夫婦
而爲信爲別要皆吾性之靈之所發性所同也宜其感
物而神應者無不同而乃有不同者人有學不學即學
矣而徒以不識乎心之體至於誤已誤人者亦多矣夫

後致不一而慮以百姓歸不同而塗以殊謬躬也致
也靈之所聚也是故良以止言成以虛言感以寂言寂
以通天下之感虛以妙天下之應止以研天下之慮知
止定致虛極守寂篤是謂未發之中大本之立夫然與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靈之至也
於是應之父兄應之君臣者定應之昆弟而止友恭
臣而止仁敬愛之爲君臣者定應之昆弟而止友恭
天下之爲昆弟者定應之君臣而止於信止於別
幼朋友者定應之君臣而止於信止於別
心之體者猶弗學也蓋嘗謂諸同志未有以爲然者惟
念菴羅子莫逆焉不謂今復有以道也以道友子二十
年乃離群而索居未嘗悉其底裏比以應貢來京師與
子同起者一年言無弗契默焉而意已傳竊慶斯學之
不孤也茲奉 命分教池之青陽子因序此以堅其學
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夫子蓋嘗以學爲教也以
道姓周諱祿號羅山文忠益國公之後前進士郡伯古
愚公之仲子貢士率真郡幕少山州倅白湖之弟別駕
原山之兄古之世家也其爲人廉靜簡默天性孝友學
務自得不欲隨人口吻爲喧寂青陽之士其將有聞而

有乎

贈曾世瞻分教南海

今天下學校凡設官以領教事者豈徒聯束升散程督課倣背誦而已哉蓋課倣背誦今天下所資以取科第要富貴之左券父兄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率不外是即禁之使弗為而莫之禁又況有程督之師賞罰之條而趣之使為也耶疑非 昭代建學立師之初意也夫儒者之學要以明倫已耳孔子人倫之至也六經者聖人盡倫之註脚也故學曰儒學言與俗學殊科也堂曰明倫言朝夕講習於此凡以明人倫也廟曰文廟揭

樂生先生集

卷之六

三

五書院藏

待予之言哉又何待予之言哉

贈翰林孔目何元朗之南都序

予嘗令華亭簿書稍暇輒與諸士相劇切類教之外復擇俊穎者得十有八人羣而教之譚道課業無間寒暑而諸俊士日駸駸大有成鼎然露頭角稱良士焉故今登台輔為臺諫為部屬為憲臬者十有一人鄉試中式者三人貢者二人大折者二人如吾元朗及其季儀部郎何叔皮則皆十八人中也乃元朗竟以選貢出遊大學歸潛海濱績文篤行聲籍籍稱吳中士人咸知有元朗而願交焉嘉靖癸丑子被 召承乏本兵而元朗

齊謁選來京師公卿折節縉紳刮目授南京翰林院
目去收宿望也行且有日而索教復倦倦噫予何言哉
凡予之所能言者元朗聞之熟矣言之無乃贅乎雖然
予又安能已於言耶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
則吾未之有得夫行如孔子至矣而自求於子臣弟友
之間皆曰未能於是乎不敢盡亦不能不勉慥慥然進
而不已至七十而後從心焉元朗自視於孔子之所至
何如哉吾固知元朗之歉然不敢當也歉然不敢當而
又自謂其已至不能勉於慥慥之進吾又知元朗之歉
然不自安也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所以爲
萬世法也異時予今華亭齒髮壯而元朗方總角別今
三十年顧予癯然稱翁而元朗亦星星有二毛不學便
老而衰念之惻然元朗素推衡山文先生予老友也歸
過吳門爲予道起居并問茲所云者何如

贈王學正之宿遷序

今之講良知之學者其說有二一曰良知者知覺而已
除却知覺別無良知學者因其知之所及而致之則知
致矣是謂無寂感無內外無先後而渾然一體者也一
曰良知者虛靈之寂體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致
知者惟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謂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而知無不良也夫二說之不相入若概
鑒然主前說者則以後說爲禪定爲偏內主後說者又
以前說爲義襲爲逐物聽者惑焉而莫知所取衷君子
曰陽明先生之說具在也先生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
然太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
曰未發之中常人俱有體用一原體立而用自生有未
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又曰隨物而格致知之功
卽佛氏之常惺惺亦只是常存他本來面目是數語乃
錄中正法眼藏學庸要領也與前二家之說或合與否
具眼者當自得之宿州分教雲野王子先生高弟與書
田今李友邦正每過省齋劇譚良知之學其初不免有
牴牾處已甚相協喟然歎曰此固先師旨也幾晦而復
明其有待乎雲野子惇行有實際豈隨人說妍媸者耶
持卷索書附此以荅之

贈江元山今新寧序

元山子除新寧令以予嘗今華亭請所以爲今之方予
歎曰今之職重以哉蓋天下之利病係守今之賢否百
責攸萃而一方生靈之命脉所寄然今之賢不賢豈天
之降才爾殊哉由於學不學心之盡不盡焉耳夫心一
也而有側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異此自其所發者

書之也心之本體發無不善而有不善者學不足以充本體之量而蔽於欲蔽於殘忍而無惻隱之心蔽於貪昧而無羞惡之心蔽於侮慢而無辭讓之心蔽於昏濁而無是非之心殘忍貪昧侮慢昏濁四者作於其心害於其政而民之命於是乎始不堪矣今海內嗷嗷然如蹈湯火無駐足之地者非以此歟昔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言不能自信其心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如火然泉達之足以保四海方皇皇焉學夫子而未能力子說之說其心志不在小也子路不達而使子羔爲宰子羔質美而未學未學而仕是賊之也夫子之

雙溪集卷之四

卷之四

二十六

雲丘書院藏

惡之也蓋欲進于羔於學以信夫開之未信者耳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盡心則知天知天而後可以盡天下之隱愛人而後可以立天下之命是故學以克夫惻隱之量而後天下無入井之孺子學以克夫羞惡之端而後道路無噍食之殍夫學以克夫辭讓之介而後暮夜之金遠學以克夫是非之鑑而後虛誕之詞塞是故明也廉也敬也愛也是謂君子之道四父母之全德也其於今也何有新寧在廣州爲創制新邑介於山海之間民易與爲亂愛以撫之敬以涖之明以照之廉以裕之雖蠻貊之邦行矣尚何新寧之足慮耶元山子姓江名

漢瑋字懋桓爲信州縉縉世家安貧守志卓然於風氣之外蓋其質美如子羔而銳志於聞之學亦有年矣子故勉之以自信

贈郡博劉琴山之任鎮江序

學有本教有原故論學者必曰家學論教者必曰家教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世非以其有所自歟子往歲爲從子靜擇師得琴山劉君建夫人皆曰哲哉御史之擇師也吉之士文行忠信如劉君進夫者幾人哉乃爲御史羅而致之其爲子弟謀寧規規於課儆者比耶時琴山方布素一寒儒也士以時藝負俊名豈無與劉君並

雙溪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二十七

雲丘書院藏

者哉而亟稱劉君焉無以其家學淵源有所自歟而劉君又篤其實而藝焉者也嘗聞其上世有卧廬先生者承其考翰檢公兄大司成之遺風舉正統戊午鄉試第一明年復舉進士遂棄去歸山中究心聖賢之學者著書立言稱儒宗焉以故卧廬之後代有聞人如吾琴山者謂無忝於其祖考非歟乃弗獲取一第而卒以丁未歲貢來京師士大夫又競相與聘之而卒應宗伯南野先生之聘人又曰哲哉宗伯之擇師也師以行非徒以其文而已矣已乃授溫州府訓人又曰幸哉溫士之得師也居無何以憂去茲復起爲鎮江訓人又曰幸

士之得師也夫所以謂學與教者豈在於聲音笑貌之間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其實也先生天性純粹溫然飲人以和薰其德者久而自化潤士彬彬行當稱善人多而後知淵源之所自不誤也時予從子靜爲儀曹郎重其師之行也謂予當有言故序之

留別殿學少湖徐公序

學一也有大人之學有小人之學大人者先立乎其大地若也故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是豈小人之學所能窺測其萬一者哉夫天地若是乎其大也生民若是乎其衆也往聖萬世若是其遠也而曰自我立之開之繼之無已迂乎其勢遠而踈其責重且大而其機則甚速而至微也大人者知遠之近知微之顯於是有知止之功焉止也者吾心之體萬化之原也至虛而備至靜而章至寂而神子思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堯舜執之以弘蕩蕩魏魏之化伊周培之以著斷斷休休之業孔孟之祖述願學而垂萬世無窮之教不亦大矣哉三代而下斯學不傳二氏迷之以高虛五伯汨之以功利宋人以助長害苗病已而病天下其他權術章訓詁之卑淺又不足道也而不得其故者往往虛寂靜爲異端之教

雙溪先生集

卷之四

序

重刊書院藏

不知虛寂靜大易精微之蘊也非虛則不能受非寂則不能感非靜則動不直一以絕物一以成物一以經世一以出世毫釐千里微矣哉微矣哉周程以後白沙得其精陽明得其大而予與殿學少湖徐先生妄意砥礪三十餘年而卒無所得先生荷天子重托懼報稱之日孤日也乃弋予在穴同升諸公四年于茲萬一未試徒日見其謬迷予之負先生多矣乃皇上憐予老且出元相介翁與先生薦不忍罪予許請老以去曠蕩之恩也瀕行禮意駢蕃重以贈文難言之情繼之以泣且出此索留別語噫予何言哉予二人之心不能無愧於斯學而其所以自許則有難以語諸人者自茲以往在朝在野有一日當勉一日以求不負同心之利而或去或不去歸之乎絜其身先生贈文備之矣予何言哉

贈邑侯凌海樓入觀序

曩予在京師凡未豐之士若民有事來京者無問小大而其稱述凌侯父母斯民之政如出一口間嘗與少司馬鳳岡沈公道之公曰此吾州有志於學之士蓋已逆知其達於政者予喜而識之嘉靖乙卯春予以年至乞骸骨蒙恩賜允道出齊魯淮揚昔之所稱富庶繁華之區嗟然無生色渡江而東則蘇松杭嘉諸郡鞠爲戰

雙溪先生集

卷之四

序

重刊書院藏

場而肝腦瓦礫之慘至不忍舒目其得免於肝腦瓦礫者又剥膚椎髓以餉師饑弗食勞弗息日惟扶傷奔命之不暇噫慘也極矣悲哉而予亦出入於賊鋒迴迴於川陸凡三越月始獲挈妻孥踰常山迤流入南浦民固幸免於兵燹之禍也而乃苦於誅求積逋之令暴急如湯火民不堪命特政與刃之不同耳至有自焚其廬滅迹而逃以示不返者詰之臺察藩臬諸公皆曰是蓋所司奉行不善之所致也使奉而行之者皆未豐令若焉吾屬可以免過柰何其不未豐令皆若也已乃挽舟抵白沙白沙去未豐百里凡宗黨姻友耆耄士庶下逮色雙溪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一 雲丘書院藏

役工藝僧道貧孤諸引類來迓百里之內跡相屬於道或揖或拜或長跪于道之左舉手加額曰父母得人相公之力也逮入境則士安于詩書農樂于耒耜市野嚕喜雞犬閑閑予仰而歎之曰不謂復見數十年前大平氣象已乃侯亦來迓騶從服御澹然一布素儒探其蘊又知其洗心礪行之實而於學道愛人家法克然若有所得於是信沈公之言非誣也未豐僻在山間非水陸往來之衝北無虜禍南鮮倭難鼠狗竊發間一有之其稱雄作亂者數百年不一見而穀粟魚肉之值又弗若隣界之騰踊不常攜耨樂土民固相安於無事也正德

以來吏茲土者往往以橫政擾之征輸苦於耗贈運解捨于加尅糧里庫斗供億之費詞訟聽斷科罰之濫宴筵侈靡囚繫淹連甚者淫刑以逞戕民以貨已殘酷戾雲謂為衣冠之倭虜非耶侯一洗而釐之約已裕民而煦之以廉靜安和之政若起沈痾而濯以清風詎為一鼎俱沸而尚有清涼處可歇脚歟民之感而戴之也無所歸德而歸德於予無以予之言可以達諸侯而民之情亦庶乎其少慰也哉明年丙辰春侯當以職事入覲例不可留士若民皇皇不忍舍乃學師率諸生徵予言以贈之予之不能已於言義也侯泰州人以癸丑進士出宰予邑與少司馬沈公為兒女之姻受業於選君林東城之門又嘗師予友念菴羅先生仕學淵源謂不有所自哉

贈國博黃龍塘之任南雍序

曷為天下善曰師為善曷為師善曰修道於身之為善也夫修道於身初非箕子教之行於人也其機微其風神其化遠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推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一本於修道之教以致之師可以易言之耶乃後世之教不然濶畧躬行崇飾口語道不修於其身而求諸人教不飾於其家而強諸國無惑乎從者寡

而訟者衆善人之不多見而天下無善治有由然哉

國朝建學立師動法古昔今天下郡縣之學即古之鄉學兩京國子監即古之大學大學之師天下之師也非翰林儲養之久學行優邃者不得與其六館分教則選諸郡縣之師行業著而經保薦者拔一二於千百以補之厥惟艱哉吾未豐之有學有論自宋元至今五百餘歲論之代而去者凡百有七八十人未聞有遷國子者有之自今龍塘黃君佳始是可以倖而致之耶黃君之教吾未豐也知教之本於修道而道莫要於自修詞寡而行潔外和而內剛不翦翦於課程規條之繁而意之所

雙溪集

卷五

三

龍塘黃君

述師之所以善天下使師人者知所慕云

贈邑侯陳雨亭膺獎序

獎賢以飾吏治憲臣之體也獎而失實與賢而失獎無與勸懲不足監戒治之靈也甚哉知人之哲之惟艱也縣大夫兩亭陳君瓚由丙辰進士出宰予邑六越月而頌聲作不曰廉吏則曰仁父母何其得民之易易歟巡撫鍾陽馬公 召補秋卿行且顧未豐歎曰吾不及見未豐之政成旌之以風天下盍獎而禮之以勵一方庶乎慰民之情而一方之生靈其有託乎其詞曰器度老成才識明敏銳志圖治切於請求留心民牧可收成功哲哉中丞之作人也夫父母有善而名不稱漠然不加欣戚非人情也乃幸爲臺察所與寵之以憲章侑之以玉帛樂之以鍾鼓導之以師儒老稚傳呼填溢巷衢真若父母被袞冕之榮而子弟與有華焉斯固三代之直道而行上下相樂之公情也夫獲上有道不得乎民弗獲乎上也得乎民有道不尊乎美弗得乎民也是故尊有五美焉以鎮俗尚乎器以包荒尚乎度以澤民尚乎心以廉頑尚乎志以康庶事以裕百責尚乎才五美具而父母之道備矣政之善物也如膏澤之潤令聞廣譽之隆於外也如鼓鍾于宮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饒

雙溪集

卷五

三

龍塘黃君

食渴之飲無惟乎得民之易易也學博士脩諸生謁
言以頌大夫之政而縣之僚幕又率父老申師生之請
爲尤厯予無能爲鄉人福而每樂乎大夫之能福吾鄉
人也言之其容已耶大夫蘇人也予嘗守蘇大夫在諸
生之列茲固以師禮禮予每政暇輒過予商學愧予莫
之能翼也謂其切於講求中丞之聽界矣

贈重菴劉侯赴 召便省榮行序

重菴劉侯浙人也浙科第文物之盛甲於東南諸郡獨
稱寧紹寧波慈谿之劉氏著稱其一焉往正德丁丑予
成進士受約束于南宮時宗伯無所事事諸凡委之儀

雙江先生集

卷六

三

雲江清院藏

曹劉公滂乃儀曹不獨稱膚敏冰玉之操朝紳罕儷群
雌之孤雄也已擢南京尚寶卿去俛仰今昔世顧復有
斯人哉丁巳秋重菴劉侯以丙辰進士授吉之推已又
委署吾未豐篆禮度才操清介明和絕類儀曹予訝之
久之乃知爲儀曹同祖之從孫也家學淵源謂不有所
自哉是年秋以治行爲江南第一 天子亦以第一人
召之未豐今陳君雨亭侯之同年也致侯之命索予文
以壽而翁翁與厥配皆年幾六十六十壽之始齊德而
壽世固有顯於其子者然徒以科名爵位而行無稱焉
兼科名爵位之盛而行足以顯其親如重菴鮮矣况人

見之賢以孝友爲鄉評所重如瓶山翁者爲尤鮮古稱
世德是父是子無忝也翁名廷詔號瓶山以親坐之對
山如瓶號以識思也瓶山爲贈工部竹軒之冢畧南京
尚寶柱峰之從子四川按察使見峰之長公也少習舉
子業而棄之以工部蚤世繼母在堂見峰方弱冠而諸
弟皆斃蒙未立養祭喪盡獨力營辦曾不一累於諸昆
教而成之實厥心力無所愛見峰起家進士官至憲使
顯矣至今以父事翁豈有所強而然耶異母諸弟咸以
儒士沾祿于 朝無一而非翁之所曲造人不間於其
父母昆弟時以子騫歸翁非過也劉氏自 國朝來百

雙江先生集

卷六

三

雲江清院藏

餘年科第蟬聯每以葩麟二經起家而易學無聞乃禮
聘名儒講授精微而重菴卒以易學發科自是劉氏稱
五經族矣重菴經明行修治獄有陰德不辱其身則不
辱其親養志之孝君子題之比翁以倭難就養來吉且
三年茹淡服素端坐一室日惟督課二三幼郎足不一
履外庭僚佐士友踰年而後知知而相率請見強之至
再三不可叮其子曰善爲我辭吾見作外官以親故受
污辱者多矣吾不欲以老身爲汝累也身教之嚴如此
凡以成其弟君子豈一朝一夕一行之故哉求年昌福
凡天人之定命歟重菴行有日矣行當爲臺諫鳴朝陽

之鳳以茂對高岡之梧子於侯有至望焉

贈督府東明范公擢兵部序

國朝叙遷至卿佐必會官廷推而吏兵二部推之爲尤慎何哉以其權衡人物振飭 皇靈真安 宗社控制戎夷而治道之污隆 宗社之安危繫之其非資望隆重謀猷允塞者莫之與我 皇上往往批駁再推無亦祖宗家法然也是年季秋南顧總督右副都御史東明范公陞兵部右侍郎中外翕然隨之蓋公以進士起家于茲三十年出入中外歷藩臬者循良之譽張廉訪之風而保釐旬宣之績爲時之所睹記者章章較著乃有開闢慶南之命非一日之積也公至開誠布公不事虛喝囁之微利以察賊情向背之機震之薄伐以審時勢勦撫之宜歎曰此賊負固作孽蓄毒滋久撫非計也於是蒐材猛利器械廣儲蓄相地形險易爲兵所由入之路已而又添設叅將於龍南安遠之間以扼其背立巡司於各巢以窺其嚮後令自相保伍月率頭目至軍門聽約束時發其陰私而賞罰之凡附州之民舊爲賊之耳目者悉制于法我武揚而賊勢多挫矣其最稱兇狡如酋首李文彪謝永彰賴清規者既駭失計私相告語曰范總督得無陞遷有日子相率自縛其黨之以後師

後又遣五百人投關報効公亦自籌曰撫之以幸無事吾之利也何以稱 皇上之責付副一方士民之望乎分道並進尅期出師不謂 召命之遽下也豈天未欲遺一方安靖之福耶予竊爲公喜而不無爲一方惜分巡嶺北道憲副歐山黃君某從事軍旅荷公之知最深謁予言以華其行遂書之

贈貢玄畧陞湖口學諭序

邑博玄畧貢子司未豐訓僅三年強半署洞學主同仁之教十三咸奉 兩臺暨督學之聘薦保頻仍獎借不容口如巡撫何都御史則曰學有淵源志希古哲政事偕文學而兼優官聲與鄉評而並茂提督軍務范都御史則曰學有本源識通時務勵志動慕乎古人行已不混于流俗其曰學本身心才通時務因貧就祿生徒不東乎一修養志悅親事守克全乎兩大此巡按徐御史之薦也其曰學在潤身盡脫時俗之套教主明理不徒口耳之資此巡按鄭御史之薦也至於提學王副使批行所著規語皆自本官証修身得直指病根透達本體仰行諸生共相切磋以不負本道擇而使之之意是數君子者 朝廷耳目之司也叅五以變如出一口謂非聲中其實之端乎司舉措之權者執是以鏡超而遷

大學非過也乃循資轉學論得湖口豈時之所誦公論
亦有不可得而信者乎彼長沙之傳江都之相此兩生
者設擬之以蕭曹勃增豈直巍然不悅而已夷考厥就
開國承祚之業金縢豹韜曾不及刀筆屠販之十一自
今觀之治安之疏天人之策重漢九鼎百世之下讀之
者猶掩卷歎慕思見其人而不可作其輕重誦信又孰
爲得耶貢子早富才望傑稱畿輔毅然以聖學自任水
西一號而江北之學至今爲盛誰之力歟少需以時其
取科第觀美官宜非所難徒以親老家貧俯就升斗以
裨菽水之不逮此其情事之皇皇者湖口伊邇 洞學
去宣城又三百里而近教養之施得隨其所值而致隆
謂是爲信耶誦耶賈誼明申韓識者少之童子度越諸
子亦惟明道正誼數語揆之以學規會語諸篇其中於
道也孰深乎蓋有不待他日讀之而後思見其人者朱
子平生勲業倡明洞學其一焉而義利之辨炳若丹青
象山有功於名教不淺貢子作而洞學興上下數百年
同符朱陸又非賈董可得而及升春稼秋各維其時天
衢之畜豈窾言之無當耶未豐學論介齋陳子良節海
嶽施子教率諸生謁子言以華其行以子知貢子舊矣
貢子姓貢名安國字玄畧別號受軒前翰林湖涯先生

一 兒子嘗受學于鄒東廓歐陽南野王龍溪之門然其
晚年自得則有不由師傳者多矣

贈邑侯陳雨亭入 覲序

今天下多方多事兵戈困於倭虜採辦疲於土木度支告
匱征歛四出民用皇皇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一時有
司方圖自解其課責之嚴取盈於敲朴筆楚以湯火其
民若真無惻隱之心者其故何哉詭時好者欲速報以
要譽豐已私者利博納以計得有一於此仁心亡矣仁
心亡而生民之命始蹙也酷日流金所向喘亟而喬林
之陰人方偃息歌謳於其下所寓有幸不幸也予竊爲
豐民有私慶焉兩亭陳侯之令吾豐也寬仁慈和廉靜
平易吏民相與悶悶然如家人父子商畧其耕桑蓄息
以急公上誠惻之意浹於肌膚未嘗有疾言勃色一相
加即有甚可怒可駭之事卒然臨之言色安和如平日
至於發隱禍除巨蠹他人所深避而不肯爲者斷然以
身任之卒以收奠安反側之功其始也民恬然易之已
乃疑而畏久則帖然服也輪不後期庭無囂訟有弗令
今斯行有弗道道斯從觀政者入其境晏晏然雞犬無
驚色乃稱侯爲循吏非過也夫循吏莫盛於西京攷諸
班史西京循吏五人其三人在孝宣之世上方褒顯

能之士以法律課責事功于時吏治競趨嚴急獨渤海
顏川三數郡悶然無可述卒乃吏稱民安上之所賴以
爲化本者在此而不在彼今侯上計京師會皇上
宵旰方愍念斯民之困於賦歛也將求於賦歛而能撫
字者寵之以勵百司璽書之嘉顧不當有在耶侯行李
戒途一介蕭然而於豐民曾無毫髮取豐之人士共見
而明知乃相率屬言於予以壯侯之行豈以予知侯之
舊而言足以傳信歟遂書之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靜編輯

永豐今後學斯春吳鳳瑞校刻

記一

貞烈亭碑記

嘉靖丁亥十一月初六日烈女鄭三娘死死節也予按
其所謂節者先是乙酉母兄以三娘納里人吳子徵吳
子家日落母兄薄吳之貧也欲停三娘婚而以意許富
人陳氏焉密餽三娘三娘艱而作曰母氏聖善何愛富
人而亂大常哉兄禮人也乃不順父母于道可以爲子
乎妾有微命何足云云兄曰吳子貧無以終而身女曰
妾能貧母曰哥矣富人女曰誠不以富母曰而何媚于
囊夫哉女曰吳子妾何媚妾媚于子也吾有好爵吾與
爾縻之兄謀之母曰此女愚不可語也必挾之勢竟訟
以奪之悔吳字陳裂紀遂謀聞于三娘三娘號天以泣
泣而絕絕而蘇曰勢也天平妾無能爲也妾有所矣母
兄知其必死也曰聞之謀之經斷而索謀之溺局而鑰
白刃可憑誰投爾柄乃於是去櫛盥却藥絕粒儲死于
樓器母率姑嫂日強而飼之女曰妾不敢傷子母也勉
而食食不能咽食少輒却姑曰何自苦也女曰妾甘

婦曰其必死矣女曰將以求子之生也如是者奄奄二月瘠毀骨立枯槁如柴斃也以正是日聞者椎膺酸鼻齋咨戚嗟吊哭其門老幼愚良無間遠邇宗工名士咸有聲頌明年戊子春予按閩聞而馳之檄郡守葉觀計其事以報仲夏予按莆精覈厥實不爽于聞為理其祭之日子往吊焉觀者如堵乃上其事于天子子而嘆之曰大道久湮全節希聞不謂復有此女傳不云乎丈夫失道道在婦人今天下經生學士徒以記誦文詞取科第肥身家已矣若乃能以復性為學者枯項殘聞至死不悟性者天地之中人得之為生理也是故臣之忠也子之孝也女之貞也性也致命遂忠戮力奉孝隕生葆貞問學之功也今忠臣孝子不見于天下而空谷足音乃得之女子焉豈惟道在婦人哉天下絕學學在女子也予於是重有感於卜商必謂已學之意獎義崇節培爨修愚固御史責也命葉子立亭刻之石且以告于今之學士云

戊子鄉試立石題名記

鄉試立石題名前此未有也之其昉于今乎何以昉于今也重其事也鄉試久矣何以至今始重也昭異數也何以為數之異也今上嗣極七年鄉試取士至是

開科凡三屆期矣然惓惓以不得真才為憂乃於是求用廷議率畿輔故事選命朝臣往各省司試事故凡場屋百執莫不仰體聖心憂慎恪勤百于常而士之入彀者精矣精矣其殆一方之真才矣乎夫諸士子以真才見錄于有司有司得真才以上報天子是則數之異也真才異數盛之始也故春秋於盛衰之始必書者凡以著其端也予聞諸夫子曰才難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者非以其文與名也精一執中其學也平水土教稼穡明刑敷教制禮作樂戡亂拯民以輔有唐虞三代之治者其至誠功業也今諸士子之學果如此乎發而為功業也果能此乎予不敢謂其不如此不能此而逆料夫諸士子之不如古也顧今之錄者文也勲者名也聽言信行采名責實是皆以古人待諸士子而不忍其薄也諸士子其能厚以自待以無負諸司以上蒼虛心側席之求乎厚以自待不必其平水土而后禹可學也教稼穡而后稷可學也制禮作樂而后周公可學也會計當牛羊茁壯一乘田委吏之業耳率乃水土稼穡禮樂之功用同配天地萬世之下並論無軒輊者蓋亦學其所可能者焉學而可能者心也精一者傳心之要也是塗人皆可能也塗人可能而自謂不能者自賊也

不能以之事君治民者賊其君與民也謬於始而不知改圖於終者賊而冥也自賊者弗仁賊君與民者弗義冥於賊者弗智弗智弗仁弗義是謂之濟惡不才也夫有司以真才錄之而其終也以不才黜焉靜言庸違名墨行則是科目真不足以得士也顧其後也豈無登臺摩石摘名騰笑而歸罪于有司之不明者哉予見夫今之習率以文與名為學而懼夫賢者之不能免故於其題名特申告之閩城中有蒼頂峰峰有狀元臺相傳為宋陳誠之讀書處也予暇日嘗登焉私謂場屋得士宜於此立石紀之比撒棘赴鹿鳴而福州守朱豹業已翼亭臺石惟速文以弁其端耳予嘉其志之同也因書此以附見一日之雅云

致曲齋記

邑有丈人張開策氏榜其齋曰致曲人德之遂呼為致曲先生年八十篤愛春秋三氏傳霜晨雪夜暑晝炎昏手不停披口不輟吟益勤矣予方閱夫夫人者倂倂焉不知有學也知學矣如丈人者又荒於外焉何哉廼呼而寤之曰六經皆我註脚也學所以求心也求心於經不若求經於心是心純乎天理而不雜之以人欲之則六經糟粕矣若不聞李初平之學濂溪公明官之

子乎丈人曰子將外經以求心也外經以求心則何所事焉老弗悟也乃酌于於致曲齋中丈人適有寒疾蒙頭束腰策筇抱火浮以大斗倒若河流予訝之曰飲酒濡首易戒知節丈人病矣弗宜於酒即不病耄亦不勝也蓋禁諸丈人曰子之性也性喜飲酒飲喜大斗雖病亦然醫者肅戒子弟奮進于不樂也予將徇吾之性而樂焉者也子曰惡在其為致曲也丈人鬢然曰是何與於致曲也耶予於致吾之曲也凡因吾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耳子曰異哉丈人之致曲也宜其癖於書困於酒異趣而均亡之也獨不觀斲輪者之致曲乎木之盤曲不中矩矚引而矯之直在其中也人之生也直罔之而曲也罔之種種而曲之形也不一焉故曰邪曲曰私曲曰偏曲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於安佚也偏焉則曲也若公之嗜酒如渴也嗜書如飴也皆性之偏也逐物者也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也反求其性之所偏而克致之致之云者決去之義也故曰致仕曰致身曰致命致之又致如距斯脫焉則直之體立矣直之體立則善端之發也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駸駸也斯誠矣直內曰直養本從繩則直也此孔門克己之義授之顏曾傳之

忠孟子而一致者也公駭焉疑仰焉思渙焉若有所悟
曰誤也老矣無惟乎致之數十年而白首紛如也不爲
酒困孔子之所以聖學矣成癖杜元凱之所以喪志也
然則求心之義亦盡於此焉乎哉予曰盡矣慎言節飲
食養之吉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之大也寡欲
以養心一也丈人肅然避席覆觥卻書起而謝曰君子
不以老耄而棄予予敢以耄而自棄乎請揭之齋中以
爲世俗纏繞習熟之態事父母知孝養居喪縮縮如制
古貌巖巖言論棘棘不以辭色假人常面拆人過宗鄒
惡少見之多避匿私號之爲齋齋云

永寧重修儒學記

永寧固有儒學圯而不修四十年矣乃嘉靖癸巳熊侯
得請于上撤其弊而新之新之而大備其費則料于公
帑得贏金若干以不足復捐俸倡民又得金若干肇工
於癸巳之八月越明年四月十九日就緒也巋然政觀
而寧之校至是始可與吉之諸邑稱先是甲午仲春予
與東廓鄒子暨九邑諸友會講于郡之青原山侯嘗肅
庠生劉某升某徵記于山中予未有以報也而寧之畧
桀不便干侯之政者尋謀襲其短訟侯于上郡伯竹塹

居公重侯之素也乃直其事以聞而當道者不察以
根勘至再侯曰寧之校曠四十年不修矣豈前之令皆
其智之弗若予而直以學之不修爲不屑乎蓋已逆知
乎寧之民之徠於訟上而材後之興世恒以之速訟也
是故因循相緣而學校之政率成道傍之舍有以哉吾
之知寧也豈吾之智又不若前之令而能逆知民之不
緣是以爲訟乎乃毅然以身任之蓋已知其不能免於
今也而惟以功之未就以去爲懼不謂幸而成功也吾
何愛於自免以重貽當道之疑哉敢謂後之君子得無
以志相感者乎丁酉臘月新令至丕承厥烈吾去矣什
一之遺亦惟於學政是謀乃復戒兩生速予言乃兩生棘
棘道前日事謂無以報侯也至相感以泣予曰嘻侯豈
望報哉侯寧不潔其名以去無寧使諸生誦法之無地
蓋將以翊運而勵學也諸生其知所以爲學乎我朝
以舉業造士崇理學也理學大明於宋故談理之文無
累百家而足以詔繼絕學者篇凡有四曰易通曰定
性書曰西銘曰易傳序今之業舉子者有一千此乎有
一千此乃珠晦而驥逸焉謂爲有司之罪宜也而世恒
慮夫有一千此者之未易得也蓋四子之文四子之學
是豈可以模擬藻飾爲哉是故持格剛方如伊川

禮敬密如橫渠學者若其入而難之或然矣乃無欲主
靜之教大公順應之學皆原人心本體之易簡日可見
之行也日可見之行而文生焉是謂天下之至文如易
通慨書佐佑六經率而百代殊絕之見光天下以為瑞
蓋不但繫一方盛衰云也而世每厭其易簡以為不足
為而日沾沾焉循格守度以取必於有命之得及其不
振而遂謗罪于山川之數有司之不明是豈侯之所以
望諸生之所圖報者外此其何以哉是固侯之所望以
報也往予守蘇郡侯方領教事為蘇寮屬每以直方為
常道所不樂而獨見知於予乃已遷今上高為黠吏縱
火滅籍得調求寧復以疾惡過嚴為器民訟以免職則
其人可知惜非今之所宜也侯姓熊欽字某別號橫橋
桂之臨桂人新令姓覃覃州人也名某字某別號南州
從政未幾即其施為氣象蓋亦不辱於舊令之告者歟
贊失協度以身先士如邑博林某吳某董役之勞則義
官謝寧栢俱於書法可書也故書之

平陽府人物題名記

予嘗以進士銓松之華亭華亭八百里賦稅百萬負海枕
江平疇沃野九峰三泖之秀鍾而陸氏之盛唐之後鳳
雛龍駒如機雲者可得而盡數之耶人曰天下之劇邑

也予今而訊之果哉已由御史出守蘇州府蘇之隸州
一而縣六賦稅田四百萬文人才士彬彬富商大賈聚
天下之貨而雲屯焉人曰是天下之壯郡也予守而訊
之壯哉泰伯之德季札之讓已不可得而見矣若武城
之文學尊籛之秋風義田之族給胥江之怨蠹湖之逸
風之流也猶得以訪其故而味之焉予自是雁山澤而
雁者十有二年矣乃嘉靖辛丑奉 天子命起予于廢
補平陽守平陽屬州縣凡三十有五人曰古富疆之域
也豈蘇松亞平命下為是年九月朔予不幸適有伯子
五嶽之喪茹悲就道倉皇四千里至焉至則為臘月既
望也視額賦則九十萬有奇而逋之積也何超百萬視
帑積懸如磬視訟牒焚如絲視民則披披離填溝壑而
之四方散亦夥矣仍以邊報孔棘而督逋取盈之文急
於火予惟慨而嘆之莫知為計之所出乃於是緩徵息
訟哺殍綏離設險除戎峙餉練兵日皇皇不暇給而竊
慮夫戎禍之將不能免也明年夏六月念有二日虜果
擁衆數萬騷鴈門長驅薄予今泉關關堅不可犯復遣
輕騎由間道襲郭家溝而聘焉溝不可犯如關乃散而
掠澤潞轉而掠太原等周遭幾月而遁噫慘也極矣幸
而免者非天乎予乃散兵休民群士講藝稽誌適典考

唐虞之故迹而求昔之所謂盛者何在耶予聞山川之融產惟才爲難而珠玉金帛麻縷菽粟其次之乃孔子獨有取於唐虞之際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何也聖人人之至也神則聖之至也大而未化者爲賢人爲君子爲逸民則爲孝爲忠爲廉爲貞爲智爲義爲勇變則爲權謀爲術數爲文藝爲縱橫閭押人之品至此備矣謂平陽一之未有乎乃諸士之生於其鄉也未聞有學堯舜而未至者一人焉將諉罪於山川之不淑可乎哉若謂上之倡者未也則敬一之典非龍飛之首命乎而鄙人矻矻爲諸士導者亦未嘗舍是而他

有說焉乃不信不從其故有不難知無亦以時之詘也饑而父子離矣而大戎之禍又駸駸剥床膚是之謂敕死不贍乃強而聒之以從事於堯舜之學不已迂乎吁蔽矣哉不開兵食之可去也而民不可以無信天時地利得矣抑人和之不如蓋信則無貧和則無寡欲民之信而和也是不在士人者學以倡之乎蓋上無學則下無教不教不興仁之畜而義不相維也有以哉是故精一執中堯舜禹開萬世之太平所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機微而風神也是學微而後生民之糜爛無已矣予故令諸生采唐虞以來下逮宋元人品之著者凡

百八十六人鑱諸石作人形名記以風之入國朝之可書者姑闕以待是舉也其巡王林許公往同知府事時予嘗從而論之可矣繼而係友許君某高君某龔君某又皆聞而題之暨請于大司空西磐張公亦曰是惟政教者之責也邦人何幸哉

雲根道人記

雲有根乎氣之運也變化無常予莫知其所始而予嘗聞之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之雲乎蓋泰山者岱之宗靈氣之所鍾也負高積厚畜極而施之遠是故出岫非心從龍施普君子尚盈虛消息以神其身乎夫消者息之機也虛者盈之會也不啻不豐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知此者可以達雲根道人之意矣道人歛才屯膏初號東山蓋嘗築亭榭池館於東山以待而翁之隱而翁水涯先生者吉之泰山乎清德重望顯然具瞻乃引年高遐博修而寡取豈徒樂志於東山哉詩禮之傳氤氲之化長兒孫於此者亦既三十年雲蒸於水之涯山之東君今之富才望如某者非道人之冢子乎某之從予遊也自負過高而薄視乎天下無足爲予懼其畜之未極而發之銳也於是乎進之以觸石膚寸之義以該道人之微蓋施於漸不遠

非堅定不固天在山中若濡有兩艮之義深哉易曰艮為石為人謂石為雲根大旱之霖其有所自乎道人姓彭名恂字弘卿吉之瀧江人早事舉子業一試不售輒棄去而適情於觴味以終其身乃清白吏子孫固若是哉

承訓堂記

人有願朴無華體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行局踣如有循一切狙詐狡譎相誑誘以規取貨賄之術泊然若無所知求若人於今之時在邃谷遐荒習俗近古之地猶難之况市廛闐闐風氣之相薰染如丹青然廼欲

雙溪先生集

卷五

十二

承訓堂記

得而見之不已難哉蓋有之也又往往困於昏弱昧稼穡而惰於倫理之勅至廢棄其家業身事而一無所振宜若無所取也而予竊有取焉以其質任未漓而去彼謫詐誑世之流則遠矣廼若如前所云者又生長於闕閭叢雜之區而能超乎風氣曉然知好惡而臭味之敦子弟之行而光振其家聲如濟川張公朝祚者非若人之儔歟余初不識濟川為何如人也往予先兄五獻封君與其兄西郭子善過從頗密予是以識濟川也予愛其言動衣冠質若鄉人謂必有所自也廼進而問之濟川泫然流淚哽塞不能語已而曰不肖派何言哉祚

生逾月而孤如縶之緒人皆危之艱貞苦節以

匪吾母氏曷有今日者哉母嘗夜分理軸孑立吾兄予于傍提耳而詔之曰孺子有知乎予茲艱辛萬狀將誰為耶為孺子也痛惟汝父好善而衣食其親也報不在孺子乎報在孺子而予無以成之他日何以見亡人于地下乎無成有終妾之責也孺子其有知乎善惡惟習習在孺童汝無妄言妄言妄者吝汝無妄動動妄者悔汝無妄交交妄者辱安者禍之招敗之門也維茲信慈為德之基言未既相嚮而泣泣而識之奉以周旋奄忽皓首而機杼之音亦長逝矣嗚呼痛哉予之聞斯言也

雙溪先生集

卷五

十三

承訓堂記

于茲十年自是張氏家益衍裕伯仲各構堂以居後其扁也伯曰貞訓仲曰承訓貞以昭德承以昭德可以訓矣燕喜之謀微矣哉甲辰夏嘗肅其堂而完謁予為堂記予慨夫世道之日漓而愿朴之風也故記之

舉德書院記

招携遺民之先有元勛甫者愛賓客客往無間識不識輒款留津遣庭無虛月於是窮旅懷資過者思感者頌別之而留投之而求累詩千首而帙焉傳齊魯氏序而題曰舉德書院

僞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之言至是若干年矣而禮氏
之後慮其久而或湮乃築室昭題禮賓延士讀書教子
於其中蓋得以世其家聲佑啓而光承也嘗肅其子弟
某某輩謁予文記之予曰盛哉傳以美前章以善後自
夫養士之義壞於雞狗之徒而珠履之庭其終爲禾黍
之墟者何限蓋倡之無其道而繼之者非其人故耳若
禮氏者不謂之盛矣乎夫德以生譽固也君子之譽本
諸身不願人之文繡言飽乎仁義也仁義腴於中而暉
吉見乎外於是言而天下後世則焉行而法焉動而道
焉風夜終譽言有本也施予延招無所靳惜風之流也
鄙寬而薄敦謂非德不可也然是特仁義之施之節焉
已耳君子學以崇其德也講學以會友取善以輔仁築
室者得無見於此耶而樽齋子常寓才賢之辨諷亦微
矣予蓋有感作斯文云

雪厓記

世言人之無取於世而嚴於自守者輒曰厓岬云蓋以
其辭絕孤特之行可以廉頑立懦百世之下猶足使人
聞風而興起我思古人其西山之餓夫歟乃陳翁別號
雪厓無亦聞伯夷之風而興者耶翁性狷介平生敦行
謹爲里黨所推服每歲舉鄉飲賓席之召惟翁先晚以

嚴終日端坐一室足不履非禮之地耳目無非禮之
視聽日取五柳先生傳及漁父辭卜居等篇讀之興到
輒命酒自酌飲少輒醉駒鶴隱几卧不知日之有旦暮
處闌闌喧囂之地如深山絕谷然門外可羅雀也世顧
以痿廢視翁翁亦自處以絕交於世之人度白雪以方
絮信丹厓而獨往雪厓之號似耶非耶昔秦人有宋樊
者當隆冬荷鋤往經南山入雪厓洞取橡栗歸以卒歲
至則洞中一無所有惟朱草數本冰蕨一器置諸案樊
欲掇之俄有鶴望翁出而語曰吾輩竊天地一撮之土
充之以爲宮芝菊蕨微非吾之力不食汝等厭世味窮
天地之所有取以充腹猶不足又欲掇吾撮土之所產
不已樊乎樊乃踟躕而退至山腰有老人騎牛而歌曰
厓岬岬兮鳥道懸空雪花如手兮寒鎖千峰瓊芝玉蕨
兮毓玄風欲窮口腹兮哀此猿童焚悟而返至故處則
雪封洞門數尺不得入悵悵然而歸則夫今之逐逐於
世大者虎噬小者蠅輩強者螳臂者竊斃其身而不知
節者寧不爲雪厓翁所笑也耶嘉靖庚戌夏六月晦前
二日翁遭危疾呼其冢子陳君子昂曰雙江先生言足
傳信况姻連閭閻乎汝亟往謁之爲予記雪厓余即辭
蹙塤瞑目矣是日薄暮陳君冒風雨抵余草堂道翁意

色惡而害切余不能辭遂記之翁姓陳字良立以字行
時閏六月初日也

道心堂記

道心其未發之中乎未發故微微故顯君子知微之顯
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立天地之心
造生民之命開萬世之太平俟後聖於不惑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傳之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子
思孟子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一者
何也中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後世不知中之為和也
假之為五霸之功利而外和以求中者流而為二氏之
虛寂功利之害陋而易見虛寂之禍隱而難知蓋道心
惟微本虛寂也虛而受寂而感後天奉天何思何慮易
嘗以虛寂為枯槁以感應為障妄自私自利至於遺棄
倫理而不顧塗耳目而禍生靈尚可復見唐虞三代之
治哉故欲復唐虞三代之治者當求唐虞三代之學學
以存心焉至矣心一也以言乎體寂然不動是也寂然
者未發之中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故曰道心名堂者其
殆有見於此乎道心堂故在白鷺洲書院雲章閣後洲
當顧水之衝霖潦暴溢輒沒溺而書院為魚龍之宮甚
則與波而俱逝也故廢興與廢經凡幾年而絃誦無

遺而不師其意也蓋螺川在九江上流舊無水患則
有之十數年而後一見正德以來或一年而再見是書
院之在所當復而洲之不可基明矣白坡何公其高守
吾吉之明年乃即慈恩寺去鬼而書院之負隍瞰江與
洲相望不期月而落成樓閣堂齋一復其舊群九邑庠
士之特出者講授於其中侯蓋有志於復古治求古學
非徒經硯於薄書米鹽之間者余故述所聞以復侯之
命作堂記

雪梅記

陳公某別號雪梅間肅其子曰旦徵予為記予雖少長
於旦而且志於學者予固得而友之若翁之愛義不容
辭故曰今天下靈修幽求之士託跡寓意乃頗有取於
梅何予嘗即而求之得五美焉姿姿冰雪貞之剛也幾
先品彙神之微也暗香疎影幽而光也林下水邊靜而
逸也建簷之索調弄之需臭味之相宜也故利貞者一
其德知幾者尚其神含章者致其幽避地者適其靜臭
味相求者崇其實實則用斯精靜則心斯休貞則行斯
峻幽則閑斯章神則風斯遠是故君子尚隱德焉翁蓄
德而隱者也托跡市廛屏謝聲利幽貞獨復沈幾蘊高
日悶悶若無所事焉者然博典範俗鄉評推挈飲

賓式廬之敬邑大夫每并之雪梅之號本諸身而徵諸其子厚積而遠施其殆庶乎君子不虛辱也翁世居下市於子故居爲比隣下市古勝地也宋初并邑未建擇勝者競居之而聶陳二氏代有聞人寔先他姓宅里之表載諸邑乘可考云

董氏重修祠堂記

嘉靖丙申歲青董氏大修祠祠至是始大備標坊坦道重門翼廡幽室崇堂疊庫層樓肅齋淨庖繚垣繩巷諸無弗稱惟祭義疑有不合於古者趣時也祀昉于肇基重遷也配之以父君子者序昭穆備原委也凡族之有

雙溪集卷五

卷五

十八

雲丘山院藏

爵者祔章命德也無後者祔哀絕世也主之以宗子者隆宗道也長幼卑尊四時有事于中無弗至者萃渙以貞夫一也嗚呼仁也亦厚矣按董氏家世宋南渡以前惟寒食長率其屬即四墓下展祭紹興慶元間風雨晦明弗時乃徙墓祭于孝子宮宮通墓故徙祭于宮云淳祐辛丑祭始有田元至元丙子宮燬將謀立祠屬時難民無寧居者我明洪武己酉亂輯錫福于民董氏歲祀乃始有祠于茲百五十六十年族指益繁祠日就圯是故易地大備不有待於今日乎祠經始於嘉靖甲申越丙申始告厥成今人談榮祿科第文獻足徵爲族

雙溪集卷五

卷五

一九

雲丘山院藏

之盛者必曰流坑董氏云而莫詳其盛之所始乃往往歸功於堪輿氏所爲卜四墓之吉所致彼所謂堪輿氏者蓋因其祠食楊曾云也楊曾物上徧天下乃江南一兆婦姑子父如董氏者豈少哉而榮祿文獻之盛不一再見豈堪輿之術獨神於流坑也耶君子弗之臆也君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一本乎祖也猶草木之根焉根培而元氣暢然後枝葉花實郁郁蓊蓊人見夫枝葉花實郁郁蓊蓊也乃謂是爲沃土所致可乎哉大哉乾元於人爲仁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尊祖者親親之始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知父而不知祖知祖而知其所始者益寡矣况時當草昧播離饑青震縮人惟救死不贍而董氏日皇皇焉爲蒸嘗之計始之爲墓祭繼也祭于宮又繼也美哉輪奐品式大備歷十有九世垂五六百年而於敦本之道一德無間即科第榮祿文獻之徵豈足以盡夫枝葉花實之衆且盛哉將必有顏閔周召如文正吳公立德之望者出於其間然後爲足以究其盛也昔周禮八百數聖人生焉君子追本於累仁之功而麟趾螽斯之詠詩人乃亦有取於仁厚也耶子友董生燧挾藝上試春官已乃卒業南雍問道于淮揚齊魯間凡三年始歸歸即携其家乘以長者命謁子爲

記予得追考其盛之所始而亦重有感於文正公之望焉任祠祀者爲十八世孫茂蕃十九世孫復春與佐理之勞者六十有九人名得載于碑陰示勸也

湖隱記

里有東湖湖上有丈人劉仲武氏者生於斯長於斯以耕以釣以老其身每興至輒扣舷而歌揚帆而游若有得焉而人莫知其所爲而識者謂其逝而有託其隱者乎遂以湖隱自號而人亦以隱稱之焉夫天下之道二隱與顯而已矣謂之隱者以其畜德弗售歛才弗試正韞珠晦迹於樵漁畚鍤之間非夫人之出蚩蚩貿徒以其樗散於山魚爛於河而遽謂之隱也周之士宇板章極矣而記逸民者僅七人焉稽若七人不降不辱即降且辱也則言倫行慮放清廢權隱可以易言哉予故曰丈人隱者也丈人義直木強而行動衣冠率有古風不鮮爲梲蠟脂膏飾詐以媚世少有汙漬之行加於其身若棘株背刺不能一朝居見不可意事輒嗒然長嘯外若無所戚否可否而中實了了也晚好種樹灌園謂可以暢吾贊化之功益亦庶幾於不降辱以貶義者歟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有可以顯者斯可隱丈人則予先考水雲大夫爲莫逆交予暇日嘗過湖上相與

滄浪以論自取之道丈人曰予其知子湖隱之意與書以記之

修東新金斗二橋記

惠故有東新金斗二橋多歷年所廢與之顧涉者病之需泥望澤航蒿滅頂王政之所惻也惻之而民弗被其澤者無他焉不善推其所爲而已耳是故聚與濟漂洧非不惻也君子惠之下是而捐腰犀金銀惠亦陋矣惟紅梁因時徙與俱便有其知誰之爲惠是之謂政也予於是知惠守史子之爲政矣史子惻涉者之病而又惻夫民方困於土木天下騷然以戚吾安忍利夫涉者而重困一方之戚乎不給于民則給于公公窮乏猶吾民又况有司之者乎司之者仰給土木之費且夕備備惟方命是懼咨之其誰諾耶即諾也冒嫌以誇勢能未乎維需爲民冀歛刑驅宜無弗從即從也歲青椎髓萬民魚鱉涉者利不利者百矣是二者皆史子之所惻也義者惻之權也權古今輕重之宜而善推之惻斯溥溥斯民從史子於是乎不能外義以達夫惻也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未有好義其義不終者也異命乎號一倡百和不強于民惟民所歎鈎稽有薄程督有伯不數月而二橋告成船隻履歷聯筏翼欄通行爲陸昏夜

倭名隱如也尋以積勞嬰劇乃不免淹屯數年而後復乃遂厭薄舉子業觀順自求以上窺古人心之學久之若有所得駸駸嚮往也嘉靖庚子召補撫軍從事督獄凡九載是年叙勞績奉恩例試職戶侯牙璋虎服翱翔於霓旌霜仗之間天威不遠顏咫尺耳復自嘆曰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楚望之想像失之遠矣易號良齋蓋悟厥止將圖所以報稱者間就余質良義以自淑余曰良之時義大矣哉望者妄也良者止也止其妄而後能良其背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子不見背之爲物乎頑然弗靈似於衆體爲贅也而五內繫焉百體之津潤以之又不見山之爲物乎凝然而峙居其所而不遷然草木生而禽獸居寶藏興焉人惟能知其所止也然後內焉而忘夫有我而私意期望之心遣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而感而遂通之用彰以爲臣止於敬以爲子止於孝以從兄止於友以交國人止於信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動罔鉅纖咸惟厥時其道光明而老氏不辱之訓乃其第二義也昔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焉北坊之學未能或之先孟子稱其善變以其知所止也如吾伯常謂非善變者余故與而銘之曰欽厥止利出否終始萬物咸其

美夏首連山周道如砥頗勿四愚曾貫一睚未發寂然上帝臨爾伯常家世出溫台其學三變余往序其高節堂備之

一心堂記

皇上纂隆臨極帝載休明寰宇晏謐然兢業之懷猶厯苞桑之感雖文教炳燠而武訓不忘昔我聖祖以京師重地設衛特周隸于司馬者四十有八隸于天子者十有二若錦衣衛即周之虎賁秦之衛尉扈乘與拱關庭詰姦賊寇又十二衛之密切者也但時際熙洽徒有弓矢之司而弗習其事非盡立衛意也乃俞太保督帥陸公炳之請命官度地於宜武門外之西偏建關射所俾官校習射其中甚盛舉也既訖事督帥扁其廳曰修戎堂曰一心而以一心堂記猥余述焉余乃拜手颺言曰嘗聞君者中心也臣者外體也故臣之事君曰致身焉夫人臣之所以能不有其身者惟心之一也故心貳則身已之身也心一則身君之身也隨在致爲焉而已當其無事則爲元首股肱明良喜起以康熙庶績一旦有警則爲手足頭目不自知其捍之矣故一心者人臣事君之大經也督帥悅禮敦詩以武進士起家恭遇皇上簡知殫蓋輸赤夙夜靖共率職靡怠茲射所之請

則又戒戎于不虞備患于未然其爲 國家慮者遠矣
督帥真能一心事君者哉他日督帥開射于斯官校習
射于斯督帥以 皇上之心爲心而官校以督帥之心
爲心則匪徒習其事而因以釋其義故曰爲人君者以
爲君鶴爲人臣者以爲臣鶴射者各射已之鶴也有事
于斯者盡亦各射已之鶴乎夫上而君臣一心下而將
士一心推而億萬人維一心則戰塞弓矢之治末世克
保矣固知射之習而弗試也作一心堂記

重修養正書院記

福建會城有養正書院在龍峰烏石兩山之閒蓋即治
平寺舊基而創爲之予實主其議也時子待罪八閩適
奉 命天下郡縣建小學以養蒙乃於寺東西建小學
而建書院於其中使小子有養成人有造仰體 德意
而推廣之御史之責也書院長廣凡若干丈周繚以垣
垣總爲門顏曰養正昭聖功也門以外左右踣衝爲二
綽楔內則東西相向各爲門別小學也又爲重門爲祠
祀龜山以下凡有功于聖學者若干人祠後爲堂堂之
後爲尊經閣又最後爲射圃圃上爲亭亭前可百步布
侯有坊右則臨河橋而爲門所以通觀禮者之往還亭
之左有軒有所便宴息也號舍凡八十餘間環列於閣

祠之左右凡欄釜甌無弗備小學則各自爲制亦有學
有號舍有廳事廳曰習禮曰聽樂曰書算選 制也經
始於嘉靖戊子冬十月而落成於次年春二月朔也乃
釋閩士學有行誼者得六十餘人童子之俊秀可教者
得百人日以修明身心之學爲要不規規於句讀課倣
也每朔望令諸生率童子習冠祭燕射士相見諸禮於
廟登降揖遜濟濟洋洋秩而章也於是環橋門而觀者
咸嘖嘖嘆曰不謂復見海濱鄒魯也又慮夫士之無養
乃查廢寺之田得五百餘畝歲收其租而諸生廩餼膏
糟及塾師之費皆取於是自是子得代以去今二十年
而書院圯矣養士之田亦莫知其所屬嘉靖庚戌仲冬
按察副使鎮山朱君衡以督學至乃議興復書院事請
于憲按元山曾君佩清戎古林沈君寵咸聽其議而各
出貲贖以成之檄福州知府翁君五倫董其事始于辛
亥八月再越月而書院一新士亦翩翩來學也曾君屬
督學介書幣走數千里來京師索子爲記竊謂不同不
謀事有曠世而相感越數千里而相契者其道同也乃
申諸君子之意以諭多士曰爾多士知爾閩學之由始
乎昔龜山楊子受學於明道先生歸而送之有吾道南
美之嘆龜山傳而爲豫章羅子再傳而爲延平李子

傳而為考亭朱子朱子晚年之學與早年迥異至悟其失而嘆曰李先生門下教人每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當時竊好詞章訓詁之習蹉跎辜負念之流汗浹背噫道南一脈之微至是而發之盡矣夫未發之中非天命之性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命即性也子思述夫子之微言以上邇夫堯舜精一之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允執之功也程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白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獨者非他也天下之大本也戒懼所以立本也

本立而道生而位育之能事畢矣後世不知求中於未發而即事以求乎中卜度擬量密陷於義外之襲而不自知流而為五霸之假又流而為記誦詞章之俗於是

有五霸之辨俗學正學之分正學以希聖也俗學以希世也希世之學作而希聖之學亡道南之嘆得不轉而為楊朱之泣也耶書院取義於養正者意蓋如此夫書院猶之肆也爾多士其百工乎百工居肆而業荒於嬉天下之賤工也其或專事淫巧改廢公輸之度使後世不復見方員之至其與操戈入室毀瓦畫墁者何以異非惟有負於文公其有負於諸君子興復之盛心亦

朱作書院記

復齋記

復齋王子學而弗仕行年五十操脩不怠築環堵之室扁之曰復而未得其要他日其子今翰林庶吉士王子文炳過子問焉子曰復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不復則乾坤毀人不復則心之為道或幾乎息人於是乎去禽獸不遠也人惟不忍自墮於禽獸也於是乎有復之學焉然以復者失之者多矣往往索之於善端發見之微而以助長為擴充是何異夫驅牛羊而牧萌蘖也夫萌蘖於斧斤之餘即平旦好惡之近其端可考也息之以日夜潤之以雨露斂神功於寂無回生機於眇忽坤之所

以善養也故剝之盡矣而繼之以坤有母道焉震則坤之長男也人徒見震之一陽為復而不知震之生於坤人徒見震之生於坤而不知坤之所以生乎震者虛靜之體成之也至日閉關養母氣以達化機夫子翼易之意微矣而又亟稱顏子為殆庶蓋如愚屢矣虛靜之守也虛則靈靜則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虛靜之照也故善復者求之無不善善復者求之有顏淵死而殆庶之學亡夫子所以重傷之也子常以此告諸同志而未有以為然者古士為吾郡後進之傑出有志於

後而於子言每過信而不逆子故書此以復而翁云

仁壽堂記

仁壽堂者甘泉湛先生爲平川刺史乃翁中山公八十而書也先生既爲文祝之矣乃復書此以頌其堂謂將以昭仁焉夫仁人之生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不已天地之所以恒久也人惟全盡生理期可與天地合德合德天地古稱不朽其斯以爲壽乎今山曲海隅之老享年八九十者有之乃終身無戶外之譽欲冀君子一言之與不可得況今天下稱大老莫如湛先生而念菴羅子則海內特行君子也大書頌堂爲序爲銘以仁

仁壽堂記

卷五

壬午

重刊書院藏

公之壽是謂之天下歸仁可也天下歸仁則天下人壽之矣予不識公作何狀第以道義獲交今子刺史君吾見其溫然和也蔭然厚也充然有得也人之評刺史者曰絕類而翁以故辭官歸養視棄二千石如棄斗粟此古人之高致而今之爲父兄者類不樂而公則樂之自六十而七十今八十矣內腴而外潤神充而體胖童顏鶴髮徜徉於山水之間若仙翁然此豈有累於中者可強而能哉聞公早歲強志盛氣高視一代不屑爲舉子業嘗遊學嶺南聞白沙之風欣然有契於心已轉游金陵江淮間若無一當意者魏國徐公聞其賢禮而賓之

而今太傅師時刺史已登第給事黃門適奉 郊恩

到公如其官公自視歔然不忍以一毫非義加於其鄉而鄉人咸歸德于公公自是稱仁人焉故於其壽也則曰仁壽榮也則曰仁壽榮也子孫之多而賢也則曰仁者之後堂之名謂不足徵乎刺史受學于湛先生之門有年一時門下稱高第無踰刺史故先生知公爲最深念菴太史則刺史同年契友二公之作博哉仁人之言也足以傳世無疑矣丙辰冬十一月刺史偕羅山李都憲前川曾都諫兩湖陳翰博仰齋胡觀察枉子于東臬之上談學屢日出示此卷索子爲記因書以復之刺史姓郭諱應奎號平川登己丑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例降外補淹邸十餘年遷嘉興守循資少待卿相可致乃浩然歸急流中勇退人也

復古書院記

學有古今故人有古今治亦有古今欲還古治當求古人欲求古人當復古學學之古何所始乎執中一語萬世心學之源也中者何也天地之心也人得之而爲人之心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天下之大本也本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惟夫不知中之爲未發也索之於念慮探之於事爲遂遂焉役於外以襲之而天德王道之幾

是焉息夫子嘆斯民之鮮能誅小人之無忌憚祖述憲章惟先進之是從夫子何慕焉當時及門之徒惟回也其庶如愚屢空三月不違其餘至焉者或日或月晷乎其後矣夫子沒而微言絕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明堯舜允執之中乃喜怒哀樂未發之謂知喜怒哀樂未發之爲中則知中節之和位育之徵皆無爲之變化也有宋諸儒乃有以多說淆之惟程伯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又曰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其能知能覺者自在知所知所覺與能知能覺不同庶乎可以窺未發之蘊吾道南矣令人於靜中以體夫未發氣象不一再傳而此意遂失自是而降記誦詞章科舉之學盛行於天下而天下欲快志於富貴利達今是蔑濟陽明先生悼俗學之塗生民也毅然以身犯不韙倡道東南而以良知爲宗蓋良知者未發之中也不學不慮自知自能故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體又曰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又曰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未發之中養來有志之士聞風而興者時惟江西爲盛江西之盛惟吉安吉安之盛惟安福故書院之建惟安福有之題曰復古者期有事於古人之學而學焉者也書院在邑治南門外一里許即古

雙溪先生集

卷五

三十一

安福書院記

廢址而創之東廓先生力倡其成主之者松溪程先生也松溪以內翰言事謫官信宜起知安福好古宣教適符東廓始事於某年某月某日訖工於某年某月某日書院凡若干楹層門敞戶複寢崇堂齋舍庖湏几榻器用無弗備又有田若干畝以資會饌之費會有期司會有長會凡若干人若某等十數輩皆而承良知之教與東廓同游雖所詣有淺深要皆斐然成章而協贊書院之成咸有力焉惟東廓子任道不回老而彌堅文章道德歸然負重望人咸以今之顏子稱之非過也責子爲記凡二十年未有以報茲復貴之再四余不敢以不敏辭謹附所見以誌同志

存齋記

少保殿學徐先生初號少湖通易以存齋蓋湖以地言志隱顯也存以心言志學則也存之時義大矣哉人各有心心各有所存泛濫於詞章夾裂於功利支離於俗學非無所存也而存非其心秦漢而下位育之効不大見於天下者端有由哉是故戒謹恐懼所以存之不睹不聞存斯要矣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才發便屬睹聞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莫見莫顯誠之不可掩也在昔堯舜之教每令人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

未葬之中未葬作何氣象存此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延平得之豫章豫章得之龜山龜山得之程子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中此道南之訣要也往少保以言事落職延平嘗著學則一編而獨致意於未葬之語蓋已先得我心之同然矣知存心而不知未葬之爲心者鮮有不失其真者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夜氣不足以存則違禽獸不遠程伯子之所以上接夫孔孟之傳蓋本於此惟少保功在社稷道在天下教在後世即其所存與天地並久可也予以此契少保四十年少保之謬信於予猶予之信少保也今老矣敢忘平生以負父要乎作存齋記

卷五

三

五

徐公新祠記

徐公嘗爲寧都丞丞之去寧都四十年何民之思之愈久而不忘也已嘗祀公于名宦祠矣病弗專又特建祠於城西南隅祀之專矣又謂地勢弗陽棟宇弗壯未足以崇報功報德之典相率白于郡縣上達于都御史東明范公公曰章往詔來以錫福庶民誰之責也乃檄郡縣出帑金相之民無待於帑金相也捐貲掄材卜勝地得熙熙臺祠焉臺高出塵表公嘗所登嘯處神之遊也祠之宜矣肇王於是年九月某日踰月而告成敬

遷宏峻什倍于前適革公內召之命下匆匆戒行李而獨以新祠箋記爲歎乃屬寧令厯監生蘇某生貢王某賴某走數百里謁予記予於丞有一日之雅惟茲保障又嘗所睹記其何說之辭往正德辛未閩廣嘯聚之寇以萬計出掠無忌殘毒隣壤是年夏六月取間道由興國抵吾豐民失豫戒多爲賊所掠拷索贖金金不至立殺之肝腦塗地屍橫草野仍以酷旱如焚焦稼作疫民免於兵刃而率以饑疫死者又相枕籍蹂踐旬月括罄竭乃東窺臨之新淦淦得報最早空邑以遁賊至無所獲通趙分守以行部至執之以衛行直搗寧都本固知賊之反屠寧都必也繕城蓄銳除器歛財伏兵張疑凡以爲保障所者曲無不備賊至又穢粧優妓演雜劇於城樓以亂其志募頑童善泅者十數裸舞於河中且呼且罵以激之賊兔驚狼顧低迴喘息私相謂曰此陳平六計也不可犯遂棄輜重牛馬偃旗宵遁而民以饑疫來告者踵相屬於庭丞設法措賑賑無起予邑父老嘗追論往事輒齋咨涕洟歎乎生之不辰胡不幸不爲寧之民也危者安饑者食病者愈熙然若在春臺易祠於臺豈以臺之名爲足兆耶祭法曰法施於民者祀之正祭太惠者祀之寧之惟休豈惟幸未然也自

卷五

三

五

辛未峒賊出沒無常劫龍遠會信劫石康零輿等未
聞操戈一嚮寧境者誰之賜哉報祀無窮天人之際不
可誼也昔予今華亭少傳存齋方總角在諸生中予試
音之壬午以詩經第八中應天鄉試癸未及第入爲
翰林編修官予往賀其宅公卑牧謙退不敢當禮明日
遣謝恂忱不出一語予送之門禮予登堂而後退予嘆
曰厚哉遐福人也卒以今子累 恩進贈禮部尚書保
傅殿學皆如之而享追祀之典愈久而益烈謂偶然否
也少傳父居密勿股肱心膂安社稷以霖雨天下他日
祭則先河將不特如寧之一邑已耳茲役也主之者東
寧縣志卷之五 卷之五 雲丘書院藏

白竹山堂記

邑城之西吳子學逸歲過而孤鞠於母氏既孩而長既
長而教婚娶生子卓有成立皆母氏孫孺人之劬勞也
年二十三而母氏背棄悲號禁慕僅存餘息乃偕仲兄
榮逸奉笑于五都 白竹山山大邑城二十里而遠

而墓基矣而壠百工告竣悲戀無已親友勸諭再至
乃返几筵吊客未罷暇日輒徘徊割裂哀動行道已
而喪服漸除食指爲累條往條來童僕且難之也乃構
室三楹於所居之中即其堂而顏曰白竹山堂焉蓋將
志母氏之丘壠若朝夕乎寢處之內也且曰撫我育我
顧我覆我我無母氏曷有今日於是率其二子稽顙涕
泣乞余爲記曰先生長者言足爲訓片詞所及豈惟學
逸借以不朽即吾子孫咸知所寶而世守之而母氏之
丘壠將未末有賴矣予以爲聖學不明世教不立故孝
弟之風無聞人子於親苟知思而慕之則火燃泉達浩
乎難禦是豈能局之以時限之以地哉故里名勝毋迴
車不入其父名石終身不踐孝子之至性則然也昔者
先王教民以孝生事葬祭節文具備欲人之不忘乎親
也是故以禮而事以禮而葬以禮而祭亦可以爲孝矣
而孝子之心猶未也舉足出言如臨父母而思其笑語
思其所嗜慕蒿悽愴著存不忘即身之所遇有險有夷
而致愛致慈何怙何恃之心顧不以夷險而或有間焉
者也詩曰未言孝思孝思惟則吳子其庶幾乎吳子又
跽而泣曰吾母氏之爲學而勞苦也惟吾則知之吾之
不敢忘乎吾母也惟吾則知之吾之名吾堂以志吾思

惟吾則知之自今而後而往吾之子若孫吾安能
其知吾之心而均之乎不忘吾母氏哉是故開其塋域
吾常樹而溝之矣後之人豈無觀其林林而伐以爲材
者乎百步之內吾常禁其樵採矣後之人豈無見其荆
榛而毀以爲薪者乎構堂於宮所以爲母也後之人又
豈無不知其義而易以他名者乎是學逸之所懼也予
又悲而嘆曰嗟夫嗟夫若吳子者其憂思深乎哉其志
也可哀乎哉雖然吾爲子記之使子之子孫誦吾斯文
常有以知子之心知子之心必能敬子之所敬愛子之
所愛事亡如存而母氏丘壠將百世有託也矧於其白
竹山堂乎吳子攬泣而謝曰今而後吾知未未其有賴
矣夫遂以爲記

慎菴記

醫士劉慎菴者廬陵之長塘人早業儒已棄而就醫卒
以醫名名重士大夫間士大夫有疾惟慎菴是屬屬慎
菴無弗應人故咸以慎菴先生稱之一日過予因叩其
慎之所以醫士曰小子何敢以號爲哉小子少讀孔子
書畫有取於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及
其弟子記夫子平日所慎惟齋戰與疾疾者人之死生
繫焉醫所以寄人之死生者也律有殺人之文念之

膏肓然故自崇醫來於凡軒岐以下諸書無不讀人之
有疾若已付之間焉聞焉切焉望焉惟恐少有所誤而
自蹈於殺人之庸是故以慎自勗也予曰若是可以言
醫也而於慎之義庸有未悉焉者說文云慎者從心從
真故真心爲慎非真不可以爲慎父母惟其疾之憂其
故也故里有醫人父母心之諺如保赤子雖不中不遠
矣不知真之爲慎而徒皇皇焉未有不思而惑焉者也
惑則病已已病而能却人之病者鮮矣劉生再拜謝曰
敬聞命矣今而後知真之爲慎也醫士姓劉諱材字仲
良以醫學游于邑予試之屢矣雅重之特恐其徂於已
至而不復求進也故進之以真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
心惟真心而後可以窺軒岐之秘

董氏重修黃山寺檀樾祠記

撫州宜黃之黃山寺蓋自贛源董君萬一所創建寺址
舊爲菴唐天祐元年萬一塋其考清然于菴後妣孺人
樂氏于菴前之右於是捐何陵塘常稔田一千三百畝
地一十四畝魚塘八口火佃三十二戶因月輪和尚住
持爲寺寺僧年間於所施田分百畝之入奉時祭備董
氏來者供應是寺之立爲丘菴計久遠非直崇浮屠飾
觀美也乃其後萬一居偕其配鄒氏塋寺前右畔其家

尚一備其配吳氏葬楊梅坑仲子尚三葬寺前水口
家坑配楊氏墓北源陳家坑蓋皆其所嗣墓云宜黃
童氏之系流為三派自清然生萬一萬一生尚一尚三
尚一生仲一仲二尚三生仲五仲一諸金徒居饒之德
興海口仲三諸舍世居宜黃仲五諸合徙居樂安之流
坑流坑自宋以前彬彬盛矣至于今代不失顯人御史
時望之孫燧奮志聖賢之學與余為道義交者三十餘
年今歲夏從南刑部郎致政還上墳墓親其先世所樹
碑文幾圯滅以聞邦君劉公熙臺劉公慨然許修復而
屬燧請記於余且曰燧入貢山寺益重傷余心焉夫丘
墓所在古人嘗慎之矣乃余小子莫務末長先世其可
謂為人後耶悲夫余小子之罪深矣夫先公之德傳寺
僧安居粒食者數百年而不忘先公之德者僅唐有太
虛請文於進士張公頴 明有景憲請文於少恭黃公
燦以表章其事而歲修忌祭猶勤動然戒其後不衰乃
嘉靖癸巳則有方瀾者鳩心獸行毀我祠碑矣此等不
聞於先世而適當于余之躬非余小子之罪哉所幸事
聞督學張公撫臺靜峰公明証其罪具載移文中以重
世守顧余小子竊祿在外祭掃缺然即歲時忌祭寺僧
且怠不修則其後將不復有方瀾者出耶余小子羞

傷心焉惟先生嘉言係天下之重願微布石上令寺僧
知世先公之德而余童氏後人知先公之所以立寺者
為丘墓計久遠傳今日而謂為其後者可無先公之思
哉雙江子曰余讀董氏家載至萬一君所創黃山寺事
未嘗不掩卷歎也曰嗟乎思深哉其務封塋之固貽謀
之臧乎董之興其所由致遠矣昔蘇子瞻以其父明允
所愛四叔藏浮屠寺中而叮嚀其詞於守者謂天下豈
有世父之人蓋以其所同然者感激惟簡以冀不忘也
彼猶外飾可移徙耳乃萬一君之所託於浮屠者為丘
墓哉夫浮屠雖出家而於墓先德猶存長老之稱是其
於愛敬之心未嘗忘也則安知其寺之僧後無惟簡者
出以世其守哉又董之後知問學明倫理者亦安知其
後無子瞻者以叮嚀其詞於浮屠哉此封塋之固萬一
君之德不藉余言而自足以託不朽也况靜峰張公之
公移熙臺劉公之立石又足以重世守哉是舉也首其
事者為刑部郎燧而相與贊成則學博某某國子生某
庠生某某者彥某某余并紀其名且以見童氏之多賢
云

養靜樓記

豐俗舊朴野務士農之業敦嫻睦為九邑所推三二十

年米靡然一大變浮夸僭侈崇飾服舍與馬器用甚則
繞闕許倚權豪爲城社相雄長徐君毓麟乃退然屏息
儉逸以自顧顏其樓曰養靜而因以養靜爲號樓高出
闌闕而西北諸峯溪澗林壑之美不出几席可二覽而
盡登之則超然物外馳競之情遣貪穢之慮息若有以
資吾之靜養也大學生徐祐者君之冢嗣嘗游予門間
以養靜謁予記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欲動情勝凌競於色聲香味之場溺焉爲汚俗
所染而日喪其真雖賢者不免也迺徐君獨有見於是
黜華祛靡抱朴尚玄若將離羣以息機遣欲以澄心以

樂正堂記

卷五

中

樂正堂記

自顧其天年者可易易與俗人言哉予蚤歲謝仕家居
匿山澤二十年栖遲於五嶽雙溪之間虛融幽澹方有
事於靜學自分以此終焉足矣乃用舉者兩赴
召命俱有事於兵革時干戈競起南倭北虜相煽爲亂
折衝於尊俎非予所長而夙夜焦劬以求不負
皇帝寵任之隆則區區犬馬之心也五嶽雙溪之勝每
形諸夢寐欲求如君屏息於一樓胡可得也君與予伯
子五嶽大夫相友善予不忍忘先兄之舊雅與君往還
况君之子從予游有年也千里相求義不可辭故記之
以歸刻樓中

養正堂記

樂安鄧君九鼎別號養正乃作堂而以養正題之示訓
也易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人惟不知
正大爲天地之情又不知養正爲作聖之功於是背而
馳之納邪示誑讀天彗而數典常非惟自失其故而貽
謀不臧弁率其子弟而魑魅魍魎之要皆一念不正之
所始甚哉正之所繫爲家國天下治亂之機也吾夫子有
見於正之所繫爲家國天下治亂之機於是翼易之家
人而詔之曰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匪徒詔之以文也又反之於身而責
其一一之有未能勉其不足不盡其有餘言顧行行顧言
慥慥乎君子之貞也其所以養之也至矣是故以一身
爲天地三綱五常之主其於天下萬世有罔極之恩焉
六經具在皆養之之具也而天下後世誦其詩讀其書
而能知所養如鄧君吾見亦罕矣君爲樂安招撫里人
里當鰲溪之勝陽儀東麓文峯帶水岡迴巒拱水泱川
渟一峯先生嘗紀其勝而雲適當其處其山川靈秀之
所會耶惟其當山川靈秀之會故代生偉人如九鼎者
蚤孤而立毅然守正以昌大其家如立祠以聚渙飭約
以化鄉捍寇以衛衆輸粟助賑以光承

旌義之詔

民之見神如此而於延師擇友謂明古學以淑其
子若孫又其肯堂之拳拳也以故其子如珪璋孫如璣
潢宸章輩皆於古人之學有聞由是觀之則九鼎之所
養可知矣二三子嘗受學於予友東廓明水念菴之門
適復從予游間嘗以養正之義質於予予曰夫子於易
之家人備之矣其曰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養之要也
其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之大
也二三子無務於其外而忽乎內無取必於其內而忽
乎身則於養正之義其庶幾乎

水雪堂記

雙江先生文集

入卷五

四十三

與止齋書

華亭縣堂之後復有堂高明敞遠登者宜之名曰水雪
者志清也清者義之執伯夷聖之清者韓子云適於義
而已或曰令父母之官也父母主愛義若非所先者予
嘗徵諸天道也雷動風散雨潤日暄生物之仁也水凝
雪列艮以止之造化之義也水雪者義之氣也義所以
節夫仁耳仁不節則生生之意或幾乎息易曰天地節
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故當官之法惟
清爲首吏之清猶處子之貞不貞者縱情不清者罔義
罔義縱情性斯鑿矣性鑿則心亡心亡則履錯亡心者
賊鑿性者殘履錯者亂殘賊之人黷貨嗜利亂國疲民

所至無紀人而獸者也爲民父母而胥於獸害斯甚矣
義可後於仁哉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如其非
義一介不以取諸人義之至也義斯仁仁斯惠仁以義
治政以仁通民以政和官事脩矣則夫暄之潤之散之
動之者亦水雪之功也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凜則不
溫不廉則不惠名堂者其知天乎名堂爲誰先宰是鄱
陽張公宗周公理民庶患有嚴豹公鄉人也後十年亦
以宰華亭至興廢補漏砌堊卅漆乃重新斯堂而復記
焉

雙江先生文集

入卷五

四十四

與止齋書

彭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六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祀儒林

永豐今後學斯春吳鳳瑞校刻

銘一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高公墓誌銘

高僉事歿六十七年暴而不葬至是始克葬之葬之者攝縣廬陵學諭江子汜主喪則僉事玄孫高躍也先是子不識躍躍聞予傷廬祖之未葬求見于予者甚勤子收而教之禮庠生陳曰且爲之師曰且子友也子痛暴骨無所歸廬與曰且商度爲計而顧莫之告也適江子

爲當道遴委攝篆永豐甫兩月廢度振說民興故余得

以暴骨事告之廬江子敏於行越明日介予友陳綸屬

子銘僉事墓且報喪事有緒矣予曰神哉子於僉事世

之先後邈乎其不相及江子於予地之相去千里而僅

交一面乃受命如響若恫在躬夫豈有所強而然哉士

有曠世而相感隔千里而相契者神也神者心之生道

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所爲而爲焉者也夫惟生道

不死於是不忍於其親有歸反藁裡而掩之者不忍於

其民有哀無告而掩骼者不忍於其物有以敝帷掩大

馬者是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可運之

矣死其心者反是雖以其身之手足痿痺已不能顧况

於其親哉不顧其親况於其民而又况於其物哉予於

是嘆江子之神應而慶暴骨者之有所歸也故銘其墓

凡厥有生生寄死歸死無所歸誰執其非儒哉江子

聞精馳澤及枯骨文王我師江子孟復號葉窓抱

奇氣由嘉靖十一年選貢義身浙之奉化人也僉事公

諱安字容靜一都西坪人太公諱璉以易中末樂戊子

鄉試授茶陵州學正陞南雄府學教授卒于官時僉事

方弱冠廼筑然奔喪以歸嘗廬墓而學焉服闋南游于

楚暨楚反假宿于新淦河渚宅主劉氏患疫甚從者駭

之公曰無恐俄而病者謗曰未豐按察官來無慢也明

且病且愈歸見先進劉公務務學務學教授友也問曰爾

欲以商販終而身乎抑尚能爲學舉子業也僉事曰能

收而試之得其文大喜曰吾故人有子矣正統辛酉果

以儒士薦于鄉明年壬戌登劉儼榜進士授大理寺右

寺評事三年底績奉勅命有歷年既久式克勤慎之

褒吏部侍郎曹某以清操鳴嘗於其私第建卻金亭維

時館閣部院能詩文者咸詩文以媚之公獨有曰暮夜

會聞卻四無葉間何事怨秋胡夷齊不築南陽宅也得

千年說丈夫曹公遂毀其亭尋以與留英宗巡幸駕

傳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僉事嘗攝督學政報績于京大學秀水呂公贈之以文曰公在兩浙於所當爲者無一不盡其心是以吏民懷畏聲譽赫然已乃罷政歸休圖書數卷家徒壁立時年三十六也優游林下二十一年而卒此蓋公平生大致予嘗聞諸先大夫水雲公及按所采事狀適相符公生永樂丙申二月十九日亥時歿成化壬辰二月二十五日申時教授君贈文林郎大理寺右寺評事母江氏妻曾氏得封孺人教授以上父若祖凡二世僉事以下子孫孫子凡五世俱於書法得書茲以嘉靖戊戌二月清明舉塋于三都河家嶺祖塋之

雙全先生集

卷六

三

墓誌銘

右末山丑向真石以誌

封文林郎丹徒縣知縣五獻公墓誌銘

維茲嘉靖二十年夏六月三日痛惟我伯子五獻中暑暴卒卒之日宗鄰親戚咸奔頓馳駭曳履齋咨來哭哭速化者疑其疾哭壽者侈其德哭愛敬者頌其禮貧哭無告懦哭無植訟哭無盾哭族法者謂惡少罔憚哭義方者謂家庭罔訓是故巡榻褰衾撫躬執手相嚮而哭哭盡哀乃已已廼相與治棺歛併力競慮務致堅美嗟嗟兄亡而予然後知兄之德之盛也兄性孝友孩笑以

前煦煦于予無足言自予出就外傳游于庠試于鄉北

雙全先生集

卷六

四

墓誌銘

春官宰華亭守蘇州府息伏苦塊病廢草野坐卧居無行不與無過不規無道義不相勗無欣戚不相關所不與者惟予奉命點馬南畿代巡八閩暨兄出游齊魯荆襄間僅數年耳乃兄罔不念念予懷而予夢寐亦罔不念兄耽翕無故十年一日也而謂遽爾凶變耶嗟嗟痛哉予家世以忠厚詩禮相傳始遷雙江於赫和祖瑞公繼起歿于王事孝哉澹南益振其美不有異菴孰丕承祉善述善繼惟我考妣是蓋積德百六十七年始葬于予之身已又葬于兄之子靜咸以進士相繼起身于由華亭令召補御史貞靜由丹徒令召補給事中而顯考水雲大夫暨兄又咸以子課稱宸奉勅賜封封如其子官兩命駙黃三世寵昭人以爲華謂前此未豐未有有之自我聶氏始夫福者禍之所倚也平陂往復予隱憂焉予間以語于兄兄懼且省謂仁可回天孝可末世敬可消沴於是宗廟欽焉喪祭虔焉丘壠飭焉教家以立則直已以標世卹賈以篤親扶弱以匡善守貧以彰義度田均賦約鄉正俗繼六一之絕世復西野之委骨理文教荒穢之墳瘞愈憲暴露之喪隆師親友敬老慈幼兄惟仁孝誠敬日孳孳焉翼予爲之雖極勞且費無靳也豈謂龍蛇一歲天定勝人何尤哉

靜寓京首春殤二子子皆驥骨兄聞之慟慟極而眩而仆已而講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一章於致中處殊有發明然皆譚語也子竊疑爲不祥迺四月九廟大火燬天燭諸文武大臣來徐徐靜以巡視皇城職得論劾乃糾胡給事汝霖數諸文武大臣罪語涉狂妄下詔獄拷訊不死賴皇帝聖明青災赦過得抑級黜爲建平縣丞道淮揚聞計奔矣夫禍莫險於犯君變莫慘於背父情莫隱於殤子兄固沈幾焉而莫之爲所嗟嗟痛哉先是子荷皇帝恩畲言官推薦錄予於廢補平陽守時子以兄喪淺土廼稽程以需靜靜歸爲九月十四日乃相與卜地得渝洲卜吉得仲冬三日自是幽明懸矣嗟嗟痛哉兄諱洪字文偉別號五獻鄉人稱爲獻翁剛方慷慨大肖吾父少不事家人作業好放鶴馳馬彈射談棋月夜每與從兄朴齋橫笛放歌達旦不寐人莫測其所爲予早嘗諷之兄笑曰各適其志而已矣無以世俗淺瑣局局予也嘉靖十九年十月拜命勅封爲文林郎丹徒縣知縣兄嫂張氏封孺人予兄弟六人長兄次嵩又次爲豹爲道爲旭爲宥俱出顯妣鄒氏孺人嵩以下俱早世生事喪祭永言孝思惟予二人迺茲焚孰子鴈斷行鵠原不應嗟嗟痛予何言予何言兄生已

亥年九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男二長靜卽刑科給事中娶王氏亦以孺人領封次山出李妾少鞠於子妻殤華亭男孫棟女孫閨秀例得書石誌墳以徵于遠也銘曰渝洲之原奇峯香泉窈焉谷盤不騫不刊鴻漸于磐惟君子安

遲鈍先生墓誌銘

嘉靖甲辰鵬月念一日先叔遲鈍先生卜塋于禾坑之源附考塋也予以分義當誌其墓石况懇予誌墓石先生之子琬又拳拳也予乃誌曰先生故家宿儒弱冠居師席讀書談道亨蒙家塾于茲五十年矣故予與先兄五獻封君暨子諫議姪俱先生朴作刑人也先大夫水雲翁嘗雅敬先生先生亦樂與翁遊與語輒移日不知辭去用是人嗤先生爲呆乃先生亦別號遲鈍所以自狀也先生生而愿慈言不能出諸口舉足縮縮擇地而蹈之求之孔門其子羔之流歟蓋厚有餘而智不足者孔子謂木訥近仁非耶先生與先大夫同高祖高祖卽雙江始祖達和府君也和生敏惠公惠生汝英公英生定傑公先生爲傑公仲子諱徽字異順生成化七年正月初六日沒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是年荒青民糴糲不服秋冬瘴爲大作死者相枕遂至有舉家無

遺類者乃先生亦以是終傷哉父老謂前甲辰爲成化
十三年亦然然不若是年之甚先生五十以前無子
配孀母野溪黃氏賢乃促先生娶妾妾而得陳氏生三
子長卽琬以舉子業補邑庠廩膳生次琮未聘黃孀善
理家溫飽終身先生無內顧之慮黃氏之力居多也銘
曰嗚呼先生世稱鈍夫言不出口行必擇奎工於爲
已處世則踈人皆呆之君子曰都七十者終無媿厥
初

勅封孺人進宜人宋氏墓誌銘

嘉靖乙巳夏六月念一日壬午子妻亡卜地于邑之彭
家嶺鳳形西山卯向卜吉於臘月廿有四日癸丑嗚呼

魂游而魄降死者已矣予慟忍銘耶自予妻之亡也內
政罔鉅纖不白予莫予專即專之雖小弗當也予愈益
慟憶吾妻之未亡也有助於予多矣而予莫之知妻亡
而後知之知之而弗銘又誰知而銘之耶乃銘曰妻宋
氏邑金牛洲夫人瓚翁之女丈人豐姿雅度以臭味與
先大夫契契乃灼婚婚十年乃字字子十有三年乃予
中鄉試明年爲正德丁丑中進士第庚辰授華亭縣知
縣妻從予華亭嘉靖癸未予以例給由得請封封妻
爲孺人乙酉予被命行取如京師遺妻歸養妻從子

遺已丑子由御史陞蘇州府知府妻從予蘇州辛卯十
月予不幸聞先大夫訃計挈妻東歸甲午六月又不幸遭
太宜人喪妻茹楚病矣唐子以來遯事孔棘今上
采廷議起予爲平陽府知府妻早夜旣止予行繼之
以泣曰他人官妻君子衍衍肥而榮者多矣夫子通仕
籍于茲三十年官中外僅十年備嘗勞辱脫危禍幸而
不死者數四茲何苦勞必欲以身殉官耶予曰主憂臣
辱義無所逃也是豈婦人所知哉予遂行而妻適有娠
者妻憂予仍以娠者之憂壬寅閏月妾孕女女孕而病
妻保之過勤憂之愈切無術筋犯平陽傳者訛謂平陽
陷妻憂悸時吞聲抱嬰兒泣淚津津弗乾如是者三越
月而始得子却虜之報憂少解而病之中深矣癸卯予
轉官副使具疏乞歸歸見妻形存而骨立也無何女蘭
似又殤割腸之苦骨立而形日槁虛火內燄怔忡作痛
或時作寒熱飢弗食食少輒嘔或竟夜不寐擁衾待旦
也效之又作喘喘日急醫弗効而死矣嗚呼痛哉方妻
之歸予也適予家事中落太宜人之焦劬於內理也月
兢兢惟恐順先大夫之性有所不逮時予以語妻妻教
然以身代之太宜人亦信予妻之能代也妻之不疑歸
本五月資裝篋籠諸所爾咸易值爲子母之息并曰之

非輒事機杼孳畜蓋藏井若有方鷄豚鵲鴨群而脂醢
鹽醬鼓用足而不乏又善釀酒旨而利倍予自是祭以
時養不失吾父母之歡從師親友饗殮幣帛宗鄙戚舊
慶吊饋遺得免為太宜人晚年之累而予亦得以專志
於學若官妻之功可少哉妻知大義勤儉有心計籌度
出入節亨而不嗟下逮媵妾僕婢內外之防過於嚆噐
則有之曾忍情以寡恩乎簪珥微物不輕畀人乃濟人
之急往往無難色慈幼之性又若得諸天者尤厚故其
鞠吾從子靜及靜之子棟襁抱煦養長而成之心力備
至太宜人常稱之曰媳婦之恩於二子也但欠十月之
懷耳靜往受室翼旦參祠先大夫命之曰而知而嬌母
恩乎背之不祥故靜於子妻稱曰母而稱其母張孺人
曰伯母重所養也張素多病妻事事不嫌勞張亦不以
妻為事事專而或少嫌妯娌相得四十年如一日曾有
一語反唇乎先叔之女寡老無所歸歸養於子妻妻安
之一飲一食無所背其自奉之薄酒不能三行蔬敝僅
三五筋而止非祭祀及尊者壽惟服浣濯布素即布素
亦不逐時婦好寬窄短長儵忽異制蓋孝敬惠慈如妻
者殆無愧於宜人之稱也哉乃不與子偕老年五十八
而逝予是以慟也夫以女子適士人士人以進士起家

至大夫獲拜 封命進宜人翟冠而帔服 天語有
闕儀茂著婦道式修之褒婦人得此亦榮矣而無足以
塞子之慟者慟妻以憂勤至死也妻病革前二日子入
視之猶蓬垢喘喘翕翕數婢子負膚積子勸之已弗已
明日莫能興又明日死斷其殘機得帶綿布為丈者百
二十奇啓篋笥稽所有尺線寸帛裹襲整整救焚諸種
類棄盡封閉無鼠虫嚙蝕之跡木頭坎肩有陳積數年
不用者他物稱是子故曰有助於子多矣妻亡而後知
之妻平生不植私產於外家亦無所私乃是年春謀之
靜以四十金買大舅莊齋早田一十二石魚池四畝意
若有所為也予茲以是業分買券給宋氏子孫世掌之
為外父母修塋祭掃之資蓋推妻之意亦少以慰子之
慟也妻生戊申九月十四日丑時子二長齡儒學附學
生貢早奉太宜人命鞠先叔之孫而名之次名鏡者近
又鞠族兄傳緒之子女一妻亡踰月而後生名孝姑志
喪也銘曰婦德靡他詩稱宜人孝敬惠慈厥乃稱情
天語渙黃泉壤寵靈茹悲撰詞用勒斯銘嗟嗟子妻
殆庶哀榮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 太子

少保謚文莊南野歐陽公墓誌銘

嘉靖壬子春 上虛禮卿位特召泰和歐陽公于憂居
仍聽終制辭不獲以是年冬初至 朝 詔兼翰林院
學士入 內直同勲輔元寮贊密謨皆 殊典也公耆
德宿望自慶遭逢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天下方隅
喁然期治平也迺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官 上震
悼不能已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命官護喪營域錄其第
且為國子生 聖皇眷德之隆賢臣始終之遇誠曠視
千古矣然天不憖遺典刑山斗其所繫豈微哉公諱德
崇一字南野先生學者稱之也曾祖滌祖時勉考庸世
有隱德祖考皆以公貴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曾祖郭氏張氏贈淑人母蕭氏封太淑人公初娠父母
咸感異夢幼神穎不群讀書數行俱下九歲以奇童稱
邑尹延見進退如成人十三為弟子貢督學北郡李公
大奇之名動三楚二十一舉于鄉聞陽明先師講學虔
臺裹糧從之值春試者再皆不赴力踐精思食貧自樂
癸未舉進士與同年更僕共馬講習舊聞酒食徵逐不
與焉授知六安州至則興教化省追呼絕宴享之供導
原泉之利憲臣行部至過境不入曰有賢守在歲大饑
疫捐俸倡賑設糜煮藥全活數萬人丁亥擢刑部員外
郎會輔臣薦公文行茂異特改翰林編修開門誦讀不

朕朕謂侯預修 會典編摩獨該核郊祀議起倡
引公為助堅不可仍疏請憲章 祖制斟酌成周庶費
省民安禮意不悖壬辰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於
館下誨以心身之要聞風至者至不能容乃復闢齋宇
周貧病均勞逸恩義藹然時當事者不相悅迺遷南尚
寶卿三載遷太僕少卿又改南鴻臚卿值外艱歸服既
除太淑人踰八袞依依不復出暇則約予及鄒東廓羅
念菴諸君子周旋于青原梅陂之上相與求未蕪之真
知究先師之遺旨訢訢若將終身焉丙午以薦起仍舊
任丁未晉南太常卿尋 召入掌國子祭酒事遂擢禮
部左侍郎寅清夙夜簡在 上心已酉改吏部兼翰學
掌詹事復 命教庶吉士于翰林公曰是我朝儲相
基也詎文詞已哉每試暇輒聚一堂考天人之際探理
亂之原講經綸之畧發疑擊節士咸知所嚮往庚戌主
會試黜浮崇雅最號得人是夏太淑人卒 特錫祭葬
弁祭侍郎公及正位春曹值 二王簡婚 康妃薨逝
俱禮難沿襲酌今稽古曲盡情文 上嘉納焉 宗人
既行踰僭日聞廢處高墻供輸浸困且監閣所至橫擾
公深患之會靖江中尉某當坐公請即所在闢閒宇畧
做高墻制居焉 泰邸中尉女請封公階 祖訓本無

科以丙辰年四月二十八日塋公于萬安縣十五都上
張崖山首庚趾甲之原以銘請于予予惟先師倡道東
南一時豪傑雲集景從人人自以爲莫公若也先師誥
來學必曰先與崇一論之而公則自視歟然予素遲鈍
定交四十年辯論啓發寔公是資乃垂晚被召得侍
同朝可固相訂正以究此學之實公每病予拘狎不諧
世而通和濟變予不及公遠矣方慶麗澤而公遽止此
予何能淑哉悲夫悲夫且天之生賢不數賢矣而會逢
其際者又不多見公資稟兼人躬逢聖主方與元臣
碩輔期期熙明而天亟奪之冥理可致詰耶計聞中外
哭者失聲吊者失色蓋非爲一人一家之私也予披淚
而銘之曰聖遠言湮大道斯晦我師奮興主盟命代
及門濟濟入室則公獨知妙契覺後包蒙有政大施
民用和樂族爲文章星虹炳若孤忠一德際我聖
明爰置左右眷莫與京夙夜在公嘉謀入告贊協皋
夔周行是好有猷有爲維國之慎無讐無黨寔世
之衡篤生胡艱而奪則速自昔所嗟生民無祿潛帝
隱澤衣被既多鴻名茂烈末以不磨卽典賁終皇
恩有赫昭揭儒真考學玄宅

江夏令尉山蕭君夫婦合塋墓誌銘

予友蕭希舜者軒軒奇偉人也自負甚高故其表見亦
多可稱述云君諱韶希舜其字也別號蚪山世家永豐
人未豐俗尚氣節尚氣節無能出君右者七歲受學於
外祖黃膺微先生黃先生深器之語其父靜菴公云充
蕭氏宗者非此兒乎其端穎不弄可念也比長學易於
西濠陳先生談理摘辭文名籍籍一時陳先生稱之如
黃先生嘉靖壬午君以易舉於鄉蜀中程御史名能知
人者每堂試輒召君居其間屢試名屢先御史手其文
徧夸監司使者曰奇士奇士迨放榜君名第三皆謂御
史知人哲也君雖貢士家居邑中稱爲賢者今有疑政
時造君可否君曰此豈吾分哉遂出館宜春而宜春人
亦以爲有賢者寓其郡守縣令亦皆折節下君猶未豐
焉君乃杜門講習口不一及公事豐邑田籍多詭今有
金君者舉履畝法請君佐已自是邑無病民之賦君與
力多焉君素稱秉禮喜以敬讓化族人朔望肅衣冠會
長幼習禮於其家族人有爭往往趨君求理別其是非
莫不心服陽明先生之倡道東南也君初聞之甚力久
而潛心致知脫然有悟每悔其覺之晚也君早歲與予
及澧州牧劉君希昭約爲會月以三六九日爲期每期
約作時義五篇薄暮各携所作至中途出示相可否已

各述其身心所得予能直能葬二人之隱君素每不輕下人而於予言輒欣然受雖面折其過不逆也澧州嘗云對聶君如質神明令人毛髮俱竦懷慙以歸君長身王立抗顏師道以故出其門者率多成名宜春則楊以誠郭坤皆舉進士其後楊亦爲御史吾豐則陳事慶宋侍御儀望予從子給舍靜也所以廣厲賢才盛矣不足以觀君所學哉然君數奇屢試弗第卒就天官選出今江夏時桂侍御榮按部於楚君同年也聞君當來乃錯愕曰此下邑何得屈吾賢者耶君治江夏奉職循理才操爲一時冠軍中丞署其功狀曰素質時名而才優製錦偶當劇邑而政似烹鮮循良之吏也伊侍御曰當極繁之邑而應酬有條撫久疲之民而恩信已洽牧民之良也高侍御曰賑濟稽覈而事少冒濫催科適宜而民不告勞嗚呼以君受知當道如此即嚮用孔邇矣顧官未及遷一旦溘然以瞑豈不悲夫君配邵孺人將軍邵易常女性貞靜事舅姑孝教子孫義御臧獲有恩爲婦爲母職罔不舉初君將往江夏孺人屬疾君止之孺人曰吾而不行操中饋者誰與遂力疾赴官踰二年返於家未幾而君卒矣孺人哀慕不數年亦卒生相之歿向之此豈獨孺人之賢化君義之深也子男二人曰澤

曰浩君平居時嘗論列二子之能謂澄可家浩可學既而浩果領鄉薦澄亦克有其家不墜前烈可謂能知其子矣君之先世載隱德八世祖叔勝生崇古崇古生仁儉仁儉生思孟思孟生煥珪煥珪生律聲律聲生俊秀是爲君父所謂靜菴公者也君母黃氏膺徹先生女靜菴公之繼室也希舜之賢啓於哲父孺人之懿成於令姑所從來遠矣因序其世系如此云君卒於嘉靖丁未九月其塋則已酉九月也孺人以辛亥三月終十二月始啓君窆合塋焉墓在永豐之瞻塘銘闕有間矣予素知君矣忍君泯泯無聞乎是予之責也乃據浩所述狀銘之銘曰抱才諳兮弗獲善仕命偃蹇兮徒鬱爾志婦從夫兮得所止伐豐石兮將譔君美內之坎兮詔來史信予之言兮匪過侈

明故坦菴劉公貫裕墓誌銘

公諱黌字貫裕其先吉水人家世業儒有諱壽甫者以避兵徙永豐之西平故永豐西平有劉氏則自壽甫始也壽甫生真淑真淑生務學務學跌宕詠諧喜交游有豪俠風娶本里郎中李嶽潤妹氏生四子長秉琮次秉璣次秉璣又次秉珪秉琮諱某中永樂戊子鄉試官止某縣知縣秉璣中宣德丙午鄉試春秋魁由龍溪學諭

真定府教授卒于官公爲教授子謙裕則公之弟也英妙負才名學憲夏公試而奇之召主洞學爲多士式公日望以適承郡博之志乃不幸短命死公哀之而撫育其二孤恩尤篤至公坦夷真率有雅度樂道人善熙熙然飲人以和故人樂從之而其教孝友重信義則天性然也郡縣有艱大務必以屬公公任之無不當上意如斷藤峽積寇煽亂公領兵隨本府柳同知徃征之寇平給賞銀牌復其家歲肯出粟五百石助賑監司旌其義榮以冠帶他如捐貲助修恩江橋委修先師禮殿及西陽宮文忠歐陽祠咸書績于石鑿鑿可徵也前縣令強公滿唐公瑤每以賓禮禮公詩簡往來無虛月強書云義與利相反公與私異途尚義不尚利以公不以私豐人劉貫裕有之唐書云弘廓沉厚士之器局疏通決洽士之才幹具是二者乃可以任重致遠義民貫裕兼有焉知言者以二簡爲寶錄也一峰先生潛金牛未嘗輕與人接公以督修西陽宮至沙溪沙溪去金牛百餘里乃獨延語移日語甚洽扁其所居爲坦菴鄉人遂以坦菴稱之先生慎許可豈以言色親人者耶公晚年不理外事杜門教子手不釋卷與郡守傳五峰十數輩以耆年結社徜徉詩酒以逸其老子自結髮與公

子州伯君相友善公愛州伯故因以愛子每相遇輒欣然執手談古今事可監戒者以爲訓時稱善教子厚禮其師友無所愛惜食以公與先大夫爲首稱天順辛亥二月二十日公生于閭庠故名費汶正德戊辰十二月初十日娶城北徐義民攷敏之女宜其家人有相道焉子宗源以輸粟拜義官女適雙江口聶環秀再室鄒氏生州伯君君諱希昭中嘉靖戊子鄉試授羅山令遷澧州守致仕宗源配陳氏生子二長某娶某氏次某娶某氏州伯配蕭氏生女一適五石楊某再配陳氏生子某聘鍾氏女適庠生湯夢麟正德庚午某月日公夫婦雙壽筆集 卷六 十九 附在書院後

合莖于二十都業源之仰天湖子山午向稱吉兆也嘉靖壬子春二月州伯君緘書介幣錄傳太守所述事狀責子銘予乃繹狀拜而銘之曰古道榛塞執履其坦紛以多岐惟公獨簡簡則易從有斐一峰乃扁厥廬一語百朋眸如其容載汪其度鄙寬薄敦歸德者慕以篤周枯寔生今子與予同游仕學兼美流芳不死可死者身業源秘只以求千春崇封窮碣過者曳輪讀而嘆之曰於惟善人其郡博之肖子州伯之嚴君乎從仕郎工科給事中楊君汝容墓誌銘

國朝自宣德以來推相業者咸以東里楊文貞公爲首

公夾輔四朝功高德懋天道好謙事昌其世不惟科第官爵聯榮濟美而代有聞人如近故工科給事中楊汝容者豈膏家庭稱賢哉一時名流咸願交焉君起甲科初授行人選補工科給事中未四月遽殞實志未究歛才靡彰抱忠弗殫於戲傷哉夫春秋遺官謁陵制也是年春三月二日予與汝容咸奉命往偶宿齋同舍君偕禮科章給事中過予相與歎世歎歎者久之乃時掩口攢眉咯咯作欲吐狀予問之謂喉舌癰生如栗鴛諸藥罔効昨噲山豆根差可予曰恐虛火上炎未宜過服涼劑明日峻禮還又明日復命再踰日子往視之已不能出戶乃即榻問焉謂諸瘡潰口無完肉吞吐如刺唾涎滿地予竊憂之已乃日益甚竟以是殞殞之日諸同志暨戚友咸在君曰吾疾不可作明時事業公等勉之所不瞋目者未請恩典報尊人乃取紙筆書曰不能終養不孝之罪已又令家人探櫬中取轉官時凡以禮相加未荅者置諸案謂速令人分致之端坐而逝若是可強而然哉君蚤從宗伯南野歐陽子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學反身克己自信益篤日以孝友忠信爲實地而廉靜簡朴得之天性不解爲世俗態而一介不取之操至死不渝其在孔門不得中行而思其次歟

物汝容者非所謂循而有所不爲者耶君諱海字汝名號事齋補邑庠弟子員應詔入太學中順天府庚子鄉試嘉靖丁未中李春芳榜進士戊申選行人司行人凡行人奉命例有金幣禮使者君凡兩承使命已酉護送少保費文通赴辛亥諭祭藩府秋毫無所染行已有耻不辱君命謂之爲士也矣魏哉曾祖秋刑部司務祖禹通政司經歷俱以文貞公廕文忠號北渠縣學增廣生以汝容登第遂隱去母嚴氏先卒娶郭氏繼娶劉氏子三女四克一守一命長二女郭氏所生復一及二幼女則出自劉也君生正德丙寅九月十五日卒嘉靖壬子四月二十一日吏部榜勳載鳴者文貞公之六世孫也於給事爲姪行謂予知給事謁予爲銘乃檇都察院會司務雲所述事狀節而銘之銘曰不得中行而思狂獷是謂其次使於四方不辱有耻可以爲士孔門之所與者如此今觀給事之所養非耶是耶人方期其爲朝陽之鳴鳳而歛歛羽化此有識者之所以流涕也銘以識之用昭于世

故坦菴楊公墓誌銘

坦菴者予不識爲何如人僅識其仲子給事君一面也予奔坦菴計逋而歸已而徵銘來京師不知何愛於予

惟予拳拳是屬焉子亦何以徵坦菴而謂可遂銘之
州給事君與兵科給事朱君伯辰監察御史宋君儀望
刑部主事張君正和爲同年友相善又與朱宋二子咸
出宰吳地以仕學相砥礪臭味嗜好稱同氣焉是故過
紀三子者之言謂予言可信也乃千里緘狀介三子者
余銘於予子辱三子之知舊矣其於給事君何疑哉噫
不知其父而徵諸其子不知其子而徵諸其友故古人
有不交一臂越數千里而契若平生者以類而相感也
銘曰嗟嗟坦菴化矣潛德曷銘徵于嗣人莫爲於後雖
美錦厥嗣維何臺諫之英厥名維何幽獨之貞適慕
柴葉薄視聲榮克諧傲弟式豫慈君乎化里閭載質明
神誦佛歸德紀功勒珉靡究厥施之足曰沒寧按狀坦
菴姓楊氏諱光祖字克孝坦菴其別號也未樂初有諱
子榮者從羅千戶自淮安北還遂家于海豐縣之尚義
里海豐之有楊氏自子榮始其曰系出淮安則遠無所
考今顧斷自其可知者云子榮生公正正生釗釗生林
林生斌斌生坦菴與其弟光世斌商于江淮間渡邵伯
湖游焉坦菴時方八歲哀毀若成人克家幹蠱不復以
生事累其母比壯應詔例補陰陽訓術縣司廉其才
凡行凡督委必屬之故嘗巡捕則盜息而民不壞里人

往捕者弗盜捕而反爲盜且暮驚然以詰捕爲名
楊佛來吾屬無廢業也正德中權璫有罪姓者以取
海狗馬奄至濟上張威煇赫挾如虎諸海戶謀欲辟匿
海洋時坦菴署大沽河巡司事以身任利害民用以安
又嘗督修武定鎮城費省而速愈憲王公黷之屬太
史涇野呂公書石以紀自元委勞午月不暇給喟然
歎曰人生行樂耳久俛首下何耶乃求退買田于
龍溪之上結茅種樹日漱茗其間酒後放歌多儵然遺
世之詞識者稱其有柴桑之風焉至其化導鄉人爲善
之心老而彌篤嘗修義勇武安王廟月朔會鄉人爲社
誓于神曰作善者佑之其不然者殛之鄉人凜然日有
所畏惟恐陷于不善爲楊公所短蓋薰其孝友之行非
一日也寡母張孺人好施予凡諸姨匱乏必周之又欲
邀其旦暮同飲饌坦菴每先其意之所欲第傲善使酒
一無所校曰校則傷吾母心也何以見先人于地下乎
卒遺二孤教養婚配無異已出張孺人病且篤惟亟呼
孝子某者屢日不絕口鄉人聞而哀之嘉靖丁未給事
成進士迎養京師明年戊申授知武進縣復迎養至武
進時坦菴患風痺艱於動履而言笑自若給事以蘇之
凡丘宜興之張公二洞爲天下名區屢請一遊堅不

謂古之善養其親者豈專在佳山水耶汝但修汝
母之政使利澤及民民歸德于我足矣乃給事之爲武
進也宜民宜人卒蒙君子之子之稱明年已酉還海豐
每天氣暄和輒肩輿訪友人笑歌終日如也辛亥冬
給事被召補兵科命下而坦菴之計至矣蓋十二
月二十九日也距生爲成化己亥十月二十九日享年
七十有三配安氏生子三長崇早卒次觀即給事君也
又次巖一女適邳州知州孫重光孫男一名翻女孫二
是年壬子冬十一月薨于城北三里祖塋之左坦菴天
性篤厚博倫理與人交出肝肺以示雖五尺童子歎之
不疑輕財好施與物無競故時之大夫士追論夫給事
毓祥之所自者往往有善人逸民之稱非過也

勅封孺人陳母徐氏墓誌銘

徐孺人者贈文林郎藍山縣知縣實善陳翁之家婦子
友奉直大夫南州知州西川子之配太學生珣珣之母
珣子恩珣子惠之祖母其在恩之子某某則稱曾祖母
也家富萬石貴拜恩封紅朽填委曾玄纔勝享年七十
有三而卒卒後何憾耶時孺人仲子珣候選在京聞計
爲二月念七日泣血茹痛荒迷顛踣已日乃蘇奉厥翁
手割弁其兄珣所述孺人事狀謁予爲墓銘予與陳氏

且友三世通家矣義何可辭乃銘曰妾以夫貴大夫
之配以子稱國學之英繼美元孫濟濟雲仍者終以
德匪哀且榮龍潭之原山水盤潔上厯吉甌名弗陵
君子銘之式昭末存孺人諱某姓公氏徐爲邑毗望族
通超公有隱德乃獨鍾其德于女故孺人稱賢年十九
適陳氏六年而實善公沒姑母太孺人帥氏以家政傳
而孺人之賢益彰時西川子與予同學未嘗問家事惟
以暮歸省太孺人訝之曰汝之歸也何且暮僕僕不憚
煩耶無以汝婦之養或有所逮耶予固安汝婦之能
養也抑以食指之繁庶務之叢委或有壅而集者耶予

雙溪集卷之五

五十五

雲丘書院藏

嘗起而視之咸井井不改予舊予固安汝婦之能家也
汝何且暮歸不以僕僕爲煩耶自是西川子得專志於
學學成而官官無弗稱由鎮江幕遷藍山今已遷雲南
補州守咸有賢聲地封考妣恩及孺人冠帔相輝
姑媳怡愉稱家慶也西川子未六十謝政家居優游晚
景白首相歡每對親友談平生未嘗不歸德於孺人也
孺人生二子長珣字伯珍以國學生選廣東萬州目棄官
歸養娶程氏生子恩恩時卒業南雍娶曾氏生子某某
珣子珣字伯良亦由國學拜官有日乃以憂阻娶張氏
子惠惠聘曾氏孺人歿於是年正月十有七日以

月某日卜塋于邑里龍潭之原而山郊向云

初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筠菴居士藍公墓銘
封君諱賢字世鳴一字世則筠菴其號也筠州之有藍氏自文靖始文靖系出楚大夫藍尹臺之後後梁時自蜀出刺筠州卒塋于高安之大成子孫不忍離其墓也遂家焉今墓猶巋然在乃郡志逸之蓋郡志獨詳宋事宜其不及梁也宋南渡時有諸卓字仁傑者又自大成遷高塘生明伯生敬可生才翁生以政政衰然尤族以政稱傑焉以政豪宕博學元季盜起出百死於兵革而卒全其宗遂遷今居所著有歷亂記叙廢興核博與史

雙蓮集卷之六

卷六

墓誌

藍公墓銘

合謂非卓識之儒乎政生三子季曰伯澄伯澄生田字韞玉隱而未見益振其家田生鐸字子循循生吉字惟祥豐於財以詩名吉生琢字安成個儻有奇氣封君其子也封君九穎異補郡學弟子負稍長從魏泉傳二守試有司稱學與少參劉月山定交焉二公皆里中名士雅器重封君屢試弗售遂棄去歎曰攻程式之文俯首有司聽去取可利達功名吾兒優爲之而栖遲林壑順天和以暢乎曠逸之性吾不能以此而易彼也自是足不履城郭凡三十餘年而鄉行益著天泉潘翰林出推瑞郡務章車以風民俗屢欲以禮羅而致之強之不可自是風規

介亮益爲有司所重雅尚冲澹所御服食多人所不堪雖晚歲豐裕視約乏無異堅定之見妙契數學其言未萌得失多奇中每秘而不發性坦夷不設城府不解爲機詐以欺世亦不疑人欺及給諫登第讀書中秘改給諫歷官戶禮二科使封君張聲煥傾軋閭里開騙局如夫人無難能乃砭砭以盈爲戒約束子姓僮僕無敢撓官司及有所加于隣里嘉靖癸丑以子貴恩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明年甲寅朔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配長汀教諭劉克中女有士行贈孺人卒先封君十有七年繼黃氏子男五人長塋娶劉氏不壽次即給諫君

雙蓮集卷之六

卷六

墓誌

藍公墓銘

也中丁未進士娶鄒氏繼黃氏鄒黃贈封孺人女一適五里謚弼孫男六人芬蕙芝蘊蒙舊例冊封諸藩王每歲冬降詔給諫例得克使乃禮官以歲歉請明年首夏行之明年元旦科臣忤旨下廷杖而給諫與焉給諫慮封君聞而憂也乃百計調攝幸而愈期遣兼程冀庭趨有日以奉慰封君而封君亦且日望給諫之來慰也乃不及躬含歛宜其痛忽忽無以自解茲以是歲閏月某甲子卜塋于某山之原給諫具狀懇予銘墓給諫仁孝人也與子仲子爲甲午同年又予以道義相契即予弗文義弗能辭銘曰有筠倚倚言旅其菴居菴者

謹明珠淵涵淵珠澤媚鳳凰于飛翰館諫垣朝陽藻
詞天子貤封龍章渙貫穹碣豐卣以俟于世世

故周母羅恭人墓誌銘

婦德主幽義不外見乃狀羅恭人章章著何耶恭人爲
吟塘周憲伯之元配憲伯傲岸一世不以言色親人肯
阿詞以徇婦人哉讀之而信且疑焉已乃出吊陽田質
之太史念菴羅先生先生曰此予之族姑也賢哉淳淑
吾耳孰焉銘之宜矣時節推劉子方興在座亦曰吾鄉
內助之賢無踰恭人譽弗昵親憲伯之言足徵也予乃
述憲伯狀而銘之恭入姓羅氏名某吉水嶺下之羅世

雙蓮集

卷六

七

張五書院藏

稱右族况恭人之祖若父代爲士人師表耶祖某以舉
人試某縣教事父某以歲貢授華容縣司訓恭人少不
群司訓愛而奇之謂必擇不群士配焉擇而得憲伯憲
伯爲別駕東泉周公之令子別駕之擇婦甚於司訓之
擇婿恭人之歸周氏也善事舅姑如事父母別駕日與
胡安人豫豫乃傳勤儉豐約事罔細靡式遵安人之舊
安人常夜坐不夜分不寢則恭人疊疊左右命之退不
敢退時別駕以文學行誼奔走士人樞衣脫屣戶無寧
日別駕不費一詞供具豐儉靡不稱賓別駕與安人喜
曰大吾家者必此婦也乙酉憲伯舉于鄉踰年卒

安人不豫竟弗起恭人侍膳嘗藥衣帶不解者月餘

已乃哀苦代事總總有條序即憲伯當之以身要不是
過終天之恨成其少慰賴有恭人代理之密也已丑憲
伯登進士第授行人奉使河南便道歸省恭人從之入
京明年拜監察御史奉命清戎兩浙取道濟寧又從
憲伯省別駕于兗州尋別駕卒于官扶喪歸突惟禮是
相又明年兄弟分異恭人惻惻不能安憲伯曰子安哉
勢也服闋尋有巡按兩浙之命以持法忤輔臣訐辭
聽勘人皆爲憲伯危恭人曰以法危身事久當白已果
白尋擢福建按察司副使恭人從憲伯入閩歷官中外
幾二十年未嘗一與外事爲憲伯累而撫教諸郎俱稱
名上是故婦德母儀美暢聲流入無間言有非節焉取
者比也恭人孝敬慈仁得之天性不惟施於舅姑爲然
禮諸姑若姑洽和妯娌惠逮媵妾而詬言鞭朴不妄加
於減獲隣孤族寡凡貧乏不能存婚嫁無所資者咸依
以爲所脫簪解衣推食食之畧無靳惜而備保乳母之
類有終其身不忍去周氏之門者是故沒之日遠近駭
大夫士聞而嘆間里宗戚哀行道惻來餽無依者如喪
考妣憲伯狀所述皆鑒鑒在人非誣也恭人以夫貴
而恭人子四曰意曰心曰忠曰惠意娶劉氏繼氏

雙蓮集

卷六

七

張五書院藏

娶曾氏繼龍氏忠娶廬陵劉氏惠娶李氏意忠俱府學
生早世心國子生惠府學增廣生女孫四男孫一名棟
幾周而殤恭人生弘治某年某月某日沒乙卯某月某
日是年某月某日葬東山雇州之陽辛山乙向稱吉
遷云銘曰淑矣恭人孝敬慈仁誰爲狀之譽弗倪親質
之太史斯名稱情雇州之肝蔚焉崢嶸納詞于幽用勵
女貞

處士徐師儉墓誌銘

嘉靖乙卯臘月六日爲師儉徐君歸窆之期其子璜懇
子銘墓誌而請曰先子託交于大人先生四十年乃辱

雙溪先生集

卷之六

三

不鄙先子而先子礪行遵憲擇地而蹈一惟大人先生
之言是務是式疾革無他語獨恨不獲與大人先生訣
而託璜輩以爲庶九原弗瞑惟是爲歎璜拭淚再拜予
亦泫然悲痛哉夫八十考終富多男子罔有醜行爲人
神怒即死何憾也乃憾弗與子訣此其人何如哉夫讀
書譚道世之稱士人多矣而彰穢媚惡幾何不爲人神
所怒也耶予不銘則善無所勸矣乃據徐生所述狀而
銘之處士諱德字可父子當嘉其儉德號曰師儉鄉人
遂以師儉公稱之考岳衡長者與予先尚書公相善捐
金五十助軍餉義聞當路榮以冠服衡之考清循循之

致蘭俱以善行著此處士淵源大槩耳處士善事義

官公及妣夏氏友愛二弟老而彌篤出可大于重辟可
膺補邑庠弟子負已改補藩掾處士營牧左右若蹈水
火處士忠厚儉朴得之天性言不出口行不中衢體若
不勝衣而服舍輿馬一無所騁早年家甚薄中歲以後
起家致數千金而儉德如一日鄉里嗤爲猥褻猥褻
二字俗以不能凌駕人橫張聲勢者云也處士聞而笑
曰我以猥褻自待而以公溥待人何不可乎蓋其錢穀
子母生息弗違例責人以厚償即不償亦不嗔且索也
無疾言勃色用是人無怨惡而歸德於處士如出一口

雙溪先生集

卷之六

三

雙溪先生集

嘗念祠祀弗裕出金生殖以資蒸嘗而祭器樂器及香
火之器之類拚百金以備之致孝享也子姪艱窘不能
朝夕者資爲轉運而產業肥磽隨人愛憎爲取舍舍弗
恡情取弗抑直遇賢士大夫恭而禮郡牛竹墟層公署
縣事別駕羅公咸禮以賓席而縣令金石莊魏南野張
龍田孫兩山凌海樓諸君子皆知邑有善人如師儉足
多也故平生不受官長譴辱而邑之賢士大夫交口譽
之無退議焉處士生成化丙申十一月念二日沒嘉靖
乙卯三月十四日子三人長琛次璜女鸞秀元配鍾氏
所出次琰繼配劉氏所出次瑞則側室劉氏所出女璩

訪省蔡陳某墓亦有碑曰天官史長兄琰相繼
有子而殤琰未有子璜子五俊倣侃俛俛今繼琰以
皆治命也琰娶鍾氏璜娶范氏繼楊氏瑞聘江氏茲
奉柩葬于興平鄉之周陂周陂爲徐氏祖塋例不得祔
而處士祔之族人歸德於處士故也銘曰周陂之原
例不得祔乃祔處士惟德是輔厥德維何義不放利
儉不張勢恕以公物忍以善世君子與之小人訛訛
噫予不爾哭哭以銘墓庶瞑爾目

勅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坦菴宋公墓誌銘

世固有盛位無赫赫之光而以布衣實行義聞流賜澤
慶悠裕者余於宋君坦菴有足徵焉坦菴卒且十餘年
其子儀望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上方招選茂異以充
臺諫而儀望諸所條對論列率多稱旨天下士翕然
之上覃恩勅封如其子官人於是知有坦菴云儀望
出按河東事且竣予告還鄉將謀改封其變乃以同
年胡太史杰狀來乞銘予知坦菴舊矣而况於監察有
師友之義銘不可辭也按坦菴諱開字聞義以字行爲
人坦夷不習爲機曲好回之行人題其坦遂號坦菴焉
曾大父正己大父邦鉉令章弗耀父魁昂號隱圃取郭
端人生坦菴坦菴負奇氣稍長誦毛詩攻舉子業

雙蓮集

卷六

墓誌

宋公墓誌銘

志遂棄去好涉史傳及百家雜語觀古人成敗譚當世

務率鑿鑿切事情而克家幹蠱凡歲時公私出入不以
累隱閒乃伯氏好交游不治生產季且穉隱閒不欲獨
累坦菴乃命析券坦菴自取其荒頃而推腴產以屬其
昆若季夜被盜執隱閒甚急家衆亡匿獨出身代父竟
解其縛尋亦以計自全廣寇流劫至縣糾衆捍禦甚力
逆濠反爲仇者報役于官領兵督餉毅然從事自是邑
有難事非坦菴不可度田均稅悉以委之里人稱平嘗
挾貲遊湖襄有一男子皇皇求附舟初不知爲盜也衆
不納坦菴憐而收之旁以酒食居無何叩首謝曰公仁
人也害之不祥遂辭去時舟人多病疫躬調湯藥賴以
全活甚衆未幾坦菴亦病歿顯天泣曰若等賴公無死
公卽不諱若等能獨生乎忽有一黃衣人來視鍼之尋
愈昔人謂孝弟之行可通神明忠信之極可以出入水
火謂不信然哉坦菴生天順甲申四月十一日卒嘉靖
乙未五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二配嚴氏生子敏繼鍾
氏封太孺人生子鳳俱邑庠生次撤次倣次儀望卽監
察君也女一淑秀嚴出適張最簡孫男十餘人儀望幼
穎異坦菴於諸子中最所鍾愛遣之就學督課尤嚴遂
文學起科第今具縣均賦節財有惠政及爲御史

雙蓮集

卷六

墓誌

宋公墓誌銘

逆帥怙權干紀儀望首諫其奸公卿有朝陽鳴鳳之譽
且不自滿假而從事於古人身心之學日駸駸有聞焉
往余弱冠與坦菴仲子敏同受學於梅厓郭先生之門
時坦菴以丁稅編役縣庫凡縣之稅錢贖金咸出入于
庫役之手俗號爲金銀庫子以其悖入簿族城社汚吏
恣貪以焉購而得是役者每藉以致富坦菴不購而得
得之而一無所染及以累其家卽此一事已可書況可
書不止此而又有儀望爲之子足以顯名當世也歟銘
曰古有善作室者樹漆於始衆以爲落落其後家裕
岌然大起嗚呼宋氏之樹德真若樹漆者矣故惟善

集賢堂

卷六

三

降祥惟德昌嗣嗣以爾仁祥視爾履嗟哉坦菴不仕
厚積弗施乃延厥祀今舉世重富貴卽使君躋崇據
要多珠王文綺豪雄當世孰與議祥貽慶而食報於
其子哉矧 寵命載錫輝映厥里保爾後生以煥前
美苟其美之可傳斯吾銘之弗斃

勅封孺人劉氏墓誌銘

孺人劉氏者給諫陳君謙之母也孺人諱善毓系出廬
陵荷山周氏祖榮營前劉氏遂襲劉姓父持鑑惇默
稱長者母左氏以弘治丙辰四月二十六日生孺人孺
人年十六歸封君陳先生先生以 萬曆一方十九在

外乃以家政付孺人請命王姑而行姑寡居四十年無
一不當王姑意姑慈婦順家以忘貧里閭聞風感化有
婦姑相諱于室者輒私相戒曰我則非人獨不効王母
劉婦耶嘉靖癸丑給諫以廬州郡推三載考績得以例
請 恩封父如其官母封大孺人天語渙賁俱 渥典
也又明年風憲員缺召天下郡縣官有治行者補之而
給諫爲召用第一人遂擢吏科給事中未幾而孺人之
計至矣孺人疾且革王姑問所欲言孺人泣曰婦死無
他憾獨恨不得終養老姑乃忍累老姑送我終耶相嚮
哽咽竟無一語及他事傳謂終身慕父母若孺人則有
雙美矣

集賢堂

卷六

三

之矣蓋其孝敬慈惠得之天性雅尚儉朴終身如寒素
女初不驚意豐約給諫三試鄉省三不利孺人不知其
爲不利及登第居官人皆以爲華也而亦不知其爲華
庭闈蠲動以大義不屑爲婦人之仁而管朴訥謹雖減
獲之微亦未嘗有所妄施外兄之嫂寡無所依引以同
室衣食與俱于茲十年是豈淺丈夫所能也而孺人能
之一無所強是可謂之賢哉孺人沒癸丑十二月二
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九生子三長給諫次嘉訓又次嘉
謀給諫娶王氏訓娶張氏謀娶王氏女二長適蕭益次
適劉寅俱同邑人孫男三希元希寵希亮孫女一許聘

成王副使季子可學下以是年臘月某日葬本里龍
塆之青龍門甲山庚向給諫具狀謁予爲銘予於給諫
有義之契故撰次而銘之如此銘曰婦貴孝妻貴順母
貴慈有一於此女中之師况備有之而風化里閭者
乎嗚呼賢哉天章渙賁譽命四馳龍塘之涯龍躍雲
垂樹之豐碣過者興咨

勅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張公墓誌銘

公諱士優早諱寵字天錫以字行號寒泉居士亦號石
屋山人先世有曰景重者自素州司戶叅軍三傳至洪
爲虔州僉判子敏徙潭州潭州爲南唐叅知政事生子

雲南道監察御史張公墓誌銘

雲南道監察御史張公墓誌銘

五其三宏淵字清之以補廕授承事郎出知吉州遂居
吉之街西淵生錫錫生榮徙萬安山舍許是爲橫塘
鼻祖十一傳至縣尉公廷瑞者乃生道立器重生懷菴
生潛夫公之王大父也大父穎異五歲善屬對遵晦畜
德長有士行以儉約累貲甲一方詳見于大學士少湖
徐公所撰墓文公弱冠奉潛夫命以附籍補贛縣弟子
負贛去萬安二百里許居無何盜焚其廬所畜古書若
千卷付之烈焰歎曰遠離膝下曠定省以微聲利蓋將
慰吾親也今若此非天意乎遂棄舉子業而歸歸求性
分之樂於事親從長之間暇則究心墳典博極群書

古今臧否人物鑿鑿如睹記讀郭林宗陳大丘陶淵

明諸高士傳欣然神往恨不與之同時相上下一切俗
慮所營營者一無所屑惟義關風教事切民隱則毅然
以身任之如脩家乘以類疾拓舊祠以妥靈廣案盛之
田以克歲祀結祖墳之廬以虔守視捐貲築陂灌里中
高仰之田歲旱不足輒率衆露禱徒跣暴烈日手號有
厲卒獲靈應邑古根後如蹈湯火後者十九蕩析公役
之再三時廷尉爲御史例得免雜泛不免不愬乃約里
甲請于有司爲過比之法役遂稱平過比者吊納于各
戶之親且友而影射逋負之累可免也邇時名勝寺觀
率爲勢家所割據平頭寺在公里中取之如探囊乃棄
不取又從而新其棟宇葺其垣墉莫安其僧衆曰是不
可爲歲時修睦諸生藏息杖屨遊詠之地耶張氏居街
西與信國文公先世稱守善長者相隣好故廬陵富田
文萬安固山張皆有別業載五雲志公過其里輒俛仰
咨嗟謂文山忠烈祠祀徧天下而桑梓之地無一畝之
宮以栖神非闕典耶乃倡諸生徵志以聞當路咸允其
請嘉靖甲午廷尉領鄉薦上春官臨岐囑曰南雍有歐
陽先生在先生陽明高弟子見其於父子兄弟之間有
唐虞氣象蓋往從之廷尉今命惟謹遂聞良知之學

戊登茅墳榜進士踰年授清豐令尋以清豐異政召
補雲南道監察御史廷尉每語人曰不肖學若官服膺
庭訓麓有成立第周旋不能逮百一爲恨也自是人皆
知有寒泉公辛丑奉勅巡山海關以東宮覃恩封
官如其子又明年丙午奉命巡甘肅時逆鸞爲甘肅
鎮守贖貨啓釁莫之誰何廷尉數其罪而戮之乃逮鸞
下獄自是銜廷尉入骨已復總兵柄怙寵煽焰日毛索
廷尉短而弄之不可得又明年戊申命巡貴州辛亥
復命便道歸省人皆爲廷尉危謂當乞身以遯公曰
制命在君休禍以自全非忠也日趣廷尉行至則鸞以
逆誅始遷今官公性孝友端潔不苟對妻子童僕無惰
容用是爲宗黨所嚴憚已乃易以和粹人皆親之潛夫
喜賓客故賓客過從無虛日畢意款具以樂其志人謂
其有薛包之風敬事伯兄坦軒老而彌篤仲兄改齋第
半醒俱早世撫養諸孤恩踰已出比居父母喪已踰衰
年乃不以衰年廢禮皆塊袞麻哀毀如制每時薦輒泣
然感泣自是德義益薰于鄉鄉人式之有不平相率詣
門質正奉一語皆帖然退服以故郡之名賢如司寇執
紼劉公宗伯南野歐陽公司成東廓鄒公咸敬禮之談
論學互相傾洽是可以聲音笑貌致之哉公襟抱夷

曠雅志林壑喜吟詠不屑爲流連光景之句如曰我
私醉陶令酒爾曹莫作五男兒此遣兒就學之作也瞻
言萬里初布汝一腔春此寄廷尉令清豐而作也孤隼
已看雲外去花驄莫負日邊來愁說黃河苦水雪春風
須度玉門關此廷尉巡山海甘肅作而寄之也寄執齋
則有公去楓宸娛晚節我甘榆社事春農之句擬結詩
社則有三益只從閑裏過雙丸任自暗中投之句赴東
廓青原講學之約以後至題壁間云燕坐塵心息行吟
逸興饒追遊不可及力疾陟岵禱雨奇應之詩則曰
青使爲我達帝前須臾靈雨即霽然喜平頭修復之詩
則曰野人踈懶性睡到日頭紅却惟山僧苦鷄鳴起撞
鍾築石屋落成之詩則曰花落對酒吟晝長展書讀春
去總不知晏然老石屋曾有一字一句非關性靈紀事
實昭風範乎南野宗伯嘗對廷尉云而翁長者溫恭雅
度掬之使人心醉讀其詩雖然有唐人遺音平生知公
之悉無如宗伯甲寅春宗伯以計聞公悞然震悼寢食
弗懌容色日慘慘遺書廷尉云文莊不祿鄉失一典刑
朝廷失一柱石汝失去師資往訓在耳慎勿忘之廷尉
以書請欲乞歸養公曰爲全軀保妻子計得矣其如天
下多事何汝謂歸養孰與効忠之爲顯耶乙卯春例

卒鄉飲縣令率師生詣門敦禮煩以賓席辭不免禮成而退歸冒風雪忽腹中隱隱痛已乃痛不禁誤服玄明粉利之遂不起爲是月二十六日也縣之士民無間識不識莫不齋咨涕洟以吊享年六十有七距生爲弘治乙酉某月日所著有石屋稿秋蟹稿孤松稿藏于家配廖太孺人孺人有賢德公平生無內顧之慮以有孺人在也生子五長兩即廷尉君次霆次霄次霽次霽俱邑庠生績學鄉用女一適西門生貢劉宗武孫男五槩榮繁榮祖保孫女八金娥適宗伯歐陽公長孫宗翰月娥適衙前蕭謙餘尚幼以今年七月二十日塋于睦岡之

處士墓誌銘

人卷之六

甲

雲丘書院藏

原丙山壬向廷尉以子有道義之契乃戒幣肅狀請予銘予乃據冬官周子仲舍所述狀而銘之溫而恭維德之良端以槩維行之方樹德勵行維君子之光胡膏而也胡慶而昌崛起廷平鳳凰于翔昇爾恩封渙爾龍章睦山之閔佳城載銘貞石應地無疆

處士羅秋湖墓誌銘

秋湖處士者大學生渢之考渢卒業大學時亦往來子門以其嘗師子友念菴羅先生故亦樂與之遊一日持其考事狀及秋湖卷來請銘卷有水厓彭公念菴羅子題識二公言足傳信則處士之行實似可無疑也况渢

之昆季請之再三而辭弗獲乎處士諱賜五字尚實秋湖號也世居吉水文昌鄉之白沙白沙之有羅氏始自廬陵教授職職由南昌攻卜白沙而南昌之鼻祖考之家乘自唐昇湖先生隱暨諸彥諸瑤者仕宋終都靈侯云教授歷數傳至方敬號梅村則處士之高祖也清修文雅與大學士解縉紳先生相善家藏有梅村卷足徵曾祖諱弘烈號耕樂祖諱斐珏號澹菴其號繼耕諱性全則處士之考也處士爲繼耕第四子早與仲兄賜明季兄賜泰銳志舉子業並稱穎拔習用有待矣乃二兄相繼淪謝而繼耕老且病處士歎曰是可朝夕離左右

處士墓誌銘

人卷之六

甲

雲丘書院藏

乎遂棄去與伯兄礪菴瘁力孝養而侍嘗湯藥日益虔人曰孝哉希無後尋以渢繼之爲之計貲遺如卜兆建祠諸凡爲身後計者曲而當謂渢可獨私其產乎明有後而早卒孤孫煥煥以長以教以至於成四世同居中外無間言即張公藝不是過焉家素豐裕至處士益充衍蓋持以儉素又善節縮施至於赴人之急如決防水每歲侵輒糞廩以賑族黨藉以舉火百十餘家故舊有被誣積年不白者百計營解竟出之獄里閭有親麗非法鬻產以贖罪色慘若悲誥之曰此上世所遺祭田也遂與之直裂其券鬻者泣下不敢受乃倍償以助之甘

倫敦大義類如此處士性嗜學善論談古今事
如數計歲聘郡中名士為塾師中歲後屏謝世紛闢
也構池亭日與士友徜徉詩酒以自適顏曰烟水憂野
志所向也娶夏朗劉氏女貞婦行足稱賢配子三長沐
宇士濟國子生次溥字士周先處士四年卒又次渢字
士雅女一適帶源王錦次子仲鏞處士生弘治庚戌
二月十一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九
卜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本里皂坪之原予乃據國博舊
陽徐子所述狀而銘之銘曰孰罵其親莫競仁孰博其
莫急維義嗚呼秋湖斯人之徙斯人逝矣其行可書

雙溪集卷六

卷六

四

雲丘書院藏

其何愧於山林之儒如玉斯瘞皂坪之墟

奉直大夫龍井曾公墓誌銘

大夫諱夢祺字兆賢號龍井世居邑之纂溪靖難忠臣
鄒公瑾之派也其居營前而以曾為姓者上世祖季式
出繼營前之曾氏遂居營前姓其姓云瑾抗靖難之節
坐族誅乃季式之後獨得以出繼免謂非天道耶于茲
百二三十年疑畏相承不敢請復此大夫耿耿之懷對
予言之屢矣而所以屬望於行人者蓋惓惓云高祖德
積曾祖治端俱隱德不仕祖元魁以子貴封徵仕郎父
用由例貢官金吾後衛經歷母蕭氏封孀人癸丑年三

月三日寔生大夫先是里人有俊兒殤者夢神人謂之
曰是兒賢而貴非汝家器乃上舍公子也已而大夫生
經衛歎曰此生賢之兆也因命以名與字云大夫穎敏
不凡十歲隨宦京師授學于進士茹鳴鳳之門進士能
尊師道為京師重門下故多貴秀子弟然於諸生中獨
奇大夫每校藝必先諸弟子諸弟子亦自謂未能或之
先無何經歷卒于官大夫年十五執喪禮如老成人進
士別而囑之曰汝父為清白吏未究所施計汝後當有
聞若以科第至京當避舍以居其他無相見也服闋補
邑庠弟子負襁然著稱邑大夫桃源朱璉雅器之時陽
明先生門人有冀惟乾者朱鄉人也素慕一峰先生之
風因桃源特過永豐拜其墓朱遺大夫從之游遂聞良
知之學每按考輒以文行上其等而端峰邵公尤重之
果以是年壬午中式鄉試北上春官乃依然惟蕭孺
人是念已丑下第期取道會稽入拜陽明公之廬渡京
口卜夢金山得唐詩二句思景慘淡遂返棹遡長江以
歸時蕭孺人業以卧病母子相見甚歡病亦少差曲意
湯藥幾二月而卒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乙未秋授判永
平與郡守劉範東節推柯雙華同寅協恭郡治一變歲
大侵藥州尤甚適藥守罷去藥人士請於當路願得

雙溪集卷六

卷六

四

雲丘書院藏

著當路黽而櫟之百計勸相招商散粟餓殍不能移者
役設糜以飼之所賴以全活者甚衆當路疏于上特給
銀牌旌異績也其他督潞溜河及委修沙河行宮省費
節勞大有功於上下咸謂殊擢之將及也乃巡撫戴龍
山薦擢滄州遂擢滄州牧守滄州三年慈惠節儉不求
近名滄當南衝易以易謗人或以此爲諷大夫曰夫官
以爲民也與其剝民以媚人毋寧損已以益下乎自是
夫力供應之需悉從簡約賓至罔滯民用不擾權貴歛
手雖以此獲知於上而謗亦隨之乃卒爲鹽法使所不
憚適庚子十月獲聞行人秋捷之報大夫浩然曰吾未

懷遠集卷之六

卷之六

四

懷遠集卷之六

畢之志幸有所託不當於此時去耶士民遮留奔走數
百里外不忍舍時少湖徐公聞其事而歎之大夫歷宦
八年咸敷歷畿輔舉薦尉也前後膺獎薦者凡十數
上皆美其才守學行鑒鑒有指實天津兵憲王在菴河
澗太守項曉東尤相愛敬每稱謂則曰曾先生曾先生
云家居無他營直欲講明古人身心之學以訓飭子弟
化道鄉人爲務每四方同志大會於青原玄潭之間與
劉晴川鄒東廓羅念菴三數君子迭相爲主雖隆冬盛
暑猶披襟夜談亹亹不倦若不知其年之向衰者然猶
苦談誠博洽舊聞達於世務至論國家大計則連日

莫大夫且世講嫺表云大夫終嘉靖丙辰五月十日亥
時距年六十有四配陳宜人上羅陳文郁之女生行人
兄弟五人長潛次湛次汪俱邑庠生然皆先大夫卒四
即行人廉也中嘉靖癸丑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五潁今
爲園子生六淑庶出孫男二學松學栢廉之子也女孫
四某某其某嗚呼大夫仕耶學耶不詭于道求無愧於
爾之心耶聖峰之嶺龍蟠于井淵乎其深

賀公菴溪夫婦合墓誌銘

廬陵荷山梅塘賀氏者其先出永新良坊唐令憑公之
後宋末徙廬陵至菴溪凡若干世菴溪予同年友賀龍
懷遠先生文集 卷之六 四

岡之仲兄也予觀龍岡所撰事狀一字一涕傷何如哉
菴溪諱鑾字和夫號菴溪自樂樵公孔循隣鵬公道享
中齋公嵩至菴溪凡四世世以詩書仁厚爲業而菴溪
歷覽子史兼通百家凡天時地理數命醫卜之學靡不
究心兄銓商遊江湖間弟釣業舉子中丙子鄉試稱龍
岡封君是也擇持門戶經理財用養祭婚喪賓客諸總
總一以身代中齋之勞中齋未老而佚而兄若弟亦各
得悉心於其所事謂菴溪爲克家之子宜兄宜弟非耶
性剛鯁不欺急人之難如決防然族弟宜環貧不能立
曲爲之所子女婚嫁周如已出自是爲里人所敬信凡

爭訟決以一言退無不服非忠信行州里者乎配羅氏
出楓塘著姓年十四執婦道勤儉慈惠內外翕然莞溪
克成孝友之志而家聲用裕內相之功可少哉嘉靖丙
辰孟冬莞溪屆八十誕辰而孺人亦以是月爲七十有
四宗黨姻朋雲集稱慶歡洽旬月而後罷康寧偕老遐
福並隆有足稱焉未幾孺人以疾卒龍岡臨而哭之止
勿哭曰吾當從此逝矣龍岡哭益哀曰兄強健過人何
爲遽出此言曰世寧有超然獨存者乎明年六月當合
塋我于黃塘岡上遺曰宗族之貧者可善遇之問家事
何以處分曰沂歸當自有處神氣不亂凝然而逝去孺

雙溪集

卷六

四十七

黃溪書院藏

人之卒纔七日爲仲冬十月六日也嘗詰釋者云汝經
有殺鬼登彼岸之說汝知之乎諸無以應乃曰鬼言已
私彼岸言出世也私爭則岸登矣不了此誦經千卷無
益也蓋其晚年靜得之功了悟冥理故於死生之際真
若逆旅傳舍去不復顧哲哉公莊重簡默典刑鄉曲委
勤樂閑享祿養二十年爲有司所敬禮奉 恩例領冠
帶烏紗白髮人曰壽中仙也豈曰壽官云乎長子沂中
甲午鄉試初令大康再令龍陽牧威州著有賢聲次子
淮能世其家人曰賀氏有義方故士多成名子皆富家
子偶然哉莞溪生成化丁酉十月初八日儒人生成化

癸卯六月初八日生同寄歿同忌魄降同瘞男女之始
終備矣知州娶泥田周氏生子一桂一松一楊一桂是
年中式舉人淮娶田坊歐陽氏生子一相一材一桃長
女適富田曾州同海次適坑頭劉應軫贈孫輝桂之所
出孫女七人越明年五月知州自威州奔而歸以是年
六月初九日奉柩合塋于上黃塘東岡蛇形之巔遵治
命也州牧奉狀謁予爲銘予不能辭以州牧與予仲子
儀制郎爲甲午同年又以男女締婚構况又重以龍岡
之狀足徵耶故銘之於戲死生亦大矣而能脫然於死
生之際而一無所動於其中如莞溪謂非知命君子

雙溪集

卷六

四十八

黃溪書院藏

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婦惠鮮浹於宗人忠
信孚於州里岡有穹碑泠然風世彼已之子食生休
死靡諳倫理過而讀之而不賴此希矣

朴菴陳公配劉孺人墓誌銘

吾邑家世清白足稱儒籍而能仰承御史公之遺風惟
大園陳氏爲著御史以末樂甲辰進士起家歷御史九
年資得進大理寺丞適御史年六十乃以年請奉
詔致仕家徒壁立惟遺其後以圖書數卷也故求豐
御史推忠烈無如鄒公瑾鍾公同推清白則螺田陳公
衡其選也鄉評推大園之陳爲清白吏子孫者以御

無愧於清白也子嘗於人間見御史所遺詩文古雅則猶可想見前輩風致恨不與之同世相上下而幸獲交於朴菴先生庶幾少慰焉朴菴爲御史玄孫給事黃門慶之父也曾祖俊烈祖廷充父文彬俱養晦潛德以昌其後朴菴早業舉子有時名不售而退篤家庭鄉曲之行正容謹節忱恂古朴如商彝周鼎與一切世態絕不類澹然一布素儒也日惟讀書授徒督僮僕灌園力穡以資朝夕暇則靜坐若有所會每酒酣喜歌雲淡風輕傍花隨柳等句以自適以是爲有司所重每鄉飲輒以賓禮禮之謙德不赴至再三有司重違其志但過雙蓬先生墓

卷六
中元
雙蓬先生墓誌

式其廬而已矣俗尚鬼先生惡其不經一日病瘡家人密事于禱先生覺而怒逐巫裂位大罵曰我豈乞憐於鬼者乎汗淋淋下瘡遂愈人曰朴菴其善驅瘴鬼耶正德辛未閏寇掠末豐背母羅孺人冒毒暑偃僕數十里匿山谷得免嘔血數升遂成痰喘至以此終其身終之日子方經理其後事彌留不亂但執手囑曰鴉以慶兒託先生欲其聞正學以光大御史之門吾目瞑矣願終始全之至於家事幸有老室在可無慮也老室慶母劉孺人也劉爲渝州故族女十六歸陳氏家甚落朴菴方銳志于學及舉業不售遊學于外一切家事養祭賓客諸

繩總不從內顧以劉孺人足勝之孺人孝敬勤儉終身以助不給至脫簪珥以教子分稍餘以周同室之寡居者嶢然稱士女是故給事之有成也給事辛丑上春官不第南歸適鄒公東廓以太常卿掌南雍遂奉業南也已聞計奔歸見劉孺人以哀毀喪明頓足號天曰嗟嗟天乎喪吾父又喪吾母之明吾何爲生乎孺人止勿哭曰汝但無負而翁託汝于雙江公之意足矣庚戌慶成進士辛亥以行人奉使歸省癸丑復領使事歸壽孺人而孺人病不可起矣給事轉官南垣懋著風烈論劾無所避而追念庭訓無以酬其萬一而於此學尚望雙蓬先生墓

卷六
中元
雙蓬先生墓誌

洋歎也乃齋咨茹痛述厥遺行介其子銓謁予爲銘銓子孫婿也予每憶古行如先生不可作又以內連熟聞劉孺人之賢而忍其泯泯不章得無幽明之負耶先生生成化丙申九月二十三日歿辛丑臘月二十二日葬二都漢田乾山巽向孺人生成化辛丑九月二十二日歿癸丑五月二十七日葬十六都安同山已向茲以潢田之許未利改葬于二十都劉源某山某向銘曰大樸既散古風日靡坦坦幽貞系出御史王韞石中珠沉淵底不耀其光聿章家世遂巫祛瘴避難全親流汗決體吐血數升孝耶義耶幽贊神明粵有賢配內

相成恤娶拍有課子成名賢科奮迹瑣闥蜚英貤封
未遠沒有餘榮銘此貞石以詔後人

休齋王君墓誌銘

休齋王君象王者睢眙學諭王養大之父庠彥養明之
叔父也養明撰其行實謁銘于予予覽而歎之曰休哉
何孝義之萃於一門也姪之事叔與叔之教姪世有之
事叔如事父教姪如教子世有之而見亦希矣况歿世
不忘久而彌篤者乎養明生十歲而孤嘗夢一紫衣人
引拜歐陽文忠公遺像于時不識歐陽公爲何如人亦
不識其爲何祥也比長讀瀧岡阡表并歐公譜畧乃知

雙江先生文集

卷六

五

雲山書院藏

公早孤與已同而長養教育賴其母與叔又同乃歐公
褒大其母節乞恩貤封以報其叔顯揚極矣顧已猶落
落夫人也齋志未酬拊心踵門乞銘於予以泄其無窮
之悲且奉有休齋遺命也休齋命曰吾平生志在儒業
今汝與暹皆能以古人自期吾足矣他日銘墓當煩名
公使後之子孫知我之窮不易其守教不廢貧而於子
姪之成又身親見之不可謂不獲矣予故采其事而銘
之銘曰於惟休齋好善如薺罔事作業游情經史以父
事兄課姪猶子黜產隆師計口均地會慶同居遺言
在耳奉以周旋私粒米惻誠卻金昌言崇祀已竟

還券義動閭里咸稱彥方且云公藝善無不報事
厥嗣鶴峙鸞停璉珞其器考終睢庠哀臨濟濟瞻昔
之憂惟神相爾顯祔祖塋珠連玉瘞是曰休哉始終
備矣

休齋諱王字象王休齋其號也休齋早孤克家承考賴
有伯子美山在也時休齋與其弟象珍俱幼美山篤愛
之而教之則甚嚴稍有過輒繩之至引匿不敢見俟意
解面承詒管如子之承父也如是者十年而休齋成矣
嘉靖庚辰奉兄命商遊湖湘之間無何美山病病遂不
起手幼弟象珍而訣之曰汝知張公藝九世同居乎吾

雙江先生文集

卷六

五

雲山書院藏

志也罔識輩他日何似吾受遜菴公田六十畝顧今增
倍其數若以吾三人爲分法則吾惟一子是厚在吾兄
而諸姪得無薄乎無已惟計口授田可也休齋歸奉遺
哭曰誰敢負幽冥耶自是釜餽甘苦一氣如初絕無粒
米尺帛之私惟日對經史考古今興亡之迹品題歷代
人物賢否酒酣輒豪吟以自適罔事家人作業而益貧
至鬻產延師皇皇爲暹謀者日不暇給甲申師劉大僕
燭已丑師周別駕子恭子恭出主洞學則從之洞學庚
寅又師謝少叅體升三子者皆吉之名士也暹歷事之
而時名亦隱隱隆矣已念菴羅殿撰在告則又遣之師

履撰提耳而詔之曰啟撰天下士也汝師其爲人足矣
還自是銳志古學而休齋皇皇之念庶幾少慰癸巳里
巫有被盜誣執者休齋以糧後承追勾之令巫以二金
環爲囑休齋曰吾力能白則爲汝白之遂卻金而卒白
其誣乙未族人有負祠銀爲掌祠者所迫將鬻子女償
之休齋曰鬻祖考之子孫以崇祠謂祖考安乎衆皆直
其言而爲掌祠者殊不愜庾子縣奉例丈量凡役都畝
長者不免於費例以族之富者承之而富者曰必鬻祭
田以助乃可休齋曰大夫無故不鬻祭器茲以一役之
費而鬻祭田無已背乎惟驗糧以出助可也癸卯遷舉
鄉試休齋止子弟之譁者曰是何足多哉吾平生傾產
教姪姪教吾子今幸如此庶不負吾兄弟初心也啟撰
賀之以書曰先生教姪今食報其子亦天適之不棄也
是年悉出遷葬遺券還諸族人并鄉里之貧者甲辰倡
脩祖祠墳族豪有負祠銀不償者乃諭之曰向之鬻男
女以償者爲誰迫之使鬻者又爲誰貧者既不敢言吾
又隱忍以自全其何以釋貧者之怨慰祖宗幽冥之心
耶貧者慚退以償由是祭品豐潔族人稱快已酉家口
日衆主饋者以饋告乃呼遲而語之曰食訕矣如汝父
公薨之志何向汝父之不欲分者以吾多子慮也今

雙蓮先生集

卷之六

志

雲止書院藏

弟中式汝學成人吾有託矣奈何幼叔之子乎合體
汝父之心而以祖產悉歸之暹再拜泣曰一舉而幽明
慰矣乙卯一日語暹曰夜夢登山青衿躋躋皆北向拜
揖丙辰秋九月邈授睢陽學諭以迎養歸方對客宴樂
忽疾作經月餘枕上口占云自古有生還有死從來知
命不知憂孟冬初又夢天使惠藥飲之飲莫能嚙天使
曰第飲之可往睢陽起語暹曰疾可無憂也但速邈速
裝以待暹力止之不得明年丁巳五月十六日至睢陽
甫六日卒于官舍臨終語教諭曰汝兄事我如事父今
不得與之一別奈何是時諸生合力襄事拜奠于學宮
學宮果在山入皆以休齋好善之報云休齋生某年月
日卒某年月日祖經約父璧即遷葬也子五人連邈通
選遠以某年月日附葬于某處祖墳之左偏某山某向
奉直大夫西川陳公墓誌銘
子弱冠與州牧西川陳公相善西川以孤子享萬金之
富乃翁不欲以學煩之翁沒托交於子始轉意向學而
以師事子子曰師友之間可也至於講授經義批抹文
字予固以師道自處州牧刻意向上敦人道棄幼志屏
絕惡少一惟予言是聽臨終猶覺豐道平生若不忍於
負予者已乃執手泣曰幸交名公獲有今日墓石借重

雙蓮先生集

卷之六

志

雲止書院藏

榮墳草木死者復生生者何惡

公諱唐甫字弘之別號西川封文林郎藍山縣知縣寶善陳公元達之子處士景舜之孫也封君歿州牧甫弱冠鄉族欺其孤弱且垂涎於其所有私謂孺子易與家可立破也乃啖善訟者以危言撼之而蒙奴悍婢亦稍稍生異志公挺然不爲屈竟白于官數計沮而家數亦帖然退聽矣乃獲悉意于學學日進而行誼日有可稱人皆異之正德戊辰庠生充例貢卒業大學庚辰授鎮江府經歷翁著能聲凡撫按有盤錯難處之事及積年不斷之獄必委之委無不稱叠膺旌獎而名出府

僚之上嘉靖乙酉遷湖廣藍山縣知縣藍氏與徐如處徭野性難馴稍繩以法輒煽動爲亂嚙噬藍民甚者率醜類噪公庭索犒與習以爲常也公泣事未久聲威隱隱振乃召諸徭赴聽約束諸徭咸叩頭如約而退於是清獄頌薄徭賦興學校絕苞苴巷諺尸祝如出一口嘉靖甲午奉恩詔授封文林郎贈父如其官母帥氏配徐氏皆封孺人九年再考遷雲南南安州知州投檄不赴求豐例貢官至大夫投檄家居以終養者未之前聞令倣有終公無愧焉公家居簡出喜看皇明通紀及予詔獄所編因辯錄性剛執寡諧而睦族和鄉未敢以富貴先之然於寡昧則著龜是信焉嘗詔其子若孫曰吾自弱冠獲交今官保雙翁道義骨肉五十年如一日今幸無缺秋毫皆翁之力也汝輩善事之無忘此意宅臨開市去縣衙百步而近非公事未嘗一至其室縣令王明山張龍田孫兩山凌海樓陳兩亭雅敬之每鄉飲禮以大賓讓德不赴者十餘年近始一赴亦重子之言也公負義氣見義如不及囊子被逮出百金爲助泣而別曰老不能以身代也奈何至於修譜牒拓新祠祠咸捐已貲爲倡子姪之貧弱婚喪莫舉者助而舉每歲稔輒出穀平價以售濟及旁邑措修乘駟橋

學宮之門雖重費不惜也是皆義氣使然是年三月得
脾疾已變為臙毒已又變為痰喘淹及三月子間日往
視之每囑子無間日往且數遣侍童報子曰病間矣然
實未之間也而以間報者懼子之黷也六月朔日出就
正寢囑其子若孫我死毋殮殮則重我之罪蓋追恨厥
翁之喪有未備耳已又曰可速報雙翁來子與仲子靜
往視之瞋目不能言矣乃視含殮蓋棺痛哭而退公三
子長珣萬州目次瑤醫學訓術又次珣孫恩及惠皆光
祿署丞曾孫二曰芳曰華荃龍潭某山某向

勅封孺人進安人張氏墓誌銘

雙蓮集卷六

入卷六

墓誌

雲丘書院藏

安人者伯子五巖封君之元配水雲尚書公之冢婦雙
江之嫂儀制郎中靜之母也歸聶氏六十年享年八十
有四隆禧邀福內外所稱蓋實錄也安人爲邑淪洲張
公光昭之女母丁氏出潢田丁進士輔之後未豐進士
黻科自輔始丁其望族乎淪洲之張徙自金陵諱孜禮
者淪始祖也其先世仕唐有功封都虞侯禮出都虞之
後由金陵徙未豐之遷恩鄉未樂初年再徙淪洲鶴山
蟾塘皆淪之派也安人諱某端淑懿默孝敬慈惠與先
妻宋夫人協理內政諸井井當尊人意敦穆四十年未
聞有反唇語是可強而同哉家人利貞坤道無成謂安

人不足稱耶安人三十以前屢孕而屢不育太夫人則
耿耿抱隱憂乃徧禱諸名山期年而安人有協爲正德元
年是年孟冬封君商遊齊魯間明年丁卯產男子得靜
焉太夫人珠而掌之乃以視保襁鞠責之予妻惟哺乳
責安人也靜生四年封君挾魯姬以歸姬薄舌善間專
房無忌安人日以哺子爲事不知專房爲寵亦不知人
間以專寵爲忌也企姬病病且三年醫藥飲食皆安人
爲之所已姬卒封君復有納納者狡妬出姬右不數年
封君下世篋箱之蓄悉爲讒婦所匿安人一莫之問有
問者輒叱之嘉靖乙未靜舉進士第出今丹徒安人就
雙蓮集卷六 入卷六 墓誌 雲丘書院藏

養無色喜三年政成擢刑科給事例得請封封兄如子
官嫂封孺人去先人之封才十有五年而予兄夫婦復
拜制命之榮豐人咸噴噴稱謂前此未有也及靜以
譴逐逐而至再安人無戚色但曰生還足矣性朴儉服
澣濯不厭外氏寒薄未嘗有私與惟與諸靜者聽之雅
有漿癖凡飲食服御之器非親滌不之用雖寒夜每洎
洎弄水事盥滌子婦勸之止弗止請以身代禁弗代卒
以此得疾而終傷哉時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二十一
日也距其生爲成化十一年乙未九月二十九日是年
未四月十八日上莖于虔之儲潭飛鳳形癸山丁

兼丑未安人惟靜一子娶五都視溪王氏生二男一女
棟以子恩廡官生娶科前會序班女朴聘武城會博
士之姪女孫閨秀適生貢陳銓銓爲陳給事子也扮出
側室李氏聘廬陵梅塘賀知州女校出饒氏女孫閨闈
同校出閣許廬陵張知府之子某曾孫男二時遷時遜
皆官生子也靜泣血具狀叩子銘子銘之銘曰婦德主
慈地道爲妻无成有終安人以之生于淪莖于儲反
而亡云何吁

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公墓誌銘

士生叔世而能以聖賢之學自期樹忠孝之節考先王
之典究心當時之務以揭扶世教者謂非古豪傑士耶

懷柔先生集

卷之六

五十九

懷柔先生集

予尚論貢待詔之行而嘆斯人之不可作也公少有大
志大父異而訝之謂術者常云我家六十年後有傑出
者其在此子歟七歲入里塾授論語一過卽了大義見
洞賓先生像慨然嘆慕至志寢食十三補郡博弟子貢
釋菜先師喟然嘆曰學在此乎神仙不足事也時白沙
先生倡道嶺南銳然欲往從之大父曰弱齡遠役如倚
閭之望何林督學聞而奇之乃引拜南陽王文莊公京
口丁補齋二公皆以古學自命時文莊爲南京戶部尚
書自是杜門潛修編摩三禮考註造管積黍候氣正

件討論古今上下數千百年窮陰陽人事之變咸有論
著而邃於易弱冠時父翁疾革醫者曰不治刳股和藥
以進疾尋愈人以爲孝感所致踰紀而終哀毀骨立倚
廬守禮喪總總如制錄所遺西園集二卷傳于家重手
澤也已乃鬻產購書丘索墳典根極領要諸子百史搜
扶無遺宣之博學宏詞特立獨行無如鳧山子梅鶚齊
驅並峙稱二絕焉每合弁剖析玄微引絲入髓辯論古
今人品高下事當否者若河決而東注也正德癸酉以
詩經中應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戊子留京師屬今
上銳志禮樂郊廟喪祭率圖鼎革而淆亂喧呶羣言紛
若宰輔之所旁求宗祝之所咨叩惟公是正焉考訂拆
衷成一家言以是受知君相天下翕然推重之乙未
夏皇后崩議削其服惟公哀服出入雖嘗以是蒙訕笑
然亦以是爲識者所重是年禮官聘修祀儀成典受金
帛之賜丁酉夏除翰林待詔預史館校書上復古治
策十五事三萬七千餘言士爭傳誦之戊戌冬章聖
皇太后崩廷遵易月之制乃抗疏請服三年疏凡再
上留中不出已亥建儲輯古教太子成訓三卷名曰保
傳補凡士得待詔翰林稱華秩位官未幾養病求致疏
屢上相臣方擬柄用終格之公孝友忠信得於天性

懷柔先生集

卷之六

六十一

懷柔先生集

歿家爲伯氏室中多思分異公痛哭呼先人以庶幾感
動卒不可於是田宅畝圃悉取其瘠弊僮僕取其老罷
者唐振文莊公卒千里赴弔心喪不衰其篤義慕善如
飢渴然乃於予無一臂之交以臭味相求契若平生也
嘗於稠人中颺言於時宰曰今天下稱才行名績如聶
雙江非歟沉晦章野十餘年相公亦嘗念及之否乎相
曰予同年友也予固知之矣南野歐陽公嘗言於予予
不識公之知予何所自而公亦不知丞相嗔予舊矣性
嚴貌古深居簡出不苟合於人坦夷灑逸飄然如野鶴
未嘗以家貧爲累手披口誦博極群籍日記數千言雖
仙佛詭異談之了了嘗謂五經皆朱子考訂獨經傳通
解非其手筆故究意於禮文尤專 所遺詩文冲淡渾
厚奄有魏晉以來而自成一晚乃歌詠 聖朝功德
紀載時事用備一代頌雅每酒酣長歌擊節若自比於
擊磬者議者謂公智不能謀一身而心存王室力不能
舉匹雛而志超終古雖稟命不融大志未就稽其所行
不朽者如所著和齋集湖涯詩稿湖涯文稿三禮纂註
三大禮賦南陽畧倚鄢子燕市吹劍集杜機子瀛海集
市丘鼎腊敵湖涯劍吹集籟野集保傳補諸書皆有闕
世教也公諱汝成字玉甫一字宗聖歿貢氏貢出孔門

其之後以字爲姓重所出也世居瑯琊王祖顯以武
大夫扈宋高宗南渡寓居宣城之南湖傳數世至士
詹族鮮浙漕宋命革不復仕 休委社貢氏自茲昌矣
詹生奎官至翰林院直賢 士奎生師泰官至禮部尚
書並以文學忠義顯恭從子時之入 國朝爲車駕郎
時生蘭蘭生乾乾生頻頻生鑄鑄生公乾以下儒業相
承敦崇行誼鄉之父老至今能誦其聚鑄學宗伊川瀕
死命以程氏遺書附棺嘗取古隱逸無名者者真稱傳
以自况距其生爲成化丙申三月二十一日嘉靖己亥
七月十三日卒于官公娶陳氏凡生三男二女長安國
今爲吾東豐學訓次持國夷館 學生又次昌國庠生
女長適建平監生姚彪次適姑山孫給事濬孫男庠生
克明學訓文行卓然世其家業以學問與予相長當路
聘爲洞學提舉間以其友人戚君表之狀託予爲墓銘
可謂真能予者矣愧無以答幽冥之知也故銘之銘曰
古稱不朽惟三爲賢曰功曰德曰見於言予觀太史
有足證焉位不滿德壽不末年克肖其子家學蔚然
墓木拱矣 草芊芊惟君子墓墓小人無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少宰商公墓誌銘
維嘉靖癸丑七月二十八日右副都御史少峰商八

大司寇冠獄又明年甲寅歸葬于承天又五年厥子祥
始克緘狀肅使迎長江千餘里謁于銘于以道義契
公三十年銘之何辭公諱太節字孟堅號少峰其先世
居荆門潛江縣之夏東鄉元季避兵遷安陸州原于村
家焉州爲今上湯沐邑乃陞州爲府制也五世祖汝
才生思敬思敬生義中永樂庚子鄉試經魁義生汝霖
汝霖生盈盈公之考也正德癸酉公以春秋中湖廣鄉
試再上春官不第以家貧親老遂領教洛陽左右就養
維色維康暇則讀書爲行以身先士六年而教成鄉試
中式凡十有七人中會試者七人洛陽故多才而前此
之盛未有逾此者嘉靖元年應山東主考之聘癸未成
進士出令吾豐豐令出身多鄉貢民玩法弛卒稱難治
公至明作執遠鄉逋頑一二人筆之死獄有連繫數年
疑而不決者立決之劇賊某某祖孫父子世濟其惡
剗才殺人白晝無忌公設法擒捕殆盡仍掘其父祖墳
墓曰是斬草除根法也豐舊無城閭閻之寇窺掠無已
公曰保障哉誰之責耶無城無民辛未之變死者萬人
是可以不監乎乃字號邑之義士百人爲倡諭以大義
十人響應程力出貲不五月而城成名曰義城而宣教
練武賑饑撫流政通人和盜戢民安論薦交上以治行

考第一 天子賜勅獎之進階文林郎封父如其官母
大孺人尋召補兵科給事風裁峻凝不避強貴七年戊
子奉 命主試雲貴八年勘事江右以外艱家居比滿
接丁母憂哀毀骨立而祠墓胼胝之勞身親爲之清上
世之墳修合族之祠尊祖敬宗孝思足稱嘉靖十六年
起復以例降監城縣丞尋遷國子監丞歷刑部郎中十
九年陞廣東僉事奉 勅整飭高肇等處地方戢暴安
民設險以控制徭獍仍遣其子弟習禮于學宮期年而
變夷俗功德碑具在可考也適海南黎叛公奉檄分哨
凌水擒其巢峒累殺千餘張總督爭峰上其功頒賞加
俸遂遷山東督運叅議已又陞河南巡河副使已又陞
山東叅政歷按察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
定奉 勅督理軍務兼提督紫荆等關選將練兵飭理
邊防以戒不虞公又逆知北虜內侵之釁以故屢上崇
重根本拱護京師之疏庚戌夏 召入內臺八月虜大
舉薄京師甚急奉 上命督公卿巡視九門疏又屢上
一曰固守關廟以安地方一曰一事權肅號令以肅軍
威一曰急殺叛賊以收生靈一曰安插內移軍民以免
飢餓而縣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尤疏內所深致意是
時逆鸞以公急殺亂賊之語意有所指銜之入骨蓋鸞

及其卒也以身殉國蓋棺始定謂爲威武不屈之大夫
夫非歟詩文尚古雅悲壯激烈類其爲人公生弘治二
年九月十二日亥時享年六十有五娶彭氏衛舍彭相
女有內行公嘗言未遇時賴內助之功居多故其學若
官綽然無累孺人先公歿于廣東官舍歸葬于溫口峽
冠帽山下即公今葬所子三長祚次裕俱郡學生又次
祐納授承天衛指揮女一適陳運孫男四愈輝愈光愈
揚愈茂女孫三人法得書銘曰傳不云乎學之不已闔
棺始定言克終之難也於惟中丞威武不屈浩然罔
競族姦一疏嶽崩雷震徇國以身庾死亦瞑蘇湖之
教卓魯之政祿以養志仁以立命瓊關蜚英臬藩專
盛畿輔棠陰都城軍令迹其平生金輝玉映彼美新
封鳳栖鸞竝噫溫峽冠山炳若書丹行者永歎

袁母胡孺人墓誌銘

予讀周南桃夭之詩歎女貞係家邦之興替尚矣謂宜
其家人者言一家之人也上自曾祖考妣次祖考妣次
翁姑夫子又次則所生之子女與子女之婦妯娌戚族
之類皆是子之所宜者一之未宜則桃夭之詩荒而從
夫之義虧矣予觀袁子所撰厥妣孺人事行孝敬雍肅
和順慈惠一家之人各得其所誰之力耶於是即其狀

雙峰集卷之六

人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而銘之云胡孺人者諱某介之妻公某之元配吾邑
范里胡公森烈之女也祖父有世德母聶孺人著賢稱
乃生孺人孺人生不偶嘉穀碩穗根苗相符云介菴九
歲而孤父主靜蚤世大父雲慶亦不祿惟曾大父忠齋
大尹公在堂公耆年淵德呈中世澤遠近氏族新故知
之惟詳且曰直吾之宗孫也婦不可不慎乃議婚得胡
氏曰胡氏舊配吾宗孫爲宗婦宜也遂灼之灼不數年
歸歸數月輒有稱人頌之曰袁氏得宗婦家必昌事母
黃孺人大母張孺人及上事大尹公孝敬曲至甘辛苦
辣無不當意黃曰賢張亦曰賢尹公亦曰賢哉賢哉三
世相臨何翅十日之視十手之指也而稱賢如出一口
曷克以致之耶予往聞里評稱介菴曰禮義孝友人也
予以故家子弟當如此初不知其得諸內助者多矣介
菴素饒裕孺人持之以儉不色盈中年爲訟所窒家日
落孺人處之以裕不色怨凡其甘旨滌瀝之奉祭祀賓客
粢盛飲食之饋一觴一豆一簋一簋鑿鑿務精絜罔不
稱介菴意孺人篋衣草食早夜率僮婢勤耕織善雞豚
狗彘之畜生殖繁滋凡以相夫家之不逮者種種相繼
以故介菴貧而康二弟早孤婚嫁長養惟母意是承不
以弟視弟而子其弟弟亦以父見介菴不謂菴兄也

雙峰集卷之六

人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分異孺人善體介菴意庖有美味不私嘗親故饋遺即
瓜果之細必分授四時享薦備物泔器無一非躬理者
先代生忌之辰輪派分直孺人先期戒直者直如期莫
莫不如儀者叱之歲辛亥介菴卒孺人悲慟號天曰亡
人殷勤教子未睹其成妾之責也一不酬他日何以見
亡人於地下哉隆師親友凡供資以助成其子者視介
菴之舊不少殺每訓勅輒簇簇淚下諸子感激發憤學
日以進長子禎補邑庠生季子禮中乙卯鄉試孺人聞
報喜喜不勝悲哽塞椎胸曰天乎天乎胡不待而子之
成而遽崩吾天也自是積憂不擇御一食稍甘咽若不

雙溪集卷之六

卷之六

六十六

卷之六

能下御一衣稍華體若不能勝卒成痰喘諸藥弗効疾
將革呼其子曰不信巫祝不作佛事父之治命也汝無
以顯揚未遂為恨汝父有言死有重於泰山者謂君子
之言足恃也遂以嘉靖己未七月初六日卯時沒距生
之年為成化丁未十月初四日午時享年七十有三也
孺人生三子長即禎字時吉娶城北徐氏次祔字某娶
華田高氏繼娶吉水長松陳氏禮字時中娶梅坑戴營
下李繼娶龍潭高氏曰昂曰早皆孫男曰蕃則曾孫男
也卜以是年膺月十一日墓于本里葛嶺之原辰巽山
戊乾向出洞龍形銘曰嗟嗟姆教久湮婦德不傳維茲

士女一代稱賢者苟志順默回否運夫壽而康子賢
而潤是曰世婦以篤周祜葛原新阡鬼神訶護

勅封宋母鍾氏太孺人墓誌銘

宋母鍾氏太孺人者大理永宋儀望望之母也望之往
以具令徵為監察御史天子錄其循良功次貤恩封
其親於是父坦菴官如其子鍾封太孺人鍾出閩田舊
族文物科第甲于邑中至恭愍公同又以復儲死節
一代殊紀族望益隆蓋崑產多奇即閩秀之出閩田者
往往稱賢如宋母太孺人則又其較著者昔坦菴封君
之失配也諺謂閩田女山高遂求婚于閩田時鸞表公
之擇婿如擇婦入語其配陳孺人曰宋君軒輊人也後
當有遐福遂婚之乃太孺人早有閨閣之譽性靜默謹
厚勤女工精中饋不習侈靡綺麗如女師然迨其歸也
冰月而內政政觀撫前室之子女不啻已出孝養翁姑
和妯娌慈藏獲罔不得其懽心正德辛未流寇至盡焚
其居已又存遭凶歎拮据治生而補敝絮封君性倜儻
不能較量錙銖每以貨貸人或不能俸本亦多置不問
其後連畢婚嫁葺室廬擇師教子供給往來嘗數十里
外家事日益落莫甚至稱貸鬻產封君恬不為意太
人私心隱痛每歲會計粟米魚鹽酒醋牲豚鵝菹之

雙溪集卷之六

卷之六

六十九

卷之六

居躬自省視以備祭祀賓客有餘則盡以佐家口平
誨諸子必曰女父年且老家又日迫女豈不自樹立
即非夫也嘉靖乙未封君背棄丙午望之舉鄉薦高等
報至孺人且喜且哭明年望之成進士遂迎太孺人至
都下已拜具縣令復從如具具爲東南劇邑望之戴星
出入太孺人甚念之至聞邑人安於今則又甚喜孺人
既自具還望之尋以召入拜河南道監察御史月餘
即首論劾逆黨不法 朝論有朝陽鳴鳳之譽其後累
以言事著聲稱權貴人多忌之嘉靖丁巳 三殿災遂
監督尚工同叙功晉大理寺右寺丞太孺人聞之不一
喜曰吾知驟進非兒心也未幾望之念太孺人年且老
遂抗章乞歸自宰相卿寺翰林臺諫以下咸以詩文爲
壽時嘉靖己未冬也明年太孺人屆九十又明年辛酉
正月廿有五日竟以無疾終然私憾于大理者亦竟以
事中傷之遂落職左遷於是知太孺人之私憂其子非
淺鮮見也封君諸聞義子嘗爲誌其墓後以望之考御
史績尋得改封其官子五人長敏次鳳皆爲邑諸生次
展業展基次即大理丞儀望也女一人淑秀嫁爲城南
張最簡婦女與敏俱前室嚴出而太孺人所撫嫁也烈
皆先太孺人卒孫男十三人珠璣瑜琬皆邑弟子

靖二十五年某月日遷于居里之蝦塘配中沙品成進士今爲行人司行第子員孫男魚龜與予遊忠寔而文將大用誠宜銘也銘曰松山山蝕於惟慶士如松如丘爾則無愧丘原之崇止

李樂鴉力本務農珣珣以下皆幼孫女三人一適野溪
黃氏二許城南張氏曾孫男九人曾孫女三人其先世
履歷俱載坦菴誌中茲不著大理既卜其年七月二十
有九日擇塋于吉水縣折桂鄉二十都之原已山
亥向而懇懇求銘於子子於大理有師友之誼其子珣
又爲子從子儀部郎中婿累世通家其曷以辭遂爲之
銘銘曰惟鍾之先代有聞人恭愍抗節族望益振於惟
孺人徽音是嗣既相其夫復成其子龍章煌煌冠蟻
有楚遊齡純嘏鄉邦美觀維子及孫既繁且碩奕世
載德我心所憚後有攷焉視此銘石

雙江集

卷六

主

雲山書院藏

巽公祖妣合遷墳記

惟我先太父巽公生永樂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沒弘
治元年六月初九日卜塋於里之礪源東坑于茲五十
年也先太母袁氏生永樂九年二月初七日沒天順七
年三月念六日先我太父二十有三年而卒故其葬亦
先之先太母劉氏生宣德五年八月念四日沒弘治八
年八月二十八日時先考水雲大夫欲別爲卜兆卜不
獲卒附于東坑之原原四山壁屹陰氣襲人先考悒悒
于中乃以重遷遺恨重泉弗瞑嗚呼傷哉嗣人不類
敢不勉以承孝思嘉靖戊戌十月之望良朋遠賁誘

冀慮尚占玄覽吉兆乃具以是年仲冬望前一日出

于遷三爻用章惟日之良惟陂曰航惟清溪潔帶白水
紆洋嶽標對峙西華迴翔天光下臨地德呈祥不獨不
崩萬古之藏嗚呼傷哉孝思惟先志是康先公諱德字
日聰曾太父澹樂府君克家之震男也諡曰巽豹蓋竊
取古人私謚之義孝友忠順行無違逆曰巽稽實昭遺
稱情合禮若曰阿私以誣先公豹之耻也先公配太母
袁氏生先伯一人諱雷字本治配陳氏生子四元化能
化開化坤化能化生子恭開化生子環暨載環儒學廩
膳生員繼配太母劉氏生子二長先考諱鳳字王治封
文林郎華亭縣知縣先妣鄒氏封孺人生兄洪暨豹豹
中正德十二年進士華亭縣知縣歷任監察御史寧波
府知府已調蘇州府洪生子靜中嘉靖十四年進士授
鎮江府丹徒縣知縣次先叔諱驥字敷治配陳氏生子
魁泊永魁生旦旦之弟品今易名猷者以先妣命立以
後豹若元化能化及魁俱早世戮力襄事惟豹兄弟五
人曾孫凡六人玄孫衡棟湘諫約俱幼凡五人衡湘約
爲恭所生棟若諫靜所生者並誌壙百世以俟雲仍
祉昭我世系

張孝子終慕碑記

雙江集

卷六

主

雲山書院藏

嘉靖乙未是月某日張孝子奉厥考明軒木像葬于羅坑之陽何以木像葬也痛明軒之骸骨未收無以慰孝子於是木像葬也何骸骨未收也死於道路也明軒故家子何道路死也某年月明軒以弟子員應例奉厥考厓翁輪馬給還歸抵都昌沒于都昌也厓翁長者富而好禮聘觀以歸能也何不携觀歸也吳季子廩博之葬君子曰禮也疑亦有見於此乎厓翁有見也彼孝子者乃不被號都昌刺血漬骨乞殘骸以歸有何也厓翁歸且老無何卒孝子七齡弱知痛而不知求也比痛而知求也野葬速朽望慕未窮九原不作洒血無從於是

雙溪集卷六 太卷六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刻木肖像立祠致祀朝夕虔薰炬修定省也春秋嚴蒸嘗展溫清也靡故不啓靡遊不躬代告面也孝子不匱者凡四十年茲老矣仰天泣曰養生細也人爲其大緊我獨無於是乎營宅兆敦衾衣棺槨緣情起禮招魂附木詮日惟謹奉以襄事君子聞而臆之曰孝哉子厥知所慕乎今天下知所慕者寡矣而子不言五十而慕子於大舜見之也孝子不得爲舜之徒乎人皆可以爲舜也獨孝子哉孩提之童無不知其親孰從而使之也不學不慮惟知爲良舜與堯人一也乃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仁則慕君則慕閭田廬車馬

森駢麗阡陌於是乎人之知與舜之知始二也繼也十百又繼也千萬於是乎始有不慕其親者生不養死不葬歲時伏臘餽若食不廢肆其忍情少恩之行舉骨肉至親曾無一可愛者章逢之士談經摘史以寤寐羨嗚乎嗟矣謂爲嗟之徒非耶夫舜與嗟之分知愛與不愛而已矣愛而嗟之至死不變舜以之法天下傳後世孝子有一於是乎慕少艾乎慕妻子乎慕君乎慕閭乎慕田廬車馬乎吾不得而知也顧孝子今七十稀矣乃皇皇於生事葬祭罄家疲力不復有分毫顧惜曾謂不知所慕者能之乎若舜則克之盡故曰孝子舜之徒也孝子名某字廷佐號石蘭子友也明軒爲孝子父賢名希哲字厓翁即龍厓張翁邦俊者孝子之祖一峯先生故人也祖孫父子孝義相承豈以其居深山遠市朝不爲躐俗所染故能之耶作終墓記嘉靖十四年乙未歲十月朔日

衡府教授陳竹塘塘記

子友竹塘先生今葬靈岡闕武場之前即其考潤瑾尊翁妣李氏孺人之右陳氏素才望地每與談地理如風過耳雖先生亦然年九月先生歿予撫榻而哭之其家人婦女環子哭謂即葬焉予有諾焉十年前

卜筮得白鹿之地蓋子友之夢泉爲子卜之子語之
先生亦嘻然不以爲意其子弟家人亦無會吾意者明
日有時師視之皆不與家泉虛語哉家泉爲子遷先
祖及墓子父兄及吾妻夫人人皆謂爲奇乃不得如其
言以墓先生謂非有命耶先生爲潤瑾公愛子雖不吾
師而早慕敬信若師人耳先生忠厚硬直不可干以私
及其爲常熟平湖教法皆與古人齊至陞衡府教授授
撤而歸歸踰年病病且念念謂寶誥堂爲先祖所植燬
于兵燹今三十年乃裏所積七伯金命長子良郁亦如
其所區畫葬年而堂成未期而先生病且死先生生弘
治庚戌年八月初十日歿嘉靖壬戌年九月十七日享
年七十有三子三長良郁娶牛山譚統仁之女次季娶
東湖劉嚴敬之女幼秀未娶女一適北方權昂孫男四
富言紹官卜是月初十日奉先生柩葬于靈岡厥考堂
之右於是爲記

亡妾王氏桃姐壙記

妾姓王名桃香後稱桃姐以子貴也妾本湖廣承天府
鍾祥縣豐樂河民人王樞女樞亡隨母李氏再適旅人
宋寅恭踰年而李氏亦亡妾方九歲乃隨寅恭歸宋豐
寅恭爲子妻宋夫人之族人也嘉靖庚子正月晦前

人歸壽其伯兄儀莊府君七十初度憐妾之父母俱亡
也乃育爲媵女取名桃香時門首桃花盛開且曰他日
結實當如此花嘉靖乙巳夫人喪丁未予以保障平陽
功爲權臣所忌被逮赴京妾隨諸婦牽衣哭叩之曰
勞而爲僇予未必死即死又安用尔等哭耶淹卹詔
獄首尾凡三年 天子憐予寃且 旨出權臣票遂下
山西撫按覈實以 聞覈之再四寃白而功狀益著全
身以還天日再明也嘉靖庚戌虜擁衆四十萬逼都城
皇上憶予保障平陽之功乃起爲僉都御史整飭薊州
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 聖諭內閣云豹才可大用何
雙蓮先生集 卷之六 七十六 雲丘書院藏
又出之外補遂陞兵部侍郎辛亥夏五月妾隨諸婦來
京壬子十月八日爲予誕子是日奉 命協理京營戎
政洩管開 勅兵將雲集凡二十萬衆時聞軍中疊疊
談予生子事若爲予助喜者小字軍狗紀其實且賤之
也明年癸丑春所司以 兵書員缺 上聞 聖諭內
閣云不必別推以豹代之是秋虜酋悉徵其部落驚突
紫荆關我兵大捷斬首千數級蒙 恩晉秩太子少保
蔭子爲錦衣千戶 命下適又當十月初八日也又明
年甲寅予復以古北却虜之功晉太子太保妾以是年
冬亡乙卯予以年至請于 上蒙 恩賜允携觀東壙

明年丙辰十二月十二日卜葬丁二十四都下蛟六和
說下海螺形坤山艮向之原葬生壬辰四月十六日寅
時沒甲寅十一月二十二日時歷年二十有三歲嗟
嗟薄命妾乎妾乎無母何恃父何怙父母蚤世九歲
而孤夫人育之似為得所何何時夫人亦徂箕帚巾
櫛歷試諸苦遠從來京雞生鳳雛他日結實言若合符
屯難方亨詎云物故嗟嗟命妾乎妾乎携尔旅視歸
壘鄉土百蛟觀後神司吉厝吾兒克昌寧忘尔慕

慶士郭君中軒先生墓誌銘

君諱璞字朝璞永豐層山人祖旦卓有隱德考崇秩好
讀易以玩易名其齋學者稱之君生聰敏授史書不待
強聒輒就記臆歲久能舉其事好吟咏嘗曰吾取適情
而已平居言笑不以假人苟違於義一分之細不以取
與於人遊虔顓間與人有信故族殊心異如畬人者一
見亦為之盡數載歸當舟楫之險俄而獲全蓋君自是
不復出思慕前人遺德而耕且廬於其舊焉先是層山
郭氏自定功公徙居之公生三子而君其一出也屬遠
而大君嘗計口譜族由近者始君小宗昭穆可見如此
久今不治後難尋踵矣乃禮從婿宋君儀望與校之而
盛國子祭酒東郭郭公為其端嗚呼一民君天性

雙溪集卷之六

墓誌銘

七

雲丘書院藏

孝弟於族人之饑寒無告者不問遠近一厚施之亦不
計其家之盈縮也祭祀慶弔宴會之節以身為率動不
後時嘗有志於大宗譜之脩顧力未能常以為恨君既
老築室里中學者稱為中軒先生教其子沉潛經籍為
致名士與之交游以成其德嘗遭母氏之喪哀毀踰禮
人士悲之為集哭毋卷其孝行稱述於人如此君以嘉
靖二十五年某月日遘于家年六十四以次年月日葬
于居里之蝦塘配中沙吳氏賢有法度子三人長汝霖
成進士今為行人司行人次汝楫居植其家次汝梅邑
弟子員孫男魚阜魚禹與稷與伊與夔與周汝霖者昔
與子遊忠寔而文將大用於世茲以其父之狀求乞銘
誠宜銘也銘曰松生于山其幹自直玉藏于淵其輝不
蝕於惟慶士如松如玉慶士有子賢而且貴光其前
人爾則無愧丘原之崇檜栢之茂神其安止後人利
止

謝母徐孺人墓表

謝母徐孺人歿于丙辰春正月寔于茲土者又若干年
矣長子經受學於予談及之輒泣然以悲切切以未表
其墓為恨余固嘉謝子之知學而表其親者有在也然
無以慰其不已之思乃孺人行又足以係彙教乎夫古

雙溪集卷之六

墓表

七

雲丘書院藏

首翼贊陰德首重閭閻。儒謂王教之端風化之始也。然以所事言有婦道焉以所字言有母道焉余以是悲諸孺人其可表也夫孺人之婦謝氏也方事厥翁鑑物軒姑張氏克篤孝敬循循不失常道是猶可能也及翁卒而姑喪明孺人朝夕若負痛在躬恒呼曰天其曷不令吾母獲見日月乎左右就養視平日益細審方曲致不貽其憂顧可易哉僉以厥姑內視默默而怡愉自若孺人慎所不見而洗腆篤至能享年九十有八偁其夫復開得以孝稱心力何殫且至也其逮有子也義方姆教余聞其有古截髮和丸之助令其女事父方家

雙筆集卷之六 卷之六

而不忝諸子咸能世其家而經且不區區守其詞章之學乃能祗母命以力學于念菴羅太史之門而能致之乎謝子嘗侍予杖屨故予知母之賢也然則孺人以所事贊其夫是曰令妻以所事贊其夫是曰令母婦道母儀庶幾其無慚負哉世有之乎而墮之於冥冥易簪無聞而以誦教其子且不免反而顧於孺人焉其不汗顏也者幾希以是表見于世不可樹之風聲耶况懷章有太史之味誌有宋死尉之筆而余姬儀部郎亦有墮頭青首之句謝子且嘗歌之而泣不自見而余復有是焉其亦可

自慰否耶不然孝經有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謝子之所以表其親者其尚有所在也哉

雙筆集卷之六

卷之六

八十一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七

禮部儀制司郎中

永豐令後學漸春吳鳳瑞校刻

傳碑表引祭文

雲石山人傳

雲石山人者寧人也予不識山人作何狀識山人子故識山人云予初不識山人子徵志訪學於是與山人子李經綸交焉君子曰交人之子而不本其父兄之善知其善而使之泯泯焉弗傳非古也山人蚤業舉子文行出流輩為奇數所抑者二十年屬以廩資得貢乃浩然

雙江先生集

卷之七

雲石山人傳

嘆曰吾老矣能復以時文易官耶於是退而耕諸雲石山保身逸志以究其所謂仁孝之學故於生事葬祭分力所得為者為之未始不盡收恤鰥嫠存育孤廢宗黨之無告賴以有養正德乙亥丙子之秋凶疫大作山人給糜餉囚施藥惠享全活頗衆其卒之為溝中之瘠者輟收而瘞之架梁除道割已之有以赴人之急類皆長者之行究其志與才而謂屑以時文易官耶山人姓李諱珮字必達易字德孚雲石山人其號也性忠實曉哲事理里人所信服凡里中之閭不之官而之山人奉其語而退如受署命率稱山人為里社神俗謂里社神

惜哉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謚

襄惠張公神道碑

張維喬者諱岳號淨峯閩之惠安人也惠安張坑之張乃文獻弟九臯之七世孫潤為漳州刺史因家惠安族日以繁遂名其地先世出貴帝後少吳氏有子曰揮者制弧矢以威天下帝命為弓正封之尹城賜姓曰張公勞定國聿昌其世宜矣若漢之留侯良晉之司空華唐之文獻公九齡尉稱殊絕百代瞻仰入 國朝公會大父諱茂者為桐廬承皇祖諱綸今萍鄉考諱慎令

萍鄉英德皆領鄉薦著治行卒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林氏鄭氏俱贈淑人公生之日異光滿室桐廬曰是必亢吾宗者名之曰岳異之也弱不好弄端凝如巨人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自丘索墳典以及子史百家無不貫穿精透蹟隱一時巨儒皆出其下正德癸酉領鄉薦第一同子登丁丑進士授行人武皇不豫出寓豹房與閣嬖三數同卧起兩宮以下者俱不得聞聞公疏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以防他虞奏雖寢朝論肅然躋之寧庶人亂稱兵伺闕旨下內閣草詔加武威大將軍決策南征時逆彬握重兵從行

懷麓堂文集

卷七

三

懷麓堂文集

李璉之翌於朝房語張張不懌竟以原議上內批訖皇初祖位如公言是時上方制作張首以議大禮結至知不謂其見出公下甚忌公因而出廣西遂得貶歲餘起知蕪州蕪荒鄙寡文學不務稼穡公教民田改建學宮親為講授省里甲之費嚴採珠之禁三年民俗丕變士翺翺有中州之風安南亂久絕貢使朝議將討之公言遠夷自相攻終代以篡逆相承非一日也引高皇帝慶朝鮮李仁桂事聽其自為聲教又致書當路條六不可征俱不報遂治兵食立營堡計王師所從入水陸道里之詳如指諸掌會擢浙江提學副使轉左叅政

懷麓堂文集

卷七

四

懷麓堂文集

奉

詔建嚴內

延恩之

恩

恩

恩

能無惑於科臣也 降詔切責最後奪一官以激之公持之愈堅上表謝曰元和伐戎之役成於獨斷又曰若此賊不平臣何面目可復奉 勅書以對將吏乎遂集土漢兵約十數萬檄諸將分道進剿以計獲田應朝斃于獄前後斬獲數千級苗始震懾而龍吳二酋首酉陽黨而匿之公數酉陽罪仍指朝貴之黨酉陽者酉陽之黨益不平謂首首未獲未可言功公不復用兵卒以計擒二酋三方遂寧功未及奏而公卒是年壬子四月有大星隕西南不數月而公應之予聞計哭于省齋已乃據巡按之疏策公之勲聞于 上上復公右都御史

卷之七

文忠公集

六

文忠公集

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廢子 賜祭葬不煩請乞皆由中降盖特典也公生弘治壬子十月初四日卒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配陳氏封人與公合德後二年亦卒子男三交官生娶黃大叅潤女寓思生娶洪侍御庭桂女宿監生娶傅陽全女女一適庠生李忱公長身玉立隆準高顙深目廣額眉骨稜稜望之岳聳其弘毅淵默敦厚崇禮忠信孝友之行得之天性學以宋大儒程朱爲宗尊信傳註出入以度凡一切談說性命指爲籠罩儻侗排之甚嚴雖一時賢智皆不能屈比後示予以學則一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威儀動作

節摘取孟子牛山以下諸篇及曲禮少儀玉藻九容

孔之居壁收放心養夜氣先立乎其大而不爲之所奪又曰喜怒哀樂未發時最好體驗見得天下之大本真在此便須莊敬持養又曰心之體固該動靜而靜其本體也至靜之中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原又曰心纔靜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予讀而歎之曰學在是矣此道南以來相傳家法孔孟所以教萬世無窮者要不外此謂公守傳註而宗程朱即其所由入是也要未盡公之底裏公始以文章氣節著名及交南用事更推將畧莫福海扣關請罪問關人曰向廉州太守安在畏威懷德蠻夷且然乃用兵每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于時邊臣競餽遺用事者以自全相援爲通例無所嫌公獨不通一書幕士有諷之者公曰自分已定但欠馬革一張無煩諸慮非 天明聖監公忠純於星即之後忌者尚側目以伺安有今日駢蕃之錫乎人比之諸葛忠武侯非過也蓋荆粵滇蜀東馳轡道西控象郡兼東西二方之南延袤數千里皆武侯盡瘁之地而公倍有其勞故凡所經歷如蕪如瓊如沅皆尸祝以祠而鄉人則祠諸官嘗就其文章論之氣象宏裕法度謹嚴根抵道

精見不規規於作者町畦律之以董賈韓歐諸家兼有其製而平正通達論事理簡切明當有得於考亭深矣夫德義功烈文章古稱不朽而罕有能兼之者兼之而論定於蓋棺公可謂一代之名臣矣公所著有惠安誌古文要典古文類選宋元名輔事業宋名臣奏議載道集名儒文類三禮經傳聖學正傳歷代兵法恭敬大訓小山類稿凡若干卷皆有補於世教愛而傳之無疑也四川僉憲養齋峯公之弟也率公子宓等以嘉靖己未二月十七日塋公于許山立碑墓道虛以待予蓋予嘗諾僉憲之屬乃序其事而銘之

雙江先生集

卷之七

八

張之受氏昉于張矢以勞定國華昌其世旅寓閩疆

寔維崇紀有子曰瀾漳州刺史家于惠安遂名其地黃帝之後少昊之子曲江之派文獻之弟於惟襄惠挺生崛起既亶聰明學探精髓蕨解鄉闈起家進士膏藥一疏安危攸繫伏闕留行暴簪幾死低昂中外弗愠弗喜稀說不經誰秉其是天王聖明宰臣精視市舶一麾廉州再起鐸振三藩化雨多士棘門命備嘗艱否策定交南曾未血指戡黎滅蠻家祝而祀齋茲湖苗負固不軌撫之陽順征則鬼徙浮言聒聒論藩誰仔揚師采入算箐一洗勞而爲僇貞而見忠

一書不通獨立何懼衆皆危之馮革自誓有嘉折首星隕而逝我策其勲天子曰建維茲康侯邦家之紀葬祭贈謚蔭及厥嗣不煩陳乞中降特旨論定闔棺百世以俟嗚呼淨峯已矣吾誰與侶道南一昧公噬其臧教化之原悉有衆美武侯之烈董賈文章程朱德義所異者時若合符璽銘之不足有淚如雨

雙江肝表

惟是雙江口在今廢藥師寺後蜿蜒盤結風氣鍾藏元未有異僧過而嘆曰此吉地也不數年有厚德者居以昌其世我先祖考和公爲德公仲子自恭公來由磊源

雙江先生集

卷之七

九

張之受氏昉于張矢以勞定國華昌其世旅寓閩疆

卜居于西隅之下市者凡四世下市有六街三市之樂致民聚貨日緣爲龔斷擇勝者競居之而我祖日厭其煩喧謂毓靈章教擇仁非智耶乃改卜是圖卜而得雙江口居焉寔爲雙江始祖祖英烈偉特有古壯士風天覆胡運祐啓我皇明天下稱亂盜劫四起祖散財練兵團保鄉族獲免播離賴寔久之元俗午日競渡剝木爲龍以侈侈者用墨鏡龍於兩肩襲以紗袍映爛其文爲雄洪武初博徵天下義勇領官以治爲崇元俗者不得與祖方以義勇爲僻舉首薦自惟其素不樂人籠囂而朝恩暮死重典方殷遂文身自廢得保首領世常

爲攝花人而不知其所自是得之先考水雲大夫大夫
得之我祖考巽公云祖娶胡氏孺人生我高祖考瑞公
四人長敏高仍居下市今其子孫旅寓于湖之孫家灣
次敏行生子汝昭昭生子日高止次爲我瑞公以父命
督運城磚之京運者率以稽程戍死于邊惟公如期得
歸歸沉于南昌之象牙潭說者謂劫運使然念之痛哉
又次爲敏惠惠個儻英特卓有父風麾金擲帛施賚旁
周叱咤揮霍雄跨一代惠生汝冲汝英汝韶英生定遠
定佐定傑定寬定顯韶生定賢定榮定美冲之後不延
今所遺叔伯兄弟子姪行如宜順等凡四十餘人則英

雙壽先生集

卷七

十

卷七

韶之派也瑞公蚤世翳我高祖妣楊氏孺人少寡而艾
二孫斃瑩相爲形影長曰瑚甫十齡次曰璉甫八齡即
豹之曾祖考也時家人有欲棄其所守以利有者孺人
泣曰我躬之弗卹遑卹其它敝蹤之遺孰與完壁完壁
之玷其何辭以白魚腹之葬耶結茆野處苦節可貞曲
成二子再造有家念之痛哉瑚生愈盛愈隆愈碩愈大
愈堅愈彰璉生日聰日明日睿日智日新聰即我巽公
也今所遺伯叔兄弟子姪行如本積等凡六十餘人則
瑚璉之派也始祖生延祐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歿洪
武十四年丁酉四月十八日胡氏孺人生歿未詳合葬

所居之左高祖妣楊氏生至正二十年庚子九月初
七日沒正統七年壬戌十月二十三日附葬于姑之右
據譜云也豹每於冬至之祭得從伯叔後展觀始祖考
妣遺像像貌殊古巾以綵紗爲之若今之平巾然上世
所謂四方平定巾是也髮束而不幘鬚脚髮髮四垂廣
額長額脩眉巨眼虎鼻虬髯紫衫而白靴望之凜然生
氣非常人也胡妣無簪珥諸飾髮盤結于頂覆以黑髻
若拳然服長袍色白而緣紫兩像相顧坐尚右安知其
合葬也不以右爲尊耶蓋古人尚右故耳今譜云楊氏
妣附姑之右附姑是也左右字或者其誤耶譜又云敏

雙壽先生集

卷七

十一

卷七

行夫婦合葬于親墳之左又安知左非右乎誤耶嗚呼
厚德符識餘慶昌世擇仁以居懋哉創始惟茲瑩兆視
守弗虔童孺嬉游羊猪蹂踐封土日磨碑磚外見豹於
是泚額痛心號諸伯叔樹碣乘墉昭靈衛鬼仍表于阡
使我後人得有所考也嗟爾後人無忘所自古人飲食
豆間必祭矧茲功德實配天地

澹樂府君墓表

於惟我曾大父澹樂府君先世七十年矣始克表於其
墓豹之罪也府君積德百年而族於豹之身已復族於
兄之子靜咸以進士相繼起

世謂非豹之貴乎府君八十一而卒疾將革起而命曰
吾平生無欺天者吾身後六十年當有食其報者物土
而識之云下後田園多退敗子孫榮貴却紛紛不謂夫
言之若是其幾也世常歸德于風水之祥而不知善無
不報歐陽子固言之詳矣府君八歲而孤爲我高祖考
敏瑞公之仲子瑞公督運城磚歸溺于豐城之象牙潭
母妣楊氏孺人子遺少寡靡中外可恃據全業者推其
守忌女真者危其族計才以庇續紡以生沈晦險艱窘
陵萬狀其所以曲成二孤潛消猜毒豈惟痛弗忍言蓋
言之未易爲詞也先大夫水雲公類嘗追論曠昔每用
雙齋文集卷之七 三 雲山書院藏

葦咸象德揚文具存乘載其畧云聶君家故饒俗而
性嗜儉朴所居之堂舊琴瑟養鶴聚古法書名畫各一裘
夏一葛日食飯一盂蔬一器客至不設盛饌焚香啜茗彈
琴觀書而已至賓主自引退亦不爲辭謝眎其貌若瞿
然自得者故人之登其堂皆若飲玄酒而茹大羹焉是
蓋得諸見知才數語也而府君之朴風古行跂而象之
謂爲三代之逸民非耶府君五男三女長日聰次日明
次日睿又次日日智俱戴妣孺人所生側室陳妣又生子
日新聰即豹祖考異菴公也公生本治王治敷治玉爲
先大夫水雲公字明公生本厚本循本屯厝公生振肅
振用智公生本植本立本積新公性誠王誠本治生元
化能化開化坤化先考生文偉暨豹敷治生文理文密
本厚生淳化欽化本循生郁化振肅生文朴文璽振用
生文熙文烈本植生恢濟恢民本積生湧海本誠生文
韜文輅文博自是而下若靜兕輩凡三十餘人靜而下
又凡二十餘人讀書業舉子者代踵相接即如環充廩
膳乾槩克附學俱縣儒學生員不有先德孰開我人表
阡以識謂非豹之責耶府君生洪武二十年三月二十
二日沒成化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妣生洪武二十三
年五月二十二日歿宣德四年九月十五日陳妣生永

樂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歿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合葬千里之堪陂既滾浪龍形癸山丁向未臧之藏百世之祥母貞子孝地義天常嗚呼念茲其求昌

祭一峯羅先生文

某讀孟子七篇至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嗚呼一峯先生其學夷齊而有得者乎彼脫屣千乘之封餓死首陽無所怨悔而使百世之下聞之而興是豈有所強而然哉求仁而得仁誠於我風於彼也是故卿相之位萬金之富可以坐致而卒以貧賤終其身而日皇皇焉者先生亦何爲哉蓋欲自

雙生先生集

卷七

十四

吳丘書院藏

遂其求仁之志焉耳是故語其文曰高山大川語其節曰烈日嚴霜語其氣曰浩然語其心曰青天白日語其志曰惟恐一夫不得其所語其貧賤曰凍餒其妻子死無以爲歛故先生蚤世幾百年也而薄海內外五尺童子皆知吾歐陽之鄉有一峯先生者泰北在望而謂其風非夷齊之風可乎某自童卯先考水雲大夫平居燕暇每語先生遺行以勵某某雖顛蒙已嘗有起而執鞭之願暨束髮游庠獲交中山子劉霖而聞先生之行益詳蓋劉子之翁先生故人也故其詳而有徵執鞭之願奮且益堅今天下之頑懦如某極矣乃亦得以自附於

燕而有立著之列典則所貽天日煌煌安敢昧其所自哉先生故葬邑里之上原五十年矣乃嗣人惑於禍福之說起窆骸棺體魄如生亦可以觀不朽之神而俗園之阡業不可已比及三年毒淫蟻蟻嗚呼傷哉痛也豈鬼神者忌先生名實之隆故嘗空乏其身爲未至而後殘傷其體耶不然則鼎鼐碩輔如西墅曾先生者握骸售塚暴棄二十年而始復亦其後人親自爲之耳豈今之鬼神即今之人心傾忌殘妬顧眩瞽其禍福之機使善者無所於倚而惡者獲福橫而益滋耶嗚呼冥冥傷哉痛也先生還復故丘乃季子榮諸孫郁等實王之而

雙生先生集

卷七

十五

吳丘書院藏

贊理左右霖之功益多也曩者戊寅之歲辦香祭酒嘗訪先生于金牛故址而榛莽風烟導悲興慨丁酉之冬復得與霖等展拜先生之墓乃表阡未碣墓隧未除宿草荒丘益增感嘆於是相與徵金程石戒日襄事而衆盛之田且將有所屬也夫天定繫於人心景福要於身後與其享於嗣人孰若崇於多士故于今稱之比之繫馬千駟者孰爲重輕也茲者襄事告成禮宜昭奠伏惟先生之神不驚不震皎爲日星沛爲龍雨濬族厥祥鑒茲義舉惟嗣人是翼惟多士是迪惟篤祐于善類是力

祭中山劉先生文

戚生寄死歸人道之當先生其不可作也夫先生學老而彌堅若將希衛武以齊聖而人亦以廉聖待之不謂其遽止於斯也而乃遽止于斯孝友之行忠信之德同人之心其可得而窺見之也耶風電臨變山川易色於戲痛哉先生擇友四方四十以後而得子予擇友束髮而得先生忘年之交同心之德道義骨肉貞鬼神而無疑也故先生之視予兄弟也猶弟也視予父也猶父也視予之子姪也猶已之子姪也而予兄弟之視先生之父兄子姪也猶先生也休戚相繫夢寐相通人譁然率以爲疑者不之疑而人之所不能信者乃信之或

雙峰先生集

卷之七

七

雲丘書院藏

過是豈阿私以黨也哉其心同也其道同也喪予之慟有難以語諸人人惟撫膺酸鼻相嚮而哭以歎耳先生疾之華也呼其子曰速雙江來已而予至則先生憤且危正巾端坐執其手而言曰三十年交誼盡於此矣幸而彼此無一事相負斯言也死者復生生者無愧雖先生之子弟有不能盡知其所以也况其他耶於戲痛哉中山哉我秋江潺潺即之無從還不可攀幽明一真有淚如瀾先生監只神其往還

祭給諫朱泰浦文

不職痛哉泰浦之死也

自山

有常

甚有不甚如給諫之變變之甚者也夫死莫慘於兵刃而死者家三人嗟嗟天乎豈福善禍淫之機天亦有時不得而與之耶世固有積怨深讐於人而仇報之者律文且有專擅之條所以禁亂也未有無故而加於善人君子其爲亂也不已甚乎即謂爲大逆無道亦可也給諫與羣兇同里居舊無睚眦之怨徒以家故而微羣兇易而凌之非一日已而起家進士作縣有循良之譽司諫有蹇諤之風檢身善世退然若處女而忠信孝友益爲當路所敬禮朱氏駸駸盛矣羣兇將復易而凌之如

雙峰先生集

卷之七

七

雲丘書院藏

異時宜有所未便也猜狠日深張弧胎釁而不復有父母妻子之念者豈天厭其惡鬼誘其衷驅而納諸罟罟以殲滅之耶夫寺觀廢址官地也變賣廢址以助大工奉有明旨差官估價給佃亦非白占卜地葬親人子至情是數者無一可以殺身而殺身之慘至於如此天耶人耶鬼神耶予不得而知也往予統師兵部泰浦給事兵科事體相維而道義之蓋嘗父師我也而我於給諫實骨肉焉同心事主則以上紆宵旰之憂如築重城以奪虜志折逆帥以弢隱禍神之聽之胡謀弗滅及其疏斥奸佞罷官而歸也深居簡出未嘗有一

謫及官府事是北平目所以自廢者皆足為士風勸上
 葬一節未為甚失失在於處仁之不擇耳鄰豺虎之藪
 逼蛇虺之宮而謂可以為祠墓不遷之地耶六月晦日
 予嘗裁書吊汝謂時師之言萬無足信但如先儒所謂
 水深土厚草木叢茂處便是葬所溺於風水不免有他
 而汝以為然且云欲於本里擇之庶便祭掃圖大驚遠
 竊所不敢況奉翁教心惕然懼矣是書答於七月五日
 而給諫被殺在是月十九日也墨血未乾而身化飛灰
 嗟嗟痛哉拊心頓足仰天逆泣其何以慰予之哽塞耶
 夫狝死免悲且傷其類當路君子明罰勅法以維持王
 章遏禍亂之端開太平之基豈無拊心仰泣痛切如鄙
 人者耶噫黑風揚沙兮白晝晦冥泰浦遺教是日有黑風揚沙之變天
 地失色兮山川震驚為國禘官兮為親亡身忠孝為神
 兮駕風鞭霆取彼兇殘兮如艾荆薪無任不復兮無陵
 不平庶足以章天道慰羣情而解予之怔怔也辦香束
 帛昭鑒惟靈

祭陸東湖文

於戲太保遽止於斯乎夫死生旦晝人所必有然無繫
 於世道之重輕者雖生而況於死乎太保出自將種
 從龍于飛爇身武科著績邊陲晉典禁衛入直苑宮

王上諒其忠貞股肱心膂之託不能一日去左右于茲
 三十年矣凡事關機秘他人不得而知獨承 密諭雷
 電以章克當 上心至於贊決大計潛消禍本調和公
 卿扶植善類獨苦之心神之臨之也太保長身玉立瞳
 光炯炯貫日位極人臣才兼文武詩稱虎臣無愧矯矯
 宜其壽考無疑也胡為一旦暴卒 王上震悼追念平
 生優加 卹典忠誠之贈武惠之謚祭葬賡錄百倍常
 格 湛恩汪濊始終一體人臣遭際如此謂此有重於
 泰山是也豹自戊申之秋讒人挑釁時宰竊權勞而為
 僂逮繫數千里淹卹踰年自分必死而卒獲保全誰之
 力歟庚戌之冬復蒙 恩命召自田里曾未幾時正位
 本兵虜情洩亟人皆危之太保翼我不逮而浮圖古北
 之捷叨冒 上賞至於重城之設奪虜志而壯 天威
 上說下教太保之功居多也乙卯之春予以年至請老
 獲奉 俞旨退臥深山兩承使翰不遠數千里遺贈過
 情若施於其所親愛者何以報德藏裏耿耿乃茲聞計
 撫膺毛骨俱痛愁雲黯黯將星墜嗟九原之不可作兮
 偉人長逝 天子靈傷兮縉紳墮淚撫棺無出兮其如
 友義東帛緘詞兮惟神之契

祭東溪王親家文

於戲涕之無從古人所惡乃子爲公涕也而可謂其無
從哉夫情莫親於道義之交亦莫親於通家之契慨子
蚤歲硯席同師予方束髮公弱冠也時見公溫乎其淑
如未琢之玉遂定交焉後十有五年又遂與公締男女
之好焉以子從子儀部郎爲公之婿而公之嫺則子之
從婦也自從婦之歸子家也稱婦道稱妻道稱母道宜
其家人諸無不足稱者予嘉吾從婦之賢而本其所自
故敬公也久而彌篤詎爲平生交誼一旦永訣奈之何
不流涕也哉然猶有以慰吾之涕者公之所得多矣公
自中年厭棄舉業拂袖而歸秋風一葉影響俱幽聲華
變爲先集 卷之七 子 東溪書院藏

祭劉中山入鄉賢文

維古者鄉先生沒祀于社所以蒞潛闡幽勵世磨鈍也
歷數代而得一人已足爲瑞况父子相繼百年再見如
公者非所謂世德作述乎公行足以表正鄉閭學足以
追探道脉誠 昭代之遺民斯文之先覺也某自弱冠
托交於公勒規僣切可質鬼神睹茲盛美豈勝倂仰謹

具剛鬣柔毛庶饁之儀用申祭告所以慰九原之知也
自茲以往有生一日當不忘一日之脩他日相見庶免
覩顏

祭東溪曾親家文

嗚呼我公溫醇畜德投迹高軌敦率藝倫制行琦瑰產
于賢族洪源異委一貫之傳光昭萬歲 朝有錫典未
求弗隆乃翼長公象賢承齋當其經營萬里勞瘁割資
矢力相勛以遂絕緒既紹功亦延世公之繼述何其俊
偉長公既逝嗣之者誰仁人有後士論咸歸輟輟乃興
又美以爲劫奪之教乃祖愧况復 朝命爰求厥嗣
論功論嫡亦有公是何天弗吊公去之遽鄉邑失色姻
望隔異洒此清泌玄堂宵遯神爽不移公有英氣

被逮藁引

余蚤歲嘗學爲詩文久之無所入乃棄去故平日應酬
率漫意不留藁留者惟巡閱知晉及茲被逮三藁也以
其於余有所關涉所經夷險一時憂樂之情困窮拂鬱
之狀備之以俟它日知我者有所考云余自嘉靖丁未
孟冬望日被逮越明年臘月廿五日賴 天王聖明庶
余免狀 命釋之動心忍性未嘗無所增益追惟訟端
然後知括囊之義然不可有譽亦不可有有之皆足以

仕禍故曰无咎无譽慎不害也余於是知學易之足以補過也歟藁凡六卷體裁未閑篇章未融音律未協字句未鍊不待作者嗤我而後知也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七

雙江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五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八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靜編輯

未豐令後學蘄春吳鳳瑞校刻

書一

啓陽明先生

逖遠道範丙戌之夏迄今兩易寒暑炎蒸北高寒秉爨之好無時無念不在公之左右也恭惟道候迪吉麟趾育祥敬承有在仁者之必有後也斯言始信於天下矣不勝慶慰不勝慶慰丁亥春北上次真州曾具狀託王巡按轉致竟不知達否何如跡涉疎遠負此歉罪西粵之亂先聲所至莫不震疊凱還當在日下 聖天子側席以待而天下太平之望跂足久矣某承乏一方百無能為以春正入閩境諸務叢委茫無下手處始知平生之學斯未能信患所以立聖人之言近如地遠如天體即用未有用非其體者而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說竊疑其柝之過矣天下豈有仕外之學哉仕即學也學即仕也自十五志學以至於從心自棄田委吏以至於司寇是亦為政無非仕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無非學也是故喜怒哀樂之類以至於視聽言動之著感之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應之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

朋友之道變之而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死生之來
曾有一時一處而非吾良知之所當致者哉某四十無
聞蹉跎孤負教言在耳寤寐騰愧所不至於詭經畔道
之甚者幸而知有痛癢之心未盡死也近來非僻諸念
稍稍裁抑惟暴怒之氣時復妄發當其怒時自以爲義
然已不覺其爲怒所遷而有所忿懣何啻千里始信集
義之功不忘則助甚難爲力何如何如瞻望伊邇未緣
觥醑以需神化謹此專人奉候門下解官有志握衣何
期歲月如流儲此耿耿伏惟爲道珍畜厚自愛以慰天
下不憚外疑事數條附錄以請

雙菴先生集

卷八

二

與在書院諸

一學至於求仁求心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自秦漢以
降周程之外知此義者蓋寥寥焉知行動靜之功既分
而支離汗漫之弊無已旁求外襲弊而至於今日科舉
之學極也於是不得已約仁與心之靈明伸化爲良
知之學以援天下之溺者是蓋獨苦之心褰裳濡足之
言也學本良知良知爲學吾道足矣支離汗漫之弊將
不撲而自熄也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蓋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是知也天且不遠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
乎時執塗人而問之曰汝有知乎曰有時執童子而問
之曰汝有知乎必曰有知儼知食知寒知衣莫非知也

而至於知天知命知化育愚夫愚婦之與知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一也其有不一者致與不致之間矣但致
知之功竊意其入頭下手亦自不同當隨其資之近者
而致力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不待學習本於天性此真知也則是良
知之用莫有切於孝弟焉者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克舜之道孝弟而已知皆擴而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而
仁義禮樂之實要之以事親從長畝是孟子有得於良
知深矣某嘗反求諸心虛靈之用固自燦然出有入無
超忽茫蕩若無轅泊近來求之於事親從長之間便覺

雙菴先生集

卷八

三

與在書院諸

有所持循如一念之欲方萌輒自訟曰是非孝也則閉
念自消如一言一行之過也輒自訟曰爲父母戮也則
愧汗交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時執塗人童子而斥之
曰汝不孝不弟也亦皆艱然不悅如蒙汚穢焉始知西
銘卽中庸之理而曾子啓手足得全歸之義舜武周公
之庸行爲中庸之極致只爲今人不識孝弟往徃求之
於儀文之末而不知一念非天一事非理一物失所皆
非孝也而良知之功用於是乎淺矣孟子曰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何心也愛親敬長之心也天下何
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理而百慮某與諸明教

欲於事親從長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焉何如

御史以監察為事故凡吏治之賢否民病之隱幽風俗之淳漓皆御史之所當知然知之為難於今尤難也巧詐者極彌縫之文赴愬者多虛浮之說若非清心下問加志周爰鮮有不為人所欺者也某承乏以來晝夜憂勤故於簿書條格之外亦頗廉得其一二而臨之以不測也於是貪墨之風稍見斂戢比會陳惟濬則又以逆詐億信惓惓為戒蓋恐為此心本體之累夫億逆先覺之說先生之所以告崇一者詳而至精矣一言以蔽之要不過復良知之本體本體之知實知實見常覺常照然其所以覺之者一惟據理之有無為覺耳由也不得其死益成適之見殺固先覺也入宮之喜放魚之嘆亦先覺也是故君子無意於逆億與先覺也而惟以窮理之功勿忘勿助不能窮理以覺人而為人所罔者忘也惟恐人之罔已而馳志於億逆者助也忘則不明助則不誠不誠不明離道遠矣是故先生要之以誠也誠則以羊易牛其跡吝矣適合乎行仁之巧法不誠則攘夷辱周如其仁也乃不免為假仁之伯術竊意億逆之用則亦有然者如其所以咨諏詢訪者無非為上為民實心而無一毫私意夾帶於其中則雖億逆猶先覺

雙蓮集卷之八

太

四

友

也何也誠也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也萬一先有

一毫自私自利之心挽於其內即雖彰往察來固先覺也猶億逆也何也不誠也不誠則周知旁燭皆良知之累也誠與不誠之間億逆先覺之由分也若今必欲以億逆為戒而一惟坐以待至以覺之其流之弊將至厭事惡外守空悟寂恐亦不得為覺也不知何如

一告子盡心一章造理履事之說傳疑久矣外事以造理者必非理外理以履事者必非事不誠無物理外無事也有物有則事外無理也是故岐理與事而二之者必非學也學而至於內外合一則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者其殆庶幾乎然非本於良知之致終難免乎襲義之病蓋自聞夫生知學知困知之教而百年支離破碎之說至是殆渙然釋怡然順不復向焉牴牾之患也此管及履於證驗之餘謬有見於管中之得敢具以請心也性也天也命也一也心外無性性外無天天外無命也知也存也養也修身也其功一也亦非二也要之只是盡吾心焉已耳盡心云者即中庸之盡性也然已盡之心不存則盡者有時而或塞已知之性不養則知者有時而或昏存者盡之繼養者知之篤存心養性一陸一降在帝左右所以事也至於

雙蓮集卷之八

太

五

友

死壽之來一惟存心養性以俟之無所恐懼疑惑以貳其心焉則是以義爲命命由此立也盡心知性日知其所無也存心養性月無忘其所能也死壽不貳至死不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也一也妄意如此不知何如一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精一執中之傳萬古聖學之原也朱陸之辯相持而不決者幾三百年比今豪傑之士稍稍覺悟而致知存心并作一項下手莫非先生倡明之力也德性者良知也道問學者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問學者必非學外問學而尊德性者奚以尊心外有知存外有致皆不得其說也德性者天德也明德也王道之本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克己以求仁集義以養氣慎獨以致中和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聖賢之所謂問學者言人人殊然未聞有外德性以爲道者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吾之德性也致也盡也極也道也溫而知也敦而崇也道問學之功也綱舉目張中庸立言意義自明若無待於辯矣其有辯而不明者習於聞見之舊耳甚矣習見之蔽人也近淮陰邂逅甘泉先生深夜講論偶因及此亦微有不同焉併錄以請

荅歐陽南野

屬青差人還辱承教劄萬里如對面也離索之懷沈慰良劇僕柔不利遠履錯之咎致駭鄉評重煩知己之憂慚謝慚謝來諭良知本體工夫効驗忒煞精邃其與陽明先生荅示大旨多同於是見南野之獨到也先生所荅多非區區問意橫抹說過頭頭是道恨未緣面請耳夫良知二字乃是老先生特地體貼提掇出來以破戒天下旁求外襲之弊於學者有力當與夜氣之說並論而僕謬有見於孝弟者正欲體貼良知直將孝弟作良知看非假之爲幫助也孟子愛親敬長乃是指出良知一個面目與人識認要其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義智禮樂之實事親從兄是也推而達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老老幼幼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魯論首篇大抵皆務本之意始之以君子時習之學而即繼之以孝弟爲仁之本記者之意不可謂其漫無次第也孝經十八章相傳爲夫子授曾子微言曾子得之故其言曰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泣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皆非孝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其實功也手足載啓易簣而斃其全歸也而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則已悉在第二義矣及考之大學考之中庸考之六經屢言

小殺異詞而同旨者難以僂陳至禮經以草木折非其時均之爲不孝甚哉孝之大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教之所由生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試嘗求之吾身萬物皆備內則心腹腎腸外則皮毛爪甲皆吾父母之所與者故誠身爲說親之道守身爲事親之本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未足爲孝夫所謂虧體者豈必斷體折肢下堂而傷其足之謂哉非禮而視則目之體虧矣非禮而聽則耳之體虧矣非禮而言則口之體虧矣非禮而動則四肢之體虧矣反身有毫髮之不誠則本來面目即非其故矣此舜之孝所以爲大參之孝所以爲純乎降自秦漢以來大義日垂往往以服勞奉養或一事一行之類於至情者皆稱之爲孝而不知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詩之意要在全歸也西銘一篇明道兄弟亟稱爲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豈徒以其文哉誠以愛親敬長譬之家常茶飯語諸樵童牧豎便可執而行之而王公大人即欲化成天下非此不可也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其在此乎其在此乎今世學士大夫糜爛顛沛於支離之習者固無足道其有卓然自樹又率以孝弟爲常言俗說別尋一個門路以

淵聽厭家雞而獵野雉外穀粟布帛之常用而求珍奇海隅嶺表之外無惟乎禍亂相尋而三代之治不復見於天下者厥有由然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親親仁也仁人心也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良知之外無孝弟猶孝弟之外無良知也若曰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則雖仁義禮智亦曷常有也皆因其所發而後見之耳今上尊親一念根之至性竊意經筵獨不可請以孝經進講乎若由此而充之其於保四海何有哉昔張南軒荅象山有云今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竊歎今日之事異代如見也僕愚鄙何足與議第辱陽明先生之教企吾丈數年麗澤之益此來以此檢點微覺得力前書不能遣詞致有幫助之疑雖今書亦然惟畧其文義而亮其意可也逆億一段來教甚善而盡心一章尚容他日面悉合并未涯群疑待釋蓋種種耳病軀日入疋羸海邦風氣至今未習遐想知已每月悵然不備

二

人不奉聞起告念之無然風塵埋沒遐想山林閑適

於風詠之樂不知穿壤間復有何物可代此耳立本之學邇來何似傳習錄中自有的確公案可查不可以其論統體景象効驗感應變化處俱作工夫看未有不著在支節而脫却本原者夫以知覺爲良知是以已發作未發以推行爲致知是以助長爲養苗王霸集襲之分舍此無復有毫釐之辯也夫動已發者也發斯妄矣發而未發動而無動也其斯以爲定乎考亭晚年有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輒揚飛躁無復聖賢雍容靜氣象所見之差其

便菴集

卷六

卷六

病亦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又云程子云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蓋所以察識其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一有不中則心之爲道或幾乎息矣又曰李執門下教人每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存此則發無不中矣時方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以故若存若亡畢竟無一的實見處蹉跎辜負此翁念之流汗浹背此是程門相傳訣竅以上邇夫精一執中之旨雖聖人復起不易也陽明先生亦云聖人到位

天地育萬物亦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出來養之一字是多少體驗多少涵蓄多少積累多少寧耐譬之山下有雷收聲於地勢重陰之下龍蛇之蟄存身於深昧不測之所然後地奮天飛其化神其聲遠也復生於坤震出乎艮巽辨於井其旨微矣蓋嘗反覆請正而諸公未盡以爲然近得明水一書駁辨尤嚴其謂心無定體一語其於心體疑失之遠矣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定體也恨相去遠識趣日卑陋媿心汗顏如失柁之舟飄泊於顛風巨浪之中與世浮沉茫然莫知所止如之何如之何虜寇以內備頗嚴今秋可幸無事而其所可憂者固自在也臨楮悵悵不盡

便菴集

卷六

卷六

卷六

除前承翰教痛切懇至若不忍其謬迷而思有以援之感佩何如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辯之弗明弗措也若曰增勝心而長已見其與自暴棄者何異竊謂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求心於外也故學問之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譬

之鑑懸於此而物來自照鍾之在簾而扣無不應此謂無內外動靜先後而一之者也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之見也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云祛除思慮令此心光光地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寂然不動便是廓然太公自然發而中節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物來順應又云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常人無發而中節之和須是知他未發之中未能全得又云一是樹之根本貫是樹之萌芽體用一原體立而用自生此豈錄中長語哉亦非先師創爲之也予思子之意也大本達道敦化川流遠近風自顯見隱微溥博時出之類中庸言之屢矣其標本原委工夫體用景象効驗之不可混居然可見來云本體是工夫樣子效驗是工夫證應良知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自欺而恒自慎工夫亦須戒謹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慎果能戒謹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慎即是效驗○此可見深造之學也反覆中庸之意微有不同中庸之意似以未發之中爲本體未發之中即不睹不聞之獨天下之大本也戒慎恐懼其功也中節而和生焉天地位萬物育其効驗也雖不免有所分別而與先師前所云數條似亦相符可合而觀之也又云良知

感應變化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無良知則感應變化何所從出然非感應變化則亦無以見其所謂良知者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也○仰體尊意似云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其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江淮河漢爲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即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何如又云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以懲其忿以窒其欲遷其善改其過然後爲涵養本原之功矣○夫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不睹不聞之寂體若因感應變化而後有即感應變化而致之是也實則所以主宰乎感應變化而感應變化乃吾寂體之標末耳相尋於吾者無窮而吾不能一其無窮者而真之以一則吾寂然之體不幾於憧憧矣乎寂體不勝其憧憧而後忿則奮矣欲則流矣善日以泯過日以長即使懲之窒之遷之改之已不免義襲於外其於涵養本原之功疑若無所與也

何如又云大學古本序中謂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矣○若是則本體之知僅足以知吾不善之動而已而不能使吾之動無不善也蓋不善之動妄也已非吾本體之動也非吾本體之動而後有不善一惟復吾本體之妄而已若乃即其事而格之不幾於隔靴爬癢乎由是知先師之意蓋言動於欲而後有不善隨事隨物惟格吾本體之不善則天下之動無不善也非謂不善在事也何如又云知覺無欲欲者良知也未發之中也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淡泊無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心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猶之曰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竊謂無時不喜怒謂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可也人固有時不喜亦有時不怒感物而動與化俱徂安得遽謂無未發之時哉今日未發非時也言乎心之體也猶云喜怒哀樂之本體謂之中也誠若是則致中焉止矣乃謂中非體也致中非功也而於致中之外別提出一箇獨知爲頭腦而於子思之意微有不協程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

發之中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謂之獨者言人生只有此件學問只有此處天下之物無以尚之之謂也樂是心之本體先師嘗有是言言雖喜怒哀樂而心之本體脫然無所累至喜怒哀樂動以天而不雜之以人非對喜怒哀樂而言之也父母之喪裂肝蝕腸赫然之怒徵色發聲而尚能靜虛融爲哉執閑靜虛融以爲體未有不流而爲伊尹之無情也迅雷烈風天地易常度而太虛之體方損是謂發而未發也何如又云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過焉不及焉其獨知必不慊矣無過不及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有之中所謂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不可以動靜分也傳習錄云格物無間於動靜孟子言必有事焉言動靜皆有事也○夫功夫有間於動靜不可以言聖功矣僕謂歸寂之功本無間於動靜一以歸寂爲主寂以應感自有以通天

又云存養二字本於孟子存對養而言養對害而言人之所以喪其良心者且盡所爲多欲故之所以害其良心者行有不慊自反不直故也則夫所以存而養之者亦惟去其喪且害之者耳蓋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尼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格物以致其知正存養之功無間於動靜者也○夫存養二字誠如來論存者言收斂只在一處不放逸也養者言下却種子而灌溉壅培以養之無間乎立本之功也敬也恕也恭也忠也皆吾寂體自然之節均之謂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言非寂體之視聽言動勿視聽言動也故致知者致其寂體之知養其虛靈一物不著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格物也夫視聽言動也而禮也出門使民而敬也勿施於人而恕也居處與人而恭也忠也均之爲吾寂體之應有以通天下之故者是謂致知在格物也又何內外動靜之間哉謂格物爲致知之實者言非外物以致吾之知外物以致吾之知者釋學之所以其其端也何如又云復生於坤震出乎艮巽辨於非蓋以爲動根於靜之證然坤六二之傳言內直外方敬義立而不孤艮彖傳言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九卦之序履以和行謙以

聖學集卷六

卷六

十六

聖學集卷六

制禮而後能復能恒能居其所則主靜之功效專在於靜耶後儒所謂靜而存養者果孟子之所謂存養者耶○夫後儒所謂靜而存養是對動而省察者言也存養屬本體省察屬事幾其與孟子之意誠異矣蓋存養養乎此省察察乎此主靜之非對動而言良止之止非對行而言合動靜行止而一之學問之定功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之事脩德至本固而後有地可居而異以辨之也井居其所而遷遷非義之辨乎內直外方亦非對待而言象傳不云乎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內直則外無不方程子亦嘗言之動根於靜動亦定靜亦定也主靜之功豈專在於靜耶故曰學問之定功也何如又云程李二先生所言未幾之中亦只是二先生之意未必子思意也子思以率性脩道爲宗獨知其本體也慎獨其功夫也中和則其効驗也慎獨之功念念無間則良知念念精明其未幾之體無少偏倚故謂之中幾而中節無少乖戾故謂之和稱名雖異其實一獨知也言良知則中和在其中而不可遂以中和爲良程子所謂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遂以方圓爲天地故觀乎天地則方圓可見致其良知則中和在我矣○夫方圓者是指天地之形體而言謂中和爲良知之形體可乎又謂中和爲

聖學集卷六

卷六

十七

聖學集卷六

夫中者天下之大本大本云者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而乃謂為效驗則將指何者為變化之所從出乎程季二先生之意是否子思之意不可知然謂子思非堯舜之意則不可也堯舜允執厥中是以中為本體允執為功夫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先師不云乎未發之中即良知也今以良知為本體慎獨為工夫中和為效驗則堯舜所執之中謂效驗之中可乎知以堯舜所執者即此中也則是遺却獨知一箇本體慎獨一段工夫其將何所信而執之乎其於未發即良知之

雙蓮集

卷八

大

要正書院藏

訓又若不相蒙也又云子思以率性脩道為宗是也率性者堯舜性之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性也修道者湯武反之也反身脩德而至道凝焉程子曰有天道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脩德之功也如微之顯可與入德其義可見來諭又以未發為體似以中為和之體和由中出無疑也却乃不以致中為工夫而又以慎獨為工夫與前謂工夫合得本體之說微不協又云以知為本體似是二體也即謂良知是未發之中慎獨即是致中又何不可何如又云謂致中於未發以立大本致和於已發以行達道既已遠於子思之旨其

後又或以未發為一箇字而深以未發為未發不可深言也必若所謂寂然不動無聲無臭云者而後謂之未發夫無聲無臭蓋贊歎上天之事寂然感通蓋贊歎至神之變化不離變化與事而聲臭俱寂猶之曰大而化之化不離大也詞若玄而義亦不甚深也○夫前此既以未發為良知之體不知與上天之載寂然之神何以異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義亦玄矣立天下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一以貫之而可以淺求之乎故愚謂未發非體也於未發之時而見吾之寂體發非和也言發而吾之體疑然不動萬感因之以為節故曰

雙蓮集

卷八

十九

要正書院藏

中也者和也何如又云先師於答問中發其義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致知即致中念念慎其獨知文理密察毋自欺而求自慊縱令精詣深造亦只是於獨知精義深造○夫大學中庸言慎獨者三本文原無知字知字乃傳註釋文也以獨為知以知為知覺遂使聖人洗心藏密一段反本工夫滑引而襲之於外縱令良知念念精明亦只於發處理會得一箇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粹至善之體更無歸復之期致知即是致中則致中即是慎獨今又以慎獨為工夫良知為本體中和為效驗又似與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致知即是

數語疑不協何如又云來教疑心無定體之說竊意形生之後神義爲知所謂心也此知因應變化故謂之易其變化不動不礙於私故謂之寂然謂之感通夫有變有化有感有通則固有用矣有用則必有體有體則必有定然其體神也其用易也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其定體也定體無動靜故精義入神以致用隨時變易以從道其功夫亦無動靜○愚於此等處蓋嘗求諸心而有未瑩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用生於體故必立體以達用歸寂以通感可也夫神與易言乎心之用也自心之變化而言謂之易自變化之不可測而言謂之神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八卦幽生生而不已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神知之用隨感而應今不求易於太極而求生生以爲心不求神於藏密而求知來以爲體是皆即用以爲體由是而有心無定體之說謂心不在內也百體皆心也萬感皆心也亦嘗以是說而求之譬之追風逐電瞬息萬變茫然無所措手徒以亂吾之衷也孔子所謂首出庶物老子所謂燕處超然者更無時無地可理會也蓋心有定體體無定用非邵子之言乎蓋體諸易而得彷彿也寂其體也虛其體也止其體也

雙溪先生集

卷之六

三

雲山書院藏

直內而外無不方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先師亦嘗取譬於朝廷矣朝廷四方之極端拱清穆六卿分職百官承式此定體也乃銓選而居吏部錢穀也而居戶部兵馬也而居兵部至於倉場稅局一一以身履其地而經理之非惟勢所不逮而下堂見諸侯周其衰矣乎記曰正其本萬事理得其一萬事畢今既謂百體萬感皆心矣則將指何者爲本與一而止之乎何如又云來教謂定體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是涵養所得非若空想虛談者乃畧不言及感通却似專主靜養鄙意微有未協耳然體得未發炯然在中未可遽謂之中如前所謂敬持存養却是致中要道到得動靜無內外兩忘不見有炯然之體則真炯然矣允執厥中矣○夫體得未發氣象便是識取本來面目敬以持之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而感通之道備矣前謂萬化攸基蓋專指感通言也故靜養一段工夫更無歇手處靜此養動亦此養除此更別無養除此而別有所養者未有不流而爲助長之宋人也動靜無心內外兩忘不見有炯然之體此是靜養工夫到熟處不可預期預期則反爲所養之害何如又云延平先生言爲學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

雙溪先生集

卷之六

三

雲山書院藏

一事即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漸進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夫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已是識得仁體故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到此地位一些子習氣意見著不得胞次洒然可以槩見又何待遇事窮理而後然耶如理在事也則即事以窮之是也理果在於事耶先師云窮理者窮盡乎吾心之天理也吾心之天理既窮而不爲他事所勝則爲子自孝爲臣自忠視自明聽自聰又何待反覆推究耶即反覆推究亦只推究乎此心之存否與外物勝負何如耳來論乃引以爲先

雙江先生集 卷六 三 三
七 雲丘書院藏

師致知格物之證何也蓋大學傳註謂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先師辯之詳矣於是有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說夫心無不正也感於物而動然後有不正於是即物以正吾心之不正非謂物有不正而正夫物也嘗記得先師云此亦是爲困知勉行者開方便法門乃若聖功致知焉盡之矣夫致知者充滿吾心虛靈本體之量使之寂然不動僮與釋一也而吾儒之致知乃在格物而釋氏以事物之感應皆吾寂體之幻妄一切斷除而絕滅之比之儒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毫釐千里矣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格物即是明明德於天下

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致知譬之磨鏡格物鏡之照也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物無遁形謂非通天下之故耶如此似與經文知止而後能慮一條庶不抵牾至於先師前所論數條亦自照應何如以上鎖鎖豈直欲以口舌取勝哉求諸心而不得而顧以自居似非求益之道是故復有此請倘未當尊意千萬批教惠亦淫矣至於校勝崇私如來論所戒徧以告諸同志不敢負所託也不盡

荅王林許僉憲三章

適承欵遇領益不細不謂復厘墨教甚幸甚幸來論於事物上作些工夫隨處體察良是良是乃吾輩進步第一着不可少者但云隨處體察不知從事事事物物上體之察之耶抑於事物上體察吾心之本體也夫言也事也行也道也紛乎不一迎之不見其始言而察之事而察之行也道也又從而察之只恐賺入憧憧的科曰其與何思何慮精義入神境界其相隔也奚翅徑庭哉是故不殆不困不疚不窮本於前定前定者知止也知止則定靜安慮一以貫之大本立而達道行矣其曰端緒甚微有自以爲安處此正毫釐千里之辯云云此段尤精夫事物之應本於吾心吾心之體本自不睹不聞微

雙江先生集 卷六 三 三
一 雲丘書院藏

人不睹不聞者虛也鑑空衡平感而遂通尚何有自
以爲安而謬千里者耶自以爲安而謬千里者非道理
障則格式障故於事物若是而於本體之真去亦遠矣
其謂溫公之學平生不欺是也蓋不欺之誠至兒童走
卒頌之而不疑世顧復有斯人哉然乃不免於不著不
察之譏得無於毫釐處定盤針而始知其然耶不然吳
氏亦刻矣子路平生不及管晏狂者之嚶嚶不掩例之
無舉無刺可同日語耶乃仲尼之徒寧爲此不爲彼者
蓋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後可與入德其曰靜坐有益
天君惺惺衆欲退聽此已透程門訣覈吾道南矣以龜
山獨領此耳執事天常之厚而又能艱貞以守之則信
手拈來頭頭是道無事旁求萬物皆備也幸甚幸甚執
事謙降勤勵不凡之資僕以駑鈍得備采擇共圖允升
其亦不偶之遇也耶若曰面從仰負拳拳神之聽之外
承藥惠拜而嘗之并謝不宣

二

疊承鼎誨所論皆至理非聞見億測可到降服降服來
論無終食間違仁此段是下手處然哉然哉孔門之學
除此更無伎倆但須先識仁體然後體仁不違處俱有
落不然則依傍幫襯如前論自以爲安而謬千里者

對不免又有毫釐之差矣蓋自吾心生理之胞密者而
言謂之仁自生理之靈覺不容蔽昧處而言謂之惺惺
自生理之發微充周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而言謂之無
聲臭不睹聞自生理之澄湛天然自有萬物皆備而言
謂之中自生理之真純無少夾雜而言謂之精自真純
之常久不易而言謂之一道心本乎天人心屬乎氣善
學者一也蓋氣亦天天亦氣此二之者後儒之陋是故
戒懼者不達之功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戒懼之至也太
公者戒懼之存順應者戒懼之發君子未有不如此而
能天下歸仁也是之謂千聖一心萬古一學微哉微哉
其謂近來真覺有過即此一言尤見實際往予巡閱嘗
語諸生有云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衆皆異之
蓋過必學而後見也若愚則困而弗學者矣冥行妄作
安以爲常其不復知己之有過也宜哉是故懲艾之深
者隱伏畢見勦捕之嚴者巢穴弭彰不然則包藏隱射
日爲封閉君子之所深耻而不使少有加於其身者方
且自雄其才藝謂足以蓋愆而欺世小人無忌憚鄙夫
之所以接踵也極欲面請賤體殊未安神思昏倦日惟
伏枕慚罪慚罪

三

某病憤中靜思天下事勢真如一鼎俱沸更無下手處
未嘗不推心頓足而自恨出處之欠審也胡兒煽禍毒
戕生靈行道酸鼻齋咨未已萬一天不悔禍長驅又在
目前當路以古為既死便謂安寧沮制調遣禁防內族
而總戎之官不從革豈廟謨神算有非愚輩之所能
測耶抑狂風激舟中之人顧不知懼耶杞人憂天何
益於天乃古之賢之以天下之人不知憂而杞人獨憂
之也吾輩處任其事知乏先見才非克亂又從而煦煦
徐徐僥倖一於無事謂是為委身事人者之計得乎
適奉尊教亦足以慰未嘗不幸同心之相照也其曰後

懷軒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世人心汨沒全不向身心體貼故種種受病才數語而
於治亂之源惑然分曉於是見聰明之獨到耳夫所謂
病者豈徒病於已哉函于而家禍于而國流毒于天下
病亦長矣是故學也者所以調養吾之元氣而祛治夫
百病之方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而吾之心乃天地萬
物之元氣是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疑神復命久視長
生軒岐傳之為用後孔門筆以爲方來論所謂察識
講習欲求彼岸之登舍此無濟矣如曰賴天之靈時
或惺惺此元氣之神不容泯沒處仙家所謂丹頭即此
物也只從此處調養克大更無昏昧更不染着戒由此

疾懼由此懼則著由此著察由此察諸凡纏絆冥妄之
病不治而自却矣迂妄之見仰負降間慚罪慚罪病體
尚欠妥帖再容一日當勉強從事不宣

寄開封友人

疇昔深山之辱高義雅情至今溫然在抱別後兄擢憲
大倉靜兒備數舟徒由家休庇已聞轉參兩浙已聞蒙
讒歸已聞事白而完壁乃竟不能附一字為候偃蹇無
狀自謂山人體勢則然知兄必不望我于形迹也平陽
之補寔出望外以大義所屬不敢坐而方 命乃覲顏
就列亦將圖為尺寸以酬平生不謂兵力財賦古稱平

懷軒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陽盡誑語也兼以水土不習舊病痰眩舉發殆甚坐誤
地方愈久則愈無收殺防秋無虞當圖首丘至此始得
薄聞起居知者謂兄假聲妓以自廢不知者則謂縱情
於聲妓之間然皆非不敏之所敢知也古之君子廢則
中清歸潔其身而已矣未聞縱情於聲妓而假廢以自
文也夫身者家國之本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不行於
妻子則敦養瀆常勢所必至將不免率一家之人而廢
之矣兄聰明特達嘗欲樹風聲以儀刑天下而一旦隕
墜至此此鄙人之所未解也是風也昔聞於吳越今見
於關洛說者謂李崆峒康對山爲之俑二公者才雄一

雙江聶先生文集

卷之八

夫

雲丘書院藏

蒼山孫憲長

昨大同公差過平陽遠辱還荅并拜清貺感甚慰亦甚
前書英氣之諷蓋欲効友朋之義以自附於知己者然
與克齋意見之說不同意見者有所見而意之者私也
遂於必留於固成於我者相緣而起若英氣則渾是道
義但於簇用處精采大露秋殺蓋見其曰害事猶云害
道比之神化宜民被物而物不自知者又隔幾重公案
矣是在兄自考也別紙所諭畢竟還是英氣臯陶之執
不見於天下久矣上下和同卑卑以取容以豐山之智
而顧獨昧於此耶乃以身徇法獨立而不懼然必如此

雙江先生文集

合卷八

辛

雲丘肅悅

正是吾輩今日之事予嘗臨而歸之其書末云若是不
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大近前爲可免於斯世
一或不幸爲人所知則便不是好消息也若非以身履
之安知其針下見血哉敢附以聞鳳泉之官道義之助
惟兄有之然必如此而後善人之勢不孤餘惟隨時衛
翼以慰遠抱不備

荅九子益問學

謙聞先儒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心也故從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而初學以治心爲要然正心存心養心求放心其說亦不同不知會歸之地果同

否爾素不類昏昧放逸良心之喪久矣。遂蒙天不棄
獲待我師訓誨再三恍然覺迷途之遠每欲勉承師
教以克有樹立然無根之善乍生乍息竟不能為一
身之主復思古人所謂正之存之養之求之云者亦
茫然其無所得也。主宰既虛群疑復盛開端用力之
地伏惟我師一詳示焉幸甚幸甚

學以傳心為要心也者天之命也畏天之命于時保之
聖學之要也顧其說有不同其歸一而已矣蓋心無不
正也自忿慥恐懼好樂憂患之有所而倚於一也於是
有正心之說心無不存也自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於是

學聖學全集

卷六

三

聖學全集

有存心之說自昏昧放逸而身無所檢也於是求放
之說求而不已斯存存而不已勿忘勿助和順從容居
安而資深焉養心之說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
子曰一者無欲也欲非惡之謂也忿慥恐懼好樂憂患
豈惡哉欲斯惡矣有欲即有所也所有者滯而窒焉其
於虛明之體何啻千里耶是故意必固我皆所也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所斯無矣無所即聲色臭味皆天也有
則于臣弟友之道何莫非喪心之靈乎知徇理而喪心
者可與幾矣無欲之說微哉孟子之後周子一人也定
在一書其濂溪之嫡派乎惟當其怒時遽忘其怒以觀

理之是非數語却有病恐是傳錄之訛不然其未定之
見乎吾子所謂無根之善乍生乍息不能為一身之主
云云已見近日悔悟之切而於正之存之求之養之之
功曾未實下手宜做身主不起而生滅之無恒也勉之
昔濂溪著太極圖通書一以主靜為要故伊川每見
人靜坐必歎其善學三傳至於延平乃每教人觀喜
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大謂之未發則此心正寂然不
動不睹不聞之時也恐無所謂氣象者既無氣象何
自而觀耶况謂之觀則此心已自紛擾亦非所謂主
靜矣晦菴復每每舉以告人謙竊有所未安也不知

學聖學全集

卷六

三

學聖學全集

我師以為何如

大學雖靜也靜非對動而言者無欲故靜四字乃濂溪
所自著無欲然後能寂然不動寂然不動天地之心也
只此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然豈初學之士可一
蹴能至哉其功必始於靜坐靜坐久然後氣定氣定而
後見天地之心見天地之心而後可以語學即平日之
好惡而觀之則原委自見故學以主靜焉至矣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觀之謂也觀之而反紛擾云者非觀之罪
不善觀之罪也矜持欲速二三襍為是求靜而反動矣
是故靜坐之嘆伊川為學者開方便法門未發氣象延

平爲學者點本來面目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法天之全功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濂溪手授二程吾道南矣龜山豈迥禪哉默坐澄心體驗天理延平殆庶幾乎然此與前養心之論却是一致透得此關過便有回進處

格物致知之說我師與陽明先生少異陽明以格如格君心之格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夫人性皆善氣拘物蔽非其初也恐本體無所謂不正者不知我師所以異之之意是如此否當時亦嘗面訂未耶伏請開示

傳習錄

卷之八

王

在書院

大學之功在誠意誠者天之道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犯纖毫人力動以天耳動以天而斯謂之誠誠意之要致知焉盡之也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可以令德天地並明日月而斯謂之致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力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而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陽明師爲下學反正之漸故爲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而言非謂本體有不

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夫襲取科目無故爲伯學張一赤幟此予之所憂也予固盡其說以正之雖未嘗與先生面訂而知先生必以予言爲然不然何以日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太公底本體又曰致知焉盡之矣乃若致知則存夫心悟是故知先生以予言爲懋思而實體之陽明先生以惟精爲惟一功夫謙意精以擇之一以守之二者恐不可偏廢味舜語意則精一皆執中之功夫也此與尊德性道問學博文約禮格物誠意明善誠身諸意恐不可同不知我師之意如何

精一是執中之功子之見是然與先生謂惟精爲惟一

傳習錄

卷之八

王

在書院

之功亦未嘗不同蓋一者精之守約者博之歸誠者明之實德性者學問之柄聖聖相授守一也故道問學而外德性者不知何所學尊德性而非問學者不知何以尊是故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吾德性之名目也致也盡也極也道也溫知也敦崇也又皆學問之名目也知此則所謂精一博約明誠之論可一以貫之矣子思所述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如此此意荒而後世遂無學也哀哉

謙讀史妄有所見時與古異今舉其一就正焉漢文

大徹於甘泉而乃棘灞屯兵夫羯胡疾迅假直叩咸陽則棘灞諸屯焉用耶邊防重務而帝棘累退怯如此是豈英主之高致哉武帝鞭撻四夷動悉如志而世儒皆以帝窮兵黷武海內騷然至曰秦皇漢武夫外夷猾夏中國深憂雪耻除凶帝王盛節過莒之師征苗之役聖人豈有過哉使帝無蓬萊之惑栢梁承露之靡則天下未必虛耗矣是帝之所為豈非千古之一大快哉此意與恒言甚異不知我師以為何如雄才大畧鞭撻四夷至慕南無王庭武帝直英主也子益抱近日之痛有所激作而追思漢武為之一快宜矣

雙溪先生集

卷之八

三

聖丘書院藏

不以兵車一匡天下微管仲則被髮左衽雖仲尼不免又豈漢武窮黷可萬一哉乃孔孟鄙之蓋多欲之累義襲之取成敗非所論也內治脩而後遠人服過莒之師征苗之役盡即其始末觀之而後知後世之師其去仁義亦遠矣恭儉仁恕而鎮之以清淨漢之令主如文帝者可少譬哉

致良知之說寔自陽明先生始發之誠嘉惠天下後世之盛心也然言良知而不及良能亦有所據否也近見田督學講義云言致良知則能在其中矣不知陽明先生宗旨亦如此否伏乞開示

致良知則能在其中田子之言是也單言良知知即心也外知則無心矣知能對言則知是知覺能是才能致知難易亦本乎人之才耳故曰既竭吾才又曰一人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由是觀之則世之不能致知以格物者夫豈其才之罪哉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簡湯少濠

昨據巡檢徐九齡報見有達虜遺賊三十騎駐白店坡嶺尖初頗駭既而攻疑為土寇隨差快手四人馳往探且以告諸左右今復遣精兵五百名選委吏快官長哨領前去訪圖貼說授以方畧使去者奉行無失賊當就擒願公益以精兵三百頃已圖分十二枝一枝徐景隆領賀世教等七十一名由仁義鎮入羅家壩至店坡後山為逐兵至期放炮入哨喊驅之一枝快手申學領水夫劉現等五十六名由壙上村東入一枝吏郭萬教領賈仁愛等五十六名由道前村西入一枝吏張秉信領趙學五十六名由白果村西入一枝吏任得祿領張仲祿五十六名由白果村東入一枝陰陽官毛驤吏孔道原領劉根子等五十七名由西村之西入此皆至期視徐景隆舉號四面響應攻圍賊必束遁入尖陽石高二

雙溪先生集

卷之八

三

聖丘書院藏

山之間而我兵按伏以待出其不意夾而攻之就擒可必也伏兵共六枝一枝快手周廷佑領李文秀等五十名一枝快手孫景教領張志等六十四名共三枝俱伏石高山一枝快手周五領砲手張受等二十名一枝快手段繼志領張鸞等五十三名一枝快手程六吏關文進領段世雄等五十名共三枝俱伏尖陽山相機應援各枝鄉道俱煩執事選乖覺三十人分引之韓信嶺張疑兵一百名至期舉銳以助兵威草木皆兵賊得無破膽乎千萬留神至爲至禱

上內閣嚴相公

集賢堂集 卷八

三十六

聖在書院藏

某善世無狀仰負汲引之恩每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自分今日之罪亦犬馬恩哀恐負 君相所致勞而爲僇橫被口語公論既昭旋加酷罰戴盆之冤無所於懇恭惟相公秉鈞造命光復元台一夫不獲若惘在躬凡有寸長皆蒙矜育况桑梓門牆之舊乎故公義私恩凡可以兩全無害者聖賢有所不廢亦至公至仁之心也追惟時昔保障微勞伏聞 皇上有平陽何狀之咨誤蒙相公有政在得人之薦聲聞過情鬼神所妬讒忌朋興毀言日至潼關之轉急於求退蓋將謝群猜消衆忌全身遠害以報知己之遇被論以來杜門結舌

集賢堂集 卷八

三十七

聖在書院藏

嘗出一語以求白竊意事久論定自生民以來惟有國是可供也故前歲南科質諸平陽大臣聯名具疏爲豹暴寬有平陽之事有功而無罪但本官立已太峻致招物議之語所司題奉 欽依照例調用去年又該山西撫按查覆極其嚴明比之先日論劾之詞曾有一字中情乎考全名檢不辱門牆方以爲幸詎意威罰不測亦至此極械繫拷訊備嘗艱險情迹孤危手足無措畏疑顧忌若涉春冰如情當其罪釐粉何辭昨承 欽依坐追賊數秋毫無犯其餘加罪之辭俱奉有 欽依及上司明文始末纖悉勘案具在可覆視也古稱冤獄如豹之所坐亦往往有之然非 聖明之朝所宜 重瞳回日月之光再造雷雨之解呼天之望今日所賴幸有相公在上伏望尊慈統惟矜亮某無任隕越戰慄之至

與吳令宋望之二首

別後以夏四月初二日抵家雲山無恙妻孥如故溫尋舊業聊以卒歲可免知己之累自後寄問凡兩辱手書并領近作論仕學之優使望之後進里有矜式不但一家一人之愛也欣慰何可言賢資性穎絕早負意氣登第後尤卓然進取不無與流輩胥沉溺此其志可與尋常論哉幸於實地安身使可久可大後游之光也入觀

於子月發行慈養暨衙屏關防必慎擇取與至於一切資費得與根里無相交涉尤見高手獄中謬錄當至囑付無傳他手乃不相愛使及齋取去是揚醜也舊稿商究未定姑束之高閣王峰閣老衡山翰史陽湖少參真山給諫兩栢郡博煩各致意外一書奉謝元洲閣卿并致之矣醫官着一目萬萬

二

賢弟入覲還承華劄并寄示諸當路保薦之詞甚慰獲上清民不可必得惟實政誠身者能有之已復荷大篇之惠相愛之篤而仕學之優如此者亦不多得又甚慰懷素病不足當之也作縣於蘇之具縣宜人者不宜於民使下者不利於上乃能上下交孚人民胥樂難矣難矣此衰病之所以慰也顧善圖其實政誠身以未終譽甚望甚望比得耳簡所云宅基之說誠有之然非百家鱗次之所曠遠難居待賢輩榮歸圖之履旋高第後得書亦憊憊以不學為悔予報之云望之凡惠書亦是此意兩賢並起未豐斯文之福其可量耶蓋後輩中聰明有資性者固多然求其氣穩實者亦難得所望於賢弟以風之不淺不淺尊堂八旬上壽相遠無以為壽芹意附入千萬呼名不悉

荅東廓鄒司成四首

九月望後接仲夏念日所惠教并拜諸新作浣懣無極巨舟之喻饑溺由已之論痛快明切然學未至於誠立故言不足以動人仰負知己多矣前書坤復之說遺詞未瑩致有寂感二時之疑夫無時不寂無時不感者心之體也感惟其時而主之以寂者學問之功也故謂寂感有二時者非也謂工夫無分於寂感而不知歸寂以主夫感者又豈得為是哉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不寂則無以為感非坤則無以為震坤者震之母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故謂之長男聖人立象以盡意合坤與震而成卦名之曰復其旨微矣蓋虛以胎之靜以養之寂以成之而後帝出乎震豈曰復亨剛反則是以剛反為復而非有取於陽動之義也蓋言天德之剛剝幾盡矣至是而復全於我而天地之心亦於是而可見老子深於易者故其言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予以觀其復夫萬物之作不作於作而作於虛與靜焉則復之為復將求之於震乎求之於坤乎抑將合坤與震而求其養之之端乎先王以至日閉關不省不行非有取於坤之善養耶不養則不可動也故以大過次於頤是夫子於易屢屢言之蓋根極領要而旋其漏洩之太盡也此

以此語諸同志或然或否而其所以爲之者有三說
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
其二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
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
着不得力是脫畧事爲類於禪悟也夫禪之異於儒者
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誠有於是詆之爲
禪非過也今乃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
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於禪哉動亦定靜亦定
動靜者時也而定無時也井居其所龍潛於淵而往來
之井井飛躍之乾乾一惟其時又何動靜之分須臾之
離耶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如目之視也耳之聽也
鼻嗅口味心之思慮營欲也雖禁之而使不發不可得
也乃謂發處亦自有功將助而使之發乎抑懼其發之
過禁之而使不發也且將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發而
中節乎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
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發而中者宋人助
長之故智也後世所謂隨事精察而不知其密陷於憧
憧卜度之私宜其芒芒然歸病而苗已日就稿矣孟子
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井徒無益而又害之甚言
其不可也禁之而使不發

代怨欲不行何以異夫子蓋嘗難之而佛氏亦以守念
爲下乘有以哉助而使之發者長欲恣情小人無忌憚
者之所爲日蹈於水火焚溺其身而不顧又其下者也
是三者皆不足以言學學之道奈何子思子憂道學之
失其傳上遡堯舜精一之微發而爲戒謹恐懼不睹不
聞之旨夫不睹不聞者虛寂之體天命之性也戒懼所
以養之也養之而大本立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天
地由此而位萬物由此而育功用至於位育極矣尚何
感應流行變化云爲之有不盡乎知遠之近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君子之所以不可及也歟鄙見如此委於謹
然之義有未當然非固自出一說以求勝蓋嘗反覆易
庸似有得於管中之窺文公晚年痛悔逐外之失拳拳
於此處指點前書所具亦其大畧耳幸與晴川同志共
商之倘猶有未當無靳往復外附絕句四首謹用原韻
均惟覽教不悉

二

昨抵南浦知公不數日前寓會城及克齋出晤港口又
知公游息各名山之詳道體康適可以意亮甚慰第自
季春朔後出京取道吳浙本圖安便不謂川塗梗塞連
迴蘇城凡兩月樞在兵戎中六月二十二日寇退始獲

前進然又警報不時緣途驚悸行路之難有如此夫昨以二十四日抵家復上先人之丘因念前以囚釋茲以官解悲喜交集其致一也他日執手知公爲不肖悲且喜有甚於不肖者謬刻九冊近榻六紙奉以請教外書事二封承介湖二翁委致左右俱煩檢入不備

三

玄潭連床之數自愧執迷不足以仰承萬一又煩論道諄切何愛人之無已也來論云學問之道不敢逐外不必專內貫內外顯微而一之此正吾輩今日用功處蓋嘗求其處而不得也竊料尊意無以致良知三字謂足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以貫內外顯微而一之者乎夫良知二字始於孟子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敬真純湛一由仁義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亦以其心之真純湛一即赤子也然則致良知者將於其愛與敬而致之乎抑求所謂真純湛一之體而致之也以爲得手但不知善惡安在何處若以虛靈本體而言之純粹至善原無惡對若於念慮事爲之著而所謂善惡者而致吾之知縱使知之爲知去之力不知與義襲何異故致知者必克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使之蕪無不良是謂貫顯微內外而一之也先師有詩云只從根本求生死莫

夫流辨濁清其所持之水火流從何處分別豈以良知爲根本而以顯微內外而支流別有所指耶抑豈以用功之處要以立本歸根爲務而顯微內外俱在所不論耶若然則知微之顯靜爲動根誠於中形於外內直則外無不方此皆非耶僕之所以謂致虛守寂以求未蕪之中者正欲貫顯微動靜內外而一之縱使感應顯見交錯於吾前而歸根一段工夫不容少有湏臾離也而以先後分者實少鄙人之初意也

四

未豐山民愚蠢爲各縣飛派所困每歲里甲加派銀至一千八百九十餘兩如是者三十餘年積該銀五萬餘兩戴甕受成無所告訴三十七年又加派吉水夫馬銀一百六十一兩偏累不堪萬口嗷嗷老人湯元震等承通縣士民之情具呈撫按批委道轉行本府查駁至再已蒙糧儲道帶管分守凌同分巡道馮按府吊取九縣書算查審無異謀諸士夫議得使司歲坐雜派該銀二萬九千七百餘兩合以本府九縣丁糧共四十九萬一千八百九十四石均分十年該丁糧四萬九千一百八十九石每石該派銀六錢四釐八毫八忽至公至仁庶不失先年板榜之舊查得正德以前洪武以後

每一百戶內分爲一里每里分爲十甲每甲歲納銀六兩以足一年派詳之費雖里有充實有殘破不同而六兩之派無不同也名曰板榜銀蓋刻板以示使民曉然知里甲輪年派銀無輕重也成化以後戶口消耗里甲逃散實納見在之數不敷支費嘉靖初年巡撫盛都卿奉勘合改議將一府丁糧分作十年每年每石派銀三錢五分名曰里甲均平正所以革偏重之弊而今議每石派銀六錢四釐比之初議每石已加派銀二錢五分有零蓋部寺坐派歲有所加故也本年七月內案奉省府明文遵承兩院批允行令刻板布示而安福等縣後以丁可均而糧不可均爲詞查得近年部寺加派何膏數萬以故各縣每石加派銀或五錢或六錢如末豐加至七錢四分惟安福未新獨仍初派三錢五分之舊謂無所規避未然也夫科有輕重猶丁有貧富使糧不可均則丁亦不可均矣安福之糧八升末豐之糧七升末豐與安福吉水新淦等一十九縣均以一則派總賦規冊可考而曰有五升九升六合之差疑查之未審也安福路當衝繁祇應夫馬原是里甲自辦不在規則之內前此稱重難餉也近該本府黃太守議處已加派夫馬祇應銀四百一十二兩連前祇應夫馬共該派銀一千

雙江集

卷六

四

安福縣志

二百三十九兩一併牽入九縣丁糧通融均派未嘗獨累安福而未豐亦不得獨言省也前奉使司明文爲急缺應用料銀乞預議裁額數以便民情以濟工用事奉部司坐派之數仰府縣每糧一石派銀四錢五毫亦何嘗以科則爲差又如馬和水平常年於民糧內帶徵每一石派銀四分或三分九釐絕未聞以科則爲輕重也今日之里甲均平即嘉靖以前之板榜月辦板榜月辦按里出納未聞以糧則爲言今謂丁可均而糧不可均不亦大異先年立法之意乎夫糧有輕重國初起科皆秤土按租而差等之凡重則必膏腴上田以其歲入之多則之輕者皆中下之田一歲之入僅足以抵上田之半今反謂重則之糧不得與輕則者均差是謂齊其本乎齊其末乎翁切於救民其於繁矩一體之學聞教數十年况末豐爲翁之宗國不當與安福異視也幸察之萬萬

寄王龍溪二首

呂光祿至承教劄甚慰所諭籌邊選將使錢糧應手諸凡由已儘有可措手處奈何其不然也度支告匱日甚出納之吝至於錙銖抄忽所必爭懸槽枥腹驅疲乏以禦強胡即使良平爲將恐無所施今凶歉遍天下斗

雙江集

卷六

四

安福縣志

僅銀三錢宣大危甚京師餓殍盈城野而虜包禍心不
悔加以島夷煽亂東南毒痛而山東河南之盜又竊發
無時不謂時勢之難遵會亦至於此然爲之自我者當
以身償更何言老師卹典不得機會不可輕舉萬一舉
而報罷又增一障雖百年之後終少不得吾儕果能身
明此學便是老先生身後卹典也今出者既不成章處
者又多浮議尚何望斯學之有益於世哉兄論學每病
過高又務爲悟後解縛不經前人道語聽之使人臭腐
俱化四座咸傾譬之甘露悅口只是當飯吃不得世間
曾有幾人可辟穀耶至論格物却乃葛藤纏絆願兄將
雙江錄卷六 卷六

二

米望之到奉書教甚感慰承不鄙謬有取於寂體之說
謂是爲師門第一義竊謂虛寂乃大易提出感應之體
以示人使學者知所從事蓋堯舜相傳以來只有此義

此義而精之則天下之用併於我矣尚何以思慮爲
感應而以思慮爲則入於憧憧之私易曰憧憧往來
未光大也其與以知識爲良知漫然應感者症候不同
均之爲迷失本原不足以語歸復之寂誠有如來論云
云也然則欲求歸復之寂舍歸寂其何以哉來諭又謂
良知本寂誠然誠然此非先師之言乎師云良知是未
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體但不知是指其賦畀之初者
言之耶亦以其見在者言之也如其見在者言之則
氣拘物蔽之後吾非故吾也譬之昏蝕之鏡虛明之體
未嘗不在然磨盪之功未加而遽以昏蝕之照爲精明
之體之所發世固有認賊作子者此類是也又云若不
悟良知本寂而於知覺之外別求寂然之體未免有反
鑑索照之病其差毫釐其失乃至千里不可以不辨也
僕於此等處亦嘗妄意於毫釐之辨矣何也虛明者鑑
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即知覺而求
寂體其與即照而求虛明者何以異謂是爲反鑑而索
照非耶蓋不觀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乎明覺自然
一念不起誠寂矣然謂之爲寂體則未也今不求寂於
孩提夜氣之先而謂即愛敬好惡而寂之則寂矣然乎
不然乎蓋孩提之愛敬純一未發爲之也平旦之好

夜氣之虛明爲之也故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逆禽獸不遠大人參天贊化一惟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是學問之要稽其所養固有所在而以知覺爲良知者不幾於逐聲與塊乎何如何如其謂達夫之學近來精神命脉已在一處照察可謂相知之深相信之至中間不無少滯乃其脫化未盡久久自當融釋也夫達夫豈隨人看場者耶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大脫化融釋原非工夫字眼乃工夫熟後境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工夫樂超頓而鄙堅苦崇虛見而畧實功自謂撒手懸崖遍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遇非其境則茫然無據譬之搏沙捕蠅迷失當處追尋無跡不能不慟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易考之學庸考之身心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內寂以通感也止以養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養也養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幾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暗闇此其歸根復命然嘆于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風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

肖有所裨益也不肖自出山來已自知斷送平生神龍之喻仰負知已多矣若如來喻責付之重誠不敢當臨楮赧然

寄劉兩峰

往賀黃門便草率奉訊計此時已入覽孤雲野鶴與世無求飄然自逸於物外其趣味可想見徒有羨慕耳昨求新有劉生者到謂安未去冬大會惟公未至以尊體少有未快頗切憂念想亦只是時症也鄙况附拙作日負初心於世無毫髮補蓋忠誠才畧委任權力八字少一不得早夜慚懼莫知所竟相與從容於空白水之間不知此後可復有時否也獅泉兄所見不知近復何如聰明特達流輩罕儔乃早年失之儻侗晚歲不免支離此僕之所願効忠也兄深於易者咸非主感應而言乎止而說非虛以受乎非寂以通乎此等處真是脫然有領悟而後知易非爲卜筮設也知幾之神本於于石之介神知之用本於藏密之洗道義之門本於成性之存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莫要於太極龍飛于深淵之蟄雷奮于山下之順何思何慮歸於精義之入內也非外也義不由中出者襲也孟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而夫子小象亦曰六二之動直

以方也謂義不由於敬乎惑然分明夫復何疑今之爲
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真切處俱畧之乃駕
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
手也良知非大學之明德乎明德足矣何又言乎至善
至善者言乎心之體也知止者止於是也知止於是而
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慮非格物乎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是也故致知便是知止知止而不格物者釋也故曰
在格物所以辯儒釋也今必曰格物是致知之功則能
慮亦可謂爲知止之功乎雖先師復起不敢奉命經文
自有本末始終先後字今皆諱而不提只將格物二字
纏繞而其爲說亦屢變今謂隨事隨物皆是這箇良知
流行靈昭不昧便是格物以致知不知怎生得他如靈
昭不昧也若謂其本來如此則無事於學矣若謂強而
使之如此則又疑於助長其害苗甚矣若謂養之而後
能如此則其工夫又自別有所在如前所謂于石之介
洗心之藏成性之存精義之入成言乎良易言乎極龍
蟄於無形也而後天飛雷寂於無聲也而後地奮故心
廣體胖者脩德之符辟而益背者根心之生心也德也
在物乎在止乎廣胖益辟可一毫強之而使然乎又不
知廣胖益辟亦可謂爲格物之功否乎究其受病之原

雙江先生集

卷八

手

雲五書始廣

本於以知覺爲良知以心不在內隨物而在故膠於
此說也數年曾與泉兄商訂渠亦甚然之不知近來何
故特地翻出一箇頭面而有脩性脩命之說知常止而
意常運之說截然分爲兩段儒不儒釋不釋仙不仙其
流之弊不待子貢死而後有田子方也此兄於同志中
力大而說辯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
敢有嬰其鋒者不肖自念孱薄賴其倡明此學可以傳
世早夜睽目以望若復爲虛語以相誑自待亦恐矣兄
平日着實用功而其頓悟則有不及令弟處暇煩將中
庸細細體認一過已而參之於易莫將舊見在胸中作
障更煩以此意達之梅園先生僕豈以言語取勝者耶
求諸心而不得雖父師之言不敢苟從幸亮之

與宋望之侍御二首

今天下事勢莫急於宣大宣大京師之門戶也士馬疲
困極矣萬一勢不能支則唇亡齒寒門戶撤而堂與虛
謂不足慮耶是當急爲生聚之計欲計爲生聚莫切於
足糧料之本色今折色且不給况本色耶二鎮主客兵
之糧料歲例以百萬計而屯種鹽利河南山東西之漕
輓大司農據紙上之額數出內帑以補其數之不足謂
變支之責聚矣而派納地方之豐凶塞下之田可種與

雙江先生集

卷八

手

雲五書始廣

否牧馬之場仍在與否商人之種納或至或不至通不計而以應文爲實支驅樛腹空槽之士馬披堅執銳以禦敵雖慈父不能令其子也計將何所出哉議者謂通棄乾之漕運爲第一義乃格而不講者二百年豈不有待耶蓋二鎮之鎮巡多用北人不習水利間有知者又以疏鑿諸凡之費不貲勢必責之撫臣之措處掣肘將見功未經始而人將議其後矣誰肯犯衆議而圖難成之功哉夫古今之險莫險於龍門而徐州呂梁江之十八灘閩之亂石灘今操舟者如履平地豈皆神禹爲之耶不一勞者不永逸不一費者不永利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人之情也况萊河之險惟壩村與墨龍灣爲甚然亦不過三四十里可排則排之可開則開之可屯而博運則屯而博之擊而行之可使在山順其勢而利導之則無不可能者鄙人積慮於此已三年而謀之於舜澤亦往反數次而遲遲不報將亦謂措處之難而萬一竟功非旦夕得無稽其內召耶而不知費當出自內帑而監督之官亦當責之戶工二部其於督撫當不以此爲累昨見景山李道長於漕運疏內畧綽數語而戶部已行查議昨會問渠亦欲再疏且謂親歷其源而度其漕運之必可通也賢素有志於世事煩急差一

人往詢舜澤詳委未具疏乞勅戶兵工三部差南人知水利官二三員遡流相看并帶同匠作估度其費以圖必成則運船商舶魚貫而進而三晉之富強計日可望非百世之利乎行當與朱秦浦南城之疏並傳也今之論者每詳於戰守急於簡選召募賞罰訓練之法自庚戌來章疏無慮千百篇而卒無一二可采行者足食之無策也足食之無策即有策而戶兵不相謀雖良平秉鉞將無所施其能矣幸國之萬萬

二

籌邊二疏元相亟稱之不但文字之嘉也後疏若得議覆施行乃目前一大功課上說下教衆論方翕然所慶者所費不貲若果有爲國之忠雖合天下之力爲之當不惜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舍此更無他著恐宜大事將來更無下手處南野下世吾道失助徒有撫心之痛天意其將何哉眼中不復有斯人也奈何奈何乞病疏已至當無不覆之理銓路亦無留難意但謂道中告者屢至恐不好一時具題也賢此回乃一邑汗隆一大機會蓋士風浮淺極矣若有亭傑之士從自身上做得上起豈無三數興起者耶如或庸俗浮沉則將來所趨不知何所底止天下事豈可等閒一等與他人做望

脚跟氣力僞作得人動據所有以孝養老親讀書誦道足矣豈可低頭與世俗子角伎倆開關熱以快目前也耶陋矣陋矣此是痛心語乃復爲望之一道鄙人如破舟浮巨海隨風出沒於顛濤之中茫然無際惟有悵歎

答唐荆川

呂光祿至領書貺不但悉起居慰懇渴而一番警發拜賜良多此學自嶺南一倡之至陽明而後大明即如大學古本之復真是取日虞淵手段格物之說凡三變至即佛氏之常惺惺只是識取他本來面目數語却是公案而今之所講者葛藤末說時或參和佛氏金銀鉛銅鉄錫攪作一器其與經文知止一條漠不相照夫學至知止則定靜安慮生焉即來論有取於寂是也蓋寂者性命之源神應之樞原無一物而無物不備一無所知而無所不知譬之鑑空衡平而妍媸輕重若其中之所素具者可類而推也孟子牛山之木一章獨有取於日夜之所息故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乃格物者不知養夜氣虛寂之原以蕪平且清明之機而乃於已蕪以求好惡之相近卒之病已病人不待其子往視而苗已稿矣龜山爲程門高弟而其所傳不過令人於靜中以體大喜怒哀樂未蕪之中此是頂門上針往

聖之絕學也來論和氣誠心點坐參驗此心天機脉路的確實際自見幸甚幸甚趙浚谷忠孝身畧真關中一人豪也惜其苦不知事硬爭向前又惜無好友壓得他下以故自恃大雄而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俱視爲過耳之風昨歲取敗有由然也方圖省悟方受鑪錘而遽今回籍聽調奈何奈何僕如一葉之舟承重載况重載而浮諸海耶早夜兢兢莫知所竟皇恐皇恐

二

尹司成到京得詢道候爲慰且謂執事有見於未蕪之中而於管窺疑若有所取焉者但未面証其來歷耳何幸何幸夫欲知聖學之來歷當先考二氏之來歷知二氏之來歷則於聖學思過半矣知聖學之來歷與二氏同而又知其所以異思可以折毫釐千里之微止也虛也寂也未蕪之表德也其於二氏之所尚可以異言之耶止而說虛而受寂而感天地之所以長久而不已也乃二氏鄙之謂爲煩惱障爲衆生魔至於枯槁吝嗇無情同瓦礫參贊絪縕之實乃付之烏有此特其見之過高耳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謂虛寂非性之體不可也謂欲非性之所有亦不可也夫欲爲性之所有而動於欲非性體生生自然之用於是

聖人之學必先立乎其大以豫夫生生之機所以枯童
牛而戒於履霜也故執中者執天下萬有之中也夏得
之爲良背商得之爲安貞周得之爲潛龍吾夫子於咸
卦盡發其蘊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其來歷大較學庸首章備之矣然之於大易之咸民
坤復之間則立象之意可一目而盡之若乃今之以知
覺爲良知者特緣情流注逐物變遷不過爲宋人張一
赤幟傳習錄節要白沙緒言具在可覆視也倭難日熾
本兵之罪何所辭而當事諸公恐他日無詞以白也
聖上南顧甚切 御札下內閣者再四僕日在水淵臺
雙溪集卷之六 李本 卷之六 李本 卷之六 李本

寄陳芹山

逸疆隣朔漠秋高氣肅經畫焦勞知公任事之忠不以
我獨爲歎幸萬萬保重今之論者謂目前要務在節財
用而足食足兵以圖安攘又不可作第二義看二者勢
若相反而實則相成惟智者灼見夫相成之機則指背
之輕重不待言矣夫京師之安危係宣大之強弱宣大
強而後京師安京師安而後民生裕而後府庫之財皆
其財今宣大之強與否執事身親見之而可不謂寒心
哉夫生之者衆食之者寡誠生財之道以此施之承

則可非謂容民畜衆截定禍亂槩以施之而可以致人
之死命未之前聞也及考宣大二鎮之額軍原各十二
三萬今止六七萬馬五六萬餘匹今所存僅二萬可謂
寡之又寡矣即不思爲生聚富強之策以固北門之鎖
鑰顧砭砭以財詘爲計謂爲知時務之俊傑可乎即虜
可不禦兵可不食馬可不料驅不食不料之兵馬而可
以抗方張之虜即不可抗也而又於京師之安危不甚
係慮其詘而節之又何不可也今二鎮積弱已極危若
累卵人心思亂非一日其不相胥而爲醜類者譬之厝
火積薪特未燃耳萬一火勢炎上可空拳赤手一呼而
撲之乎抑將竭天下之財破數百萬之費而後可安而
集之也與其大壞而極費孰若少費而早安杞人之憂
無所控訴不得不哀鳴於有道者之側豈樂爲磽磽以
自取強聒之厭哉未然之睹惟大君子之所先憂而務
爲未陰之徹有國有家者之所皇皇也孔子曰有安社
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公非今之所謂社稷臣乎
萬無他諉適古北報警甚急臨楮草率冒昧

寄李少泉書

往寓平陽獲奉數書爲慰癸卯轉潼關遂有青牛之興
已以勞績被劾又踰年以勘白被逮又踰年始得釋

傷弓高飛竊念自此謝絕人世矣不謂業緣未斷
復入牢籠致仕於四十五歲之期起用於六十四歲之
後官至尚書布衣之極同知自爭峰外如吾少泉
幾人哉故以身處其地其憂耶懼耶憂與懼孰重耶
平生自裁猶福不宜於世假令栖遲山澤勉中倫慮自
附於古之逸民庶幾可能如經綸乎雲雷之屯傾反乎
天地之否當自有高手而乃責諸不肖自出山來斷送
平生仰負故人多矣而前此未通一字為記者謂得機
宜即求去即不求去可希冀尺寸為知己道今求去不
得又不可尺寸冀是無一可道也作書數四挫筆不可
就愧心汗顏難言難言田莘甫補本部司廳始得詳動
定鴻冥玉潔明哲之保可以意諒回視漫山所遺殊可
塞心修吉而悖凶其幾微矣潔已遜言凡心力之所能
盡者不敢不勉以酬知己之望若夫成敗利鈍付之天
定臨楮悵然

荅松江吳節推

細看來論不免尚為文義縛學貴知本知得本原則
更不必撓搭才撓搭其於小工夫便難透底其曰良
知即明德知止即在明工夫致其良知者也知覺不可
以為良知而不可不謂之良知但有內外存養之公

雙筆集卷一

五九

此數語何嘗不是却有病痛推詳大學經文之言言明
明德者蓋言明德之在我非與其自私自利自餘而
已也蓋大人者以天下為一家天地萬物一體故欲明
我之明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莫非此德之形著
動變旁燭無疆也親民云者則明明德之實事民不親
則德何由而明是明德親民乃至善之功用而止至善
云者是揭出明德親明之本體使人知所從事而徒張
皇於事為者五伯之假也蓋五伯之於明德親民似也
而不知至善為何物二氏之於至善似也而以明德親
民為幻妄因果是皆不足以言知止知止云者知明德
親民之所止而止之則定靜安慮一以貫之而明德親
民在其中矣下文致知即此之知止言充滿吾虛靈本
體之量不以一毫意欲自蔽下文格物即此之安慮言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也故感而
遂通一身之故則身脩感而遂通一國之故則國治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平二氏致知與
吾儒同乃以人倫物理為根塵而寂滅之吾儒之所以
異於彼者全在通感應變以究吾彌綸參贊之實用正
與首三句及第二條相發明非致知之外別有知止格
物之外別有明德親民的作用也心之虛靈知覺均之

雙筆集卷一

五九

五九

五九

爲良知也然虛靈言其體知覺言其用體用一原體立而用自生致知之功亦惟立體以達其用而乃以知覺爲良知而致之牽已以從逐物而轉雖極高手只成得一個野狐外道可痛也陽明先生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便自離字言不容一毫人力安排得而人之所當致力者惟於寂然未發處直窮到底可也賢內外存發之論近之矣昨收歛之說亦只於寂然未發處收而歛之何如何如賊果東向又將以川沙一帶爲營窟東南之禍何時而解令人切仰屋之歎悅賜領愛并謝餘俟而悉

寄馬鍾陽三首

自執事赴召入京竟不得附一字爲謝此心未嘗不歉歟也風波滿地惟穩着篙牢把舵者庶免傾危如執事自是老稍手可保無他慮然故人所顧囑者惟此耳鄙人平生所作散漫不存稿以不足存也惟獄中諸篇聊以寄一時所遭茲欲併爲一部請存齋相公題其首請執事著數語於其後使他日而覆瓿見二公姓字當有不忍下手者林秀才倭難流離而立齋尚在上存歿所賴非鍾陽公其誰落莫無所贈但歎息耳可泉司徒公不敢別具幸致意

二

恭惟執事久勞于外譽命上逮綸音下召畜極而通道大行也欣慰欣慰第愧衰老無緣出南浦圖一面此後相見邈不可期念之悵然薄具見別意伏惟原亮臨楮傾側之至

三

是月望前接左右往歲八月所寄之書詞義諄切直若弟子之於先師愧衰鄙無足以當之感感激激領書承差以病久不達至是遣家人齋來至豐城被盜杞菓不存幸而尊翰如故已足以慰遠懷也適有寒疾作此甚

潦畧幸亮杜門却掃衰菲當知自愛以免故人之辱不宣

寄李克齋司馬七首

豹自入京師竊意得機宜當速求去已求去不可得又竊謂或可計時効尺寸以自見今四年于茲又無尺寸之効更何詞以報知已慚沮歟負而又稽訊候者鄙衷可亮也每對令兄卜起居徒有瞻懸今天下多事倭虜作難南北相煽必得出羣之才如執事者當之始克有濟乃以菲衰當其難大匠縮手代斲汗顏血指非所論也方廷論翕然共切隆中之想不謂復有大故聞計悼

恒不但爲一人一家惜也伏惟節順自保以圖顯揚以副天下之望臨楮不勝傾切傾切

二

往令兄少宰公行嘗附喧達記室知已久矣彼時竊意與兄相見非風波其革之地不可期不謂復有今日主恩曠蕩野人之幸出望外多矣至於負國之罪則又何言然犬馬之心實未嘗敢有不盡者兄才望壓人有日適雲雷俱屯衆皆避舍縮手而廷論方翕翕推克齋將來墨綬從事恐不免也僕以是日抵南浦謁謝諸當路及三二故人即議舟禮當趨弔以妻孥在途淹滯太久急欲攜歸以圖懸息倘蒙枉舍出劔江一面以盡欲言幸甚幸甚

三

江口之晤十年契闊此心蔽錮賴公指剖受益良多浮生歛歛勝會惟難安得不令人耿耿庭前雙鳳齊鳴豈人間所常有之事哉公可以自快也萬一東山之願未遂吾儕自有立命處本兵奏稿附以請教覽畢羨下無吝批示傳文負約非本心也西塘能道其詳不悉

四

側聞榮召保障江淮竊爲世道助喜自是擔頭日重賴

鐵脊梁一肩頂當安游之光也中國御戎狄守爲上計勝之而撫卹瘡痍安集商賈尤目前至急之務叔季運微堪着眼人品亦不多如兄可以第一等功業讓他人做哉僕之不成本淺故也此學出世不得吾輩之罪多矣直道原非經世術虛名不是療心丹此是歷練語幸味之老眼相對邈不可期臨風悵然

五

伏承書幣專使遠辱林藪獲悉所願聞甚慰甚感弁奉讀辯謗之疏皦然可念今天下事勢莫難於兵革兵革莫難於殘破之地淮揚又殘破之尤者而實之以開創召募旋爲保障之圖又難之難也執事抵任未幾遂收奸伏之奇已足以破賊之膽矣已聞兵聲大振竊以爲慰既得邸報又知有論列此事勢之必然者如僕不足論即如邃翁陽明二先生積毀銷骨今何如哉今天下出頭當事者幾人如兄却是鐵羅漢也萬無自餒外論學書一帙奉去請教

六

大丈夫出世必有所建立縱無所建得免污挫可也如執事其殆無愧於大丈夫歟但不知成功後此心與此氣少有加損否人之流弊皆由此出也

然者絕少此鄙人之所竊慶而深喜者也求退且勿動
念嘗見朱文公遺趙抃父一書云即不得已而從官惟
有韜晦靜默勿大近前爲可免然斯世一或不幸爲人
所知則便不是好消息也執事名實方著又鄰家林火
方急而欲高枕於焚溺之傍萬無是理遠拜書幣兼恐
起居甚感甚慰相對無期臨風悵然

七

僕自前冬偶得一疾幾乎不免淹延歲月未獲痊愈以
致久缺脩候乃蒙專使遠至兼之教惠感愧何如翁北
行而淮揚寧南轉而金陵定功施顯赫當時鮮備恨病
廢無能爲天下頌也生男之望仰勞知己深以爲謝申
還力疾附申萬一諸不悉惟故人勉力以事
聖主爲祝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九

禮部儀制司

永豐令後學靳春具鳳瑞校刻

書二

寄羅念菴十六首

昨有一書付段承差託羅知印致之茲去後又覺有不
盡處即如移居是身世所不能免又何必數數作悔此
間不無有大病痛在陽田風水貴縣士夫多言好又有
言穴宜居左者既信柴子主人樂者便是真龍柴子想
是個聰明有地理之才者惜其言語猶是時師伎倆古
雙江先生集卷之九 卷之九

之於地者或不如是此學須自主張無因人言便生支
節即如蒼董蓉山一書循此可直達天德管不相誤若
謂更無一毫破綻可省更無一毫可商量處雖顏子亦
不敢如此云商量破綻只合於功程中究竟不當致疑
於頭腦也咸拇咸腓咸股咸頰舌皆盲凶悔致戒於慎
慎而要其歸於咸悔本義云悔背肉非良其背之謂乎
豕傳既取止而說而又拈出虛寂二字以示人可謂探
月窟而躡天根矣學者不讀易讀者又不省究聖人一
點精意却被佛老遮瞞到今又爲小象志末二字訓得
別誤了蓋志末是言志無私係乃云不能感物不能感

及舍姪孫棟以其先人嫡長曾孫而亡妻篤愛如實脉
兒乳名軍狗生之日爲僕入營開勅之期故今頗壯盛
數日內小疹今愈矣令郎續聘如何恐亦不可大遲適
郵吏便先附此致近懷搔首南向不盡悵快

三

僕以是月廿三日舟次文江祥盛來見拜大章教訓之
賜甚慰廿四抵家連日苦應酬不及作字及作字又不
得盡所欲言奈何僕自出京私計某月日當至桐江故
人握手數千里思念契濶之懷五六年所遭悲喜境變
之異圖傾瀉一快如饑渴之慕飲食而不得怨且怒人

情也

卷之九

四

情也曩途間聞殿撰託妻子之楚遊蓋已逆知其從方
氏子也及至毘陵晤荆川而得其細且謂前此有簡邀
渠同行荆川親在老且病縱使荆川好恠如殿撰恐當
責其不可復招之棄卧榻之親以從已出遊於千里
之外無於人倫日用舛已甚乎此非不肖不遂所斯固
爲是深文以章殿撰之恠蓋此等舉動正中庸後世有
述焉者之流吾弗爲之夫子固已察其隱而知其流弊
之不細也雖然此空谷足音世方謬迷請張驚恠恍恍
索摸影響以誤已誤人而殿撰獨苦修強行脫污穢鄙
靡之目慕康節自原山中故事深探靜根務見性體以

一群動此其志豈易易及哉讀來教字字句句沉痛切
骨令人喜極而悲巨海扁舟之喻念之悚然所叙靜功
皆精神經歷磨勘所到輪刀上陣殺人見血此中一毫
容情不得自在家當亦不似前日之在家一段極精膩
工課見解絕類釋子亦自不妨蓋非此何由見得既無
真見亦難實際面壁九年恐亦是有轅泊不來處故如
是煞喫辛苦也人謂殿撰以五祖推方子而以六祖自
待渡江時千萬記得自渡語無使衣鉢落在別人手也
捉筆至此不覺發笑外學錄一冊附覽瑤篇不能一一
拜和謬借弟五韻奉見招隱之意蓋期其速歸也

卷之九

四

五

五

某薄德胤嗣未繁歸咎風水至有今遷土木累人辱公
規諷過勤足見肉骨之義然從而不改前書所謂生前
帶來惡敢欺高明以自文乎仰煩專使華翰而拭梁助
役之貺不敢不拜感謝感謝洛村來顧連榻二宵有道
者氣象自是可親所論大意皆同只是於格物處苦執
舊見牢不可破譬之轉身那步却又爲藤絆脚也護
法之意太堅誤法之弊不小然豈但洛村一人爲然哉
來諭虛懷而以六舜之大爲望善善甚善夫大舜不可
及也然求其所謂大者執中中以從人之中豈是愛

無主宰聲諾應只是隨人口吻因風使批爲虛耶今使趙甲執一說以說乙則勸乙曰願乙虛懷乙復執一說以說甲則又勸甲曰願甲虛懷然將使甲從乙說乙從甲說爲虛乎亦只是擇其中之所在而執之者爲虛也嘗考大學一書其精微之蘊全在知止一條以故群於此處良之敬之欽之安之今不於此處領畧而乃以格物爲知止不知本條定靜安慮四字安在何處其謬不已甚乎昨與洛村議論上下龍山兄僞聞之茲不贅趨吊之期恐在月初夢寐爲勞願公節情幸甚幸甚

五

雙江先生集 卷之九 六 雲丘書院藏
郭曾二友回辱書教甚荷洞中景界已與塵世隔一層恐當於未發之體更親切也今郎進取當不止於舉業耳但令其志意舒不爲課程所窘爲上承問告子養氣二條往時舟夜曾與兄論及今亦不能盡記其說自志氣之帥也以下六句是孟子分說自家所以可告子之意以告子知心爲大但不當分與氣爲二也蓋志是氣之將帥氣是志之卒徒貌貅百萬進退由將故志之所向氣亦從之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公孫丑以至爲至極次爲等差又以持志毋暴爲兩項工夫至到也次舍也志壹則動氣言持志之自無暴也氣壹則動志言

氣者之不能持志也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工夫主客輕重自可見也謬意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六

昨裁書託醫者轉上而蓮幕適奉來翰佳章妙染種種拜賜詩憐景俱到柱帖風神飄動皆奇品也論學數語悉從按驗中來但忖尊見不無爲內外一語所障故曰說內說外翻使人無尋向夫子於坤之文言恐人於直方大無尋向也故說直內方外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今反爲內外字所困此則僕之所未解也夫內外賓主之辯明則反求退藏之功密內外如形影也外而空却當下內而脫離感應何形影之不相蒙也蓋感應者吾心之妙用虛寂者立本之要功立本云者言立感應之本也感應之本既立則變化云爲其出無窮而乃謂於感應處別有工夫不知所謂豫者豫何事前定者定何物前定之前即未發之中蓋嘗有是說也而無所謂未發之前即前定之前等語非謂與先儒語意不合而於學問之道大舛矣體驗在進反之間此是今日極緊要處不可作尋常混過看萬萬

七

承諭洞中久住忘歸眠食有常恐不但免身病耳即習

亦當於此處潛消也路徑歸一旦夕喫緊盡力收斂
不容稍有透漏此顏子如愚竭才地步裏時書中有氣
泄鍼芒之語正指此處昨見會語中云即吾之視以盡
吾心之明焉而吾目之才竭矣即吾之聽以盡吾心之
聰焉而吾耳之才竭云云顏子有多少精力而乃耗費
如此安得不短折也耶信乎學術之殺人如此皆諸公
格物之學彼謂未幾寂然之體未嘗離感而別有一物
在中即感之中而未幾寂然者在焉兄謂其數語近之
以其論統體似也然於工夫則未之及既曰感體則用
從體生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幾之中即有幾而中節

雙江先生文集

卷九

八

雲丘書院藏

之和此非傳習錄中語耶若乃平日全無工夫主宰而
於幾用處摸索寂然以爲體不自覺其大阿之倒持而
精魂已落在別人手矣是皆本於無不感物之時之見
也愚意竊謂無間感與不感而一以歸寂爲工夫主宰
所謂喫緊收斂亦只於此處喫緊收斂惟只於此處喫
緊收斂而後如愚氣象屋空體段不遷不貳應驗可以
體見兄勇往承當則斯學有主百年不落莫矣

八

數月不聞動定殊懸懸忽承翰教甚慰每閑中念門下
尹趙二子可以言信善有恒者不謂相繼淪謝斯文夫

助令人悲歎松溪在京時已覺有心病竊疑其不久也
今若此徒有幽明之感耳儒佛之別其千里謬處無足
言他只理會人生而靜以上一段爲秘密而有識有知
皆塵根也斷臂面壁是何等斬截更無此子漏洩彌近
理而大亂真程子辯之詳矣要之却是古今一大豪傑
開闢卒歲公當透其三昧而乃質之不肖愧無以代促
膝

九

雙江先生文集

卷九

九

雲丘書院藏

承諭極探佛學非愚鄙之所能悉大抵明道之論謂其
自私自利爲盡其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以一切倫理
稍有動念便是住處才住便死五蘊皆空虛明廣大與
天同體自以爲凌跨古今第一義與吾儒同異大畧可
見其書中所載言語有不盡同有開示群迷初入處有
得了後解縛處有前後相背而意之所指却只從一虛
了性命者公欲悉究其蘊豈區區能副萬一哉今之論
未幾之中者言人人殊亦竟無歸一可究誠使虛寂之
體無一時走漏萬感萬應一無留情亦便是無所住而
生者彼所謂生吾所謂死器即道道即器化裁通變推
行舉措是吾儒的大功用天下後世賴之以生生者非
佛氏所能與公入靜想益信得虛寂足以了天下萬事

萬物不須假借外面分毫幫助但不可令此物作頑空了恐於時無情却變了症候如何廓翁兩簡俱有詩教詩有真間非耳入實講在躬踐二語煞精浙中事聞之甚多諸兄思以易天下而舛謬至此宜訥溪所深恨也人生歛歛公一時同起聲聞者數人而公獨以儉嗇得長年此虛盈大定數也幸自愛萬萬

十

使至獲詢動定兼拜翰惠并諭令弟令郎近日進脩歛巷一變至此可稱難弟欣慰無量不出門庭無咎節之首事靜中坐進斯道之幸來論仙佛甚精亦可以驗靜

雲江先生文集

卷九

十

雲江書院藏

中之得非億度可至程子往往以孔子與佛並論又有佛氏知性知天極乎宏遠之說而昔夫子亦有西竺聖人蕩蕩難名之贊豈謾相許可哉度大慈悲普度衆生冤親平等又不可謂其不仁但其作用無中做有化心爲要世皆以枯寂識之而不知其真腴遍十千二氏之學想自黃帝以來傳授故久而不磨今日世界混亂至此不知爲誰之學所使不能不動遐思也今郎時義近何如多記多作說雖淺近却是舉子要領出得身去便是出世小歇幸道之

十一

全讀教翰言下便有醒佛老之學彼仙占得高了程子曰攻佛學其實陰折臨川尊見得是良知之學自先師而明亦自是先師而晦傳習錄節要本欲發明先師正意又被諸公埋沒了生怕人上了我船不知我船是三板尖頭縱有人附搭恰受兩三人耳一笑所示各條者無不當甚感孔門教人更無家法謂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此語不差孔子之學非子思不明非孟子不傳故中庸三十三章皆微言也其載諸論語者才一二語顏何人也而三千之徒僅僅僅有一曾子識之而明道謂孔門弟子更無一人善問恐非若今人謾語也龍溪雙峯集卷九

卷九

十一

雲江書院藏

在先師之門人比之顏子奔走四方豪傑但欠諸侯結駟而屢蒲戶外則誠有之不謂散漫無歸宿蒙西河之疑亦至於此致吾良知之天則周乎物而不過與推行於事事物物之間等語全屬人爲渾是知識兄已一眼看破渠錮焉莫省豈七聖皆迷耶兄入關一年想內入之關俱閉而風水時日神仙之念不免時乎撞入恐又是漏洩處落禪之譏僕不足以當之禪亦無愧於兄之知已也幸甚幸甚

十二

昨來望之自宅上來具道半儀役兒靜養所得可以聚

見欣慰無量欣慰無量昔孟子以學術晦明為氣運盛衰世道治亂之機邪說害人至此之洪水猛獸夷狄篡弑之禍甚言其所關非細也今之稱教主宣之口而筆諸書者律之以楊墨告許之徒均之不經然楊墨告許則言如其行非若今之皆其言而馳之生心害事生事害政其端已大見於天下使孟子復生能免七篇之載見乎先天下之憂而憂公自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坐視堯舜之學破裂潰爛而莫之救使後學無所適從得非與於不仁者乎近蒼龍溪書二十餘條而不辭好辯之譏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同明相照幸有公在不吝批示至望至望

卷之九

十三

一

十三

送兩承教翰并拜節貺何辱之拳拳也感激感激寂感二字本夫子大傳茲以教萬世而於儒佛之辯已著其大端往聞荆川以此為笑柄恐後人亦將以此笑荆川也荆川與薛考功皆一代文人之雄而其集中談寂處亦津津有味豈詞佛罵祖丈人相詬自古為然耶異端論煞正大尊道德而黜仁義二氏亦各有見先師云三教同原特言其端之異也薛西原稱述晡伽處却亦有見不肯隨人口吻相對未涯何由盡其底裏徒耿耿也

不悉

十四

賤生何足介意而歲煩使既況惠况多難繼糟餽藥姑未論即如綿頭自臘月至今四拜八尾過愛一人而殃及潭魚得不重食者之罪乎極感極愧入關後乃復多情豈因地果還生耶前書撞入之諷竊有所窺耳夷齊之學流而為陳仲子惠之學流而為鄉愿楊子學夷墨子學惠至於百世之下閭閻風興起廉頑立懦寬鄙敦薄賴以不墜者萬世君臣父子之防如夷惠者得不謂之聖人乎孟子願學孔子以學言也來諭人品學脈難以並論誠然誠然顧公無以寂感為熟爛而他有所適幸其履端萬福諒使者甚慰令郎聞入城了人事且聞復約月塘為侶俱中節拍

十五

先壘幸祥至再兩辱大篇之賜幽明寵光何以報之軒銘得借重一語庶足傳他日為口實幸甚幸甚棟蓀遠邁不敢拜辭恐為和闢之援乃承追贈茲復專使致之千家俱非淺薄所能當書曰無教逸欲就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幾字合作務字看如下文悼典庸禮命德討罪之類與易迥所命幾字不同蓋幾一也安得有

哉精一執中却是從一處把握至於敦庸命討順天休
命莫非行其所無事如何着得兢業字而所謂兢業者
蓋有所在也學庸是醫案單方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
書又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而六經論孟俱未之及
又爲今人將格物慎獨之義說得支離了使程子尊信
表章之功至此一厄當有任其咎者龍溪之學其初竊
得二氏意見而於二氏苦功曾未之及所謂自度者度
其逸欲之情耳以故悞盡天下學者前書論夜氣謬謂
養得夜氣到熟時自然無物不長不但平日與相近而
已渠乃借子言而反之云不須更說夜氣養到熟時只
雙溪先生集 卷之九 十四 一 四書附錄

端足慰遠念

十六

來諭除却執中更無兢業是也但不知中與幾何所別
亦不知本文無教逸欲一句便是執中工夫否如無欲
便是執中則中者天下之大本本立而道生天理流行
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此程子之言也易傳曰知
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要其歸於介

之一語故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蓋言
在介石不在上下之交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正是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以下事謬以萬
幾爲萬務一時管窺之見若曰萬有其幾則研幾亦有
萬乎將不勝其兢業而薰心之危也兢業只在一處一
真一切真與佛氏所見相同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爲
大也註云大德者萬物之本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咸
大其出無窮無窮之出便是全體之分恭已無爲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得非幾有所在乎非以兢業與行所
無事作二義看也龍溪夜氣之說當如尊論蓋渠以無
雙溪先生集 卷之九 十五 一 四書附錄

我法爲第一義昨得巡撫一書其大意亦不過如此而
極言歸寂非當用也諸公作用似與學問全不干涉
邑前輩有習虛菴先生者文行曠然乃埋沒百五十餘
年昨始得其全集刻之奉上一覽古人實行淳樸無些
子粧點宜其久而後彰龍溪平日於公極稱相知出帖
昭布不入公門已是前此七戒內事竟無所補強謗莫
如自脩於人何與而告之耶苦口相證公亦不能辭其
責矣

答胡青崖

昨過南浦獲聆清誨甚幸且慰適試平方近而僕以

孩在暑途歸心亦甚切不及容與以請別去又極快
承書教重以腆幣若施於其所親愛者其何以堪之哉
不敢不拜感當何如也今士夫談學者不少往往逐塊
襲影而於本原之地全不理會如以知覺爲良知之類
是也夫知覺乃良知之影響良知自然知覺而以知覺
爲良知其與逐塊之犬何異哉又謂寂感無二界動靜
無二時此說之惑人久矣夫寂感動靜犁然爲兩端世
固有感而不本於寂動而不原於靜皆妄也惟感生於
寂動原於靜者始可以言道心觀之入井之牀惕平旦
之好惡孩提之愛敬則原委標本可以槩見今不悉心
體之而引導於支流摘取於標末雖極高手不過習
宋人之故智耳復齋記自謂窺見一斑而或者又謂知
母而不知父疑於卦體卦氣漫不省究剝盡而繼之以
坤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非以虛靜爲萬化之基
耶山下之雷可以並觀今徃一紙煩公於未蒞時細體
之則端緒自見承公教倦切無以報伏惟亮之

荅成井居

昨過會城辱諸公相愛之過但未緣客與以請別來又
甚快快即承翰貺非薄何足以當感愧感愧來論隨事
體察畢竟是義襲爲病於寂體上無分毫得力幸數語

雙菴集卷之六

十六 雲丘書院藏

是見體驗真切處其所謂不得力者不知寂了後不得
力耶抑是不能寂故不得其力也夫大易之所謂寂即
程子之所謂定是未蒞之中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
之爲累哉而大學知止一條却已盡發其蘊事本外至
感而應之者寂也學惟主靜而自能該乎動也今日事
非在外至學無動靜者恐亦有語病謬刻數冊及後齋
一記於此處辯之太贅政暇萬惟覽教

荅黃洛村

昨承迂途枉顧連床之教實勝十年之讀其曰寂體之
所操真可百世以俟於是見公之獨斷也何幸如之臆
說許謬世方呶呶而公獨見蹊之無亦憫其苦心無他
而恐後世無楊子雲者作耶又甚幸也學問之道各有
所由入此與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同云云同意
然先儒之意似云安學利困勉之不同非謂適燕而南
其轅走越而北其轍者均之可望至焉也講學混異同
爲高手恐不免於姑徐徐云耳之見好辯距詖放淫以
息其邪與楊墨夷告許仲之流疑若對壘以爭雄者當
時目之爲好辯自今觀之其好辯乎其不得已乎機心
之報何相報之速當時以此諷公今亦茫然莫記其端
夫見幾而作此機心也鷗鳥不下非鷗鳥之機心乎但

雙菴集卷之六

十七 雲丘書院藏

機發於寂者謂爲先覺其逆億卜度所致則人心之危也顧曰不免爲寂體之詎豈以僕本不能寂而詎爲寂僕則實未嘗直以爲能寂泯然忘機如海上老人也然不敢不鳧俛以盡其力以求不負知己切偲之深愛焉馬牛之齒本無足辱荷注念感刻莫旣

二

孟夏辱枉教極感極謝稠衆喧雜非惟僕不得以盡所欲請而公之所欲以教予者亦恐有未盡也憶自識荆於廐鳴一見相契四十餘年意氣如舊而以道義相期待未嘗以室遠會疏而或有差池乃以近見不同至相

雙筆集

卷之九

七

仁書院藏

抵牾僕之謬迷罪誠有之僕妄意未發之中非敢有所作也蓋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取正於夫子子思之微言參之楊羅李朱授受之旨若有契於愚裏暗中摸索似可無疑而卒以此蒙諸公之疑者三十年于茲矣廓翁書云四方同志之士環而攻之豈無一言當君之心者乎心苟當矣而復欲狂辯以求勝夫子所謂下愚不移是也實則於予心有未當也不當而面從之不幾於誑已詎人乎試以諸公之所以疑於僕者請之有曰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其曰未發特指其不動者言之或如所論則發而中節一句乃發乎大本達道又當

所分屬乎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又一說也蓋情之中節者爲道道無未發又曰無時無喜怒哀樂安得有未發之時此與無時無感之語相類然則日夜之所息指何者爲息乎且晝之所爲非指喜怒哀樂之發者言之乎虛寂二字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以立感應之體非以寂與感對而言之也今日寂本無歸即感是寂是爲真寂語意甚玄夫寂性也感情也若曰性本無歸即情是性乃爲真性恐不免語病也性具於心心至乎內良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是謂天下同歸而曰寂本無歸性本無歸將由外爍我其能免於逐物而襲取乎或又曰性體本寂不應又加一寂字反爲寂體之累此告子勿求之見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夫子固欲以此困人乎而老子曰絕學無憂則又以絕學爲學也無所存自不亡無所理自不亂此仁者安仁天下一人而已恐非吾輩所可輕議多初擬買舟東止以卒所請人便幸示一字母曰固哉此老不足與有言也

答賀龍岡

昔聞雪舟及門興盡而返竊嘗疑其興之淺也不謂復有淺淺過於壬生者乎夫楊山抵塞門僅二十五里公

放舟來顧已勞一百二十里之勞功虧一簣止吾止也
主人之不足辱徒懷歉負耳謬和米章云有客來螺川
寒雨陰雲層興盡雪舟返望望不及門無亦厭家貧舊
酷尚足淹新學好商量何時抵足眠來諭學屬勉然性
自然此見道之語也歎服歎服然所勉然者蓋亦循其
自然之則而勉之也中庸題如所云云亦不妨其謂格
物格吾良知之致不致此又是一說致知者充滿吾虛
靈本體之量格物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曰在格物者
蓋言釋氏致知吾儒同但彼在絕物吾儒則在格物
也恕字亦發得而後有不善者蓋言動於欲而後

雙溪集卷之六

手

卷之六

有不善非是發動便不善也入井之狀惻平旦之好惡
孩提之愛敬何嘗動有不善耶深求之駁則吾豈敢言
仁義之實猶言仁義不可見其可見者孝弟而已矣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是指言仁義禮智之端即其
端而知其中之有所主則孝弟而知仁義之發見於此
為切近精實也性虛而事實一虛而百實皆生此天地
之所以為大也離家出外便覺有妥貼快當處程子每
見人靜坐便歎為善學江門亦每每提出以曉人於此
見公之學近裏也不離此體萬法具備感應事為上安
先俱是邊見外脩求人助長以端而以上下哉

士端也今人之學欠勇誠然誠然公已灼見脉路別無
可言循此勇往不思不到原頭也

答陳明水

令郎歸更無由一訊候為歉不惟逐逐不暇仰負知已
而亦無可為言者才非撲亂學不經世平日講說皆虛
誑耳至於心與力之所能而為之自我者不敢有絲髮
不盡要之衛精填海姑取其心焉可也昨秋以倖功冒
賞非望之福知者所深憂况福為禍所倚耶今凶歉遍
天下京師斗米三錢而宣大猶甚餓莩盈城野携男女
以求鬻者填於塗閭浙蘇松島夷煽亂日熾山東河南

雙溪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卷之六

竊竊尚泡泡而廣東狂獍紛然雜出至孔道梗塞羽檄
交馳應接不暇而弭亂大端要在博賑省徭賦而各省
庫貯搜括殆盡度支帑藏銀不過百萬京通米粟僅穀
二年之食土木之興日增大內祈玄之費歲當三十
餘萬至於軍馬錢糧雖錙銖抄忽司農爭之如讐懸槽
枵腹各邊士馬疲乏極矣尚何望富彊之有日也畿內
料理漸有次第今秋可幸無虞山西宣大則有可憂者
焉外五言近體六首錄見近况豚孩漸長養可弄無時
不攢眉惟對此却便開口亦老牛甜犢故態也知所欲
聞并報

二

僕以衰病乞骸骨蒙 恩賜允幸出望外凡在同志罔不助喜無亦矜其力小任重恐將來無以善後也耶公交深愛厚宜其矜與喜百倍恒情初歸苦於應酬又爲風水所累趨山向時日之利急圖遷居內外俱困久稽遣候爲罪及承專使重以翰貺益增愧感來諭所引先師論至善數語甚精而當時節之不入者竊疑其以靈昭簇見爲良知則今之以知覺爲良知者實本於此近見公書董明建行卷亦有使能於感應機微之際精研而密察之似亦於簇屢提授此非面請未盡底裏來春融和得侍几杖彼此沛然當有幸矣適洛村諸公下顧極冗率作此草草

三

賤生何足辱乃承寵以太章無拜腆幣道義骨肉之愛可當如此耶感刻感刻寂觀之教不敢不勉夫子於易曰寂曰虛曰密曰止不嫌於同二氏也以故思爲意必一毫不着無處不是本來面目足見上下與天地同流反費節要中所載大率類此而後來却以知覺爲良知直以心爲已簇而以察識端倪襲取於外爲實下手處至今猶嘔嘔不已使節要中一段精意爲葛藤末說所

纏縛恐不免夫子門牆之麾也奈何無緣促席徒增悵仰

荅應容菴二首

王敬所督學過螺川獲奉書教不啻面對殊慰懸渴僕迂鄙寡諧誤蒙吾丈謬與而過信之若將終身晝夜念此懼無以仰副知已爲罪敬所天下士也兩澤相麗足稱不孤而屹屹以不敏牽懷豈塵緣未斷耶承諭執中之學甚幸甚幸但子思以後無人識中字隨事隨時討求是當謂是爲中而執之何啻千里明道先生云不睹不聞便是未簇之中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獨

雙蓮室文集

卷九

三

應容菴

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學問只有此處人生只有此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慎獨便是致中中立而和生焉天下之能事畢矣乃曰求之於慎獨之前是誠失之荒唐也力主朱說何嘗不是但不知所主何說如曰李先生門下教人每本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簇之中未簇作何氣象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簇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簇而以察識端倪爲致知格物實下手處已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胸中擾擾而無深潛純一之味至於簇言處事飛揚浮躁殊非聖賢

致知云者充滿吾虛靈本體之量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先天之體未發之中故自此而發者感而遂通一毫人力與不得一毫人力不與是意而無意也今不養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惡根而求惡臭之惡好謂苟且徇外而爲人也而可謂之誠乎蓋意者心之發亦心之障也慈湖深病誠意二字謂非孔門傳授本旨而不起意爲宗是但知意爲心之障霧而不知誠爲意之丹頭也點鐵成金來無所起過而不留惟誠者能之蓋意者隨感出見因應變遷萬起萬滅其端無窮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乎慊是使初學之士終身不復見定靜安慮景界勞而無功祇自疲以速化耳不知當時先師之意果如文公之註乎抑別有說耶嘗觀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是即好好色惡惡臭之真體未嘗實用其力而用無不實未嘗禁止其自欺而自無欺之可禁窮其源委間不容髮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顧公有以教之

荅王敬所

昨負青原之約又辱石蓮寄聲乃茲復拜禮既無已之愛感激感激此學寥寥講而求之者又多以助長爲養苗探索於平旦之近而於所謂息夜氣以養虛明之體

者全未之及謂是爲得其養乎不得其養乎夫子於大易指虛寂爲感應之本今忘其本斤斤於感應而求之日陷於憧憧而不自覺宜其說愈多而學愈遠也恭惟執事主一方之文教求內養以端風化之原多士景從敬服敬服惜相去遠參對無由奈何外拙搨二紙附上覽教

荅汪周潭

往歲邂逅吳門傾蓋數語輒辱以臭味相契別去念之不置昨擁鉞虔州又辱以禮先林壑不敢專人馳謝懼嫌也貢司訓來拜書教又甚慰此身在此世如孤雲野鶴不屬人擎掣水西精舍便是極樂天宮此等光景未宜容易蹉過幸珍重大學曰至善中庸曰大本此是孔門傳授心法不知知止致中從何處入手至善大本亦不知安頓在何處屬心乎屬事乎其在此也屬本體乎屬發用乎此中根究分曉自可以息衆喙之囂囂也邇來多病且不幸有斷腸之悲未盡欲言臨楮悵然

二

人生晚年散適不受人招呼便是好結果處又况共聞此學亦足爲延齡丹乎先儒云未發之中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施無不備此是言丹頭也近時

格物之說徧布寰宇不知義襲何以異陽明先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須知他有未發之中始得又曰
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
來又曰格物之學如大人格其君心之格只是要去其
心之不正以復吾本之正世儒舍心逐物將格物之
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物只做得個義襲而取此四段
乃傳習錄中學問最緊要處願公察之貢師歸便附此
錄致起居拙刺寄去煩一目

荅何吉陽

歲前敝縣有蕭舉人下第回承賜尊翰去秋貢司訓來
後拜幣貺重領鐫誨公方羽儀天朝而乃加意林藪
感當何如中正之觀憂豫之則此聖人時中事也而來
諭責之鄙人不已過乎其謂歸文言而鮮躬行仁義
而蔽明察與夫外親民以爲明德離感應以爲寂體者
恐皆異於聖人之所謂中止也仰見衛道至意甚幸甚
幸竊詳前二句是指俗學言後二句指禪學言禪學與
聖學異只在寂感毫釐之間夫天下之感皆生於寂以
感爲塵而一於寂者禪也不寂而感者妄也妄則爲朋
爲朋爲朋爲朋從爲輔頰舌齒各之招也惟貞則吉脣
則無悔止而說則亨且利止者寂之舍也脣者寂之

貞者寂之道也夫子本咸之體德探虛寂之蘊以立
感應之體體用一原體立而用自生乃謂寂不足以盡
感而必即感爲寂乃爲真寂此僕之所未解也若謂寂
由感而生乎實所以主夫感也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
言感應分毫思慮着不得其可思慮者惟歸與致耳歸
致云者指寂與止而言之也易於此義發之盡矣附去
謬刻十冊亦是摸寫此意第愧辭不達耳講學是吾輩
第一事幸慎擇所與今之以學爲亂者不少孟子懼而
距詖行放淫詞息邪說以承三聖其功不在禹下楊墨
告許之輩是何等身分而惑世誣民其禍比之洪水猛
獸夷狄篡竊識者能無動心乎正經以興民在執事一
加之意耳

荅鄒西渠二首

昨入虔準擬回途請教不謂相左如是奈何奈何忽辱
書示諄悉反覆仰見獨到敬服敬服寂是未發之中君
子時中言無時而不寂也無時不寂則萬象森然而天
下之能事畢矣尚何感有不通而遺棄事物之疑哉來
諭所謂一貫一本之說正是如此工夫在一不在貫正
其本萬事理工夫在本不在事貫與理自然之功用也
體立而用自生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此非

龍明先生之言乎附去節要并臆說暇煩一一與心對之當有豁然貫通處

二

承教翰細讀數過何愛我之深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教夫子大傳本卦德之止而說以翼之是以虛寂爲感通之本朱子曰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經傳大意感然明當兄以執寂俟感爲一本非鄙固之所能悉其曰龍溪從感上求寂前此嘗聞此語殊不可曉若寂因感而後有從感求寂變集卷九 八。卷九 手 雲丘書院藏

均差簡兩院二司各道

亢旱方數百里民用皇皇有司非不虔禱而不見有霽足之澤奈何未豐僻在山間民村鄙寡知識凡百徵派戴甕受成更不知查算比對陰受其禍非一日矣乃茲吉水復有無妄之加是將以隣國爲壑也而不知未豐之重數倍於昔水父老受屈無愬懇僕爲之轉達僕不

能爲鄉民福而坐視其毒痛而不救非人情也伏惟臺下以公天下爲心而況於一府九縣之肥瘠能不加之意乎凡徵派須覈一府各縣丁糧之實而以歲派諸色按石均攤務令輕重畫一然後吏書不得舞弊於其間老書之蠶食久矣未豐一年暗加銀二千餘兩而莫知所由呈詞并開單俱鑿鑿可稽幸留意萬萬

簡張月泉

安福末新謂丁可均而糧不可均者其縣之舊例以一丁折糧一石貧無卓錫者與萬金之富同科輕在大家而重在小民今議以兩丁折糧一石者蓋當路裏多益寡之意乃仁術也安福人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四丁每年輪派三千三百五十七丁以一丁折糧一石起算該銀四百一十四兩今以兩丁折派一石得減派銀二百七十七兩是二百七十七兩之利小民陰受而口不能言乃士夫閥然如聞者以於糧上有加耳即於糧上有加總不過銀七百餘兩今議以該縣夫馬祇應之費均攤於九縣丁糧之內寔減去銀一千餘兩其利與害孰多耶公堂上人也堂下之曲直居然可見此係九邑禍福之原願萬萬留意

二

我病相成久負起居爲歉恭惟即展萬福殊慰瞻企才豐爲國之壑三十年近賴滄溪重卷二府尊重念求豐之困謀及鄉士曲盡人情其兩道叅申兩院批行之詞具在可查可謂至公至仁而失利者復有煩言豈各自以其心爲心乎東廓公經理該縣賦役二十餘年悉付之生員劉寅寅精於算者廓翁特喜其利於安福而不知移重爲輕重當有所歸也牛之繫殺免矣而羊之呼號於挺乃獨不能一念及耶本縣具奏勘合已至不日當煩鈞裁以垂不刊之惠昨蕭舉人歸道尊示不勝惶悚外近答廓翁一書附覽

雙蓮先生集

卷之九

三

雲五書院藏

荅邵節推

前此辱加存問盛意何可當感激激均差事未豐爲隣國所壑三十年比蒙撫按行府議處以使司歲坐雜派辦等該銀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二兩而以合府丁糧四萬九千通融均派每石議派銀六錢四釐雖各縣燈籠火把亦在其數似乎均齊方正較若畫一而安福未新復有煩言而謂糧不可均而不知其何所自始末具載答東廓公書中幸以至公照之當不復多言也萬萬

荅張浮峯三首

時方傳聞轉院之報殊爲地方稱慶乃承書教并拜豐

既豈勝感愧伏讀壽文具見護法至意如東廓公真可謂家法弟子也致知格物之說疑與知止一條不相蒙即雖先師面授不敢奉命若節要中所載四十四條則字字當心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鄙人尊而信之與諸公之尊信格物無異先師云世儒將格物之學錯看了舍心逐物終日馳求於物畢竟只做得個義襲而取學要成就自家一個心體則用在其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又若是則與今之所論者同乎乎非區區敢於差池也權度之喻甚善造權度者將取物之輕重長短以爲則乎亦只於定錘之星中分之墨不差毫釐則天下之輕重長短舉於是乎取則矣而權度非有意於輕重長短此等非面陳不盡

二

昔人重久任以於一方之民情土俗歷閱熟而措注之得要也恭惟名公駐節江藩凡三仕而咸以旬宣保釐爲職今又得專制省府而大阿之柄在我甘棠其蔽芾已乎重爲地方稱慶不獨一人一家之私喜也講明學術謂非首事不可但不必提出另作一題目只自我而後者固小大莫非精誠則周召之業自著今之所謂友士軒者特湊泊之濟恐爲柔佞開鑽刺之門也何如先

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只是識取他本來面目又曰格物如格其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本體之正非未發之中乎本求面目是也故曰致知焉盡之矣佛氏致知在絕物吾儒致知全要格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意自誠心自正身自脩家齊國治而明德自明於天下正與知止而能定靜安慮一條如發明若乃如今之格物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先師嘗病之其言具在也獄刻十二冊奉覽教病叶偃塞尚阻叅對均惟照亮

荅徐少初

集賢先生集卷之九

圭山先生集卷之九

先丘倬瑞仰辱大雅之和不一而足錫類之仁幽明咸感良知之學時相慶以爲大明自歸人觀之晦則甚矣以逐物爲格物而遂以格物爲止至善豈意外謬亦至此乎先師云至善是心之本體未嘗離却事物若於事物上求至善便是義外蓋所以救文公訓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一語不謂操戈乃承秀也竊歎孔門之學孟子之後得象山而後明象山之學得先師而益顯此處關係非輕距詖放淫孟子以空言配禹自東坡推山出申韓之害而配禹之功始著暇煩與明水元山蘇山而君子共商之無使象山含悽地下外荅龍溪一書

二紙大學附說及傳言錄要附上覽教便中不
批示至望至望

荅蔡白石

自執事下車之初僭奉起居恃有一日之雅也厥後不敢復有所啓亦山林衰病之勢則然非敢爲高以自絕也方以爲懼乃承使翰豐貺寔出乎分義之外極感極愧來諭有取於坤復之論不特此耳良以止之而繼以帝出乎震亦是此義故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造化氣機學問時絡乘承之妙自是如此而執事乃以擾擾勞勞不暇爲辭豈學與仕各自爲路耶狂瀾着篙方是高手目前陰雨連綿穀價騰貴新城之賊未退而敝邑山城孤懸願公念之先丘倬瑞能賦一語以光幽明不肖孤之至幸至幸者臨楮傾仄

荅亢水陽

孟夏晦前接仲春念三日所寄書貺甚慰仕所以行其志也平生所志者何事顧其所志而決擇之所嚮自是不凡倘非其志縱使談王說伯於生民未必有益志於堯舜雖簿書奔走亦便是堯舜事業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志定而治成也頃者先師施以光交游近答王龍溪提議一冊及先師倬瑞稿二紙奉覽倘賜一言爲

山中無事頗覺自便無勞遠念

荅曹紀山

伏惟道駕臨螺川聲光入懷徒懸瞻跂復承教劄意義何倦切耶堯舜開萬世心學之源只在一中字子思憂道學之失傳乃作中庸而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一語真是嘔出心肝道南以後龜山傳之延平每令學者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存此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明道先生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才發便屬睹聞又曰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蔡傳訓曰中字在事爲上求是當與今之以逐物爲格物者病症相似一蟹不如一蟹也恨無緣一論謬議已發鄙見千萬批示

荅陳履旋給舍

所謂虛寂者其體何似致守之者其功何居虛寂便是體虛寂之外別無體致守便是功致守之外別無功諺謂騎驢覓驢此類是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血氣心知之性皆屬人心若日用應酬此爲主宰則道心安若血氣心知盡皆斷除則又近於枯稿而道心或幾乎息矣

文公以生於形器之私者爲人心原於性命之正者爲

道心識者謂其分別太過蓋人心道心原非型然兩派出來但形氣之得其正處便是道心性命之失其正處便是人心除却血氣心知又安有所謂道心在乎中心之本體虛寂是也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人心云者只是纖毫小從天理自然發出而稍涉思慮營欲便是動以人動以人便是妄故曰危乍見皆有者道心也納交要譽則人矣

致守工夫不知於幽獨時致之守之以俟其沛然乎抑人心不生而真性自見通晝夜動靜內外而炯然

常照不俟致守而自無不致守乎

虛靜便是未發之中即中庸之不睹不聞是也致守便是戒謹恐懼無間於晝夜動靜者也惟其無間於晝夜動靜然後人心不生而真性自見感應流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遂通之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尚何致守之可加乎其曰致守亦只於未發之體致之守之易曰知至至之致也知終終之守也近時格物之學都是從發處致守不自知其陷於義襲而取宋人助長自謂得手可哀也咸卦要機只在止與虛貞與晦致戒於憧憧凶吝於腓股然則工夫在已發乎在未發乎

鐵求於二六時中若一念不起則判斷公事應酬賓客覽觀載籍燕居息卧自是安妥精神亦見充長一念不起便是未發之中亦便是虛寂之體前所謂致之守之亦只是於此處致之守之也致之極守之篤便見天地變化草木繁茂白沙先生答趙提學書中一段已先得我心之同然附去細味之此等路頭每每作禪學看俗儒之亂道也周元公程伯子豈肯借寇兵而資盜糧耶

偶一緣起即閉戶面壁愈見膠擾此心比應酬時反不寧不知何如可使常不起念靜無所厭動無所惡

聖賢集卷之六

三八

雲山精舍藏

常感常應常虛寂耶

要得此心常不起念須是常常戒懼無時無主有主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縱使有念却是正念非邪念也弊屋禦寇之喻言無主也周子所謂無欲者非專指邪欲言凡有所著如意必固我皆欲也一切掃除令本體光光地惟是戒懼得力自然無所厭惡自然常應常寂故曰敬而無失便是中

簡劉三五侍御

至人難見而徒切瞻企先壠倖祥承賜佳和有裨顯揚多矣幽明咸感此學自先師而明亦自先師而晦錄中

所載正法眼藏俱無一語道及只終日說格物甚者以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究極精微之言謂是設法救弊而以先天正心俱着不得工夫工夫在後天誠意上用潛驅密引令人喪心棄天納諸罟獲陷窞而莫知避也其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敢為高明一道之同明相照同病相憐願無視為細故而坐使堯舜執中之學顛覆破壞將來責備恐公亦不能辭也蒼龍溪一書奉上教正萬萬

蒼龍兆時

遠承使翰辭意諄切惓惓推予之愛具見好德之懿此便是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愧鄙人不足以當之然克此一念足下受用無窮也今時講學之士往往將書冊義理從肚裏過翻出許多說話以資口耳不成片段如今

聖賢集卷之六

三九

雲山精舍藏

日崇正之會更不見有順德積小高大之升舉負中山振作之意着衣喫飯未見飽煖只是攤放與人看畢竟饑寒勞苦以斃其軀也可歎可歎德門長幼卑尊俱有卓異之資將來涵養成必有大賢出於其間也願着實勉之千萬千萬外述蒼草率迫於去人故也

其日閑思雜慮只是聲色貨利富貴功名數事相續牽引此古今學者公病荀子所謂偷心禪氏所謂流注想

若能撲滅得此樣念頭將近大歇處矣然河南兄弟肘後肯訣不過敬以直內而已敬以直內不徒惺惺提起須是止於事止於事則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其道光明故曰思不出其位玩味良久而有得則寂然不動境界可想見矣足下謂念頭起處輒加克治大意不差也禪學之與聖學均之先立乎其長者聖學之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禪學者之立寂滅根塵斷除煩惱虛實是非之差毫釐耳後世疑象山之學爲禪者畢竟不知禪學作何狀可咲可咲

雙江先生集

卷之九

甲

與呂南軒書

古之學者必有師道義由師友有之故人倫有五而師友其一焉觀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蓋可見矣特以世之先後生之逢不逢有不可必足下全在立志之意得之矣果能立志則志即我師張橫渠曰心爲嚴師楊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是皆有見於中庸修道之教孟子歸求有餘師之旨乎大易曰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言猶在耳也乃謂孔子遠於今之世何哉

人惟學然後知過過而能改復於無過希聖之訣也故顏子之不遠復爲脩身之學而風雷之益莫大於是蓋天下之至勇而速者莫如風雷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

然震之爲義爲風爲雷而巽之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震之一陽復於二陰之下其即人心一念之動乎一念之動善惡之幾顏子之不遠復者其知幾乎是故學顏子之學莫大於不貳過其他知過而不能改而不能速比之冥頑不靈醉生夢死者雖微有間然卑卑苟止積而成蠱是昧於風雷之象也鄙人嘗曰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亦有見於知過之難非知學者不足以與此也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九

閱稿督刻門人

雙江先生集

卷之九

四十一

雲石書院藏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九品

永豐令後學斬春具鳳瑞校刻

書三

荅戴伯常即幽居寄述

適接光霽所謂見聞不能累心者似以靈昭明覺人
人各具堯舜可為何由以累愚意竊謂物欲者理性
之障也天理渾然靈明固有而物欲之蔽乃見聞致
之見聞之善所資益明而其不善則紛擾膠固於胞
中有終其身而不知其可脫者爾乃依違顧忌積習
難化

不忘坐稽歲月求其無累亦可得乎敢希裁教

聞見者虛靈流行之用安得為累而反為累者虛靈先
累於物故也故戒慎不睹則天下之睹無不善恐懼不
聞則天下之聞無不善是之謂致中而天下之本立矣
若資聞見之善惡以為吾心之勸懲則已落在第二義
察之

來喻云聞見者虛靈流行之用安得為累而反為累
者虛靈先為物累故也傍批云主本定靜豈有紛擾
盖定靜者心之體也見聞者心之用也愚前所謂靈
昭明覺人人各具堯舜可為何由以累者性真之本

其體定靜寂然之中大本攸立者也但物欲之感善
惡相形而情妄之未方屬於聞見也夫天下未有無
見聞之人亦未嘗有見聞之學再希裁正

虛靈者鏡之明見聞者鏡之照磨鏡者亦惟於本體之
明去其塵垢斑蝕而於照則隨物應之已無所與也而
反有所謂紛擾膠固者只為本體先受其病故物交物
引之而去不難也程子謂定則明明則向何應物之為
累哉可於平旦之好惡觀之當有得力處

立其大正其本反觀於平旦之時仰學誘進之方無
所不至但切無實事不知要三十以前物欲之累

蔽錮已深受病之原緣於知識太早其蔽至於如此
每觀平旦之時夜氣清明未與物接此正羲黃之世
也當此用力庶乎易矣却被昨日未了之事而復萌
今日方形之事而即至可惜百年聰明境界只作憶
往思來所用伏乞極力一援成功不細也

思慮纏繞絆縛一生只是意必固我四種精察而力去
之常今夜氣存存不求近功深造以道當自有會心處
知生知死便湏起死回生欲起死回生便湏萬死一生
既竭吾才庶乎屢空斯可以學顏之學也過往勿多疑
往惜思慮之患忽覺紛擾亦能暫忘所恨不能覺耳

自開尊教體認累日似覺異於前時蓋向之思慮者
憧憧往來設為無益之事爾思之有益聖功之本如
昨所面論者不識有益之思亦傷本體乎而閑思浮
慮亦可化乎程子破屋翻車之喻惟求覺察亦此意
耳若司馬君實之以中為念張天祺之上床不思量
事皆有得否

思慮營欲心之變化然無物以主之皆能累心惟主靜
則氣定氣定則澄然無事此便是未發本體無非一蹴
可至須存養優柔不管紛擾與否常覺此中定靜積久
當有功效若不知緊切下功只要驅除思慮真成弊屋禦
寇矣越把捉越不定又是調停火候也

伏讀陽明先生古本大學仰見聖域重新屬文復觀
誠為曠千古之高見定百世之久疑者也但於格物
致知之說似若未安謹陳所疑伏冀請正朱子曰致
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欲其所知無不盡
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
到也先生曰致者至也致吾心之良知焉爾良知是
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木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
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自知之
其不善歟亦自知之無與於他人也物者事也凡意

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
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
正者為善之謂也夫物格致知一也自朱子所解推
廣知識窮極至善已為詳盡夫何先生復解以為善
去惡皆自知之若夫自知其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
則意不必誠而自誠心不必正而自正則天下無學
矣舍窮理而務自知其意本於率性其流必至於任
情也

知善之當為而為之如好好色知惡之當去而去之如
惡惡臭此是天然真意故曰自慊陽明先生云無善無
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發知善知惡者知之良
為善去惡者物之格蓋恐學者墮於解悟聞見之末故
就地設法令人合下有用力處若愚意竊謂良知也
虛靈不昧天命之性也致者充極其虛靈之本體而不
以一毫意欲自蔽而明德在我也格物者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而脩齊治平一以貫之是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正與知止而后有定一條脈絡相應知譬鏡之明致則
磨鏡格則鏡之照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與焉是
之謂格物聖學本自簡易只求復性體知善知惡不知
從性體上看亦只隨念頭轉若從念頭上看則

之以任情爲率性者類如此

以知爲虛靈之本體以物爲感通之妙用致則充極其知此德乃明格則任其物來各當於理如此致知格物合爲一明大學一書知之一字可以盡其體物之一字可以該其用脩身上固舉而措之誠意正心之功未免附力於致知之地若以致知爲誠意正心工夫則脩齊治平即其効驗也至簡至易誠哉前聖所未發但窮理之功終無以見陽明先生以致知不在窮理又謂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文

雙峯集

卷之十

五

一書在書院

公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今謂精察者非窮乎窮非精察乎此心之天理爲理而事物之理非理乎既不云窮至事物之理者將謂不必窮其理也又自謂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者是謂惟察於心也不窮其理而惟察於心非舍萬緣而求一悟者乎天地間事物物孰非吾分內事也若以事物爲外又何隨而察之耶如昏闇之士精察孝之理於其心當此之時良知猶未致也既曰昏闇將以養志爲孝乎養口體爲孝乎從親之令以陷於不義亦從之乎是非兩端交戰於胸中所察

所知未致使之行孝不亦誣乎察孝者非據前人之

論必因長者之言曰養口體不若養志從親之令不若盡義一加審察即所謂窮理也朱子所謂極處者此也所謂無不到者亦此也既謂文公多添一窮字先生却又改添一精察字豈非增遠年之載藉換前代之文辭者乎高明以充極其虛靈之本體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者無乃窮理之地乎抑亦精察於心以候其自知乎一得之見言有過中仰冀教亮

雙峯集

卷之十

六

一書在書院

自吾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主宰之靈覺而言謂之知自靈覺之生理而言謂之性自靈覺之感而遂通天之下之故物各付物各有條理而言謂之理自吾心之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言謂之窮理故明道先生云窮理便盡性至命正謂此也故精以察之者一察夫此心之純不純雜不雜而益密夫窮理之功也故以純乎天理之心以事父便止於孝以事君便止於敬是何等切實的工夫乃欲舍此而隨事精察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變化云爲倏忽萬狀繞着思慮便是憧憧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了此便可語一以貫之義以理在事以考求事物爲窮理不落道理便落格式先生費了許多口舌才闢得此二障

承喻致知即窮理極荷指示竊謂良知即明德也知之良即德之明庶謂之天理但混謂之知猶似乎知覺運動是雖表章知字之義不若明德之入人深矣所謂良知無分於動靜者靜即明德之蘊於中動亦明德之推於外此知未發固已同於明德矣此知發用豈非念慮之萌乎高明亦曰主宰之靈明皆德之本明也夫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即不慮而知也知止知至爲本體而能得天下平乃其極功也必知與德合而後可知德一則無異議矣然乎否歟

樂正克先生集

卷之十

七

孟子精義

自其靈明昭覺而言謂之良知自其純粹全備而言謂之明德故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良知即明德也若曰知與德合猶二之也猶曰皇天曰太虛曰乾曰蒼蒼或以形體言或以性情言或以顏色言一也知止知至善而止之也知止便是致知定靜安誠正身脩也慮則齊治平一以貫之即格物也蓋嘗告諸同志亦未有能盡信之者豈以知止一條爲八條目之外別有一箇路耶幸然而思之

良知之說兩承開誘已無不屬知覺之疑但良知即明德又似乎不能盡明德之大愚意必知與德合

後可者欲以知寓於德正來喻以純粹全備爲明德靈明昭覺爲良知也蓋虛靈不昧者德之本明也良知二字止釋得一明字知德即明德可也生知之資固有其明何待於學何待於慮竊恐中人以下不能如是之通明思欲脫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不即物以窮之徒爲精察於此心非惟古今事變禮樂名物聖者難知而人欲纖毫未盡者亦未免墮入於舊習性尚不明則將何所率乎愚向所謂其流必至於任情者意謂此也會三綱八目之統名其爲善乎在至善者惟本於德之一字而致者上之明字知者下之

樂正克先生集

卷之十

八

孟子精義

明字良知二字亦下之明字終不若明德之人人深矣老先生又以知止爲致知定靜安慮得誠正齊治平爲格物簡明通暢真若一貫而定靜安對意心身尤爲切要愚意惟恐慮字非徒處事精詳亦不惑不動心之意也
偏與蔽在物乎在心乎自吾心之有所倚着而言謂之偏自吾心之有所遮隔而言謂之蔽懲忿者懲吾心之忿窒慾者窒吾心之慾遷心善改心過故象山先生云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者蓋以聖學本易簡而其功甚精切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其於作

之功初無所與于貢之學而知不聞性與天道而卓爾之見一貫之唯乃在愚魯之顏曾可以知聖學之先後緩急也良知明德異名而同貫致得良知便是明得明德故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乎不可尚已可以爲明明德之贊亦可以贊良知也自主照之靈覺而言曰良自實理之靈瑩而言曰明只爲執事平日看得知字輕而於德字看得太重故其分別有如此也窮理二字不是窮事物之在外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是孔門窮理訣竅而中庸云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豈以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問禮問官爲至乎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

九

雲丘書院藏

是老聃刺子能聖人之所不能而孔子反不能也孔子志學以至於從心所欲只是盡性至命不知老之將至何嘗汲汲於事物之窮索耶其以不惑不動屬應字亦是但於本文靜安字疑複也

不肖自有知識以來首被思慮之害資本無良不能正始紛紜纏繞以致如此靜而觀之蓋緣

德業非二事進修亦非判然兩項工夫脩辭立其誠亦只是箇忠信的心無內無外也豈有忠信之人言辭有不誠乎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程子云脩省言詞只是要體當自家心體故多言者忠信薄

孟子云生於憂慮而死於安樂者非安樂能死人乃宴安恣肆之漸也憂患亦非能生人者也但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作則不溺矣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喻則不蔽矣不溺不蔽則本體昭明矣本體昭明豈非生道乎若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雖非困心衡慮徵色發聲然其遭亂處難而憂患亦自有在也

憂患最能使人恐懼脩省故有生道所論良是

行之不著習矣不察者行則由於氣質率多一己之偏不能的然以著明也習則遂於習染莫非見聞之陋而不能毅然以覺察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也註云方其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動靜無端而以思爲動靜之交似有端耳思也者統動靜而一之方其靜時而動之機未嘗息及其動也而靜之理未嘗忘蓋動靜無時而思無邪乃所以常主夫靜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而良之所以爲止也中非未發之前不可驗常是中意則發皆未發此程門相傳指訣龜山傳之仲素延平獨賴此意不忘也君子之學要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

十

雲丘書院藏

學之至也。息思慮之說甚得之。今之以思屬動。以
惛屬念。屬感者。却甚害事。更不知思簡甚的。戒懼簡甚
則要知思的。戒懼的是靜根。

傳曰。儼若思。是謂閑居獨處之時。其氣象若有所思。
此可見靜中之無思也。孟子曰。不慮而知。是謂不待。
思慮自能知之。此可見動亦無思也。程子曰。動亦靜。
靜亦靜者。亦此意爾。老先生謂思統動靜而一之。無
乃動亦思。靜亦思乎。朱子曰。慮謂處事精詳。慮本於
心。處則着事矣。似猶少遠。先生以慮與齊治平爲一。
脉慮則親民之事也。蓋思與慮亦相須也。定靜安慮
得。雖有先後之序。其肯意不甚相遠。此承知止至善
而言。定靜安。既若誠正身脩。而何獨惟慮爲齊家治
國平天下者哉。

心之官則思。不思則不得也。儼若思敬也。敬無間於動
靜。故曰思統動靜而一之者也。蓋思誠者人之道也。思
曰睿。睿作聖思可少乎哉。但思要知安頓處。不從別的
滲漏。思不知要反致紛擾。故又曰慎思云。定靜安慮一
了百了。初無階級與八條語意。本自相貫。不然則此一
段無着落。謂之附贅懸疣可也。知止者。知至善而止之。
知至善而止之。正是無動無靜境界。豈待慮而後察善。

忘乎慮而后察善惡。則前此已是無善無惡矣。何故慮
時又有善惡出來待察耶。只從一路做去。又當水解凍
釋善惡。屬氣止無善惡。

連日捧誦華翰。分附於心經綱目者。逐節而詳玩之。
發明歸正。隱括無遺。宛若沉痾之脫體。皆曲成再造
也。中非未發之前。不可驗鄙意。又懷亦若是也。蓋喜
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立天下
之大本。惟在此中耳。此中者。不屬於上下四旁。又非
懸空高閣。無形狀之可求。無方體之可據也。故觀於
未發之前。氣象者。已爲切要。

體認未發氣象。分明則發時走作。便自有轉頭處。人得
天地之中。以生中是心之本體。故識得本來面目。不爲
動處所擾。佛經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白沙云。物物
信他本來。何用爾爾。手勞脚攘。以高明之資。又能隨時隨
處反身而觀。不患不入定靜。闢奧此是堯舜相傳以來
正法眼藏。

載觀厥中。既得聞命矣。愚意中之在中。蘊之無相而
施之不窮。未知此物何所從來。知所從來。則耳目鼻
口之所以能視聽言動者。亦可得而言矣。夫人身之
有精氣神。天下古今所同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

變陰陽不測之謂神蓋有此精氣交感而能成人至
於魂游魄散則返以歸矣故少年血氣未定戒之在
色者節之也養心莫善於寡慾者斂之也古人謹此
莫非存神欲以大而化之竊謂中亦不測也其斯之
謂歟陽明先生答陸原靜若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
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
謂之精夫良知比擬於神可也若精氣者質也何與
於知

中者天命之性神也所以命夫氣質者也故氣質非神
不病在即死漢耳來喻所謂耳目鼻口能視聽言動者

雙溪集卷之十

太卷之十

十三

卷之十

可知其故蓋止此一言盡之矣煉精成氣煉氣成神是
言不囿於氣質皆神之融也學以變化氣質爲要知
變化之學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虛者養之以至於充
者養之以至於剛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非神其孰能之
故曰中者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千聖之絕
學也寡欲以養之寡之以至於無則白日飛昇矣白沙
詩云請君試向東南看何處凌空柱杖飛

天命之謂性通指人物之生而言中庸以人立教惟
論人也故所稟強者明者能爲率性之道其弱者昏
者悉皆任情爾故君子從而脩之也喜怒哀樂原無

已發未發之異竊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皆中
節謂之和中和者率性而有故君子時習則時中也
中所從來豈非時習之所疑乎

中是天命之性也情之發得當處便是和情命於性發
無不中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時不然故曰時中無忌
憚者戒懼之反聖益聖愚益愚其在此乎其在此乎

執中之旨授受相傳然其史臣贊堯惟曰克明俊德
贊舜惟曰玄德升聞而益與皋陶一則曰帝德廣運

一則曰帝德罔愆未始有謂中者蓋以德屬於行故
紀其成功也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伊尹曰咸有

雙溪集卷之十

太卷之十

十四

卷之十

一德克享天心蓋以德行於己乃能格天故曰與天
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是乃天人一理更不分別自是而後不肖弗嗣罔知
所愆孔子憂之乃詳言自昭明德在明明德欲其各
求所喪以復其初而又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道聽塗說者爲德之棄鄉愿者爲德之賊以爲勤而
得之守而勿失子思以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是謂由
顯而後入微因情可以合性也愚意竊謂未發處此
中發處此節未發處此明德發處此脩齊治平此中
此德即此理也但隨在而異名耳高明分附有曰凝

道本於修德此主伯之辯也此意耳昨喻道理障極有警悟中德若明或省事矣

未蕞之中天地之性也以此契諸心而實得於已曰德自其高明廣大者而言曰峻德自其精微靜寂者而言曰玄德自其靈覺不昧者而言曰明德自其純粹不雜者而言曰一德一也隨其所見而名之也塗說鄉愿謂爲德之賊者例之以未蕞之律則斷案自定矣鄉愿煞高程子曰鄉愿是箇無識見的好人蓋以其忠信蕪潔無舉無刺今世所謂學者恐未可窺其藩籬特誅其一念之微非欲自成其德蓋將以此爲鄉人所稱愿其於

雙峯書集

卷之十

十五

要丘魯論

蕞之中何如哉適乃所以自害其天德也今世之學其高者有二種不落道理障則落格式障其次落言說障言說障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格式道理二障乃模倣古人已行之迹及揣摩義理襲取而用之是皆言與行不得於其心者據鄉愿之斷案而比附之其猶穿窬之盜也歟執事用心詳密如此其風塵中皎皎者乎

中德隨在而異名已爲至當無復可疑尊教以不睹聞即隱微隱微即獨迥出尋常遠邁前古者也愚恒以見顯隱微與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皆對待而言非見即隱非隱即見非顯即微非微即顯文公註曰隱

又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謹獨精矣又曰自謹獨而精之則是謹獨時猶有未精在似不免於架床疊屋文公開示來學之心過於精切而反困之也遂至與明道之論矛盾而不自覺毀經畔傳亦今世學者大病因喻及輒贅妄

伏讀大學章句未嘗不掩卷嘆其古聖全書無復睹矣夫誠意一章乃大學用功之首也文公嘗攻自謙者云讀作懽何故後世無疑焉非無疑也不敢疑也文公集註自童而習之先入固爲已深及長而疑之必曰朱註幼而資之以爲學也豈有所誤況吾質不

雙峯書集

卷之十

十七

要丘魯論

逮古人古人已有定見矣故曰信之無疑何足恠哉嗚呼其固執也久矣文公著書立言嘗往返徧質於當世之士不居然自以爲是猶曰以俟後人者此謙德之至也百世之下有所見而不爲之正者非惟有負文公之望抑且徒生於兩間矣中藏既久不敢以示人恐獲背朱之咎以取粗武之譏今也高明伊邇有疑不質是謂自失依歸夫其可哉夫謙者誠意之本也欺者誠意之僞也謙之之意有而不居止乎內而順乎外欺則中無實德而外示以誠也故曰所謂誠其意者自欺也在此自謙爾自謙者而自言之

臭者盈也故君子從而惡之好色者謙也故君子從而好之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此君子之自謙所謂慎其獨者不矜不驕而自有之謙之深誠之至也自自欺者而言之小人知其不善而良心暫明以著其善而欺心復作見君子猶有自揜之心者乃文過飾非其情亦有所不能自安者人之視已如見肺肝然而彼之隱中示外冀人不知者其用智愈深而已惡猶著矣此小人之自欺申言君子必慎其獨者乃所以昭君子之謙冲暴小人之詭詐以明其誠也若讀作憊字而註之以爲快也足也竊恐聖人不如是

氣者哉

謙字看得亦其精細足見用心之密但註疏亦以憊字訓之蓋此是指出一箇本體的好惡不犯纖毫人力故謂之誠誠者天之道也若知其當好而作意以好之知其當惡而作意以惡之已非感而遂通之應通而曰

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思無爲也感非遂通便有不得於心處不得於心而心可正平故自憊是意誠亦是心正如見好色便好而好之極其真聞惡臭便惡而惡之極其真曾假分毫人力幫助於其間乎必如此而後謂之誠意則註中實其心之所發六字疑非誠字本直故寂然不動以復其本體虛靈之量致知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格物便是意誠便是心正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故自欺者欺其本體之知自憊者得其本體之知也誠意本於知致故君子必慎其獨獨知也慎獨即致知也以是見誠意致知格物是一串工夫本無闕文

又矣

來喻作意以好惡既非遂通之應是無與於憊也好惡極其真而不假幫助豈又入於憊哉二者自然之功用何嘗有所快足之心邪一加快足即涉自私則有妄意耳古人不自滿假安有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於已者故假五十以學易踰九十而成抑詩果何謂哉朱子釋文本意蓋由悅樂不愠而來不審聖經本文原非憊字觀之謙卦恍然可見何故不改謙卦而改於誠意之章豈非編摩至此意向所

前篇之乎扣脚前人所解未加體究而漫爲之乎
細玩謙字與欺字正相反謙者有而若無欺者無而
作有誠乃真實無妄之名妄即欺而誠則謙也夫有
而若無非致飾於外以示人作無也適有其德而不
自居之非誠意懇切篤至者能如是乎謙者誠字之
註脚也雖註疏亦以謙訓當邇而上之遠求孔意可
也若爲釋經者所惑恐誤所歸也實其心之所發莫
非蔽塞其知識不使其虛靈乎且知既至而所發自
誠更何待於實其所發誠非誠字本意大抵誠意而
上皆有兩意各相對待以誠意而言不誠即妄以正
心而言不正即邪以修身而言不修即廢以齊家治
國平天下而言不治即亂若臨事實其心之所發則
兩歧互出而無著落矣謙者其充實之具乎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疚無惡是自慊處即平旦之好
惡孩提之愛敬見孺子入井之怵惻意之誠不誠慊不
慊可自驗行有不慊於心則餒餒便是疚處謙是主德
的體量慊是進德的工夫滿假對快足而言誠是但滿
假不復有進快足則其進無已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
已矣而魯論首章即示人以時習之說蓋凡學所以求
自得也好惡不識本體却其害事如有所忿懣之其所

親愛便辟而不得其正可謂自慊乎慈湖象山不喜大
學誠意二字而佛學亦以起心爲大邪魔俱以意字爲
障而不知誠字是自然發動的意而無意猶禪家之念
而無念也但看誠字分曉則意之流轉變化皆所應之
妙用也心之萌動處是意意之流注處是情此章訣竅
只在誠字體認得誠處有下落即以謙爲慊以慊爲謙
不妨如未當心無斬徃復

大學一書其要在於格物致知二者盡之矣朱子亦
曰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是謂一誠明而大本攸
立也誠意以下大段不甚費力程子曰中心如自固
外物豈能遷者爲其有本故也來喻謂此章訣竅只
在誠字甚爲至要愚所謂不誠即僞者是無欺則誠
亦不資於慊也若內省有疚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乃
是自反而存心處自反者省察之功何止誠意而已
哉自其誠正脩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可爲也
若意不誠而求討快足然心不正身不脩則將何所
討求乎其平旦好惡孩提愛敬入井怵惻乃至誠感
通無妄之理也以此驗慊似第二義也何如
來喻大本攸立而誠意以下大段不甚費力此意盡之
但不知大本安頓在何處若是措未發之中則未發之

即良知也陽明先生云致知焉盡之而執事亦一事
則謙與慊亦不必甚纏繞爲字義困也但於良知本
體時時充養無間自有日達不悖處有天德便可語王
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二字是明道先生體認真切處
良知即是獨知時亦陽明先生詩教凡天德自然流行
處即誠意也此處精思力踐則凍解冰釋羣疑亡也

兩承教喻率以謙慊纏繞爲憂又恐爲字義所困真
至愛也愚意蓋非字義之不明而入德工夫有異用
者矣誠意者大學之要領也行方執輒先困於快足
之心竊恐喜意一生終成踰矩不惟失好惡之正抑
將啓功利之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若謙者則有
善於已而無伐於人此其誠慤真切不涉矜驕之迹
不假襲取之功雖堯舜以上不過如此夫授受之際
豈有意於取後世之尊榮而強以大位與人而易此
名耳飯糗茹草若終身焉被衣鼓琴若固有之即此
恒心謙之至也書云無有作好作惡果何意乎請誨
頻煩欲求至當之歸以觀良知之用也

學本以自成自道自得爲要蓋自成自道自得然後爲
爲已之學纔涉於外便離本體故無作好惡正是本體
曰慊處故本文於慊處自有發明如曰心廣體胖見君

子而後厭然之類渾是慊不慊之驗也蓋得其本體則
廣胖欺其本體則消沮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
君子必慎所以云致知要矣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自
慊如來喻云云以此自作工夫亦自不妨但於誠意章
發於慊字爲切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如芻豢之悅我
口是豈有所勉而然哉高明縝密之資如吾楚望循循
不已他日自有手舞足蹈處

天地間一炁往來常運不息人身血氣周流升降亦
無停泊夫何天地大運至恒且久而人生限此百年
且又多有所不能齊其數者獨何歟蓋天地氣魄之
大者兼且普萬物而無心若以眇然之軀而千思百
慮勞苦形骸好惡萬端紛更情狀良以繼日終無止
時救死且不贍曷能及乎若使此心湛然虛明靜定
內直惟其無善無惡是謂不睹不聞也謹獨之至尚
能順應無情況不能與天地參乎竊謂太古淳風人
人若此自是而後知善而有善惡之名焉知好而有
好惡之心焉以至於久則邪慝百出日用不知而天
下始無全人矣老子欲絕仁棄義但惡有此名耳非
謂不仁不義也有其意而無其名孰能之乎孟子以
善端發見處指示爲仁未嘗乘此以求自慊自慊之

言似亦混矣不可專指爲善而爲惡者亦有在矣縱情肆欲放僻邪侈豈不快其意乎雖有善念則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膠固若此非快意之所致乎夫善學者大要在自法天運不當在萬物上討着落也時事繽紛亦快心所致推原其始一念之忽以至不可藥救於此重有感云

此心湛然以下惡有此名以上一段甚當足見近功其曰縱欲以自快者乃是自欺其本心認賊作子故其衰也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凄然有可憐之言其視起而易簣沒吾寧也其憊不憊何如程子曰浩然之氣須於心

雙溪集卷之十

孟子

卷之十

得其正時識取行有不憊於心則餒矣賢汲汲於此學如求亡子於道路者豈非欲自憊其心與雞犬終日營營以自快者同行而異情耶學要於法天不當在萬物上討着落尤精當心普萬物而無心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息也情順萬物而無情聖人之所以久於其道而參乎天地者也學術不明至於天地失心生民失命如執事所感慨者其得杞人之隱憂乎

歷觀秦漢而下相業顯著者不爲不多終不若伊傅周召者蓋生非三代之淳必淪於習俗之陋是雖不及古人而天情之良信不可誣若宋之韓范富歐信

心日卑鄙徒竊仰屋之歎如來喻云云恐亦不可多得也

愚嘗竊謂報應之說乃好事者爲之耳天人感通之理奚有意於其間哉及觀史傳魏晉以下之君其始也篡其君及其衰也而其臣亦篡之宋取自孤兒寡婦其失也國無長君胡元驅宋入海及其亡亦被逐于窮漠之外至於雷州司戶之邂逅於道路亦莫知其然而然者又信乎有是理也凡此率皆一念之欲以至若影若響不可測識若聖賢應世無欲則天且弗違也故用世者容一私意而報應之說遂乘之而

雙溪集卷之十

孟子

卷之十

卷之十

中矣弗知其理果如是耶亦偶然默契耶報應之說雖賢聖所不道而氣之感應禍福如響稽之史牒如來喻云云信然信然蓋人心纔涉私意則心便歉歉則昭布森列左右皆鬼神也易學以道義配吉凶使人有實地可據而竟無想像妄意之失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先儒謂報應之說專爲開誘愚民亦甚有理

承教觀之佛書不執空不着相以念念不斷爲繫縛以百物不思爲窒礙率皆至言遠有古意雖儒生恐亦不能難也但讀歸依三寶又似着相離迷離覺除

除妄於實性中不染善惡又似涉空蓋緣不學無
文其言亦有自相矛盾若使與周孔同生其人寧如
是邪世儒以稿木死灰喻之恐不能有以服其心彼
之堅心苦志而文人學子之任情縱習者或有所不
及也本來面目雖近於中應用流通恐難中節若以
此法加諸支離煩瑣之人正對病之良劑也何如

佛學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至於無其所無
空其所空萬法盡通萬法具備一無所得離諸法相此
最上乘所謂三寶三昧只是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而於
一切處所一切時中皆無所染雖千言萬語說來說去
只是此意更無走作若欲為其巢穴以服其心非周孔
復生有難言者今之所闢者只是闢得下乘若論未發
之中渠學尤逼真但無發而中節一段此其賢智之過
賢隨處用心如此何可多得幸自愛

承喻佛氏未發之中渠學逼真但無發而中節一段
此即所謂有體無用也彼非憎此發而中節之和以
不為蓋其心專於本體上作工夫故不暇及也世人
見其不暇及於日用常行則以為人倫遺物理遂
規規於日用事物之間將身伏事却又不暇及於本
體若此者果孰輕孰重孰得其要乎即其所為也

一一中節縱有中節處是謂會其本而逐其末有其
用而無其本矣何況於意中之欲身外之務經營日
夜馳騁身心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豈非盡皆無體
無用之人乎興言及此可勝慨嘆高明將何術以拯
之愚亦可得而與聞焉幸甚幸甚

屏息諸緣一念不生自性自度便是無上菩提蓋彼於
未發之中正前喻所謂歸依三寶也然其學惟上根上
智一劒兩斷者能之故謂之頓教也若吾聖人之學無
智賢愚不肖皆可入手合下便有用處若發與未發一
滾出來無增無減順天理安人情所以經世而立極者
也若乃意中之欲身外之務彼所謂塵勞毒障秋毫不
入於其心者也吾輩原無佛氏堅苦之志其所謂學不
過講經解義誤已誤人至於誤天下誠可慨嘆

奉閱困辯錄仰見高明廣大纖細不遺蓋平日萬分
之一耳第愚昧蕪陋不諳至教所疑者雖承命妄言
於其內未蒙明示敢乞引正庶獲終教也近日始得
薛考公所解老子乃以儒道發明自古以來未之有
也其無知無識無為無極之旨甚詳惟谷神不死是
謂玄牝不能無疑解之曰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
應者也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既以谷神為虛而

能是謂人之精神所致也彼術亦云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故神乃精氣二物所化而玄元始之初其神或未之有也且人以水穀爲命然水穀運化而生氣血水穀停滯而成疾病故氣血周流會合所以能生精神故人之老也精神日減志慮日衰平生所爲率多遺亡其身雖存神則已去矣故赤子之初不見其妙者乃神未嘗充也豈有常存而不死者乎又曰死而不忘者壽鮮之惟引龜山知性知天爲證又以晦菴古今聖愚公共之物非顏子所能專者爲疑兩存其說蓋死生存亡一理也生之即存死之即亡死亡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

五

如

谷惟虛故其應如響故謂之谷神虛靈不昧是也谷神者精氣之主也有神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精男女構精一念交感即其神也鍊精成氣鍊氣成神蓋不滯於跡神而化之尸解天遊以氣質爲宅舍耳其在老氏之學致虛極守靜篤以無爲爲天地萬物之母而天地萬物吾得而孩之究其肯意渾以神化不依形而立不

而存者也主乎精氣而實超乎精氣之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可以例觀賢追意古學讀書一字不苟歎服歎服謬錄承教尤善戒懼是工夫未蒞之中是工夫的主意混於世而世莫知降志辱身而中倫中慮必如是而後謂之恬養雖和光同塵非所卹漁父點化屈子數語煞高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

五

五

仰承高節堂扁書法精嚴筆勢遒謹爲世珍容躬謝也尊錄中數段無復疑意而混於世而世莫知與與世推移之旨亦同甚荷教伏讀前喻始知男女構精之初一念交感處即以爲神者可謂神即理也譬諸五穀之種播自羲農是後一禾所蒺雖成百粒而粒粒皆本此一禾之氣至今數千年其粒猶當時之性特生生不窮爾歲歲所生者乃根苗花實之氣而性則未有可易故人惟知爲今之獲而不知爲古之種乎夫人物未生以前此理已具既死之後此理猶存何以異於是愚初未敢以此理爲神也故來喻所及反復思之道乃理之所爲而理所從出者亦無分於天地萬物蓋均謂此爾所謂不依形不特生乎乎精氣而實超乎精氣之外者是矣又曰出生入死解以凡人惟欲斷死不知斷生又曰以其無死地解以

由無生斯無死地以此觀之所謂不亡者必得其所
乃獲不生蓋死而不亡者此之謂歟是殆難以言語
形容也再希教正

神者天地萬物之母氣也穀種之喻甚切化書云神生
氣氣生精精化而天地之所以塞也精化氣氣化神神
化虛虛無而萬物之所以通也塞斯物通斯變天地萬
物之所以生生無窮也是故知死生之說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善養浩然吾儒之所以塞乎天地普現化身釋
氏之所以空萬緣也神豈遠於人哉窮理達化稍離身
心便是外道願收歛精實以光高節甚幸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經賴老先生開明指示引誘提携厚德深情淪肌浹
骨自承仁誨以來此心之靈宜乎日異而月不同矣
夫何新知少獲而陋習相仍進之不力而守之多滯
竊恐中無定見日流於故失之塗志之精專終入於
苟安之地覃思數月復積諸疑伏乞大推明德悉見
博施不厭再三逐條垂示奉為終身之佩服以求此
生之依歸笈囊久具未獲負檐恭俟來春趨堂侍側
有懷未盡尊慈亮之

僕井中人也學不足以備問乃承矻矻精蘊日新詰難
張奇塵土中用心不苟如此惟有歎服隨條款對如不

意無漸而惟細玩高見終不免纏繞文義大抵言量
學問既知脉路真正就此進步自有脫然融化時若左
顧又探反見擔閣日子有悞途程也不盡

良知者此心之靈昭明覺也其晝之所為若能加
察即在此也弗知夜之所夢亦能靈昭明覺否乎
經往往驗於夢中亦自知其為夢也突知而即覺
此心微然如應事方畢由是觀之此心之知無分
於寂感無分於晝夜矣然曾子未易簣之先此知
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也既易簣之後此知將
安之乎請解火惑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靈明乘氣機迭運不息通乎晝夜之道無分於寂感是
也然亦豈有分於天人乎有分於死生乎既曰與天地
日月合則天地日月即我也易簣之後軀殼非我有而
靈明自在謂曾子至今存可也不然天地間何以生人
生物不絕何以生人此靈明生物亦此靈明與上古不
異

無所住而生其心陽明先生以喻明鏡應物妍者
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一照而皆
真即是生其心處夫一照皆真者謂之良知則可
也心何由而生若無所住者則是應物無滯耳須

由不睹不聞而生意方滋

無所任便是不睹不聞便自能應變無窮明鏡不疲於
履照生也所過者化不住也

懿子武伯子游子夏四子問孝一也孔子答之何
以有無違疾憂敬養色難之不同樊遲問仁者三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先難後獲愛人何
其屢答而屢異也蓋以四子之材質有高下而樊
遲造詣有淺深如醫之用藥各隨其病之所宜而
治之至於陽明先生語上智則曰致良知語下愚
則曰致良知告初學告天下亦皆曰致良知其執
方療病將何以奏功乎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聖門教人如醫之用藥是也良知是軒岐肘後之方何
病不知何病不能醫未有有病而不自知者未有知病
而不求醫者但致之之道不同聖人與賢人異賢人與
愚人異夫子告樊遲等其言不一乃是急治其標也顏
子無標症只是告他養元氣其告問孝亦是隨病發藥
子夏直義子游能養三家偕禮俱屬不孝

陽明先生見齋說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
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深切有味但
牽於文義喻道反迂夫道不可見也使道之可見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文王頹子當先見之必無望道未見之語必無從
之莫由欲罷不能之嘆先生因作文之頃乃以有
無二字立論工其辭而忽乎理未必不苦於文也
說有說無不得已乃以道為可見之物以天譬之
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
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
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之無所
無定無得誠無也而曰蒼蒼昭昭為有可見者豈
其有哉蓋天無色也有色者乃日月星辰山河草
木人物禽獸皆流行發用之迹安得以此為有使
天有色則有方所有形體矣蓋蒼蒼昭昭乃空中
之色耳晝而有日則日暎而為濃碧夜而有月則
月暎而為淺碧夜而無月則星暎而為玄欲曙未
曙之際則星月光微而為青一日之間其異若此
豈天本然之色哉乃三光迭照於其上遂成空中
之遠色耳今夫山視之於近乃土石之物遠而觀
之色濃於天愈遠愈淡而直與天地同色矣此道
之在人心也亦然肌膚纖密腸胃盤迴曷能見乎
其聰明廉智發見於外者視聽言動自能周於中
禮也請示研論

道不可見是也見而無所見未爲不是也知止有定精進向往謂無所見不可也深造以道勿忘勿助欲其自得之也謂可見乎此是學問中調停工夫的火候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兩語真是不着有無佛書所謂萬法盡通萬法具備一無所得離諸法相語亦精

陽明先生送湛甘泉先生序痛懲後儒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蓋恐人易知而多忽恐致畏難而無成乃以不慮而知者立言欲無思無慮之久自能靈昭明覺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也知之又恐增其疑意矯當時之宿弊反上古之淳風者

乎

三代以後之學只是從知能聞見上鑽研流而爲考索詰訓誤了天下多少好資質的人而聖學之荒蕪非一日也故先生提出良知二字將謂人性中萬物具備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惟反而求之以充滿其本體之量則天下之能事畢矣非徒矯弊亦真實語而今日之誤則又以知覺爲良知其與從知能聞見上鑽研者何以異均之爲失其本也

不睹不聞文公未嘗明註而戒慎恐懼亦未嘗解也但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

蓋此敬字似恭敬之敬以釋戒懼此畏字似畏人之畏以釋恐懼以上文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人身豈能違道哉故戒慎恐懼是不可離之工夫不睹不聞乃不可離之本相觀之下文故君子慎其獨也慎字是釋戒慎恐懼獨字是釋不睹不聞是故不可離之功在一慎字不可離之實在一獨字

所論得之戒謹恐懼亦是人性本自能如此非無故於人性上添一物也周公繫乾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本義云九三性體剛健故有能乾乾惕厲之象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戒慎恐懼言非他人所能與精而明小而辯尊而無對獨之時義大矣哉其萬化之原乎知獨而后知未發之中中也者三極之道也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施無不當至矣哉

逆億之久有詐不信之機積於心不逆不億則詐不信之事蔽於已均謂之失蓋逆詐億不信而覺者乃慮而知也不逆不億而先覺者乃不慮而知也若逆億而雖覺終無以除詐不信之機若不逆億而無覺又不能以明詐不信之事貴乎能

先覺也欲致此覺其在誠意乎

既是誠意自不逆億誠則明又何事於億逆也蓋逆億便長機心而去道遠矣周子亦曰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朱陸之學不同以致後世之疑而無定論者久矣非無定論也勢不能也我朝置科目以朱註爲程式取士以不失朱意爲得旨乃曰明經是與其進也間有異議率皆遺置故士習所趨遂至不敢詆議即唐以詩取士而士相競習以至於今猶尊其韻雖無法制禁今而自不能違也夫取人以文

雙峯先生集

卷之二

三十七

雲石書院藏

已無力踐矣出科目者以不合爲非而謹受先入守章句者以沿襲爲是而堅守舊聞經嘗以是而質諸人竊見樂近小者率多詆陸慕高遠者不盡尊朱惟此兩可相疑終難以言語解通每竊妄議朱子早年之見恒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及至易簣之際猶改誠意章使其壽躋百年亦無可了之事所惜一生精力皆馳心於紙上陳言可謂知未極而行未力也陸子晚年進道取捷徑以入清微而禮樂名物古今事變未暇悉考所惜一片身心遂委致於虛靈光景可謂行有力而知未克也若以

二賢之迹合而論之其學也其始不可減朱之即物窮理繼而不可無陸之力踐躬行是謂之知有準而行有法庶可收聖學之全功者乎

吾輩今日之學當以孔孟爲宗師朱陸之學與孔孟同乎異乎如其同也雖五尺童子吾將師之况陸子乎如其異也雖文公於我有罔極之恩然亦未敢以爲是也其曰行有力而知未克不知可舉一二事證之乎世顧未有行之力而知未克者也行之力則知之愈精如力行於孝則於吾父母之顏色志意可以聽無聲而視無形也陽明先生於此等處論之甚詳暇可看道一編我朝理學名臣獨遺篋墩程先生先生所著道一編心經附註煞有見至論朱陸之學有取日虞淵手段售題之誣今固有能暴其寃者即其著作類多峻潔

雙峯先生集

卷之三

三十八

雲石書院藏

夫中和者性情之德寂感者動靜之時故此心存則感通皆未發之中寂然亦中節之和此心不存則無分於寂感皆憧憧往來爾程子曰心一也以其體而言寂然不動是也以其用而言感而遂通是也方其靜也虛靈明覺故曰常感及其動也沉潛安定故曰常寂然一有好靜惡動之意其心已入於好惡之場不得謂之中矣故感而能寂則

即中所謂恰好處也

不患不和但患不中和是中之影先儒云無思做恕不出愚於中和亦云然此心存三字語意未備當云此心常寂雖感應亦未談此心稍有所動已不可以語寂矣鑑空衡平凝然不動中之謂也妍媸低昂隨物而應而不爽其當然之則和之謂也是將求中於和乎求和於中乎

意者心之所發也而所發惟好惡兩端但好善如好好色此好之正也好之誠也而隱然有不好之意雜於其間乃好之邪好之偽也惡惡如惡惡臭

學江表卷之十

卷之十

三九

卷之十

此惡之正也惡之誠也若使不惡之念介於其中乃惡之邪之偽也然此好惡之邪偽與下文爲善著不善之誤見均爲自欺然此一念之微其意首被所亂寔心身家國天下之先機學者不可不察也使其善之當爲而爲之不疑所行假以歲月直積力久以致於美大聖神之域其原在於爲善而不疑乎

毋有作好毋有作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動以天也故能自慊然此非能充滿其良知本體之量而無一毫自欺之蔽指不能及此其善之當爲而爲之不疑者知之

至也若在意上做誠工夫此便落在意見不如只在良知上做誠的工夫則天理流行自有動以天的機括故知致則意無不誠也

德業者內外交致之道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故主於中者無不明則見於外者無不當此誠之至也故動容周旋中禮者乃德之英華可以觀德之聚也

意必則馳固我後滯一任朋從爲患已久幸賴指示微覺時異而日不同矣近日於思慮交雜之時即舉以性命精微爲念蓋性命精微與思慮交雜正對證

學江表卷之十

卷之十

四二

卷之十

之藥劑耳天地間邪正不容並立非邪則正非正則邪思近於正久當自固每感思無邪之一言實萬古正固此心之指南不可一時而或輟也夫思者心之官也思則感而遂通不思則寂然不動也而整菴先生乃謂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問答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爾此見以思爲動靜之交似以靜一也動一也動靜之交又一也顯然三物聯序品時角立竊謂冬至子時乃

是冬至于時之初初刻非是女子之間又有一刻與
子時不同也思者方涉乎動已不屬靜矣即思者非
已發之初初刻乎

吁既習矣容或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然則方行
之始未有不能明其所當然也行亦習爾安有先
後之分

自其方有事於此而言曰行自其常有事於此而言曰
習如子之行乎孝也而無和氣愉婉之著常有事於孝
也而無所謂明動變化之察察如察乎天地之察著如
形則著之著是皆義襲於外者之所為故終身由之亦
冥行耳何足以知道謂之曰知道蓋心與道契故著察
不容已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夫堯舜之行通乎天下古今者亦惟
先後疾徐之間今夫欲速助長之人亦疾行先長
之類耳人之應事當應而應乃無私心若立意於
事先則惑矣事先有意則已又於逆億意必之歸
慈湖勿令起意之一言得堯舜孟氏之家法

徐行後長謂之弟蓋言堯舜之道非有高遠難行而入

莫之為疾先之念蔽之耳若夫助長猶在為學一邊只
是不能養之於豫以培其生長之機却乃臨時安排襲
而取之而苗之生意稿矣三代以下之學只是一箇助
長故知集襲之分者可與語王伯之機

乾乾者法天之誠純亦不已也程子曰乾天也乾
其乾者言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夫天之在上
以吾身而對越之勢相懸隔也若承祭祀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乃致敬爾蓋祭天有時
而法天者則無息矣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
天志在希天其功必無間彼課佛者亦不欲求對
佛也何況吾人堯舜可學而至者乎聖人本天求
嘗一日而忘之也

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便是對越在天天與人一也其懸
隔者形體耳希天之功惟乾其乾者得之一毫私意着
不得渾是天命本來故能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合
天人相與之際授受甚明而人得之以為性也然
今與之同生並育之中已非鴻荒淳朴之俗而所
見所聞者未免邪正相半偽誠相雜以故人人染
之各蔽其清明純粹之質以從於是非可否之間
雖不能為大善大惡而日日相親相近終成其可

上可下之資相逐百年莫知所已故聖人因時立
教始則謹其胎養次則慎諸見聞繼而立之定之
以至於順耳從心以全其善此則聖帝明王文武
周公是也至於堯舜禹湯孔孟是也乃若聞見泛
而不易所守此堯舜禹湯孔孟是也乃若聞見泛
常師資而得簡編浩瀚考索而明此程朱是也蓋
聖不多見賢猶間出君子立人極不正俗乎
俗之染人甚於丹青自里巷塾序之教不興而世之
人惟得諸天資之美者百之一二其餘惟可悼歎君子
欲立極而正俗莫若講明正學而力行孝弟忠信以倡
之縱不能遠猶可一家也

中字雖云無過不及之差實乃不喜不怒不衰不
樂之時也夫喜怒哀樂情也而性未嘗不寓焉方
其中也渾然全體猶太極未形何有動靜之分及
其發也喜怒哀樂各有當否猶太極動而生陽靜
而生陰以至萬物化生其變無窮故太極非靜而
中非未發喜怒哀樂非常情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然自有純粹至善故曰中即太
極也喜怒哀樂之天則也太極非靜以下三句微有

病

一於無欲竊恐奔蕩而無歸宿須令提撕警覺使
此志明乃能惺惺不惑生生不窮也故無欲而有
志方為至善

此既足無欲便自惺惺便自生生非壁立萬仞者豈能及

仁者先難而後獲工夫全在一難字人生氣質無
良習染為害猶如重雲密霧不可辯於天日能使
情慾退聽天理炯然則即時可見其光華矣難者
其氣習乎

易曰損先難而後易本義云損欲先難習熟則易故君
子惟難其難耳稍有一毫計功謀利之念便是欲必有
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正得先難後獲之旨

無入而不自得者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非有所
避爾雖在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中而惟求其自
得也夫自得者非獨中心悅懌而已上下同流物
我俱忘也何况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者乎雖死生
之際亦無所避而殺身餓體皆所不讓也

自得不可強摠惟率其素履而往始能富貴不淫貧賤
不移威武不屈夷狄不變死生不易自得者得其素耳
素是本來面目素之義不明久矣

欲動情盛乃其好惡之重而然也若富貴貧賤是非得失以一例之必不為其所役然吾之向往安有所執滯乎好惡既輕則情欲不能勝也

輕好惡恐會墮入禪空好惡如何輕得只是不作好惡本其動以天雖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十分真切即是天理此處却要體味到底如孩提愛戀母親纔離手便啼哭是何等重却是天則往論誠意章曾明白了

程子曰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又曰物來順應此

順字若以順從之意觀之則四凶之來亦將任其惡矣夫順者喜怒哀樂之中節也中節處即當其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

理無節則不順也故節者斬釘截鐵之意同

順是順天理不是順人情順天理纔是節說得是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莫是動上求靜否程

子曰聖人便言止且如物自好惡關我這裡甚事

又問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裡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季明於此再問必有深

切著明矣却以敬上如何用功為問復曰靜坐時

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惟以動靜二字上用意

竟未嘗窮究能動能靜者是謂何物若知此物之

能動能靜則不勞論動靜惟此一也

季明此問却是然然用功到此處只云靜坐時物之過

乎前者還見不見却是靜中無物了大抵程門諸弟高

者俱從禪學中來靜非却事只是澄心此儒釋之辯也

豫章章齋記謂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

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何謂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大學之

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

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晦菴以肫肫三句即全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

四

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延平乃以是

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

養至此氣象儘有地位愚意竊謂喜怒哀樂之未

發與肫肫其仁乃中之本體也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乃中之限量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乃致中少功夫也夫天淵極於上下仁

道混合於內有何所倚著由未發而普於天淵非

達德者能之乎故喜怒哀樂情也聰明聖知質也

情之未發而養之以致中和質之所見而固之以

達天德其義一也

之質乃能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明其至誠之化也

肫肫其仁三句承夫焉有所倚而言蓋云至誠經綸立本知化渾是一個肫肫的天性流行不犯纖毫人力自其肫肫之有本者而言曰淵淵自其肫肫之無所限量者而言曰浩浩聰明聖知上智之資達天德希天之學至希天與天命一也然後可以言至誠言肫肫言無所倚凡屬睹聞犯人力非動以天者皆是倚問學至此令人手舞足蹈肫肫其仁之仁即修道以仁之仁嘗記得白沙先生詩云虛無裡面昭昭應影響前頭步步疑學到鳶飛魚躍處絕無人力有天機此當玩味不然又是向癡人說夢也

文公謂虛靈不昧以衆其理而應萬事者也夫事之在外者無窮何限於萬然理之在於吾心者則一也若一事各具一理則千頭百緒憧憧往來於方寸之間及其事至物來感於此而應於彼者亦勞矣豈無所誤愚意具一理以應萬事若遇君以此理應之則爲忠遇父以此理應之則爲孝以至朋友長幼夫婦之類莫非此理之應用乃所謂隨在而易名耳聖果衆乎一乎

理而萬事畢焉只是一般水煮出百般味

整菴先生推原性學自禹而下以及程張朱子遠有端緒然謂性一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尤見妙契但謂寤寐求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洞見其性命之妙無出於理一分殊四字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則上知與下愚不移雖聖人復起必取其言弗知窮年體認亦嘗考之不謬質之無疑而後世果能不惑否夫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智愚賢不肖同具是理也不惟無分於堯舜雖天地萬物亦不可分別也然堯舜固有生知勿喪而人人則任氣逐習日用且不知也然其縱欲自喪則可哀矣若上智與下愚不移乃孔子對舉互言猶魯衛之政兄弟也豈以政爲兄弟哉所謂上智自能合德同明下愚非天降其愚乃氣習所限蔽錮日深化之難革堅不可解是故上智天成自不可移下愚習成亦不能移非專指其終不能移也故曰久習成自然

上智與下愚不移非不可移不肯移也若上智可移而爲惡謂爲上智可乎下愚可移而爲善謂爲下愚可乎故可導而上下者惟中人之資耳知之一行之一理之

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分之殊也如此說亦不
妨

鄙人質本昏愚習復庸陋年至三十賴天之靈始
有覺悟而獨學無朋每披聖經賢傳之旨但覺其
恢弘深遠又切於日用常行遂妄意於古人爲已
之學一有所得竊效橫渠不思還塞之語日付筆
削時加檢閱筐笥既久多涉猶疑幸被春風與聞
至道粗獲所論之緒餘莫非此生之厚遇即今稅
駕將行侍教漸遠有疑不質誠爲自失其時謹將
丙午丁未年月見數條錄具方冊冀高明之廣大
開薄劣之隱疑每見之右乞下一轉語兼推再造
之功溥施同生之術無任感德沐教之至

某衰病何足辱乃承矻矻若以爲可與而麗澤之極感
極謝繼之以愧也恐虛來意謹附所見於各條之下倘
未當心無靳咎復

性不可見也即其喜怒哀樂之發見者而觀之有
以知其性之所蘊也理不可見也即其視聽言動
之應用者而察之有以識其理之所遇也故因情
可以見性即氣可以見理

雙江先生集

卷十

四

五

因情可以見性故性其情者發而未發也即氣可以
理故理其氣者動而不失其靜也約其情使合於中養
其氣配義與道非戒懼之學不足以語之釋之無情道
之鍊氣有見於聖人之學而失之者也可不慎歟
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乃推其理之所從出也人之
於家必推其所自出之祖以時祭之此義起也求
道者豈忘本乎

道者豈忘本乎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變之者人也故踐
形惟肖事脩厥德爲不忝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其可謂不忘所自者乎

雙江先生集

卷十

五

五

盡心知性知天朱子以爲格物之謂陽明以盡心
知性知天爲生知安行存心養性事天爲學知利
行事妖壽不貳脩身以俟爲困知勉行事予私淑
諸人何敢議也竊有疑焉盡心知性知天皆知也
何有行存心養性事天皆行也安有知蓋盡心知
性知天乃知之盡也至善之所止也前賢發明道
統是雖一人之識然其博學力求未必無真見
知行一也知之篤實處是行行之明覺處是知盡心云
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而不以一毫意欲自累者始
可以言盡是性知之至行之力者始可以語之故盡心

於愛親敬長者便能知孝弟之性便能知孝弟之性本乎天盡心便知性知天無先後等級也自夫知行分而聖學無全功而聞見知識之學恣其輕盈而虛談張矣陽明先生之言是

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本於志帥氣之意終似二心也誠不若陽明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之爲精確

心一也自其本於天理自然流行者而言曰道心自其有所思慮營爲者而言曰人心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程子嘗言之而陽明先生特發明之耳二程語錄中

雙新全集 卷之十

五十一

雲五書院藏

此一段甚精不可不熟看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乃一念之將萌也即此而觀中可見矣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天然自有無所謂萌也萌則發矣程子曰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斯言是

不睹不聞一念未萌也戒慎恐懼防檢其將發也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戒懼以養之所以立本也養

在爲具足無恠也半路修行卒成鬼仙

習染之害若膠漆然未易除也能去舊則知新矣若孔子溫習往昔之見聞則有新已範人之實效所謂溫故之學即去舊之方也

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正如執事所見但溫故之故乃人生所得於天之本體即故吾也良知良能是也新則是良知良能之長裕無窮處故養其本體之知則日進無疆矣故曰新新非於良知之外有所加只是日益著察明動也

知此理而行之不力是謂虛擲其知故縱於昧

雙新全集 卷之十

五十二

雲五書院藏

知此理而行之不力便是聞見之知雖出入古今畢竟對塔說相輪終非已有也故曰昧然後知知行合一之論於學者極有力

仁道至遠至大至精至密本於天地之心發爲萬物之性推之六合而一體反之萬化而一原善者默契其真惡者顯知其僞傳心之至言扶世之要道也

學者須是識得仁體識得仁體而以誠敬存之然後可與共學顏子三月不違曾子死而後已便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程明道云不仁便是死漢此語當玩味

三原王公欲以大學有所忿懣一章各貼一先字
謂事未至而心先有忿懣則忿懣之行不得其正
不知若無箇事有激其忿懣彼亦安得無端而生
忿懣耶即是有所二字即着於事矣夫事未至而
心先有忿懣等事則是將迎意必而泛用其心者
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喜怒哀懼之正也但加
有所二字蓋是過也過於喜怒哀懼乃爲助長非
其正也觀下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蓋是不
及也是爲忘也皆非其正也今又以未至而將迎
既往而留滯鑿矣

雙聖先生集

卷之十

五

聖賢集

有所便屬睹聞屬睹聞便失本體故曰不得其正失其
本體便是心不在故曰心要在腔子裡腔子是未發之
中此是真實不誑語大抵常情應事只有三病未至而
迎既往而留當應而有所偏重均之謂有所故於齊家
脩身處又指出之其所三字釋氏有外迷着相內迷着
心疑亦有得於此乎

吁聖經殘缺多矣周易流於卜筮幸免於秦火詩
讀考定出於漢儒春秋之旨秘相授受悉非全書
而禮樂亡矣今之禮記又被漢儒穿鑿附會其簡
編錯亂不止於大學而已

終殘教弛儒者之慨久矣幸而全經在人心萬古不磨
學而知所以求其心即使六經無一字而作聖之階固
在也易之時書之禮之敬樂之和詩之無邪春秋之
是非今五尺之童能道之黃樞還珠經雖全何益哉慨
有甚於殘也

夫教無定法也以世而論大則時之所尚次則俗
之所同以人而論大則有質之所近次則習之所
偏隨所向而立言同歸於善也

教無定法學有定體故羿不能爲拙射變其殺率大匠
不能爲拙工改廢繩墨南轅北轍趨中華而慕主則一
也隨時因俗量其資之所近而潛易其習之所染惟善
教者能之未發之中萬世之發率繩墨咸取法於是雖
二氏之過高亦不能變特其端緒別耳

由堯舜至於今日三千有餘年爾其間變故如是
之多以今視堯舜遐乎邈矣自堯上距鴻荒開闢弗
知幾何年可也而曰十二萬年則是強其所不知
也

元會運世只是說得大槩若銖銖而稱寸寸而較其舛
誤難盡合處亦多故象數之學儒者當以理會而泥之
者失矣

雙聖先生集

卷之十

五

聖賢集

恕能省身也可以恕人而不可恕已恕已則過日勝而不知也

恕心爲恕恕之義大矣故不自欺其心者始能度人之心不然則恕已恕人皆姑息以從欲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鮮矣恕即大學之矩絜矩以照天下則人易從

天地間可把玩者皆陰其不可見者皆陽也

輕清未形者理重濁有迹者器器可迹求而理可心玩然理即器器即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者所以始萬物

集註

卷五

卷五

而終萬物也此論形也若夫理則始降自天終歸於天

理不離形氣莊子所言者形執事所言則氣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闕一不得理也者寓於形氣而超乎形氣之外不在天不在地

一嘯衆咻爲其不同也風俗已成而欲變之孰能獨嘯哉有國家之責者求獨嘯以成大同可也

變已成之俗而歸之大同責有所歸文明以律中正以應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曰同人于野

譽人者肆欲毀人者不情未得其宜也夫毀譽不

能累情而情不係於喜怒也過譽過毀何容心哉天下有道有是非而無毀譽天下無道有毀譽而無是非是非者據理毀譽者徇情事久論定情隨人往理固在也

夫至神者虛靈不昧也明健不息顯微無間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息賴有此物故明明德於天下者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

人生而靜以上無容言自有生之後皆動也幼而襁褓食息長而應事接物無非動也雖睡無知覺亦氣昏少憩耳皆非所靜故有生之後皆動也即

集註

卷五

卷五

卷五

此動中可以求沉潛安定栽培根本庶勝其動若任其汨汨終日窮年無由以靜也

即動以求靜者始可以言定未定之中是靜根舍中而求靜棄枕而操舟也沉潛安定栽培根本二語精確養德藏身無以踰此幸常存此意

穀種體也根苗花實則用也鳥卵體也爪牙羽翼則用也無欲體也知覺運動則用也種穀而因暄涼伏雛而資溫暖而學者豈無存養省察之功以立其體乎

無欲體也知覺運動則用也即體而用存於體即用而

體至乎用此暄涼溫暖之節存養省察之功乎立其體三字緊要

一念之邪即過也一事之非必改也遠則忽其天下國家近則切於身心意氣故不可以一念之細一事之微而不加察以速其過也

過不止於邪也正亦過也過之義博矣或生於氣質或生於天理或生於人欲或生於時位無時無過無念無過聖人補過之不暇故終日乾乾君子改過小人遂過天地懸絕也此中要精察纔覺無過便是工夫疎處

欲勝氣暴易於耗也必寡欲以凝之必直氣以養之而天下之理得矣

寡欲始能見過直養始能改過不見過時便是欲蔽不改過處便是氣餒

守靜待動不若制動以馴致於靜也

二者不可廢一故常寂常感常應常止守靜制動之方也此與沉潛安定栽培根本不相背大抵立本工夫一時歇手不得若曰制動以馴致夫靜却有病

夫天地之帥吾其性吾性天地之理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吾體天地之氣也吾性不能外於吾體則知理與氣不能二之也

直道而行者任其性則其失也愚

既曰任情却便不是道矣證據乞醯害道莫甚焉變易以從道則情命於性矣情命於性天聰明之盡者也今之所謂直道只從格式道理上安排故其失也愚

見聞者磨礪之具也聞見廣而驗體真斯為定矣所惡乎執所見所聞自以為真者

執所見聞以為真者是以瓦礫為金玉也抱璞而泣知真者亦鮮矣故孔子有莫我知也之歎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真見真聞也

整菴謂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是何異於以知覺運動為性乎

整菴有見於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故云以知覺運動為性者是不知有氣質之性也

人之於家也事父母則以孝焉之於國也事君則以忠焉之於天也有覆載生成之義未聞以何道事之惟孟子有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則非止承顏養志盡心盡思而已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存此養此以收復舊物而全歸之是以天地之心為心也其斯之謂事天之道乎愚竊謂事天以誠

惟仁人爲能事天惟孝子爲能事親西銘一篇渾是此意明道極稱其筆力非獨以其文而已

命者天所賦予之理也但人不知盡其道焉而以殀壽惑之不能有以立卓爾巖巖桎梏是謂他真故脩身以俟之所以能順受也能順受者乃盡其道也

順受二字義明極當爵位軒冕巖巖桎梏吉凶禍福之器也命有正有變順其變與正而受之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只一例看

知行合一之論爲其知之明而行不力也知者脫去見聞之機括爾勇以行之立躋高明之域若行而或緩不誰復入舊習抑將沉痾益久而不易知矣聖賢之學雖不若是之拘而補弊救偏實學者之要務

知行之說蓋嘗論之矣知而不行者不可謂之知行而不知者不可謂之行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繼之曰學之弗能弗措也可見學字原兼行字意不然何以曰弗能

有格物之學有執理之學執理之學者惟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本然之良知所性而有者也格物

之學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由教而入者也講學者惟此兩端任其質之所近者而信從之各以爲真故有二

者之異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此聖學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多見多聞之學也欲學聖學者當從前一說欲由聞見入者當從後一說是在學者定其志耳

格物致知一也朱子則亦外資於事物陽明則惟內任其心思朱子乃困學之功陽明乃生知之具致知者文滿其虛靈本體之量格物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致以復其心之體格以達其心之用均之謂求心也或生而知之或學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愛官職者事多忍爲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故曰事多忍爲

古者無盜自有盜之名君子不能無嘔也夫自穴居野處而道不拾遺風俗淳焉自汙尊杯飲而愛親敬長禮讓興焉飲食起居進止作輟罔不中也乖之則有爭爭則人道息而盜心生矣故盜原於

無禮

禮教衰而盜風起盜無足道也衣冠之盜興而生民之肝腦始塗地也故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以言不言餽人者穿窬之類也枯亡於旦晝之所爲而夜氣不足以存者禽獸也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喜怒於已求無過情可也被人誘而好之其喜必深激而怒之其怒必揚若能察之必無此弊所謂明鏡止水隨感而應也

當喜怒而察之縱使中節已是義襲而取若曰察其本體寂不寂而密其功焉却又不可少明鏡止水體常定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

六十二

雲五書院藏

也故曰致中而和自生焉禮曰禁於未發之謂豫豫字緊要易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於建侯行師乎因病以求道猶就祿以養親也世祿者甘旨易致而韋布之家必資祿以慰親至於人身亦然氣稟完厚者不待針砭易於進脩其身體羸弱氣血違和病痛百出救危且不瞻奚暇論道哉所謂治疾者脩身之事也

約情節慾治病有脩身之事未有能脩身而反致疾者至於稟賦羸弱者寡慾可以壯盛程伊川四十以後可見

農桑之業非慾多勞少獲惟無過求亦近於理

農桑者王政之本治生之恒業也逐末者多而盜心生焉王化之不復見也

臨深淵履薄冰持志之要也曾子蓋嘗終身從事於斯故臨危猶以是告其門人可謂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怠者矣

此可見戒懼之學不可湏臾離也孔門傳授心法只有此一件子思得之曾子故云

蘇老泉欲士愚而後可與之俱死非脅從之術乎誘人於死地而又使其不知是誠何心哉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

六十三

雲五書院藏

此有激之言也行險以僥倖者皆智巧之士惟朴忠者多成仁而取義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乃述前人之言引證後學也註以當有曰字作行作猶分孟子之言何其鑿也孟子之時書無刊本一時問答不過傳聞記憶安得一一無訛若如此必手錄而質而後可

雖不加曰字本文亦自明當

夫萬物皆有易也而不可易者理也易之言字已爲深切著明人自忽之而不察爾

天理之生生不已曰易自古及今非此則天地或幾乎息矣故河出圖而學始興焉

心無出入不可收放也夫心者性情如舍志意所寓而神明出焉大學之誠意正心在當時人所知識是心也惟言心者使其易知今自當云誠意正心收其放心語涉紛更而事則切於用力

心豈有出入出入無時者放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志之正也

內經謂春為發陳欲使志生吁志如何得生日新者非志之生乎

集義

卷之十

孟子

元 王陽明

人之精神志意乘時為發舒收斂也春以作事如土之就學農之舉趾工之居肆商賈之行貨居貨未有不始於春者故曰發陳生志非尚志之志也

日新者為能遠其舊見舊聞也

自可欲以至於聖神自致曲以至於變化皆日新也不但去其舊見舊聞而已

羣居終日互談其所見所聞其未之見未之聞者亦不能談也噫

羣居而談其所見所聞猶之可也言不及義好行小惠而未之聞未之見者又日入於耳而種於心也士安

變而為盜也哉故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嗟乎見聞之溺人不可解於心也愚者固已同其死生矣智者久而任之亦不他向嗟乎

見聞之縛甚於徽墨慎言寡尤慎行寡悔此是夫子為子張解縛法而子貢之忽疑終不若曾子之唯也故曰知德者鮮矣凡自聞見入者皆不可以語自得

醫人有用中之道日者有定志之術診視其氣血之不足則補之有餘則瀉之脉又有至數病則過不及也子平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無妄為也富則必貴貧則必賤無妄思也

集義

卷之十

孟子

元 王陽明

小道有可觀者以其皆有聖學之一班故其傳亦遠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用中者以平為福定志者以探淵為妄

農夫寓為學之道土中有自然生意勤則得之不懈則不得也學猶是也知性中之所有則固守而勿失引而充之仁不可勝用矣

譬得是故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又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集義所生本立道生皆自然生意學力不至生處便曰小人見祥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也

良賈不擇貨而無收穫利均也爲學而待於日月
滯矣

歲月不待人待之一字誤人多矣故曰待文王而後興
者凡民也

聖賢之言如醫之治病因其所偏而治之初無定
說若孟子之言性善乃因告子蔽錮之深以教之
俟其省悟惜乎終於固執而孟子中道之言不復
聞矣後世以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會之不能無惑
氣質之性得中和處便是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失中和
處便是氣質非犁然二物在人者聖賢教人只是救得
氣質之偏如醫之用藥亦隨其所偏而治之要亦只是
培元氣

今之交游者相知相得有過多不知之雖知而必
諱相戾相違反是徇於私好孰從而察之

聖學不明而友道廢友道廢而明倫之教寂焉無聞是
豈世道之小故哉故欲君臣義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
者非復友道不可也

天下同志者無幾而志不同者舉目皆是也若擇
其同志爲交其志不同者豈能違之故君子雖有
一長亦交之在乎慎所與也

無友不如已者慎所與也寸長必交取善之廣也友直
友諒友多聞當以夫子之言爲的

海潮非地之喘息地惟一丘土爾潮汐乃氣之升
降也人之喘息能通乎親是與天地之氣相塞也
而此心之靈豈不上通於天乎至誠能格天者此
也

天地人一氣也潮汐爲天地之氣之喘息亦人之喘息
也論得是

神仙之術乃一氣孔神爾吾道則一理昭著

理氣本不相離但所主不同耳屈子云一氣孔神兮中
夜以存陳白沙詩云仙家自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
人

人能戰戰兢兢不雜不息乃致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

文王純亦不已亦只是如此天淵之體人所同具惟戰
兢不息者能復之故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動
而民莫不化出以時也

人心方寸虛而不實神明出焉以天體觀之四海
之內地之涯也四海之外天之際也地涯之內人
物之天之際水氣滔天則人物不能以存而西

北窮山塞陰層疊其間人物之生氣本不和率皆執偏守拗東南瀕海瘴烟騰滿海外諸夷異域殊形昏昏惛惛惟中國為天地之中二氣往來其中必虛人生於此受氣多正中虛心靈吾人已幸稟其正氣又復得其中虛却乃千機雕鑿百慾攻取自耗其靈虛擲其正衰哉

昔人以幸而生為丈夫又幸而生中土而以不聞聖人之道為至恨亦正此意同此衰者幾人哉

朱子以夜氣正是復慶固不可便謂之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矣夫夜氣潛息及為夢時則百感紛紜矣然其一感之初即復矣且晝枯亡

及無思慶則萬念澄寂矣然其一念之起即復矣一感之幾一念之微而天地之心可見矣

復者復其本體也天地之心便是未發之中夜氣清明敬以持之而不枯亡於旦晝之所為者其於天地之心殆庶幾乎此等慶却要體認得真切然後工夫不走作孔子曰仁者人也由人身具此仁道孟子曰仁者人也以理合於人身此註者之義也愚謂人之為人未有此身已有此理此身既立此理先涵而赤子之心天然完具者也但交於好惡而習俗又

能移之故漸有遠處而善端所備未始有離故人依仁以立體仁因人以達用

天地非仁人何以有此身有仁而後有人盡得人道而後復得仁體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仁則人息矣仁是生生之機學者須識仁體則所以預養此體工夫便有着落而以愛言仁者淺矣

二年日見過蒙深教悅心怡日恒不知所感云捧誦月餘意涉淺陋者已知妄謬奮當鞭策前往矣副盛意但一二少異者未免疑猶仰賴高明將原見新疑錄呈指示言有躁妄意欲求詣尚其抑而教之無任幸荷

辱不鄙厪咨問若欲根求此學是當以不負麗澤特愧淺陋無能仰荅虛懷為懼學須領畧主腦其中有未融會處主腦明健又當豁然也幸再教之萬萬

鄙人日見云三原王公欲以大學有所忿懣一章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忿懣則忿懣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無箇事有激其忿懣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懣耶即是有此二字即着於事矣竊意事未至而心先有忿懣等事則是將迎意必而泛用其心者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意必

憂懼之正情也但加有所二字蓋是過也過於喜怒憂懼乃爲助長非其正也觀下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蓋是不及也是爲忘之亦非正也今又以未至而將迎既往而留滯鑒矣承教云心體是虛的有所便屬睹聞如未至而迎既往而留當應而有所偏重之類便屬睹聞便失本體故曰不得其正失其本體便是心不在故曰敬以直內而密察此心之存否敬以直之直之便是未發之中此是真實不誑語故於齊家脩身處又指出之其所三字釋氏有外迷着相內迷着空疑亦有見於此乎王端毅公雖欲貼一先字者已增一意必矣蔡介夫則以或先或後皆能爲病不可指殺一處故今日舉業之文則有未至而將迎既往而留滯之說矣既不可指殺一處則不容不分先後不得不備固我傳習之弊其堅如此高明乃謂有所便屬睹聞便失本體爲不得其正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即來教所謂當應而有所偏重處也既屬應而嫌屬睹聞則此四者不屬睹聞乎愚意竊謂有所者喜怒哀懼之過情也文公亦謂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但不可久於其所也今之過於喜者

事未至亦喜當應亦喜既往亦喜也然亦有終日經旬橫於胸臆喜而不忘者有數歲嗃嗃未嘗一悟者亦有終身由之蒙然不知者豈未至既往片言寸晷可言所哉亦非止見聞滋味之不察雖死生亦可輕而此意之不忍捨者竊謂有所者喜怒哀懼之過情也統希啓蒙

未發之中是喜怒哀樂的天則當喜怒哀樂時渾是未發之前氣象便是情順萬事而無情也順應之情便無所便不屬睹聞便無先後便無過不及譬之太虛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日萬變而無迹虛故也非虛不足以語未發之中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虛極也一爲意必固我所累則物而不化故不得其正而於耳目鼻口皆無所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前說本自明白而復云云蓋爲多言纏繞不深究夫未發之中而致疑於中節之和也

又曰有格物之學有執理之學執理之學者惟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本然之良知所性而有者也格物之學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由教而入者也講學者惟此兩端任其質之所近者而信從之各以爲真故

有二者之異乎教云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本心之良知此聖學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多聞多見之學也欲學聖學者當從前一說欲由聞見入者當從後一說是在學者自定其志耳以此觀之欲學聖學當從前一說欲由聞見入者當從後一說無異於欲學寂滅當從楞伽諸經欲學虛無當從老子者乎所恨者氣質之性萬有不齊若立教條不勝繁析合無悉由教入得示真知則高明者即獲而凡近者先難如此志有定而學不繁各能有以會其歸也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已非大學格物本旨但今之學者志在廣聞見故力主此說而不破而至以一物不知爲深耻終身弊索而於身心一無所得者往往有之賢有志於聖學但當究意於精察此心之天理以充滿吾良知本體之量則低昂屢變泛應無窮自有天則以臻夫格物之妙非爲兩可之說以啓多門也

又曰羣居終日互談其所見所聞其未之聞者亦不能談也噫承教云羣居而談其所聞所見猶之可也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而未之聞未之見者又入於耳而種於心也士安得不變而爲盜哉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所常聞及常見者入於耳種於心互能談之矣其未嘗見未嘗聞者不知安能談乎但人被見聞所拘高以就高下以就下羣居終日互談何已焉得超常情求獨悟以爲世之準極乎

擇友之游擇里之處不見於後世故所與羣居羣游者不過里巷相往還親戚相昵狎情義相投契者數輩耳日與講求高者文藝下者拍肩促膝如貨色規取之術日聞其所未聞日見其所未見日行其所未行日究於汗下而莫知其所以止此等何限故曰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友直友諒友多聞即所聞見雖庸言庸行相觀而善其益無窮也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

卷之十

又曰聖賢之言如醫之治病因其所偏而治之初無定說若孟子之言性善乃因告子蔽綢之深以救之候其省悟惜乎終於固執而孟子中道之言不復聞矣後世以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會之不能無惑承教云氣質之性得中和處便是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失中和處便是氣質之性非犁然爲二物在人者聖賢教人只是救得氣質之偏如醫之用藥亦隨其所偏而治之良是夫中和者性情

氣質之性則有中和之說而天地之性純中也後世所謂天地之性非繼之者善乎既謂之善則無失中和處也氣質之性有偏則天地之性無偏也然性即理也理無動而亦非有靜也性既無惡而善亦非所有也故自氣質之稟而昏明強弱善惡邪正萬殊畢集矣及物欲所染以成其所偏其性之本體善惡無名蓋混然之物耳愚見如斯弗知終有合於中道之言否

過於愛過於厚伯奇之孝屈原之忠亦是天地之性過處故均謂之善可也均謂人入彀中正則有未備也氣質之性鮮有不偏然百姓日用亦有隨其所稟而合道契理豈可謂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稟受之初真是判然為兩物交付來耶故曰器即道道即器要之道為器拘器以道化學與不學也

心經分註疑問

分附心經指示詳明者易於體察矣尊筆疑貳者必與原意有異經日每求之不能釋然蓋我朝尊信文公殆若著龜故後學者先入既深卒難了達今特逐條奉陳伏冀終教不勝感荷

永問條有精義老諄不達於詞故今賢者復生疑學問

於大主腦分明其於傳註有不合亦不必規規符會也況集註未必盡出文公之手多門人成之愚嘗讀朱子語錄而知其然中有一篇論學讀之當得乃大江東去近見和詞僅有騷雅非區區所能贊一詞也

心經所引朱子曰人自出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變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月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迹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閑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濤濤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流蕩之中而止息乎

見者學於致察而操之則庶乎可以貫
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也詩云可疑既云以
日用流行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物接之
際爲未發者以爲非則無泯然無覺之可求矣夫
邪暗鬱塞即暫而休息不與物接之時也若於邪
暗鬱塞之中以求虛明之迹則幾微有覺亦中也
未知所疑云何併賜啓蒙

自日用之間至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處而可以謂之
中哉渾是指暫時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又以幾微之
際一有覺焉爲已發此屬可疑變化云爲而本體寂然
未發猶未發也事物既往念慮未萌惘然在中而一無所
至未發猶發也故覺不可以言中覺而無所着者爲中
不聞曰隱上天之載也不睹曰微道心惟微也知隱微
之義者其於未發幾矣

又曰光陰幾何而靡弊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
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勝而
天理微才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
一言未終已覺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
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舊
後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元未即遐棄猶出

有以振德之也註云應接之間才涉紛擾尤多舛
逆此可見致和之必本於致中也此等處要善看
不然亦有病夫才涉紛擾則事體無主而舛逆之
病作矣安能應事接物一一中節以合乎中哉蓋
紛擾既久所守亦喪所以動而有悔也

既曰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又曰才涉紛擾即
應接之時尤多舛逆則所謂警省之功不知何所用也
如此用功則不成片段與戒謹恐懼不可須臾離全不
相似如何更有轉泊時故曰有病

又曰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個欄柄
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
摸也中只如此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
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註云日用間
須有個欄柄是指何物莫亦只是指天下之大本
言也白沙云得此欄柄則上下四旁往古來今一
齊穿紐一齊收拾物物信地木來何用爾手撈脚
攘煞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便是中
節之和能中節則中在其中矣聖賢之道若言乎
有則未嘗有也以言乎無則未嘗無也若謂欄柄
執捉則有形狀方體而抹藥結胎之術進趨向進

矣

中是天然自有寂然不動的本體由此而發則事事物物無不中節便是恰好處而乃欲求中於應接之際恐於精一允執之意不相為謀自中之為說不明而堯舜之學不傳其來遠矣中庸首章忒分明願熱味可見

又曰特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只如此着工可不至於大差蓋已發未發却只是一箇工也然語亦微有病夫持守之要在乎一而已矣一則無欲而有主爾無欲則了了矣有主則惺惺

雙江先生文集

卷十

三八

雲石書院藏

矣能惺惺了了則主意常有於胸中不分於已發未發自能不昏昧不放縱也夫子何疑

既曰常自惺惺了了又曰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又似有接續改換數摺故云微有病若如來喻所云要於一而已却是簡明大抵工夫有進退改換者俱難成章

教謂學要識得仁體退思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仁主於愛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識得此體隨處推廣皆此仁愛之流通便是求仁故西銘一篇及陽明先生大學或問發明此意

甚備不知所謂須要識得只如此便是識乎
別有求仁之功也

仁可以愛言乎哉以愛言仁淺矣仁是天地萬物一個生理即吾身所由生之理也孟子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蓋言人之所以為人與心之所以為心只是這個生理如桃仁杏仁之類除却這個生理則天地人物都消滅了全盡得這個生理方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遇親便孝遇長便敬遇民便仁遇物便愛自然生意流通一毫安排容不得才着安排已是天地懸絕物我間隔故孔門言仁只說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

雙江先生文集

卷十

三八

雲石書院藏

未嘗以愛言也其曰愛人知人又只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貢才高意廣而以博施濟眾為仁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言此非所以求仁也此特聖人之功用耳孔門求仁之方類如此未嘗遽以天地萬物一體為言自世之學者不求源其萬物一體之原使之胞胞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籠籠籠籠之說謂是為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兼愛鄉原媚世又隔幾重公案蓋墨子之摩頂放踵鄉原之忠信蕪潔實有此行特誅其一念之微不從天德發見而孔孟闢之至比於盜賊禽獸可畏哉今讀西銘者不知求仁於匪解無奈

而每事乎同胞吾與之施強者放誕以自恣弱者則
以自安使生與孟子同時恐亦不免於放距之例程
子曰學者須要識得仁體既識仁體而以誠敬存之存
久自明又曰質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
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此皆孔門相傳求仁之訣竅
不圖實功空談統體弊也又矣

易言咸恒反對豈以咸速恒又速者之不能又
者之不能速故謂之反耶又曰易重咸恒故曰取
女又曰婦吉而其卦德咸言止而說恒言動而異
似於取女婦吉若不卦家昨承教謂欲明此學當
熟讀易夏首連山商首歸藏周易首乾而爻先潛
龍此三代之學即執中之旨又曰咸恒二卦亦當
體突然皆有所未達幸示

咸主感應而言感而通受命如響故曰速恒主定體
而言天地之道恒久不易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故曰
久蓋久而後能速速而不本於久者妄也義若相反而
實相成夫感莫速於男女之相說說而不離乎止即關
雎之樂而不淫衰而不傷性情之正也故曰利用取女
象言虛受傳言寂通止之義不深乎故四之悔亡不
五之无悔蓋感其勝即良其止勝即背也寂然

變通集卷之十

卷之十

而五臟附之以運其化於止知其所止其惟咸之九五
乎象言志未末無也言心無私係動而無動也而註以
不能感物為末竊恐未然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寂而
不能感者惟下乘之頑空有之況於咸其勝三字文義
不協咸其勝猶云咸以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而
可以易言哉恒之動而異動言感異言寂言感應變化
一本吾寂體而順應之故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
無心聖人之恒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普萬物順萬事
動也無心無情異稱而隱也豈婦吉之從一而終者
語哉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又曰九二悔亡能又中
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不易方而後能神應天下之故
故曰終萬物始萬物者其盛乎艮本義於恒既曰又於
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終則有始動靜相生循環之
理然必以靜為主於咸又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
宜靜而不宜動而世固以靜寂虛無詆二氏而不考其
毫釐之差豈非古今一大冤事耶信得此處過已是透
得人鬼關聞

命下將送法司囚榻相對自後想無期矣念之惘然

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

夢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禮部儀制司郎中

宋豐令後學蘄春吳鳳瑞校刻

書四

荅王龍溪即致知識畧

來書云良知者本心自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
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
入於後天矣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
未應非先已應非後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也即感而
寂存焉感非外也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謂無前後內
外而渾然一體者也若謂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
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有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
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病雖不同其爲未得
良知之旨則一而已爰述一得之見疏爲數條用以就
正於三公并質諸敬所君且以荅生來學之意

先天之學即養於未發之豫豫則命由我立道由我
出萬物皆備於我故曰先天而天弗違感於物而動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與則
助助則去天遠矣故曰後天而奉天時邵子曰先天
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

夢江聶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一

雲在書院藏

夢江聶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二

雲在書院藏

蓋以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惡分也良知是未萌
之中先生嘗有是言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一個
心體則用在其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
不可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程子蓋爲心體言也然於學
問之功則未之及其下曰譬如百尺之本自根本至
枝葉一貫也使種樹者堅守乎百尺一貫之說而於
培灌之功昧其所施安望其能百尺耶寂性之體天
地之根也而曰非內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
也而曰非外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
界可安頓之乎竊嘗譬之心猶兵器之銳鉤也響聲
之激射發也引線之火感也硝磺之內蘊未發之寂
也今徒知激射之利足以威敵而忘其有事於硝磺
之具則銃爲啞器可復有相繼之聲乎其曰即寂而
感在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論見成似也若爲學者
立法恐當更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
曰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先後今曰無先後是
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
葉之碩茂由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
之積累此鄙人內外先後之說也定性書嘗有無內

外之言蓋因張子疑外物爲定性之累而欲絕去外物以求定故云然也而要其歸於定之一字先生曰定是未發之中卽有發而中節之和體用一原是之謂渾然一體者也今日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已發似是混沌未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卽謂良知之前與外無心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孰爲沉空孰爲依識似是無難辯者尊兄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從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爲具足不犯做手爲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

雙江先生集

卷十一

三

來書云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卽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爲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備不可以語良知此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本義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於經旨本明白知字原屬下文今提知字屬乾字遂謂乾知爲良知不與萬物作對爲獨知七德咸備爲統天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統天贊乾元非贊乾也及以下文照之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以易簡爲乾坤之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

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他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簡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健順言其體易簡言其德知言其才險阻言其變能說能慮言聖人之學定吉凶成慶慶言聖人之功用六經之言各有攸當似難以一例牽合也

來書云獨知無有不良不睹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隱見通一無二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察非至靜無感偏於虛寂之謂也

雙江先生集

卷十一

四

明

程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才發便屬睹聞獨知是良知的萌芽處與良知似隔一塵此處着功雖與半路脩行者不同要亦是半路的路頭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歸根復命之要蓋嘗以學之未能爲憂而乃謂偏於虛寂不足以該乎倫物之明察則過矣夫明倫察物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明察爲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爲格物之功是行仁義而襲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覺誤也其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知何者爲無形無聲而視之聽之非以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

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是則寂以主夫感靜以御乎動顯微隱見通一無二是也夫子於感靜特地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蓋本卦德之止而說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亮釐千里之差又自可見

來書云良知者無所思爲自然之明覺即寂即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賢人見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見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爲忘幾不及則爲識幾忘與識所趨雖異其爲不足以成務均矣

傳王學案

卷七上

五

五言古詩院藏

首春見兄所著三山語錄云千古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是人心真體用當下具足是謂無寂無感是謂常寂常感是謂寂感一體與此段意同俱以見成作工夫看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誠神爲學問真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爲人心真體用不幾於舍筏求岸能免望洋之歎乎誠精而明寂而凝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嘗無也神應而妙感而通於有也而本體寂然不動有而未

嘗有也即謂是爲有無之間亦何不可老子曰無無

既無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真常得性常應常定常清淨矣則是以無爲有之幾寂爲感之幾非以寂感有無隱度其文故今人不可致詰爲幾也知幾之訓通書得之易傳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即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謂易曰介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矣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上交不誦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肝豫之悔誦也冥冥之疾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誦不瀆爲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

傳王學案

卷七上

六

五言古詩院藏

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幾遠矣內外先後沉逐忘助之病當有能辯之者來書云顏子不遠復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復以自知不學不慮之良知也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憫後人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以承千聖絕學誠不得已之苦心世之儒者反問然指以爲異而非之夜光之珠視者按劍亦無怪其然也

克已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於復竭才之功也
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剛復全於我而非羣陰之所
能亂却是自家做得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
貢以多識億中爲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頌一貫之訓
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於具足之體反而築室獨
居三年其中之所存亦苦矣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
師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
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
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充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
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

卷之五

卷之五

七

五書院藏

來書云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
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
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
辯甘苦目惟空故能辯黑白耳惟空故能辯清濁心惟
空故能辯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
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辯味
目之不足以鑒色耳之不足以審音而先假外物以淆
其本質不至於爽而眩瞶者幾希矣

時人以夫子爲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
必之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至於告人則不敢不盡有鄙夫者問於我空空
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
者不能於是見聖人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
謂良知之外別無知疑於本文爲贅而又以空空爲
道體聖人與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
告之但與其空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
之竭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爲體是也但不知空空
與虛寂何所別

卷之五

卷之五

八

五書院藏

來書云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自然之
覺即是天命之性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
良知周乎物而不過天然之則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
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物正所
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求正而遂以格物爲義襲則不
可後儒認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
於動靜之分入於莊昧支離而不自覺也良知無奇特
相無委曲相本心平常以直而動愚夫愚婦未動於意
欲之時與聖人同纔起於意率於欲不能致其良知始
與聖人異耳若謂愚夫愚婦見在良知不足以語聖幾
於自誣且自棄矣

良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致知當先養性盡

不觀易言著卦之神知乎要聖人體易之功則歸車於洗心藏密之一語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由是觀之則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日可見之云者易言潛龍之學專務脩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則不疑於所行日可見於外也潛之爲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謂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響神應而妙不待致之而自無不至今日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是以推而行之爲致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能免牽已而從之乎其視性體自然之覺何啻千里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求覺於未發之前不免於動靜之分入於茫昧支離而不自覺云云疑與先師之言又不類師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體便自能發而中節便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蘊於中體用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考而謂之茫昧支離則所未鮮動靜之分亦原於易易曰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定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以廣人生焉廣大之生

原於專翕而直與闢則專翕之必也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潛龍之學愚夫愚婦之知不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是也則夫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非以周乎物而不過之爲致也鏡懸於此而物來自照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物以鑒其形所照幾何延乎此喻未爲無見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認謂格物無工夫者以此來書云仁者與物同體息爲化生之元入聖之微機也夫氣體之充而塞乎天地者也氣之靈爲良知孟子論日夜所息乎旦虛明之氣即是靈氣造化無停機纔止息即有生息之義靜專動直靈之馭氣也靜翕動闢氣之攝靈也是以大生廣生動靜之間惟一息耳邵子亦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又以呼吸定息爲接天地之根蓋言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也人能從此一息保合愛養不爲旦晝之所梏亡終日一息也日至月至日月一息也三月不違三月一息也九年不反九年一息也推而至於百千萬年百千萬年一息也是爲至誠無息之學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終當有別告子

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爲性而不知係於所養之善
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以當下爲具足勿求於心
勿求於氣之論亦以不犯做手爲妙悟孟子曰苟得
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
消長非以天地見成之息冒認爲已有而息之也仁
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
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秘與
吾儒之息未可強而同而要以收歛爲主則一而已
一動一靜爲天地人之至妙邵子是從易傳一陰一
陽之謂道看得來無以繼善成性顯仁藏用盛得大

業生生不已而終之以陰陽不測之神即邵子至妙
至妙之歎陰陽迭運動靜相生循環無端而天地日
月水火土石人鬼禽獸草木皆從生滅摩盪中成象
成形而莫知誰之所使故曰至妙至妙者也如曰氣
之靈爲良知即謂氣之理爲良知亦可氣有升降便
有動靜而曰良知無未發之時豈別有說乎

來書云性爲人之生理息則其生生之機也佛氏以見
性爲宗吾儒之學亦以見性爲宗致良知見性之宗也
性定則息定而氣自生生故曰是集義所生者也盡性
以至於命也若曰息則氣定氣定則氣命於性而歸於

生寂則將入於禪定非致知之工夫

息有二養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則湛一之氣復
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也子之所謂息者蓋
主得其所養則氣命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
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爲
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爲性亦以覺
爲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覺明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
畜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來書云息之一字範圍三教之宗老氏謂之谷神玄牝
其息深深蒙莊氏謂之六月息釋氏謂之反息還虛吾

儒則謂之嚮晦入宴息邵子謂之復姤之幾天地之呼
吸也是息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人能明此一息是
謂天地氤氲萬物化生一息通於今古平坦之氣有不
足言者矣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
宴息蓋亦康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謠消息盈虛
天行也君子尚消息盈虛亦只是隨時之義申申天
天休休蕩蕩便是夫子息境若是精神向裏收歛亦
便是時時息更無晝旦之別其以息爲範圍三教之
宗而攬和二氏及養生家之言以神其說疑張

過也

來書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誼未嘗不利未嘗無功但有計謀之心則爲有所爲而爲即入於功利先師所謂一心在根上培灌不作枝葉花實之想但得此根生意不息不怕無枝葉花實此是對症之藥所當時時勤服者也

物上求正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云云恐不免有功利心君子以成德爲行與德脩罔覺更無些子功利意却別是一乾坤也無妄六二之象曰不耕穫未富也言耕而穫便是功利惟耕而不計穫者方

樂生書集卷十一

太卷十一

十三

聖止齋院藏

是一心在根上培灌不作枝葉花實之想其間特毫釐之差不識尊兄以何者爲根亦以何者爲枝葉花實格物是致知之功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謂是爲培灌根乎亦只是培灌枝葉花實便是培灌根也鄙人之見竊謂心體是根事爲是枝葉事爲之得其當處是花實致虛守寂以養乎未發之中而於感應之變化聽其自然人力無所與也却是一心在根上培灌不作枝葉花實之想

來書云吾人今日正當潛龍之學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故君子立心爲己莫先於淡淡是入德之基吾人潛不

淡不下只是世情心未忘此是最初第一步不可以不深省也

君子闇然之學便是潛龍之學潛則含晦章美專於內養以成其德不見其有外見之美泊乎其淡也潛故淡耳非有心於淡也故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謂是爲發軔第一步是也但前此既謂良知者千聖之絕學範圍三教之宗又謂息之一字範圍三教之宗又謂千古聖學只在幾上用功又以無前後內外爲千聖斬關第一義又以乾知大始爲渾沌初開第一竅又謂千古道脉只在虞廷道心之微茲又以發軔第一步歸之潛與淡不知是一了百當耶抑自有前後內外之可言也

樂生書集卷十一

太卷十一

十四

聖止齋院藏

答黃洛村

來論云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魯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于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爲功者也發而中節一句焉得爲贅而大本達道精微各有所屬不容軒輊于其間者也

來論云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其曰未發特指其發

而不動者言之嘗聞諸公有此言也僕未敢以為然
夫喜怒哀樂豈無未發之時於其未發也可以驗吾
寂然之體常存此體不離須臾則大本立而達道行
初未嘗遂以未發為大本也程子曰此是日用本領
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蓋所以察識其端倪
以致夫擴充之功一有不中則心之為道或幾乎息
矣故曰敬而無失便是中程子之言於諸公之心容
有未當諸公平日之所尊信者非陽明先生乎先生
曰未發之中不可謂常人皆有未發之中即有發
而中節之和體用一原有是體即有用未有體不
立而用自生者常人無發而中節之和須是知他未
發之中未能全得又曰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
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若是則功在立本本立
而道自生明矣合寂感以為功曾謂先師之意然乎
其謂發而中節一句為贅者蓋發而中節便是未發
既以發而未發為中又以發而中節為和有似於贅
也蓋贅在意度者之欠審非以本文為贅也
來諭云諸公之意以子思子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蓋喜怒哀樂其發也而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何也蓋自其發而未發者謂之中自其發而中節也

健忘錄

卷之十

五

文正公集

謂之和天道常運也自其運而不變者謂之體自其運
而不已者謂之用天道人心合而觀之者也至于日夜
之所息可以言息而不可以言無也且晝之所為日夜
之所息自得其養失其養者言之而已人心本不二
也

朱註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
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道可以未發言之乎若喜怒哀
樂則有時不然而曰未發信乎其有未發之時也
發而未發已是得其本體由是而應則用無不和是
謂體用一原中和一德一以貫之也天道常運而不
已者謂之用其主宰乎運而不已者謂之體如曰於
穆曰太虛天之所以為天即人心未發之中也日夜
之所息非未發之氣象乎延平授受此最汲汲得其
所養者養乎此耳養乎此而不失則好惡公於天下
也豈但平旦近人而已哉

來諭云艮止之貞不獨寂體為然也感應而不止則為
拇為腓為股為朋從為輔頰舌齒各也惟晦則無悔苟
徒知艮止之為寂而不知感應之利貞其能以見天地
萬物之情乎是故寂感之為功一而已矣
天下之感皆生於寂不寂而感者妄也妄則凶吝之

健忘錄

卷之十

十六

文正公集

影也心事相應寂感相通功效相隨一神而兩化也而謂之爲影爲累無乃文致之過與記得公巖時有曰心體本寂而復加寂字反爲寂體之累得無有似於告子勿求之見耶心體本中而加執中字心本至善而加止至善字未聞前此以之爲累者而今以寂爲寂體之累無乃表章之非人耶

來諭云襲取之說孟子爲告子族也告子有見于學術之蔽其偏于內者是徒知求于心者也我則勿外于心其偏于外者是徒知求于氣者也我則勿求于氣然則告子所求亦微矣孟氏乃指之爲義襲則襲取之爲義又豈但逐感者爲然乎此古今學術之通患也凡屬之影事而徒爲分別者皆此類也

告子渾似佛學認得心體是繫繫淨淨的一塵加不得有所求便是動蓋其學合下以不動心爲主故不免於意必助作夫言與氣義之義也今曰勿求是以義爲外也以義爲外故不免有疑於孟子之爲襲孟子族明自家學問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集之爲言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無入而不自得無有所謂不得者尚何卿相之加之足動乎孟子之不動心乃充養積盛致然非有心於不動也茲謂孟子指告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

六

卷之十

子爲義襲而併其求內之學均之爲襲則過矣告子心如墻壁瓦石肯以義爲屑而襲之耶抑前之喻切中膏肓矣兵家以掩其不備而取勝於一時者之爲襲與忘其有事於集義而逐感以取辦者症候相符五伯假之襲也影事也與今時所論格物之學頗相類

來諭云夫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沓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睹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

六

卷之十

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竊詳來諭似以不睹不聞爲寂感之本體又似以淵微對應用言則體用已自分曉初不知寂之上又有所謂本體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鄙人所謂體用者蓋本諸此不睹不聞與寂然不動戒慎恐懼與致虛守寂同乎異乎恐不可以出於鄙人之見而遽異視之也靜爲動根寂爲躁君君對民言根對枝言非李老述黃帝之言乎培根以達枝立君以統民輕重先後天地懸絕使黃老無庸衆人乃黃老則古之

人龍也公講學素不喜人引用經書僕書主也外經書憑已見而自立一說以籠罩古今則所不敢

答陳明水

某不自度妄意此學四十餘年一本先師之教而細釋之節要錄備之矣已乃叅之易傳學庸叅之周程延平晦翁白沙之學若有獲於我心遂信而不疑而曰加精密焉無乃譽之太過乎昨諸公枉教誠以不合而罷非諸公不能諒僕僕之不能諒諸公也如來論謂慎獨即所以致中致中即所以為和云云又何說得蓋非致中之外別有致和工夫慎獨之外別有致中工夫也其有

雙江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下

對江明水

謂慎獨而後中和出焉者猶今道家者流於天地之上又推出一個元始天尊不免駕床而疊屋三聖授守只說執中而未嘗及獨也蓋獨即是未發之中不聞之隱不睹之微天下之大本也人生只有此件學問只有此處自我有之自我尊之他人些子與不得故謂之獨而謂獨為獨知已是交於物引而出之於外不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豈能為萬象之主乎此僕所不合於諸公者一也來諭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致之便是天下之達道此數語的當甚格物以致其知喜怒哀樂之物格而良知致蓋嘗聞是說於諸公求諸心而不

雙江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下

對江明水

得者數年縱使矜持到十分恰好處已是墮入義襲和曰與克伐怨欲不行者一樣作法又與上文致之便是天下之達道語意微不同物是感應之迹寂是感應之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區區致知格物之說與諸公之說不合者二也來諭謂鄙人看致字與先師看得不同敢自誑以為同乎却看得與致中致曲致廣大之致字同充養乎虛靈之寂體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精義入神而用在其中也感應是良知的應迹而曰致良知在感應上致之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電光波影與物輪迴若翻車然可復有端拱清穆時耶先師不云乎世儒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馳求於外終日只做個義襲而取又自與今之所論不同蓋大學全功要在止於致善一語知止則能定能靜能安能慮慮即格物也知止則知致矣定靜安誠正身脩也先儒以此節為釋致知格物之義當不甚謬曩聞諸公以格物為知止以定靜安慮為格物的工夫不知定靜安慮四字於格物上何以安頓即使曾子面授不敢奉命終年談格物砣砣不離口曾無一語及知止定靜此僕之不合於諸公者三也來諭謂僕將格物字看得甚輕故精義入神別作致知工夫誠是也物字

本輕精義入神本是致知工夫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致用字方屬格物本文言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而下引蠱屈龍蟄以明之其義自見記得導兄襄時有腐虫從穀道出之戲不惟戲之太虐亦恐看得易義大麓淺夫斂而入者謂之屈達而出者謂之信利用安身謂之利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是謂天地生生之機萬物感應之本物與身心意知為一嘗聞其說而疑之心是生身之始猶始祖也靈明合氣以成形有心而後有身而後有知有意而意之所及則物也身譬之高曾知譬之祖意譬之考物譬之家衆所以給使令代耕作勾當門戶

雙溪集

卷五

三

聖賢集

不可闕焉者謂之一氣可也使指子為父指父為祖指祖為高曾為始祖恐隔幾重公案未有不落影響者况可指家衆為祖父乎此僕之所以不合於諸公者四也格物成訟各持一說竟能歸一罪在僕也不若姑置之只將知止一段研究自有精義

答王龍溪

龍溪云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不離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只在後天上用謂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却於已

發處觀之康節先天吟云若識先天無個字後天湏用着工夫可謂得其旨矣

夫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只在後天上用至引程邵語以附會之只緣導兄站得地步高故敢如此立說乃程邵之意實非兄之意也程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蓋所以察識其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一有不中則心之為道或幾乎息矣中是察識底標的擴充底聖胎故曰不如且只道敬又曰敬而

雙溪集

卷五

三

聖賢集

無失便是中邵子詩意謂識得先天是個至虛至無之體則奉天時行無所作為以害之便是後天的工夫不然何別有一首云一片先天彌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直從字泰收功後始信人閒有丈夫無事真腴字泰收功將屬之先天乎後天乎果在發上用乎抑自有未發之功乎寂之一字兄信之深矣故謂寂是未發之中先天之學夫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有先天之學便有奉天行之用感生於寂歸寂所以通感已無復可疑而謂為離感謂為泥虛不知何說頑如意理會無思無為一條本意及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間語意輕重居然可見前既以多學億中之助爲後天不知後天之功亦只是去其學億之病惟復以奉天時行爲功也如以奉天時行爲功則學在推崇先天至矣凡引用經傳若只摘取一言兩句而忽其通篇大旨如前所引程邵之言無亦斷章之太過乎

龍溪云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體本正纔正心便有正心之病纔要正心便屬意了故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

夫謂至善是心之本體則止至善是復其心之本體知止而定靜安慮天下之能事畢矣其曰心體本正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此慈湖之言便是慈湖之學不有孔孟之公案乎曰洗心曰存心曰養心而二氏亦有修心明心之語自古聖賢未聞以此爲心病者纔說正心便屬意猶俗論云纔說止至善便屬物纔說戒懼便屬睹聞不知正是正個甚的止是止個甚的戒懼是戒懼個甚的傳謂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明意之不可有也心不在焉則視聽言動皆失其職明心之不可以不正也記得先師云正心只是誠

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幾之中又云正心脩身各有用功處正心屬未幾邊脩身屬已幾邊心正則中身脩則和是聖學致正心焉盡之矣誠意以下乃爲困知勉行者開方便法門今日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不惟背其師說其於孔孟之言背亦遠也

龍溪云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意用則其寂感所乘之機也知之與物而後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格云明德工夫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明德之學也

來云良知是寂然之體是以良知爲主腦而以寂感爲兩股故曰用則寂感所乘之機也疑與經傳之意太別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程子之言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此朱子之言也今日良知是寂然之體不知寂然之上又有一體也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陰陽消長之理吾心寂感之機妙哉我夫替先天之妙以其具陰陽該寂感今謂用爲寂感所乘之機無乃遷就口意之太過乎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明德工夫在親民上用先師言有是言特

明萬物一體之學與大學本意微有間今日除了親民更無明德工夫除了格物更無致知工夫則知止一條所謂定靜安慮者不知何所指豈親民格物之前別有一首淨身呪乎大學問曰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員也方員而不止於規矩乘其則矣本末先後五尺童子可知也

龍溪云良知是天然之則格物者正也物即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物之功也

雙溪先生集

卷之二

手

卷之二

來云良知是天然之則格物云者言致此良知之天則謂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謂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物工夫也信若是則工夫在致知不在格物明矣端本善則致知致中焉盡之况致之一字亦非推此及彼之意即致廣大之致也充滿乎虛靈本體之量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如孩提之愛敬又何待於推乎鄙以充滿虛靈本體之量為致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為格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明明德於天下

龍溪云即如公以兵器喻學心猶銃砲硝磺之內蘊未

發之寂也而其所蘊之真否須於所發之激射察之以蓋求其所蘊之真固未嘗狃於激射而忘其有事於硝磺也引線之火即觸硝磺而達於激射之機也然非所發之激射則其所蘊之硝磺亦無從而致其察矣昔在軍門見幕士揀鍊火藥蓄之以為極其及臨陣用之皆不效是徒知蓄藥而不知驗之於臨陣也即此可以喻學

夫以火器譬心以硝磺之內蘊譬寂以引線譬感以激射譬應亦是僕不得已曲為之譬以見火器之法惟在量其銃腹之大小劑量火藥之多寡猶格物之

雙溪先生集

卷之二

手

卷之二

學惟在充滿其寂體以豫夫感而遂通之機也蓋硝性直而遠硝性橫而裂遂而不裂當加硝裂而不遠當加硝遠且裂矣而聲不吼怒者又當密築其楔以固其氣是皆在內蘊處劑量而驗於點放不過為火器之印可耳執事謂但知蓄藥而不知臨陣之不效此病在硝磺之失則猶格物之不通由吾寂體之失則不求天則之是否而矻矻於物上求正終不免為啞銃也

龍溪云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怒之末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

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時者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功若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於人情非在塵出塵作用與聖門復性之旨爲有聞矣

來云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也夫既以先天之學爲是而豫養之功却又要在後天上用又謂非矯強矜飾於喜怒之末則過矣又云曰奉曰乘正是養之之豫外此而別求乎豫是遺物而遠於人情此皆異乎吾之所聞也古之所謂豫者蓋有前定非臨時補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雲山書院藏

湊又謂非矯飾以制之於外不幾於掩耳而盜鈴乎未由此事先有此備格未角之牛犢將牙之豕中庸所謂前定者如此夫學至於遺物而遠人情無本者如是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寂之體也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動而民莫不敬言感而遂通也幾何遠人情而遺物乎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地人鬼物之至大至要者也且不能外先天以有成而區區感應必有待於格物而後盡是先天徒擁虛名於萬感之上不知後天之所奉者又何天也聖門復性之旨當自有知

者在佛經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朱子歎曰你看他是什麼的見識區區小儒如何闕他下蓋有物先天地言先有此物而後有天地也無形本寂寥言其至虛至無也能爲萬象主言萬物統體一極也不逐四時凋言其不垢不爭不生不死真常得性也

龍溪云未應先已應非後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以此爲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不知學問之功又將何如用也寂非內而感非外蓋因世儒認寂爲內感爲外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雲山書院藏

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內外之學非故以寂爲外以感爲內而於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也既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內外則寂無內外可不辯而明矣良知之前無未發者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即所謂依識也語意似亦然設謂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後無情謂之無心而斷以爲混沌未判之前語則幾於推測之過矣

無內外無寂感無先後此數語最會籠罩道理擔閣後生富有執其咎者夫謂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

正是合本體之功則功在顯寂言下亦自分曉若云無時不寂則無時不通乎感語意尤直截一屈一信之間本末先後具見又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內外則寂無內外性無內外姑未深辯但前既以寂爲未發之中先天之學夫未發對發言先對後言寂對感言體對用言却又謂之無內外無先後不幾於自食其言乎妄意尊見嘖謂夜半喫魚兒無頭無尾至其歸以格物爲訣竅甚者謂物亦無內外以蓋其說未應非先已應非後本是言心體尊兄必以爲說工夫其下文曰譬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一貫也遂以

雙溪先生集

卷三

三

百尺一貫爲種樹之工恐爲橐駝所笑謬謂爲混沌未判過誠有之即謂是爲忠告亦可也

龍溪云公謂不肖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從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以見在爲具足不犯做手爲妙悟不肖何敢仰承然竊窺立言之意實以爲混沌無歸着且非污壞者所宜冒認也觀後條於告子身上發例可見矣愚則謂良知在人本無汙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所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本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下人之所以爲堯舜小人

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固非以爲妙悟而妄意自信亦非以爲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良知在人本無污壞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則是有此理特言之太易耳夫以昭昭之多而槩廣大無窮之體能免望洋之嘆管窺之譏乎日月之譬亦近似而實則不然來謂日月之明偶爲雲霧所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本未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云云此又是論道理尊兄稱祖師三十年今日自信其果爲君子乎爲堯舜乎豈無一念自反而得其本心之時乎日月爲雲霧所翳亦必雷動風散雨潤日暄而後雲霧始開愚之可使爲明柔之可使爲強非困心衡慮百倍其功而能庶幾於仁智者鮮矣若謂一念自反爲進爲之端則可也

雙溪先生集

卷三

三

三

龍溪云乾知大始大始之知混沌初開之竅萬物所資以始知之爲義本明不湏更訓主字下文証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爲易主可乎此是統天之學贊元即所以贊乾非二義也其言以體以德以才以變以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屑屑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簡之旨公將

復以不肖為混沌語矣

訓知品主木文...以易知為易主有何不可大
代...之主而推其之故曰乾以
...知...物資始則以乾
...象變乃六十四之總周
...知...象恐非
...知...以知
...知...以知

蓋天地古今之變又恐過於易簡者也
云公謂夫子於成卦提出虛寂字以立感應之
...知...以知

...知...以知

...知...以知

...知...以知

...知...以知

...知...以知

...知...以知

離應感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今若以獨知為蕪而屬於觀聞別求一個虛明不
動之體以為主宰然後以歸復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
以盡聖學之蘊特未之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絕念
吾儒得之以通感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虛明不動之體不睹不聞是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始可以言歸根復命之學歸根復命始可以言致知
使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外於倫物之感應聖
學之宗也何之足病此三山麓澤中要語與今所執
格物之說大不同其曰不離應感而常寂然則寂為

應感之根明矣常寂常應而往來不窮而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白沙詩云春夏誰尸紫育功只從天地
閉秋冬易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乃利貞又曰利貞
者性情也利貞言性而曰情蓋言來春發育之功實
原於此故曰不貞則無以為元不終則無以為始絕
念通感之說雖不足以議上乘而語大成而儒釋之
大端終亦不外此也

龍溪云周子曰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覺微而

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為誠良知之妙用為

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幾也有

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幾也有

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幾也有

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幾也有

處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
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多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作工
夫且隱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詰為幾也豫之六二以中
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
是未幾之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別有介石以
為之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性
皆以慎獨為要即幾也

來云良知之實體為誠是也致知之功要於存誠以
立其體存存不已則精而明應而妙自然之幾也精
明屬寂故曰無應妙屬感故曰有即所謂靜無而動

雙江錄卷之十一

三子
一五丘書院藏

有者也萬世心學之源惟在執中一語未聞以有無
之間為千聖從入之中道以是為中道則危微精一
豈小歇之田塍乎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閑邪存
其誠聖功之本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神非人力所能
與德之盛寂之至也來論謂有無正指誠與神而言
則所謂過與不及想亦不外乎誠與神也若謂過於
誠則墮於無不及於神則濫於有似乎不通若謂過
於誠神則無不及於誠神則有尤不通既曰誠則有
矣安得謂無既曰神則化矣安得謂有若以有無之
間別有一個中道為精義恐是子莫之執而陰陽家

所謂玄空五行是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惟
神也故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則神非人力所能與明矣詳觀豫之六二其義
自見六二以中正自守故能不溺於豫溺與不溺是
幾介然守正故不溺便是知幾象曰六二貞吉以中
正也又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介石是良
知的實體前謂良知之實體為誠至誠而后可以言
介石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介石之外別求良知
能免駕床而疊屋乎

雙江錄卷之十一

三子
一五丘書院藏

龍溪云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
異不得不辯非以其有優劣而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
說倣于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
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幾而發神感神應
惟其觸幾而發神感神應而後為不學自然之良也自
然之良即是愛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虛即是無聲無臭
所謂天之所為也若更於其中有物以主之欲從事於
所主以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以不學不慮為坐享之成
不幾於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曰凡兩端於我知皆擴
而克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天機所感人力不得而
與不聞其於知之上復求有物以為之主也公平時篤

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欄柄在手之說若會了自然之良別有所謂端倪欄柄非愚之所知也吾人今日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撓入意見知識無以克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後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并其自然之覺而疑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爲偏亦不可以不慮也

良知自然知幾惟知之良者爲然今之謂良不知與孩提之愛敬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者有一之相似乎如曰致吾良知之天則周乎物而不過已是葛藤纏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五言詩

繞全屬人爲謂是爲出於天可乎夫愛親敬長神感神應即易於童蒙之吉也童蒙之吉本於純一未發者主之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亦惟復其純一之體也前既以誠爲良知之實體實體便是主物從事於所主以充滿其本然之量亦是希聖正路謂爲測度之過過矣欄柄端倪白沙亦指實體之呈露者而言必實體呈露而後可以言自然之良而後有不學不慮之成茲不求自然之良於實體之克則所謂良者卒成一個野狐精其與自然之覺遠矣既曰覺便是發感於物而後有覺覺不可以言未發而可以言寂

乎不可以言寂與未發而可以言自然之良乎自然之良隨感而見如火燃泉是也不知擴充之功當燃與達處擴充之耶抑只於種火原泉處擴充之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求之心而求其端未有不爲稿苗之宋人惟擴充仁體則四端發見始有火燃泉達之機其於保四海也何有不然只做得個假仁義的伯學

龍溪云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即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脉也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五言詩

空空是一個虛心聽受之貌惟其虛心聽受故聖人叩兩端而竭之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以其不虛故也今謂鄙夫的空空與聖人同即王汝止謂滿街的是聖人之說徒以長傲而侮聖也尊兄平日看得聖人一蹴可至然自問關以來何故不滿十人言易以驕人之志言難以阻人之進其罪同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何等平正

龍溪云

欲致其知在於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知即是

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著之神卦之知
即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也洗心退藏于密只是良知
絮絮淨淨無一塵之累不論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
是肅然的是謂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即是神明非洗
心藏密之後而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當
有所歸良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寂復將何所歸乎格
物者大學到頭實下手處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
無工夫則大學爲贅詞師門爲勦說求之於心實所未
解理一而已性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則主
宰之發動知則其明覺之體而物則其應感之用也天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

三

下

下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物即事也格者正也
物得其理之謂正先師曰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
於事事物物也良知即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
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良知之
天理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此豈有
內外先後之分哉吾儒之學與佛學毫釐之辯其端正
在於此佛氏明心見性妙覺圓寂無不周非不徹且密
也惟其以無爲宗外了倫物感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
國家孰謂吾儒經世之實學而可如是乎哉先師嘗曰
舜不過幹叟則孝之物有未格文王不遇紂則忠之物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下

有未格其肯深矣公見吾人爲格致之學者誠知謹
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然之覺終日在應迹上執泥有
象安排湊泊以求其是當故苦口拈出虛寂話頭救學
者之寂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斬然謂格物
無工夫雖以不肖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之說
亦以爲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牽已而從之恐亦不
免於懲美吹齋之過耳寂是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
有動靜寂則無分於動靜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
亦定靜亦定先師云動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
與定即寂也良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匣
在臺可以言動靜體之明無時不照無分於在匣在臺
也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靜亦物也故曰必有事
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專翕專翕即寂也直
與闢即是寂體之流行非有也自然之知即是未發之
中後儒認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故謂之茫
昧支離非以寂感爲支離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動
是矣周乎物而不過乃性體之流行便以爲意欲之動
恐亦求情之過也

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此來論格言也意欲
不動的良知自能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與入井之

林惻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一樣神通又何待致此良知於事物物之間而後能周乎物而不過乎致此良知於事物物之間而後能周乎物而不過例之以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者天遠懸絕內外先後之分亦是大學本文曰誠於中形於外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中庸亦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蓋言見於彼者由此有諸中者形諸外著乎外者本乎內孟子亦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樂記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易曰直內方外又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內外先後非區區一時立說取辯於口以禦人耳來論格物是大學到頭實下手處則定靜安慮一條當爲入門之蹊徑耳神智之用隨感而應本由洗心藏密而後有猶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知禮存性而道義出崇效卑法其間多少積漸大學謂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程子曰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佛書謂戒生定定生慧今謂神知之用不在洗心藏密之後只因尊兄以無內外先後一言橫亘其中隨處掀翻說過精者近起頗粗者多傍借宜其以知

止爲迂鈍以格物爲捷法不但枝也遁亦有之來論又引先師之言曰致吾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之間是致知事物物各得其理是格物則功在致知明矣格物特功効耳儒佛之辯甚微格物與不格物乃其千里謬處佛以吾儒之學得其精之緒餘而以格物議之不亦太麤已乎心鏡之譬甚善但只於照上用功而不知磨上欠精察也先師云心猶鏡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常人之心如昏鏡近時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上昏在先生格物如磨鏡使之明明了後未磨照來論砣砣說格物亦只是說得照未嘗一語及磨在匣在臺又只說得明了後鏡子也尊兄所傳恐皆夜半密語而傳習錄云云想是爲衆僧說法非上乘所屑也龍溪云仁是生理即其化生之元理與氣未嘗離也人之息與天理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冒認爲已物而息之也馭氣攝靈與定息之義不可謂養生家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其毋吾儒公之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却是名言不敢不深省也

天人之息相資而生原是一體格之反覆便離本相故夫子曰與人相近又曰遠禽獸不遠早間是一人午間又是一人是故知幾之學養心要矣不得其養而曰我之息即天地之息謂之冒認非過也

龍溪云昔人有問莊生之學於道有見否先師曰難道無所見只是張皇些子譬如盲人驟然開眼見了天地日月雲霧山川草木種種華藏法界便口喃喃說不已不知明眼人見之只家常飯耳息爲範圍三教之說不肖偶有所見而妄言之明眼人以爲張皇之過誠然誠然前所謂入聖之微幾舍此更無別法易象雷藏澤中其義頗微何時與明眼人共究斯義亦同心一快也

嚮晦宴息與飲食宴樂只是明需與隨之時義當如此易者時而已澤中之雷深藏靜養以畜其地奮之聲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幾之學也易有以一象含數義一文該數事故體此卦之象當以隨時靜養爲要前云其義本淺者因尊兄以爲範圍三教之宗疑其求之太深也

龍溪云先師曰爲學須有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蓋因世人在知識上求長進故談此法譬如種樹只在根上栽培灌溉不

行枝葉花實想愚謂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如樹之根學者隨在致此良知不從知識上撓入些子正是栽培灌溉之功昔有學者舉象山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師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事變只亦在人心中心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慎獨即是致良知而實下手處在格物公以爲物上求正不免有功利心隨在培植亦只是培植得枝葉花實致虛守寂以養乎未發之中方是一心在根上培植此意前已有辯非面承口悉恐亦不能了當於楮墨間也

未發之中是堯舜相傳以來學問一個大原頭中庸三十三章篇只得一中字分曉萬世攸賴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乃是先師究極精微之語今謂是因世人在知識上求長進故設此法是以參苓上藥爲表時症之劑恐不當如是舛也來謂良知是未發之中如樹之根以未發爲根却從發上培養又不明言枝葉花實是何物未

開善種樹者分了根本不培植却從枝葉花實上培養也謂致此良知不從知識上撓入些子除是孩提之愛敬方可言不撓入些子知識今之所謂致此良知者率合補湊渾是知識曾有些子不學不慮動以

天之神乎舜之明倫察物亦是從人情事變上做工夫却是由仁義行由仁義行方是不撓入些子知識方是培根觀其居深山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不知此時亦須致吾良知之天則於聞見之間而後能沛然否也五伯義襲之學何曾外却人情事變此中最好包藏禍心打蕪機械一由仁義一行仁義便是舜跖之分同一良知也一以充養虛靈本體之量爲致一以推行於事事物物之間不撓入些子知識爲致其充養虛靈本體之量蕪無不中便是由仁義行推行於事物不撓些子知識便是行仁義兩端是非其幾甚明譬之富人收錢平日無區別精擇之功將金銀銅鐵錫混作一器臨時方纔揀擇不知黃金已化爲鉄矣故內省無惡方是知幾慎獨之獨字即是不睹不聞不睹不聞即是隱微之顯隱之見誠之不可掩隱微是根顯見是枝葉花實幾在隱微故培養之功當知所自

龍溪云洛兄謂脩道之功似不專於虛寂致中和合寂感以爲功立言本有未瑩宜乎公之有辯也蓋聖學以寂爲宗若脩道之功不專於歸寂則寂之外將復有功可用乎寂是感之體感有未通正是寂有未至終涉思

爲在感上察識寂體正是用那寂的工夫若曰合寂居以爲功則爲有二用矣公以歸寂爲致知感通爲格物於師門宗旨本未有悖寂是未幾之中即良知也程子曰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却於已幾處觀之蓋所以察識其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夫以未幾爲本領工夫者致知也幾處察識其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者格物也若遽謂感上無工夫則又如前所謂矯枉之過耳

蓋自聖學以寂爲宗至終涉思爲云云已得領要本領端倪之論前於致知議畧辯之詳矣擴充亦只是擴充得這個中一有不中則心之爲道或幾乎息矣此程子之言也歸寂便是通感的工夫不止不說不虛不受良其晦無悔易之美詞也而以志末爲佛學寃矣○朱子晚年悔語曰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幾而以察識端倪爲致知格物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胸中擾擾而無深潛純一之味至於幾言處事飛揚浮躁殊非聖賢雍容深厚氣象所見之差其病亦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龍溪云未幾不可與已幾相對玩本文自見云已幾者後儒之贅未幾之中不可謂常人俱有須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始有未幾之中自有幾而中節之和體

原一原也未發之中性之體也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周
文謂之不顯之德孔門謂之默易謂之密謂之虛謂之
寂千古聖學惟此一路信得及時謂無時可也謂有時
亦可也謂致中即所以致和可也謂致和正所以致中
亦可也不然說愈詳學愈支而道愈晦祇益紛紛聚訟
耳公謂日夜所息是未發氣象是也時時是此氣翕聚
散不為且晝枯亡正是養之法更不須說夜氣養
到熟時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千古聖學惟此一路一路是指未發之中而言中者
天下之大本易曰正其本萬事理立天下之大本到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早六

五言古詩

淵淵浩浩處方可言熟方可言不倚不枯亡於且晝
之所為固是養之之法然必翕聚得這個虛明之體
無時無處無不是這箇充塞更不須假人力安排方
可言熟乃曰更不須說夜氣養到熟時緣兄處處說
見成一涉工夫便覺礙眼未發本是性故曰大本者
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曰性之體用則中
節之和不知又是何物也中是性和是情中立而和
出焉體用一原也故氏曰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
之動不於立有處開基而從更於効動今之格物是
也

龍溪云止而悅感之道也止即是寂不寂而感妄也六
爻以人身取象朱子謂雖主於感皆宜靜而不宜動是
也四為心感之主也因其不正故以貞為戒程子曰虛
中無我之謂貞不貞則入於憧憧衆欲牽引而至故曰
朋從爾思五為脢不能感物以其無所私係故得無悔
此便是後世佛氏之學以其不能通於天地萬物之情
故曰志末言所志者小也六為輔頰舌處悅之終感之
極便是後世講解之學故曰滕口說也所發天地萬物
虛寂之義甚是所謂無復之感也

虛寂是咸卦全體大義程子謂感應盡天下之理蓋

雙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早六

五言古詩

本諸此咸脢便是良其背便是悅而止自有天地以
來未有一個無私係之心而反不能感物者除是一
塊死肉便行有不慊於心不慊於心便是悔如何又
曰無悔先儒以末字訓無字無所私係便是志末亦
屬扭合本文以不能感物為志末而遂斷其為佛學
咸六五不暴之寃也

龍溪云大傳天下何思何慮曰殊途曰百慮未嘗無感
未嘗無思慮也然却同歸一致正是感上歸寂之功何
思何慮猶云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也何思何慮正是
工夫非以效言也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心之

實以思爲職何思何慮正是不出位之思正是止其
而寂出其位即爲廢職入於憧憧矣谷神不死是黃老
密語是爲天地根以其虛而善應也洛村以此爲影事
宜乎公之有辯也

以何思何慮爲工夫則精義入神是何物天下何思
何慮正言感應之幾瞬息萬變如何看得分毫思慮
故曰咸速也迅雷不及掩耳而猶暇於思慮乎而不
免有所思慮者要在歸於致處曰歸曰致便是精義
便是寂體便是蟻居龍蟄日月寒暑之往來何嘗有
些子思慮故曰未之或知也其曰思慮而未嘗有所
思慮似非本旨思不出位便是度不越屨如兼山然
靜而止也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
也爲不止矣蓋言有所作爲便是出位致吾良知之
天則於事事物物之間已是引之而去其去出位一

間耳

龍溪云告子先孟子不動心不可全謂不知所養却是
二乘禪定之學不得言勿求於心是外境使不入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是內境使不入不入則心自定故
能不動告子以是求心於內的學洛村以此爲義襲恐
不足以服告子之心但告子分了內外我心性是個

善惡的外邊一切輕重長短自有一定之義隨物付之
而已猶彼白彼長而我長之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長
於我也孟子却是我長之白之爲義義由中出如輕
重長短由我權度而知合內外之學也公以五伯爲義
襲與今時所論格物之學相類若在物上求正謂之襲
義可也若曰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則固由中之學
也安可槩而例之也哉

格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謂是爲由中之學
是也但尊兄之意猶自看得歸於正三字在物上如
曰致吾良知之天則於事事物物之間而事事物物
各得其理雖不言內外出入實則有內外出入也與
何思何慮尚隔幾重公案權度既陳則輕重長短自
見而非求權度於輕重長短也告子是個求心的學
却認得心體是個死殺的故以義爲外從頭便要做
個不動的工夫與克養積盛致然不動者別是一個
機軸故謂告子爲全不知所養不可謂得其所養亦
不可

龍溪云洛兄謂分得本體之寂與得其本體之感立言
本未瑩不觀不聞即是寂戒慎恐懼即是守寂之功寂
雖隱微然却莫見莫顯體乎物而不遺寂而感也言

之不能離乎物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誠則一矣
若寂與感相對便是二法非所謂致一也

寂雖隱微然却莫見莫顯體乎物而不遺寂而感也
言寂之不能離乎感也何幸而得聞此語早聞此語
安得有許多煩惱致左右費詞也寂為躁君靜為動
根若與感作對便是無君便是撥其根大亂之道也
龍溪云物是感應之迹寂是感應之體寂感本是一體
感處正是做却歸寂工夫若謂感上無工夫纔說格物以
致其知縱使矜持到十分恰好處縱是義襲則有所未
鮮也格物是良知正感正應一循天則之自然正所謂
順應非矜持也物得其則之謂格非物上求正也故曰
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此可以
窺師門之肯矣

物上求正明是義襲而曰有所未鮮先入主之也若
能復却良知本體則其感應自是循天則今人喪失
良知本體何啻十七而以一反便得為真體便是感
應之正先師作尊經閣記有富家子孫不務守視享
用其產業至為簞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
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物來順應不有
人公之體為之主而曰順應皆襲取也格其心之物

數語信是先師之言豈無別說可証而乃矻矻執此
為著龜說法誇佛頌兄少降前曰不睹不聞即是寂
戒慎恐懼即是守寂之功莫見莫顯言寂不離乎感
也鄙蓋嘆服今又曰寂感一體感處正是做却寂的
工夫却又倒提了葫蘆若云歸寂正是做那通感的
工夫始與前論相符

龍溪云大學全功只在止至善一語止至善之則只在
致知二字而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先師教人嘗曰至善
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蓋緣學者根器不同故用功有難易
有從心體上立基者有從意根上立基者從心體上立
基心便是個至善無惡的心意便是至善無惡的意便
是致了至善無惡的知格了至善無惡的物從意根上
立基意是個有善有惡的意知便是有善有惡的知物
便是有善有惡的物而心亦不能無不善之雜矣故須
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雖其用功有難易之殊而要
之復其至善之體則一而已公以知止為致知以慮為
格物定靜之慮即是何思何慮所謂一致而百慮也但
謂纔屬於感便以為電光波影與物輪迴無端拱清穆
之時未免將寂與感作對法端拱渭和將淪入於寂

身經綸無所倚之學未免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大學全功只在止於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格其心之不正以全吾本體之正錄中所載與公等格物之說不同寂者感之主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語意輕重本自明白今乃謂寂無功夫而求寂於感謂是為電光_影波與物輪迴非過也知止而定靜安慮已是提出知止為學問大頭腦安得與感作對端拱清穆却是超乎萬感之外而主乎感者也感特寂之應迹耳中庸言無所倚蓋言至誠功業渾是一個天德流行其淵其天肫肫其仁一毫人力不與故

雙溪集卷八

卷八

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寂者天之德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達天德便是王道謂離感而不能體物無乃寃之過乎

龍溪云精義入神本是致知工夫致用正是格物尺蠖之屈龍蛇之蟄只是發明屈信相感自然之機正所謂何思何慮也然謂物字本輕又把高曾祖父家數取礙却恐未然物與身心意知_為一先師雖有是言恐不可見物是物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故曰精氣為物是從虛無靈覺凝聚出來的豈容輕得大學之要只在誠意良知是誠意訣發格物正是致知實下手處自始學至

於聖人只有此一件事吾儒所以異於佛學正在於此

前已論之詳矣此先師苦心也物是物有本末之物是也然物字本輕重在本末字若曰物是從虛明靈覺凝聚出來的又是未經前人道語既是虛明靈覺凝聚出來便是天精天粹流行之用發而為中節之和緣何又有不正而格之又謂是先師苦心處恐不可以曾子反求為悖也師不云乎至善是心之本體未嘗離却事物若於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不知物上求正與事物上求至善又何所問先師又曰致知為盡之矣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謂非苦心苦口不可也來云精義本是致知工夫致用正是格物則功在致知又明矣身心意物混而為一若不善悟七聖皆迷高曾祖考取譬特明為一氣相傳而亦自有差等也鄙以致虛守寂充滿乎虛靈之體為致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為格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與明明德於天下相照應煩以大學通篇參玩亦自可見附去臆說一冊以資覆

瓶

答董明建

接教翰具悉近學真切良用歎服切問近思仁在其中

雙溪集卷八

卷八

皆如此尋究則心自
待問而枉致勤懇義有不容以虛辱者勉強附答愧
無以敬微義幸與同志諸君子共商之無靳往復仰得
因之以聞所未聞不亦幸哉

民者通天下之稱合親疎貴賤遠近而一之者也人則
對已而言耳稽諸古訓乃曰上帝降衷于下民曰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曰民之秉彝曰天之生斯民也曰天民
曰先民曰逸民至西銘則曰民吾同胞而其下即云大
君大臣高年孤弱賢聖疲殘均之爲民也仁者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擴吾一體之仁合親疎貴賤遠近而無弗
雙聲室文集 卷之二 五十五 書院錄

親之是謂明明德是之謂親民明德親民輕重厚薄先
後緩急又莫不有天然之中不容以纖毫智力增損安
排於其間是之謂至善明德親民者一本乎天然之中
而不以纖毫智力增損之是之謂止至善知止至善則
明之親之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者得乎大學之
道也至善即良知也良知者輕重長短之權度也當長
而長當短而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物各付物而智力
纖毫不與焉是之謂格物也先師云格物者止至善之
功也至也格物之功須與定靜安慮四字上識取方下
處外此則龍取也足下謂民者以上臨下之義恐該

不得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只爲舊說纏繞耳熟玩
西銘思過半矣皆將定夫得西銘讀之乃曰此中庸理
也中庸之理即大學也九經言脩身明明德也尊賢以
下親民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皆天理也止至善之謂
也

知行合一自是本體猶云知即行也行即知也不知不
得謂之行猶不行不得謂之知也故錄云知之真切篤
實處是行也則凡知之不真切而篤實者可謂之知乎
知必真切篤實而後謂之知則凡做知的工夫必須真
切而篤實也做知的工夫果能真切而篤實便是做行
雙聲室文集 卷之二 五十五 書院錄

的工夫也行之明覺精察處是知也則凡行之不明覺
而精察者可謂之行乎行必明覺精察而後謂之行則
凡做行的工夫必須明覺而精察也做行的工夫果能
明覺而精察便是做知的工夫也是本體也即工夫也
外却明覺篤實則求一個知行的工夫不可得也堯舜
性之自然明覺篤實也湯武反之復其明覺篤實也五
伯假之讓其明覺篤實以施之於外也以其離本體做
工夫也故謂之假來論心之靈覺者知也靈覺之流行
不息者也是也須要知得常常如此靈覺處便是流行
不息也非靈覺之外又有所謂不息也目視足行又

一說姑置之

冲莫無朕者理之一萬象森然者分之殊渾渾惟一萬象之所由生散殊惟精冲漠之所由形致廣大極高明一之義也盡精微道中庸精之義也父母者陰陽之謂也致一以成變化者也二氏只做得個無朕的工夫獨陽不生也五伯只做得森然的工夫獨陰不成也惟精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議度如此未幾贊言幸再思之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後有不善而凶悔吝生焉動而無不善者吉也夫善與不善皆由於動而後有則

知未動之前即來論渾渾噩噩之體也尚何善惡之可言哉故心也意也知也物也自其本體而言之皆無善

無惡也感於物而動也而後善惡形焉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生之謂性之說已見本體一斑無分於上下無分於大牛斯失之遠矣誠能戒懼以致中當其中時然而識之義自見也孟子性善之論已是指性之欲而言也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王湛二家之學各自為宗旨果能實用其力各自有得力處今日天理即良知也隨處體認即致也顧亦未為甚非但其實有不同處亦不可誣也茲欲比而同之是

殆為二家折中講和之意似亦不消如此也先師教人

重在必有事焉未嘗少得勿忘勿助甘泉先生教人重在勿忘勿助未嘗少得必有事焉顧其立言俱為救偏補弊而義終不若孟子本然之渾全密微不費分說也但今之論助者殊未盡助字其症其謂矜持欲速者已落在第二義矣要知助字病痛的確須謂集義所生的生字上義襲而取的取字上照驗體究然後之矜持欲速不足以盡助字本症也知矜持欲速不足以盡助字本症然後之吾輩今日之學皆助也其亦有時自謂湊泊灑落者或恐又是忘也皆非集義所生者也生則惡

雙筆集

卷十

三

王湛

可已矣哉學至惡可已而後本體之知始見而凡即其事而格之者皆惡可已矣之功時習之說反身之樂湏從生字說體貼出來故無物不長謬見槩見于嘉會卷端來論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日用工夫體驗先師之說撫摸不破云云已是工夫中正處也又曰不知熟為中正不幾於騎驢覓驢耶近時有立說陰排良知之學者謂其脫却學問思辨之功又謂良知不合天理其與佛氏以知覺為性何異噫冤矣致良知三字乃是先師於大學中認取一個止至善的機括拈出以教人其初或一以知

字之疑於覺也故於知字上加良字致之時義大矣哉
學之不博問之不審思之不慎辯之不明行之不篤可
謂致乎故中庸兩言致字大易則曰致命語曰致身曰
人未有自致者也曰喪致乎哀而止是何等喫緊字眼
聞見之知其不合天理處或然也知而曰良乃是天理
靈覺發動處是非之本心也今觀孩提之愛乍見孺子
之入井怵惕惻隱嘖爾蹴爾之不受不屑墟墓之哀宗
廟之欽是良知也何謂之天理乎致知二字孟子發之
爲盡忌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學
至於知天知止於至善也而猶謂之不合天理脫却學
問思辯之功豈非古今一大冤事耶本不欲辯特以來
諭有異同之間設復云云體認天理亦是延平訣竅文
公晚年孤負蹉跎之悔正以此也甘泉先生第加隨處
字耳鄙人嘗刻二業合一論小序云隨處體認云者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也今之議
者則曰天理是一物而以我體認之猶有三也又曰隨
處體認天理是以天理在隨處也義外也是皆以己意
文致立言者之意而遂其攻排之私其與前所排良知
之學者症候正相似方欲講學以風動多士克伐怨欲
不行且不能焉况望其拔去病根乎誠道學者之歎歎

之時不同耳良知本體豈有增減去來之可言哉譬之
炬光然置諸龕光之所及才咫尺耳置諸房光漸遠也
置諸堂則又遠也置諸堂之外則遠而又遠也夫炬之
光豈有加哉氣質之堅脆充斂自有其時猶置炬于龕
于房于堂于堂之外不同也其謂赤子知之宜通而反
蔽既壯宜蔽而反通亦於此乎觀之可見矣但所貴乎
良知者誠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
誠惻怛莫非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也堂外之炬
光之所及果遠也然光影之閃爍模糊比之龕中之炬
晶瑩明徹光影自如者孰爲良哉人之既齟齬既充聞
見日開比之赤子之啖啼乳食不知孰爲至誠惻怛也
其謂孩提之童親兄或拂其意則怒而擊之而遂疑赤
子之心不得爲至善此特習之使然也嘗見夫父母之
於赤子也知咲也則誘之而使咲測其怒也則誘之怒
怒而能言也則誘之罵怒而能舉手也則誘之擊其與
愛親敬長不待學習而目無不能者孰爲本體哉氣質
日充則聞見日加聞見日加則良知日以消蝕大人者
變化其氣質消除其聞見以養吾良知之至誠惻怛此
所以爲不失赤子之心也然則吾輩今日之學將日廣
其聞見以求其所謂無所不知乎一惟致其所知之

誠惻怛而姑置其所不知也爲炬計者將置諸密室以保其晶瑩明徹之自如乎抑將圖其光之遠及且置諸堂之外任其搖蕩閃爍以速其燼滅也吾弟英特當自有得於臆說之所不及者若遂據此爲定論則誤已誤人矣

入秋來經理先丘久稽訊問爲歉承書教自反真切足見不自欺也悟而不改猶自欺也自欺者自斃他人更與不得今人以知覺爲良知者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處不省莫若別尋門路不必再講良知也良知是未發之中知覺乃其發用猶云性具天下之有傳習錄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一

空

王陽明

中若無此一線命脉僕當爲操戈之首往往告諸同志未有以爲然者豈予一人獨病狂乎若以爲衆論果是僕亦嘗是之而今始知其非也中庸曰不睹不聞者天下真睹真聞之所聚此是千聖真法眼藏願諸君細體究之無謂老諄自迷迷人所需藥物須自來領始可授一咲

昨匆匆過去未及容與爲歎即承書教知愛知謝不知是良知的妙用致得良知完具便有不知的饗用譬之樹木壠培灌溉只在本根上着得的枝葉花實聽其生意自達未之或知也只是是一貫原非兩截願吾弟試

之亦未敢以謬見爲是也外承所委適得便以奉尊命矣餘不備

雙江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一

空

王陽明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禮部儀制司郎中

未豐

後學蘄春吳鳳瑞校刻

賦

黃鳥賦

翳嘉木之葱蔚兮鳴黃鳥之嚶嚶坐綠陰之金羽兮協
笙簧於咸英余聽之而愜吾之心兮忘憂患之怔怔盖
嘗和爾求友之聲兮杳魚鴈之沉寘慨管鮑之不可作
今痛趙孤之曰嬰彼丘隅之可棲以止兮晚羅罽之無
因可以人而不如鳥兮行將尋霞丘之鹿伴復雲渚之
鷗盟也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一

五言古詩

操

幽拘操

蹇余衰之被逮兮忽春與秋之相仍淹幽沉於八月兮
黯日星之晦明紛校卒之凌咄兮抱桎梏以爲親胡置
我於叢棘兮顧形影之行伶嗟時命所遭之弗祥兮慨
無妄之有因彼戈者何暮於雲漢兮邈鴻飛之冥冥幸
湯祝於三驅兮泣下車之罪人雷雨作解兮 入王聖
仁

四言古詩

先大夫忌辰

諱日之臨我胡在此涕之無從其類有泚
諱日之臨我胡在獄念之痛心爲父母慘
維茲諱日終身之喪霜露既降履之悽愴豈維悽愴有
淚淋浪墨縗纍纍誰揭我箱誰舉酒漿誰奠我高堂
乎洋洋痛心之慟也狂
諱日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十二句
三五七言古詩

秋夜長二首

秋夜涼秋夜長蟲聲淒短壁月影落空梁心逐滄州長
是夢愁隨短髮盡成霜
秋夜涼秋夜長吟風紛落葉斷鴈杳孤行搗練不林檎
杵急美人遙在水雲鄉

五言古詩

過玉華洞次邵端峯韻

瞻茲玉華洞窅然古道傍我求當玄冬停節探幽藏一
竅自天鑿雙柱懸玉長惟形虎龍躍古色雲霞蒼上有
神仙宅下有蛇龍床峽泉急雷闐嶮壁迴煙光老樹羅
松桂好鳥鳴宮商三十六洞天奇哉無與伉想當混沌
開好事爲主張斧鑿如有神巧力竟荒唐幽懷未屬厭

鉅催行忙欲去不能去獨立歎蒼茫何時遂逸散
此傳丹方

寄十一姪 如晉作

憶別黃門兒足馬南源路汝歸幾何時我復屢脩阻嗟
哉人生浮斷蓬無定所所願各努力民何足數豈無
千金軀繫關非細故文禽羽毛矜志士名節顧艱貞利
攸行冥豫多凶蠹曷哉宗廟欽哀此先人墓况當苦塊
憂衰憐當如數棟孫美天資龍兒亦敦素作之隨器成
皆可昌門祚執手語諄諄負之鬼神妬委身事 明王
無復能家慕

雙溪集卷之三

王峽別鄒羅周劉諸君子 已下被逮作

木葉墜寒風滄波渺何許念茲河梁別相看淚如雨漢
庭哭賈生豈爲吾與爾死別一尋常即死豈無所悠悠
者蒼天落日鳴荒杵

族南浦

南浦城頭水終朝送行李行李異情況宦游與商旅亦
有被逮臣一生覲百死豈無安心法安心在知止豈無
桎梏朋楊劉諸君子豈無祝網仁
聖明見萬里

夜見踞哇

田中何人斯踞哇如有爲退焉獨繫身亦有糞田惠不
謂種人納履鄰遺罪君子慎容止一真破百偽眇茲
戴盆夫心可皇天對

次九江

平生鹿豕資原不閒羈束胡爲送王章一體聯三木念
茲粟里間肯效窮途哭寄語柴桑翁凍餒亦自足

渡九江

朝發九江湄便是三湘地未暇弔屈原無勞悲賈誼人
生遭際類如此蒼黃翻覆何足計

汶上

雙溪集卷之四

昔聞閔子騫汶上辭費宰卓哉孝廉風至今宛如在嗟
余顛蒙資結髮思磬效僅免子弟愆曾無官爵愛豈謂
雲霞盟翻胎羅爵害俛仰三嘆息風沙揭輿蓋

車中見日

晴旭照車中紅光滿人面幸茲戴盆夫亦有窺管見呵
東將眉鬚欠身解勞倦嚴霜濕融融匹夫何曾怨

次德州

德州出肥皂可以滌面垢脂粉有餘資今色人皎皎豈
無垢衷人禍心藏淵藪山岳義何居骨肉恩逾藪叢棘
止蒼蠅垂楊坐黃鳥安得挽長河一洗衆心曉嗟哉

異域客坐今甯舌生長風

風電志感二首

昨日急風電雷震怒號今朝天宇清萬物咸欣寧於穆天心未可測雲霜雨露仍霹靂雅願風調雨順霜不殺處處含舖歌 帝力

昨日淚如雨今朝淚流血不知何所傷拊心痛如割李陵負漢恩晁錯速邊釁不有徒薪謀生民誰造命

題扇面

江色渺風烟林光雜蘭芷一葉繁松陰客懷淨如洗人生隨所如要在安汝止誰知習坎心亦有滄洲趣

雙蓮集卷之十

卷之十

再答楚望二首

尼父美栢松騷人詠蓀芷不有穢垢縉局用巢由洗洗耳千頃陂澹然無流止川上嘆如斯千載遺真趣

二

贈我雲錦章懷袖香生芷一掬塵渴醒賴此清泠洗坐今寵辱忘便是丘隅止念茲蓬垢姿自有人然趣

長至

遊哉天地心七日觀來復葭管動寒灰官梅吐幽蘂先王尚閉關君子慎幽獨念茲一線微寶以終身教徐有萬物亨會見群陰伏

校子安書知已至京

爾聞余就縛諒爾情悲咽奔代豈無身勢阻與牛掣兩年牽夢思千里風塵隔忽聞解擔囊尚阻親顏色片楮蠅頭書字字魚腹血上戴天日開下銘再造德次言加餐飯未復致寬臆賣身云不辭况賣田園宅骨肉本情親患難尤真切形影素相吊感此淚如擲家運值否屯讒忌叢傾迫公論久自昭冤狀咸蠲雪官爵非所論要使微衷白

慰子安

損者德之脩而曾知此意高卧清凉山累足紛華市室

雙蓮集卷之十

六

卷之十

欲禁侈心鎮蹢躅浮氣寶茲金玉軀不負鴻鵠志我家世業農我爾才科第勉爲科第光共播雙溪氏溪水清冷冷雲嶺高仰止酌彼厓下泉澄然誰可擬寄語同心人叩顛利出否

家僮觀橙丁

家僮觀橙丁內有一片紙報我得勘移昭雪煩知已知已昧平生神交邈萬里人言何足卹國是賴有倚鬼車釋睽孤蜂蠆消毒尾李白歸巫山賈誼還宣室紫巖卧翠微白門弄深碧化心養精魄鍊氣神軀質損益匪人知稽首謝桔槔

苦寒嘆

彈劍歌苦寒嚴風凜四起水冰書春秋瓶冰感詩語剝
盡千羊皮脫落萬人指黃金買尺薪白壁換斗米鴻鸞
無高飛狐兔得深處斷脛淚未乾棹雪興過沮湯婆憶
舊溫酒客乏新侶衰病愁苦兼期歲淹困固除夕可誰
依黃君渺何許歌此寄同袍灑淚恐成雨

西司志遇分東知已

北司送西司感此歲云暮寒齒搖欲脫短髮稀可數賴
遇督獄賢天假良緣晤北有戴安道西有黃叔度叔度
契平生安道新如故握手微且悲且叙交相慕學探叢
雙燕舞集卷一 八卷五

絲微詩裁牛腰富極枯資弄吟患難翻裨助素位隨所
如便是菩提悟佛開方便門余得邯鄲步交道久榛蕪
世途多風雨節孝厲金堅徐六一閑車輔政亦有蕤嚴
翁傳青眼頻相顧共揭戴日盆載引迷津渡羅漢出旋
渦蹇蹇鳴大路傷鳥鳴于飛困鱗迅長遡此別難爲惜
此情安可戀傾景渺燕臺寒雲沒高樹

春雪

春雪已彌旬霏霏猶未足斷階掃復漫遙漢紛仍促粉
曙映千堯瓊光眩雙日鶯聲邈難期花信那由覆緬彼
鶴龜仙冰姿清可掬空懷剡溪興未解丹陽獄對此日

啣孟長簷展書讀

五言律詩

江上聞錄華亭作

何處笛聲起孤舟入夜清秋還江上好月是水邊明才
薄妨王事時平逸宦情不隨琴與鶴天地此身輕
送吳節推考績已下家居作

吳子今辭滿天風動綠濤法星澄夜靜文隼戾秋高萬
口探平日三年彌教勞白頭搔更短無計薶攀號

野外

野外全無事出樓稱懶人杖雲憐菊瘦依竹聽泉聲珠
粒香宜晚瓊漿老更親交游漸日遠飄泊信吾真

翠微洞贈諸子枉顧六首

玉洞雲長寂劉郎今又來仙緣真不偶塵夢定須回王
樹兼秋色瓊芝當酒杯丹書霞室秘何日共參裁
久歇知音調攢峯玉洞饒猿龍踰白水騎馬上青霄珠
露清能渴丹霞飽易消愛君留莫得明日異今朝
何事從劉阮來尋玉洞遙塵心多幻妄仙跡只漁樵我
舞蒼龍劍君吹紫鳳簫不妨傳妙道飽飯睡兼饒
此上逢黃石江東味紫尊卿家原有種吾道亦能尊入
鏡湖龍披雲向酒樽遠心知有語塵市郭龍門

憶澄江句夢詩生才桃源曾惜別菊月此重來昔
海誰憐溺清尊向沙開不忘今日意歸築望仙臺
汝是吾宗彥超然頽碧峰不辭風雨路遠訪翠微中洞
古雲泉寂山深松桂濃不須塵外慕虛靜是仙風

九日登凌公閣限杜詠三首

久貯登高興今朝始盡驩
天畔閣人坐斗中寒未
可辭沉醉焉能免脫冠
黃花期不負百歲幾同看
自有登臨勝何勞更築臺
此山當邑垣茲閣傍雲開
肯負尋幽興還期載酒來
浮生惟有醉莫待菊花催
高僧人能幾浮生太劇微
合歡原不偶得醉可忘歸
細菊飡朝露酖顏映夕暉
側身臨北極雲卧媿朝衣

凌空閣三首

縹緲懸厓閣秋風勢欲危
雲霞侵座冷星漢近床移
只有神仙侶還同猿鶴嬉
未須論辟穀芝菊自充糜
予有山水癖探幽愜所期
九天澄爽氣百里著遊絲
石裂雷長奮山陰霧作帷
老來貪便逸敢謂世相違
勝境千年秘幽樓豈偶逢
攢厓躡虎豹懸瀑舞蛟龍
語接神霄近群超人世中
涼風衣袂薄六月灑秋風

邵武行臺舊有澄心亭尋燬于火而亭之詩刻
猶存因次其韻已下巡閱作

春霖臺坐寂人已到無懷
日出浮雲散天空瘴霧埋
風光悅花鳥春意足根荄
無那干戈慮躊躇立斷階

清明

寒食春當暮風暄花鳥天
齋居慚不與臺坐思茫然
楓柳藏新火溪山戀舊緣
共展幡郭祭獨羨子推賢

出郭訪陳惟濬西禪寺

出郭探禪寺風花豈浪遊
餘輝爭覽鳳無妄嘆牽牛
竹木春深暗禽魚地僻幽
一杯銜落日惜別未能留

贈書吏汪廷卿告病歸省

老母關心切微名到手遲
經春常卧病池案竟辭歸
離石舟航險煙花衾枕移
相晤旬月義不盡一杯持

峽江公館次韻

傳舍風當午時同僕馬休
陰連千樹碧雲濕萬山頭
世道嗟淪墜塵途益阻修
駕駘須力盡當爲主恩酬

夜宿深青偶題

歷遍漳南路民風日見蠻
瘴深叢竹木法數訟刁頑
過雨全無暑開雲便有山
驛亭今夜燭千里憶斑斕

邀陳惟濬

仙客之何處冥冥蜃氣樓
誰知浮海嘆不爲辟人謀
病怯炎蒸毒居宜寺觀幽
蕭蕭鳴馬去千里致相求

亭坐有懷簡豐五溪學士

莫倚孤亭坐叢驅鳥雀宜來幽頻灑墨聽雨自移尊當道豺狼泣清秋鷹隼驚碧山懷學士逸興欲誰言

臺夜懷南野

獨夜行臺靜秋風細葛涼迂才徒感世多病只懷鄉梧影疎庭露蟲聲近客床南來鴻鴈少何處望周行

夜坐懷明水

別後亦多病南來書札疎渴懷依玉樹苦熱嘆秋菰何以超凡俗相期事故吾况茲風月夜浮海共乘桴

校文

雙江先生集 卷之三 十一 臺夜懷明水

桂子香風合文章事品評開科承景運入教奮秋英咫尺昭天監虛明湛水平未應迷五色何處更持衡

賦得

秋風橫獨鶚何處羨全牛秦漢文章復歐蘇品第優志公天日照緘秘鬼神幽桃李私恩植誰當爲國謀

秋懷二首

暮雨祛殘暑涼風薦早秋渴蘇司馬病賦倚中宣樓山谷芝蘭秀鄉園芋栗收陳情今有躋役役用何求

短髮西風裡羈懷落葉前未堪驅病骨况已近衰年遠到知駕力歸耕可薄田溪山讀書處芝菊正秋妍

除前二日次黃崎鎮

風鼓潮聲急依山暫息行久餘觀海興况切濟川情帶雨蒼雲顯搖天白浪明晨光予利涉渺渺去舟輕

連江道中口占

驅節連江道江連山亦連我來當落日人尚醉新年湖曠鳬鷺逸風暄花鳥便此行何所作處處采詩篇

送方大行還京

離合嗟萍水攀留興未闌母儀天下定使節日邊還高義驅今古清風動海山况經桑梓地花鳥慶斑斕

宿東峰驛時得寧波之報

雙江先生集 卷之三 十二 臺夜懷明水

持斧經年舊腰金拜命新參苓扶久病湖海渺孤臣塞馬空悲笑達鴻漸隱淪驛當風雨過涼意正翻仍

宿高良寺次見素翁韻

匹馬霜風暮高良亦勝遊諸天先得月殘夜此憑樓路轉藤蘿合雲深竹木秋我來貪便息無用老僧留

除夕用別駕許玉林韻

堯封同守歲而我倍傷神白髮人多病黃堂家故貧松楸荒隴恨童僕異鄉親處處風波急無因得問津

元旦謁三聖廟用韻復玉林

三聖垂衣地承管屬舊章春元瞻廟貌學街憶羨墻于

羽聲威遠風沙歲月長執中仍傑閣萬古有迴光

送王稽勳赴部三首

傾蓋未知已燕僚三月恭幾入敦道義一別歎萍蓬省
曠緣何事音書竟不通儘教神意合不繫往來懂

念爾三槐俊離遠已十年蹇騰爭鳳覽老病只霞咽此
會真如夢無何又別筵相看情不盡日有念歸田

予有茂林卧君選吏部郎不因官况薄敢謂故人忘鴈
斷沙飛暮鶯求柳欲黃莫須嗟遠別努力事 君王

洪洞道中

水溢傷中夏新秋報早多穰年長不遂歎世竟如何可
但疲微役仍兼苦戰戈無勞問津者吾意久逾河

聖節有述

白簡迴丹殿廿年違寸心拜瞻同譚舞廢病幸招尋仙
聖寧居寂高玄敬禮深龍飛堯舜業敬一有遺箴

論詩

大雅今何在微風里巷中一言存魯頌三歎憶虞桐關
世羅三極超神合大空虛亭家學舊况近杜陵翁

九日登中樓用杜韻時王孫各以茶酒相遺
百年看菊會此地共登臺樓閣因人勝風烟傍日開乳

曾翻雪獻春向鬱金來暫拭下戈淚清樽妙舞催

壬寅臘月十五日

去歲今朝到今年歲又窮丹心曾自苦白髮竟何從保
障河東日飄蓬冀北風誰憐麋鹿性豐草只思東

除夕僚友集衙解因登往韻

歲盡燈前夜春回帖上神鶯花趨爛漫颺颺笑清貧萍
水逢非偶蘭心氣自親椒盤且爲樂何必羨通津

舟中望獻山下被逮作

卜築渾因爾依棲舊結楹豈知商隱地翻速楚囚行亭
閣巖烟曉琴書洞月晴山靈須忌護莫負歲寒盟

次廬州

昔年持玉節今日卧囚車同此經過地相逢太不如是
非惟我在功罪竟何居賴有 重瞳主鄒陽欲上書

次定遠

荒落人家少風沙去路遙奔馳定遠縣仰負 聖明朝
保障功何在萋菲謗未消行吟霜月夜白髮短蕭蕭

早行有感

餓莩生誰造腥膻氣自消當年出死力此日累 清朝
霜印板橋迹鷄鳴荒杵遙旅行無夙夜况是逮臣輶

聞鵲

隣鷄分曙色喜鵲噪簷前望赦囚人願知幾禽鳥先風

霜欺病骨歲月近除年相對劉郎語傷心一汝然

驛夜同劉文中姪乾對酒

被逮寧非罪威刑亦至仁困窮知學力患難見交情食
少那能酒天寒只望春三人同卧起談笑兩經旬

登車二首

車陸南人怯况兼衰病摧自慚功本冒應是罪之魁騎
逸塵飛電輪翻地轉雷無嗟心力戰春意近江梅
陸行茲茲輒感嘆楚狂歌卧轍勳何濟懸車禍更多仰
天嗟播蕩平地亦風波惟有逃名者冥飛奈爾何

河間聞高玄火災

雙蓮集卷之十一
九廟方新建高玄又火災堯湯曾水旱造物只嬰孩土
木何時已瘡痍祇自哀終朝勞聖禱一念望天回

官橋早疾

客枕何曾着逡巡又五更紛紛戒行李歷歷聽鷄鳴枯
攀添客絆星月助霜清試問官橋柳何時復轉青

鄒縣

運啓真元會細縕育太和禱尼先降孔從舍爲生軻周
極恩常在配天功不磨采蘋徒有願械繫此經過

東河雲山居

曠野人家少單車獨夜行火明疑有店犬吠忽聞聲

近窮途主茫然逆旅情無嗟勞與辱此境是良朋

宿羸海驛

去鄉五千里一月逮程餘霜落烏啼月風回鴈起沙此
身寧有著到處即爲家羸海歆孤枕燈寒月影斜

次阜城用韻

得止還須止欲眠竟不眠浮雲去渺渺寒月落娟娟逆
旅身如寄滄業迹屢遷百年那可計多難聽皇天

獄

三人聞復釋喜極淚沾袍刺舌思今默全身念爾勞艱

貞存虎尾勲譽等鴻毛歸混漁樵日風情莫甚高

聞黃洛村轉刑部

昨日傳除目聞君轉法曹班聯華省貴星應貫城高冰
藥秋臺肅官晝夜燭勞何如邁種德千載仰夔皋

蟬

念爾何孤潔栖雲抱露草輕盈晴花翼清切夕陽聲風
月眇軀殼炎涼適死生向來幽澹意攘臂爲誰驚

鳩

呼急何爲者貪天妬雨晴點頭如有會比翼設相征計
拙巢居鵲遷喬友愧鶯西生雲樹密何處不宜生

鵲

朝來何事喜喈喈向筵端毛羽霜烟潤飛鳴天地寬
星橋成雅會風牖計偏安愧爾先幾哲空增仰屋嘆

歸燕

舊壘從蛛網翩翩別主歸知時曾失序哺子竟無依
對語聲逾遠群飛影故稀明年春色早莫忘故人扉

荅戴子問學次韻

虛明澄夜氣萬籟寂銷沉不犯纖毫力潛窺天地心
動中有不動外物何能侵寄語了心人平日本無箴

秋意二首

秋意何所見井梧一葉沉風凋逮臣髮砧動故園心
遐矣乘槎興悵然抱膝吟誰嗟吾道厄天地一沾襟

青陽方稅駕大火又西征鴈度霜前影蛩吟月下聲
虞羅何日解客憂幾迴驚白壁終然任黃金價亦輕

聞促織有感

促織爾何訴淒淒日近冰月明添夜寂風味助更長
客憂何曾穩秋懷益可傷天機神肢翼喧寂異炎涼

別戴子

此地具隻眼平居抵萬金汝能敦古義情亦義衷心坐
究危微蘊交酬長短吟明朝把君袂何以報知音

生日

念此劬勞日斯文困辱年鶯花遲淑景風雪滿前川
短鬢浮名累長江春夢牽明晨理歸棹深卧薜蘿期

錫山舟中簡萬鹿園總兵

文武推全德當今萬總師石蓮嘗問道荆水每傳詩
寡欲求仙侶輕財學佛施西湖烟景好適隱久相期

西湖贈吳方士

已下樞府作

卜築西湖上仙遊近若何江涵秋意早波隱夕陽多
刻棹迴瑤雪驚槎泛玉河投竿終有日共聽濯纓歌

接臨汾王湛泉書適聞早鶯賦以代簡

鶯聲何處起綠暗上林春幽谷經年秘黃金百鍊身遷
喬那有意求友總傷神誰饋河汾鯉長懷代木人

部鶴有折翼者長鳴省署哀而賦之三首

折翼胡為爾長鳴一憮然自憐非故我空有羨長年雲
漢無歸路風塵落俗緣羽毛何足惜最愛頂丹鮮

憶昨雲飛日天空適自然乘軒豈予分垂翼已經年
靈囿思咸若瑤池夢舊綠平生修潔意空羨玉爲鮮

每誇霜翮健萬里幾超然誤落虞羅手淹留省署年
乘風徒有意度海更無緣問訊良醫能回枯木鮮

予多病形容日就凋每用惻然用韻

簡謝

誰復憐子瘦而君獨惻然痼痼如在已道義亦多年竊
祿爲身累虛名豈福緣不堪秦越視袍拭淚痕鮮

贈蕭醫官民壽歸永豐

念爾來何事憂予老病狂愛山情暫輟采藥意偏長人
傍雲霄去身霑雨露香柴桑如問訊短髮盡成霜

石川醉叟爲泰和尹翁題

已下致仕作

雅有柴桑嗜猶然得老閒卧雲便酩酊洗耳聽潺湲風
月從拈弄驚鳬自往還坐看潭裡影白髮映酡顏

懷萱爲謝維世題

懷萱爲謝維世題

九

懷萱爲謝維世題

乾坤固罔極慈母思何任百歲光陰盡餘生慶霖深花
開猶愛日葉落更傷心念爾憐親意終天恨不禁

菊丘爲西賓王汝執題

天地如許寬一丘聊自藏幽閒遠人俗雲影淡秋芳夕
餐樂我飢獨嗅飲天香人苟知自適處處皆柴桑

五言排律

送王節推考績

王子金閨彥經傳王署英才名魁藝苑士行重鄉評剖
竹司民命分荆湘教程電雷新執法冰蘖蘊家聲道息
豺狼橫囹空鼠雀爭下車長泣罪更獨夜求生寧忍

始能今孤用情植柳數遠澤種竹不餘清金矢三年

得權衡九邑平績當書最考政已及瓜成出祖憐子病
登仙羨爾行鳥鳬雲外逸翬鶴月中明盡舫魚龍避文

旂隼鶚驚秋風江漢淨朝雨酒盃傾吳楚東南別乾坤
道義并彙征塵遠邁蘭臭憶同盟枉道曾加壁空山乏

報瓊足徵光照乘須重價連城街衛徒遠已行藏利未
貞直躬多見忌古道未宜名不負相期久他年同耦耕

被逮族恩江鄉東廓羅念菴諸公追送玉峽賦

別

禍患勞知已怔怔痛在躬驚聞竟欲斷追送意無窮匹

懷萱爲謝維世題

九

九

懷萱爲謝維世題

馬深山月遍舟逢浪風死生付流水身世等飛蓬劍解
延陵佩囊傾陸賈空茲行余自勉不負此心同

柬謝少湖學士南野宗伯石淵司寇洛村主政

某不穀行寡諧世學未宜人謬以虛名情茲
多口以故變出匪夷災生無妄勿論喪家幾
不免於身也誤蒙三數君子過信平生若惘
在躬寒裳濡足不憚嫌勞勞勞信昔歲始有今
日昔人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鄙人不幸而
幸有此亦足多矣情結寸草力戴萬鈞鄙詞
志感非以言謝也

丁年十月望家廟展肅欽天闕來星使嚴扉訝陸沉

股夷悲獻璞囊括橫誣金搖筆嘆何其貪天禍更深窮
途逢老嫗楚客對愁吟出井誰抬力令余日抱琴死生

一鳥過道義百年心雨露回春意雲峯出晚岑應慚飽
叔契空負伯牙音燒燭期看劍街盃慶壽簪祗應衰颯
甚愁爾爲沾襟

上內閣嚴相公

聖主元輔昌期翼太師客星輝 黼辰台斗燭彤墀
煉石維鰲極驚天起鳳椅禮恭勤吐握貌瘦益委蛇退
食花甄暮函封柳院糜杞憂雙鬢短 帝載萬年熙獨
引調羹手牢懸繫鼎絲東班出頭地西苑託心期半夜
留魚鑰中官索藻詞摘文朝禿穎倒膽日傾葵 恩洽
上方賜懷虛前席咨 龍笏克燕寢鱗閣佇鴻儀千載

雙蓮集

卷五

三

雲丘書院藏

一時遇風高後代垂松遊渺難遂桐鈞固應遲廣厦咸
需庇門墻敢翼私虛名慚薦剡下體采葑詩保障余何
有迂疎世所嗤蠅聲殊罔極虎履輒孤危再造春回筆
三驅網解維兼金符麥惠一語重蒼龜頓拭楚囚淚長
吟梁父辭 清朝多雨露唾核亦根絳洛日飛垂翼
春釋凍漸鵲嚙惟寸草百壽與蠡斯迴首九天上長風
萬里吹

五言絕句

觀魚次韻二首 已下巡閱作

生育資元化魚重自妙機穿蘋如有適躍錦故相依

昔會濠梁意今忘爾我知小亭風日好潛躍得新詩
午息江東驛次一溪韻

曉發深靄驛午餉江東驛自笑人生浮渺渺飛蓬跡

七言古詩

度山行 巡閱作

寒雲凍霧山蹊暗獨肅旌旄勤遠道濛茫咫尺不見人
前驅隔嶂雄呼噪于時奔遁泣豺狼長林安得狐狸號
江梅忽忽暗香浮石竇泉花灑衣帽荷蘊翁姬雙跪言
爲謝相公節重到廿年荼毒無所告幸離虎口茲再造
鄭新老賊犁窟巢府縣食人祛貪暴早冬大熟前此無

雙蓮集

卷五

三

雲丘書院藏

白飯黃鷄安老耄 願言鄭新不生貪暴絕免得王斧
馳風雪

風沙 已下被逮作

烈風揚沙蔽空起白晝荒原迷尺咫手麻足凍酸欲僵
雙眸昏澁開難親身聯三水厲薰心行止由人不由已
嗟哉此禍何由始竟以虛名承 詔旨東山之出胡爲
乎功烈晉陽卑如彼賑荒小惠病堯仁禦虜倖功何足
齒誤厯薦剡動 今皇福淺分盈禍所倚人生禍福無
定期獨對寒流立荒渚

望微

岱宗嵯峨鍾靈粹大聖大賢相繼起道通天地教無窮
戰國春秋俱塞否陳蔡絕厄畏於匡魯侯已駕臧倉沮
龍翔變屈隨所如道有廢興關行止至今遺化少尼僧
百世絃歌有孫子眇予小子無所知曾抱遺經究終始
早年業舉竊糠粃終歲勞求落模擬詎知未幾是真詮
堯舜相傳惟此爾不聞不增無聲臭真寂原基萬化理
夏首連山商首藏姬周特首潛龍筮平旦之氣幾希希
如愚獨得惟顏子周程靜定本先天諸說紛騰混同異
鈍根磨礪二十年一竅靈虛如有啓良朋獨賴同心多
佛詆禪訶無所避平生塵轍隔孔林今日檻車經關里
雙江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三 寓五言院集

釋囚倘荷皇天仁一辨逢時當有地

釋三人

三人五載同幽拘講易談詩更受書青災肆赦自天
下愚忠狂直皆蠲除鴻冥鳳賢本然去我來聲影不知
處關西夫子冰玉姿風月襟懷返星渚耕雲釣月有餘
閑醉後元城宜軒睡嗟哉主聖未可忘酒醒鼓腹歌
虞唐

大安人忌辰

痛惟茲辰天降酷南冠獨抱向隅哭壽域新開菽水歡
八十慈顏奄棄祿斷機已負三遷心投杆翻貼屢至辱

昔聞意改變明珠猶恨毀傷臨深谷聖門緣綫罪可支
河東保障勞爲修火雲毒日逸松楸黃塵撲撲迷雙目
他時肆赦沐皇仁短髮歸來守丘木

紀異

夜聞有聲自西來奔騰震撼顛欲摧拘人駭寤紛喧
余亦攬衣驚且頽聖皇精禋奠九垓祈天西苑久未
回坤道弗寧何所焚無乃造物真嬰孩東南獻瑞西報
災吁嗟叵測兮杳乎遐哉

子月廿一日志感

去年今日抵金城黃雲萬里雪湯身手僵脚凍行不得
雙江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四 寓五言院集

况復桎梏繫鐵繩道路以目相訾評謂是當年禦虜稱
虎臣天子降札咨姓名吁胡械擊爲罪人余聞此語
添悲辛今年此日復大雪念之痛心心如割銅垣鐵壁
水崢嶸髮凋髭斷指幾脫早遺朱紱衣短褐晉陽之患
憑誰撥四郊多壘宵旰憂老農亦抱鬚眉羞倉皇奉檄
出西郊焦勞七月紆謀猷崇墉深塹義聲振十萬騎胡
無所逞卷甲宵遁仍戒警五七提封胥康慶保障名揚
霜日並推章薦剡承休命函關通吏歸伏枕蒼蠅白
壁成貝錦久看公論皦然申平生傲岸丞相嘆白日轟
雷巖壑驚風流烟散靈曦昇金鷄飛出紫雲宸天子

萬年稱聖明

東湖行寄謝陸都督

東湖水與銀漢通扶桑倒影馮夷宮朝看浴日天門上
暮取明珠月窟中主人住此抱奇氣胸藏雲夢兼涇渭
一自龍飛入紫微客星遂極人間貴釣竿擲去倚蓬壺
水檻日日空飛鳧天子呼來侍玉輦行人遙指避金
吾九關虎豹嚴呵衛半夜貂裘不皇寐誤臨太液憂滄
浪髣髴漁歌聞鼓枻寄語章堂湖上山許身此日未應
閑持盈早畢澄清志不羨當年衣錦還

七言律詩

寄徐少湖大史華亭作

空冀已誇千里捷

咻齊頃諒數年迂文宗左傳今成癖德意前言始稱儒
少壯莫教嗟老大格天勲業及時圖

九日登凌空閣限杜韻三首已下家作

幽懷如織撥難寬偶共高登一縱驪自信林丘便老圃
敢辭衿炭坐朝冠風高絕頂衣堪振露吸天香夢亦寒
白髮衰殘惟我在幾人青眼久相看

天高露下清如許飛閣高懸最上臺萬木盡隨楓葉下
樽聊爲菊花開江山有待爲湮著風月無端任往來

我于茲真得所

與統高臺欲奮飛光聯車馬發燕微岫雲偏爲幽人出
烟樹猶宜倦鳥歸五嶽岑嶠澄爽氣萬峯羅列效靈聊
清秋良會辭金玉杯盡何妨再典衣

和羅達夫洞中見寄二首

野堂無事晝常眠塵事何曾到眼前三徑草深春欲盡
一庭花落室如懸謀生寡術貧禁得希世無能老亦然
安得可人羅大史及時相對聽鳴泉

玉洞花明柳欲眠群峯夾洞水流前烟霞得主人群遠
雲樹關情落日懸世上虛名曾幾許鏡中華髮任皤然
驚聲莫入羲皇夢一枕宮商奏檻泉

洞泉吟二首

巖谷相依不記年肯將冷暖乞人憐題紅久謝人間寄
沉碧虛涵洞裡天獨隱莫嫌隨屈杖清音那得祕盧絃
雙魚欲訊匡山洞須記迴旋五老泉
赴壑奔崖年復年甘寒不食更誰憐朝宗有念終歸海
行險纔常只聽天盡謂瓶罍無汲綆敢因風激作哀絃
何時重理西湖棹自信清冷不媿前

同中山赴會青原途中和韻二首

昏風花柳快茲行衣帽翻令俗眼驚真樂何妨惟我生

斯人還只共心明川流不舍原無意臺鏡非空豈有形
好向就中重體會莫將沂浴混閑情
水隈山曲共行行川冰雲飛近不驚但識乾坤同父母
謾將斯夕看昏明道傳萬古無多術月印千江只此形
便是聖門真秘訣良知榛塞爲留情

入山二首

結廬因恨入山遲臣子初心兩負之涼氣夜驚風雨過
病懷今屬鳥魚知時催釀黍需黃菊誰共穿雲覓紫芝
老我根塵未能斷桃源猶有故人思

四十餘年學出家朱衣脫下換袈裟不妨帶髮除煩惱
誰謂明心反謬差月映山溪圓個個春游林木自花花
要知惡外皆非往上乘叅同始見嘉

送呂惟敬歸南康

週迴江浙兩經年香幣翩翻遠賁然風木豈勝悲歲晚
草暉何自報春妍此行真感師生愛臨別能爲見女憐
洞學傳心須有秘相承無負我齋賢

小閣

世味年來重飽厭老懷疎散合接簪涼雲小閣池光淨
暖日迴牆竹影恬地僻何妨兼吏隱家貧原不爲官廉
吾伊滿院塵喧隔况有餘杯送黑甜

曝背

未有涓埃報主知愧心真是負明時疎狂豈敢輕官體
懶病惟甘逐鹿麋曝背有時閒讀易酒酣對客一呼茶
年來踪跡渾無賴雙水東頭五獻西

草堂

凍雨寒雲弄晚岑草堂風景自相恬鉄枝迴錯盆松勁
玉朶參差石笋邊養靜自能澄外慕希名安得謂真廉
邇來領取羲文意飛躍何如一畫潛

次中山韻

神仙端合洞中居笑殺相如賦子虛靜後有言俱是妄
老來無用只如愚短裘疎散宜樵牧飽飯輕便狎鳥魚
風月山中長好在英雄反覆看呼盧

邵武行臺次韻

已下建昌作

何不此處更一亭時一登之助興青春來枯木萬花簇
雷動荒山群鷺驚獨坐莞然成一笑幽禽故欲向人鳴
樵川風景今非昨風教煩君自品評

仲春朔按拿口驛次韻

攬轡拿溪春入初萬家雞犬雜山居世情蒼莽呼牛馬
岐路紛紛聽鷓鴣多病移衾慚素食澄清何日見平瀾
須教盡瘁駕駘力敢使宵衣重託虛

福州行臺次韻

識源頭自有泉世儒虛枉十年塵走馬迂南北
白晝埋輪愧後先入座苔痕綠雨長掃庭竹影向風旋
新亭愁午長吟罷側想沂川春暮天

閩城登第一樓是日鎮守邀飲于樓

兀立層樓抗八閩偶然登眺會儒纓萬山綠合孤城壯
獨樹花明四野晴腥蜃烟消澄海氣老龍風吼散松聲
主人好事移尊俎也當拚閑半日生

寄歐陽崇一

紅紫飄零散綠陰孤吟殘照思沉沉一春多病文書廢
四十無聞感慨深久住未能甘海味遠離因切望雲心

故人天上羅麟鳳金玉何時到好音

視舡廠遇雨志喜

薄海田家久訝晴及時蘇雨足生生愁翻度竹黃鶯燕
綠破衝林白鳥明新水儘堪便野渡老農先已慶秋成
偶因出郭霑衣好車馬無塵溽暑醒

出巡漳南鎮市三司餞于南臺桃花盛開欣然

次韻

諸賢共揖長亭別酒載王弘不待呼紅雨滿江啼鳥急
因匝地帶烟鋪偶因藉節迂巡日鶯見桃源有此圖

蓬梗不如雙去鶴刺天渺渺向雲壺

午憩常思公館次韻

出郊因憇看山情露拂雙旌按轡行翠篠含風清暑氣
碧江過雨急灘聲翻迴後役巢嬌燕感嘆飄飄寄此生
獨愧澄清虛傳食孤雲偏向望中橫

次白蓮驛用韻

旌旄獵獵度雲堆歲晚冰霜萬木摧力盡駑駘貪便息
徑荒松菊賦歸來耦耕荆想連策雨樗散原非攬轡才
笑折梅花聊自慰彩衣天遣有時回

立春日次歸化道中

一年冬盡又初春處處春盤喜薦新鶴髮尊前誰共壽
隼旟天末未歸人即看枯槁回生意遙憶江鄉有釣津
山逕迂馳驚歲晚冥冥烟雨濕衣巾

立春後由黃田冒雨度深山窮日之力至古田

從者皆病詩以自謂

五徑叢巒微曙色岑泥江霧濕征袍巖頭過雨飛懸瀑
洞口經春放小桃嘲虎深窺驚繡斧山禽高舉識霜旄
陳詩未有觀風補歲晚巡謾自勞

由古田度牛頭嶺夜宿幽巖寺二首

路遶羊腸累日程牛頭烟雨况冥冥山深草木含雲氣

石陶雷震聞水聲書劒海隅憐久病旌與歲晚事孤征
客心暫向幽巖慰夜傍殘僧探佛經

昏黑巡馳此暫休鳴鍾何用老僧留巖深芝菊烟烟暝
徑夾松杉帶水流列炬穿林驚鶴夢分泉涓茗破春愁
塵根似欲逃空相爲扁諸天最上頭

度九龍嶺

塵鞅奔馳已十秋深山誰解阮生愁岐危木末仍風雨
歲晚天涯尚阻脩勞瘁敢辭臣力竭踈狂欲爲海邦謀
經年王斧慚無補徒有蒼生淚未收

度石壁嶺喜晴

孤驄歲晚按邊方萍梗年來只異鄉僕馬飽淹山雨滑
巾袍偏濕野雲香綠江春意先桃柳隔水禽言間瑟簫
一道晴風開霽色陰霾何處更茫茫

寧德行臺次韻

鬱鬱孤城抱海山民居半在水雲間晴風碧浪蒼龍見
落日青天白鳥還買市趁人驚歲節征驂迴首憶鄉關
可憐池草仍春夢何日趨庭共舞斑

福寧行臺用韻

念載風塵歷閱多倦心渾只戀山阿夢酣蕉鹿人初醒
妙陽春誰共歌花鳥異鄉罕別恨漁舸何日放滄波

臺舒慵頻看鏡四十無聞鬢已皤

除夕

今夕何夕更何地歲盡燈前是海濱爆竹夜驚遊子夢
屠蘇誰慰異鄉情蹉跎漸覺聰明減荏苒愁看日月征
簫鼓滿城眠不得焚香臺坐守殘更

元旦

元日春醒萬戶鍾孤臣遙拜五雲東榮封健適瞻雙壽
彩舞婆娑憶長公看劒尊壺閑晝景拂牆梅竹度晴風
高歌不盡徵醪興欲採滄溟起卧龍

正元二日烽火門闕武

人拜新年未出村我來閱武駐烽門海翻風日旌旗動
地震雲雷鼓角喧塞鴻駒連千舸集朝廷星拱萬年
尊邊塵淨掃諸夷服境內豚狐安足論

登松山觀海

桑海茫茫數古今松山春日共登臨洞庭彭蠡俱杯勺
夷部穹廬盡帶襟一笑乾坤浮晝夜即看日月繫升沉
乘桴便欲從由往誰識當年尼父心

過蓮善寺

隼旗偶過菩提境釋子倉皇亂打鍾芹蕘廚方午餉
苦侵覺殿自春風嶺邊松樹雲中綠竹外桃花日放紅

蓮水搬柴渾是相梵土何事只談空

夜坐有感示諸生六首

月轉梅梢萬籟沉老禪無語自觀心
荆榛早爲繁文苦
遲暮俄驚醉夢深
堯舜有知惟孝弟
天淵無朕看魚禽
憑渠指點中原路
九萬扶搖咫尺尋

良知端的是吾師
跬步誰知遠在茲
從長事親真簡易
絺章琢句苦支離
聖賢千古惟心解
秦漢諸儒只外馳
文字末流爲舉業
獨將原道歎昌黎

何處鍾聲入夜清
卻書端坐驗生心
良心寂處神參贊
一念誠之致治平
誰向幽微勤耿耿
幾多豪傑墮冥冥

懷王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三

五丘書院藏

丁寧履實同心者
擬築高臺低九成

孔孟周程在眼前
慕仙何用求別緣
要知萬物皆吾借
須向無形覓性天
無事豈應忘有事
隱然還是昭然

予今已得參同秘
莫笑先生似學禪

曾因畜得絕青編
不爲當年干祿勤
唯唯參乎緣魯得
堂堂張也只多聞
井田封建皆心法
物理人倫盡典墳

我語諸君讀書法
參前原不在虛文
易在庖羲未畫前
康衢無復識堯天
六經以後多言病
萬妙從來一字傳
好向枯亡尋夜氣
莫將時出昧淵泉
聰明才辯三千衆
好學何如屬子淵

羅源道中

延緣封境接寧羅
攬轡周爰問札瘥
鳥道早春經白鶴
鴈書何日到青螺
雨中樵唱人不見
海上雲山我柰何
漸覺吏情成落寞
低垂應自愧心多

哭陽明先生二首

聞道陽明事已非
獨含清淚哭吾私
人憐星隕悲諸葛
我泣山頽逝仲尼
百戰殊勲收偽漢
一言秘訣啓良知
斯文後死應誰與
萬古龍山拜舊祠

莫位嚙哀鎖院門
山頽梁委裂心魂
東流不盡門人淚
北斗誰知夫子尊
氣運盛衰關治亂
斯文命脉繫乾坤
難將修短論顏跖
已死周程今尚存

懷王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四

五丘書院藏

同年郭方巖罷官次韻代簡

喜君春夢報醒初
耕釣從今可自如
風定樹聲喧耳靜
月明花影照窓疎
莫將外物縈真性
一笑浮雲過太虛
我欲共君圖脫屣
洞天深處註丹書

已丑孟夏予時多病將有乞歸之疏志懷二首
隔山聲送鷓鴣頻
人世那能似鳥輕
藥裹經年淹病骨
酒杯何日破愁城
青萍夜引孤燈看
白髮春隨百感生

底事年來長忽忽
撩人不獨故園情
巒烟高木簇閩山
首夏炎蒸鬱雨間
短疏已煩明主
聽彩衣應遣故鄉
還荒心舊與鳬鷺
侶鐵面誰當虎豹

關樽散自知妨世久不因多病合投閑

按舊途中紀事

穿山疋馬按莆陽村北村南稼事忙
血滿溝平時雨足海翻江立颶風
張田翁荷笠驅牛慣老嫗携孫餉黍香
便欲解官尋舊耦一丘隨分卧茅岡

題院壁用前韻

瞋看昏曉割陰陽盡日刑書判押忙
法陋管商悲慘刻道從文武妙弛張
雷驚寧海魚龍曉雨過壺山草木香
炎暑可堪驅病骨濯纓何處聽滄浪

寄題壺公

壺公頂脉原通海石壁盤陀間虎溪
此老不應長作住鍾靈猶自更多奇
風雲時見文章變草木春回雨露姿
愛養若知樵牧禁鳳騰龍躡鬱葳蕤

入泉境得雨志喜

泉州不雨已三月一雨徐徐入夜深
潤決青苗無亦地明看綠野散黃金
巾袍霑濕翻宜暑僕馬泥塗益快心
莫謂隨車來我後雲霓望渴是商霖

題泉州院壁

僕馬炎塵攪轡忙溫陵風景是他鄉
陰連高木流雲氣綠拂叢篁帶雨香
城抱海山凌阻絕代懸今古嘆滄桑

益焚渴儲星月冰玉堂空夜氣涼

午息康店用壁韻

含翠栢午風新繫馬何妨一岸巾
紅壁荔枝聊自啗迴燕子故相親
炎蒸病入他鄉渴鼎訟民非昨日淳
責冒觀風能小補面承天語負深仁

題同安院壁用韻

百年過化先賢地北斗瞻依遠駐旌
繞院風雲澄暑氣隔牆梧竹衛冰清
一方壯麗山仍海萬物鮮明雨後晴
詩句每於忙處得人生役役是浮名

漳州玉壺亭留題

退食展書耽僻靜庭空鵲噪玉壺幽
風含桂栢晝澄暑雨過池亭涼欲秋
大道忍看群鳥獸斯民何日復商周
肅清寡術孤持斧擬傍匡廬借一丘

閩城登八角亭

獨立層城閱巨防潮生漲海溢清漳
綠圓高木屯雲濕瘴歇深山雨過涼
亭倚夕陽留好景地聯東粵控遐方
孤臣迴首迂南斗萬億皇圖繫版章

留別陳惟濟

風雨移尊鬱莫雲可當羈旅遠蘭蓀
江鄉有子真金玉道義相看即弟兄
共笑青蠅多集陳遂今白壁竟成龜

何妨飽喫臨漳飯東北西南是主恩

七夕後二日鎮市邀酌于平遠臺

玉立鰲峰石磴紆錦迴歌舞醉淋漓數家烟火塵寰遠
落日風雲河漢馳臺倚松杉便野望涼生亭榭稱幽期
江園芝菊今何似目送冥鴻有所之

赴鎮市二府之約

愁病秋來覺覺蒼萍蹤能慰主人雙名園共引山林興
錦席平分水竹窓簫鼓移船迴豔舞風煙接地看遐邦
遲留不盡相歡意醉倚孤驄月滿江

十六夜偕二司登貢院凌霄臺

掄材清暇共登臺風雨窺人海上來星月未遑前夜賞
晚涼聊慰一尊開奎光燭院昭丹墨文運回天動草萊
側席敢忘明主意小臣於此報涓埃

九日携酒重訪惟濟于西禪限韻

偶因九日出西禪此日他鄉已十年羞見黃花憐白髮
且移尊酒叙高賢浮生自苦爲羈縛塵抱何因得灑然
側想故園秋色裡蕭蕭江樹入風煙

出按建寧時聞中宮之計用韻自遣二首

南山歷歷去來頻祿食誰當繫重輕病怯風霜欺短髮
回刀斗牯層城支離自恨無閒道仰仰應慚太枉生

哀計忽聞天上至孤臣回首益傷情

律回歲晚憶鄉山漂泊東南嶺海間孤木寒雲時入望
夕陽飛鳥自知還廿年誤落風塵網白首誰先夢覺關
欲傍雙江尋舊隱不妨耕釣事餘閑

閱武巡城登黃華樓用壁韻

城隈樓閣倚山齊簿領何因得共躋偶憇旌輿巡閱暇
倒翻松影夕陽西江梅含凍春先漏野鳥依人時欲啼
乘興未須愁出入穿雲隨木下層梯

宿五臺驛次韻

學業支離四十秋悔將心跡誤從頭忘機江上慚鷗鷺
俛首人間應馬牛欲折隴梅憑遠寄望迷烟樹迥添愁
拘儒未有匡時術安得澄清遍九州

簡豐五溪學士

白髮年來只浪生好看蹤跡類浮萍秋驚增草全無色
雨入山蕉更有聲菽水每嬰遊子念蓴鱸因切故鄉情
孤雲數業頻看鏡慚愧先生學未成

汀州行臺用邵端峯韻

萬家城郭繞群峯凍雨寒雲只晚松鹿夢浮生迷去住
龍飛真主歎遭逢殘經獨夜搜遺緒短髮孤燈照病容
戎馬疚心眠不得福林風度五更鍾

清流行臺述事

虎節經旬事頗繁數家城郭孔山偏民風拙野猶存古
市賈喧騰已近年松老蒼髯集鸛鶴桂含清影鬱霜烟
孤臺暮倚牽懷抱攬轡無能愧昔賢

仲夏冒雨抵建溪

建陽城下雨傾盆橋斷舟橫江泊天水鳥翻飛驕欲墮
野雲濛濛密相牽陰情反覆疑天道山斗瞻依感昔賢
病卧未申蘋藻願武夷空作夢延緣

候施君代久不至詩以懷之

入夏何當風雨頻屢移衾枕獨傷神病憐消渴重經暑
兼老病兼老病兼老病兼老病兼老病兼老病兼老病

代越灰期已負春雪夜舟儲江上興雲霓後切望中人
過門久速惟君意來暮無教怨八閭

郊餞留別諸生

輕塵細雨聽陽關郊餞紛紛阻未關五馬幾能諧舊路
雙鳬曾記出雲間白頭受簡迂南斗小草移文愧北山

獨使至尊西顧切老年兵甲未應閑

德安遇九江林節推詩以謝之

林氏簪纓蔚後先同年之子亦餘然避荒離索嗟予老
逆旅逢迎賴爾賢擊鼓西邊填野哭征鞍南去飽寒烟
探禪夜就高良宿深愧根塵落舊緣

勵齋王孫饒補壯州見寄和韻

郁郁朱門贈此枝老年春色未全知繁華勝賞終爲夢
成敗奔蹄定有時意思草窓聊自遣盤桓松徑憶歸辭
先生別是看花眼每到花開更有詩

徐溝紀事次王林許金憲見寄

飛沙風急暮雲黃橫死驕胡萬骨場土木以來嘗有俗
太平之後更無防應憐真主放牛地可是胡兒牧馬
疆拊髀相看收墮淚美人他日憶西方

酬中丞龍雲東雲中見寄二首

尚象方圖豫折門兵荒況復一時并除兇已快龜麟今
誓士兼聞歃血盟日閃旌旗開斗柄雷驚朔漢震天聲

龍鶴不失君家舊自古公侯作并城

雲中軍今最分明曾謂胡兒未易平星斗長維天北極
風雲時擁國西榮郭公自信單人騎秦代虛傳萬里城

宛紫未緣秦幕府士招今已愧弓旌

散粟給糜賑饑有感

兵荒存濟勢難支無任斯民泣阻饑散糜船援千里舂
團炊日給萬人糜難將移粟早梁惠始信竟仁病博施
稷教禹平俱寂寞微求星火急公移

悼虜人境

陽徒爾稱殷旗胡騎年年事朵頤起廢藩垣虛
命拆衝尊俎愧先幾兩庄屠掠悲靈邑六里荒殘痛岳
師爲客人間原不穩開籠應動白鵲思

生女得報用韻寄十一姪

衰年生女事應稀艱子人家也當兒醉展報書堪一笑
可言天道盡無知春風和轉枯楊移明月光生老蚌珠
自信子家先德厚海中仙果不妨遲

酬王林許念憲聞警見寄

胡馬驕馳血刃腥萬家揮淚共霑零遺民竄匿真無主
此地兵戈舊不經邊關幾會聞將帥宵衣何以慰朝
廷哀時無那當搖落逆旅相看爾獨青

再酬王林子秋懷之憶

病肺衰年胡不歸竟封遺子適相依清江晚憶鷗潭迥
紫巖秋收蔽雨肥野哭不堪驚戰伐萍蹤今始歎依違
年登一飽能妻子謾說丘園生事微

聞北虜再入關二首

羯胡容易去還來百二重關開復開狶縱長饒何日已
漁陽之禍誰是胎黃沙白骨陰風慘野哭村啼到處災
空耻無能報明主迸空泣血幾低迴

中秋憶故園

夜傍銀河獨倚臺若爲襟抱向誰開南侵圓數胡兒黑
亂憶愁吟杜老才未盡秋原牧骨莖又傳戎馬入邊來
貪歸不但文園病況也星星白髮催

中秋月

露下天高落木寒近人河漢轉冰盤眉顰挑錦誰家女
淚洒傷兵此夜欄四壁蛩聲秋唧唧百年身世路漫漫
飽歌芋栗鄉園之一枕清光夢寐安

弄璋納婦和韻補賀僚友高栢峰

屬和新詩屢未成玉林霜押險難平懸弧吉協維能慶
坦腹聲諧舞鳳笙錦席觥籌淹夜醉官衙風月稱秋清
逾河莫惜平安報喜溢高堂五福并

中秋祀龍祠飲泉上用韻

蒙泉細裊散川流亭架清音日日秋曾共澄心掬潭影
幾人覺爽到源頭出山雲氣長依客決溜農家夜灌畴
回首耦耕當日伴泥途垂晚誤甄收

三聖廟用韻留別玉林僉憲

一年冀北共乾坤三聖遺中事討論仗劒可君輕此別
折衝何日重移尊烟舄眇眇游春渚雲樹悠悠入暮村
人世浮萍堪一笑驪歌猶得慰離魂

嘉靖丁未孟冬望日 別親友 已下破逮作

何狀平原在昔開明珠竟毀伏波勳一身被逮家千里
萬死傷心日半曉自信荒心便鹿豕竟將吾道累人羣
幽遐共仰離明照衣狗徐看散暮雲

望廬山寄南康守王敬敷

廬山已負廿年興此日重過是逮臣朱陸講堂雲滿地
遠陶詩社日生塵天池寒浸中宵月鹿洞苔滋十月春
倘遇生還來拄杖將迎今有舊門人

次黃梅梅有蓮花峰五祖前身尚在

野日荒荒楚水濱黃梅十月暖如春蓮花高築諸天宅
衣髓長留老衲身學絕幾人探性命老來何事尚風塵
九江渡後誰能悟困辱曾聞可熱仁

次徐州

臣罪當誅何所辭扁舟西渡戒寒漸窮途但有阮生哭
青眼曾無鮑子知烹狗謾嗟雲夢繁龍應憶長公詩
寒鴉枯木風霜暮却望江南鴈過遲

孤鴈

曙拂星河四野明漂零一鴈帶霜橫孤雲憐爾傷身影
五夜愁人斷侶聲霜雪豈堪辭北塞稻梁原不爲南征
一毛倘遂前禽願萬里猶能報子卿

至京仙雪

廿載孤臣生事幽囚車今日到神州宮雲長繞高松秘
樓雪新融太液流色變未須談履虎道人何用嘆牽牛
兼聞近有金雞放況是淮陽擅羨尤

入獄即事二首

幽棲自謂寶身丹拷訊那堪體力辱赤紱何心辭魏闕
青牛空計出函關明珠滿載悲銅柱叢謗移文慨疊山
四壁寒風欺短髮長吟聊爾破愁顏
曾從縲紲悲公冶豈謂南容今亦然身侶幽囚此何地
更嚴逢夜未央天冰淵有恨聯三木傷毀何顏見九泉
面壁于今方有悟死生不動是真禪

獄中次韻

當年重起荷君恩豈謂無成起禍門幾處循良曾自許
八閩風采至今存風沙渺渺迷行轍天日明明照覆盆
祝網倘全麋鹿性南山高卧飽薇根

除夕

去年除夕群兒女聯句傳觴足笑歌自信老農便草野
那堪衰病更風波西河保障偶然爾東園危疑可奈何
歡動隔牆簫鼓沸可云今夜是虛過

元旦

瑞日祥雲濟色鮮焚香遙祝拜堯天草茅已卜豐年兆

葉那能首歲先燕微謾留司馬寄蜀亭誰草子雲玄
刑徒詔詔相親媚恐是前身未了緣

贈馮南村

南村久託魚鹽隱雲水相依有兩泉何事漁羅亦波及
半年鴻翼阻雲簷巡簷索共梅花笑呵凍常食雪片咽
燕趙遺風真不忝條然白髮老神仙

生日

常言生日當悲痛我向茲辰痛倍常優薄已遠參也願
下堂應愧子春傷南金自許終何似下環誰歸竟未償
宿草荒烟濡雨露村心遐望淚淋浪

雙蓮集卷之六

甲五

雲丘書院藏

元宵

行歌遊樂紛纒台火樹銀花閨豔嬌午夜月星暉紫極
萬家簫鼓慶元宵金吾不禁余何似王燭高懸影尚遙
獨有近臣天尺五霜花露醺沐恩饒

獄樹

我來搖落爾方盡又見繁枝細著花秀色每從幽戶入
重陰時過短牆遮占風並喜深巢鵲攫餽應愁久坐鴉
遙憶故園叢蔚處長松深竹秘烟霞

荅獄友次韻二首

園扉如夢忽相逢驚見星霜鬢兩蓬龍蛟屈信霄壤異

蘭氣味古今同浮沉身世風波裡生死交情涕淚中
一笑乾坤如許大邇來何事不相容

複院層扉盡亦昏老瞿方便別開門人間早已無憎愛
世上何曾有怨恩想到著時俱幻妄情於鍾處即煩冤
能隨去住長安樂便是菩提最上根

寄題草堂次韻

白水老農生事微犁烟耕兩犢如飛竹杖芒鞋便野服
溪雲山月爭柴扉閑時讀易還自酌醉後吟詩若個依
何處山翁晚相得問訊肯教魚鴈稀

荅羅念菴用來韻

逃名於我慚真隱早歲辭官計亦疎山雉成文終自損
冥鴻沒影幾曾如質衰蒲柳零秋早製藥寒巢憶服初
自分老狂宜共棄天涯重辱故人書

憶鷗池次韻

園池鷗鳥何適哉草綠蘋香任往來莫信虞羅隨地有
共看湯網自天開雲開猿鶴足清夢雨過松筠絕點埃
深閉柴門需守者莫教塵屐破蒼苔

鷗

昔聞慈鳥哺其母何哉爾與鷗相當生來貪噬鰥尤惡
聞者啣齒獲不祥滿壑露慙恹恹時時草具橫櫻

人肝參紀孝楚騷辭憤嘆泉風

約遊武夷次韻

共約尋真訪武夷扁舟曲曲泝迴溪振衣風磴償幽賞
揮筆烟厓續舊題丹洞落霞堪服食山巖懸磔足攀梯
野人適意惟泉巢木還同猿鶴棲

再寄羅念菴次前韻

平生未奮超凡志始信年來學力踈歷盡艱危方有悟
儘多言說不能如萬緣屏息禪心定一念虛明太極初
却憶初平聞頃教何須更讀十年書

烏啼

雙江集卷十一

四七

雲丘書院藏

烏啼析擊漏聲頻短髮孤燈萬里身涼月透窓清可掇
候蛩入夜語相親曾參豈是殺人者姬旦原非負主臣
狼跋下機悲往事寒飈落葉倍傷神

高唐茅店

高唐日落城門閉借爾茅居聊暫休霜落不知征服冷
月明偏照逮臣幽身如安分亡憂辱道不求人寡怨尤
尚有餘錢防雇值不妨相對共傳甌

擬中秋

涼飄玉露濕微垣影動金波銀海翻颯若長風生羽翼
冷然萬壑破幽昏子長顧影悲虧體太白金臺泣覆盆

斗近人渾欲語清光聊以慰心魂

中秋次韻二首

此夜嬋娟到處宜水雲遙隔美人誰星塞尚識青萍氣
鵲遶難依瓊樹枝陶今不歸荒徑菊曾嬌長嘯惜園葵
清光萬里秋毫見况是幽居咫尺遶

銀河珠斗夜迢迢金餅雙漿下九霄月色好看惟此夜
人生能得幾今宵鍾儀不稅南冠繫賈誼能忘前席招
短髮不嫌頻對影天涯聊慰一身遙

秋興八首次杜韻

幾看西日墜長林凄緊涼飄夜氣森胡鴈飛沙冥去影
雙江集卷十一

四八

雲丘書院藏

二

澄江長憶謝玄暉白水遙懸一練微自分結茅真得所
猶將鍊藥學冲飛浮雲事變憑誰掇末路倉皇與願違
何日放歸尋舊隱夕陽芳草飽牛肥

三

疎枝落葉影橫斜白髮颼颼對月華旅况豈堪聞秀節
仙遊長自夢驚槎烏啼夜急風前杵鴈陣秋驚塞上笳
留滯欲歸歸不得一尊誰與慰黃花

四

爛柯何處好觀棋省却人間白頭悲
三山繁華俱是去
五陵豪貴幾何時
天門自有金雞放
晷隙俄驚野馬嘶
况復根塵原未斷
桃源不盡以園思

五

紫閣厓懸五嶽山
暈飛如出白雲間
鼎鑪藥物應長好
車馬塵勞了不關
豈信雲羅驚倦翼
不堪霜鬢益顏顏
滄浪一曲杳然去
漁父高蹤不可班

六

峰廻江轉路逶迤
白水寒澄碧玉陂
猿鶴夜驚風葉夢
竹梧秋老露華枝
餐霞誰復顏如舊
對月那能席屨移
多難拊心長忽忽
不因離索淚交垂

七

征西車馬暗旄頭
羽檄交馳塞上秋
千里烽烟悲戍卒
萬家砧杵亂鄉愁
從渠遠害宜耕鹿
老我忘機可狎鷗
莫道建臣明主棄
江湖猶自憂神州

八

兀兀圓扉學坐功
不知身在網羅中
層雲陰蔽中秋月
四壁寒生獨夜風
詩酒未酬菊景漁
舟空憶蓼花紅
人生憂樂萍梗賴
得失何須問塞翁

九

去年登高表楚閭
清溪寒水咽秋聲
風情四座添歡興
今年九月九日
人生憂樂
西川別署對洛村

西川別署對洛村

久占燭花花不開
今宵花
金粟斜連出錦胎
高門
杯况是天涯遇知已
兩年

夜叙有感

別是何時忽此逢
對君
憂連床與轉濃
世道有
嗟余痛定還思痛
短髮凋
西司除夕用舊韻

西司除夕用舊韻

除夕兩年皆在獄
不妨對
北海風恬鷗鷺波
去國心
此時此地誰相對
真如舊

用舊韻

蘇連后村世傳
公
明上何曾棄無

西川別署對洛村

久占燭花花不開

金粟斜連出錦胎

杯况是天涯遇知已

別是何時忽此逢

憂連床與轉濃

嗟余痛定還思痛

西司除夕用舊韻

除夕兩年皆在獄

北海風恬鷗鷺波

此時此地誰相對

蘇連后村世傳

明上何曾棄無

西川別署對洛村

久占燭花花不開

金粟斜連出錦胎

杯况是天涯遇知已

別是何時忽此逢

憂連床與轉濃

嗟余痛定還思痛

西司除夕用舊韻

除夕兩年皆在獄

次韻答文中

廿年鍊藥住蓬瀛曾向人間作抃城一笑微勞成底事
主本爲累是虛名化非適瓊悲年序罪解鄒陽順主
明歸憶雙江風詠候烟花三月語流鶯

蒙恩釋歸田志喜二首

披雲昨日承天語還汝當年許國身初服即看仍
野服斯民先已愧天民卿羅在夢千峰月巖草陽回四
海春叨竊榮名三十載五雲回首一傷神

曙拂金鷄出紫宮覆盆無地不仁同舉杯猶是東坡

夢酒筆誰憐北海風三月烟花蘇病骨九天日月麗

重瞳歸鄉若門昇平兆泰乙階前瑞氣濃

寒食渡江

春江寒食倍凄其強飲惟傷酒一卮舊日金焦看漸小
向來風浪只如斯孤帆遠引乘桴興萬里空餘手屈悲
但得雲山猿鶴在野人猶幸有相知

訪荆川司直不遇有寄

登堂如入無入境客適處寂不聞逃世未應人獨往
懷君空有足生雲重腫本是陶漁伴宜父何曾鳥獸群
自笑逐臣元不偶十年塵渴向誰云

舟次姑蘇郡博吳儀舜具今宋望之來逐對

觀桃花限杜韻

舟泊寒山日已斜道迎還辱舊民遮慚無去日甘棠樹
喜見河陽滿縣花迴首艱危曾暴虎晚年身世學塗鴉
前兄有胡安定未抵青螺已是家

次武林寄吳令望之并懷竹塘老友

把袂應知宋玉悲懶殘余已愧而師獨憐患難相從意
不是涪州送別時春服翩翩仍雅詠江雲漠漠送愁思
青氈抱病人何似爲謝情深更不疑

桐江用韻

匹夫萬乘故人情加足何須大史驚犯帝容星終寂寞
照人春月特分明桐江千古風頑懦漢鼎當年繫重輕
未采澗蘋心已愧祇應徵節誤平生

過蘭陵寄陳松溪司成

程門師道重成均一望松溪一愴神臣子百年皆涕淚
乾坤何處不風塵終天悲楚嗟何及萬死顛連尚有身
莫道鶯花時已去舞雩猶可詠殘春

貴溪有懷江午坡憲副

棘院秋風綠桂陰廿年迴首嘆商參筆花詞藻今何似
玉樹高標日幾沉弓鳥恐傷談虎色金魚應動肝龍心
白頭復有人問世一曲滄浪和舊吟

覽勝樓用韻爲涂柱史題

南浦城頭百尺樓，九江橫潰豁中流。江山得句魚龍奮，枕簟涵虛天地浮。勝景坐看千里合，扁舟何用五湖遊。漁人估客歌回首，白鷺青鳬浴滿洲。

過桐江約會念菴閣出講泰和次韻東之

患難關情羅仲素，石蓮風月幾蕭疎。生還此日應誰料，死別當年只晏如。心斷題詩千里外，夢迴揮淚五更初。愁來重檢明珠寄，懷袖三年幾紙書。

還家志感

殘花應笑放歸臣，老瘦如前髮似銀。傳易曾爲今夏勝，腰金不是舊蘇秦。室中驚喜翻成泣，燈下相看恐未真。不用傷心悲往事，古人如我幾更新。

草萍驛用韻

向來一箇獨曾當，絕壁捐階港斷航。老馬長鳴惟力盡，冥鴻空計避人忙。鶯花著景皆生色，龍蠖違時聽彼蒼。自信擔囊資已盡，也須閉戶戒垂堂。

送野直毛進士令鄱陽之任

恒府作

鄱陽應作河陽縣，春到鄱陽滿縣花。此去仕優方是學，幾人官事視如家。雲牽錦纜江波靜，柳拂征袍驛路賒。彭蠡雙魚趨海近，好音相報莫遺遐。

寄羅念菴

氣涼飄綠桂，陰美人高卧。白雲岑降龍，自信千鈞力。汗馬誰知百戰心，山翁老去能攻玉。貧子年來浪說金，須信人間天咫尺。請君回首嘆高深。

七言絕句

自樵川入剡浦見濱江有天妃廟欣然訪之因

次壁韻二首

已下應閩作

踏破天妃一徑苔，忙官却向靜中來。不因雷雨將春色，安得山花處處開。

天妃宮前偶舫舡，一溪碧繞萬山回。何時解却簪纓縛，被累閑雲白晝眠。

延平謁龜山考亭祠

一徑攀緣拜此祠，百年香火繫民彝。門牆零落猶風雨，獨倚山城欲淚垂。

仲春按南劔閱武二首

萬山不似舊時瘦，春到人間草木知。無數青紅看不盡，一翻雷雨放晴時。

旗卷春風萬馬馳，鷹揚輶畧更誰知。丘家要妙還須靜，不在闐然一鼓時。

孟夏巡莆陽度山憇海福庵

萬木陰迴一徑盤佳庵破衲老僧殘人間炎熱不到月
石竇泉香入夢寒

喜雨次韻二首

夜深聽雨自移燈赤地明朝盡有生可謂隨車無所補
一犁聊足慰民情

澤時膏雨夜鳴燈粒食爲民命所生好看服牛人恐後
鋤耕山婦自親情

即景

樹實垂垂壓樹低山茶對簇綠參差高堂蒲酒時當午
隔窗流雲有所思

懷安集卷之三

五五

書在詩餘

時賊首鄭新就擒得報用一溪韻

蠢茲狗鼠憑凌久負固何當溷肅清忽報狴庭生就縛
一方安集慰民情

午息江東驛次一溪韻

坐對迴峯隔水洲孤雲細細望中浮水光山色雲連樹
幾箇鳴蟬在上頭

觀書有感絕句六首

紛紛舉子莽居諸一箇身心只靠書換得官人書債了
戲場何用笑侏儒

聖賢岐路本非難只在家庭親長間若使人人知孝弟

熙何用舜生還

結聖原來自有胎知親知愛看孩不須別處尋門戶
一物昭融萬物該

讀書渾只爲求心範我馳驅自獲禽若識來心先孝弟
達麼何處有金針

希聖希賢自有機工夫只在獨知時亦臨亦顯純天德
始信文王是我師

要識先天豈象圖外心求學亦虛無乾坤離坎皆餘緒
萬化根原一念初

謝鎮守送荔枝

雙筆集卷之三

李圭

五五

書在詩餘

七日筠籠謝遠將錦鮮珠燦荔枝香茂陵焦渴宜千顆
獨坐松風蘸蜜嘗

聽雨

深山聽雨旅魂驚况是蕉桐葉上聲孤榻殘更仍卧病
何人不動故鄉情

論學六首和復湛泉王稽勲

已下知晉作

曾向簞瓢學屢空孔顏真樂在其中虛靈本體無生滅
感應須看水上風

心性無塵類太空太空之外更無中睹聞戒懼毫釐別
定性求心只捕風

一語成空識良知未幾中幾後有知俱是去
仙多拈弄義狂風

盡笑蒲團久坐空吾儒靈妙在空中空中生化元非妄
無妄無空是祖風

襟懷邪思一洗空一輪明月到天中能教明月無虧食
精一相傳只此風

年來飛鳥學凌空事事天然自有中不犯纖毫人力處
程門無日不春風

詠鶴和復王子五首

顏生簞瓢寧獨樂禹稷甘爲過門薄龍翔鶴居各有時

魯向幽陰和鳴鶴

辛七 國山書院藏

家有薄田曾負郭夜讀朝耕度窳窳有時勢酒撫孤松

更引閑雲舞雙鶴

在山風景出山覺倦仰烟沙歎今昨淵明不爲僇荒歸

長駕天風杳孤鶴

日入而息出而作三代斯民日滴薄返淳予得老仙丹

玄默長年媚龜鶴

丈夫意氣貴真格東帛戔戔未爲薄十年應謝故人情

一視仍持雙白鶴

河橋留別狂風

十年冀北歎霜空尚幸從容語笑中雙鳥五雲天渺渺
羽儀回首迥長風

瓊花脉脉下玄空堯舜山河色界中杯酒高橋共清絕
驚車何處有塵風

酬王湛泉途間見寄五首

雪消華月落庭空幾許清光入夢中不是別來疑想像
君家原自有仙風

我愧斯民無所覺但願刑清罰亦薄官閑吏靜白日長
槐影重重雙唳鶴

白石青山寄耕作曲肱一笑浮雲薄何雖十萬事腰纏

人間別有揚州鶴

辛八 國山書院藏

野性平生在丘壑耦耕不厭山田薄麥黍蒸醲日便便
更有瓶餘飼仙鶴

歸去來兮秋風作不求安見人情薄無言爾是神淵龍
飄飄我亦雲中鶴

酬谿田馬光祿見寄二首

長安騎馬每相過別後聊爲寤寐歌世道如君堪砥柱
幾人回首歎江河

廿年不見古人風隴樹關雲入望中不是尋常司馬病

身憂樂繫汚隆

和玉林山房詩一首

平生行樂無歸着到處風光愜性靈不作人間開眼
馬駒一枕是長醒

債春來花鳥忙山中青翠競年芳踏青拾翠各容冶
杖芒鞋老醜粧

心只愛簾瓢巷更喜堯夫安樂窩花外小車常得醉
眠榻護白雲多

春風長醉萬花中不是昏狂不是慵却是先生閑笑弄
有時醒眼看頑童

翠滿庭前細草生肯將生意混閑情歸來鷗鷺休疑主
雲華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雲華集卷之十一

首向天驕拔漢旌

山中何用頒 皇曆柯爛棋殘不記年長將一瞬迴天
地局促人然我不然

高堂慈母長無恙黑髮辭官更有家西華門外誰騎馬
東隱園中我看花

盤渦幾歷瞿唐險罷釣歸來夢亦寒携幼移尊松徑晚
條然清對菊花團

浣花溪水水西頭白日投竿弄小舟 清時自是容疎
彩舞酣歌樂散愁

家莫出錦江潯奕世芳懷報 主心令子遊驄明

尊翁騎鶴耀花金

酬馬谿田再疊前韻見寄

月連西極動寒風望眼隨風入漢中中國何時相司馬
卧龍聲價正隆隆

頻年腥煽羯胡風萬里凶殘慘黯中泣血老翁無籍在
可離匹馬報興隆

次舒城舒乃周瑜故里已下被逮作

吳業嶢嶢五十霜登堂拜母憶周郎古今豪傑多相似
星隕珠沉有所傷

舒城縣裏逢長至盡道陽回萬物亨莫向楚囚嗟稿寂
雲華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雲華集卷之十一

皇天無物不生成

次桐城觀錢審夫遺愛碑

桐城遺愛有穹碑亦有穹碑是罪蛾白髮蕭蕭囚服敝
一燈霜月誦騷詞

青口驛聞鴈

郵亭深夜鴈聲哀我自南征爾北來雲夢洞庭菰米足
須知漁網不時開

阿城懷古

貽封即墨就烹阿顛倒無如毀譽何千里齊區當日化
動人利賞不須多

立秋五首

秋遠經春又入秋人間歲月信如流夜來風雨生涼意
一洗煩襟勃鬱愁

雨過涼生枕簟秋炎光無復火雲流庭前碧樹減顏色
別是羈人一段愁

山水蕭森入素秋紫峰雲閣枕長流玄猿縞鶴應無恙
幽獨能忘戀主愁

亭閣風烟迎早秋美渠松桂帶清流荒苔久沒謝公屐
白水巘山相對愁

白露兼葭江上秋鷗群清影印寒流徑荒但有孤松在
衰草殘花任汝愁

七夕

色線金針玉指纖年來乞巧鈍成銛老農抱拙難化
霽月光風信手拈

談仙次韻

注顏信有紫金丹冲舉曾飛白玉翰鍊服邇來多妄誤
精脩誰禮步虛壇

人日二首

此日人間爭巧勝逮臣無計避疎慵天泉亭上凌空閣
白水閑雲渺五峰

日靈曦曙色明還將穀日卜陰晴老年已遣塵根累
不免人間稼圃情

荅鄒東廓見寄兼承無滑天和之教

東廓先生儒者宗戚休關我大冲冲三年不斷燕京鴈
無滑天和是學功

聞南野語族子有餘云自余被逮四方問訊無
虛日裁荅爲勞感而賦此

戎馬交馳歲益荒專城誰復念猖狂四方問訊無虛日
裁荅應添太史忙

得戚南玄書志感二首

雙魚尺素到南玄曉我全抄素位篇破產贖身無所愛
此情真可對皇天

此情真可對皇天萬里傷心一泫然自分英風慚北海
孔生高義即南玄

賦得

朝來朗誦紫霞篇耐可乘雲直上天玉女邀余餐玉液
歸看肌髮已成僊

有所思

烟淨碧峰含晚翠練澄白水浸寒漪清風明月雲深處
却蘭山紫玉芝

秋懷次韻

紫芝秋老白雲開
迥首烟霞憶獻山
見月開籠應有待
雲鴻刷羽向南還

志感

盧仝何心終老如
夜夜君驚計張公
天長日落浮雲散
萬古銷沉一夢中

吊恭愍公二首

復儲一語逆龍鱗
萬死顛連竟殞身
關忠靈應未

返同歸今有故鄉人

披肝 北闕悲恭愍
駢首南畿痛魏鄒
上下百年三億

變

李

節連迴天地淚交流

用韻寄鄒東廓四首

何事知來捷有神
退藏密處轉洪鈞
不須更着絲毫力

自有凌空億化身

久將知覺費精神
誰識虛靈力萬鈞
盡謂虛靈無一物

菩提却是本來身

石洞雲深秘一丘
天涯回首仲宣樓
悲筵不盡秋風淚

半夜聞雞攪敝裘

烟霞蘿薜護丹丘
豈美人間碧玉樓
即使簾櫳未敞

不妨長笑傍狐裘

詞

填大江東去詞蘇韻答戴子三首論儒後逮作

堯舜相傳要復那帝降初生元物方寸虛靈含萬有洞

徹更無墻壁三月不遠一間未達速化紅爐雪如愚屢

空獨步杏壇推傑邈矣精一失傳中庸教弛異學乘機

幾嘆上下數百年來大道坐看湮滅寂感隨時暗聞俱

泯間不容絲髮夜分子半雲淨天流孤月

論佛

東度達摩光燦燦不染人間一物廣大虛空無障礙處

處衝垣倒壁離法面墻安心斷臂苦志腰埋雪一花五

變

李

葉不負西天魁傑異時明鏡臺空風幡心動始向寒灰

幾南嶽青原經侍久衣髓憑誰興滅骨秀五峰覺先一

宿底用剃鬚髮人人圓滿光印萬川一月

論道

大道渾成生天地總總還生萬物道德五千玄秘不

比爬靴聽壁龍見湖沙牛隨關尹金龜融差雪劫傳四

萬變化無端出傑別有優斗交乾鞭霆駕霧七竅風雷

幾太上無爲清淨寂此意未應磨滅同堂隔而聯駕皆

馳千里差毫髮還丹無藥禹火虛糜歲月

辭

原缺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雜著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靜編輯
永豐後學蘄春吳鳳瑞校刻

紀壽十首

壽莫壽於天地也天地定位而成化聖君賢相參天兩地而成能故善觀天地之化者驗諸人善論君相之壽者徵諸天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而至誠配之無疆惟休焉某盖有感於天人相與之際而竊歎少師嚴公之壽為天壽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

雙江聶先生集

卷之十三

雲丘書院藏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大有上九位在師相履信思順而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夫謂吉無不利者非功在社稷澤被生靈福祿榮名子孫逢吉眉壽永年之謂乎若少師公今之所備是也公髫年推神弱冠登第蜚英藝苑一時藻議詞臣咸退舍以避而公以為未也乃退養鈴山二十年極深研幾竟然有得今上龍飛應期而出上方延訪一德託以心膂歷試諸臣無以踰公乃晉掌邦禮入筦機政讒沮百計卒無以勝天定凡禮樂征伐理財用人明刑弼教無一而非公所幽贊以俟宸斷今天下臣民仰頌皇上功德至不容口

則公之功德宜無俟於贊矣在昔中興之君莫有過於周之宣王然詩書所稱惟曰文武吉甫萬邦惟憲于時禮樂明備無事更定獨猷猷淮夷相煽為亂內脩外攘保乂王室吉甫適當其難而猶未甚也惟是冊天尊祖祔宗南狩明堂郊廟一時議革皆制出曠典故牒罔稽密承札諭督促疏對畧漏未移中使再至或面召造膝反覆詰難相可否於立談之間莫非取裁心匠每契淵衷至於虜薄京畿倭擾南服變起倉猝幾涉危疑卒能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是公遭時之艱比之吉甫則變而不失其常乎學柔嘉安貞應

雙江聶先生集

卷之十三

雲丘書院藏

地誠之所積素也是故駕馭翼著匪躬之節焉德盛禮恭善勞謙之終焉自公夙夜日監思勉懋匪懈之德焉吐握下士取善如不及擴虛受之量焉是數者元臣之全德也宜其上結主知廷天休乎人望而彌昌厥後此天地悠久之定命也故我朝相業之著識者以公與楊文貞公並稱而文貞晚年不無嗣子之累乃司空君服勞繼志上膺帝眷於是又見公之所遭為獨盛皆天也豈人之所能為哉是歲己未孟春二十有八日為公八十徽降之辰中外臣僚莫不聯軸製文以頌相慶而江右藩臬諸公以其受知門下最深屬文以頌

義不容辭敬述平日聞見之實以附門牆南山之祝云

二

提督南贛軍務兼巡撫右副都御史東明范公以是年
季秋十有七日為嶽降初度嶺北分守方君某分巡黃
君某謀所以為公壽相率謁言於予予自乙卯歸田嗣
寇出掠為暴東則汀邵建昌南豐等西則南贛石城南
康興國各路騷然稱亂予以隣戒震躬蓋嘗糾居民相
有司登陴議守賊擁衆直抵樂安之小流嶺意屠未豐
也小流至末豐僅二百里時湖西守巡駢臨振旅賊沮
退予卧不安枕凡月餘於是江西撫按具奏議征勦
而難當事其人乃廷推得公徵望也公奉勅而來開
誠布公內笑默成聲色不露潛檄兩道蒐材猛除戎器
峙糧糗圖山川遠近險易兵所從入賊在目中矣群策
響應先聲震巖谷賊使人陰偵虛實相顧失色日謀為
邀計而間道四塞賊計窮矣於是縛黨獻俘以輸其款
初疑其詐也乃如所請遣官入鎮群醜喁喁乞饒誓不
為非公乃比兵於民以伺其變子聞之躍然喜而亦不
能無疑於反側也八月初公寓書云近寇自縛其黨至
請官坐鎮若有悔悟之忱而亦未嘗遽許之撫已而兩
道為謀從容尊俎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薄伐旬宣均之

雙蓮集

卷之三

三

奏議征勦

為王者之師而議者竊謂撫之非宜峒賊狼跋野心反

側靡常自陽明之師蕩平以來鼠伏幾三十年近復梟

張煽亂日習其非遂信其降而撫之徒墮賊計耳予敢

以議者之言為畫非欺彼欲快一方之忿而於天下之

大計宜未之及顧今倭虜紛紜草寇竊發所在與師沴

無寧歲主上宵旰未嘗一日忘憂瘁譬之附輪之癰

弗治病及腹心兵毒劑也能愈病亦能滋病剗之熨之

療之盪之審其治之所宜一失緩急敗良肉而伐天和

醫之下者也矧茲尙寇特手足之瘍耳叛則加誅服而

舍之武之經也昭皇上不殺之威安集反側以撫寧

一方謂公為醫國之手非耶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其

殆無忝於穆公之詩乎乃公謙收不伐而推功於兩道

兩道亦退然不居君子有終謙之所以利用師也雖然

師本仁義而終之以禮於是有釋俘獻馘凱奏飲至之

度藩臬徵文以壽公禮也予亦自慶林卧安枕之有日

矣於是乎序

三

士能以身任師道之重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開萬世

之太平繼往聖之絕學者我師陽明之後惟司成東廓

鄒公一人耳公生而神靈蚤以秀俊弱冠取上第入為

雙蓮集

卷之三

四

讀書院

世材編脩史官人擬之爲景星鳳凰云公自視歔然謂是惡足以名世哉乃引退連山之原博極群書根求領要若是者數年未有所得已聞陽明先生講學虔南率舟往從之一見相契妙悟良知之秘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反顧胸中所蓄數萬卷糟粕也於是四拜北面奉以終身如蒼龜焉先生贈之詩曰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蓋亦恨其相契之晚也末世士大夫稍稍負才名一旦取高第官翰苑輒長傲使氣眇視一世肯復折節執弟子禮於他人之門哉宇宙寥寥數百年僅見於公蓋公之所見者大也以卑蘊高毅然以斯

爲文字務以佐佑六經閑先聖之道距詖放淫爲丰家傳人誦歸然一代之宗師也是年仲春朔日爲公誕辰正夫子不踰矩之年夫所謂矩者學之則也天地以是爲心生民以是爲命萬世賴之以太平往聖傳之爲絕學故聞此者謂之聞道知此者謂之知德公道成德尊參天地陟上壽而衍無疆之慶有自哉未豐今兩亭陳侯於公季子爲同年謂予知公最深乃索言爲壽予何所容其口哉姑述其大以見僭福之由公上世故吾未豐人也公爲易齋憲伯之冢嗣子孫繩繩又多賢也羽儀天朝以昌其家學之傳者踵相接況以鄉人歸德尸祝未艾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諉今敢以詩人之詠衛武者以詠公知者當不以予爲倭

四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甚哉非之難知也知似是之非者爲尤難夫四十九年之非業以爲是而安之也至是則學與年而俱進安於前者今顧有大不安者存焉蓋權度精切著察入微譬之太陽當空而魍魎魍魎無所容明鏡瑩徹纖塵畢見此君子洗心藏密之學祈天未命之道也是惟孔子有之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過則四十九年之過在吾夫子亦所不

免而亟以君子稱伯玉蓋有所試也是年吉月爲太傅
陸公獄降之辰正孔子學易伯玉知非之年予故以知
非之說頌之亦恃知已之過耳惟太傅早由武職久稱
人豪應著奇勲典 詔獄領禁兵擁衛警蹕入參機政
晉秩太傅食伯祿而 皇上心膂股肱之託日隆
寵眷鎮壓奸宄靖隱禍中 國威中外恃以無恐者于
茲三十七年詩謂矯矯虎臣非耶至於扶植善類尤重
平生曩者出子坎窞已復起自田里卒獲請老而歸寔
太傅左右之也不報之施感公之德厚矣無德不報無
言不酬敢以淺薄自諉耶蓋才大者每畧於微功高者
多忽乎細秩崇者招損於滿予固知太傅之必無此也
乃滛于逸遊禹益以之告舜君臣朋友交相儆戒古也
太傅遂於學者也當不以子言爲謬

五

君子之學寡過要矣夫子嘆君子之不可得而見也而
亟稱蘧伯玉何哉無以寡過之學使有諒其心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學與年而俱進也夫是非兩端明若
觀火乃昔迷而今悟又何哉蓋學問無窮過失亦無窮
學日進則見益精見益精則過益多自訟於幾微之際
精研於毫忽之間堯之兢兢舜之業業孔之常編三絕

蘧伯玉不爲冥冥之情要欲寡過而未能也君子之稱
夫子試之屢矣予嘗謂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
群然訝之而予友念菴子獨取焉予於是知念菴子有
志於君子之學也念菴子當齠年毅然有巨人之志讀
陽明先生傳習錄有悟焉出入懷袖不釋手若翁樊泉
先生見而奇之曰孺子遂欲希聖耶而行輩中往往譏
笑爲道學屹不爲動嘗擁衾夜坐達旦不寐津津有所
思人不知其爲何早從谷平李子遊已極尊信莊渠魏
子及就正于四方之同志皇皇焉如求亡子於道路而
日冀其有所得也已乃盡悟其非知堯舜精一之傳孔
子學易之旨過不在形顯而在隱微學不在旁求而在
性命之奧良知非知覺而在虛寂位育非見也而在幽
絳日危坐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又若一無所得
而日訟其過謂種種不可窮詰震于介洗于密退焉如
不及邈乎望之如不可見蓋有鬼神莫知而已獨知之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在茲乎念菴以乙酉舉于鄉已
丑試春官第一 天子嘉其制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
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大哉王言何知人之哲耶天
入治安之對其遭際不逮是遠矣授官殿撰未幾以病
告家居十餘年用舉者起補春坊贊善其僚友唐

德趙景仁力請 東宮出講讀悉放爲民耕于石
之野囂囂然若將終身焉其學以未幾之中爲主寡
過爲功自食其力爲富不辱其身爲貴以正俗化鄉身
明此學爲業以一夫不得其所爲已任以予爲他山之
石而日砥礪之葭玉相倚肝腑相照則夫念菴之必爲
君子也非予其誰知之念菴以是年孟冬十有四日屆
五十初度予時以軍旅被 召承乏本兵弗獲登堂爲
壽乃述其平生大槩而以遽王伯例之他日必有知予
言爲然者

六

雙蓮堂集

卷之三

九

清 聖山書院藏

子讀南山有臺之詩而繹其意之所寓蓋言父母斯民
者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如山之重而不遷無疆無期萬
壽足稱焉故樂之而賦是詩非謬焉以相說也是年辛
酉孟夏月丁巳爲郡侯月泉張先生初度之辰九邑令
長相率謁言於予以申其祝頌之私予不能亂以侯之
與令均之爲父母也一體相成無一而不切於身而况
於侯之壽辰生民命脉之延促攸繫而可無一言以頌
之乎侯之涖吾言也于茲三年矣剛介直率務持大體
而不屑於委瑣其切於爲民真若慈母之於赤子惟恐
之不中其欲故凡政之行不便於民者令得以盡

侯而侯之所欲以便乎民者令之風行惟恐下塞
不逮是謂同德相成一體相爲用也夫今之稱賢守令
者非不知農桑賦役獄訟賑饑戢盜均差祛蠹數者爲
治之要亦非不如侯之汲汲也而非侯之心也張皇於
事爲而非其心謂是爲父母之政一體之義太平之基
未也予嘗稽漢史循吏傳而於農桑學校戢盜裕民均
賦清獄其能如今之守令鮮矣然所書一二事至今有
耿光何也誠於愛民之心而一無所爲者天德也惟德
動天惟德懷民故曰樂只君子令德壽豈予故備書爲
侯頌且以諷諸君務體侯之心爲心以基太平以求無
忝於父母無徒張皇於事爲也侯諱某字某別號月泉
越之山陰人由丁未進士水部郎官歷陞今秩云

七

雙蓮堂集

卷之三

十

清 聖山書院藏

曩予爲御史嘗奉 命點馬南畿事畢歸省先大夫水
雲公先妣鄒大夫人俱以七十逢誕辰時丁亥仲春二
月也雙封偕偕老古稱稀年而予以 命臣拜舞稱觴頌
聲四合瑤篇爛盈此人生之所深願而會逢其適不亦
至慶幸也歟故當時形諸聲詩不自知其快足有四壁
雷喧簫鼓沸百花風和酒杯香曾聞不以三公換此味
年來只飽嘗之句諒嘗與上友追論此事爲幸不

見今日之盛如望之所遭予當不逮矣是年春正二十三日爲宋母鍾太安人九十初度其子棘卿先期以例謁告得請而歸朝紳自公卿至臺諫百執事盡簪聯情以類屬文爲獻至引曲江六一之母以譬其盛章章榮甚矣夫人生以百年爲期九十之壽世固有之徒以其子之賢不肖卒與草木同腐謝無尺寸可見百歲猶旦暮也謂是爲壽可乎予聞先正之言母德不彰子之罪也夫以人子之欲章其親者盡求諸母乎抑亦求諸已之身也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身親之遺也守身以事母德章矣望之

雙溪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一

雲在書院藏

以進士起家出宰東吳天子嘉其治行褒以璽書召拜監察御史尋封厥考垣菴如其官母封大孺人嶽立虎躍表見于世爲中外所欽憚至劾逆鸞一疏計關社稷不在曲突徙薪之下憊怙寵驕橫每以靖邊擣虜誑主上領勅兵二萬餘駐邊徼凡四月其虛糜脅勒特其罪之餘者而密遣私人潛入虜營爲謀臣測邊人以目部疏議掣兵至載不奉命至聞御史疏乃引兵入關不特此也望之近論閩帥破冒後濫之罪俱鑿鑿於國計有大關鍵朝論隨之至引曲江六一之母爲碑要之種德有自不誣也安人出恭愍鍾公之齋恭愍以謹節

贈大理寺丞寥寥百餘年而望之復以朝工拜大理不特意其母之壽也乃於豐人有勸焉邑博介齋陳某受軒貢某海嶽施某偕諸生謁予言爲稱觴之侑往予在京師嘗有言壽安人八十而今不厭其復者蓋嘉望之之所際足以稱孝且以形予之不逮也

八

維茲初夏念七日爲郭母七十誕辰郭母者給諫時望母也時望縻官守以不及稱觴膝下爲歎予仲子靜與曾行人濂雅契時望謀所以壽孺人相率乞言於予且將以慰給諫之歎焉予病暑疏楮墨久之然亦未嘗不

雙溪先生集

卷之五

十二

雲在書院藏

度孝子之歎心而思以慰之也未幾時望轉刑科右諫奉命冊封琉球琉球自國初入朝貢至今不絕九國王嗣立必請命而後行朝廷嘉其忠順每冊封隆以王者之禮而使臣之往者賜服等上公榮且重矣而往往以險阻難之時望獨躍然喜曰丈夫生而弧矢懸何也以示四方萬里之志也乃一奉命使外國倉皇恐怖而離別可憐之色凄然形諸言面豈所以重君命哉况吾母以是年孟夏壽躋古稀千方皇皇焉惟縻及茲幸持節還桑梓王帶麟袍拜舞於慈闈之前江山煥耀草木芬馥傾動閭里吾未豐前此未有也人生

樂且幸子樂茲行之所得多矣兼程抵家踰辰再越
二子者樂時望之歸及其期也述其自幸之詞速子
又以賀之予曰大丈夫當如此也時望其善於壽母者
乎昔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茲謂求孝子於忠臣亦
可也時望忠孝之義足以彰其母之賢然非賢母又安
能成其子耶諺有之胡茄不結底胡菽不綻麻言物各
有種也喬松亭亭下有茯苓言標異者其產殊也若孺
人非茯苓喬松乎松百歲而結苓郭氏積德百年乃有
時望豈偶然哉人言時望厚重有常朴忠靡欺克肖其
親壽之徵也立諫垣未一月條陳弭倭之計已又上却
虜之策十餘事咸鑒鑿闢大計俱荷 俞旨有司奉行
罔敢後茲後也非 帝心之簡在乎無以吾子之長身
玉立鵲峙鸞停迥出人表將使外王載見漢官威儀而
益信中國之有人翊戴之誠不戒以孚倭琉球之隣也
得無聞風歛退自消其蛇豕之毒乎茲行之所繫重矣
而孺人之壽益彰也

九

傳稱七十為古稀言壽而至於七十雖古亦稀焉古風
純麗鍾氣最厚民多壽考而乃以七十為稀何哉言七
而德足以稱壽者之為稀也洪範五福以壽為元

之以攸好德是蓋不以年為 德為重也予謂
東溪曾翁之壽有足稱者其以是賜是年孟夏某日翁
屆七十初度之辰其子思哲與子仲子儀制郎以兒女
聯姻姬先期戒幣乞言為壽予重翁之壽即無思哲之
請且將有言况思哲之請既訖弗已耶吾邑木棠之曾
出武城曾子之後其居江右也耻仕新莽家避地匿
江右之吉陽鄉居焉事載一統志并吳文正公所記武
城書院及曾氏家藏宋譜歷歷可證顏思孟三氏自宋
元至今世襲爵命田祿里居未之有政獨以魯無曾氏
而宗聖之廟與墓不獲祀於其後人者千有餘歲豈非
昭代一大缺典耶乃曾氏子孫散處江南者若干族族
凡若干人未有一動念履東魯之境即武城之廟若墓
一致其釋菜除地之敬乃翁與其兄南浦翰博歲一致
之已又出資本率族人商寓於嘉祥曲阜之間未數年
而曾氏之後即次聚閭勃然興焉適 今上允輔臣之
議 詔天下求曾子後而立之東溪伯仲乃具家世顛
末應詔以請所司慎重其事檄督學憲臣延訪精覈務
求其確而拜汾陽之墓竊已成之緒者又紛然告訐文
移往返動經年歲未有能定其議者適今啟學少湖徐
先生視學江右躬按水豐稽實記及 弟查谷族來元之

諸參互考訂無一不足證者益信永豐之曾其爲武城之嫡派無疑上其事于部部請于上報可於是授質粹爲翰林五經博士而田祿里居悉照三氏之例又改三氏學爲四氏學而思哲以弟子補員於其間嗚呼盛矣夫以武城之祠墓荒丘頽宇過者興悲一旦群子孫循禮樂烝嘗之盛洋洋乎與三氏並厥功爲誰哉夫驅馳於四十年之前不靳貲力而求以酬其興繼之志於四十年之後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如東溪稱古稀不忝也况以仁義忠信之行個儻豪邁之氣長身王立鄉評歸重人皆隨其爲賢聖之後予故畧其細行序其大者以壽之

集卷之三

今卷之三

十五

集卷之三

十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義以方外矩之著也而其所以爲矩者非外也心之體天然自有之中萬物皆備其斯以爲矩乎堯舜允執以壽天下萬世孔子七十不踰道高德厚如天地教化無窮如四時學之至壽之極也故堯舜之學非孔子不明孔子之學非子思子不傳中庸一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語再闢混沌重開仁壽之域乎降自秦漢固幸接連雖壽弗論也有宋隆興周程二先生迥出常情灼見

道體立極體仁之傳至延平每令學者於靜中以體夫未發氣象而朱子晚年深悔辜負汗出浹背一脉如綫也國朝稱理學者亦多矣惟白沙陳公陽明王公獨領其要涵養本原之學燦然復明而知白沙者鮮矣惟陽明之學盛行於江右而莫盛於安福安福惟三舍劉氏爲獨盛予友兩峯子與其族彥如獅泉別駕梅園縣令號稱三傑爲一家一邑之倡厥功懋矣兩峯篤信陽明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然其持論與予不相入者二十一年嘉靖丁未予以橫語被逮時兩峯館穀予家行李諸凡皆其經理整揭囊資僅五十金兩峯惻然歎曰傷哉貧也送予至南浦別至於泣下而予未嘗有幾微見兩峯退而追歎者再四謂未幾之中可以象大難而決死生也如此夫於是盡祛其逐外之見致虛守寂退乎其藏之密淵乎靜深之莫測其際乃離所居數百步外別營一齋環堵蕭然布衣蔬食晏如也而於世情外慕無分毫介於胸中蓋超乎歲月久近之外而於夫子不踰之矩卓乎其有見矣先生忠信廉介得之天性少習舉子業負時名督學徵其文行優以廩餼已聞陽明之學盡棄其學而學焉督學至強之復學堅不出至少湖始至一見彊之責長揖而退其在江門謂非顏閔之徒與

集卷之三

今卷之三

十六

集卷之三

先生以是年五月初七日屆七十初永豐學士舊聞先生之教如從子靜企嘗受業及門如槩等相率微子言以賀知先生者莫如予也是宜予之有言也

十一

七十稱古稀何哉言古者亦稀也夫上古多壽考而以七十為稀有又何哉以七十而德足以稱其壽者稀也夫德足以稱其壽在古丈夫猶不多見而況於婦人女子乎蓋婦主陰教故有惡非婦也有善亦非婦也易曰中饋無遂妻道無成其有所遂而成之者母以子賢也故仲尼不生於元氣伊尹不生於空桑稷之生也豈真巨人跡履而有哉言有母也嘉靖庚戌暮商之月廿有二日為陳母太孺人七十懸悅之辰是年孺人之子陳生履旋成進士寓京師以不及登堂拜壽為恨乃謁文太史氏洞山尹公尹公之言重天下故凡同年進士合敬而同愛者咸撰文分詠贊而祝之進士製冠鞋錦綺構海陸珍味戒家從馳數千里歸以為壽且勒書幣索余言以道其望雲不寐之懷余曰孝哉進士之心可以言不匱矣乎至期邑之大夫士又相率踵予門曰進士先生弟子也知弟子者莫若師故章述陳母之壽宜莫如先生余曰是誠在我也進士之從子學也有年矣

贈左子

九江郡博南周左子奉巡院驕山陳公之命辱予于山中左子以教為職者乃問教予曰其惟學乎自夫天下之不知學以為教也而徒以言訟之於是乎天下紛然訟而猶自以為教者若予亦然也予往見子弟之不宜者亦教之以孝弟也乃未見其孝弟也且襲予孝弟之言日以教其子弟其子弟者亦未見其孝弟也且犯上作亂侵侵矣予於是憂之反之知予之所以為教者言也非學也予於是乎學之致吾良知於子臣弟友之間俛焉而不敢不盡而未嘗徒以訟吾之子弟也而吾之子若弟者日觀焉興焉雖未見其能孝弟也而亦自知其歉於孝弟而未嘗如昔焉者襲予之訟以訟其子弟也其子弟者日觀焉興焉雖未見其能孝弟也而犯上作亂者或寡矣予於是知天下之訟至今為紛者無非教之使然乎而非學以為教也誠使予之於學也如舜焉無一毫之不盡又安知予之子弟不蒸蒸又為舜之子弟乎又安知予之不可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未見其有子弟之過言訥而不辯行慤而不靡學
孽焉如不及見流輩姘娼卑鄙之行輒感然不自安曰
得無重辱義方之訓乎厥考朴菴先生以儒術世其家
長者之行邑人歸德進士之學於鄉也未幾而先生蚤
世孺人卒以過哀喪明進士每道及輒淚下津津然自
恨不肖無足以塞母之悲也孺人之冢孫婦余從子之
女也比歸寧予嘗質孺人起居女曰賢哉太母幸而安
食不擇味衣衾濯不極敝不更足不履閭外地終日若
瘖啞人然遇極不當意事未嘗作噫鳴聲故詬詈之言
不及臧獲近得進士報乃喜而悲曰恨吾亡人不及見

雙筆集卷一

奉養

七

卷一

也而重戒吾姑息無少事侈靡以壞御史公家法且貽
亡人之戚也夫進士之言居常肝膈之要而余孫所述
數事又皆女子無事脩飾之詞合而觀之雖古之賢母
貞靜簡默維德之行亦不是過即謂孺人為古稀非歟
夫無成而有終无所遂而利女貞無善無惡德之備也
享遐福而臻上壽謂不有所自哉進士登第後凡三致
書於余他無所及惟矻矻以不學為悔夫嚮學之志不
少有所得遽沮進而上之孰得而禦之耶進而賢焉孺
人固賢人母也賢而聖焉固聖人母也他日祝而頌之
者當有信余之言采之為孺人實錄孝子不匱之心五

傾子淺之為教學焉願之而未能也予於是而後知虞
舜不可及而教萬世無窮者其在茲乎左子故予門人
予恐其襲予之訟也故以是勉之

括言

嘉靖丁酉夏予以病移居翠微山中者數月一日坐老
友劉中山床中山子撫予背而問之曰近日之學何如
予口不睹不聞者其則也戒懼者其功也不關道理不
屬意念無而神有而化其殆天地之心位育由之以命
焉者也曰若然則四端於我擴而充之者非耶曰感而
遂通者神也未之或知者也知此者謂之助長忘此者

雙筆集卷一

奉養

七

卷一

謂之無為擴充云者蓋亦自其未發者充之以極其量
是之為精義以致用也發而後充離道遠矣曰若是則
今之以忘與不知為宗者是耶曰其老佛之緒餘乎彼
蓋有見於不睹不聞而忌言乎戒懼謂戒懼為不睹不
聞累也於是宗忘宗不知焉夫以戒懼為累者是戒懼
而涉於睹聞其為本體之累固也惡足以誣不睹不聞
之戒懼哉越明年戊戌彭山季子即廬陵所立懷德祠
以祀吾陽明先生者止是年三月十有八日舉春祭約
同志會以相之時予與東廓鄒子暨伍南溪郭松崖甘
蓮坪王兩厓魯華山諸君子如期以至祀事畢因舉以

可以言錫類矣

十二

嘉靖十六年春正月廿一日為族母姚孺人九十懸輓之展厥家嗣都秀甫徵予言為壽都秀於予為族弟兄情義維密休戚相關故於母之壽有不容愆然無言兄以母壽九十古人稱耄而不老况不老而有足稱者乎又况懇懇於予言篤於其親如都秀甫者乎即此可以觀人子矣知人子亦可以觀於其親也夫九十上壽也壽於諸福為先人生而九十者子之一九十而有子得免於饑寒勞苦者萬之一有子而賢養之以安黃耆鮒背怡然於桑榆之景者億之一予往見西隣有富人者其母九十也日惟與租丁息夫較鮮夥纖巨於毫忽之間暇則淫朋讎客相宴嬉以自娛膳不視安否不知出入不面視其母為家之長物若是者壽何有哉多男子猶獨也予見東隣有寡人者其母九十也既無宿儲體無完布終歲勤動不得具甘旨為一朝之養其不忍散而之四方者以有母在而母亦以朝夕累其子不早殞謝為恨也若是者百年不逮於一飽即有子不得而子也是二人之母俱九十也而遭其子之愚與不幸如也將安之壽乎即壽也其於母何裨哉是故壽而有

雙蓮集

卷之三

七

雲石書院藏

雙蓮集

卷之三

七

雲石書院藏

正焉東廓子曰此中庸之學也其於致知格物得無有同異乎予曰一而已矣致知者充極吾良知本體之量而不使少有一毫闕蔽於其中致中也格物者因物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也然功在致知而於格物一聽吾良知自然之妙用而無所用其知焉彼以忘與不知為宗者夫固有見於是也而乃弁戒懼而忘之則失矣東廓子曰格物之說子亦有異聞乎予曰言猶在耳子何敢忘子嘗論格物以致吾之知也然道理意念相為倚伏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而猶自以為格致之實功也於是求諸心而不得而以意逆之竊有見於知者意之體也物者意之用也致知乃所以格物而非格物不足以言知之致也致知者猶之精吾之權度也格物者猶之挈矩以待天下之輕重長短而天下之輕重長短皆於是乎取則故二氏之學權度精矣而乃以輕重長短為障一切斷除而寂滅之要其所謂精者亦未也五伯之學其於輕重長短日總總焉稱量之惟謹而不知自吾之權度以求精故其所謂輕重長短適以貿亂乎古今天下之定則是固儒釋之辯王伯之分堯舜以來相傳之意義亦微矣東廓子曰學固如是也乃謂物為自然之用而無所用其功者終於言有未學

子而賢而富不如西隣貧不至東隣如吾族母者豈非億人之一壽而有足稱者乎孺人五十而失所天繼乃蚤喪其仲子膝下有孤寡之累又繼而遭兵燹又繼而爲外侮所寇而庭闈詩禮廐蕃生殖紡績織紉猶能爲諸婦之倡陰庇潛植子孫鼎鼎日成立曾秋毫非母之力乎又得冢嗣如吾兄都秀甫者求貞母訓綽應庶務一當千夫雖患難叢逆蹟而益奮未嘗作皺眉狀乃率其子姓以養其親日以鷄豚之逮爲快故壽而非難也壽而有所享者爲難壽而有子者非幸也有子孫之賢而能養者爲幸難哉幸也億人之一如母者是誠有足稱者乎是誠有足稱者乎予故爲之壽且以諷西隣之愚矜東隣之不幸歟

十三

古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百年曰頤期稱上壽也是可以強而致哉世固有不強而致者乃老無善狀一可稱求士君子片言之與不可得况多士翩翩蕭書戒幣塵千里之使徵文于京師以相慶耶是亦有不可強而致者西郭張翁朝俊以癸丑九月十三日屆八十懸弧之辰庠生程士瞻丁秀夫曾時宗徐汝儀輩謁予言爲翁壽以予伯子舊善西郭也時虜酋方垂涎畿輔勒其醜

子姑退而思之迴桂友公輔持卷索書公輔方有志於四方之遊錄附所見因以請正公輔當有以翼我也

山中答問

督學敬所王先生者敏而好學不耻下問其殆無愧於孔文子之文乎先生聰明蓋世弱冠取高第年幾疆仕仕至大夫乃歆然自視皇皇焉日以問學爲事如求亡子於路焉此其志何如哉一日介其門人徐生枉予于山中予笑曰先生誤矣鄙何足與議哉昔人有求亡子於道路者或行或止靡人弗詢詢踰歲靡所得乃邂逅一瞽翁亦就而詢之焉翁曰若不識子之爲瞽耶曰子

固知翁之瞽也瞽無見也不無聞乎翁曰聞則有之矣前二百里外昨予度深山依茅菴息焉菴有老媪撫一乞兒子舖而歎曰是儂家種子乃暴棄弗收傷哉求者匍匐兼程窮日之力物色其處得焉叩其故兒曰褻爲恠術方上人誘引至此出太遠而失所歸父子相抱持以泣泣已再拜謝老媪循故道返焉後卒以亡子昌大其家世諺謂千聞不如一見乃見不如聞又何哉先生得無以予爲瞽而疑其或有所聞耶邇來四方之士以良知爲學者聚論如訟徒知求其良知於所知所覺之事失養乎能知能覺之體能知能覺之體谷之神也今

類二十萬騎薄紫荆余奉

命遣將督兵往驅之奔

比宵遜羽書解嚴始暇及文事已踰期爲是年仲冬朔
矣予嘗聞吾伯子五嶽封君云西郭七歲而孤母少寡
艱危執子執謂張氏有今日哉不十餘年昆季卓然咸
有立孝養友愛脩家庭之行而益振其先業性好剛而
嫉惡見宗鄙子弟有不當心者輒攘忿往往以此招尤
悔伯子嘗折之則又唯唯承服不少逆他日過予歎曰
自封君下世吾儕不復聞責善之言色慘慘若悲焉夫
孝友而服善士行也一有之已足稱凡有之而三者備
耶諸士翩翩相與親而壽之非過也翁起家至數千金
樹貞訓堂于郭之西以昭母德遂號西郭志不忘也子
孫衆而多賢其績學而有待者家孫也蒼顏白髮頽乎
其間而詩書禮樂之士雲集於一堂豐人以老耄稱者
多矣幾何其能翁之盛也作壽序

雙江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雲丘書院藏

仲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老子祖述黃

帝之說以凌跨百代吾夫子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二
語承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夫不睹不聞未幾之中
也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其幾在我其尊無對
超然於萬物之表而實主宰乎萬物是謂天下之大本
也戒懼所以立本本立而和生焉天地以位萬物以育
堯舜所以開萬世之太平也後世不知不睹不聞之爲
中也而索之眇冥不知中之爲獨也而別求知覺不知
戒懼爲性體之自然而反詆其爲困人之微墨不知良
知之爲虛靈也而以知覺之能辯乎是非善惡者之爲
良而致之要其所至不過行仁義而襲焉者也義襲之
見作而尤執之學亡先生所以好問不已者無亦惜亡
子之爲種子惻焉深憂是故皇皇然求之如弗及也

荅青田今李邦正問獨

青田今李邦正問獨於予夫既曰獨予又安得遽以語
諸人哉然中庸則已發其蘊矣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程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
之中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精而明小而辨尊
而無對天下之大本也戒懼所以存之存存而不已則
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陽明先生云聖人到位天地育

雙江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雲丘書院藏

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邦正出宰百里一邑之師帥而一邑之天地萬物由我而位育之責亦重矣混於衆人之中而超乎天地萬物之上謂之爲獨也固宜

書董明建就選北上卷後

學與仕一也然不學而仕者有之夫子所以惡夫佞而喜漆雕開之篤於自信也董明建上京謁選子友明水嘗揭蘊以告之茲復持此以索余言予何言哉是在明建自信其學與否也學足以自信而真能不失其本心則天真流動可以貫金石感鬼神乎禽獸草木而況於人乎獲上治民本於誠身此孔門傳授家法也予不能有加於明水格論之上姑就其粗且近者言之而願吾子之自信也

夫子像贊

夫子像古今推吳備所繪者爲逼真豹每出輒奉以俱郡齋暇日復令畫工揭之石欲別爲像贊以傳竟日不能加一語乃繹諸經傳所載有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載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有曰孔子道高如

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有曰大哉乎魯君臣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太極合德中道並行乎有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有曰夫子賢於堯舜有曰孔子集大成又有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夫參也賜也子也若也思也軻也數願也通也皆智足以知聖人於聖至矣盡矣思故述之爲像贊云

陳子策父母像贊

予見夫今人巧僞以相使也而思乎公之拙畧予見夫今人險薄以相傾也而思乎公之純朴不絢惟素不雕惟璞心遊乎羲皇之時分足乎巢由之樂其人逝矣遐哉以邈嗚呼遺像在堂九原不作彼巧僞險薄者日戕其生今其誰以覺

正位乎內也予不可得而知也而見其家人者雍雍以肅義方之教也予不可得而知也而見其子孫者烝烝以淑故其婦儀母道夫人能頌其賢而懿範慈顏子孫者重之刻木嗚呼脫輻反目其何能數惟孺人之恭順兮是宜求乎多福

戴明溥像贊

爲誰子友梅泉哉

乎詩書之府言溫氣和衣冠有楚混迹世塵游心太古
求之古人其諸劉中山之伍歟

世光字說

念菴先生筮吉以是年中秋前一日冠其子世光命予
爲世光字世光子之館甥也予不字其誰字之乃字之
曰以昭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言成已也以已之昭昭
使人之昭昭言成物也成已成物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昭之至也夫子傳晉之象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
柔進而上行用之彰也厥彰厥章以時非本於昭之
自我乎是故青天白日其心也高山大川其行也和風
甘雨其氣也龍翔虎躍其變化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其器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學也昭之時義大矣哉
不昭而能世其光者鮮矣無忝爾祖承考用譽吾於世
光有厚望焉

物占識

嘉靖二十一年河東饑甚予乃散廩給糜其壯而有力
者賑之于役役者萬人蓋浚城之隍以俸虜也卜以二
月初七日告神啓土乃啓土得石枕一鐵鞭一銅鏡一
俱古制枕面有文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役者馳
而告曰神哉威而明安枕之兆也是年虜果不犯平陽

予故識之以昭鬼神之貺

雄劍銘

百鍊惟剛六龍惟光威而不怒矯哉之強噫銘即鈍耶
時也用則揚舍則藏

雌劍銘

咨爾千將衛我八尺龍之龍翔奮之雷繞噫小人佩之
幽君子服之吉

楮刀銘

守之以鈍裁之以義不刺不鑽是謂藏器

鏡銘

汝昭汝明我貞我形貞則明明則貞

項索銘

嗟爾項胡昇爾強胡教爾行行乃黑索是尚無抑之而
使降歟善降者必善仰噫身可降志不可喪

手扭銘

嗟爾手胡爲乎糾糾胡嗟我肘爲傍觀醜無以爾爲不
善取歟善取者必善授噫形可醜志不可攷

腳鍊銘

嗟爾足胡爲乎縮縮進退維谷爲父母慘無以爾爲不
善趨歟善趨者必善踰噫身可慘志不可移

硯銘

弘農陶泓與陳玄毛穎楮生同有事於文房結爲四友然陶最長玄非陶不煇毛非陶不滋楮非陶不顯陶出晉處士陶潛之後安靜堅確傳世最久視三子者雖脩短不齊其於文事可謂同心相濟者與

二

鉄面坦心天錫玄圭胥磨胥盪弗磷弗緇馬肝龍壁無踰端溪余故銘之以詔墨師

始定軒銘

嘉靖丁未總督兩廣軍務友人張爭峯寄予峒板四

雙江聶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主六

雲丘書院藏

片庚申二月晦日仲子靜爲予斷而成關予喜而題

曰始定軒仍銘之云

合抱寸朽豈云完木老戒靡終其何能淑啓予手啓予足木若以美庶幾不辱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禮部儀制司郎中

從祀

雙江

求豐今後學斯春鳳瑞校刻

雜著即因辨錄

辯中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授命之詞萬世心學之源其肇於此乎人心道心皆自其所發者言之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

雙江聶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一

雲丘書院藏

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感應流行一本乎道心之發而不雜之以人爲曰精真常不雜曰一中是道心的本體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人心云者只纖毫不從天理自然發出便是動以人動以人便是妄故曰危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一段二心可槩見自夫中之爲義不明允執之旨流而爲義襲之學子思子憂人心之日危也於是作中庸以明其祖述之原學者須從此處體識得明瑩則二氏五霸百家之學自有斷例中是真正主腦允執是工夫歸結處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首章是精一執中的傳註不必更著一字爲訓血脉貫通語意精備夫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命即性也率其性之自然發無不中性即道也堯舜性之也氣拘物蔽道有所失脩而復之而後教立焉道即教也湯武反之也戒謹恐懼堯舜湯武之兢兢祇畏是也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睹聞何有哉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莫見莫顯誠之不可掩也慎獨云者言戒謹恐懼非他人所能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其際是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寂然不動萬物皆備天之性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命由此立道由此出萬化之原也感而遂通自然中節猶太和元氣之流行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本之人情不

涉思議而夫婦之志不齊以其知能行性之欲也天地位萬物育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一身驗之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不然三聖相授守一道也故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

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耶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之遊者甚衆語其精思力踐任重諸極惟羅仲素一人先生講論之暇危坐終日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又之而益知夫天下之本真有在於是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自然中節○李先生門下教人大抵全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則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以至若存若亡不得盡心於此畢竟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恩每一念及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

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以致夫擴充之功一有不中則心之爲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每以敬而無失爲言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不如且只道敬能敬則自知此矣夫以事言之雖有動靜之殊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初無間斷而常主夫靜焉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止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習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多急躁浮露無復聖賢渾厚雍容氣象所見之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以上三段是朱子語錄中悟後定論看來精一執中之學周程授受渾只是此家法不三四傳而此意寔微天地之心或幾乎息而生民之命日以蹙矣尚何以望太平之端哉○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此尤明白直指而近世忽畧不復究三先生語意至誣考亭爲俗學可謂不知量也○或問中則和生而位育以之何也蓋未發之中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千聖之絕學故執中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

太平爲往聖繼絕學聖人到位天地萬物也只從未發之中上養來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脩德之功也或問發而中節節何在也蓋節者則也猶節拍也吾心自然之權度一毫人力與不得順其本體之自然者應之便是發而未發過而不過動而無動節之謂也故曰道心惟微也稍涉人爲聲臭畢露其則喪矣○又問喪子之哭不知爲慟節何在也惟不知爲慟而後可以語節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此天則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自精一之秘不傳泥情以求節逐物以執中而未發之旨日以淪胥人心危矣○或問戒謹恐懼四字壓得太重初學多爲所困何也蓋今之學者氣輕質柔不耐持久纔說戒懼便已畏縮不知乾乾惕厲周公亦本乾九三性體而言蓋性體本自戒懼也才頹惰便失性體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也自生知安行以下皆然既曰戒懼又曰不睹聞則戒懼不著於有不睹聞亦不著於無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用之不勤綿綿若存此丹爐火候而因藥發病醫家亦有過劑之戒程子云畧

提撕常令省覺便是戒懼白沙先生云戒謹恐懼所以閑之非以爲害也○或謂易言密言寂言虛而不言獨何也曰四者同出而異名也易故言之矣如曰獨復曰獨立曰獨行非言獨乎蓋自我有之自我主之小而辯精而明尊而無對獨之謂也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根極領要睹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其際密之謂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默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內蘊神妙萬物寂之謂也非天下之至止其孰能與於此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謂也非天下之至大其孰能與於此是四者同出而異名均之爲未發之中也虛寂言湛一之體密獨言歸止之奧致虛極守靜篤藏之秘慎之至聖人所以立人極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易之爲道不既深乎○或問未發之中爲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謹恐懼爲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然則孰爲動孰爲靜蓋動靜者時也若言其勢之相資則動有資於靜靜常發而爲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不屈不能伸龍蛇不蟄不能奮故三代之易夏首連山商首歸藏周易首乾而爻先潛龍

發之學其揆一也佛氏以無生爲體戒定生慧倡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道經云生者生矣而所以生生者未常生化者化矣而所以化化者未嘗化又曰常寂常應貞常得性其言皆未可輕視也○或言赤子之心不可以言中者以其動靜無常似非寂然不動之體然無營欲智巧之私則亦不遠乎中也其謂求中於未發之前則可而遂以未發之前爲中則不可者先儒之意得無以中涉事爲不可以語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乎然非子思之所謂中也蓋中者天然自有不著聲臭未發之前本體寂然中涵太虛是則靜爲動根坤之所以爲復也及其發而中節不犯人爲是則動根於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復從艮起故曰艮以止之帝出乎震帝者心之主宰一念之動帝之出也不止安有出出而未嘗離其所止○或問思爲靜乎蓋思者心之運既曰運則動矣然思敬思誠儼若思思無邪之類則動而無動而常主夫靜也故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的主腦却是靜根然則何思何慮無思無爲又何謂也此主感應言也感應者神化也纔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矣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若夫精義以入神洗心以

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所以立感應之本也故
曰思則得之○不起不滅者心之體萬起萬滅者心
之用然常存乎起滅之中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
也雖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實則未常起滅也悟之
不離當處迷之追尋無跡起滅猶戶之闔闢不起滅
猶闔闢之樞執中之學執其樞而已矣周子之詩曰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關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自掩常關常寂常止也開闔從方便常應常順而已
無所與也○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有動靜語默
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
常主大靜何也蓋靜則無欲而大本立雖糾紛錯雜
而不失其本然之則發而不發配義與道也是故君
子之學要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求之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學斯至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
說性便已不是性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至靜無感
性之淵源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則善惡分萬
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仁
義中正亦自其發者言之無欲故靜發而未發也無
欲便是不睹聞通書首篇是學問原頭要會得聖人
所以合德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何所自○所謂

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與其是內而非外不
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
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
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
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事虛明太
公順應渾是未發氣象佛氏有內迷不着空外迷不
着相亦幾於兩忘之論蓋着相之迷人皆知之而着
空之迷知者鮮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何等真正
切實工夫而後知在彼者語彌近理亦不出吾範圍
之內佛氏之徒乃謂儒者之學得其精之緒餘不幾
於竊人之有而復訶其主耶○或問周子言靜而程
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爲寡欲也周曰無欲故
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
所持循又則內外齊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
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
而其弊也或至於厭棄事物賺入別樣蹊徑是在學
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時有名爲講學
而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爲禪學主敬爲迂學而跳
梁呼號坐作語默一隨其意之所便無所顧忌而名
爲自得衰哉○或問佛經云屏息萬緣一念不生見

不着性離諸法相又云能所俱泯凡聖情忘若是與
吾儒不睹不聞之學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寂將
以神天下之感彼則愀然無情至於宛親平等一無
所愛憎取舍而自同於草木瓦石也不幾於寂而枯
者乎又問道經云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名
又曰道不可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而非也若是
將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虛將以效天之動而彼
則嘻然寡情至於芻狗萬物一切簡棄厭薄流而為
申韓之慘刻也不幾於虛而忍者乎然則與聖人之
情順萬事而無情又何如曰同而異也聖人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疾痛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
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
滯留礙云爾若枯忍斯逆矣謂順應可乎無情二字
是佛老自家招認的供詞而明道先生自私自利四
字却是無情的斷案毫釐千里之差非真知二氏之
蘊者不免虛喝而嫚罵也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然而不厭簡而
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子之所不可及者人之所以不見乎詩云相在
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云素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
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輪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

中庸末章反覆詠歎以足首章之意曰闇然曰淡簡
溫曰近日自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曰不言不動曰
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不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
無臭他如溥博淵泉皜皜浩浩淵淵之類皆是形容
未發氣象欲人識取真正面目而入頭下手便有實
地可據而所謂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於
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類又是形容
其顯見日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則性天德命天理
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不曰為道而曰為德蓋未發之中天德也無聲無

其至矣乎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能之而鮮能之
又何也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也蓋民生不齊要不
外乎知愚賢不肖四者而已賢知者好高欲速每不
屑乎戒懼是過之也愚不肖者昏昧因循又不知所
以戒懼是不及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鮮能之
久爲是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道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時不然故曰時中無忌憚者
戒懼之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是愚不肖中一個

卷之十

卷之十

十二

卷之十

雄傑有才的故能侈然自放而反乎中庸若愚不肖
之不及只是昏弱不爲耳時中便是時習便是不須
更離註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
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云云別是一意處中
之中亦着在事上看非指未幾者言此等處却須
一體認○或問學從何所始乎從河圖始也天不愛道
而河出圖河出圖而道始顯於人而人於是乎有
也圖從中起何也非中則天地亦無所始故曰易
太極是生兩儀邵子之詩亦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從心上起經綸天與人一也圖中數五何也中涵太
虛五性具焉蓋五者數之祖也天數五地數五天曰
五星地曰五嶽氣曰五氣性曰五性倫曰五倫曰五
音曰五色曰五味象數理氣非五不備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也然則堯舜之執中是即河圖之中乎自
有天地只有此中更無別中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學以希天也河圖也者其學問之源文字之
祖鬼神之奧伏羲堯舜之師乎若是則戒懼又何所
始也蓋戒懼者性體之良能健之爲也成變化而行
鬼神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此小人之無忌憚
自絕於天者也

辯易

夏首連山○艮

夏尚忠故其學尚艮純一未發渾然無跡蓋艮以一
陽止於二陰之上陰陽有淑慝之分上下有消長之
機欲以理勝人以天定又兩山連亘屹然不動艮之
象也艮體篤實有三義自修德言之爲凝畜自復命
言之爲歸宿自遏言之爲止畜故曰艮以止之又
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之時義大矣哉君
子以寂然不動立人極焉遏惡於未萌養善於未萌

舜以是傳之禹其精一之心法乎

其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皆無思無欲其不睹不聞之地乎於止知其所止則廓然太公內焉忘夫有我之私故內不見已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故外不見人凡體皆動惟背為止然五臟非背不附而百體之津潤以之靜以制動也時止時行者常寂常感常應常止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光明何咎之有

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變法集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十四

雲丘書院藏

無思無欲至善之地知止者止乎此也止乎此而後謂之知止定靜安最好體認未發氣象定言其不惑見之的也靜言其不動養之密也安言其常久不易守之固也慮言其明覺自然無所作也凡天下之言安者莫如山言定靜者亦莫如山山體虛故能與澤通氣為雲雨以潤澤天下故天下之言有者皆生於虛言動者皆生於靜言感者皆生於寂八卦之象廣矣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而得象者可以忘言程子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只看一艮卦旨哉

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之所值不同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於下定便是思不出其位文王緝熙敬止而君臣民其所下四旁各得其所止是謂不出故曰艮其止止其止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无咎

三商首歸藏○坤

三算蓋坤六畫

商尚質故其學尚坤收斂歸藏性情之實虛靜藏者皆偶上下皆坤虛之極靜之至順之純也虛為藏也量靜者藏之體順者藏之機博也厚也其象為龜為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故曰萬物者莫善乎坤又曰坤以藏之又曰致致乎坤言萬物為坤所後歸而藏之養之道也君子以厚為德藏其密身備萬物而退然不居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致虛守寂而未幾坤道其順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不可為之時無乘龍御天便是旋乾轉坤的手段無不具足也時不可乘之地無不可化之人坤則天下之至順也時有不可為故相時地有不可居故辟地人有不可化故因人隨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一德所履是謂坤以簡能善藏其用无成而有終也蓋坤之性體力

變法集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廿玖沈思遠藏板

信得乎乾之半故先利西南東北之不同有如
此大抵黃老之學得之坤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靜虛而順之至者地之无疆也因時順勢和順於道
德而無所作爲以害之是謂安貞以應乎地也有一
毫出位之思非分之願便不可以言安貞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其得安貞之吉乎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龍戰
而血湯之慚武之未盡善歟稱龍稱血所以立萬世
君臣之防嚴履霜堅冰之戒微矣哉

變通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德方

藏動剛於至柔運德方於至靜不睹不聞而莫顯莫
見者寓焉乘天時行順帝之則坤之所以爲坤乎傳
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意當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
不利地道光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
其所行也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本體自然曰直物各
得宜曰方敬則私意無所容而大本立義則發中節

而達道行內直則外無不方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直以方則不疑其所行地道光也敬義夾持直上
達天德自此故曰不孤言其盛大而光明也程子曰
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既無義以方
外要之敬以直內亦不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儒釋之
辯也內直便是未發之中直方是本體敬義是工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天下無道咎足以召禍而譽尤足以召禍故進不容
於朝退不容於野者皆譽之所致惟影響俱幽過譽
不著然後可以言括囊之謹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龍
之所以爲潛也

六五黃臺元吉文在中也正位居體黃中通理美在其
中暢於四支義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言中德蘊於內通理言感而遂通事得其理蘊
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美之至也黃是中色仙家有
黃庭黃婆之喻本體本色也

用六利永貞

六者陰之變數利永貞者變而不失其常順而健者
也其有戒於上六之戰乎理欲交戰兩敗俱傷人心

危而道心微變而失其常者也南巢之放牧野之攻
豈湯武之幸哉視泰伯之讓文王之事慚德多矣坤
之卦爻只是玩味得順義明曰便學有得力處○至
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
即純坤不爲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元
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以涉
於事矣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
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
也一陽初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羹玄酒淡而和也未
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燭
非坤之靜翕歸藏役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
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
養也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陽明先生之詩
曰靜後始知羣動妄

周易首乾○乾

周尚文故其學尚乾顯見形著天下文明健之爲也
乾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健之至以言其質則
實以言其體則健健則不息實則不貳以體天地之
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惟不貳不息乎
其象爲天萬物覆焉故曰乾以君之又曰戰乎乾言

雙蓮室文集

卷之十四

十九

雲山書院藏

萬物之生長收藏往來屈伸之不已猶兵之進退離
合惟將是命戰而懼也故易之卦爻凡言戒懼者必
本其體德之健或不足於健而戒之故曰健而無息
之謂乾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維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謂乾乾故希天之學君
子以自強不息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便是懦者
甘爲人下而不辭物之純陽而至健者莫如龍乃能
飛潛見惕變化無爲其次惟仙學亦得此意故長生
久視冲舉不測丹經謂仙是純陽一點陰氣著不得
又云純陽丹也自強不息金也知此而後知聖學之
本於乾也

初六潛龍勿用

乾爻之初猶是人生而靜的本體明健靈覺純一未
發其猶龍乎養之未充而遽用之則無以立大本而
行達道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猶龍蟄於地勢重陰之下所以豫養其飛奮之身而
後其力全其化神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乎剛健中

雙蓮室文集

卷之十四

十九

雲山書院藏

正純粹精也

乾是天命之性三極之道也故曰大哉剛健者性之體中正者性之德純者體之全粹者德之備精則無聲無臭也非天下之至健則無以運乎四德非天下之至精則無以主乎三德健言其有精言其無太極本無極也未發之中其精矣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健之至也四德備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

德生筆集

卷之十四

三

德生筆集

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一毫人力不與也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二語可併觀於此可想見飛龍在天變化無爲的氣象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九者陽之變數龍之靈變在首無首則妙於無迹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無聲無臭天之則也至是則聖人之神妙亦天也故因聖學而見天則焉凡易言戒懼惕厲乾乾艱艱之類皆原卦爻之體本如此非無故設此爲性累也自易學不明而

世之言戒懼者異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亢龍有悔其惟箕子逢于夷齊之儔乎奴辱剖心饑死首陽與時偕極亢孰甚焉而悔隨之故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屈原不達漁父之諷而沉江不化故曰知幾其神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德生筆集

卷之十四

三

德生筆集

性體自然得之於天者未嘗雜之以人天下之至健也堯舜性之也垂衣裳而天下治舞干羽而有苗格揖遜授受而天與人歸恒易以知險也復其性之自然而無所作爲以害之天下之至順也湯武反之也天命未章則爲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順乎天而應乎人而一毫意必不與焉恒簡以知阻也凡易言吉凶禍福變化云爲皆謂險阻○夫艮天下之至靜也德行恒寂以知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無思無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艮之體德也知至靜至健至

順爲心之本體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可以不言而喻而堯舜之學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者天不變道不變故學亦不變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疏

集賢堂

卷之十

二十二

孟子卷之十

九河滄濟潔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湯執中立賢無方十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改過不吝檢身如不及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布昭神武救民於水火之中皇建其有極民協於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穆穆文王於

繼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

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維此文王小心翼

翼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不諫亦式不聞亦入雍雍在官

肅肅在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故曰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無夷狄驅猛獸左右孺子成文武之德制禮

作樂教化天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

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

集賢堂

卷之十

二十三

孟子卷之十

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

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吾爲此懼

關先聖之道距諛行放淫辭息邪說以承三聖者

以上所述八聖一賢之事其盛德大業至矣哉要其

所自雖有性之反之見知聞知之不同而皆本於未

發之中千聖一心萬古一道揆之而其學無不同也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之

順天應人文王之緝熙敬止周公之公孫碩膚孔子

之天地爲大孟子之說之活然言以身處其地察其
心而思其作爲然後知韓愈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傳之文武傳之周公孔
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者非誣也

辯心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

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有要耳
程子曰惟謹獨便是守之法又曰敬以直內操之
之法也操猶操兵之操練也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出

樂正先生集

卷之四

二十四

雲丘書院藏

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亡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純一未發初心也

狹提之章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不慮而不知不學而能良心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身而然也

無所爲而爲真心也學者須是識其真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

學不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
聲息暗聞爲欲者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純一未發仁也發而中節義也發不中節便是曠亦
便是放求放之道莫切於致中故復其心之本體則
學問之能事畢矣哀哉二字是孟子痛心處人能視
其心如雞犬者亦鮮矣況心非雞犬比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

樂正先生集

卷之四

三

雲丘書院藏

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知天事天立命其義微矣非達乎心之本體與本體
之所從來者不足以語此故性曰天性德曰天德理
曰天理存心養性而意念纔有所着便非事天孟子
言盡心養性皆有充拓涵養意只一毫矜持把捉便
是逆天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性命之從來曰天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不後耳目百度維貞便是先立乎其大者動而不失

其本然之則曰立思則得之得乎此也先立乎其大者是象山平生學問得力處嘗有譏象山之學者云除却先立乎其大者更無伎倆象山曰誠然誠然益動而與日進無疆

與是順其本體之自然而動無妄動也無疆是進而不已之意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是造作安排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始終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助則不遜忘則不敏勿忘勿助自然上達故德脩罔覺才覺便是計功謀利意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四

壬

雲丘尚懷藏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者非以點鼓瑟而後之也正欲進點以造化二三子耳喟然吾與之嘆一棒而四人瘞其肯微矣若由求公西赤之志乃所優爲只是有所便屬暗聞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如曾點則無此子做作安排意推之於禮樂富疆無往而不得其常白泌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

助之間此語當玩味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渾是自得處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成章而達以道之謂也有閔其苗之不長而耰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四

壬

雲丘尚懷藏

義襲是養之不豫而思議竊取於事爲之間猶兵家掩不備而取勝於一時者之所爲告子渾是助的病宋人之喻孟子却於助處立方今之學者其最高亦只是助下助一等則爲襲襲與助皆失其本體而反害之者也集猶歛集也退藏於密以致萬化之原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

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
惜農情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
心亡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言之動乎心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恐心之動於氣也只勿求二字
渾是助意知言養氣是告子對症之藥蓋知言則無
不得於言養氣則無不得於心其所以不動者乃充
養積盛集義自然之效畧無一毫把捉的意告子亦
煞有見却是從慈慈帶來他看得本體上一塵加不
得則雖仁義亦謂非性所有故不得則勿求以求之
則爲本體累也註云宜然無覺惛然不顧是慢罵語

雙江錄

卷十四

三十九

卷五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
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自益動而與
至此是言用功的節度蓋後世學術不明不是錯認
心便是錯用工故以學術誤天下後世者不少未幾
之中是堯舜相傳正法眼藏真正脉絡於此處體認
得分曉則一棒一條痕一掬一掌血情命於性性命
於天丹府一粒徧地黃金程伊川嘗愛杜元凱語云
優而柔之使而飲之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
釋怡然理順道經亦云忘無所忘得無所得心如木

空內外貞白皆理到之言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此顏子復後事稽之以見其復也常復故能常知不
善故能知之不復行才離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
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於本體猶有未融化
處而不免有矜持意知之非難不行惟難少有凝滯
而融化不速便已屬行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
行洪爐點雪至明至健也知微知顯可與幾也何悔
之有殆庶則幾於化矣顏子之得一善與有不善好
並看善不善之間不易形容惟於未發之中心體而
力行者可以意會

雙江錄

卷十四

三十九

卷五

顏子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
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子學問不落聞見多學的窠臼其初便從本體上
老實鑽求而不知本體即物理也夫子恐其墮於意
見之渺茫故誘之以博約之學如非禮勿視聽言動
之類蓋心體事而無不在故凡本體散殊粲然有跡
曰文萬理同出一原故凡本體純密秩然有理曰禮

隨時隨處無往而不學而要只求復其本體目約約而博則本體隨在有見故卓爾不復如向焉之高堅前後也博而約則不睹不聞本體寂然無所見而從之末由亦無庸於仰鑽瞻忽也此顏子竭才之學殆庶之造哉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而精一之傳於是乎有屬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矣是顏子悟得仰鑽瞻忽差處到此地位功夫猶難又下段着力不得恐未

然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雙溪集

卷之十四

手一

聖丘書院藏

不遷怒者不爲怒所遷常止也不貳過者不爲過所貳常一也常止常一久而不變三月不違也故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渾是未發氣象和風慶雲至今可想日月至焉者屢失而屢復也故曰頻復之厲陽明先生云不遷不貳須是知他有未發之中始能回也其庶乎屢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顏子則一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能若不能多若寡實若虛犯而不校屢空之象由太虛而後有天之名

漫無朕而萬象森然以其顏子之所以殆庶也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富貴可愛可求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彼者獨何心哉蓋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故能不改其樂見其大便是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雙溪集

卷之十四

手二

聖丘書院藏

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者人之生理也具此生理而後萬事萬物之節皆本於此故曰禮禮者體也克己私以復其本體本體復則三千三百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故曰天下歸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博而約也視聽言動莫非吾心本體自然之用便是中節之和便是天下歸仁少有一毫意必便是非禮是惟顏子之至明至健而後能請事斯語即佛學之頓教頓悟也復禮集義好並

哉而中節曰禮物各得宜曰義禮義若在外也義而外曰襲禮而外曰聲音笑貌克已復禮精義入神方是成性存存禮義之門復集之肯微矣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病痛在簡簡則徑情故不敬簡則厭物故不恕不敬不恕故多怨夫子因其病而藥之簡是仲弓氣質的病即已也敬恕是狂簡對症之藥顏子氣質純粹絕無形顯之病但令克已復禮於元氣上調攝耳

如樊遲之匱鄙近利司馬牛之多言而躁問仁雖同而槩以告顏閔者告之非惟無益於病而反因藥發病也聖人之教猶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不強人以難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敬者心之生道德之聚也堯舜齊慄是脩己以敬譬蠲兌若象蒸蒸又其脩己以安人譬腴底豫而天下化譬腴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脩己以安人

姓也五十而慕兢兢業業堯舜猶病也故曰堯舜以上善無盡業紂以下惡無盡敬是性體之良能徹上徹下之道或謂論語多言敬而罕言靜不知敬是靜的根靜而不敬則有之未有敬而不靜者也敬而不靜是失之矜持把捉非敬之本體持敬有生熟之異生則難熟則易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是無學也道問學而能以德性爲主是聖學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

也新也厚也禮也德性之名目也致也盡也極也道也溫也知也敦也崇也問學之名目也自德性之無所不包無所不備者而言曰廣大自德性之潛密滋貫無微不入者而言曰精微自其不屈於物欲而無所汗雜者而言曰高明自其不涉於詭異而爲衆人所同得者而言曰中庸自良知良能得於有生之初者而言曰故自知能之形著曰長裕者而言曰新自生理之惻怛肫肫其仁者而言曰厚自生理之等殺品節不差者而言曰禮至德天德即德性也至道聖人之道也凝道本於脩德故此節備言脩德之事而

洋洋優優峻極發育三千三百胥此焉出故曰荀非至德至道不凝焉務脩道而不知原於脩德者未有不流於助流於襲流於伯也故曰知德者鮮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辨素

卷之十四

三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已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

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一則無入而不自得者得其素也正已居易皆反求諸身

之素不怨不尤非有所強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故不願乎外願外便有不得怨尤之念興而徼幸之事作矣大意全在素字上素即溫故之故豫立之豫先天之先前定之前故養之有素者隨其所值坦然由之而無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佛書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悟即素也悟則智慧廣大不落輪迴即登彼岸佛氏以喜怒哀懼愛惡欲富貴貧賤夷狄死生患難為輪迴亦

樂生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雲丘書院藏

謂衆生亦謂煩惱普度衆生不落輪迴斷除煩惱便是自得自得即彼岸也佛氏所占地位儘高豈經生容易闢得但渠所謂高者吾儒亦自有得在以下所叙困蹇凡九卦皆言反身脩德之事所以辨素也傳曰困之進人可以辯德可以速感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卦以柔揜剛為困蓋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揜有凌駕屏伏俾不通寔不能容媚嫉以惡之朋黨而危之之意然二五以剛居中為成卦之主剛中天德也天德充溢於內而道

有諸已故能不怨不尤無入而不自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然人謀之未盡豈可一委之命與時哉故凡義之所當爲者爲之而不失乎天理之正於時不忤於已不失趨之而非詭避之而非畏自牖而非行險于巷而非爲邪斯則大人善處困窮之道也若徒以口舌爭則益其困矣致命遂志志亦素也故曰素志遂則伸其志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便是遂志亦便是困而亨處大抵陰得時位陽剛必爲所困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求之坎坎進退維谷故以陷名而爲屯爲蹇爲需爲訟爲未濟一皆取義於坎聖人憂世之志可見矣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言天下之險阻莫山與水若也故山上有水蹇而又蹇難也君子所以解其難者亦惟反諸已而已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其仁則愛無不周反其禮則敬無不至反其智則知無不明處無不當所以化暴慢爲恭遜轉橫逆爲祥順易以知險簡以知阻而天下之難解矣難莫切於內困觀替與象之化則解難本於脩德可徵也履德之基也○履和而至○履以和行

履以和說躡於剛之德於處憂患爲尤切故九卦先之蓋素履之往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故曰德之基基所以立履之所以爲履也履非強世緣人情辯上下定民志天地非禮不位萬物非禮不育故曰和而至

謙德之柄也○謙尊而光○謙以制禮

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德言盛禮言恭有而不居素履之往故曰德之柄柄者秉也山在地中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故卑而不可踰晦而不可掩謙以制禮尊而光也制有化裁通變之意

復德之本也○復小而辯於物○復以自知

已放之心約之而爲主於內天理一念發動於潛伏隱微之地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美大聖神皆由此出故於德爲本復以一陽動於羣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萬物之始與生皆資之一念之微燭然在中百體從令小而辯也本有真固之義而後履與謙非色莊也

恒德之固也○恒雜而不厭○恒以一德

守之不固則不免於頻復之厲惟久於其道立不易方者雖死生患難困窮拂鬱紛然雜至而在我者率

其素履自得而不厭恒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動而
與天地之常性亦天地之大義也故有恒而後可以
言固性曰恒性德曰恒德心曰恒心行曰恒行不恒
而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鮮矣恒之時義大矣哉
損德之脩也○損先難而後易○損以遠害

德之不脩欲與忿爲之也蓋一朝之忿亡身及親一
念之欲喪心禍已故脩德者尚乎損損之卦變自乾
坤而來者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卦上畫之
陽益上卦上畫之陰皆有損彼益此損欲以崇禮之
義蓋上下者理欲之幾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德

集注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手九

集注卷之十四

脩罔覺蓋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易溺而難勝
者莫如欲懲忿如山制而伏之使不得逞窒欲如澤
遏而絕之使不得流非勇於克已強於自勝者不能
故難習之熟而久則安故易脩有克治之義害即亡
身及親喪心禍已之謂也

益德之裕也○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興利

益動而與日進無疆蓋動而順乎本體之自然而無
所作爲以害之其進自不能已蓋得其所養無物不
長利之大者也故曰裕裕有允養之義益之爲卦下
震上巽陽動陰伏有人欲日消天理日長之幾又風

雷有相益之勢如遷善則過益寡改過則善益純亦
理勢之相資者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是施設造作
也

困德之辯也○困窮而通○困以寡怨

大意見前辯有自考之意若尤未免於怨悔則本有
未固而所謂脩與裕者猶有所未至也

井德之地也○井居其所而不遷○井以辯義

物之居其所而不遷者惟山與井爲然故邑可改而
井不可改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又以巽木入乎坎
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井養而不窮也止於至善寂然

集注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四十

集注卷之十四

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蓋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
其原也地有貞靜之義辯有泛應曲當之意

與德之制也○與稱而隱○與以行權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曰與與則化裁通變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而不見其迹與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
有深入之義又與爲風善入物者莫若風風淅淅溶溶
被物而物不自知故曰制曰隱曰權井是天下之大
本與是天下之達道曰基曰本曰固井之未備者曰
柄曰脩曰裕曰辯與之未至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惟憂患爲然是故君子以憂患爲逆者以生全

之所由出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有雷出地奮之義其於人也戒謹恐懼於隱微之中終日乾乾震于其躬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維心亨也即雖變故禍患出於不測如震雷虩虩遠邇驚懼君子處之裕如而不失其所主之常蓋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不失其所主便是福震爲長子七鬯主祭者執以降神之重器危懼故得平安生全出於憂患亦亨義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處爲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死生之際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大象亦以恐懼脩省爲君子之震故卦名震者只主學問言卦爻詞便無禍患言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恒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苟非其人道不

施行

變通彖集

卷十四

四十一

震五雷院藏

屢遷者何也在天爲太虛在地爲至靜在人爲未萌

天地人之至理也故曰周流六虛然不可以見聞思慮求故曰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率性之道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使知懼也以動者尚其變以言者尚其辭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辭也占也變也象也皆變之所適性體之感也人情之所敬懼者父母之外惟師保耳不曰六位而曰六虛虛字當玩味虛是性之體爻之所以效也惟虛故能遷并居其所而能遷虛故也不食之井曰泥泥則不虛敬是致虛之道

變通彖集

卷十四

四十二

震五雷院藏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心游太虛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勞苦饑餓困窮拂亂是煅煉人的一個大爐錘承受得這個大爐錘煅煉過者金是真金人是真人雖僂佛亦要從此關過故天將使斯人之大有所成也必先勞苦困餓拂亂動忍以助其成而人之將有志於大成也亦必先勞苦困餓拂亂動忍以自考其成順適宴安而能有成者鮮矣若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者始可以言大成也程子曰困窮拂鬱所以
聖人之志熟人之仁又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動
心而至於無所動忍性而至於不待忍始是增益其
能無入而不自得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切
磋琢磨治玉之功操心鍊性操鍊二字要體識陽明
先生云吟風弄月的受用却要擔枷抱鎖的工夫身
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只宴安二字斷送了古今
無限豪傑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

雙筆集

卷之十四

四三

卷之十四

求諸心而不得故困研諸慮而不達故衡不安於困
與衡故作作是性體之健勇不足以起懦強不足以
勝私奮不足以鼓氣皆不足以言作也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興即作也故德曰作德聖曰作聖作之
不已乃成君子作之時義大矣哉而世之作者寥寥
何也豈求諸心而無不得研諸慮而無不達而顧無
待於作者耶抑嘗求心研慮亦有所謂困衡乃徂於
昏弱欲作而不能耶抑冥然惛然不知求與研故亦
不知困與衡而無所用其作耶詩曰還不作人是在
作人者思所以作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子曰張也慾焉得剛

剛天德也渾是天德流行而一毫人欲之私著不得
如顏子之不遷不貳三月不違其於剛為殆庶也故
曰克已復禮乾道也顏淵死而吾未見剛之嘆作夫
子之所以慟也若由之行行張之悻悻特其氣質有
類於剛謂不屈於慾乎剛與慾正相反自弘毅之學
不明浩然之氣未養而以悻悻之張為剛以氣焰可
畏之行儀為大丈夫又何怪哉孟子曰是妾婦之道
也一語而萬鈞者也不屈於慾之謂剛不屈於慾之
謂作作非剛不能剛而後能作也堅強不屈四字恐

雙筆集

卷之十四

四四

卷之十四

於剛義未盡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讓何也泰伯之德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當商周
之際商道寢衰周德日新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
已可槩見○泰伯周太王之長子其統緒又在我○
是三者皆足以有天下乃棄不取逃之荊蠻示不反
也斷文自廢示不用也而人莫知其為何其心隱其
跡泯然無得而稱故曰至德是謂三以天下讓也太
伯荊蠻之逃疑在太王既沒之後蓋有以見夫周之
必興商之必亡而已適當其難承荊蠻蓋有所託

而反逃焉者也夫利莫大於得天下害莫甚於亡國
家棄莫大之利而不取而以身當忘家之害而不辭
惟欲求乎此心之安以不失乎天理之常微太文則
萬世君臣之防裂矣即如集註所引史記諸說則周
室畜不臣之心已四世非古今一大冤事耶其曰肇
基王迹曰其勤王家蓋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
來遠矣以見興王之道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乃據以
爲剪商之志始於太王而以泰伯荊蠻之逃若欲潔
已以遂太王傳季歷以及昌之私則於君臣父子之
間不順莫大而可稱爲至德耶夫子以至德稱泰伯

集註卷之四

卷之四

四十五 五丘書院藏

稱文王而謂武王未盡善其旨微矣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據人心向背之分數言耳乃曰荆梁雍豫徐
揚歸周惟青兗冀屬紂豈有紂爲天子坐視民之叛
已文王亦坐受民之歸已而率叛以事紂俱於理勢
爲太逆以服事殷蓋誠服而事之畧無一毫忿怨的
念渾是未發氣象故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辯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存乎悔

介悔是性體之良知良能悔吝者人心順逆之機而
介則審於決擇不疑於所行之謂於此而憂之則辯

之早力之易莫顯乎微也咎者人心念慮之失而悔
則得之省悟而不迷於所向之謂於此而震之則知
之至行之力不遠之復也憂則慮其悔之不早而或
承之羞震則懼其改之不速而或沮於難故曰悔吝
者憂虞之象也无咎者善補過者也凡卦爻之義介
悔是本體憂震是工夫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而能
惕然憂奮然震者鮮矣憂震即困衡之作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過則勿憚改
小人之過也必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註卷之四

卷之四

四十六

五丘書院藏

過者人心所必不免或生於氣稟或生於習俗或生
於聞見或生於時位或生於天理或生於念慮凡非
本心有意爲之而有所不能免者皆曰過故易之卦
爻言補過者十六亦本其體德時位言之故無過聖
人有所不能改過愚人有所不知見過賢人有所未
精聖人以未發之中爲天則權度精切而纖毫莫遁
蓋察之精則見過益多而改圖益切學易可以無大
過者以易善補過而趨時之變又改過之妙用也自
訟是心口自相攻詰纖毫隱瞞不得必如此而後可
以言悔言震言不遠之復纔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

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涉以濯秋陽以暴子只要改過鄉原只要無過便有許多包藏掩覆得在至於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便非直心便是德之賊禪偈云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孔子平生所友惟蘧伯玉伯玉之賢只是欲寡其過而未能使者深知主人之心故夫子賢之

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耻之一念是起死回生的丹頭無耻是無生理故孟子往往拈出點化人蓋欲迎其機而達之如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如耻之莫若

雙溪集

卷之四

四

宋 朱熹

師文王人役而耻爲役猶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至此又曰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中庸亦曰知耻近乎勇而周子亦云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爲機械變詐之巧者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耻其安也習而熟之沈然無復廉耻之色卒歸於小人之無忌憚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耻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

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不爲不忍渾是惻隱羞惡的本心充滿得這本心體量無所虧蔽則仁義不可勝用達是克己工夫不以一毫意欲自蔽以直養而塞乎天地者方可以語達故曰君子上達而足此通彼推此及彼皆非所以言達也夫以言不言餽人者穿窬也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夜氣牯亡於旦晝之所爲者禽獸也嚮受爾汝之稱而不安今爲禽獸盜賊而安之不達故也夫禽獸盜賊推而加諸小人未有不艱然怒今乃顯然加之士人而不諱此是孟子簞拳大罵打斷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案例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馬簞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大舜渾是一個庸體無人無我無微而不入在人者有以裕於已狂已者有以及於人同歸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此其所以大益禹與子路也子路人告

以有過則喜其所不告者有過也禹聞善言則拜其所不聞者有遺善也舜則無時無處無不取無不與耕稼陶漁鹿豕木石皆吾艣澤之益公於已者公於人天下無遺善也虛是化之體未蕝氣象可想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是生理不仁便是死漢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而爲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爲慈孝感於昆弟則爲友恭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必如是而後可以言脩道之仁故凡脩道一涉於營欲謀慮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合也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又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仁也凝聚也有左右逢其原之意夫子一個脩齊治平的全具家當付之哀公吾其爲東周其在茲乎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禮不足以盡天下之人足以盡天下之人而人作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四

四十九

雲丘書院藏

之不與知與能不可謂爲達道然不足以體道足

以體道而人有一之弗具弗同者不可謂爲達德一則無二無雜純一未蕝即仁也故純心事父便是止於孝其事之道昭察而不昧處是智愛敬懇到處是仁心之所能爲而爲之竭其力處是勇世有純心事父而知之有不明乎愛之敬之有不至乎心力之所能爲者爲之有不盡乎於此可以悟脩德疑道脩道以仁之旨而身無不脩也脩道以仁之仁是指全體言知仁勇之仁是指一節言一是道德歸宿處即禮也約也三五是道德散殊處即文也博也理一而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四

五十一

雲丘書院藏

分殊也故我之所事者爲君而凡事於我者皆臣也生我者爲父我生者爲子凡伯叔父從伯叔父及族之伯叔父兄弟之子及族之子皆父子也同氣而先我者爲兄後我者爲弟凡家庭之先後乎我宗族鄉黨之先後乎我家國天下之先後乎我皆兄弟也合志而同道曰朋友凡羣而居比而相出入邂逅而相因依而爲斯人之徒者皆友也故凡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授受不相親言語不相聞所以別嫌明微者皆自吾夫婦之別而推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則自吾君臣之義而推之出以

其長上出則事乎公卿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自吾兄弟之友而推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三人行必有我師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則自吾朋友之信而推之也敬仁慈孝友恭信別隨事異名而別其所施者皆主於吾心之一理之一也其爲君臣爲父子爲兄弟爲朋友爲夫婦類聚群分隨在而異其等者分之殊也親一也在父母則如此在叔伯則如彼在從伯叔父又如彼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分之殊也義一也而手足腹心國人草莽寇讐之不同信一也或師或友或附疏奔走之不同

知其分之殊而不知其理之一楊子之爲我疑於義則無以類天下之族而裂夫道也不可以言達也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墨子之兼愛疑於仁則無以辯天下之物而賊夫德也不可以言達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當知天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貽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致道前定則不窮

養於未諱之謂豫豫即前定之學也言之而不可行曰貽內省而惡於志曰貽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之類取之而不逢其原曰窮如

其涸也可立而待之類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豫故也張子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語有味前定二字煞有力蓋自學問主宰一定而不移者而言曰前定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博學則無時無處而不學也學而行有不得於心事有不安心而無不得施諸身而無不安然猶不苟於從也必假於思思而曰慎極深研幾夜以繼日惟恐於本體毫髮有未慊自以爲是而反害乎道也思而得之然猶不敢自是也朋友講習而明辯之辯而曰明必坦然由之而無疑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反於人於是乎篤而行之篤者不已之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必止於是而不遷也博學慎思篤行不苟於自是審問明辯不苟於從人擇之審而守之固誠之道當如是也學問無疑只是不行惟躬行而後疑生疑生而後審問慎思明辯有所施問辯慎思有所施而後學進故不疑則不進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小子

冰淵戰兢之念是曾子弘毅一段本領工夫全而歸之非專自其手足言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若思靜而敬也安定辭動而敬也安民哉脩己以安人也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儻焉如不終日

自勝故曰日強自棄故曰日偷日強則陽明勝德性用日偷則陰濁勝私欲行強與偷爲對壘之敵故道

學聖集

卷之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心與偷心有主盜之分敬是聖學始終之要未有作聖而不由於敬者故易詩書禮樂所載曰乾乾曰愬愬曰惕厲曰恐懼曰欽明允恭曰抑畏曰祗肅曰齊慄曰寅恭曰敬止不一而足而中庸首章揭戒懼爲要領末復引詩拳拳而味嘆之蓋必如此而後可以作本體之健本體明健而後可以言復而世之學者樂放肆而惡拘檢喜頓悟而鄙積漸至有倡言戒謹恐懼爲不見本體之學引禪家指授謂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而以戒懼爲禪定解脫第二義自誤可也

也以之誤人可乎達磨是來來來第一祖惠能亦

五祖頓悟高第面壁斷臂腰石打碓而弘忍有爲法亡身之喻其煞喫辛苦比之戒懼又增數倍蓋戒定慧是禪家三字經乃不以其求悟之功爲則而以悟後之言爲定本適中其欲速畏難之心癡人前不可說夢信哉又聞詆王藻九容爲俗學頭巾氣象蓋以直不直端不端當隨其本體自然可也而不知端直

爲本體自然之符蓋未有外齋莊而心不存外箕踞而心不放者亦未有心存而不莊敬心放而不箕踞者今世學者既無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習之於童叟以磨煉消融其驕悍飛揚之氣

學聖集

卷之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獨有持敬一段工夫猶可以矯輕警惰鎮浮黜躁庶幾復見天地之心今乃舉內外夾持聖賢相傳家法一切破壞而以任情恣意爲自得其不流而爲莊周之放誕下禪之委弛不已也可勝惜哉大抵後世之士各隨其氣質之性所便者以爲學既各隨其性之所便才說持敬便自不安敬則此子氣質者不得若欲變化氣質闕却莊敬持養一段工夫更無入手處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思必柔必強變化氣質之學本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困勉之功而後

能乃遽以自得脫酒爲詞其誤人不淺也

辯仁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履孩提不待學習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充養得這個真念不息則氤氲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爲仁之本堯舜之道廣矣大矣亦只是充養得這個念頭徹天徹地至於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故曰孝弟而已矣是故君子之學惟務其本本立則道自生無所強也孝弟之道其至矣哉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四

五十五 論五刑說

一念非天一事非理一物失所皆非孝也曰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一毫人力着不得務本正是培養生理的實功稍涉人爲便是助長夫仁也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矣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於博濟惟求其心而已矣其次惟近取諸身蓋及人之道不遠於已而得之因已之饑思人之饑因已之寒思人之寒蓋未至於仁則不免有間有間

有待於推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矣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天地我位萬物我育莫非已也備猶言責備也禽獸草木一物失所匹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皆我之責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誠矣誠則無事洞然八荒皆在我闔樂莫大焉其次未至於誠不免猶有人已之間有間故不通而去仁遠矣惟強恕而行善推其所爲者爲近之強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意強之則私意無所容故能視人猶已推已及人而求仁爲近也西銘一篇全自孟子三句翻出來

雙江先生集

卷之十四

五十六 論五刑說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學者須是識得仁體仁天德也渾是入一個生身的命脉湏更離不得者君子以成德爲行於是乎有成德之名去仁則無以成身而可以成名乎一飯造次須臾之頃也顛沛則死生患難繫焉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於是乎有殺身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之事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君子所以爲君子非固欲以成名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仁由義大人尚志之事與民由之獨行其道行其志也不淫不移不屈其志不可奪也此其以道爲體參天兩地謂爲大丈夫信哉公孫衍張儀不過縱橫豪俠之雄權譎詐謀之傑善啓兵端陰持禍柄其氣

樂生書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孟子

焰足以進退離合乎諸侯糜爛肝腦以塗其民當時畏之如虎尚何足以言仁義也哉而景春輩以大丈夫稱之學術不明一至於此故孟子闢之爲妾婦蓋雞鳴狗盜善依附以肆其姦妾婦之心亦妾婦之行也富貴貧賤威武是考大丈夫的三個關頭未嘗經此關者如未經烈火煅煉終未可遽言真金也故烈火百煉是真金的考案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理義之悅我

言樂非真能克己以自憚其本體者不足以語之樂則生意暢達莫非天理之流行手舞足蹈中規中矩有不知誰之所使到此便是動以天凡說生字便當與助長對看則用工便不差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樂是心之本體有毫髮累於心處便不可以言樂惟仁義禮智根於心方可語此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更離根之謂也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心廣體胖晬面盎背手舞足蹈蕩蕩休休皆

樂生書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孟子

樂之符故以夫子之聖而樂生於蔡憤顏子之賢而樂生於竭才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非樂不足以語君子非時習不足以語樂是豈肆情恣意以自快者可及哉記曰君子致樂以治其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戒謹恐懼所以致樂而治其心也油然而生是豈人力可能哉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有非分之望者每取必於天故怨有過情之求者每

責備於人故尤夫子之所取必責備者惟在於我而無與於天與人也蓋好古敏求惟知盡乎下學之功求以上達乎天理天監在茲知我者非天下學上達不怨不尤只是庸行之謹世莫我知宜矣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義之盡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知來藏往是謂神知大抵應事不足以盡義者有三病事未應先有個迎待底心既應又有個將而不化底心應時又有個偏重底心即佛學所謂前念今念後念相續不絕也佛書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真心不知與吾儒同異何在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如形則著之著察如察乎天地之察行道而有得於心得於心而行之久者未有不著與察也其不著與察者襲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言由於道而無所得於心也觀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朱子集注

卷之十四

子九

雲山書院藏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則知著察之所由來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好古敏求曰學行而不已曰適守而不變曰立變易以從道曰權故立而不能權未可以言立適而不能立未可以言適學而不能適未可以言學蓋學所以學夫道也人惟不志於學則已也夫既可與共爲學矣而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乎甚哉可與共學者之難其人也堂堂乎張曾子所不與無以其多聞見以干祿好苟難以爲仁而非所以求適與立而權者乎曾子之學確故能慎擇所與如此

朱子集注

卷之十四

六

雲山書院藏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也有同適焉性之欲也然得之不得有命焉君子不以爲性之所欲而求必得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曲肱飲水樂在其中有非性之所能役動心忍性性命於天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之於父子而不得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而不得於君臣禮之於賓主而不得於賓主智之於賢否而不得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而不得於天道命之所值有幸不幸也然予之於父親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是天地之性也君子不以爲命之所遭委之於不幸而不求所以自盡也故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文王以服事殷而得專征伐有非命之所能制回天易命氣命於性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

矣

雙溪集

卷之十四

六十一

雲丘書院藏

人之生也直直本性也佛氏有直心是道場之喻然好直而不好學則無以究直之蘊故有名爲直而反害乎德有疑於不直而本之天理人情之至者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魯昭公娶同姓而孔子以爲知禮直在其中矣證父之攘乞隣之與其不情已甚不但失之於絞而已佛氏以究親平等遂以平等爲直心均之爲賊乎德蓋好直而不好學或好之而非其學也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已憂而六言六蔽其所以進子路者深矣卒以勇直不得其死學之未至也

逆許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耶可

逆億存心即自詐自不信蓋逆億是機心有機心者必有機事人見機事多喜既喜便是種下種子其矣種心之不可有也佛偈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明道先生早年好獵既見濂溪後自謂無此好濂溪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露耳十年後忽見田間獵者不覺有喜心嘗架橋少一長梁後出入林間見林木之嘉者必起計度之心程子天性純粹類類子一着意必而融化之難至於如此況以億逆爲心則將無所往而不億逆也故寧無億逆以爲智寧無先覺而爲不賢蓋養心之術莫要於無種心而要於有根氣信哉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而不歌非徒以矜人乃所以養心也蓋哭歌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惟立心勿恒者爲然天時忽然雨忽然晴者便言氣候不恒感不恒之氣者滯而成疾故凡情之無恒者其病心亦多矣夫子之心其天之定者歟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毒者其心不分致者其志不已用智不分乃凝於中

雙溪集

卷之十四

六十一

雲丘書院藏

莊子之言也直積力久則入荀子之言也今之學者欲速化而鄙堅苦惡拘檢而樂放誕雖講究入虛玄亦只是對塔說相輪其何以入德而凝道哉仙家想無成有佛氏想有成無要之專與致爲之也豈惟仙佛凡下此如百家之學成章而可傳者未有不由於專致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集註

卷十四

孟子

卷十四

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道者率性而已中和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因已之所欲公其惡於人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因已之所欲公其欲於人也不見所惡欲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爲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惡欲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爲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的一段切近工夫蓋本體自忠恕也中心爲中如心爲恕中心天下之大本如心天下之達道聖之所以異於學者動以天耳求即反求諸

求蓋及求乎爲子爲臣之道以之事君事父有未能也慥慥進而不已之意訓篤實字欠切

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夫子因病而藥成德達材之教也蓋由也兼人故其學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兼衆人之能以爲能者人之所稟材性不盡同惟能因其材性所近而學以成之均之爲成人若臧武仲之知文之以禮樂則亦成人之智也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亦然特患於禮樂之道有未聞耳蓋學以變化氣質爲要也變化氣質莫先於禮樂故曰立於禮成於樂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斯須不莊不敬則暴慢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子路氣質剛直擁盾結纓不得其死豈於禮樂之道終未有聞而不免於六言六蔽者耶成人猶言成材成章也亦之爲言非其至者如註云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則至矣求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耻心生於美惡之相形敝緼狐貉美惡相形之遠不知敝緼之爲貧賤狐貉之爲富貴不知富貴之在己

貧賤之在我然動於其志於道而其
人者不能故子路之勇只是聞過之喜未之能行之
敏承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勇自足以卓
冠三千而不淫不移不屈充之有其地矣乃終身誦
之自居其有惜哉此當與士志於道一章並看

辯神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
發無動靜而至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

學海叢書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雲山書院藏

或幾乎息而何動靜之有哉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
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顯說
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
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顯
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
中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
焉天地位萬物育也易書堯化皆然○或問八卦爲
人之八德何如以身體之自可見聖人畫卦以體天
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莫不皆然故自天德之剛純亦不已而言曰

律本之天命而不雜之以人爲曰順感而遂通曰動
寂然不動曰止善體人情隨事精察曰入合乎人心
之同然而彼此不相逆曰說合敬同愛以聯屬人情
曰麗天理爲人欲所困曰陷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
不困窮矣剛健便能戒懼故不陷微哉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寂然不動者神之體感而遂通者神之用不動者不
動於欲也遂通順應而物各得所也無思無爲者易
之學所以神而明之也一涉思爲便是憧憧雖疾之

學海叢書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雲山書院藏

而弗速行之而弗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感應之機捷於桴鼓影響其何以思慮爲哉其
可思慮者惟歸與致耳即言貞也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其歸而貞夫一所以立
感應之本也過此以往亦其神化之自然感而應
之纖毫人力不得而與也言曰未之或知觀之日月
寒暑尺蠖龍蛇屈伸往來之機自可見入神便是無
聲無臭發而中節便是利用安身入神利用便是神

化德之盛也。憧憧是著，思慮而有心於感應者，故象曰：「未光大此爻義，須於貞字體貼。」傳曰：「貞者，虛中無我。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一貞而已，以量而容，擇可而受，其去虛受之道遠矣。」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當豫之時，六二獨能以中正之德，介然自守，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可與幾而知神之所爲也。

集注

卷之十四

六十七

雲丘書院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吉凶之先見者，幾也。亦神也。非至靜足以立天下之本者，其孰能知之？故曰：「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其曰「萬夫之望」，蓋以時方溺於豫，不鳴則已。盱君子獨觀萬化之原，而將心於昭曠之境，以定吉凶。以成覺，覺天下倚之如著龜，神明焉。故曰：「望介于石，是知幾之學，即大學之安而能慮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神方知，易貢易之德心之妙用也。神之不測曰圓，知有定理曰方。貢則因人以異其用，曰易心有所著則神明之體，窺圓神方知則一塵不累。聖人以此洗心，言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虛之至也。密者妙用之原，退藏於密，無聲無臭，鬼神莫窺其際，藏之至則所存者神足，以主天下之應，所過者化，足以藏天下之往。不但自神明其德而已，制爲卜筮，所以使天下後世皆有以神明其德也。齋戒者神明之原，程子曰：「上下一於恭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本義云：「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二語有味，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神武而不殺者夫。

集注

卷之十四

六十八

雲丘書院藏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冒天下之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以崇德也。感而遂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定吉凶，以成亹亹，以廣業也。致廣大而極高，明知之崇，以效天盡精微而道中庸，禮之卑，以法地知禮者，本成之性也。效天法地存而不已，而道義出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聖人之用易以見易道之大。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由氣化而後有道之名故造運者氣也即道也自有天地後此氣常運自有生民後此心常發外常運而求太極外常發而求本體是二之也是有外也二氣氤氲於穆不已純粹至善天地之性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則不能無偏倚駁雜之弊故乾道成男有屬乎陽而爲仁者仁則率其剛明之過而震動奮作之意多遂以道惟仁而已仁之外無道也坤道成女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四

子

五十五

屬乎陰而爲知者知則率其陰靜之過而翕聚凝蓄之意多遂以道爲知而已知之外無道也至於百姓則偏駁尤甚固於仁知之中而不知有所謂仁知也於是乎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知來藏往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固非百姓之溺焉不知亦非仁知者之著於所見蓋善反之天地之性存焉觀天地之顯仁藏用不與聖人同憂則知君子之知來藏往不與仁知同用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

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陽不測之謂神

自帝之出乎震齊乎巽而鼓萬物之出機曰顯顯者仁之顯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自帝之勞乎坎成言乎艮而鼓萬物之入機曰藏藏者用之藏也欽却神功寂若無也顯則流形化光燦然日新而可見則其中之所存者盛而無窮陽生陰也故曰德德言其仁也藏則歸根復命渾然富有而無跡則其繼之所發者大而無外陰生陽也故曰業業言其用也仁用相禪生生不已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之而成能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四

子

五十五

是乎有成象效法知來通變之制行焉德以之崇業以之廣均之不可測之神也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所以著君子之道而立人極焉夫曰繼曰成曰仁知曰顯藏曰生生曰象法曰數變一陰一陽也曰善曰性君子之道曰仁曰用曰德業曰易曰乾坤曰占事曰神是即道也程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然器即道道即器知得生生是易一陰一陽是道不可測是神則知凡有所見者皆不可以語君子也不可以窺盛大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七八九六陰陽自然之化參伍錯綜制而用之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神而明之也默有極深研幾潛乎冥契的意成者默之契不言者默之養信者契之深成而不默有待於外也言而後信不足於已也故實理得諸心而措之於行者始可以語知來之神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皆默而不言也顏之愚參之魯其有得於不言之默乎

變通集卷之四

卷之四

七十一

雲丘書院藏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毋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輯柔爾顏德之符也不遐有愆失之未遠而遽復也莫予云觀不顯亦臨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微之顯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於是有人

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

反躬則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故能節好惡而以命物者命夫物也是為主靜而立人極焉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約其情使合於中反情以和其心也情多流而失之過故曰反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不遠人以爲道比類以成其行也惟能和其心而行其行則耳目鼻口心志百體莫不各順其當然之則而發無不中故曰順曰義順義而後身體胖心術正聰明直而所謂悖逆詐僞淫佚作亂之事不復萌矣故曰和心要矣成行急焉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戰國之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遊說縱橫之徒氣焰可畏一怒而諸侯懼甚哉言與氣之爲害也故聽之使人喪其所守見之而莫知其所適從未有不動心者也於是孟子發知言養氣之學蓋知言養氣則所以正誠行放淫辭息邪說以開先聖者有其具此其不動

變通集卷之四

卷之四

七十二

雲丘書院藏

心之故所以長於管子也。集義是養氣的升頭點鐵。成金變血氣爲義氣。化反側之民而歸之皇極天下之大勇也。故不知言則多疑。不養氣則多懼。疑懼則動心。養氣即是養心。以直養而無害。是孟子學問主腦。養氣便知言。蓋權度在我。而天下之輕重長短。莫能欺。非養氣之外。別有一種知言之學也。告子資性剛勁過人。故能隨其所見固執而不變。雖其學失之於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非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者比也。謂不得其養。則然矣。戰國之學。告子爲近裏。楊墨次之。陳仲子許行之徒。又次之。公孫衍張儀則其下者。外此如樂正子。其在孟子之門。則顏閔之亞與。

集義卷之四

卷之四

下

雲丘書院藏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堂高數仞。棖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驅騁田獵。後車數千乘。此當時之所謂大人。巍巍然者。故說而藐之。藐其巍巍然者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此其藐之之具。先儒謂掀却臥房且就地睡。此便是真正英雄人。此等英雄皆從戰兢兢兢臨深履薄中來。若血氣豪傑。一此字着不得。便是浩然之

氣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齊楚失其富。貴者失其勇。儀秦失其辯。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而藐巍巍者。蓋本於此。若當時遊說之士。豪傑之徒。似皆能藐大人而逞其雄者。要只是俠氣才辯所使耳。惡足以窺孟子之藐哉。先儒謂孟子猶有此戰國氣習。恐是微露一斑處。

然則有同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集義卷之四

卷之四

下

雲丘書院藏

王不待大德之盛也。一不義。一不辜。至微也。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至利也。以絲毫不得於心。遂棄天下之至利。而不爲。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而湯之慚武之未盡善。蓋追於時而所遭者窮。於是乎知湯武之不幸也。故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孔子之時。行人人殊。要其中之所存。非仁無爲。非義無行。則一而已矣。巢許讓天下。而市井小人爭一文之利。豹七日不食。隱霧成文。而雞犬終日營營。竟無超然之志。所存者異耳。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

八人之事備矣

志者心之所之心與行俱至曰志恭敬奉持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曰尚志居仁由義而無一念一事之非仁義者大人之所必有事焉者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靜則與居動則與由與生俱生死而后已故曰匹夫不可奪志可奪非志也世顧以意氣念慮知所嚮往者便云有志夫意氣念慮能得幾時子是蓋淺之爲志也

辯誠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樂注集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七十五

雲丘書院藏

繫矩之道王道也故曰大忠信是人的本心即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不失其本心者而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曰得之驕泰忠信之反天理存亡之機古今治亂之原皆決於此程子曰不聞君子之大道者任情恣意無所不至不但挾勢凌人而已周公之才之美後世無及也使驕且吝餘不足觀不足觀者言於宗社生靈一無所利徒以資其驕吝之心而已矣故碩膚之遜吐握之勤思兼待旦之憂卒之孺子稱王無夷狄驅猛獸制禮作樂教化大行弭流言之亂感風雷之變而吾夫子思服之殷至形諸夢寐忠

信得之也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其曰不肖非顯顯狼狽如世俗所謂不肖子也舜之戒均曰無若丹朱傲夫以一傲德便不肖其父而天命人心之去留以之則知堯舜之所以大過人者亦只是欽明溫恭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爲善耳忠信之至也傲便是驕泰傲凶德驕盈氣泰侈心一種而三苗者也只此三字斷送了古今多少英雄秦皇漢武可鑒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樂注集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七十六

雲丘書院藏

古今大臣雖人品不同要之只是兩種故秦誓設言有一个大臣斷斷休休尊賢使能便自能明明德於天下宗社生靈以之而利設又有一个大臣媚嫉猜狠妨賢忌能便自播惡於衆宗社生靈以之而殆斷斷無他忠信之德也休休有容虛中之量也故能視人之德猶己之德視人之技猶己之技以天下治天下而已無所與也是謂以天地爲一體大人

學也伊尹周公其人也若只是一个媚嫉的心勝這聖妬技禍人家國天下至於自禍其子孫者何限如崇侯虎飛廉李林甫虞翼似道盧杞秦檜等其人也也要之忠信之德發而虛中之量望故曰寔不能容言寔是容不得揔括虛如眼中之釘必去之而後快三代以下之才齊聖廣淵之類不可得而見矣郊迎幕入不過曰強而有力智慮而能謀多聞見而善應變樂正子未嘗有一於此也魯欲使之爲政而孟子有不寐之喜至爲公孫丑所疑問而孟子與其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又曰夫苟好善士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樂正子以忠信之資好善之量足以來天下之士則所謂強幹善謀博洽多能之士盈庭充幕取之左右而自足况以類相從有超乎強幹善謀博洽多能之外者尚何家國天下之不優爲哉先儒曰無人無我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足矣其亦有得於大學泰誓之旨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一介不以與祿以天下繫焉千駟弗顧視夷之清也五就湯五就桀惠之和也五就若虛若出姑試其可時也誦詩讀書以樂堯舜

只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卒酬其志即孔子之祖述也伊尹渾似孔子而謂其終有任的意思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非任乎桀暴雷猜狠主也盖嘗囚湯矣伊尹湯所學焉而臣之者五就桀而桀不疑放太甲而太甲不疑天下人亦不疑復太甲于辟太甲安之天下人亦安之夫南巢之征弑也祠宮之放桀也履從古未有之變而處之若夷湯之後伊尹一人而已盖嘗以身處其地其察其心而思其作爲即以夫子周旋其間恐亦不過如此周公恐懼流言狼跋而東非風雷之變金縢之啓幾於不免伊尹非周公所及也伊尹渾似孔子而或謂其微有迹孟子比伊尹其迹又著其序伊尹出處心迹煞痛快孟子之後無愧於尚友惟周茂叔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聖人復起不易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夫堯之克明峻德至於平章協和舜盡事親之道至於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精一執中是立天下之大本也位天

地育萬物是知天地之化育也夫豈有一念意必纖毫人力倚於其間哉一本之純一未發天理自然流行之用肫肫其仁也仁即脩道以仁之仁自仁之發微不可見而言曰淵自仁之充周不可窮而言曰天浩浩言其溥博無外也淵淵言其靜深有本也肫肫言其純密滋貫無一事而不體也未發之中充養到得純粹精恒久不息處方可言至誠故至誠功用至於配天配地高明博厚悠久無疆只是肫肫其仁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夫焉有所倚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至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

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人物不能自盡其性便是化工

不及慶亦是已之性有未盡也故至誠盡人物之性

以自盡其性蓋所以贊化育之不及參天兩地而成

位乎其中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此等處最好體貼本體甚助精神若體貼得到精實

處則知天地間鬼神吾此間顯見者孟子謂直養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此物也三極之道同此一物更無別物神者鬼神之樞又是慎獨的案眼洋洋乎竣極發育此何物哉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蕪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忠信蕪潔是鄉愿實有之行故非之刺之無可舉可刺然要其居之行之心不過欲以此爲鄉人所稱而非自成自道畜德以誠其身之學至於同流合汙闍然媚世曲全密覆惟恐有可舉刺即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蓋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則

利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謂鄉愿

非蹠之徒與故曰德之賊以其似德非德而反害乎

德也三代以下之學號爲有志者其受病只是好名

鄉愿則好名之雄傑蓋以實行要譽故悅而從之者

衆久則入而化之率天下而禍忠信蕪潔者非鄉愿

之學乎故孟子辭而闕之甚嚴惡之深而絕之痛也

至於狂者之嚶嚶不掩狷者之踽踽涼涼非之則可

舉刺之則可刺然其心只要做古人只是要有所不

爲畧無一毫爲人的意思而人之非我刺我漠然無

所動於其中若這則便是堯舜故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此是孔孟微顯闡幽發奸摘伏從嘔
候下着力處程子曰鄉愿是个無識見的好人蓋以
其忠信廉潔其行誠有足稱者鄉愿以德媚世祝鮀
以佞媚世宋朝以色媚世觀媚世者之所尚而世道
之汙隆可槩見也今之所以媚世者何哉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子莫執中蓋欲監二氏之學擇爲我兼愛之中而執
之而不知爲我兼愛皆中也時當爲我則中在楊子
陋巷閉戶顏是也時當兼愛則中在墨子過門不入
禹是也蓋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

學聖賢集

卷之四

十一

元 陸九淵

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然後能族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
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蓋自堯舜之學不明而精一執
中之學不傳往往以中涉事爲若將隨事隨處精察
而固執之以求其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
一毫思慮管欲着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
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曰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
固滯停閣廢棄是中襲也況未必中乎戰國以來無
人識權字亦無人識中字蔽執一賊道之論孟子私
淑子思而得之以告萬世不獨爲子莫族也○或問

遷善改過將隨時隨處而遷之改之乎抑只於一處
而遷之改之也曰天下只有一善更無別善只有一
過更無別過故一善遷而萬善融一過改而萬過化
佛書云一真一切真○或問閑思雜慮祛除不得如
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

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
使不生隙突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惟其來也吾不知
其來其去也吾不知其去惟日孳孳惟求所以立吾
之大本譬之主將精健則間道梗塞竊族之盜又則
化爲良民而往來於康莊者皆堂堂正正之兵四境

學聖賢集

卷之四

全

元 陸九淵

寧謐寂然無譁故欲祛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
復得一分客慮便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
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
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効於旦
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達磨面壁九年方纔降
伏得一个身心降伏云者心爲我用我爲心主吾儒
辦得達磨一个堅苦的志便能屏息諸緣寂滅六塵
尚何客慮之足除哉李延平先生嘗言人胷中大惡
念最易按伏只是那大段不計利害乍往乍來相續
不斷的却是難除蓋人大惡的心腸未少如弑父妻

君娼盜不良的念即使之念亦不念可見客慮之難除種心在故也○或問匹夫悍卒臨難而多能死節者何哉曰奮於氣也至於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故君子集義以養浩然之氣則能塞乎天地齊死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處之一尚何情慾妻孥之足患哉佛氏一生堅苦只是空得一個情慾至於棄其妻子而不顧與草木瓦石同一無情蓋求吾聖人養氣之學不得而失之者惜哉○或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陽明先生門下相傳指訣先生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閣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慮學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雖堯爲人倫之至亦只是克養得這一念到極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支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墮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裡政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即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本

數自然流行與思慮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致養這一個純心大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生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使自能感而遂通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伯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脩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或問隨處體認天理如何曰此是甘泉先生揭以教人之旨先生得之豫章羅先生豫章云爲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凍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魚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肯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先生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自謂爲體認天理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之本體自然流行如平日之好惡孩提之愛敬乍見孺子入井之怵惻不假此子人力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惺微者不能及先師嘗有書答甘泉云究竟老兄立言

言微有不同○或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
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
知識障講求義理模倣古人行事之跡多聞見博學
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
入均之爲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責之以
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貽誤困窮之患蓋義理隨事變
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
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
能周故曰障然尚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
所謂改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爲多
得之天性氣節可以勵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
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
先儒嘗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
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爲於世者多
矣後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辯節槩之高自其
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
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
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雙江文集十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聶豹撰豹有困辨錄已著錄是集乃其姪禮部
郎中靜所編第一卷至第十一卷皆文第十二卷
爲詩第十三卷又爲壽文禠著而註曰卽困辨錄
疑靜所編本十二卷其後人又摭壽文及困辨錄
附見其後也

崔東洲集二十卷續集十一

卷(一)

〔明〕崔桐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九年

曹金刻三十四年周希哲續刻本

崔東洲集序

嘗謂世之所傳不朽者不曰立德
立功立言矣乎三者爲用雖未始
不一而究其言所繇以不朽則德
與功實維本焉爾蓋蘊之爲道德
措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其機恒
相爲流通而德有所未崇業有所
未廣則言斯游游斯滯天下後世
其誰與從昔孔子自謂文莫猶人
而傷躬行之不易殆知言者哉東
洲崔公挺生海邦學以爲道而紛
華組繒之習弗隨以靡焉正德中

嘗發解南畿擢進士及第歷官翰林藩臬太常卿國子祭酒進兩都少宗伯閱三十餘年于茲其行也不以爲通其止也不以爲泥其出入中外無欣戚幾微見于顏面凡夫培植袞鉞翊揚化理與其譽髦之所陶鎔鬱隱之所宣紆典禮紀綱之所考建率昭昭著人口乘不磨余少時得其所爲舉子業讀之思以見其人而不可得後余舉進士視政禮部由是朝夕晤其音諦觀其動定渾然無毫髮圭耀是年

冬余來守通而公亦尋歸于東海之濱迨于今垂三年乃日杜門以自居纂言以自娛足跡不一至城囂履公府陶陶然若于世無所預者至其子姓族胄使令之屬亦莫不循循煦煦無怙勢常態蓋若忘其公之居畫錦而海濱之人自非學士大夫之樂有所造就而依歸者則不特其疎遠與之相安雖甚密且邇亦若不知非里之有卿相矣公之履道貞教顯晦一致類如此可不謂德之崇而業之廣邪嘗

綴其舊所爲文若詩得六百八十
有奇麗二十卷大之而樞要具析
之而品彙彰鬯達乎性情淵源乎
道義窺典謨而馳風雅因物賦形
無所沿襲蓋本其道德事功之所
衍敷而相湏以不朽者庸可以無
傳也邪且傳有之曰君子不以人
廢言夫非其人而出其言苟合乎
道斯聖人猶弗棄之而況乎德與
功如公者天下後世將必有信其
人邇其言而論其世矣其孰能使
之終闇焉而弗章邪於是乎取而

梓之蓋將以闡道翊業燁燁乎與
天地日星同其悠久也夫豈曰與
操觚染翰者裨妍潤也哉是爲序
嘉靖庚戌閏六月旣望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知通州大梁
曹金撰



崔東洲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四十二首

七子敘別

別王承恩赴蜀

別湯時敏

同章樸庵司空登太和山大頂觀雲生

遊太和山歸均州公寓有感

遊太和晚至王虛宮恨短律不能盡述復賦

此以統發其趣

薛永齡母苦節卷

郢城秋思別嵩少張子

東洲集目錄

九日寓衡楊子邀登回鴈峯

西園十景

楚臬別蜀岡太僕

陳給事侃使琉球

同湛甘泉遊豐樂亭次韻

崇德樓八景爲馬問庵賦

書史元敬屋壁

卷之二

言古詩二十首

別呂涇野

同盛蜀岡六月觀楚藩紫微雙樹歌

安化蓮里道中

一峯草堂歌

燕峯歌

王龍歌

相逢行贈詹燕峯

趙西津園秋宴歌

別三生

春同歌爲劉司寇作

別胡鉞山還東省

別夏松泉司徒之南京

贈趙國賓尹什邡

贈喻晴江方伯

別火文津授職歸隱廣陵

鵲原春色歌

贈徐悅中使陝還江陰并問水南張學士

東洲集目錄

挽李竹梅藩相

壽半渠應翁

壽孫訥齋

卷之三

樂府十八首

采蓮曲

折楊柳

遊女曲

江南弄

君馬黃

桑婦詞

巫山高

王昭君

隴頭流水歌

自君之出矣

雉子曲

簾上燕

烏夜啼

公無渡河

獨漈篇

思親操

景陽曲

刺促

卿四首

永思賦

懷逸賦

喜晴賦

祝雲賦

卷之四

五言律詩一百一十三首

簡問蔣敬所翁

雪夜聞石熊峯閣老計

東洲集目錄

過楊內翰故宅

卧病別劉子

胡原學南政迎養

張司寇初恩志感卷

書杜隱翁屋壁

別劉載道

西邊報捷

同楊弘山游姚園

哭姚海山

同章模庵司空遊武當山十五首

京山喜雨二首

京山觀音崖次毛東塘韻二首

燈夕夜行有懷

同張嵩少衡雨至郎陽二首

督學南行辰溪道中會李臺南夜酌

辰溪道中述所見

同文沃焦儲谷泉遊曾池回觀顯佛寺

留別王夢澤書扇 鄭陽道中

謫浙月夜偕泉川子登吳山觀湖

偕陸儼山蔣東曉遊玉泉寺觀魚

偕陸儼山陸體齋登飛來峯絕頂坐石望湖

淨慈寺 紅梅

調辰沅過九江高良山

瑞昌亭子山觀東坡書眉山蘇軾過此六字

東洲集目錄

沅州會陳西愚憲學 湘南遇故人

九日同翟青石中丞飲武昌江樓

陳侍御邦敷遇子於辰陽

遷太僕滁洲悠然亭坐秋月

九日菊未開

吳園送菊

月夕有懷

滁洲亭池秋意

環山亭餞田守遷貴泉

滁陽除夕思二親

慶賀北上飲陳梧岡清江公署二首

飲凌劍山別業

已亥服方闋又七月三日颶潮大餘海東

東人產盡悲感六首

水災後北上鍾令仇簿餞別新署亭

通州諸大夫餞別憲院有感

夜至如皋黎令邀飲憲院

飲林東城吏部宅

吳跡山侍御邀予偕林東城飲泰州城樓

維揚劉守曹節推邀飲李園

江都張令纓邀飲葛園

遷祭酒午日同王前峯太學齋居二首

東洲集

蘇助教文母表貞圖 送孫三渠之新會

哭崔后渠先生

庚子郊祀同王前峯齋居太學二首

送唐世惠尹武寧 送王樓江知樂清

遷南禮曹丹次儀真會蔣南冷

曉登朝天宮樓閣四首

署南雍至日齋居有懷王前峯二首

署南雍燕坐東廂即事

雞鳴寺四首

同張龍湖飲張陽峯宗伯水亭二首

再用前韻答張龍湖小亭四首

哭溫托翁先生 春遊即事

改北禮曹張石川邀登鏡光閣二首

三月三日予誕辰 七夕二首

懷亡友江宜愛 送唐信甫令新鄭

贈鄒應韶尹蒼溪 贈黃子南還

夢馬西玄有感 聞顧東江先生計

排律一首

丙申元夕滁陽公譙觀菩提燈

卷之五

東洲集

七言律詩八十首

經筵進講敬頌二章

進呈寶錄敬頌一章

庚辰歸省觀江水逼縣有感

狼山五首

登白湍陳南村樓次王晴川韻

舟宿濟寧思親 遊鄭園泛舟曲池

九日同陸雙石過陳石亭子園

陪毛勵翁閣老祀文廟次韻二首

陪祀祭品 照梁厚齋閣老計

別張南溪謫廣西 送蕭子雅督學南圻

丁亥叅議湖藩州宿彭澤

戊子供陵事寓郢中王子宅觀庭竹

同侯方山登王氏亭臺

渡宜城河戲簡省中諸公

贈申都閫北上

郢中燈夕高或山邀飲玄妙觀以疾不赴

送吳榕東太常使郢北上

初至太和山麓羽士導登三天門

登太和絕頂謁金殿 太和五龍宮

東洲集目錄

已丑督學湖藩赴德安試士張犀浦憲長留

燕不能奉約

德安道中有懷簡省中諸公

衝風發德安飯紫石舖有感

光武宅 兩行襄陽道中

大堤 江上望鹿門

羊叔子廟 隆中草廬

習家池 江上觀霞飛

穀城道中似孫南江 再登均州滄浪亭

鄖陽道中

鄖陽偶會盧師陳同年

鄖陽曉發迴均州喜雨霽

普門寺夜坐有懷 陽春臺

楊山人隱居 潛江雨行

黃江

暮泊黃州團風江有感

舟泊團風驛李盤濱憲長見過

黃州赤壁

登赤壁寺閣王稚欽携酒至

歸途曉行 舟過大別山

東洲集目錄

黃鶴樓 登鶴樓望春即事

鵲磯楚望

春日雨行宿界山公署

欽陽峯張學士幽居 寓江陵杜工部見訪

陸氏南村草堂 聖洞庭有懷海門

別何巨卿赴蜀 別少華許太僕

送周泉坡中丞 岳陽樓二首

岳陽試士登院後萬竹亭

予巡岳時浦南北澗二憲長饒送十里更遣

使遠問詩以謝之

謁長沙買太傅祠似陸雙石

雨中望南嶽

九月赴永宿排山觀見菊

激浦道中謁伏波廟 盧溪道中

李臺南餞子辰州報恩寺留別 一首

長至夜宿常德大龍驛次楊遂翁韻

元夕燕崇本書院次韻

卷之六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送泉坡憲長廼翁遊楚歸寧州

東洲集目錄

九

青山寺餞客同泉條泛舟乘月而歸

谷泉爲儲邦掄題

鄭台岡侍講遊盧園次韻

送郭兩山之金陵

哭林介立太史 槎隱

壬辰泰政閩藩遊武夷謁紫陽書院

壽謝侍御母 閩藩諸寮中秋賞月

癸巳謁浙蔡我齋冬月見訪次留別韻

謁岳武穆祠 謁釣臺嚴祠

月夜雨過釣臺 別閩泉川入觀

壽鄔都閭母 大佛寺次泉川子韻

保叔寺次泉川子韻 飛來峯

輿遊天竺諸山登舟夜歸

集慶寺觀理宗像寺已燬獨餘後寢

同汪青湖泛舟西湖登孤山望南北二高峯

九月調辰沅舟次南昌訪舒梓溪宅見其二

子 潘泉燕子滕王閣

過桃源洞次何大復韻

楚中寅友會張內史園

過楊開山園亭 楊開山來月亭觀鶴

東洲集目錄

十一

甲午九月監試返沅咸寧道中懷南溪省庵

山塘道中

甫至省同陳棟塘遊西巖寺坐萬松中

同葉省庵登黃鶴山堂 二首

用前韻大書堂後山臺

鵲磯晚眺 陳九巖公署園亭

乙未遷南太僕和州道中憩香泉寺

同蘇舜澤侍御遊醉翁亭 三首

滁州公署悠然亭次杭東卿韻

偕胡支湖憩悠然亭用前韻 二首

十月集係豐山宅雨中對菊 三首

用前韻答張四峯 三首 滁州秋夜懷顧東橋

滁州至日即事有懷

丙申醉翁亭別馬西玄

醉翁亭餞郭兩山

慶賀北上舟次淮陰會汪東麓袁守伯昭席

上次韻留別

臨清會閻泉川館兄

臨清會張歷田兵憲

蒲亭翁藤棚夏酌

長安別曹漫山館兄

長安中秋同袁孔夷潘子陽夜酌

東洲集目錄

十一

南歸雨宿天津

丙申入賀南歸舟次彭城

歸省宿白蒲法寶寺次壁間韻

壽孫姨母

己亥服闋同李竹梅王綱齋遊姜海涯園

賞姜園芍藥值小雨

雨晴園行

夢亡友王仲明

卷之七

七言律詩八十首

庚子遷祭酒次王前峯午日齋居韻

賜藕

賜笋

賜鰣魚

賜枇杷

賜楊梅

李選部中麓草堂

送胡別駕子敬還北回

次王前峯九日感邊警韻

文廟釋菜

至日奉陪郊祀

辛丑元日候朝

張適耕

別陸儼山宮詹

別張石川次留別韻

辛丑久旱同前峯齋宿北苑唱和四首

辛丑遷南禮部次陽峯宗伯至日有懷韻

東洲集目錄

十二

徐氏東園仲冬燕集次周約庵韻 二首

壬寅西園燕集次顧東橋韻 二首

公署三友軒次崔後渠韻

晚登朝天宮東麓亭 再登朝天宮東樓

十廟次張田川韻 鳳凰臺

余自乙卯試藝南都凡三主于承恩僧舍辛

丑南遷舊僧已圓寂矣賦此志感

壬寅人日雪

壬寅省中元會次陽峯韻

歲首喜晴次陽峯韻

元夕雨雪飲宋南塘司空宅

元夕雪後過燈市赴飲丘集齋宅

元夕陳寧陽宅觀煙火

午晴起觀庭竹

過揚子江心繫山

王克齋勾曲山房

夏松泉中丞平吳寇

贈王汝康主政南行便道歸省崑山

送王貴軒考績兼歸省輿浦司馬

秋夕庭坐得蒲汀翁詩

東洲集目錄

西洋

別楊重南考績北上

服將禪辱呂涇野王克齋王郭二監察俱有

薦疏

秋夜園池小坐對雲山有懷二親

重九燕集感邊事

槐第下第有作用具韻慰之

得呂涇野書報欲乞休

哭呂涇野

別詹廣文署邑篆還揚

次郭文麓道長海門風夜阻角韻

哭馬西玄宗伯

園池獨坐琴罷觀魚

過楊敬齋司訓宅

立春後約友賞雪

丙午北禮部奉安太廟

工曹中秋宴集次韻

季秋陵祀

陵祀畢夜還昌平兼懷石潭紫巖二學士

送朱德承令海門時方攻邑

予嘗與張嵩少雨行郎山悵別有懷

卷之八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哭倫白山

送張德威少叅之關中

送南元貞守保寧

柳亭次徐少湖韻

懷毛勵庵閣老

秋集鏡光閣

怡椿軒次劉春圃韻

送王鶴泉之任南都 壽唐漁石太

丙午齋居即事

凡山歸蜀次留別韻 哭徐甥霖

予新居乃先師溫托翁故宅重陽雨中對菊有感

送守村趙中丞歸姑孰卜居邗城

贈謝子魯倅博平

丁未人日喜晴似禮曹同寅

丁未廷試讀卷次韻

次介翁讀卷晚宿微曹用前韻

東洲集

華蓋殿題名 奉天殿傳制用前韻

直廬齋宿次介翁壁間韻 二首

壽閭舉人母 仲夏別介弟格之任江西

清湖別墅

戊申歸隱登新邑南樓 得徐少湖書

少川曹守誕辰

戊申久雨中秋無月十六夜小霽聞見雲際

仍張鑑命酒步檐賞之

九月劉尹沈倅邀登南樓

重陽後五日集伍山泉宅菊未開

重陽後十日凌劍山送菊

集陳石山司訓宅 哭姜海涯

卷之九

五言絕句二十首

遊武當 四首

遊雲夢夕憩公署後園 二首

中秋前夕集王玉山宅 二首

中秋夕小雨集索靜庵宅 二首

別工生 二首

別胡鉞山中丞 四首

幽興 四首

東洲集

七

七言絕句四十六首

蜀客索詩兼簡余方池館兄

太和山萬松亭

襄陽午行

均州曉行

鄖陽春行有感

鄖山晚行賦所見

普門寺舍西竹

江陵龍山

章華臺

監利濯纓臺

石首繡林山

寄壽儲太夫人

祁陽道中遊烏符觀 四首

余草池之留郤 二首

張札舉人入試

趙維舉入入試

嘲松

嘲竹

嘲梅

嘲菊

題小景

張石川小畫次文衡山韻

夏涼思親

南都思親寄林弟

南省槐

松臯閣老扇景三首

劉春岡草堂圖

葉省庵歸廣陵

楊副郎廼翁所作紅梅圖

西湖五首

吳子歸姑蘇

張生歸書川省母

正月風雪園坐即事

東洲集

七

春暮

別碧潭子

虞醫南歸

卷之十

詞三十二首

餞別入觀同年次韻

送盧涑西司成南行

贈別胡鉅山中丞次韻

別高子守平涼

贈陳生倅任休寧

謝孫子貽菊圖

贈白沙村尹新樂

贈楊竹窗贊政紹興

贈王瀛溪守沔陽

贈寧夏王鳳泉中丞

贈葉斗間司教上饒

贈宗履庵尹金鄉

贈王罔山尹單邑

贈史元忠丞河間

送張子和考績還容城

贈韓右橋貳守高唐

送許孝卿尹信宜

送吳子歸隱

送汪子敏任雲中

別重之分教泌陽

壽錢母

送冒子尹曲梁

戊申三月劉伍陳三廣文邀飲黃官

送顧子南歸壽母

詠四景閒居樂四首

贈凌和叔之任贛城

壽松厓翁

東洲集

八

贈吳子歸省

贈錢平厓副憲東廣

卷之十一

記十三篇

方山子記

吳氏祭田記

重建城隍廟記

嵩少山人記

杭州拙分廠題名記

胡安定先生書院記

監察御史楊公祠記

重建國子監典簿廳記

宋文山文忠烈公祠記

新建通州石港察院記

石山樓記

新建泰州東臺察院記

宋丞相文文山先生書院記

遷海門縣記 修築捍海堤記

卷之十二 序十九篇

贈都臺南山胡公撫滇南序

贈胡浦南憲副陟廣藩大叅序

贈蜀岡盛大夫陟太僕卿序

送儼山陸公叅政江西序

賀東陽陳先生被薦序

東洲集

十九

賀董葵岡大夫內陟序

送姜訥齋少尹致政歸西安序

送春林宋君榮徵北上序

慶鶴霄史君壽七袞序

賀潘汝章壽六十序 并詩

贈少華許大夫序

贈李國容之任瀕州序

送張雲從司訓沔陽序

送李時貞倅辰陽序 姜氏家譜序

賀凌雞山任司城序

壽文峯黃大夫六十序

送周約庵司寇南京序 敘蔣南冷集

卷之十三

序二十四篇

送少宰王兩洲北上序

送張尚里考最北上序

送感齋沈大夫考績序

送少司徒王克齋改任北曹序

雲山祝壽圖序

送鄭豐湖少叅廣西序

東洲集

二十一

送大司空樸庵章公使鄧北還序

送宗伯介溪嚴公使鄧北上序

送桐山李司諫使鄧北上序

送劉養忠少叅東藩序

送張嘉夫倅寧海序 送李朝儀令蓬萊序

贈沈景和司教福安序 敘三世贈言錄

送黃益光奉役還建陽序

送熊元性平刑浙省序

送張德卿平刑雲貴序

送安榮灣任留都光祿卿序

壽范良沙封君序

壽金吾劉敬夫序

敘海門縣志

送南元貞守保寧序

送火文津授職歸隱序

賀呂母太恭人七十壽序

卷之十四

序十五篇

嘉靖惟揚志序

賀獨醒王翁夫婦雙壽序

西津序

賀熊母榮封太夫人序

東洲集

三

送少司寇文沃焦考績序

節義哀挽詩序

賀東明汪邑侯考績序

贈山溪歐君遷大學博士序

送藩相羅江方君序 伍母慈節哀挽序

慶顧母壽百歲序

送楊仲芳任南餘曹主政序

送何周楚任定海序

送楊敬齋教諭金鄉序

贈魏東麓陟山西憲副序

卷之十五

序十一篇

賀劉華峯荷臺獎序 壽省庵葉大夫序

賀少川曹大夫膺臺獎序

送劉碧潭陟國子博士序

崔氏族譜序

賀太宜人曹母六泰壽序

賀貞齋韓大夫歷膺薦獎序

懷隱莊序

賀旋峯韓侯膺臺獎序

夏洲集

三

贈少川曹大夫入覲序

崇川錢氏族譜序 賀沂泉張君膺臺獎序

壽劉母大孺人八十序 贈華峰劉侯入覲序

卷之十六 墓誌銘十九篇

贈中憲大夫郎陽府知府錢公墓誌銘

贈監察御史檉亭錢公墓誌銘

江將軍墓誌銘

勅封安人邵母楊氏墓誌銘

孫氏陳孺人墓誌銘 陶母宋孺人墓誌銘

漳州府知事柳公墓誌銘

白母陳氏墓誌銘 保西郊墓誌銘

大理寺左評事贈太常寺丞石峯林君墓誌銘

勅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馬軒李公墓誌銘

誌銘

誥封凌安人曹氏墓誌銘

東陽陳君墓誌銘 陳處士墓誌銘

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凌公墓誌銘

龔處士墓誌銘 愛山陳翁墓誌銘

朱孺人王氏墓誌銘

東洲集

卷之十七

墓誌銘九篇

誥封奉政大夫董公墓誌銘

鶴霄史君墓誌銘

贈文林郎自軒汪公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端公封恭

人唐氏合葬墓誌銘

迪功郎曹公墓誌銘

將仕郎潘子芳墓誌銘

錢母陳氏墓誌銘

奉訓大夫海厓姜公墓誌銘

節婦火宜揚妻葉氏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表五篇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一泉王君墓表

太學生俞君合葬墓表

廣西按察副使中憲大夫錢君墓表

贈刑部主事葉公封太安人高氏墓表

封蔡節婦姜氏墓表

卷之十九

東洲集

傳四篇

蜀岡先生傳

贈光祿寺少卿范公死節傳

誥封一品夫人許母李氏傳

朝列大夫張君傳

說一篇

克齋說

謚議一篇

襄毅潘公謚議

卷之二十

祭文十篇

祭大司成魯先生文 祭東軒張先生文

祈晴文 祭白侍御文

禱雨文 謝雨文

祭陸儼山宮詹文

祭曹邦彥戶曹司務文

祭蒲汀文敏公墓文

祭周白川太宰文

目錄終

東洲集

三五

崔東洲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四十二首

維揚崔桐撰

七子敘別

三年相契托白日共雲驚清時重民社六子謝詞垣
川塗念異轍欲別且攀轅張鑑美清夜涼吹徹燭煩
高梧下白露城月澹東軒招邀德星聚命酌聆緒言
形忘合爾我眷戀如弟兄開情暫絲竹芳薦旅蘭蓀
烈烈丈夫氣豈斷兒女魂梓溪抱忠赤矢報天地恩
青湖不愁思自愛牧守尊漫山轉昭曠壯志凌崑崙
夢澤楚中彥落筆雲霞也西玄萬人傑笑語如玉溫
賈爰負奇尚欲騎碧海鯢慚子獨蹇劣蹤跡暫文園
多君采葑意欸欸交愛敦金閨茲枝夕若奏篴與墳
云何詎成阻驪駒歌在門明珠媚川晦利器試盤根
願言各努力誠信惟道存仗馬飽芻秣齷齪安足論

別王承恩赴蜀

朝言別子去暮猶執子裾眷眷情愴相看更踟躇
錢贈豈他人心朋義非虛共子十年好供奉承明廬
話言聲中隱不隔女與吾佳逢豈常遇沛徂能復俱
利器俟盤錯具酬須奮舒君子抱明德塗異轍不紆

白露淨炎緝高燕集廣除雅歌、不悲擊矢飛金盞
客席列時彥河滅明星踈且以終逝夕世嬰一以祛
雞鳴子莫發重予傷蟬帖

別湯時敏

念言共子別携千山城闌黃鳥向我鳴求友聲連連
含悽遵碧草曾此風中筵朱絲伏離奏緒言聊爲宣
自接金閨彥契托交頗妍傾心展言笑膠漆詎爲堅
壯思時飛越惠我瑤華篇清音藹孤絕逸興杳冥騫
倚茲白壁光言願長周旋如何平生愛奄忽成乖牽
耿耿覺中曲盈盈情獨延馳表結雲憶攢思屬塵軒
秋風有鴻鴈勿惜向幽燕

同章僕庵司空登太和山大頂觀雲生

冥登天柱峯跡遠隔下上新旭氣澄清萬象歷歷數
白雲悠然生樹暖意欲雨紺靄浮瓊臺飄飄零玉羽
網日朱鳳翔翻松白鶴舞從足下升傍欄手可取
涼灑濕縈衣袖拂紛縷縷回首羣岡隈怪狀四面吐
屈蟠纏蛟龍危踞雄兕虎直起市煙騰橫流澗缺補
或凝壑底平翠綠闊半堵高圍冠崖額低頽籠麓戶

移時鬱澗洞勢已失寰宇層陰萬山吞縹緲蕩銀浦
爐煙混瑤增燭影昏玄圃壓殿闔天門籟磴迷霄路
吾心轉昭曠况與達人伍茲觀壯平生徘徊味獨古
亭午發豐霖枯槁得恃怙霽景薄暮懸顚仰忽如剖
香燭峯

遊太和山歸均州公寓有感

鶴鶴悅平咏鱗鱗善淤潛氣機有真感物理良自便
嗟予本拙薄謬附風雲騫冥心亦九萬濩落才莫先
日月逝不處假蹇華其顛紆塗懼後轍循念盈前愆
茲邦有靈宅鬱與瀛島連世喧莽吾追殊未辭所牽

東山僕庵

日來聊暇豫况執長者鞭追隨漫卷頓攀雲互周旋
仰探凌貝闕俯睇窮珠淵攜手羨門子拍肩偕彭佺
江河傾緒論豁澗開中天樂事豈多取仍遂寰中緣
迴輿各渺邈意阻安復妍煙霞存想像寤寐餘踰蹀
駟馬帶傾覆獨鶴何悠然終焉撥往累怡順以求全
遊太和晚至玉虛宮恨短律不能盡述復賦

此以統發其趣

罷遊憩玉虛幽境宛在想出門山坡陀樹擁路如掌
遇真宮門外山合僊關榜入關漸現詭岬岬千萬丈
百里鑿天枳疊磴造雲壤豁直旋倏紆崖夾出俄敞

靈崖逐雲摧輕輿阻險嶠逶迤鎮日行歷歷陰杉橡
萬松深壑底翠杪覆人上呈奇高下交隨意縱橫長
鴻濛障景光碧氣灑虛爽一鳥鳴清谿萬谷答幽響
僊宮三十六紛列絕凡垠由山下窺鳳飄飄迂鶴蹕
靈峯七十二境岐豈周賞選秀跡崔嵬尋奇探嶮嶮
天柱標玄樞神靈炳盼臨瑤階路未半江漢俯沅沔
三門懸赤霄縹緲驚赫壯十步九欲顛健足力猶強
參差石倚欄顧盼意悅懽爐煙連燭影華宮四面仰
直觀頂合翠橫轉秀分兩危升劍蓮垂下睇玉筍墜
餘峯不記名葱蒼蔚中嚮遠勢飛層巒瀛海漲瀟泱

東洲集卷六

四

繁雲弄陰晴縹色異形象方丈抱樓臺巧砌圍壁壘
吸芳紫芝泉餐珍班南饌側徑入紫霄霏微帝居廣
旗峯儼飛揚星樹恍輝朗俄升絕巘亭下瞰復渺茫
鱗鱗僊人閣松底琳琅蕩閣道下北樓蘿木陰映勝
鴉祠金火搖虎觀神光燦龍泉穴滴乳梅霧氣流沆
南巖地崕峒百靈五來往寒壑繡井羅對澗練屏晃
五龍蘭玄氣重林蠶叢蕩淵岸積煙古白晝啼魍魎
蟠蜺碧嶂登窈窕瓊牆雙池天地分五井陰陽攷
冥搜誦經臺尺徑刺草莽拾與步青絲深入意轉愴
迴翔背岡顛跡絕愁煙峯半嶺憩茂木天際霞光盪

王虛會僊樓冥升獨照曠瓊橋跨金水池亭轉迴枉
僊桃尚遺宮三丰駐龍鞅吾欲借其衣乘風謝區網

薛永齡母苦節卷

悠悠閨中魂迢迢天上恩天書五花纈益我肝腸裂
蕪城多秋草愁人迷遠道白露淒寒枝是妾夢君時
夢回心益苦烏啼簾月午苦心與明月長此清光古
郎城秋思別嵩少張子六首

山城急暮吹百卉半銷落虛枝結悲響獨步庭陰薄
渺渺鴈驅霜切切蛩鳴閣

蛩吟悽以長客子思故鄉余懷已東海子夢亦南陽

東洲集卷六

五

單衣感刀尺舉目斷河梁

河梁不可度急景坐云鶩驟眉歲事非飄蕭髮驚素
牕外數流螢雲中聽鳴羽

鳴羽無定棲行人東復西寒衣就芳侶歡燕迴杯遲
徘徊覺心展艱難忘路危

危路收朝雨皓月復三五愧倚珊瑚枝况挹瑤華吐
耿耿圓景又黯黯玉繩俯

玉繩杳城隅契托恨相於黃鶴每招子會合是須臾
遲遲子莫發欲發重愁予

九日寓衡楊子邀登回鴈峯

秋風改商素高天盪虛爽地濕野涼入寒峭近書幌
感茲急景凋旅抱殊懷恍良辰已重九閉戶白雲長
君子惠好我招携且幽賞言陟回鴈峯曲磴逶迤上
遙陰開夕暉送目頗清敞翛然跨飛動悠哉異俯仰
城氛萬井收江澄水如掌川塗散廣甸海岳冥窮壤
衰草際寒煙風木通哀響聊敦黃花期遺此樊籠想
徘徊狎清觴揮翰昧才強長歌韻朱絲坐遲溟萬象
一笑掀長髯已失天地廣

西園十景

摘芳遲

東洲集卷之六

六

淑氣蕩春韶煙花亂谿徑歲蕤露含馥氤氳晝欲暝
蕙草坐銷歇佳期悵何定采采盈金盤所思聊可贈
集香亭

閒亭含浮陽緒風繞嘉林瓊華被迴欄叢陰淨素琴
萬族會有托清芬結幽深勿令鳴蟬蛄芳姿易凋零
靜觀亭

高齋肅以閒可以屏翳氛漣漪浮鮮碧落送歸雲
棲心境寂寂萬有何紆紆意協已忘言日夕義皇君
適閒齋

雲林涵澗涼虛齋蔭高木雅愛山中人摘荷製初服

誰能營白珪歲宴歌黃獨何以終晨夕其聲在深竹

承霖沼

鳴雨過高林泮泮洗芳原方塘虛以受碧漲帶柴門
溶漚天潢迴盤盪海氣昏魚龍飲滅澤白日看飛翻

聽泉亭

晶晶分河漢淙淙瀉天籟何言美絲竹意已宮商外
月檻夜云寂松磴奔如雷試入巢由耳心神坐中會

款鶴橋

泉谷響幽禽攏攏浮素影自愛立溪梁仙姿閒以靚
徘徊玉蟾高瀟灑金風冷高人互主賓頗覺煩囂屏

東洲集卷之六

七

棲雲洞

白雲出何心飛來亦悠然雷雷叱咤峒團團亘漫延
石壇元氣冥崦嵫寶養枝懸嘘吸得玄牝言詠南華篇

萃勝樓

危構俯青郊寒巒曠登臨翳翳出煙嶠歷歷數瑤林
樵漁散川陸雲水澹浮沉清朝一以眺悠然閒素心

喚魚亭

甃玉引清流澗澗漾芳荇鱣鱣戲錦鱗汕汕躍浮景
未負幽人期豈爲朱絃警鯢蠓各有樂令人發深省

楚臬別蜀岡太僕四首

秋江寄別酒言念結良儔與子昔相於吾上其芳洲
光儀攀白下契托鳳臺遊雲沈忽異路未究宿心求
求之不可即偃僂心織織後軌近風雲前圖邈脩翼
世故莽相仍同車阻顏色云胡神物交乃協湘江側
惻懷慚枉植詎倚瓊枝荷未倦道誦敦已促睽離燕
昔緒今復生今歡去仍戀願言子莫發輶前各郊甸
郊甸變金素落木鳴迅商野日澹芳意自感集清觴
努力務明德高下各飛揚子有瑤華調能辭荆漢長

陳給事仇使琉球

雨結西湖陰木冷吳山煙歲已伏羣化旅抱當離筵

東洲集卷之八

八

念子鯨海游 皇猷屬遐宣君子志四方萬里情豈
牽且共洲上酌復奏鵬絲絃緒言吟頌更紆襟暫周
旋 聖仁本無外中上餘顛連瑤囊有諫草道援志
所先言歸勿遲遲翹首青雲軒

同湛甘泉遊豐樂亭次韻

達人有冲抱雅好屬秋山偶駐滁陽節慰我宿追攀
虛齋聆緒論相對欲忘言曠然恣幽訪遵跡問先賢
高歌意不盡欲去且盤桓仰凌白雲嶠俯瞰玉泉蟠
驅車忽異路斜日澹江干

崇德樓八景為馬問庵賦

房雲捧旭

伏雲抱幽石悠悠寂以閒言從赤龍子驅海濶浮寰
雨餘雲亦散緬焉歸故山猶懸五色彩迎日麗朝顏

楚月生明

楚王臺上月憶昔照賓筵醴空歌舞罷山青月自懸
寒陰結暮靄清影落晴川尚愛幽棲者虛齋鑒靜眠

南山獻瑞

南山鬱以秀翩翩朱鳳翔雲霞呈像彩草樹映苞光
不度崑崙迴言棲君子鄉何當隱淪者栽竹萬琅玕

北斗調元

東洲集卷之九

九

燦燦北斗星疊疊九萬里紛敷主五岳斟酌調天紀
如何大東吟風頽有臧否所以清源翁探玄問終始

彭黃對峙

却老壽彭僊翊漢智黃石僊杳炎祚移歸然時雙迹
鳥喧風雨簷鼠宅龍蛇壁君子有達觀徘徊感今昔

河泗交流

大周行河流陪尾澄泗脉逝者固如斯千秋邈不易
冲融會真源迤邐抱幽宅妙晤欲忘言坐對長天碧

桑梓清陰

幽尋君子廬桑梓陰可息眷言誰之遺所生手日植

玉樹交清輝，縹緲連秀色。深培澤自餘，可以考明德。

松楸永感

松楸蔭丘壠，下有九原人。瓊姿已淪沒，黃墟能再春。風枝結遠思，霜葉助傷神。不忍登樓望，天長入恨新。

書史元敬屋壁四首

小築寄雲林，其其綠陰繞。繫也曲通泉，開牖翠分島。試問托長年，海上金光草。

幽人有高尚，崎嶇如野鶴。其棲蔭茅茨，采秀把衡若。歸來負春暄，簷下丹煙落。

披襟對滄溟，風閒涼可倚。天長瀨氣虛，野曠晴嵐紫。

東洲集卷之二

十

何以寄同心，前洲有芳芷。

庾公愛明月，坐對南樓魄。君家屋近樓，月光懸壁。登臨時，嘯歌萬里長空碧。

崔東洲集卷之一

崔東洲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二十首

維揚崔桐撰

別呂澤野

澤野行，日有畏途之阻。

驅馬出郊愁，送客黃風吹。埃晝不自野，狐綏綏啼鳥。嚇道長鸞鳳，遲雲翻欲行。不行離思積，黯黯燕臺日。將夕歸來，懍懍意成阻。蘭鐙不挑坐，無語。

同盛蜀岡六月觀楚藩紫薇雙樹歌

紫薇省中庭，前種成雙樹。枝鐵幹對屈，蟠爬搔。不受有靈覺，其同與之則花落。煙纏露濕苔，薜攢春風三月。

東洲集卷之三

一

吹不醒，赤日向天花。萬團珊瑚錯落滿，身綴幽香飄。蕩湘江干省，中老仙。解愛惜層堦，疊砌勤遮闌。興來携我坐，其下仰面似捧青瑛盤。紅光綠蔭入盃酒，颯颯兩耳生微寒。彷彿足風雨，湍六月不敢搖素鸞。吾聞此物種自蓬萊，始帝遣華國移根。此丰神豈留肉眼裏，他日作龍雙飛起黃金殿上侍。天子。

安化蓮里道中

渠江舍舟趨蓮里，草間深入依山岷。峽路盈尺飛藤，叢棘刺人耳。噴泉淙淙亂石斑，突兀四圍橫。道間失脚愁落谿，百丈夾面仰看天。一變有時下輿。

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左持右翼步踣踣一險百慮心始定日落聊宿舒老家解衣張榻煮新茶摘相倚酒間風土面熱頓失天之涯明朝更發豈辭苦百里崎嶇入激浦嗚呼吾輩乘軒食肉尚艱辛奔逐更有塵下人

一峯草堂歌

築堂不必取片腹但有青山意可托看山不必紛崖壑一水一石亦可樂東甌萬壑千山中草堂胡爲對一峯山人意不在形跡太玄之味生冥空危崖矗矗青屏列爽秀何曾虧日月氣結孤衝銀漢寒陰生獨

歷丹泉潔五僊窈窕成荒迷九華照耀徒攀躋安似此石腕盤帶纒纒特立隨雲霓山中歲月自來去舊是山人讀書處扣角何沮歌石爛觸雲已見成霖澍中流一柱與山則廟廊不改茅茨時質介能辭巨靈壁節抱豈許愚公移主人昨歸草堂息笑對山姿頻拂拭簡書可畏忽辭去猿耶鶴耶留不得於乎但願主人秉山德草堂萬里生顏色

燕峯詹子語予曰昔遊岳岳俯視徂徠舉足可踏予奇之恨不能偕此樂也爲賦燕峯

歌

燕峯燕峯天下豪白眼看世如毫毛胸藏今古輕劉曹落筆深深驚雲濤腰下龍泉礪鶴骨橫被山人荷艾袍頃刻兩腋風颼颼飛去倚岳騎金鰲西華北恒手可操太行碣石歸囊集千山萬山如眠羔仰面大笑塵世破一躍欲踏徂徠高我聞此語空嘆褒胡爲役役吾生勞安得白日乘天廬共君汗漫時游翔一醉長春王母桃

集豐山別業觀梅爲賦王龍歌

王龍得春翻海底崢嶸鱗角排山起竭來下伴琅邪僊千巖萬壑清如洗上林未愛護香車精舍惟甘照簡書抱樸璘珣圍素錦流光錯落搖明珠今年二月天氣烈十風九雨助奇絕豈逐陽臺夢裏雲還飄姑射峯頭雪僊人選勝多古心坐我十畝清谿陰醉眼模糊百遍繞靈物向我如欲吟吸精喫髓未厭飮酒酣入城幾停馭回首蒼茫煙霧中只疑神種夜飛去相逢行贈詹燕峯

昔年共作瓊林客看花躍馬長安陌地北天南二十秋相逢楚澤頭俱白頭白相逢氣尚雄鶴磯鸚鵡渚春花紅畫壁揮毫僊子閣樓船聽瑟湘靈宮一杯欲盡洞庭水豈止八九雲夢吞胸中君泛西湖政成理手

携玉卮朝 天子千亦翔翰墨林重逢又在燕城
市燕城中上春酒香黃金不惜呼百觴巨杓深銜琥
珀煖西山橫倚芙蓉長玉珂玲瓏傍路勒君暫留
留不住君馬莫隨官柳行忍聽枝頭黃鳥鳴

趙西津園秋宴歌得寒字

秋寒低壓秋風寒秋色滿林楓葉丹空崖老桂似人
立晴颼飄拂天香團主家石洞懸空碧簾櫳映神
僊宅翩翩瀛客飛蓋來移席池塘采金液天吳分海
水一杯盈盈曲遶小蓬萊鯤鳴鼉奏促鯨飲鳳凰笑
指青雲臺勸君痛酌休遽發松梢已掛東城月

別王生

美人愛逐春雲遊千里觀濤東海頭扁舟斗酒一長
嘯天風落髮生清秋卿心昨夜南圖早回首江洲山
月小龍劍飛飛那可留令人千里愁芳草

春同歌爲劉司寇作

我聞鄢陵東岡無與比九九已鎮邦之紀繡壑縹林
曠野開迴崖纓嶺中天起芙蓉岬屹非不奇劍戟峭
嶸形亦偉豈若東岡雲霧深百里一壘無窮已此中
居者靈氣鍾紫煙一抹闌簾櫳對榻青天蒼鷺鳳當
廳白書行蛟龍且茨軒帳御氣通月丘彭祖連騰蹏

興來笑傲一尊酒橫騎鰲背低蒼穹年年芳月青陽
吐韶華麗景搖玄圃池館含熏楊柳風琴書霑濕桃
花雨深山大澤神物舞挾雨驅風入天宮嘯吸平翻
滄海波等閒侵渥中原上神物山中興不厭何人爲
貌山中圖但願神物留 帝都乾坤長見陽春敷怨
鶴嘲猿何有無

別胡錡山還東省

胡老仙才氣槩雄曲江樓我遊春風曾期汗漫共三
楚雲夢何足吞胸中相逢又別長安陌岳煙遙指東
天碧還約同登日觀峯醉卧大夫松下石

別夏松泉司徒之南京

憶曾邂逅石頭城秦淮照酒種禾清君再南圖我留
北朔雲燕栖何爲情桃花片片香風發祖亭冠蓋傾
朝闕千里瑤光共此心獨有鳳凰臺上月

贈趙國賓尹什邡

趙溫才豈安雌伏碧落雙鳬西入蜀憶昔相逢采澧
蘭鮮携又向桑乾澳什邡山水天下奇水簾風洞煙
霞垂但願桃花開滿縣淮纓朗誦程翁詩

贈喻晴江方伯

岳藩江右雄東南名都繹繹開十三鯨鯢已殄碧潮

淨借君雅望聊停驂凋枯曜拂春風裏棠花燦爛薇
花紫誰照中書使相心膝上閣下坡瓊水

別火文津授職歸隱廣陵

羨君暫作天門客使憶鱸魚斂雲翻亂落楊花兒麥
青歸鞭東指淮山碧醉別燕酷解綺裘桑乾煙樹入
空淨此去吹簫橋上月清光還待玉人遊

鵲原春色歌

鵲原春色卷吾友舒梓溪爲其
門人江次明題也讀之深有感焉

憶共梓仙朝王京春風飛馬花其冥墳窺迭奏忘爾
我笑對燕酷雙玉鎖舊日韶華今落落仙人已誇遼

東洲集卷之二

東鶴獨有侯色經尚傳縹緲翰還如昨侯色兄弟
三紫芝慙慙佩服鵲原題春去春來天地老令人對
此長相思

贈徐悅中使陝還江陰并問水南張學士

桑乾秋老收瓊水送別南州徐儒子仙氣關中望使
星槎迴東海掃青紫願君莫戀陳蕃榻雉尾雲紅看
騰踏好爲薦勲罔茂先龍津雙劍何年合

挽李竹梅藩相

少小交歡謫僊子更共湘沅采蘭芷愛爾青瑩片玉
心滄瀛深入麾金紫我亦冥飛謝玉堂花前笑接醉

春觴芙蓉城香誰爲主人色空疑落屋梁

壽半渠應翁

江南十月寒尚輕楊花枝上乾坤牛木公得春還金
母雙騎紫鳳飛天聲玉樹有孫蘭有子仙飴舞奏瑞
霜藥借問幽蹤何處棲大隱山前半渠水

壽孫訥齋

清才憶昔孫興公擲金詞賦聲何雄永家芳裔尚滾
滾南華朗誦蓬瀛東春韶三月光風裏乾坤甲子從
頭始海日山桃照酒紅芝田呼鶴丹煙起

秋夜歌擬王勃體

東洲集卷之二

秋夜歌雙鬢皓朔風飄鴈歸江沱蕪城入望遙星河
逢星河歲蹉跎焚魚稻首辭鳳坡鳴榔東去凌素波
幽人還製白鷺裘碧山深處住雲窗芳洲唱踏莎嘉
樹撫瓊柯旧翁愛我乘月過乘月過床頭甕酒汎金
螺龍樓魂夢斷漁梁意緒多寄言春夢婆吾心終薜
蘿

暮秋歸興歌二首擬孟浩然體

遊子歸時朔氣清關河露淒南鴈征青徐山盡度無
城回棹灣頭歌月明明月明歷歷滄江樹照見幽人歸
隱路漁翁鼓柁招去來笑指東瀛入雲霧

田舍秋深熟稻梁鱸魚正肥菰菜香迢迢還製芡荷
裝白飯新羹并故鄉故鄉天入滄浪際隔斷凡貴遊
島地雲林瑤草幽事多門抱西郊數峰翠

崔東洲集卷之三

維揚崔桐撰

樂府十卷首

采蓮曲

雙雙采蓮去曲曲見郎舟洲迴郎去遠一曲九搔頭

折楊柳

出門折楊柳却憶贈君時分明春在手不是去年枝

遊女曲

杜若風香蘭渚西誰家少婦拾春蕤鴛鴦驚起一雙

飛一雙飛心事結望遙遙淚飛血

東洲集卷之三

江南弄

游絲飛絮江南曲江南兒女顏如玉笑入蘭汀采采

綠采采綠欲贈誰行路難長相思

君馬黃

庚辰養病南歸

君馬黃臣馬白彩鸞金屏丹霄陌丹霄陌阻且長臣

馬力痛羞驢驢君欲行臣莫前垂首謝君君亦憐

桑婦詞

少小嫁郎君姑教看短裙采桑事蠶織機上錦如雲

雲錦入官家篝燈夜績麻明年桑葉長未采已成嗟

采桑心獨苦淚濕桑中土

巫山高

巫山高屹屹，冥冥雲雨低。美人春夢斷，欲問路仍迷。
臺荒懸碧蘚，祠古絕丹梯。寂莫巖花落，空餘春鳥啼。

王昭君

粉黛淡新粧，含淚別君王。王王不相識，神采射明光。
沙靄黃磧古，雪壓白龍長。千載琵琶恨，令人思不忘。

隴頭流水歌三疊

隴水鳴月夜，似聞君子聲。開門只見月的的，照長更。
隴水落清秋，寒聲散芳草。可堪霜樹猿啼之，令人老。
上隴俯流水，長奔何太駛。恨渠嗚咽吟盡入愁人耳。

東湖集卷之三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書寄淚橫流。莫教箋染血，翻恐重君愁。
自君之出矣，留得舊衣裳。開篋時時看，分明君短長。

雉子曲

小麥青大麥長，雉雙飛桑樹旁。時哉鳴啄穩，照影錦
雲光。結侶看鸛鵲，朝陽比鳳凰。羽儀爾戢，矜綴爾防。
魯恭云：已童子稚狂。

簾上燕

簾上燕爲爾憐，朱門晝還啓。金鈎朝復懸，萬年枝上
鸞鳳眠。爾獨栖栖華屋前，簾上燕爲爾憐。

烏夜啼

烏啼啞啞霜半銷，銀牀蕭瑟梧葉飄。王娃喚醒鴛鴦
夢，飛去香魂誰爲招。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流瀾瀾不見底。中有蛟龍掉長尾，得公
食之彼之喜。公無渡河，河流混混奔泥沙。參萬石
爭嵯峨，公入不歸河爲家。亦烏雙雙舞芳洲，黃狐死
矣亦首丘。公之入河，誰爾收吁嗟乎公無渡河，爾髮
可晞爾壺莫齎河不可欺。吁嗟乎公無渡河。

獨漉篇

獨漉深，水渾照影不見人。影滅何足惜，水深能滅身。
驅車上北山，狐狸向我號。我欲迴車路，四脩班班有
虎當。前郊薦草芄芄黃，蠶濛濛逝將何依。我心冲冲
秋風飄，搖鴻鵠高飛。歲云暮矣，遊子不歸。雙龍在篋
贈我友，生子惠携我。與子同行，彼美踟躕我心則憂。
匪心孔憂，與子同舟。

思親操

思親操者，舜見飛鳥而思其親也。目吾父携桐試
藝，留都凡三渡南泠矣。今復南遷，入夜江行有感
而作。

瞻彼江流兮滔滔風淒淒兮木號丹蕩漾兮心搖鳥
鵲翩翩兮雲冥冥懷我所生兮儀形杳東顧兮數星
心惘恍兮踟躕胡不歸兮歲徂

景陽曲

長更鐘動霜花濕冰咽銅龍漏稀瀝鴛鴦魂夢斷黃
娥雙玉闌干半收泣翠簾金鈿靚早粧冥冥海日卧
龍堂抱衾行近紫綃床分明對面千山隔綵帶杯寒
成棄擲牛女盈盈銀浦流低垂雙燕玉搔頭空栽萱
薔花先老悞結丁香春復秋

刺促

東洲集卷之三

田一

刺促何刺促碧梧愛種山之澳雙雙小鳳共徘徊滑
陰倒浸瀟湘綠朝煙暮月洞庭寒秋老僊娥斑竹湍
亭亭王幹倚天立秀色映空牛斗寒

賦四首

永思賦

永思賦者東洲崔子爲其從弟槐生賦也槐生弱
齡喪父難難成立已亥秋颶濤大作二母復淪沒
槐生觸景徬徨悲思無極妻女之愛又不暇戚矣
東洲子哀之故托槐之辭曰

江流濛濛兮奔莫已江雲黯黯兮凝泥泥慘慄辱哀

兮吾生欲毀望而不見兮懷二妣雙魂遑遑兮隨太
紫求之溟滓兮渺無埃吾命黔羸兮竟本始芳姿沕
穆兮噫誰其是九閭顯穹兮吾欲問之排空捫素兮
登彼崑崙列缺倒景兮漢峻馳虞泉出倚兮扶桑枝
魂其何之兮情徬徨俯躬縮蠟兮中心寔傷迴遭結
懣兮涕淋浪樹之丹棘兮能以忘吾考背棄兮吾生
尚孩惇惇悞植兮愁以摧二母勤劬兮毛髮皚皚陽
俟恣割兮去不回魂乎歸來兮誰憑誰依誰所親故
鄉之士兮骨肉真青燁升平兮春駘蕩幽離端動兮
昭萬象乳泓玉蠟兮華軒敞魂胡不歸兮生樂享亦
東洲集卷之三

栗

懷逸賦 丙申子多病思歸賦此自廣

念吾生兮鮮逸托飢粟兮操形探赜末兮往快剔泚
誰兮幽經抱玄珠兮兀兀倚冰樑兮泠泠香層霄兮
伏翼吞鴻鵠兮氣凌溢迺遊東觀以蜚響捧北辰而
展足攀蒼龍之蚺蜥照等夷之清渥冀銘勲於景鐘
架桴枻而櫟楸望天關以次寥忒蹇步而瑟縮既東
南於閨越復輾轉於湘浦臨虎闌而弗模登鳳臺以
吊古勵三禮以直清豈時賢之比數轍欲紆而力疲
食愧浮而無補爾迺倦羽思林老驥懷櫪期淵潛以
抱愚林棲而景息書蠅鴈負暄捫膝元化與并煩
痼頓失若夫星杓虛兮日涉桂枝丹兮見招祥飈被

東洲下長之三

今昭曠海月拾兮逍遙蔭影木兮敦宿好若芋石兮
盈山庖入溪煙兮搖碧篠步迴塘兮天玉桃弄蘭蓀
今容與醉瓊胎兮昏朝歛迺戲五煙兮狂軟駕衣美
蓉兮影霞巾携壽光兮佩含景有歲星兮扣蒼精參
紫微之雲軒兮遐韻慕黃眉之通方兮達生安濩落
今衆綠寂悵希夷兮寤寐清庶昧圖之奄撥兮追往
昔遂初服以超遙兮吾性情

喜晴賦

楚省久雨一晴而晴賦此志喜

惟吾人之弗率兮肆皇穹之莫憐爰降割於無辜
兮或陸沉而河塵黃髮紆軫而柔孽載號兮嗟結

而莫仲胡知夫神之愛吾民兮甚於民之望神侯馨
香之俶升兮紛紛刻刻其載敬庶赫戲之回翔兮載昭
德而俯親何旬月之淋漓兮湔一禱而亨屯雨師續
其返駕兮風伯轉輪商羊罷舞兮羲和耀靈俄宮沉
者載浮兮魚鱉解淪闔閭欣其夷猶兮事蹇產以紆
顛輶鼉鼓之坎坎兮管龔奏頻旅楸楸以肅薦兮桂
酒載陳仰劒珥之陸離兮慚匪腴之微裡兮輿情之
大公兮感昭假之一新惟靈鑒之弗厭兮懋鴻德於
大鈞睇五政之弗訾兮迺敷翕乎長春十日一風兮
五日以霖澤不破塊兮暗澹輒均百穀有成兮丹木

東洲下長之三

蕭恭聞姬鞠之無私兮大造有仁

祝雪賦

楚省作

惟玄運之屆臨寧惠氣而抑揚爰吁炎而吹冷司懋
育以爲常雨霖霖而知時雪續紛而載孺冀殄戾之
暢鬱豐百穀以表祥胡幹維之弗經冬伏陰而無陽
悵曜靈之赫赫未三白之漢漢嗟二精之違協卜糝
稔之恐傷愍元元之何鞠瀕泯泯而流亡抑鬼神之神
揚靈耀光景於下方鑒吾人之靡臧肆憑怒而罰張
竊俯循而懔懔顧何召而遽殃慨愚氓之無知實民
正之弗章成羣工以謝愆中庶長以懇禳藉皇仁

之開右示薄陰而冽霜尚恢台之弗渥抱戰兢而敢
忘惟神明之弗止闔紫宮而耀光溘霰雪其無垠霑
清潤之琳琅紆羣生之軫紆兆有年以穰穰庶天人之弗違歌時和而樂康

崔東洲集卷之三

崔東洲集卷之四

維揚崔桐撰

五言律詩一百一十三首

簡問蔣敬所翁

山斗三台老煙霞八桂城辭榮遂初服素業尚書生
竹塢還開徑蓮峰定結盟相聞不相見悵望若爲情

雪夜聞石熊峰閣老詩

桂石悲遺老俄成變古今蓬瀛清望在蒿里白雲深
海嶽收英氣水霜感歲陰九原那可作翹首幾沾襟

過楊內翰故宅

東洲集卷之四

匹馬城陰曲清才憶子雲滇山萬里隔漢署十年群
載酒何人問虛亭落木開遲遲不忍去回首澹斜曛

卧病別劉子

不識荊州而於今是故知枕衾違病日天地別君時
月公烏啼急雲長馬去遲離違何滿眼悵惻重吾私

胡原學南改迎養

親遠懸南極官輕去上台梁州雲萬里游子路重來
祗擬春暉報非關畫錦開綺筵歌舞罷笑指鳳凰臺

張司寇初恩志感卷

過庭達令子曳履重尚書驛使煩牢醴天家爲起居

祇緣壽命再翻憶得思初何以供瓊報暴謨願展舒

書杜隱翁屋壁次唐守之韻

門對歌樵徑并橫帶月溪風鳴花出犬日下樹栖鷄
開卷從諸子分醅問老妻偶添詩意緒多向竹間題

別劉載道

十年淮海客忽作故山歸歲晚悲長歛天空度少微
清風送鶴鷺白石舊漁磯樹懷君切何時慰渴饑

西邊報捷

海角春仍在旄頭氣不驕王門迴獵狁金印拜嫖姚
廟筭時西顧天兵豈內銷雲秋漸老好爲備臨洮

東洲集卷之四

同楊弘山曹漫山游姚園

市遠芳園淨亭虛曲水通能文共曹植識字更楊雄
笑入煙霞裏移尊竹樹東詠歸春十里斜日在西峯

哭姚海山

萬里青雲器連城白壁姿廟廊名日重衡鑑道無私
世路幽冥隔官清故舊知秋風歸旅櫬悽惻重吾思

同章樸庵司空遊武當山共十五首

入僊關至紫霄宮二首

四山圍合杳鑿翠散天關龍磴九凡上蒼峰滾滾攀
深披碧樹杪忽到紫霄間五月全無暑倦風有靜閒

此中真福地不與衆宮羣杉宿光連斗峰旗翠翠雲
鳳迴金鎖路龍吐玉泉紋未盡登臨興徘徊問少君
山有七星
杉展旗峯

紫霄宮道中

山行失炎暑風磴髮蕭蕭鳴觀丹崖覆梅祠碧氣飄
問僊知古跡採藥識新苗不斷松杉路陰陰轉石橋
朗梅祠
烏鴉觀

雨宿朝天宮山房

風樹蛟龍閭天宮雲雨垂層陰吹不散千景霽仍虧
榻借神僊窟簷依鶴鶴枝愁迷歸去路消息問南箕

東洲集卷之四

雨後夜坐南岩山臺

雨霽清宵坐更長月轉橋涼生松濕灑光滿壑烟銷
峯擁天樞隔樓虛地軸搖忽聞笙鶴度冉冉列僊朝

五龍宮道中

寒聲奇松擁呼人惟鳥翔廟岩題黑虎石澗轉青羊
響谷間樵語香飄迷羽裳停輿問前路山夾紫雲長
黑虎廟
青羊澗

登五龍山

盤旋千仞路此地亦爲尊日久澗長晦雲低山欲吞
真搜隨鳥道小憩借松根愛啜僊源水還尋玉女盆

誦經臺山房

僊子翻經處幽庄住有人徑泥深虎跡松尾龍鱗
石座留賓古茶蔬剪藥新問渠誰是侶惟與白雲親
贈樸庵尚書

偶陪僊侶去七十二峯遙閣道攀天壁池泉吸斗杓

徘徊丹竈竊唱和紫芝誰已悟長生術朱顏定不凋

赴王虛山行

着處虛宮敞隨山羽客栖雲根百里路木杪萬重梯
人語鳴虛壑鷄聲隔遠谿桃源知不遠欲往路仍迷

至王虛宮

夏淵集卷之四

已出桃源徑迴鑪更王虛地家疑月窟氣肅象天居
龜負蓬頭石龍纏殿額青靈官五百輩吹笛下雲裾

張僊留水亭

僊去留亭榭松杉繞徑長鳳輿何處所蟬蛻尚衣裳
餘澤涵金簡清氣凝桂梁時應星斗夜龍動彩霞光

再至王虛訪樸庵同登會僊樓

避暑入雲去言登僊子樓山遮半林日風灑萬松秋
俯瞰深層殿雄談到十洲迴輿下瑤磴看水更淹留

聞清微宮之勝追側不能至

傳聞天柱下幽勝更清微峯合天長隔谿寒雲不飛

北岩懸乳石竹塢對瓊扉未有凌風翼空成悵望歸
聞王虛岩之勝道僻不暇至

宮殿藏巖裏陰陰千尺深祗容雲霧入不受雨陽侵
樹影涵金鎖鐘聲帶碧潯非謝公興雙屐倦登臨

京山喜雨

歲歲天慳雨村村田稿禾蒼生半溝壑赤地是江河
甘澍頻今夏荒墟更舊歌帝心誰感格無乃聖功
多

雲起沉荆樹山羅隔楚天蛟龍竟日閭江漢百川連
喜動觀風使恩霽望雨田空蒼木仁愛從此卜豐年

東淵集卷之四

京山觀音崖次毛東塘韻二首

古道懸崖下真便駐使旌名賢多勝賞此地豈虛生
細草亭陰色靈泉樹杪聲行吟對晴旭聊得旅愁輕

各慣華亭登臨石磴長岩姿含雨濕佛頂壓泉涼
雙樹搖潭影諸天散寶香因思白社會愁寂遠公堂

燈夕夜行有懷

今夜郢城月寒光映信新木緣憐火樹應故照離人
翠管隨歌扇香衢散綺塵兒童不愁思喧處滿聲顛

同張嵩少徇雨至鄖陽二首

共了鄖襄路千山風雨斜江流吞鳥道沙磴沒龍驕

崔顥空吟鶴張翥亦失槎黃昏烈公署相對即吾家
十日鄖山路真成行路難江天一氣合與馬萬雲攢
滑磴防顚躓長金絕羽翰相看一險度各喜報平安

督學南行辰溪道中會李臺南夜酌

孤棹雙崖路清江十月波山容明錦樹潭影固寒籠
野泊風烟暮深壘故舊過天涯得李白亭伯意如何

辰溪道中述所見

素崖如玉裂奇石岸玲瓏磯險波翻雪江虛樹自風
盤渦雙棹急迴浦斷洲通萬里初來客貪看盡日中

同文沃焦儲谷泉道中觀顯佛寺

東洲集卷四

故宅嵒峯在荒池九曲平偶臨驄馬客轉動爽鳩情
煙色飛花徑鐘聲落日城使君如不醉山水笑經行
紆蹊樓轉磴音像佛呈身香氣天花夕煙光洞草春
巖籠基石冷江引竹泉新徧識襄陽勝無如此蘊真

留別王慶澤書扇

赤壁迴孤棹黃城別曉雲情懸漢澤子昔是鳳池羣
宋王仍儒雅周南滯典墳今宵楊柳月江笛不堪聞

鄖陽道中

鄖陽一日道步步上丹梯石擁江流細雲深驛路迷
人家藏壑小征馬近天嘶似畏初來客西峯日易低

謫浙月夜偕臬川子登吳山觀海

月下携僊侶空湖夜更幽風聞十里烟散影孤洲
龍抱珠眠穩舟行鏡未休真堪洗煩想相對一清謳

偕陸儼山蔣東曉遊王泉寺觀魚

天青雙沼淨魚藏若行空客到群初散僧呼隊復同
錦文清淺底玉人往來中只恐多年臘風雷盡作龍

偕陸儼山陸體齋登飛來峯絕頂各坐石望

湖

遙敞開蓬頂虛無見遠湖天連六橋淨波浸一峯孤
小坐分苔石高枝挂玉壺此游真絕勝未數輞川圖

東洲集卷四

淨慈寺

淨慈僧百歲南宋事能傳峻閣青松上澄江白杜邊
林開容鶴徑門近打魚船對此忘機事披襟抱月還

紅梅

愛女清仍麗何誇桃李姿古春初動處留艷半開時
香曳含風藥光搖帶雨枝誰嘲玄尚白索笑未嫌遲

調展沅過九江高良山

雲磴盤空曲風藤拂面垂停車休倦僕落石起驚麋
碧云常留雪行遲况暮曦逢僧竹下寺愧爾笑奔馳

瑞昌亭子山觀東坡所書眉山蘇軾過此六

字

俊逸眉山老名何到此題才高天不愛身遠路多迷
亂石寒煙裏啼猿苦竹西傷心滿斜日欲去意遲遲

沅州命陳西愚憲學

不見元龍久思君夢寐繁風雲赴滇海蘭芷過相沅
盃酒寒溫語山城鼓角喧明朝又云別翹首使君轅

湘南遇故人

道路忽相見徘徊碧水傍班荆暫導酒行李一書囊
古驛江梅落前村沅芷芳玆行各努力道屈轉輝光

九日同崔青石中丞飲武昌江樓

東洲集卷之四

八

南樓高百尺江霧滿衣裳城壓蛟龍窟大虛烏鵲梁
興憐青石老醉共白衣觴長嘯頻回首千峯雲路長

陳侍御邦敷遇予於辰陽

城雨征袍濕山雲去路盤扣關餘諫草過楚握幽蘭
未擬登樓因叩成下榻歡賜環應早晚公論在朝

端

遷太僕涪州悠然亭坐秋月

悠然亭上月此夜燭毫芒影落芙蓉院涼生荷葉塘
吟盃臨皓魄書幌得餘光却憶關山冷愁添思婦長

九日菊未開

吳園送菊

菊已重陽節花猶此日稀張愁仍自語蝶懶不成飛
籬下風枝嫩尊前露蕊微何時開爛熳頻賞未應遲

月夕有懷

季子仍佳興秋深菊圃開細分隣許儉未惜千曾裁
涼意霜猶戀清香蝶趁來相看吟不盡酬女秬深盃

開山寒月滿河漢澹平流苦益城笳夕悲添隣笛秋
客情惟倚檻鄉望倦登樓遙憶吹簫處清光亦未收

秋苑成蕭瑟登臨首重搔雷龍驚柳散水落覺荷高

九

煖憶滁翁酒涼生楚客袍有官仍旅况覓紙強揮毫

環山亭餞田守巡賈臬

言別青雲客開尊翠竹園漢庭遙授鉞滁老盡攀轅
蘭芷過三楚風烟到八番養龍池水在白日看飛翻

滁陽除夕思二親

遊子長爲客關河秋見雲雙親千里隔一夜兩年分
世故風塵路鄉心魚鳥群何年製初服杯酒共歡欣

慶賀北上飲陳梧岡清江公署二首

憶昔南過地重來共此筵蟬聲碧樹盡烟色翠簾天
崔顥才真媿陳蕃榻下懸還期中夜月醉傍曲欄前

軒敞蕉櫺靜園幽泉石寒池邊引魚釣牆外借山看
受接同鄉語渾忘行路難應迴九月棹還對菊花團

飲凌劍山別業

卜築近村墟陰陰水竹居亂雲深戶牖垂柳靜庭除
客醉鷗邊席門喧月下車看君有幽意滄海一舟虛

已亥服方闕又七月三日颶潮丈餘海門以

東人產蠶盡悲感六首

今歲東隅厄傷心北海翻萬民葬魚腹百里化龍門
洒血悲親友無家問子孫寄言當路老早為扣宸閣
盡日蛟龍關俄時天地混丈濤從北漲萬戶總南奔

東洲集卷之四

赤子隨魚驚紅流失市村有生知亦死何計覓殘

北海水夜
觀如火

晝吼如雷雨旋翻過屋濤兒沉父莫救夫失婦空號
梁棟浮輕葦牛羊傍九皋哀哀殘喘者誰為贈棉袍
薄命嗟羣鬼求生盡失謀幾人能抱樹無數任隨流
形改何從辨骸沉誰為收豈如殲戰伐青史亦名留
潮田無綠野禾稿盡黃雲夜哭喧新鬼孤行寂故群
未鋤農失業鷄犬野無聞皓首時東望沾巾對落曛
禮讓平生老儀容何處尋乾坤是棺槨沙礫改衣衾
忽漫傳猶在驚疑望好音有魂招不返南望涕淫淫

水災後北上鍾令仇簿餞別新砦亭

鍾繇新視篆賢佐亦仇香惜別霑芳讌深情繫故鄉
樹雲瞻渭北桃雨憶河陽近日多民瘼勞君重感傷

通州諸大夫餞別憲院有感

清秋開筵開華讌對狼岑栢雨長錢暑臺霜起暮鍾
問災愁轉劇把酒意仍慵撫字須賢守封章達九重

夜至如皋黎令邀飲憲院時詹何二廣文在

坐

花縣深秋讌芹宮二妙同烏聲臺月裏鳳曲渚雲東

東洲集卷之四

時事悲翻海浮踪轉轉逢話連頻剪燭未惜玉壺空

飲林東城吏部宅

庭小容旋馬廬幽暫聞龍好賢歌杜欒談劍拂芙蓉
城近垂雲緹孟邊墮日紅高人不忍別悵望暮江峯
吳踈山侍御邀予偕林東城飲奉州城樓是

日風雨甚惡

臺迥朱樓敞蓬高繡幕張炎蒸送雲雨爽氣洒衣裳
柱史停驂馬仙郎罷署香凭欄俯家廓秋色清河梁

維揚劉守曹節推邀飲李園

亭敞園深竹籊籊近淺流疏才愧崔蔡時望得曹劉

鶴徑朱欄靜風庭玉樹秋雅談不覺暮歸路野雲稠

江都張令纓邀飲葛園

路出栽桃縣欣同藉草綠笑騎山簡馬聊燕葛強園
徑曲深紅葉亭虛遠碧源酒闌沉野日歌罷絲雲懸

遷祭酒午日同王前峰太學齋居二首

豐樹遺炎著宮牆肅暮陰雨聲傳碧瓦虹彩抱青衿
端坐欣聯玉高談聽擲金更聞不知倦燈火北堂深
霽月澄虛院凝雲寂廣堂蘭湯浴芳節參候納新涼
晤語仙寮並閒情錦瑟張翻思十年事悽惻意何長

蘇助教文母表貞圖

黃淵長卷四

三

結髮期偕老傷心恨未亡松姿厲霜節桂子種天香
宇宙還元氣門閭借耿光士林有歌頌合付史官藏

送孫三渠之新會

邂逅憐鄉彥分携重此行風烟萬里路海嶽五羊城
素意同梅樹憂時獨買生明年報嘉政早達嶺南情

哭崔后渠先生

俊逸崔宗伯中州第一流文章卑漢魏事業望伊周
世隔鷄年夢情懸鶴弔秋音書時展玩涕淚不能收

庚子郊祀同王前峯齋居太學二首

昭代園丘祀新聞周禮文恢弘百聖典冬夏二儀分

宮家陪卿月齋居固朔雲九重方靜默無乃聖
心勤

大報千官肅清齋共止宵壁雍寒淦淦銀漢淨迢迢
燕坐爐熏裊深更蠟炬銷明朝駿奔走風戒受神
堯

送唐世惠升武寧

璧水辭文苑花封拜武寧彈琴開白晝飛屐入青冥
報國新籌略承家舊典銘東南有民瘼佳績奏彤庭

送王樓江知樂清

惜別東臨升春辭北斗城尋山非謝客用轡亦王生

黃淵長卷四

三

氣壯龍泉躍官廡鴈蕩清共君鄉約在傾耳聽賢聲
遷南禮曹舟次儀真會蔣南冷

故舊高軒過談詩此暫留借君楊子水停我海翁舟

斷岸蒼烟渡長天白鴈秋徘徊日云暮別去幾搔頭

曉登朝天宮樓閣四首

窈窕仙宮曉天空星月微松中丹殿隱烟處碧山圍
燈火飛巢鶴樓臺下羽衣雙雙玉童子為啓北岩扉

峻閣層霄上虛檻萬竹傍雲峰疑縹緲烟市認微茫

嵐氣寒浸坐晨光澹入堂東瀛浮赤日遠景對蒼蒼

樓敞朝曦滿山明宿霧開青龍橫几榻紫嶺抱蓬萊

鳥語窻中樹風含石上孟帝臺今遠近四首是三百

青島山名

東麓登臨罷回瞻北極樓鐘聲四山曉雲氣萬家浮

王謝風流盡忠貞祠廟留卽卽治城有下忠貞墓徘徊望關塞

朔瘴未全收

署南雍至日齋居有懷王前峰二首

此日南郊祀遙瞻北斗城一王開典禮萬國薦榮盛

未遂明禋會空懷獻賦情徘徊臨壁水孤况向誰傾

穆穆宮牆古陰陰竹樹團餘清分簡帙空翠襲衣冠

生意隨陽長齋心得靜觀還思王逸少曾共此宵寒

夏洲集卷之四

十四

署南雍燕坐東廂即事

六館休鳴鐸虛齋此暫留庭閒幽鳥下山近曉煙稠

竹色圍丹閣松陰護碧流喜無塵事擾圖史恣冥搜

鷄鳴寺四首

晚眺鷄鳴寺迢迢俯王京萬家煙樹色十廟鼓鐘鳴

蘿徑憑虛上松堂積翠生壯遊曾此地陳迹更留情

疊閣丹霞上重門碧樹中峰巔標寶塔牆外抱儒宮

龍象虛無見金銀色相空天開盡一幅不與下方同

雲構宮如積岩栖屋似懸俯窻疑欲墮踏磴去仍旋

勢帶金城壯清憐壁水連此中真勝境何處覓神仙

宿鳥喧深竹寒煙暝暮臺言歸路窈窕欲下意徘徊

月牖珠光動霜城王漏催登臨興不盡携榼擬重來

同張龍湖飲張陽峯宗伯水亭二首

晚燕開雲閣移尊更水亭山霏侵坐濕林影上衣青

氣象親卿月輝光動客星淹留情不倦相對玉壺冰

雙栢臨池近幽篁抱檻紆鳳聲風戛王龍影月沉珠

麗藻張華合踈狂崔顥俱會心逢美景飛興入菰蒲

再用前韻答龍湖少宰四首

宗伯張冬宴群寮集暮學檣陰垂檻碧池影浸天青

舊好還今雨佳期亦聚星對君雙白王何管瑩玄水

東洲集卷之四

十五

入園穿窈窕看水俯縈紆酒翰頻裁錦高談碎落珠

喜逢明月夜興與野雲俱擬待春湖漲移舟傍渚蒲

愛客開東館留歡到小亭馮唐頭已白阮籍眼能青

絕唱歌春雪言歸遠曙星相過湏百遍何避踏層冰

澄塘憐漱灑遠岫對盤紆風樹虛生籟霜簷細結珠

百年瀛客會二美錦筵俱回首驚時序春風又綠蒲

哭溫托翁先生

憶昨遺師席俄傳揜夜臺蠶叢萬里路鶴馭幾時迴

獻納匡時志文章軼世才相思淚不盡懷抱若爲開

春遊即事

春光遊淡蕩畫景坐氛氲峽蝶穿羅帶鴛鴦弄水紋
輕霑桑葉雨深入杏花雲小隊遊人醉香塵遠更聞

改北禮曹張石川邀登鏡光閣二首

春曉山樓敞清尊社友招鏡含湖影動鈴帶梵音飄
雙樹圍欄碧諸天護佛遙徘徊日云暮塵想覺全消
携榼入東林幽尋松檜陰明珠懸象色寶鑑照禪心
橋跨蓬丘近泉通太液深佳期不可負清眺一披襟

三月三日予誕辰

此日稱元已吾生屬亥時忘情曲水燕長嘆蓼莪詩
拜舞兒孫喜劬勞父母知春陽滿庭草獨步意遲遲

東洲集卷之四

七夕二首

織錦停仙杼新粧池露花鸞飛開月鏡龍馭度香車
翠帳留歡暫銀河去路賒分明一水隔回首是天涯
天上雙星會人間七夕期橋成占鵲羽盤巧闔蛛絲
豈有天孫怨空勞成婦悲殷勤獻瓜果涼意滿金危

懷亡友江夏愛

哲人今已矣身後獨聲名行古時賢重文奇俗眼驚
吳山千里夢漢署十年情獨夜懷君切霜秋冷玉繩

送唐信甫令新鄭

才俊雄全楚今成大隗遊雷封辭上國雲鳥入中州

黑綬諸侯貴蒼生萬姓憂功成報天子廟廟看甄
牧

贈鄧應韶尹蒼溪

楚人不識王終爲世所珍羨君青霄鳬翼入蒼溪春
揚聲雲臺高刷羽天池新去去勿留滯巴西堪問津
蒼溪有雲
臺山天池

贈黃子南還

送君淮海去鳳凰入新涼憂國燕輪重歸金楚望長
青山停別騎碧草濇斜陽奏最期它日高梧待鳳凰
夢馬西玄有感

東洲集卷之四

同年三百輩知己獨憐君夢香還梁月愁長慘樹雲
行推君實操才許子虛文吟罷頻搔首含情到夕曛
聞顧東江先生詩

宗伯吳中彥文章薄海聞赤心扶社稷紫極會風雲
早憶江東鱸直望冀北羣生離成死別慟哭向斜曛
排律一首

丙申元夕滁陽公讌胡支湖出著提燈以娛

客海南有菩提樹相傳羅漢所植土人製
葉爲燈細如蟬翼予奇之爲賦二十韻

七祖岩前樹飛來萬葉芳傳燈成巧製借彩照迷方

裁剪應龍女呵咤豈鴈王天球闔混池星象綴輝煌
本有輕逾款如無細入芒峭蛭留羽翼翡翠閃文章
經貝元同秀臺花疑並粧焚膏辭漢時銜燭比扶桑
寶月懸秋影尼珠弄夜光慈雲浮縹渺法雨潤葱蒼
拚媚顏仍古逢元色再陽玲瓏開綺牖映拂彫梁
練氣垂虹飲霞紋儼鳳翔青銖西母帶紫錦上元囊
佛國隨盃渡諸天藉筏將華遙開比海仙尉亦南昌
奎聚談三象空乘憶五羊澄心真洗剝獻壽助靈長
輪轂時旋轉絲綸妙展旂詞林一題品奚啻重琳琅

桂東洲集卷之五

維揚崔桐撰

七言律詩八十首

經筵進講敬頌二章

朝罷雲軒下紫清 龍顏咫尺仰天行
虎賁彩仗旌旗肅 鵠立仙班劍珮迎
宵漢狼聲趨國老 文華經幄引儒英
小臣幸荷昇平日 進講聊輸獻納情
經帙講罷 聖情傾 天語親承 賜燕榮
風動蓬蒲行玉鐙 露分仙掌下金莖
鳳樓春色花飛近 鶴篆殘熏袖拂輕
沾醉從容歸路晚 九重回首慶雲生

進呈賀錄敬頌一章

六館新成一代編 九重親御五雲軒
典模遙獻金函重 霄漢同瞻寶鑑懸
錫寵濫沾周鼎宴 傷心還憶鼎湖年
虛傳往事留弓劍 祇有清氛琰琬傳

庚辰歸省觀江水過縣有感

十年鄉夢水雲涯 歸日殘墟欲泛槎
野哭有人悲稅役 春耕無地種桑麻
魚龍水濶通層漢 鴈鷺烟深影斷沙
心折可堪回首處 嘯歌酣酒醉漁家

狼山五首

蒼雲千頃帶江城 蕭寺聞鐘倚暝晴
亭殿嵐飛深樹

色魚龍風動送潮聲烟中吳舫衝波渡天外虞山對岸橫江北江南瞻氣象一聲長嘯盡平生

招提何代布黃金松檜蕭森畫亦陰佛擁葆幢丹閣迥塔懸珠影碧潭深風江元氣連吳楚繡嶺靈光峙古今暇日登臨成勝賞滄洲牽引故鄉心

疊嶂其真雄古郡澄江晶晶浸秋屏臺虛驚嶺隋梁跡岩俯龜田卦畫靈牛女深宮浮素靄姑蘇遙景借餘青何當一棹玻璃月側看芙蓉映玉鉸

混茫銀漢千流會律帆青螺五嶺參已愛遙陰開海甸更招空翠過江南傷心金地曾兵燹對景瑤觴暫

東洲集卷之五

佛龕擬卜夜關成舊約未妨頽日送高談

危峯森列峙江邊森森寒流秀色連翠野三秋金壁削青天萬頃雪濤懸風烟對岸開南北塔宇逢僧話歲年我亦白蘋洲上客石樓還擬借高眠

登白蒲陳南村樓次王晴川韻

小憇元龍百尺樓看山開卷事多幽清憐江海談仍古閒愛林泉道更優石鼎丹烟凝燕榻竹欄芝雨淨雲裘何當移席臨秋水風月尊前次第收

舟宿濟寧思親

疎燈涼月宿秋城未夜愁生萬里情何處笛聲催曉

短隔船人語話鄉頻白頭菽水遣遊子黃葉關河抵病身不寢推蓬看天色銀河耿耿玉繩橫

遊鄆園泛舟曲池

危橋曲徑護芳塘翠竹蒼藤拂檻長獨徃真成經鄭谷勝遊何用數高陽蘭舟載客移春宴錦瑟隨盃醉晚涼笑折花枝相把贈不妨月色在西墻

九日同陸雙石過陳石亭子園

聯鑣廣陌出詞垣重九携琴過斗園對客談詩憐陸賈開樽下榻得陳蕃坐遲城日斜苔徑秋暮槐雲護菊軒笑折繁花共君醉忘情相對欲無言

東洲集卷之五

陪毛勵翁閣老祀文廟次韻二首

鳳闕春丁承帝遣虎闕禋祀肅橋門黃流三獻文壇迥絳炬雙瞻上相尊樂奏金懸和簫舞香聞寶篆儼宸垣禮成子夜喧歸騎星斗光搖碧宇繁

陪祀祭品

碧殿瑤壇松檜深曲欄迴砌畫陰陰庶蒸展祝徐鳴珮雨序追陪幸合簪俎豆百王崇報典綱常千載繫人心元台公暇揮篇翰金玉鏗鏘太古音

聞梁厚齋閣老計

賢科策士懷元朔曾採芻言讀御前自謝鼎勲歸

海嶽每占劔氣動星躔立朝雅量若柳重推轂高名
琰琬傳騎鶴忽聞仙已去可堪愁入五羊天

別張南溪謫廣西

漠漠風烟萬里分燕山孟酒缸殘曉乾坤道在應無
愧兄弟心傳本不群槎泛迥隨鯨海月劔雄還倚鯉
溪雲清時宣室思賢後會見瑤環早賜君

送蕭子雍督學南圻

鳳城花映繡衣裳遙秉文旌指帝鄉白簡暫辭燕日
月青衿新識漢文章風烟極北三春別桃李江南十
郡香此去莫教遲奏最天朝補衮借輝光

東洲集卷五

丁亥參議湖藩舟宿彭澤

停舟愛宿陶翁里小酌江頭坐月明窓色迥含彭蠡
影鐘聲新報小孤晴簾葭風撼魚龍宅松栝雲圍虎
豹城偶爾披襟向寥廓可堪回首古今情

戊子供陵事寓鄂中王子宅觀庭竹

幽人堂下新移竹頗覺叢叢野意生斜影玲瓏秋半
壁寒聲蕭颯月三更費翁應待分龍杖王子還容借
鳳笙已辦數看忘問主不妨隨意醉深甕

同侯方山登王氏亭臺

危亭眺望春無極山徑蜿蜒汎有臺萬木雲州隨坐

擁數峯空翠隔城來最憐江近帆櫓見更聽林喧鶻
鶴迴已約良朋情爛熳不須簫管促深盃

渡江城河藏簡省中諸公

炎天王車馳驅急燈火肩輿夜渡河轉覺衝清涼意
動更憐踏石碎聲多角驚睡犬山翁起月散虛林野
雉過臺省故人多暇豫北山吟罷意如何

贈中都閭北上

陽臺水雪歲驚殘別路將軍已據鞍山繞雙旌金闕
迴雲隨千騎鐵衣寒功高豈謂遲封李壇築真看更
拜歸近日潢池戲赤子捷書無惜報平安

東洲集卷五

五

郢中燈夕高或山邀飲玄妙觀以疾不赴

幽栖頗愛高齋事芳夕張燈能見招媿我無緣鳳簫
讌過君遂遣馬蹄遙虛疑寶月星橋度更想金枝錦
席搖回首川塗各南北幾時尊酒共花朝

送吳榕東太常使郢北上

兩捧帝庭新鳳詔重遊蓬閣舊龍宮周家禮
樂瞻依重楚地山河氣象多已轡青絲迴錦節且吟
白雪當驪歌交遊高誼如君幾江漢茫茫奈別何

初至太和山麓羽士導登三天門飄然有仙

舉之意

危峯漸近擎空柱草樹深靈王洞春雲路霏微淨殿
閣天門虛敞綴星辰碧簫度曲翻雙鳳絳節朝元下
刻真何待來朝凌絕頂此身今已渺飛神

登太和絕頂謁金殿

凌曉朝元山欲秋登登曲磴到峰頭靈池雲捧龍眠
穩碧柱天衡鳥過愁瓊草光搖金像殿翠松寒壓王
城樓凭欄楚望層巒外縹緲烟霞瀚海浮

太和五龍宮

緣蘿披竹入仙城漠漠層陰萬壑生王像雲靈涵寶
氣珠林風撼帶龍聲池分清濁流大地岩改陰晴屢

東洲集卷之五

晦明布襪角巾凌絕頂俯看頽日泛滄瀛

天池地池

已丑督學湖藩赴德安試士張犀浦憲長留

燕不能奉約

春朝別友意不愜今夕渡江何處家雙旌露濕况山
雨滿眼亂紅空野花尊酒無緣謝鄭驛風流博物憐
張華閣東尚有梅花樹消息能教遣使車

德安道中有懷簡省中諸公

水田村社散鳴蛙楊柳橋西日欲斜春暮病軀頻道
路鄉愁短髮對鶯花踈狂豈有山公鑑時序空馳孟
博車回首仙人黃鶴上欲憑誰覓漢江槎

衝風發德安飯紫石舖有感

德安暮發意促促風動天靈百里沙紫石官渠空細
柳碧山故國有餘花南來幾望仙洲鶴西去猶衝落
日鴉鄉思王程何定在慢與羞過野人家

光武宅宅在白水南

棗陽縣南光武宅白水盤山王氣多遠客經行春鳥
道野人指點舊龍窩荒祠歲臘還香火東漢乾坤幾
戰戈電馬雲旗今到否望中疎木媚烟蘿

雨行襄陽道中

襄樊江曲經年別雙劍仍衝潯暑新遠道動逢多雨

東洲集卷之五

日離人况是落花春城烟深綠梁王閣江草偏傷楚
客神招隱滄洲憐滿地簑衣欲上釣魚輪

大堤

野雲隨馬大堤長迥帶江流曲抱襄已賦楚薪風亦
古豈猶花艷目驚郎樓臺城歷千冢市燈火春喧百
越橋歌舞銅鞮無覓處祇聞人說峴山羊

江上望鹿門

隔水清風度落花龐公此處昔為家山虛秀色連疎
樹岸遠斜陽帶半沙廬想無基空卧鹿徑應留月尚
歸鴉九原可起吾從女採藥同浮汗漫槎

羊叔子廟

羊侯已去碑不昧涕淚於今尚此亭沙岸渡頭春欲
老鹿門煙處草餘青輕來晉代風流在歲薦襄翁俎
豆馨江漢肥田天漠漠萬家歌舞使君靈

隆中草廬

曲徑陰陰萬嶂隅問僧今識卧龍廬蒼基樹古愁春
鳥廢井泉枯悅野狐炎祚已灰終爲漢王圖豈失未
吞吳綸巾羽扇祠堂在遺跡高名宇宙俱

習家池

騎馬細尋山簡路問隣還到習家池傷心亭館今誰
東洲集卷之五

主拍手兒童非昔時驚起漁洲春寂寂煙昏蛙草水
淅淅自憐未覺風流減不醉何因倒接離

江上觀霞飛

江上霞生春日遲浮空映水巧逶蛇紅翻圻岸憐生
媚倒就迴風忽亂垂遠岫欲栖仍不定疎林偶綴亦
多時白頭何術能驚女客路塞幃有所思

穀城道中似孫南江

穀城東北山水路不厭頻來景復新樹中幽鳥有時
語溪上小桃無數春澗流俯吸喧僊僕佛閣借眠休
病身經行自媿足車馬此地唯應鳥角巾

再登均州滄浪亭

舊遊曾此醉深盃再入春雲一上臺陝洛關河連楚
越邯鄲風氣抱蓬萊沙鷗孺子歌遊起蓮塔仙人掌
上開坐愛山靈還識主洞花流出故流迴

鄖陽道中

煙塵落日均陽道峻嶺深谿百里餘已怯紫苔能滑
馬獨憐奇石解迎予江濤磯轉奔雷去野燕風斜掠
水虛來往自慚前度客東皇應識舊圖書

鄖陽偶會盧師陳同年賦此留別盧陝藩少

參病新愈

東洲集卷之五

九

客况蕭條誰慰予山城逢女落花餘清狂素紹杯仍
在太瘦相如渴未除黃鶴楚雲遙別路青牛秦谷夢
仙車多情豈向交游淺魚鴈於今定不踈

鄖陽曉發迴均州喜雨霽

宿雨愁行險道中薄陰新霽曉城東谷雲度水仍含
濕柳絮沾泥不受風倦僕屢驚苔滑滑去旌遙指日
瞳瞳太和瑞色迎予碧漸覺蓬萊路可通

普門寺夜坐有懷

山寺鳴鐘春月微嵐氣冉冉點春衣風聞樂圃藤蘿
寂泉響魚梁鴈鷺飛取適暫成良夜坐嫻心尚阻碧

山歸海天吾土虛芳草獨往何年願不違

陽春志子戊子六月至鄂供工畢辛卯以試復至登臺慨然兼前商劉諸君子

樹連僊磴青霄路山抱天姑白雪臺六月昔曾揮汗客乘春今又看花來轟雲雙闕金城鏢統郡澄江銀漢開我亦高歌非絕唱風流還數鄂中才

楊山人隱居

班白馳驅苦未閒幽居愛隱只青山牆過鹿豕時常補門挂藤蘿夜不關坐石巧常留客處釣舟斜出潞鵬灣遲回正憶淮南無恨望何因得好顏

潛江雨行

東洲集卷之五

十一

楚江石圻水倒流冥冥雨多白雲愁岸條垂濕吹不散葛篁快陰涼欲秋衝風已無鳥鵲度乘浪恐有蛟龍浮黃昏雙棹指漁火打鼓迴船休淺洲

黃江

黃江雨餘落日微風花吹濕沾木客盤流衝岸已多險啼鳥喚人胡不歸潦室有懷聲欲老桂山入夢心仍違簿書親汝豈能事嬾性於今甘息機

暮泊黃州團風江有感

團風暮泊愁思動憶在揚州芳事饒看水疑浮潮漲海聞簫如上月明橋雅將奔走添乘朽實魏才良慰

聖堯坐對南天不成寐斷雲疎雨總蕭條

舟泊團風驛李盤濱憲長見過

李白過逢江上舟談詩呼酒共寒流漸子豈解吟黃鶴羨子真能脫紫裘烏鵲繞林涼月細魚龍吹浪暮煙愁相看更惜蒼茫別燭剪黃昏坐未休

黃州赤壁赤壁之戰在荊州

鶴洲漁浦一山橫為識坡翁誤汝名戰火豈經渾設賦地靈留此待誰盟風含天壁仍懸赤江抱雲根不斷清秀色瑤光堪遠攬明朝還上竹樓城

登赤壁寺閣王稚欽携酒至

東洲集卷之五

十二

赤壁高閣對江流江草青連蘇子洲銀漢橋虛愁鵲度珠光塔古抱龍遊風雲舊物吾仍取詞賦仙翁去不留謾約王喬招白鶴夜深還共月明舟

歸塗曉行

雨餘斷岸江聲洶日隱船窓山氣昏牽纜人喧唯吠犬傍灘市小未開門簿書頗覺歸塗減衾枕聊貪曉卧溫起捲湘簾看風色淺沙寒綠滿芳蓀

舟過大別山

山色江光清可憐不知流峙自何年根盤古郡真雄楚派合河源直抱蕪樵顯樓雲瀟灑外稱衡洲草鶩

峯前經行每阻登臨興白首空聞日暮天

黃鶴樓

萬疊江山古郡開南天勝槩表樓臺龜龍象繞城煙
合牛女宮虛漢水來路渺仙雲空望鶴草淒洲雨尚
憐才踟躕不盡憑欄意畫角天高生暮哀

登鶴樓望春即事

望春欲對春江水携榼來登江上樓舟子得魚歌渡
口浴鳬飛濕傍沙頭山城雲散桃花雨茅舍村連蘆
葉洲已覺虛無遺萬事漫招碧落送雙眸

鶴磯楚望

東洲集卷之五

十一

仙人磯對別山雄磯上樓臺縹渺中西去長江接銀
漢南來五嶺跨晴虹人家漁稻迴夷俗鶴路雲煙抱
楚宮多病登臨渾謾興獨吟頭白向秋風

春日雨行宿界山公署

千峰盡日陽臺雨雙劍經年楚驛塵已分鄉愁生白
髮不須客路有青舂烏鵲孤樹啼沙草風曳寒煙淨
渚蘋暮宿山亭獨燈火更誰披豁對吾真

飲陽峰張學士幽居

城裏山林學士居亭虛冉冉亂雲垂墻陰野竹寒仍
繞門外青山對不移無數定巢馴鳥下有時乘月淨

琴隨開尊許我聊踈豁話舊從容醉未辭

寓江陵杜工部見訪

崔氏草堂幽事多昔曾拄杖少陵過客居江郡今逢
汝異代懷人意若何愛我好留詩滿壁再來無惜騎
鳴珂章臺沙市饒春色携榼還須向薜蘿

陸氏南村草堂

愛汝山家芳樹林短牆圍竹轉幽深窓含雪塢春仍
凍屋壓雲峰畫亦陰鄰許過逢唯問秋僧來留偈對
鳴琴嗟予僻性生惆悵故國郊居萬里心

望洞庭有懷海門寄姜海厓

東洲集卷之五

十一

洞庭水多浮夕陽渺對長天思故鄉海雲沙鶴足幽
事桂叢瀛島遙相望愁極已驚蓬鬢改瘦生欲倚竹
筇長飛騰擬擬揚州鶴漫跨銀河烏鵲梁

別何巨卿赴蜀

憶曾躍馬共長安蘭芷同心更楚官江漢地遠情未
罄別離天遠歲驚殘清才定擬燕臺召此去能辭蜀
道難劒閣草堂詞賦在豈容魚鴈負詩壇

別少華許太僕

承明憶昔同供奉邂逅天涯又飢車羨子能騎沙苑
馬媿予真食武昌魚尊壘秋水仙人閣詞賦桃源鴻

鴈書它日想思繁夢寐解携何得不躊躇

送周泉坡中丞

天上霜符萬里驄江煙莎雨別離中階聯入座星辰
近聲動三隄海嶽雄尊酒暫留龍劍合仙翁此去鶴
樓空盛名共道無虛士擬取清朝第一功

岳陽樓二首

洞庭形勝雄千古此日登樓興不孤已訝乾坤仍混
沌更疑荆楚盡虛無鵲啼斑竹堪愁思龍抱奇峰總
畫圖落日真宜澹雲樹萬家門外百蠻壺
年來旅抱開清漢已岳湖山迥不群驚背丹崖衝蜀

東洲集卷五

詩一

水鴈邊碧落斷湘雲舟橫莎岸人稀度天合煙村日
易曛回首江湖更廊廟可堪惆悵范希文

岳陽試士登院後萬竹亭

亭開萬竹陰陰裏四壁琅玕百尺強旅况對君忘閨
寒市城有此亦瀟湘涼含山雨侵苔磴低壓湖雲覆
短牆何日我來還借問龍孫頭角幾多長

予巡岳時浦南北澗二憲長餞送十里更遣

使遠問詩以謝之

清江畫舫三人讌野岸微風十里程飛鷺浴鷗偏近
客渚蘭汀並擬同盟鵠磯天遠倦人關湘竹烟深帝

子城昨夜侯奴致金王開緘聊得旅愁輕

謁長沙賈太傅祠似陸雙石

太傅祠堂秋色深江烟城雨暮寒侵風旗尚識經綸
氣壁壁疑聞嘆息音半夜鬼神前席夢千年俎豆後
王心非若泣主能輕死爲約靈均問今古

雨中望南嶽

層峯疊磴與雲連絕壑丹烟帶雨懸開闢有情留此
景山川何處更推賢風飄笙磬雙虹外樹隱樓臺匹
馬前便欲焚魚一飛去借渠松頂鶴巢眠

南嶽

東洲集卷五

十五

南嶽巉峨應軫星芙蓉森列矗雲青蒼連地軸雄全
楚龍抱天源入洞庭壇外電翠朱草長岩陰丹鼎紫
霞零祝融定有仙人隱爲借藜燈共著經山圖經云衡山根通洞庭

九月赴永宿排山觀見菊

山行窈窕踏晴沙旅宿停驂羽士家萬里客情開落
木百年詩藪對黃花鶴峯天隔無迴馬谿竹烟深已
暮鴉漫向僊源覓歸路欲憑誰覓犯星槎

溆浦道中謁伏波廟前有旌忠閣

伏波廟前林木幽旌忠樓閣繼江流神旗風滿英靈

在戰壘山荒野鬼愁銅柱鼎功懸日月珠車貝錦等
蜉蝣雲臺謾道高千入不及南荒此報酬

廬溪道中

長風吹客浮輕槎雪壁夾流寒影斜細泉落石作江
水野樹酣葉成山花灑潤古岩綴鐘乳氣冥玄洞藏
靈蛇隔溪隱隱聽鷄犬疑有太上仙人家

李臺南餞千辰州報恩寺留別二首

花臺佛日暮寒輕携榼憑高倦眼明滿郡烟光浮萬
井隔江山色抱層城歌催尊俎鳴絃細香泛松蘿鴈
塔清已擬良宵眠月影暫留雙樹聽龍吟

東洲集卷之五

十六

梵宮張燕對殘臘高詎招携有使君檻外新收千嶂
雨尊前遙落五谿雲虛堂燈影諸天寂古木寒聲獨
客聞已惜佳期情爛熳明朝惆悵若爲分

長至夜宿常德大龍驛次楊遂翁韻

崔黃桂落祗枯蓬古驛蕭條寄此踪歲暮尚騎驅坂
馬長吟真愧卧廬龍一宵旅况侵窓雪萬里歸心到
枕鐘晨起喜逢陽至節末冠遙拜五雲重

元夕燕崇本書院次韻

設醴良宵重楚元張燈瑤院巧仍繁星檠影外烟花
落月壁光中戲舞喧刺漏聲沉遙尚改鳳簫山度譜

新翻獨慚受簡才無補但願湘衡共此夢

東洲集卷之五

東洲集卷之五

七

崔東洲集卷之六

維揚崔桐撰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送泉坡憲長廼翁遊楚歸寧州

鸚鵡洲青鄂渚秋丰神愛接地僊遊百年助力辭鳩
杖滿眼風煙上鶴樓梅嶺迴樵丹井在栢臺飛夢白
雲幽後車祇恐文王載好爲蒼生解釣裘

青山寺錢客同臬僚泛舟乘月而歸

春山曲曲繞花臺送客樓船十里來白社溪橋延舊
侶青天江漢接行杯林喧鶴鶴頽陽路棹撥魚龍皓
東洲集卷之六

月迴倚醉高歌兼二妙風流未數郢中才

谷泉爲儲邦掄題

谷口子真幽卜居谷泉寒遶竹西廬雲峯倒影仍鄰
寺月檻憑虛憶坐予渠溜曉看添宿雨溪平時引入
春禽樓遲話女風流在把釣何年共鯉魚

鄭台閣侍講遊盧園次韻

盧家園樹碧參差曲檻回塘杖履隨性僻不辭時獨
往地幽真與懶相宜魚驚扇影潛仍出席趁花陰定
復移翹首江流渺無際小舟須泛月明卮

送郭兩山之金陵

黃鵠磯頭春雪飛折梅醺酒把君衣翻聞鐵笛離愁
切爲別瓊枝勝事稀江漲楚天雲樹渺臺空帝國鳳
凰歸鄉心千里秦淮月漫拂吳鉤倚落暉

哭林介立太史時介立居母憂

十年曾共雲霄路別爾相望又十年正憶苦心歸白
屋忍聞埋骨已黃泉各飛龍劍終難合細檢魚書可
再傳回首悲歡皆涕淚萬行遙對汝南天

槎隱

山人爲愛水煙幽笑踏僊槎汗漫遊風動魚龍浮几
席夜涼河漢傍金柵看花每爲漁郎引載酒應緣勝
地留欲覓扁舟相問訊雲深知隔幾滄洲

壬辰參政閩藩遊武夷謁紫陽書院

層峯疊嶂萬流中鳳舞龍盤曲曲通碧落半開臺柱
頂青蓮亂夾斗牛宮仙靈此外應無宅造化於閩覺
太工千古儒宗尚祠廟遂令幻境未爲空

壽謝侍御母

西母筵開海上宮蓬萊絳氣滿簾櫳百年酒熟金莖
露六月香生荔子風垂白玉姿明紫帔舞舞嬾僊客駐
青鸞醺顏笑挂麒麟杖指點庭闈又幾叢

閩藩諸寮中秋賞月

百年佳會此應稀
愛月藩仙興不違
瀛海長風飛皓鶴
芝山殘漏散清輝
未嫌華髮催青女
且共深尊醉紫微
何處空聞思征婦
已驚刀尺促寒衣

癸巳謫浙蔡我齋冬月見訪次留別韻

長風吹濤江欲暮
飛雪皓皓明寒沙
閉門楚調思游
子滿地吳雲籠萬家
榻虛徐孺懼未罄
舟去王猷情更賒
知君交誼興不淺
湖上春生來看花

謁岳武穆祠

路繞吳山清書餘
岳祠瞻拜爲長吁
千秋玉貌英靈在
十道金牌社稷孤
夷夏至今尊武穆
子孫誰復認

東洲集卷之六

奸諛忠魂尚前庭
前樹南向錢塘野水隅

謁釣臺嚴祠

不愛朱輪愛紫芝
客中誰道故人知
一生素業留苔石
萬古清風繫釣絲
山斗拜瞻勤過客
歲時樽俎尚芳祠
雲臺豈謂高千尺
已入平蕪白露滋

月夜再過釣臺

寂寂荒臺人已去
故山千載有餘青
少微自愛桐江月
太史虛占帝座星
孤棹愧心頻道路
中宵欹枕想儀形
相逢盡是兼程客
誰采蘋花吊獨醒

別閩泉川入覲

十年漢署青霄侶
千里吳天白雪詞
同調瑤琴聊此會
更逢龍劍是何期
涼生疎雨離亭草
歌促商絃把袂危
擬共華封祝堯壽
還憑尺素慰吾私

壽鄔都閻母

瑤池王母下僊留
金液筵開樂事饒
饒細數階蓂堯甲
子喜言玉樹滋蟠
桃吳山曙色春初
動瀛海寒光雪未
消薇省栢臺紛祝
頌失顏從此未應
凋

大佛寺次泉川子韻

野寺尋春梅發時
盤飧隨意偶同齋
澄湖影蕩天花閣
融雪泉通寶月池
樹裏亂峯開宿靄
鳥邊雙嶺帶

東洲集卷之六

四

殘晝明朝未倦登
臨興笑倚孤山再舉危

保叔寺次泉川子韻

愛踏春晴酒滿觴
危攀柳絮速公房
湖山高下還天
地碑碣摩挲已漢
唐臺迥水連孤嶼
小閣虛風曳野雲
長何當倚醉携仙
侶共入松陰十里
香

飛來峯

靈隱寺連山下洞
幻傳天空背飛來
崖懸乳溜龍宮濕
樹響圓音鳥道迴
隨履懶雲寒不起
舉頭虛石倒疑摧
興來不覺狂歌劇
醉折松枝扣玉鐃

興遊天空諸山登舟夜歸

松路陰連天竺幽酒酣猶未倦清遊瑤臺寶閣諸天
寂翠壁丹崖十里秋襟滿野涼隨竹坐簾橫塔影爲
僧留歸來更扣西湖楫鼓角城高月在樓

集慶寺觀理宗像寺已燬獨餘後寢

百代乾坤荒趙業一隅襟帶尚錢塘空傳正學瞻山
斗未有真儒共廟廊春醉玉桃當日像烟橫苔砌燼
餘堂湖邊芳草王孫去賸有僧家歲臘長

同汪青湖泛舟西湖登孤山望南北二高峯

閨苑藜燈憶往年相逢聊醉碧湖天雙峯雲氣連孤
島十里荷香送酒船林隱已荒歸鶴徑山僧誰問野

東洲集卷之六

五

狐禪別來覺女踈狂甚贈我囊中海岳篇

九月調辰沅舟次南昌訪舒耕宅見其二子

松月槐雲玉署高憶君談劍氣偏豪華欲薄命虛龍
首謝子清姿見鳳毛木榻拂塵猶卷帙竹門無客祗
蓬蒿傷心晚發春江棹醉倚西山首重搔

藩臬燕予滕王閣

蠹蠹憑虛百尺臺碧樓朱檻倚江開長天秋水今猶
昔芳草王孫去不來龍抱西山還紫氣鯨翻滄海已
黃埃停盃極目生愁思心醉何煩急管催

過桃源洞次何大復韻洞有門門外橋跨兩崖

仙扉雙掩石嵯峨沙徑逶迤有客過虎穴靈雲深玉
樹鵲橋懸影瀉銀河絕憐白晝生雷雨不厭青天捫
薜蘿當日隱淪何處所幾回皓首歎蹉跎

楚中寅友會張內史園

愛爾梁園池館勝乘閒携榼傍鷗羣千山晚送桃川
雨四壁涼生芷水雲旋掃松苔深處坐新翻宮曲醉
中聞臨岐未盡登臨興笑酌清泉贈使君

過楊開山園亭二首開山前任翰吉

子雲亭榭足幽事清晝高眠亦地僊看世却忘雙眼
白閉門惟草百年玄半也天影虛仍碧滿座花陰淨

更別集卷之六

六

且娟閨苑我來尋舊侶酒闌聊贈紫芝篇

小鑿方塘碧樹圍客來呼酒掩山扉牕中野色浮堪
掬石上閒雲濕不飛檻曲樽帶隨竹徙日斜鸛鶴帶
雛歸憐子性僻翻惆悵欲借山人薜荔衣

楊開山來月亭觀鶴

風格仙禽迥異常每穿花徑隔山塘一棂天外和雲
落瘦影攔邇共竹長已訝離羣來碧海可能騎我向
維揚徘徊欲坐三更月試看平分玉兔光

甲午九月日監試返沅咸寧道中懷南溪省庵

重九馳驅萬石陂雨餘苔滑步遲遲異鄉節候仍懷

書此日尊疊欲共誰碧嶂簇興空滿郭黃花故國老
東籬獨步獨詠翻惆悵漠漠江城况暮臘

山塘道中

古邨雨歇浮夕陰客子寂寥時獨吟烏啼高不黃葉
下雲漲萬壑青山沉衝風把釣五溪叟隔松搗練誰
家碣間關萬里豈能事吾欲東歸烟霧深

再至省同陳棟塘遊西巖寺坐萬松中

楚宮瑤閣楚城隈爲愛新晴結駟來簫管晝遲雲度
曲松杉秋冷露含蓋紫苔醉藉眠仍穩碧澗幽尋坐
不回時菊已憐芳節近可能攜手更登臺

東洲集卷之六

同葉省庵登黃鶴山堂二首

僊人磯上接春臺帝子城西百尺臺日亂鶯花喧市
井天開江漢影蓬萊蒼蒼暮色含連浦荏苒年華散
野梅已凝馨君良夜飲短簫橫笛莫頻催

用前韻大書堂後山臺

尋幽不惜共深盃興遠披襟更上臺遂有煙霞隨世
界始知瀛海到蓬萊洲連處士晴沙草樓落僊人玉
笛梅但使青春容客醉不妨華髮與年催

鵲磯晚眺

雲中萬木擁山磯縹緲仙臺鶴不歸東倚楚宮金碧

迥西連漢水草煙迷樓傳崔顥留高調洲仙繻衡稱
落暉欲去支頤對寥廓幾回白首獨依依

陳九巖公署園亭

池亭虛敞媚春姿却訝追尋較太遲覆坐花陰移榻
處隔牆山色捲簾時樹中片曲泉似遠席下魚行人
不知已有陳蕃能愛客可無清詠共佳期

乙未遷南太僕和州道中憩香泉寺

風槐露草青山道愛見溫泉野寺旁已訝縷分丹井
穴更疑珠噴火龍堂光搖雙樹涵幽意花漾諸天借
異香我有煩襟欲憑洗南冷還憶海天長

東洲集卷之六

同蘇舜澤侍御遊醉翁亭三首

秋暮登臨願不違更聯驄馬扣僧扉松陰巖壑含風
淨竹影亭臺帶日微蘇刻蝕苔詞尚古歐情托酒醉
應非釀泉似解當年意鳴咽寒聲遶石磯

淮南野老崔亭伯東郡高情蘇子瞻竹院九秋聊此

會菊筵三美愧相兼林端聽鳥時移席窓裏看山數

捲簾興入煙霞元有癖盃深醺醖莫辭沾

雲構樓臺俯碧渠素秋聊駐使君車清才麗藻仍憐

女老影欹斜亦醉予灝氣生涼遙度海亂山浮翠果

環滁野梅軒下披襟暮千古風流此不虛

滁州公署悠然亭次杭東卿韻

為度微霜吹暮風高歌彈缺倚晴空閒亭楊柳悲時
落淺水芙蓉猶自紅江夏稱衡狂不減滁陽歐老興
能同極知來歲春仍在爛醉何妨白髮翁

偕胡支湖憩悠然亭用前韻二首

連日繁桃煖更風筵開虛柳碧煙空不堪老鬢成雙
白還對春花此亂紅步履擷芳隨意是披襟話舊故
人同濁醪共道禁愁得深酌寧辭亦醉翁

小苑亭虛靜亦風隔牆山色迥盤空已憐池草春生
碧莫遣庭花晚墮紅雨賞豈遲鄉曲共招携時許比

吳淵集卷之六

鄰同韶華由山鶯來去謾憶童時亦老翁

十月集孫豐山宅雨中對菊三首

江村已謝重陽節城市還逢十月花甘飲不勞凌谷
水幽尋疑是過陶家莫嫌風雨催寒事正惜清奇殿
物幸擬醉疎離憑地主况同吾土豈天涯

當年陶令惜秋芳更愛荊州刺史狂青女豈容欺歲
暮綠尊還許醉花旁盈盈叢倚含風檻苒苒香隨過
雨堂明歲佳期更誰共好憑高詠引孟長

是日庭菊數種種皆佳獨名粉西施者
尤為高品以霜雨轉覺清絕主人盆置中
堂坐客其下酒酣賦歌嘆賞再再為特賦
一首以答花神

高人庭滿傲霜枝一種西施訝更奇素態輕盈香鼻
鼻粉容羞澁染垂雨欄翻愛殘粧洗屏燭猶疑舞
影移黃向淒風怨遲暮杏桃零落已多時

用前韻答張四峯三首

霜郊已歇王孫草風樹還留處士花下榻陳蕃能愛
客衝沈杜雨欲忘家舊時朋好逢今雨閒裏尊疊暫
歲華明日滄浪添曉漲漁歌還聽白雲涯

看花未倦菊猶芳沾濕能來老更狂已愛近移華燭
下不妨亂挿接離旁寒生城角頻呼酒暗落星河未
下堂莫問荒涼十年事聽琴談劍意何長

吳淵集卷六

帶雨離離濕粉枝停雲靄靄助清奇雲疑入夢心仍
結雨似悲秋淚欲垂華屋管絃慚勝賞山家籬落許
新移行人莫漫誇紅紫抱素偏禁歲暮時

滁州秋夜懷顧東橋

獨夜池亭酒半醒坐隅涼月萬峯分蛩吟階草偏隨
客鴈落天風正憶君雪棹恨無溪上與陽春時誦郢
中文鳳凰臺閣饒詞賦好趁梅花驛使聞

滁州至日即事有懷

小至滁陽寒較輕疎林鳥鵲曉喧晴霜塘漸涸歲云
暮梅閣含紅春自生白首瞻雲天北極碧山入夢海

東瀛漫傳刺繡添長線長一翻嫌繁客情

丙申醉翁亭別馬西玄

十年岐路頻勞夢萬里逢君復此亭潦倒已慳崔顥
興風流還聽馬融經鐫前石轉寒流碧樹裏橋通疊
嶂青莫道鳴珂幸悵望好從深酌慰飄零

醉翁亭饒郭雨山

秦淮詞賦中台客漢闕風雲北極遊惜別歐亭聊地
主始知郭奉有僊舟花朝春色迎江浦梅驛高情憶
隴頭且共青山成一醉明朝無計爲君留

慶賀北上升次淮陰會汪東麓太守伯昭席

上次韻留別

憶昨追隨王署年共揮彤管五雲天驅車衡岳慚予
拙拄杖匡廬覺汝賢千里張華神劍合一尊袁紹故
人憐相看未盡相違話分手河橋轉悵然

臨清會闕泉川館兄

燕臺越嶠憶同遊把酒題詩意氣稠短髮慚予仍道
路高情憐子已滄洲烹葵煑黍寒暄約小苑閒亭草
樹秋此別天涯又南北萬山煙雨總離愁

臨清會張歷田兵憲

汗漫槎遊興亦仙天涯况復得張騫上游授鉞長城

重綏帶談兵對客賢花裏開尊深別苑燈前看劍佩
頻年明朔又是相思地望斷清源草樹煙

蒲亭翁藤棚夏酌

學士堂前巧構棚橫盤屈曲老龍藤滿庭空翠無冬
夏六月清寒灑雪冰曉籟引風聲細碎光搖月影
層層幽吟不盡徘徊意倚醉高攀興尚能

長安別曹漫山館兄

予歌楚夢客長沙子載文旌亦海涯萬里更逢燕市
酒十年曾共上林花疎才崔蔡元無數高價曹劉本
大家細酌長吟聊此夕斷腸回首是歸槎

長安中秋同袁孔夷潘子陽夜酌

十年不見長安月此夜重看較倍明豈謂仙娥憐舊
客故披清影照離情高城鼓角賓筵話別苑笙歌丁
夜聲宦况鄉心無住着酒闌欹枕短長更

南歸雨宿天津

澤國清秋冷渚蘋疎燈獨夜宿長津蕭條枕簟孤城
雨寂寞音書萬里身雲路遲回虛歲月客程滋味抵
風塵碧山遙憶淮南桂鼓角聲沉倍慘神

丙申入賀南歸舟次彭城是夕夢舊山裴

伯修過予敘舊如平生且曰不肖無德貴

邑聞民尚念予公知之乎俄驚寤爲追悼
達旦既歸修邑志傳入循吏中詩以紀之
黃門死別十餘載客路分明夢見君話舊還能露心
腹相逢似解敘慙勤飛鳬花縣餘遺愛鳴鳳 楓宸
擬策勲愧我同年官太史可無直筆紀清芬

歸省宿白蒲法寶寺次壁間韻

征途聊就招提榻暮色冥濛雙樹林殿古天香凝宿
藹臺虛海氣曳長陰趨簷麋鹿聞經慣抱月藤蘿護
佛深咫尺故廬心轉劇挑燈欹枕照孤吟

壽孫姨母

孫登長嘯蘇門迥仙母棲遲瀛海年鳳馭曲停寒桂
月鮫宮春改見桑田鉢水瀟灑芳塵外玉樹扶疎皓
髮前我亦歲星逢甲子獻桃騎鶴到華筵

已亥服闋同李竹梅王綱齋遊美海涯園

薔薇紅爛柳條斜亭子陰陰梅杏遮蔭翽晚開栽竹
徑堯夫春度看花車曲欄橋下魚行水淺蒲灘頭鳥
護沙細酌清吟頌永日故園朋舊豈天涯

賞美園芍藥值小雨

紅藥清詞憶謝郎北園花更媚君堂帶圍元自誇淮
海王綰無勞數洛陽歌入錦心翻艷曲雨隨雲意濕

僊裳投壺舉白交歡罄謾追朱欄醉百觴

雨晴園行

江頭薄暮時雨歇野老怡情獨杖藜轉愛穿花衣染
濕不辭臨沼屐侵泥當牕落日雙梧上隔檻鳴鳩萬
竹西更喜村村農事足便邀鄰叟醉東畦

亡友王生仲明初欲請吾女妻其子未果約

而仲明卒或勸予負約予不可竟以女歸
之無何女亦蚤卒夜來夢見生賦此紀感
不見先生三十年丰神夢裏尚飄然雄談雅韻曾傾
坐偉貌脩髯不異仙兒女心盟吾肯負死生長恨總
無緣覺來細數平生誼鼓角聲殘涕淚漣

崔東洲集卷之六

崔東洲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八十首

庚子遷祭酒次王前峯午日齋

齋臨壁水開東序坐接僊寮切上合

候兼慶倚玉愧趨陪琴書綠意添

院槐擬相明裡供 聖主 九重心實在蒿萊

賜藕

藕鮮傳出大明宮 天賜嘗新到薄躬

皎潔刀分玉片愛玲瓏幾迴寒漱

東洲集卷之七

華岳風已覺相如蘇渴肺祇應萬壽

賜筭

九重星使下橋門春筭頒傳荷 聖恩

虎拜壁泉盟手捧龍孫青舍閨苑

雨露痕龍薦不堪懷孟母轉成悵

賜鮓魚

炙月鮓魚貢玉京鳳肴麟脯豈珍烹

使盤下雲霄賜月卿菟腹喜露仙饌

鄉情小臣飽德何稱報願效華封祀

賜杞杞

珍果瓊漿玉帝餐近臣露賜 聖恩繁

瑚幹顯照金傾琥珀盤朱夏遠傳林

雪霜寒幾迴咀嚼輕凡品盧橘葡萄

賜楊梅

珍果傳宣玉禁頒翠籠藤綬下賢關

露紫艷靈通終雪丹始信江淹誇繡

廬山憐渠賸有青梅節自合調和

李選部中麓草堂

萬流迴處孤峯畔三麓中間一故宮

翠雞華住日海拋紅蓬萊影對滄溟

東洲集卷之七

牖通地主愛司今李白百篇斗酒氣

送胡別駕子敬還北固子敬嘗司訓

南雍助教

清朝人物胡安定憶昔同紉楚澤蘭

豆更看披腹露琅玕石頭春雨南淮

固寒此日東南民力竭好銷兵甲報

次王前峯九日感邊警韻

九日冥冥萬井煙一盃遙對寂寥天

外榆塞愁深白髮前撫景有情隨鴈

龍泉異鄉同調悲秋客幾度磨歌思

文廟釋菜

巍巍清廟神謨肅楚楚師儒別薦隆環壁四浮星錯
落絳燈雙引日瞳眬奉常免饌供珍品藝館鴻生萃
芑豐真能從容東序曉宛然人在太和中

至日奉陪 郊祀

行行燈火星辰上閃閃冠裳煙霧中縹緲鈞天諸樂
奏綢繡蓬島萬靈通陽迴霞管開周典封秘金符陋
漢功奔走三公仍禮數 聖心耿耿尚蒼穹

辛丑元日候朝

神凝翠幄 龍顏迥仗設金門虎衛雄 萬歲天開
東洲集卷之七 三

元旦會千官春擁 大明宮嶺頭雲布含霜曉殿角
風鴉散日紅宵肝莫教勤 聖主調和元氣在諸公

張適耕 館生張梓翁

太平時節滴排翁碧水丹山數畝宮種藥同霜桑柘
雨讀書臺引稻梁風一犁春事啼鶯外半榻餘閒夢
蝶中未道老農無遠寄庭栽玉樹正青葱

別陸儼山官詹

清時何事賦閒居祖帳東門又別疏千仞獨看翔鳳
鳥三江元自有鱸魚碧山學士巖仍在玄圃儼寮席
曹虛 聖主定應勞夢卜早占霄漢下徵書

別張石川次留別韻石川素好遊南鄉興頗
浩然

得請南歸匹馬飛百年芳草願無違雲間翰墨開詩
社海上煙波竟釣磯已有青山迎舊主不妨黑髮罷
朝衣知君汗漫情何限五岳圖成鴈莫稀海隅名

辛丑又早同前峯齋宿北雅唱和四首

壁水晴煙覆檻濃松墀月色入簾空楚雲不作陽臺
雨朔氣常飄瀚海風西北關河猶報警東南財賦未
輸公為霖元老今臺省物色無勞版築中

日圓槐影午陰濃坐憶艱虞萬國空鳴征婦
東洲集卷之七 四

兩海禽先報魯門風天慶祀老真多事星駕桑田幾
奉公病渴喜逢王子敬對君如坐王壺中

乍喜淇溟陰意濃俄驚皎皎復晴空經年不送蛟龍
雨萬里長吹鶴鶴風宵肝隱憂勞 聖主東南分奠
走羣公憑誰挽取銀河水一洗焦枯烈日中

竹庭晴對綠陰濃楚麥遙憐吠畝空豈有雷聲時送
雨每占箕宿夜還風齋心叨共春坊客紀異應勞太
史公尚倚明禋勤 聖主甘霖端在感乎中

辛丑遷南禮部次陽峯宗伯至日有懷韻

日長南景逢佳節憶昔曾陪郊祀壇黼座風雲瞻氣

象琳宮星斗落高寒陽回玄朔蓬壺近樂奏黃鍾玉
漏殘奉竊兩都池聖澤空慚三禮賦微官

徐氏東園仲冬燕集次周約庵韻二首

江南佳麗東園最勝日筵開賞更新繞屋碧林巢野
鶴隔牕翠島對幽人未醒梅意含珠藥半凍泉痕皺
玉鱗霜醉徘徊華燭夜揮毫未數兔園春

入門環翠栢屏香穿徑疎陰蘿帶長錦石玲瓏當几
榻雕欄宛轉抱池塘丹霞晚映松嶺色白雪晴開竹
塢光此日勝遊饒樂事儘憑歌管送清觴

王寅西園宴集二首次顧東橋韻

東園集卷之三

五

西園虛敞饒幽事携榼尋芳更此遊鹿苑陰連金粟
靜鳳臺寒抱玉泉流三山雲霧杯前落萬井人煙檻
外收不惜勸酬情爛熳已喧歸炬更淹留

迢迢曲磴朱欄護處處幽亭玉樹遮巧石雨餘苔點
綴方塘煙外竹欹斜南州高士能分榻北海芳尊共
坐花醉後不知添逸興欲凌牛斗問仙槎

公署三友軒次崔后渠韻

梅竹參差翠栢連宛如三友對幽軒交陰小院防遮
月倒影方塘喜護天碧映簡編清燕坐涼生枕簟靜
高眠嬌桃艷李飄零盡節抱風霜老更堅

晚登朝天宮東麓亭

氣色皇都春滿樓亭分小景亦清幽已聞曲徑迴旋
入更踏虛崖縹緲浮地僻祇容孤月影竹深斜占半
林秋隔溪隱隱聞笙磬別有仙蹤不易求

再登朝天宮東樓

樓倚東林紫翠間冥冥長抱五雲閑危欄俯見城中
市虛牖遙含島外山萬竹搖光珠露滴雙崖流彩玉
芝斑登臨俗想真堪洗未厭頻頻蚤叩關

十廟次張甫川韻

我幾嚴閣倚雲間百聖遺容尚可攀松檜十宮仍紫
太州集卷之三

六

氣君臣異代一青山煙籠葆羽龍幢寂香裊金爐鳳
馭還自是明王崇典禮歲時馨祀儼朝班

鳳凰臺

今人還上昔人臺千載悠悠鳳不來歌舞王孫餘碧
草風雲異代祇黃埃南泠江抱金城麗北固天空銀
漢開幾度徘徊欲詞賦清新終愧謫僊才

余自乙卯試藝南都凡三主于承恩僧舍辛

丑南遷舊僧已圓寂矣賦此志感

古剎重來覓舊蹤寒煙猶曳幾長松虛齋已寂當年
主老衲惟餘少日童聽法有緣曾結社留題無憾後

鳴鐘出門惆悵天街暮西日蒼蒼點數峯

壬寅人日雪

一冬無雪暄晴日人日飛飛滿帝都萬里湖山籠玉
宇九重樓閣映冰壺蒼精未獻新春節白瑞先爲樂
歲鋪燕坐小軒成獨賞梅花點點送清貼

壬寅省中元會次陽峯韻

鵷鷺班趨王鳳龍蛇旂擁翠華新五雲遙祝南山
壽層漢同瞻北極辰畫省爐烟分御氣鍾陵山色
總王春白頭符舊空時序補袞無才愧縉紳

歲首喜晴次陽峯韻

東洲集卷之七

七

占年獻瑞爲黎元正旦新晴萬井誼麗日彤樓先散
彩輕風佳樹半含暄衡曉律應陽和轉簫鼓遙開勝
事繁聖治萬年常錫慶媿無調燮蒼鴻恩

元夕雨雪飲宋南塘司空宅二首

雨雪燈宵共怨春勝遊誰解賞偏新陽臺疑逐雲軒
女姑射如迴鶴馭賓火樹搖光無藉月天街霑潤不
生塵懼迎寶馬何妨濕醉擁油幢莫厭頻

燈火元宵錦席張芳鄰佳賞屬新陽龍骨冉冉丹煙
落鰲影重重寶氣翔雲葉暗沉玉漏雪華狂舞倚
華觴祗緣宋玉多風韻醉客高歌借龍光

元夕雪後過燈市赴飲丘集齋宅二首

元夕多陰興味慵放晴今日翠烟重已憐輿路過燈
市更喜詩襟對雪峯九陌花隨金轡裏五樓城抱玉
芙蓉芳尊況有丘遲約痛飲須擠達曙鐘

燈火皇都艷此宵錦筵爛熳美人招栽花欄榭雲猶
濕睡鶴池塘雪半消移席醉仍穿竹塢敲冰狂欲泛
蘭橈何妨列炬歸來晚城闕天空下斗杓

元夕陳寧陽宅觀烟火

百巧虛懸彩架標鳳簫簫管燕良宵僊靈葆羽迴玄
圃樓閣珠簾影赤霄點點花飛星錯落雙雙鶴度雪

東洲集卷之七

八

飄飄共傳春色江南麗盡屬侯門樂事饒

午晴起觀庭竹

睡起開軒白晝遲行行庭院碧苔滋絕無俗事妨詩
興祇有清標對竹枝落日漸移寒影碎山禽交語翠
烟垂百年幾日能閒適此意凭欄許自知

三友軒題名

六出天葩下帝臺
歷歷玉龍迴更添清絕偏親
竹欲學春妍
點點本是新
粉留臘意却疑韶
景看
花開幽軒徙倚朱欄曉
一曲高歌愧郢才

過揚子江心繫山

中江獨立關雙門片夾翠峯此更尊日月倒懸浮寶
地龍蛇深固抱雲根光搖萬古巖留雪勢激千流軸
轉坤舟過幾迴翅望苦玉蚪翻處一珠衣

舟過楊子江觀音閣

危崖絕壁懸片閣戶牖玲瓏映水開龍象冥冥雲樹
擁龍鬣深溪空濤來山連兩岸圍金地花落諸天護
梵臺對此自堪紆旅抱倚蓬貪看故徘徊

王克齋勾曲山房

愛君卜築鄰幽境門外三峯對不移棘堵何煩圖魏
野欄川今更有王維萬松深處雲連屋獨鶴鳴時月

東洲集卷之二

在池一自龍蛇飛大澤故山迢遞夢佳期

夏松泉中丞平吳寇二首

折衝尊組一書生授鉞王庭萬里城巨艦有神飛水
騎窮沙無地走長鯨旗翻北斗風雲壯兵洗東吳海
岳清自是聖明紆廟畧坐看臣子奏功成

塵擾吳門妖氣橫遙麾長劍壯南征羽書捷擬三旬
獻豸老胸餘數萬兵江海不愁翻地軸宵寢蚤已動
天聲鯨鯢首授標京觀日月功高勒鼎銘

贈王汝康主政南行便道歸省崑山

飛花啼鳥滿江關彩鷁南遊圖畫間曾許層霄辭粉

晉通瞻片玉映崑山堂開書錦雙親健袍舞春風五
色斑豈謂尚書期不顧霜催白鴈使君還

送王貴軒考績兼歸省與浦司馬

秣陵清醖及芳菲畫舫澄江送客歸劍鼓蒼龍辭督
府堂開司馬拜嚴闈菜羹村畔宜春酒芍藥花前戲
彩衣奏績蚤頒朝北闕承家報國願無違

秋夕庭坐待蒔汀翁計

憶在門牆年頗多忍聞君已夢魚符玉堂仙去名元
重金匱文傳道不孤八座經綸占相業兩京衡鑑仰
師模可堪涕泗清秋夜涼月淒風滿竹梧

東洲集卷之七

西津趙駙馬曾孫子鳳別號

僊人曾弄鳳凰簫僊派仍懸烏鵲橋河漢瀉來通太
液蓬萊流出帶層霄晴涵官柳春容早碧染宮雲御
氣飄自是主家元一脉恩波長慶荷神堯

寄壽同年劉平岡兼期其晚子

紫薇僊是老人星歸國青山戶不荷賈誼愛君仍去
國劉歆似父定傳經每招鄰叟開新社一任漁郎笑
獨醒習靜自堪遲歲月丹砂無藉駐顏齡

別楊重南考績北上歸省

鄉里衣冠羨不羣朝天劍氣動星文過橋車暫迴司

馬華國才應識了雲菊月喜開雙壽燕 楓宸遙獻
兩曹勲江城白鴈催霜露忍聽驪歌送別君

挽史鶴霄時先君服初闋

愁予免服仍多病涕淚還餘哭史魚月旦有評人已
去煙霞無主社應虛鷄占春夢成長夜鶴吊秋風寂
故廬舊日稀招不返海天寥闊幾嗟歎

服將禪服呂涇野王克齋王郭二監察俱有

薦疏

輅人尚在樂樂日何事諸公有薦書已分土苦棲白
屋收則名姓上公車共推爲國求賢切自愧高名符

夏洲集卷之七

士

士虛薄劣豈能知己報願將忠赤一生擔

中秋無月

中秋兒女當屏坐待嫦娥玉鏡開未見清輝生海
嶠却教微雨送陽臺免光寂寞應藏窟桂影模糊不
映盃世事陰晴渾不定明宵圓魄好還來

秋夜園池小坐對雲山有懷二親

月色亭池此暫留文園病骨不禁秋閑塔黃葉生涼
思素壁吟蛩入暮愁風木斷魂雙別淚雲山對客幾
搔頭共誇金紫雙親慶陽養何由到故丘

重九燕集感邊事

海色蕭蕭鴈影孤池荷庭樹半凋枯尊開苔石憐青
錦菊對疎籬尚綠珠愁入寒雲鳴寶劍懶開塵匣老
陰符且須酌酹酬佳節呼取高陽舊酒徒

槐弟下第有作用其韻慰之

吾家季子黑貂裘歸興蕭條白露秋每愛瑤華能吐
鳳更看劍氣欲吞牛荆開庭樹春還在草夢池塘意
已投他日雲龍終有會不須惆悵仲宣樓

得呂涇野書報欲乞休

風雨金臺憶別時迢迢雲樹繫相思梅花無計傳消
息玉樹何緣慰渴饑錦字忽銜青鳥使滄江仍報白

東洲集卷之七

士

雲期海天搖落秋空暮悵望深慙故舊知

哭呂涇野

故人天上鶴書來爲報瓊枝昨已摧勝有文章藏石
室獨憐梁棟墮金臺晦翁命薄樊遺草文子家貧鬻
野萊萬里懷君懸隴月瑤琴寂寞爲誰開

得鄒東郭書

別君秋色滿離亭又見燕山春草青龍劍各飛勞夢
寐魚書欲寄隔滄溟詞垣舊好曾今雨太史何年奏
聚星報道平安慰饑渴始知劉向正傳經

別詹廣文署邑篆還揚同年詹燕峯姪

栽遍蕪城桃李花，還分春雨到天涯。傳聞青壁
席來檄道浮碧海，橋小阮才華如仲父。孔融門第本
通家，相逢又折河橋柳。風滿文旌別路除。

次郭文麓道長海門風夜阻舟韻

凍雲垂濕孤村暮，仙旆寒生郭泰舟。沙鷗迎風偏妬
客，江鼉鳴雨故牽愁。蕭條囑土無青野，涕淚餘民半
白頭。便欲浮槎問真宰，東南民瘼爲誰由。

哭馬西玄宗伯二首

北風吹海故人來，天上驚聞玉樹摧。青鬃早嬰司馬
病，蒼臺終奪賈生才。燕金臺上空留骨，隴水灘頭憶

夏州集卷之七

十三

寄梅賴有文章聲價重，輝光千古照泉埃。

初聞汝計疑如夢，更得其傳淚滿襟。遠道那懸徐墓
劍，傷情欲破伯牙琴。悲涼蓬梗三年別，寥落梅花萬
里心。細檢音書重拂拭，滿城風雨助愁吟。

贈裴子致政還浙

山成佐邑賦歸與，回首賢勞七載餘。竹徑更尋萊仲
約，桐江況近子陵居。愁生海月孤城別，春滿湖雲一
棹虛。客久異鄉成故舊，好音無惜寄雙魚。

園池獨坐琴罷觀魚

荷亭槐院晝陰陰，靜坐觀魚獨自吟。張隱只須無餌

釣，陶翁何用有絃琴。池圍曲檻藜床穩，酒送殘花竹

蓋深。却憶濠梁真勝事，碧山能負白雲心。

過劉岩潭教諭宅

桃李陰陰散淑宮，偶攀玉樹對清風。青藜經閣須劉
向，絳帳諸生暫馬融。門帶鯨波浮海嶠，手栽龍竹淨
簾櫳。日斜共醉春花爛，携榼還期蘭浦東。

過楊敬齋司訓宅

草玄亭外樹成陰，奇字頻來問子雲。未厭午牕驚短
夢，滿斟春酒共斜曛。桃花院落留鶯語，芹葉池塘睡
鶴群。細酌清吟情爛熳，劍光深夜動星文。

東洲集卷之七

十四

過伍山泉司訓宅

文星愛接伍喬光，共約東皇醉一觴。綠蔭曲穿樓鶴
樹，清流晴映養龍塘。風閒石上開朱瑟，春滿江南隔
畫牆。幾度高歌向寥廓，自憐幽興老還狂。

立春後約友賞雪

漠漠同雲萬里遮，喜看瑞雪瑞年華。巧穿簷箔添春
色，故點庭枝作早花。仲蔚閉門空漫興，子猷孤棹是
誰家。明朝約共山亭醉，莫惜青鞋踏軟沙。

聞北虜之警

塞北清秋徹，備疎單于忽破紫。儲胥冰霜未結，黃河

水車馬先傳白羽書漢幟九關懸日月胡笳一夜滿
郊墟浪傳驃騎懸金甲何事天驕警玉除

丙午北禮部奉安 太廟

三殿閣開入紫雲森森松檜繞葱青仗連虎衛千官
肅神護龍宮萬代靈組豆薦芳瞻玉几爐煙流彩散
彤庭禮成五夜喧歸騎仰見微垣帶列星

工曹中秋宴集次韻四首

小圃能容月色寒高情不厭物華闌白毫千丈光堪
吸碧玉重輪景愛看烏鵲繞林驚玉樹龍蛇眠海抱
冰蟾莫辭徙倚延幽興影落高梧未能歡

東洲集卷之七

五

中秋月樹動輕寒子夜酣歌燕未闌佳會此宵真勝
賞故人明歲幾同看誰家簫鼓芙蓉苑客舍尊疊首
猶盤況有豪吟對詞客不妨達曙罄清歡

池館蕭蕭竹樹寒月華鋪地漏聲闌弄晴偏向杯前
滿引醉渾忘客裏看桂影拂雲開玉宇蟾光生水漾
金盤去年今夕人何在別是天涯一度歡

鳳城秋意灑清寒月色亭臺坐夜闌對酒莫教珠箔
揜倚欄還共玉人看光連南極添璀璨白滿西山見
鬱盤却憶寒垣留戍者風簷霜笛幾人歡

季秋 陵祀

陵寢冥冥王氣通幽藏芳劍 七陵同松杉瑞雲
天外蘋藻明神王露中象衛 帝靈懸紫極龍盤
嶂抱玄宮禮臣趨亭瞻依切不盡悲涼落葉風

陵祀畢夜還昌平兼懷石潭紫巘二學士

禮成尊俎徹玄庭鵷鷺迴翔下紫冥五夜冠裳侵曉
露四郊燈火散繁星天瞻瀛海光微曙路繞蓬山色
漸青憶昔連鑣雙學士往來風景此曾經

送朱德承令海門時方改邑

華國才名擅漢陽暫勞朱邑令桐鄉封章遙捧丹書
下仙履冥飛碧海長築堵好思鴻鴈集奏功還看鳳

東洲集卷之七

其

鸞翔明年莫惜雙魚報新種桑榆幾尺強

予嘗與張蒿少兩行郎山悵別有懷

不見南溟十載餘天涯何惜寄雙魚江頭見柳春
斷枕上逢君夜夢虛曾共楚雲招鶴馭更衝黑雨度
熊車浪傳龍劍離能合尊酒何時一慰予

崔東洲集卷之七

東洲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維揚崔桐撰

哭倫白山

榜中獨爾年稱少今爾先為地下人生擬百年渾是
憂計傳萬里恐非真文章漢署論心日杯酒秦淮話
舊春海內弟兄零落盡不堪南望為霜巾

送張德威少參之關中

桐部清才張茂先符分徽省借時賢壯遊千里金城
迥路入三峯華嶽天莫遣棠陰虛國計好思萊色濟

民顛亦知奏最無多日底事徘徊惜別筵

送南元貞守保寧

雪霽河橋官柳青解携尊酒暫郵亭麟符入郡開鈴
閣鹿馭隨春度錦屏御山天險未容難蜀道民憂端
擬慰虞庭循良自是吾儒事萬里層霄看福星

昌平道中題玄福宮

碧磴瑤臺藥太清西山靈氣抱僊城窓涵風樹生秋
爽岩度霜鍾報曉晴金馬暫停聊借榻玉童無語對
吹笙明朝又入車塵路記取尋幽此度行

柳亭次徐少湖韻葉中令徵人故有柳亭以

從杭而懷舊索詩紀之

僊郎素業丹崖裏小築幽栖萬柳亭交翠煖烟含
草飛花晴雪點池萍陰連數畝推窓見響送雙鷗徙
坐聽自入西湖訪林隱幾迴夢繞故山靈

送錢景山之任南都銀臺

冰雪新融天路長畫船春水入僊鄉金函獻關趨
鵲彩筆登臺賦鳳凰江國烟花尋舊約天曹風節有
餘香 聖明開席思時俊早見層霄一鶚翔

懷毛廟處閣老

帝座早除風雲會相業曾懸日月高想擬圖
像留芳還見鳳池毛碧山石室藏餘草瀛海瓊漿醉
壽桃舊日門生今白首師模遙憶振時髦

送周石崖督學閩中

八閩清淑萃華英三楚儒宗重此行昔已晦翁傳道
脉更勞茂叔載文旌官墻風月堪吟弄桃李陽春自
發生會見成勳猷蒼蛟龍白日聽雷鳴

秋集鏡光閣

峻閣清秋入望紅曲欄閒倚俯平蕪青林白石心如
洗細菊輕鳬興不孤湖引鏡光浮漱灑聲傳鈴語落
空無徘徊待月東溪晚肯負涼颼下碧梧

送董澤陽奉母南還 編修份

天恩暫遣丹霄客奉母春歸白髮僊
滿路鶯花迎畫舫到家魚笋媚
瓊筵絲綸又代王言重錦繡爭傳
翰學賢為報北堂萱未老早題名
姓上凌烟

怡琮軒次劉春岡韻
植刑曹公署椿岡父
子皆官此曹故有作

曾聞嘉樹八千春靈種呵嚙似有神
直節不移龍幹古清陰還在鯉庭新
天留勝事傳今昔物遇名家接縉紳
恠底多情大司寇公餘吟詠未辭頻

壽石橋清封君 編修歲之翁

天姥山人老地仙曾栽桃李滿樵川
愛招白鶴尋支遁為戀丹霞學仲先
龍詒寵光雲壑重鳳雛清望玉堂懸
乾坤甲子迴初度月色新秋正壽筵

送王鶴泉之任南都 健齋宗伯之子

羨君王謝名家後白下風煙更勝遊
暫憚含香辭北闕獨憐過里近東甌
鯉庭舊業青箱在麟閣餘勲玉樹收
此去好來依日月夕陽花草莫淹留

壽唐漁石太宰 太夫人在養

斗山望重文章伯衡鑑天曹道不孤
世綵七旬開錦席清標六月映冰壺
每親舜袞聽鳴鳳還着萊衣學

并雜世國庭除喧賀客看君堪入列僊圖

丙午齋居即事似少司

南宮虛敞炎月幽齋居對景聊自休
院槐交翠日不到塔鶴一聲風欲秋
公餘雅興在青簡歲暮壯心忘白頭
湘簾烏几坐長晝倦來就榻疑虛舟

几山歸蜀次留別韻

錦水先生勲業新早看鳴轅上星辰
腰圍白玉冬卿重銜帶青宮晝接頻
拜鳳暫教辭聖主弄雛還喜慰慈親
相如多病仍詞賦好灑清箋寄舊鄰

哭徐甥霖

髫年失父恨零丁孀母艱辛撫女成
不墮家聲知令子占吾宅相得賢甥
南州徐孺應無忝太學何蕃尚擅名
客邸計傳腸欲斷海天回首若為情

予新居乃先師溫托翁故宅重陽雨中對菊有感

一畝草玄楊子宅卜居仍借老侯邑
已驚淒雨新時序况對閒庭舊種花
錦水烟波遙別夢玉堂人物擅名家
獨吟撫景生惆悵何意登臨烏帽斜

送守朴趙中丞歸姑孰卜居邦城

羨君展惠歸桑梓秋老千峯去路遙
拂拭曾種

柳經過司馬旗題橋連磯勝槩堪詞賦采石倦踪未
寂寥跨鶴早迴雲外馭聽簫還上月明船

贈謝子魯作博平同年契子

曲江曾共東山老並馬春風醉正翬龍劍已飛空斗
氣鳳雛能舞尚家聲金臺雪旆催行色王樹風姿屬
妙英佐政黃堂民杜寄好憶忠赤報明庭

丁未人日喜晴似禮曹同寅

堯實七葉逢人日瑞靄千門送曉晴煖試雪泉融輦
道望迷烟樹散僊城不須剪綵酬時令共擬揮毫頌
太平賴有春卿調寶曆年年嘉慶獻彤庭

東洲集卷之八

丁未廷試讀卷次韻

鳳城曙色開闔闔引時髦謁帝庭千載雲龍逢
景運三台水鑑共曹卿金吾列仗崇儒重王語臨
軒賜問清甲第豈緣溫飽計聖心霄肝在蒼生

次介翁讀卷晚宿禮曹用前韻

台垣晚出栖南省舊種槐陰尚滿庭宴接翬龍霑內
饌詩成金玉動文卿風傳殘漏烟花寂月轉開堦枕
簾情暫謝諠囂聊燕寢獨憐虛白靜中生

華蓋殿題名奉天殿傳制用前韻

賢豪論選開東閣劍履追陪入內庭光動丹書動

御染名題黃甲捧春卿僊班對列聽天語臚響三傳
下太清爾荷鴻恩何補報草茅白日羽翰生

直廬齋宿次介翁壁間韻

直廬介翁昔所請

山街沉景鳳城西樹鏤宮烟秋色齊已聽折聲傳虎
族共依齊閣欲鷄栖屏挂燭影近清話壁爛瑤光認
舊題白雲調高聊強和莫教佳會負招携

齋寢良宵雙闕西蓬萊路近五雲齊風含城角聞鷄
早月上庭梧照鳳栖帝寵玉堂傳勝事僊才台翰
愛留題明朝劍珮趨元會同舞爐烟雨袖携

壽閭舉人母母陝人右揚州

東洲集卷之八

為愛揚州玉蘼花吹簫倚畔駐仙槎風前芳桂飄丹
萼庭下幽蘭茁紫芽水拂五銖凌壑氣遙開八奏醉
流霞海天指點桑田處始信麻姑歲月賒

仲夏別介弟格之任江西

池塘春草夢芊芊又折葵花贈惠連喜沐恩光栖
省幕肯教清白負家傳德星堂在天涯隔崔嵬四夜
雨床虛別思懸莫戀西山南浦勝鴈飛還到五雲邊

清湖別墅

別墅湖邊卜築成景幽不數鏡湖清光搖碧嶂龍蛇
動影側青天日月行迹跡已疑案宇隔樂親更覺世

綠輦何年坐我松崖下試聽寒泉落石聲

戊申歸隱登新邑南樓

南樓登眺賀新成颯颯天風吹晝晴桑柘人家連沃
野蓬萊僊馭引滄瀛炎蒸不到朱欄靜雲霧常栖繡
拱輕此興老夫仍不淺嘯歌還待月華明

得徐少湖書

高情正憶南州士霄漢俄聞錦字投叙舊分明見汝
面論心披豁重予愁天涯人遠虛懸榻雪夜溪間穩
繫舟林卧獨憐成潦倒太平勲業望全收

少川曹宇誕辰

東洲集卷之六

高步丹霄兩鬢青專城名染御前屏中州嶽降逢
炎月南紀遙開仰壽星瀛海冰桃紅映酒虛堂瑤草
綠生庭問閭歌吹喧童叟拍手狼峯瑞靄零

戊申久雨中秋無月十六夜小霽間見雲際

仍張鑑命酒步檐賞之

月過三五還堪賞雲隙時時出素河未覺清輝今夕
減恨靈圓魄半秋多關山聞笛誰愁思鑑火開尊且
嘯歌數倚曲欄勞悵望不禁涼意滿松蘿

九日劉尹沈倅邀登南樓

重陽陶令仍幽興携客登樓景更妍木落高天開海

嶽簷虛曠野俯雲烟未嫌鴈候催蓬嶺日對鷗群醉
菊遙笑插茱萸瀕滿帽管絃百里况豐年

重陽後五日集伍山泉宅菊未開

菊花已過重陽節步屐東鄰尚未開爲愛風霜甘晚
節肯隨桃李媚春腮紫繁繁蓋含珠細娟娟斜枝倚
竹栽秋杪金錢應爛熳可能携榼許重來

重陽後十日凌劍山送菊

菊猶綠蓋已重陽虛負山翁對衆觴佳種故人題尺
素小盆分我借餘芳孟嘉風帽還堪插陶令秋襟未
減狂便護煖外勤愛惜肯教霜露送淒涼

東洲集卷之六

集陳石山司訓宅

遙東文旌到海濱論心傾蓋對吾真已憐雅尚凌時
輩更覺師模近古人下榻留賓馴鶴雀過庭有子見
麒麟芹羹鱸饌供杯酒扶醉歸來月色新

哭姜海涯姜嘗守郴州佐九江

耆英忽作芙蓉主重我傷悲涕淚雙白首論交最知
已青燈卽角舊同窓名垂桂籍先多士官有棠陰擅
兩邦杯酒園亭遊譚處懷君情緒若爲降

崔東洲集卷之八

崔東洲集卷之九

五言絕句詩二十首

維揚崔桐撰

遊武當四首

七十二僊城琉璃千萬宮
隨青鳥去半月紫霞中
遙瞻金碧壇龍從雲霧裏
入林想家巔峻閣忽松底
嘉木擁虛壑綠蘿繞瑤臺
食者坐不移煩襟洞然開
冥登天柱峯恍如生羽翮
俯見漢江流影影一絲白

遊雲夢夕憩公署後園二首

蘭舟入雲夢霄壤豁如剖
身在元氣中何啻吞八九

東洲集卷之九

舍舟憩芳林白雲隔溪度
逍遙誦南華手浣薔薇露

中秋前夕集王玉山宅二首

秋半楚山素月洒幽庭
彩輝杯坐不辭祗恐清陰改
秋姿滿庭綠城靄蔭尚闊
醉月步廣階衣上寒光落

中秋夕小雨集袁靜菴宅一首

楚月如厭客忽掄城東雨
聊醉袁紹杯共作秋花主
白露捐蕙芳微陰淨菌屋
取醉終遙夕瞻餘愛新浴

別王生二首

我愛王子喬攀鴻碧海遊
橫吹白玉笙流響滿滄洲
長風吹海雲暮結江南樹
欲覓孝廉船天空不知處

別胡瓶山中丞四首

曾締牛年約續紛翰墨萃聯鑣
天上陌飛入杏花雲
共子鄂渚濱相携采蘭芷
一笑澹無言石上秋雲起
冥登黃鶴樓直探神僊窟
頻窺銀漢流天風落明月
握手再相見燕酣共暮春
寒溫話不盡又作別離人

幽興四首

三月醉春風猶嫌春日短
鶯花儘意吹滿散無人管
六月不知暑深入修篁徑
臥聽落泉聲天風吹短髮
杖藜步秋溪衣染露華濕
野見白雲俱似鶴似人立
嚴月海天寂寒雲垂楚低
何以淨襟抱雪峰叢竹西

東洲集卷之九

七言絕句詩四十六首

蜀客索詩無簡余方池館兄

蜀道風烟促使車
贈君惟有一雙魚
故人問我爲官在
門拵梅花只讀書

太和山萬松亭

攀崖躡磴入僊門
仰見瑤宮紫靄屯
更上虛壇最高處
轉驚樓閣萬松根

襄陽午行

三峴山家雨半犁
牧兒吹笛尚銅鞮
小桃風軟過柴店
午爨烟中飛竹鷄

均州曉行

長風吹曉客寒生月細星稀帝子城
漢水流煙半明滅馬前深草竹颼聲

鄖陽春行有感

憶昔清秋踏雨沙重來短劍觸飛花
黃雲碧草皆愁思何處僊人白鹿車

鄖山晚行賦所見

野人麋鹿自同群閉戶山虛長白雲
萊婦漁翁歸路別竹西啼鳥落殘暉

予每愛普門寺舍西竹未造其所今夕角巾

東洲集卷之九

三

步去興覺瀟然

山青沙白寺門連松桂春深萬壑前
月色半陰苔石路呼僧看竹過西禪

江陵龍山

悠悠江漢接人還三國爭雄虎豹關
何意狂夫能落帽至今人只說龍山

章華臺

沙市黃鸝啼暮春落花殘雨淨輕塵
傍人指點章臺路煙草微茫認不真

監利淮纓臺

監利千山風雨多濯纓臺下漲寒波
停舟細問靈均處更有清流是汨羅

石首繡林山昭烈娶孫夫人所

孤石盤江江水深英雄殘甲鐵猶沉
當年天地經兵氣安得春風入繡林

寄壽儲太夫人

瑤池西母黃花燕繡雲霄游子歸
愧我不能鷄黍約峴山回首紫霞飛

祁陽道中遊烏符觀四絕

樓臺百尺與雲平樓外山圍碧玉城
偶借石床成小憩隔巖風樹萬龍聲

東洲集卷之九

四

憩隔巖風樹萬龍聲

讀洞賓訪蔣曄詩

僊詞讀罷思悠悠衡水風烟眼底浮
安得更聞吹鐵笛一聲雲外萬山秋

和洞賓韻

乾坤闔闢此江山吞吐葫蘆一粒丹
腰下青蛇人不識靈光長犯斗牛寒

自笑川前韻

長年作客慣尋山又見酣霜萬木丹
謝客尚留雙屐健且招衡月弄清寒

余草池之留都二首

峴山曾接草池僊花老春風已二年此會肯騎磯上
鶴共君吹簫弄湘烟

雪壓寒雲共別觴鶴樓東望鳳臺長石城此去千峰
月照見詩家錦繡腸

張札舉人入試

雲滿千山銀漢斜張騫萬里泛僊槎定知牛女傳消
息飛馬春風三月花

趙維舉人入試

清獻於今不乏賢江樓別酒萬山前爲君借取僊人

東湖集卷之九

五

笛鶴背橫吹看上天

嘲松子於四物爲五友而嘲之者以日夕柳之故與之語耳

獨立高寒節不孤風雷時作老龍呼無端也道淨名

好留與人稱松大夫

嘲竹

瀟灑泉溪百畝秋只堪清玩伴王猷鳳簫莫漫隨籬
女吹斷春心總是愁

嘲梅

不逐時芳漫競春歲寒雪月自相親祇緣誤識孤山
老曾傍西湖看醉人

嘲菊

一秋寥落看花杯滿眼芳菲菊又開疑是遊人怨春
去金盞特地買回來

題小景

結箇茅庵倚玉峯翠梧疎木鐸芙蓉何人踏破蘂蕪
徑疑是君王問閭龍

張石川小畫次文衡山韻

濃陰灘畔木蘭橈幽坐漁翁爲避囂一曲白雲心共
遠萬峯回首浸春潮

夏涼思親

夏涼思親

六

夏日風生竹樹幽披襟閒對一林秋江南江北無多
路誰寄清涼到白頭

南都思親寄林弟

家近揚州多故人相逢便問白頭親從教傳得平安
信不及趨庭見面真

南省槐

濃綠庭槐省署深黃金花滿散清陰試聽涼月沉沉
夜定有風飄絲竹音

松臯閣老扇景三首

懸崖絕壑綠陰多更有幽禽聲碎雜晶品晚潮生遠

浦滿船秋色送漁歌

石瘦泉枯百卉藏老梅留得一枝香清風萬壑憑誰管盡付詩人入錦囊

雨歇秋風送晚涼小舟橫處碧溪長何當携取如灑酒同入菰蒲醉一觴

劉春岡草堂圖

劉向勲名重帝都草堂遙寄碧山隅桃花柳絮誰爲主三月春光看盡圖

葉省庵歸廣陵

楚城二月鶯花亂送客江頭愁暮陰此去吹簫橋上

東洲集卷之九

七

月想應照見使君心

楊副郎迺翁所作紅梅圖

文昇

孤山老僊已飛去留得僊花此尚傳萬顆驪珠春錯落清香不斷到曾玄

西湖五首

湖冷山光岸帶沙石扉茅屋坐人家短牆不解遮春色露出早梅開白花

碧湖堤外帶方塘傍水人家蔭綠楊門掩藤蘿春寂寂滿園飛蝶采花黃

春朝過雨送輕寒半落桃花桑葉圓多少樓臺山色

裏畫船移傍六橋看

四山花鳥弄新晴煙處湖光半曉城醉領春風歸去晚松聲一路送遊人

雪壓澄湖千萬峯玻璃倒插玉芙蓉野梅亭下呼雙鶴轉恐春深改舊容

吳子歸姑蘇

季子風流歸興新萬山啼鳥落花春洞庭水石青林裏應有繁陰待主人

張生歸雲川省母

長安遊子罷斑衣九乳山虛雲自飛買得扁舟五湖

東洲集卷之九

八

去青天笑指白雲歸

正月風雪園坐即事

風雪蕭蕭入早春梅花零落轉精神杏桃自道禁寒得偷眼還窺醉飽人

春暮

海上雲生烟雨斜碧桃片片點庭沙黃鸝不解愁霑濕又聽笙歌過別家

別碧潭子

六月天風海氣寒碧霄萬里看鵬搏何年驄馬揚州陌訪舊還能到考槃

虞醫南歸

楚月淮雲渺去槎上池深處是倦家歸來丹鼎添新
火坐嘯春風落杏花

崔東洲集卷之九

東洲集卷之九

九

崔東洲集卷之十

詞三十一首

維揚崔桐撰

沁園春餞別入 觀同年次韻

四海相逢寒溫重叙三十年前錦席高張侯門深處
玉卮送煖寶篆凝煙喜芳辰撫景開情群英酬勸此
樂誰誇李郭僊況太平時節乘閒取醉賓主俱賢
酒籌休問留連看昨夜蟾光已半圓念中外萍踪歡
娛未幾 朝天宴罷官轍將旋且須笑語徘徊痛飲
一息春宵真可憐爲高歌嚶嚶鳴鳥求友詩篇

東洲集卷之十

洞天春送蘆泚西司成南行

輦路新銷殘雪嫩綠小紅時節陌柳纖條未堪折又
見高軒別 玉署初盟暫歇望望青霄轍壁水風高
石城天渺離情綰結

木蘭花慢贈別胡鉞山中丞次韻

肅慎當年地到于今舊事非念塵暗龍庭波翻鴨綠
赤子安歸好男兒藏利器正揚眉烈烈賦無衣肯使
鳳凰山下還容豺虎驕肥 節擁熊羆百萬師仗鉞
鎮遼西看雄威壯氣凌山絕海電馬雲旗况 聖人
臨紫極且華夷一統仰 龍飛見機捨等閒掃淨金

城萬古長圖

錦經道別高子守平涼

風斜燕子正春山
鳳城東萬芳菲競紫爭紅
使君飛馬翠煙重
雙懸龍劍烈烈氣何雄
皂蓋朱旛去遙指崆峒
竟當年問道何蹤想
名書白玉屏中待棠陰
滿地天上報重曉

畫堂春贈陳生伋任休寧

春郊浮煖燕泥香
馬嘶嬌柳新楊故人東去古郵長
把手離觴
潯路江山圖畫迎眸花草文章佐政聊
登百里堂紫鳳還翔

東洲集卷之

金菊對芙蓉謝孫子貽菊圖

南省幽閒小窗春暮昏
昏思方慵驚妙染相貽浣手開封頃刻畫堂秋浦冷灑霜姿萬蕊玲瓏
端詳把玩逼人清氣白練生風王帝金井心曾借彩毫寫
出造化爭雄許梅孤竹瘦此味堪同羞比是春嬌芍
藥何須對秋水芙蓉自有一家風韻百媚成空

洞仙歌贈白沙村并新樂

淮海清才一片昆山玉
白眼那堪塵世俗抱奇姿幾年氣掄虹霓清廟裏未就瓊瑤琢
百里荷雷封墨綬銅章烟烟英華纔出璞待從今且須小展含章

應列宿光懸鉅鹿奏成功滿縣種桃花愛白晝鳴琴
絃歌比屋

風入松贈楊竹窗贊政紹興

鳳城花氣醉流鶯
天涯春又生燕酷欲買傾懷抱能幾日又送君行
官柳路嬌嘶馬長亭杯點飛英東風陌上紫駟輕笑指越江城
沃洲天姥黃堂下佐諸侯政報新成試問安民何策鑑湖一片冰清

玉漏遲贈王瀛溪守沔陽

麥序午雲輕正紫陌晴絲飛
百尺燕子風斜亂蹴蔡紅榴赤美人璞抱連城想荆楚還知和璧別
天門笑

東洲集卷之

指黃蓬冥冥矯翮
到時煙雨穠開看劍氣橫虹胸吞夢澤漁父雙林試問問閭命脉萬頃滄浪水月應
照見使君清白報成功又上金臺作客

水調歌頭贈寧夏王鳳泉中丞

美人辭我去在五鳳樓頭
百尺晴絲遊颺盡牽惹離愁憶昔杏花飛馬漫作萍踪
鴈跡三十一春秋驛梅消息斷玉樹阻風流
五雲端雙闕未鳳還遊相逢能幾
詔傳鷺尾付邊籌紫川紫纍金印賀蘭煙燧霜旂此別又難留
待奏膚歸也杯酒共瀛洲

謁金門贈葉斗間司教上饒

謁金門贈葉斗間司教上饒

謁金門贈葉斗間司教上饒

謁金門贈葉斗間司教上饒

謁金門贈葉斗間司教上饒

謁金門贈葉斗間司教上饒

謁金門贈葉斗間司教上饒

金臺曲官柳陰生繁綠祖杯風引葵榴復笑倚荆山
玉九斗光鍾奇淑習清珠璣萬斛清風鐸振靈山
楚喚起蛟龍伏

御街行贈宗履庵尹金卿

落紅淺絮送春闌繁綠暗燕關金塘新漲鳬鷺水翻
飛雙鳥難攀雲深泰嶽天渺陽峯望望隔人寰簾
垂桃雨舞爛斑風靜玉琴閒纖塵不動桑麻長向隅
民又開顏丹霄獻勸紫鳳徵書天上使君還

憶帝京贈王團山尹單邑

蘭若翡翠弄幽吟河橋濃綠成陰燕點聊買醉離思
東洲集卷二十
四
不堪禁清標憐楚玉高價重揚金雲擁僊鳬入望
深羨子還彈單父琴簾垂白日花暎栖霞試聽絃歌
百里音飛騰瞻碧落話舊合華簪

青門引贈史元忠丞河間

雪月金臺客又見葵丹榴赤鳳城別去佐諸侯瀛海
蒼烟深處翻雲翮白玉神京鄰咫尺保障須奇策
清暇未數松廳別有功名垂竹帛

玉樓春送張子和考績還容城

蕭蕭易水寒千古對草三臺誰比數朔氣燕雪不留
春百里千家今幾戶使君惠愛飛甘雨却松山下

清風吐奏功歸去下雙鳬歡呼清縣桃花舞

謁金門贈韓右橋貳守高唐文炳江都人

涼颼起雨歇鳳城如洗霜染芙蓉秋色裏君去辭丹
泉何處愛民如子鳴犢寒泉河滿瀟若心試把寒
泉比一般清見底

畫堂春送許孝卿尹信宜

秋風白露語寒蛩燕城別酒香贈君惟有菊枝黃鳬
去高涼琴鼓龍生風雨簾寨山舞鸞鳳桃花滿縣
似河陽續獻明堂

望仙門送吳子歸隱

鳳城秋老芙蓉水涼颼鱸魚時節萼萼美鄉心起
一官依日月拂秋辭青紫狼峯之下江瀟瀟好洗
幽人耳

洞天春送汪子敏任雲中理問

杏花飛馬春風昔年曾共而翁清標愛汝尚兒童佐
閭又雲中明試鑑懸日月籌邊劍倚芙蓉紫塞雲
間白登塵靜歸報重瞳

鵲橋仙別重之分教泌陽

霜渡銀河秋高金闕白露黃花時節一聲旅鴈過南
樓愁結處惠連離別紅杏官牆香芹池館楚楚青

漢宮春壽錢母

鵲橋僊送王子尹興業

東洲集卷之二

六

春
一
刻

杏雨壇前芹風池畔暫駐雲旂正燕子泥香鶯簧歌
軟煙消書未細柳娉婷劉向經餘陳蕃榻下清輝相
對伍喬星錦遶開招邀仙侶舊好重盟佳期莫及
勸酌停看飛絮殘紅照書屏嘆人生踪跡一場春夢
鯨吞狐媚空自勞形比命難逢嘉賓良主酒酣起舞
劍光青聽前村一聲漁父笑入滄溟

卜算子送顧子南歸壽州

風入松四闋詠四景閒居樂

休如啼鴂送春歸
赤日愛遲遲
炎燄隔斷朱

東洲集卷之

六

蕭蕭風雨淨年芳
白鴈夜啼霜
長空明月涼

海
天
風
木
萬
山
枯
愁
凍
雀
幾
烏
翠
銷
長
爰
春
盟

海天風木萬山枯
愁凍雀饑鳥翠綃帳煖春還在松
醪熟不用錢沽
罷圍楚舞燈火照共飲
壓梅欺竹雪平鋪
俗想頻消除憑危拍手呼奇絕
乾坤古一
黑塵無盡日海翁吟弄人遊白玉空壺

海棠春贈凌和叔之任顧城

青歸芳柳那禁折
赤陽關歌聲三闋
山碧曉寒輕花
醉離情結
使君南去停仙轍
正絃歌滿城時節
頃貢章波試比誰澄澈

減字木蘭花薄松厓翁

涼颼新起清飈
千里連秋下七袞
蓮下玉樹金芝
酒紅
海天漠漠綠紗
丹雘籠閣闌
鴈奴翻家近
蓬瀛地上仙

漁家傲贈胡子歸省

腰佩龍泉三尺水
橫劍白鶴翔
天子鳳城秋色寒

八

芳正鯨心起青天
飛馭京塵裏
菊采黃英和王蕊
滿斟金液進開綺
老仙笑領醺醺喜
多受社長年壽
酒從今始

玉聯環贈錢平注剛憲東廣

小桃香暖燕風輕
翅影飄時弄袍金
珮浮曉紗人別
去五羊城
曾教海岳爭清霖
雨蒼生能辭萬里
天階遠終不負舊聲名

崔東洲集卷之十

崔東洲集卷之十一

維揚崔桐撰

記十三篇

方山子記

晉陽侯廷言氏別號方山子方山子偕東洲崔子游
荆南山水間語東洲子曰吾跡則寓斯心無日不方
山也東洲子質以山之槩曰山莫郡西勢接清源南
峙孟門殆吾土之勝也而吾固有取焉東洲子曰夫
山隱者之宅也子將事夫煙壑雲巒鸞吟鳳翔挹沆
瀣乘清泠散髮披襟於廣莫之埜心會乎調調刀刀
情融乎唱于唱喁茲以取適已乎曰有之吾不能倚
於其跡也夫山有用世之靈焉月胎神乳雉飛鵲化
膚寸成雲霖雨萬有補天分乎五色鎮區紆乎九光
子將應鼓鳴而起躍懸鏡照而昭蘇已乎曰有之吾
未始溺於其通也夫天下皆山也夫山皆可有也達
人至士托意於物是故武陵五曲披圖意隨姑射老
僊馳神雪月子將假一隅之不則驚峯驚嶺皆吾故
物南探東陟取無盡藏已乎曰有之吾未敢以多取
也將顧名思義云耳東洲子曰噫嘻子既已聞命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道也夫義斯剛剛斯中正中

東洲集卷之十一

一

正爲方君子所以終身也時乎初九潛龍勿用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也時乎九二則龍德正中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直明以麗乎正也介石而不終日也是故立不易方動靜惟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也吾子仕甫達而義思止執非下而義不隨無所欲而義以仕是深有待於方之義而非以其山也方山子曰唯唯子爲我記之吾將服之以終吾方

吳氏祭田記

雲水吳氏故有祠堂肇事於其先安素翁璋而祭田

東洲集卷之二

二

未議厥嗣太僕簿龍謀於仲兄光祿承鳳各出田爲歲典給紹先志也史氏崔子以少卿蒞滁龍以實謁且徵言爲世小問其族指且田數曰亂也蕃田出於仲若季者合五十畝泊同志者餘十畝問其統曰統有宗族之政聽於斯凡祀齒昭穆事既修儀綴食饗恒謹示恩義焉問其物曰肴實數有正不豐昵不逆薦問其歲入曰入有贏惟昏嫁是佐屈乏是予崔子曰斯舉也可不謂能子孫矣乎夫孝子之心愛愛則釋而其適長孝子之動慤慤則著而其事老孝子之義周周則辨而其禮肅孝子之情公公則流而其澤

咸今人有一畝之宮斗粟之田必思以庇其子若孫而子若孫以祀遯罔追憐焉若遺者何心哉或有事焉弗惠弗時以置爲說而齋其享惡用其爲孝思哉若或貴如賤富間貧不以毛列甚焉秦越其宗薄恩隆怨休戚不關焉者去禽獸幾何哉吳氏之若舉也以言其繹則事亡若存以言其事則治物孔明以言其禮則崇本篤倫以言其澤則葛藟之風可以興吳氏之門嗣是而安得不崇以延乎雲仍焉者安忍於目替矣乎苟有德之不類將斲厥規利厥田者宗子當告之曰史氏已記之石

東洲集卷之二十一

三

重建城隍廟記

海門城隍廟肇建國初比年江通邑徙百務草草廟祀尚虛丙寅春邑侯渭南裴君紹宗來蒞邑政適當其劇營建鹵莽不可歲月者率經改作學宮首新尋謀諸丞王君杰簿潘君惠進耆老於庭而告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祖制炳蔚宜各受職廟當亟成神其鑒吾與民圖修甫數月廟成中殿旁廡前門後寢凡若干楹神有道幣有亭繪壁繚垣綜理整整廟中置神主公案筆硯票凜如生朔望必就禮之默盟而退越三歲政成民熙今年夏侯以賢能被

命內徵將別去史氏桐方以養病歸卧海廬耆老王
佐周墳謀其徒謁桐屬為廟記以昭侯績桐按周禮
有司民之祭我

太祖皇帝勅斯神為鑒察司民城隍京師附亭山川
郡縣咸像祀無乃周官遺意耶嘗伏讀 聖制神所
鑒而簡在帝心一語志將以重責界神司夫若司夫
臣以慶及元祀至深切也吾侯初政首誦 制詞而
立之廟迄今心跡鑿鑿幽明無憾可記也耆老曰侯
績多矣將何如桐曰是當次第記耳侯今德澤將及
天下在吾職又當為下一書也姑俟之姑俟之

東洲集卷之十一

四

嵩少山人記

南溟張子東洲崔子偕游楚於均穀諸名山得大觀
焉張子語崔子曰吾於楚之游非楚也志在洛也均
穀諸名山之觀也非均穀也目在嵩也少也吾身之
寄若地也諸山也固跡也抑意也吾游也觀也意也
無目而無吾土吾山也吾固仕也亦無目而非隱也
請別號為嵩少山人云崔子曰嗟乎子之隱其諸異
乎人之隱也夫吾聞隱者之隱也其游也將有事夫
避也其觀也將有事夫獨也其寄也將有事夫往也
吾子之游不泥其地而以其志則天下皆可洛也吾

子之觀不泥其山而以其目則凡山皆可嵩少也吾
子之寄不泥其跡而以其意則無乎其不可寄也魯
之東山之偕宗孔之有也而環夫轍凡有皆孔之有
也是達人之隱也嵩岑之丹丘潁水之由非無所有
也嵩賴之餘非有也是隱者之隱也若子也者無避
也亦無不避也非獨也亦非不獨也非往也亦無不
往也其諸異夫人之隱乎嵩少山人躍然喜翔然舉
擊白石而歌曰唯嵩之龍從兮吾將與俱唯西室之
嵯峒兮吾與其虛唯溶溶之靈靈兮吾善其攸紆唯
風駕之莫迴兮脩吾驅既而歌曰嵩有仰兮亦有伏
誰之思矣唯山人之時矣

東洲集卷之十一

五

杭州拙分嚴題名記

竹居薛子監浙稅歲滿當代圖名貞石遡前是役者
逮竹居凡二人虛其左方以俟來者屬記於東洲崔
子東洲子曰是不可以無名也哉竹居子曰吾非謂
必欲名也計前乎我者有二石焉昔日考之得其是
者師之實以為有私淑焉嗣是而弗名將奚傳弗傳

焉後乎此者吾之得失將奚若是終焉重吾過而莫
之省也東洲子曰噫公矣哉薛子之爲心也夫政本
之道焉爾道求之心焉爾心惟無欲則投之華靡而
不怵試之財貨而不振率之艱劇而不普唯無我則
觀之物我而無二參之俯仰而不惑徵之古今而不
禦是道也錢穀甲兵非爲粗道德性命非爲精嬪代
屈信非爲變動靜語默非爲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孟子曰仁人心也非謂是與吾求之薛子是役征
矣而紆以寬詳矣而制無擾有失而廢者興安矣而
泰日整察矣而阻獲便貨矣而義自聚大是謂無私

東洲集卷之十一

六

是謂無我猶惴惴焉憚私我有我之孤前脩也無以
示之後也後是者莫考於今也自考者莫補其闕也
而復是舉焉公矣哉薛子之爲心也充其心雖用之
天下可也薛子嘗與予語心學而大益予故即其記
名而實以心以求益於後是名者云

胡安定先生書院記

泰州爲故海陵境城西有嶺壤曰泰山桐童時嘗執
經西游問從長者後一登眺焉山有神宇謁者必肅
拜祝禧桐心愧之獨不爲禮計別茲山餘四十年矣
聞前御史雷君徹其神而虛之嗣是崇正者更置書

院並主范文正胡文定二公於其中旁列諸生舍豈
非以安定爲海陵產實在昔儒宗文正嘗監西溪有
捍海功矣乎桐心賢若舉而木遂一瞻拜也嘉靖戊
戌冬十一月舜原楊君瞻以御史按蒞海陵首詢安
定公遺跡得茲山爲講學故處爰立石以識因晉謁
二公焉既而嘆曰禮貴專專斯類類斯感禮厭瀆瀆
斯傷傷斯射鄉賢名宦崇當以族錯列互舉非所以
尊師重道右能象功也爰檄有司奉文正公主奠置
名宦祠廼專組豆安定公焉圖徵言於桐以碑其祠
桐也鄙無能爲役竊憶斯童時志也爲重有感曰上

東洲集卷之十一

七

古無傳人中古無傳事近古無傳心地渺風微遂成
飄響魄長雋負泯焉莫聞者衆矣是故耳感者淺而
疑目感者真而傳鄉里大賢悉諸遺乘誦諸黃髮其
儀形聲容宛然百世之下者不滅於親炙也可以列
視而莫之崇乎列視而莫之崇是雖生斯土者亦莫
知吾鄉爲孔之魯孟之鄒也何所觀法乎安定先生
以經術行義名天下景祐初受文正公之知薦定雅
樂白衣殿對天子賢之教授吳中諸生愛之如其父
兄直講太學天下宗師之至講舍不能容是又非丁
度之所能阻撓也且今天下後世可忘所宗乎是故

君子之於有道者讀其書則思見其人入其境則思及其門循其跡則思久其傳舜原君之愛道殆不啻無是舉也舜原賢人也而追慕安定若此鄉里之彥瞻依左右者爲心當何如耶書院前三堂故題曰經義制事後亭曰後樂今扁其前曰安定書院祠曰安定胡先生祠亭曰觀海是役也翼其成者州守朱君登岸朱君懷幹林君廷樟徐君份以徵言勤者海門令孟君梅咸有得於舜原之同然者云

監察御史楊公祠記

壽春古右郡也此年政數民乖弊端作焉嘉靖戊戌

東洲集卷之十一

八

秋七月舜原楊公以監察御史奉

命清戎留都北郡爰駐節於壽謂斯爲諸郡中土也公所展錯一以崇本利物爲化聞嘗省諸民災見其旱方病稼水或見城疾疫瘠仍民日嗷嗷公曰嗟乎天胡降毒吾民展轉若是耶省諸民害見其荏葦盜興羅織盈庫公曰嗟乎胡同類之相殘亦若是其烈耶省諸風俗見其絃誦日虛士氣弗作前修典墮俗禮就淫公曰嗟乎政尚之去本趨末若是其弗古耶既留得之矣予得之矣矣出虞感害由政召風山倡始是非民之罪也無乃有大蠹矣乎於是乎首道大蠹

捕其逆醜浸淩一盪壽民大悅於是乎禱天以降霖豐障以固城召醫以問疾置義塚以埋死而民災紓推扶風之故政且捕且有以弭盜雪地下三年之群冤以拒訐而民害熄標約立程講學考業授以著述聯以同志表以鄉賢示以禮節而士風勵民風誠壽民復大悅鄉老景某輩屬其徒而告之曰人有虐於汝者汝欲遠之乎僉曰然人有德於汝者汝知報之乎僉曰然且夫子之於父母也生也圖其形死也銘其行祀也主諸祠將以傳諸子孫也果人情乎僉曰然迺今楊使君之蒞我壽也捍我災禦我患良我子

東洲集卷之十一

九

弟淳我風俗真父母之保赤子也吾人誦諸口孰與藏諸心藏諸心孰與傳諸子孫吾將圖所以俎豆之可乎僉曰然迺相率謁州大夫錢君輩以生祠請州大夫輩咸曰然後作無何堂序告成凡若干楹亟走其耆老某庠士侯汝白劉鶴年以碑事謁桐祠爲紀其實而重有感曰舜原公被壽之德猶夫諸郡也諸郡願報之心猶夫壽民之心也是豈二三子之私也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舜原公之謂與公山西蒲人諱瞻舜原其別號云

重建國子監典簿廳記

祠以庚子年三月巳酉蒞國子祭酒任越三日辛亥
偕司業前峯王君從以諸廳洎六館師生達觀學宮
焉仰規制省廢興也始諸殿廡齋堂見可以堅壁者
十之三次生舍見收者准者闕閑者矣焉蕪穢莫辨
位址者桐惻然嘆曰是不可以繕理矣乎前峯君曰
先是某嘗以繕理

請命下工曹工曹以節費寢是司空之責也吾不得
而為也次各屬廳宇至典簿廳焉廳凡若干楹構坐
整整閭埴若新桐釋然喜曰胡獨是之尚無廢乎典
簿唐牧曰是前祭酒中川王夫子司業內方董夫子

東洲集卷之十二

之命也督植程度者牧之為也廳故置啓聖祠左比
年毀廳以益祠址也二夫子廼命牧以廢庫材治廳
損費益闕黽勉成之洎諸齋居器用亦因創庀焉是
亦司空之責也二夫子以力尚可為廼自為云耳桐
曰嗟乎且奈何哉天下事可以為者由乎已者也不
可以為者由乎人者也吾人亦脩夫可以為者耳廼
進館生而告之曰二三子吾不能新爾官尚冀以新
爾心可乎居爾仁路爾義六廟爾禮讓以弗墮吾晨
夕之訓能之乎二三子曰唯廼進典簿而戒之曰芥
藻其案而不芥藻其躬君子之心也典簿有關鎖之

責焉出納之司焉靖其爾守者可以為也能之乎典
簿曰諾僉請鐫斯言以為二三子安且成典簿之終

宋文山文忠烈公祠記

黎今光勳之治東阜也政和民宜紛糾務簡暇則率
邑庠師生就安定先生祠講學焉嘗讀邑乘至宋文
山丞相經軀度海諸詩撫卷歎息曰元胡之禍自有
天地以來未有此大變文山之節自有君臣以來未
有此達忠當時就義棄市嗚呼醜類猶淫涕洟至今
祠廟所在過使淺夫亦知尸祝焉況丞相勤王經曆
之所遺音尚存此而莫為置祠尊崇則今日所講何

東洲集卷之十二

二

事廼白祠事于巡江御史江右胡使君且以工費由
庀請胡君方戒嚴江防懼民習之不逞也惕然避席
曰賢哉令也其務敦民本識大義矣乎樹風化暴固
吾使者職也其以部下罰金助令乃董振必躬以治
東東禪寺隙地曠爽可宅也遂易地以祠其所中為
祠宮凡若干楹前為門凡三楹又前為門濱諸河表
曰忠烈祠祠之東西即僧舍為兩廡紆民力便香火
也有道有墀有垣中外整整定時薦以春秋用圖永
永俎豆丞相焉甫逾月而工萃教諭吳元曰是役也
賢令實倡之明使君實成之元輩願忠孝諸生之心

術幸毋孤吾先師孔子成此其機也蓋記諸廼狀其故徵言於東洲桐桐曰丞相死之日宋亡已七年庄山亦亡五年矣而竟求一死以報國其精忠義氣非所謂貫日凌霜無所為而為者乎我朝追謚忠烈坊表教忠以廟食京師所以揚前休風萬世也於今去丞相餘三百年矣而萍浮鴻跡之鄉一有感觸遂興敬慕而崇禮之丞相之忠烈殆將與天壤相始終也哉東臯故有安定祠茲益以文山祠焉為今且師者泮宮戾至之餘時登二賢之堂展禮申義以勵士氣以風頽俗吾鄉士庶豈無爭自濯磨棄乃凶德日

東洲集卷之十一

十一

就謁圖者乎否則崇名而棄實喜跡而忘心是上以古人之行求之而下以不肖之心應之非所望於吾鄉也

新建通州石港察院記

兩淮煮海地凡為場三十焉淮之南為揚揚之東場實居其十故事郡縣咸置御史院所以預致節也顧獨缺於諸場無乃謂其迂且僻耶抑薄其地未或周於置耶是故御史每駐節祇於郡縣雖勵志勤民賄親鹵壞者不越宿而行已戒僅勿勿趨辦焉下歲終卯蔡岡徐君奉

天子命監察兩淮鹽政甫至方勤劬於時巡嚮謗剔蠹勸衰是務也且以行部無歸為缺典焉運判郭文仰謀諸運使李邦表輩曰先是分司亦無定署比年置署石港石港實諸場中土廣輪相比出入四均置院莫若茲土便亟具請於蔡岡君君曰可損部下贖金機通州知州李充拙授慮事同知歐陽時督其植判官楊廷璽翊其勞於是乎物土方命時日庀材用會庸徒稚畚築均廩直疏水道三越月而院成厥素弗愆院中為公堂後為憩堂為寢為軒堂之前為屏門又前為正門門之外表以二坊堂之左右列耳舍

東洲集卷之十一

十一

墻垣而加閭閻秩秩僉謂是役也吾使君實勤國計興來許不可以無紀也廼以碑事謁東洲崔子崔子曰吾聞若古勤民君子動有時宅有常朝以興事由阡升堂嚴帥厥屬畫以作功端居展采俾民勿墮夕以內省就食有所計勞補過日晦節勞定息有寢風廼興用無入於惰淫以克兢厥職是故詩稱攸躋攸寧為民動也茲院之作也旅有次次旅則職安民可近近民則情得出可時時出則事集所以惻德省風阜財康國者蔡岡君之斯舉乎余故辭其幣而為錄其實俾嗣至君子知始作者有深慮焉殆非虛譽為

也

石山樓記

休寧東南之埜爲林塘林塘壤沃而秀儲范聲遠氏族於斯築室於斯扁其賓堂曰義樂左右廳曰一樂曰和樂至石山翁者益亢厥宗嗣以堂焉扁曰保和保和之後晚構樓數椽規制視諸構爲獨隘蓋翁之志懼後世雲仍日入參汰蓄其晚構昭以儉也翁瀕考終授產諸子樓屬季子本濟焉有爲本濟謀者謂宜撤樓以務崇本濟曰否否津也聞善事其親者奉以成訓考以舊德任以惇固猶懼其隕厥緒也警之

東洲集卷之十一

西

以箴使誦之以晨夕陟降之以羹璫所以明紹述興來葉也先君子以儉德聞而津也以不德承之不亦遠於孝乎雖有巨麗吾能居諸扁其樓曰石山樓殆將顧顏扁爲過庭以棟宇爲師保也本濟日游南雍於余塔保生本爲莫逆交不難千里偕保生過余以樓記謁余曰范氏其有子哉古之愛其親者覓一扇焉猶珎襲而展玩遺一硯焉猶撫摩而涕泣况弛其構而從於違其何以訓吾知本濟之斯舉也瞻扁則思親思親則愛樓愛樓則務約務約則保業所以衍令德於勿替者不在茲乎且聞林塘有多景焉本濟

登斯樓也聞牧歌於蘿阜樵唱於深山則思翁之笑語對春野之耕雲秋潭之釣月則思翁之嗜樂俯環秀之樓望聽泉之閣則思翁之居處而蟠龍之焦石臨躍鯉之芳塘則思翁之棲遯孝思爲益廣將嗣服爲日宏引翼爲日長是樓之裔業之豐也居之卑道之崇也范氏其有子哉

新建泰州東臺察院記

東臺故無察院每御史行部輒就館于分司分司官則退就於鹽課司焉兩淮表運判才謀諸東臺場使吳紹曾曰東臺實泰州十場中土御史行部道所由

東洲集卷之十一

出無院以攸躋則殊無寧次事涉苟簡非所以崇等威立國計也且通淮二司各置院而泰州獨無無乃於綜理有缺乎亟以建院故請諸御史雲汀齊使君君以爲然檄才授其計紹曾督其成於是乎慮事庀材分工董植程功頒直其土方撤故祠以爲址其庸徒召募有方無煩諸場其費出運司公帑八百餘金其命日始癸卯仲秋其告成是歲孟冬院中爲公堂後爲寢堂中爲軒各四楹左右爲耳房各十楹前爲中門又前爲前門各四楹表運判謂雲汀君之奉命南也多有懋政建院其一也盍記諸廼以碑事

謁東洲桐桐曰天下事其成與否有幾焉我 國朝
鹽課司之設餘百七十年矣而院事尚莫之講何哉
上焉者豈無志焉而下不足以承之非幾也下焉者
非無謀焉而上弗之可非幾也雲汀君以務內之學
據彪外之治本之以純篤敷之以激揚勵政勤民虛
已體物奉使之賢者也運判之能足以周旋紹曾隨
牒寄迹不負科名亦一時之良也是故上有志焉下
克承之克承則志同志同則事集是之謂和會下有
謀焉上弗鄙之弗鄙則謀發謀發則事成是之謂嘉
逢余所謂有幾焉者非耶觀一院之作而幾於上下

東洲集卷之十一

十六

交相成則天下之事可以備才理耶吾今廼知雲汀
君之政豈曰著在淮海雖達之天下可也雲汀君遠
陽人諱宗道別號雲汀云

宋丞相文文山先生書院記

監察御史行菴陳使君奉

勅督兩淮鹽政君克勤攸司周歷部所戊申孟秋濱
海涉淖抵通之石港焉石港故有宋丞相文先生祠
蓋丞相由高郵而通渡海遺蹟也使君瞻拜展敬企
慕徘徊者久之既見其棟宇圯廂且群蒙雜集廼嘆
曰趙宋三百年仁厚風化至先生而報成天地萬古

東洲集卷之十一

十七

之綱常正氣賴先生而不隕知利字其神而制不崇
則不尊不尊則不敬不敬則不從非所以昭前烈興
嗣學也亟檄有司相土恢院延師授徒用廣崇奉焉
謂海門劉尹燭善規畫也俾慮事授成謂邑簿沈欽
敏經理也俾庀材典植謂司帑贏儲可取給也命運
判卅從儒發金三百有奇於是群司勵力奉公勉勿
愆素已酉孟夏以就緒謁前爲門中爲堂後爲寢又
後爲講習所左右爲耳室統若干楹使君爲題其院
曰忠孝堂曰浩然介劉尹登邑庠師生謁碑事於余
余曰桐也不德荒歲之言惡足以辱文山哉既有感
於使君命名之義作而嘆曰顏斯名者其知道矣乎
傳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先生自靜
齋時見學宮所祠歐胡諸鄉賢咸以忠謚即欣然慕
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茲冠舉進士有司奏其廷
對忠肝古誼爲得人賀及宋事不競雖敵臣弘範亦
以忠孝盡矣爲改心勸正氣一歌所謂立地維植天
柱貫日月繫三綱云者是誠浩然磅礴塞宇宙而盪
滄溟者也是氣也李維之怒不能屈柴市之慘不能
殺杭州之盈縮不能阻厓山之颶濤不能溺殆有與
胚運元化相流通者要其問學出於孔孟成仁取義

之贊其源淵可邇也已使君既慨遇崇奉且圖買學
田若干畝館穀十塲俊秀其中俾山仰斗瞻童習而
壯行焉吾知端其本而作其氣者其貞忠茂節豈無
文山其人嗣而興乎使君山東登州人諱其學蓋宿
聞鄒魯之風者也

遷海門縣記

海門故東洲鎮置縣命名肇後周顯德中編戶百有
二十里元至正中以江患北徙禮安境我

國朝改隸維揚附諸通損里為三十有七正德中江
愈逼西徙餘中境嘉靖己亥颶濤溺民上日蹙甲辰

東洲集卷二十一

六八

汪今有執請損里為十有四會入

覲復議改邑益地以聞

今天子允厥請命下撫巡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曄巡
按御史賈公大亨奉公惟謹掄郡倅陳坦如臯今劉
一中輩協州縣相上裁議焉賈代巡牒群屬曰邑不
遷則民滿治無上則邑虛何地可宅何里可割經度
以俟請勿弛攸司錄若勤王中丞牒群屬曰慎迺始
圖慮迺作事厥庀幾何厥金幾何會計以俟請勿弛
攸司錄若勤群屬議曰通州之東四十里海門之西
三十里有土曰金沙南襟漕河北負阜塋東有港焉

曰進鮮厥流入河其左海有港曰龍厥流入
河環其右左之南則利和雄鎮土山祠宇煙火鬱葱
兩若輔右之西則狼軍五峯茂林喬木聯青列秀宛
若錫宅金沙一里可以水奠益清幹六里可以裨虛
出帑金五千六百有奇可以湏費繕新製舊司二十
里撫巡以議聞制司司位址卜食祭周市輿汪今
尋以陟任去陳郡宰韓邑豪無河張今廷器至僅葺
歲以改任去邑庠教諭劉又榮攝邑篆賢代續董
振其為先者縣治宅厥中學宮宅厥左弘模傑構翼
如煥如大規葉創而群工未悉舉也劉入城至時沈
簿欽黃幕在美光一乃心令定議應定備補遺庀闕
諸未集者次第就緒於縣治所蓋者有史舍有行崇
有土神祠有廟有垣於學宮所蓋者有啓聖祠有敬
一亭有生舍有鄉賢祠名宦祠有神廟有舍秀門縣
之南門外有亭中明旌善有亭陰陽醫社有學總
廡有舖後則城隍有廟養濟有院僧道有會司講武
有場右則公府有館憲臺有院南則便民預備有倉
駐節有亭廣通有石橋附廓有三壇議外增置者南
城築樓可門可望慈伯坊可仰可興河渠七橋額
貌祠宇咸取給贖金儲藏中千金歸諸郡帑吳有松

也邇邇闢堵相輻蔚然蔽塹有衆倏倏若安故土時
毫融融濯磨故習占籍者欣欣和會樂觀新政工始
於乙巳訖於庚戌僉謂祠實茲土產能悉改邑顛末
以碑事謁祠不敏姑紀其謀且勞者俾百世之下享
有榮懷者知所自云

修築捍海堤記

淮南之東爲維揚維揚屬土濱海而爲州者有泰有
通爲縣者有如皋有海門者海諸場麗焉歲常鹵水
入畝民病傷稼趙宋文正范公司課西溪謀築堤捍
海自泰以抵于通沈公起今海門續范堤而東抵呂
四二堤蜿蜒可數百里民實賴焉車徒轢躡積久日
圯我

朝洪武間颶濤作民大溺嘉靖己亥颶濤作民又大
溺先是巡撫諸公嘗議請修築以遷代薄遽有志
焉而功莫果也行庵陳使君至邊海而東諮詢凋瘵
愀然嘆曰堤以捍海有堤弗治與無堤等民瘼貼危
可緩緩莫之急耶乃覈實以覆聞既得請而君以
當代去東江楊使君至忼忼然曰行庵斯舉急民隱
也吾當亟成之亟成之乃謀諸郡守韓君一佑俾檄
諸屬相宜慮事而後授役焉海門負海切邇臨場受

割尤劇劉尹燭沈簿欽議曰比邑之場曰呂四曰餘
東曰餘中曰餘西曰金沙堤之闕宜補夷宜築者共
爲丈二萬八百有奇計高可一丈廣可二丈工役直金
稱厥功事廼濟御史以授郡守守曰主簿欽其董之
場之比通者曰西亭曰石港堤之夷者計爲丈三千
二百有奇工徒直金計幾何曹州守金修築之議如
海門御史以授郡守守曰同知李宜春其董之比如
皋者曰馬塘曰掘港比泰者曰草堰堤之闕者丈幾
何工徒直金計幾何脩補之議亦如之御史以授郡
守守曰同知張鶴主簿李濟其董之議既定乃發漕

司帑金萬九千有奇兩以給群司群司受牒惟謹督
植程功無敢翕訛肇役庚戌秋七月閏冬十二月告
成東北相望九九屹屹如岡如壟可以永賴民大悅
知縣燭以勒石紀績請御史譙謙不欲有也問于東
洲桐桐曰若古洪水治而兩儀位禹服績而民生粒
益前弗作則弗傳後弗繼則弗引范公之後沈公引
之沈公之後寥寥數百祀無聞焉何哉使是役先已
亥而舉則咥咥赤子萬命豈膏爲魚鱉乎君子謂二
御史之功當不在范沈下可泯焉而無紀耶是役也
御史不惜貲厥直稱力民無怨咨故事易功民溺既

防三農歲有秋人競趨作故工不數且立法保護責
歸鹽總使更迭歲守小地輒益主故勢可久陳君山
東登州人名其學楊君山東章丘人名選皆甲辰進
士

題省軒詩畫帙

斯帙有象有言得象而非言德弗徵也得言而遺心
譽弗情也觀心者亦求諸省忽聞耳惟省察惟克治
聖功也心弗省弗知弗知也者懵懵爾省弗治弗行
弗行也者憧憧爾其何能淑余觀斯翁之象古殆有
道者乎讀頌翁之言確抑有徵者乎考翁之素孝也

友也義也省而治治而執情聞其不悖者乎余嘗承
乏茲館聞夫人之良而弗錄焉史氏責也是用表諸
帙端且系以詞曰吾心有靈覺神與天心通彼昏者
凡子汨沒漫垢中聽為有耳瞶視為有目矇冥行迷
溪壑寧知蹈機牙有美山中人俟如獨抱冲所貴知
我寡俾栖芳桂叢靜觀時內省慕曾修聖功洗心融
萬感約已完天東山人今已矣跡遠道不窮瞻象晤
德音因心考厥躬懸知百世下仰止師高風

崔東洲集卷之十二

序十九篇

贈都臺南山胡公撫滇南序

南山胡公始陟貴州左藩伯愛公者曰南山公積勞
攄欵功在遐邇餘二十年晉登黼右宿歸公望也而
勤公於遠非所以悖有德也公受之未嘗有愠色無
何得都撫滇南 命愛公者曰公斯峻陟矣惟滇南
障徼外壤莫與中藩齒民鼎風獷土駁俗殊膚公之
奏始未易也公聞之未嘗有懼色瀕行藩臬閩諸寮

采餞公於江之潯東洲桐酌公酒而晉告曰中丞聞
天下有逸才如騰黃驤裏矣乎夫愛騰黃驤裏者將
騁之千里乎騁之庭中乎聞天下之器有純鈞巨闕
為神物矣乎純鈞巨闕弗利於滌蕩而神於刷金甌
木非以其材之異固有所宜矣乎夫滇南固西南百
夷也漢通之而弗臣唐縻之而弗守宋外之而弗有
夫弗臣也者通以貨也弗守也者縻以力也弗有也
者有無義也我 國家臣妾而疆土之者有年矣豈
無道之招而已哉鎮以元功示之威也置以郡縣殺
其勢也統以藩臬一廼歸也捐以世官緣其類也察

以憲臺防其姦也撫以中臺懷以德也夫聖王之所
以享有夷夏非謂其勢必制而羈必詭也固曰制之
不通羈之有感云耳夫遠人非可以中國之律律之
也是故聖王脩其教不違其俗嚴其度不拂其情和
矣而存乎其中來矣而示以其全互其貨而弗有損
域其土而弗有撓踈其約而弗有縱是故器以教獲
以良駁以會殊以同此來享來王無有隱憂聖人之
所獨也公之器弘弘能受識周周無弛才達達無固
天子勤之遠煩之劇將騰黃驤裏純鈞巨闕夫公也
夫奚慍奚懼諸素寐以予爲知言請書之以翊其行

贈胡浦南少副陸廣藩大參序

浦南素愛予通以試士行浦南偕北澗周子携藝
就舟談笑餘十里而別情戀戀也無何邸報浦南陟
廣西大參余方恨不能遂郊別適盤瀛李子暨周子
走簡數千里抵衡水徵文爲贈予欣然忘倦爲走筆
序曰夫天下事不類於無才而類於有才才劣則舉
廢舉廢失之緩緩則有舉之者才僻則事廢事廢失
之毒毒必有受之者矣是故舉而弗緩能而弗懈績
有成効民被陰澤非天下之全才孰與於此余於浦
南爲同鄉得其素負舊矣既其案湖巢見其責率諸

道盤結日析剔究輝慈恩感日頌還浦流垢戎伍日
增敦簡厭繹需度日省勵節持縈心迹日白予雅重
之而愧弗能式也今此之行地遯司劇若非所以處
大賢者而實爲浦南賀焉夫地遯則風恬風恬之俗
民以遯司劇則責麗責麗之政民以逸是故遯土之
民存乎柔劇司之政存乎斷柔遯以仁斷劇以義余
見浦南之治湖巢也於茲道蓋兼舉矣殆不以遯而
靈靈而毒者也不以逸而緩緩而廢者也廣土之民
其裕矣乎浦南其行矣余將望茲道及於天下也

贈蜀岡盛大夫少太僕卿序

蜀岡盛大夫以湖藩左轄陟太僕卿僚案頌諸公戀
戀焉若失矧矧儒弁縉紳之倫頌諸野惓惓焉若靡
依怙以桐鄉人也且從大夫後屬予有言以爲別桐
曰唯唯吾知所以別大夫矣夫天下士才見於其易
而弗節於其變匪介也志利於其順而或沮於其拂
匪達也義悅於其友而弗爭於其民匪實也聲越於
其遠而弗齒於其鄉匪微也大夫自蒙食時力學嫖
脩識者器之官已陟華而安約勵操益秉初服是重
於鄉評者非獨予之私也即禮曹則同券貢之命而
國體尊職御史則無惕時姦而順使不受兩司臬政

則罷逸吏足軍餉紆夫賦務不平而山東滇南之氓
得以麗陟湖省也居臬臺則省刺滋惠民行不距居
藩司則弛征急賑多所全活蓋得諸察友之相告者
無間於三省之民也積勞外秩屢薦弗獲士論遲之
大夫曰設官凡以爲民也而奚擇於內外哉疊疊夙
夜以思弗覺於得失澹如也夫近不可誣鄉有徵則
遠必流衆不可欺疎有感則親無間變不易安危無
惑則常有定逆不易守拂無忤則利見泰必流之政
可大無間之譽可久有定之節可立見泰之度可權
大夫賢矣居也人所德去也人所難德也養所愛愛
也章厥實大夫斯行德將在海內矣豈曰楚衆之愛
而已哉

送儼山陸公參政江西序

桐曰直史館獲從儼山先生後每見其論學析義闡
出鴻濛遂極杳眇究竟歸之大雅一時理學方聞之
士莫有加也至於揚推古今理亂品覈政體得失民
所欣戚非然若躬其時迹其事而無或漫羨識者以
爲有用之學焉先生以館職遷國子司業尋進祭酒
恐恐然曰吾其慎若司哉吾懼士習之詭聖猷也居
數月卒業多士彬彬乎有本仁祖義之風焉已而出

補延平欣焉就道曰吾敢薄延平哉吾將試之政也
至則誦節即工務紆民急政平人和閭中以爲得父
母焉已而督學山西改兩浙先生曰篤邇舉遠先王
之化也吾奚擇於中外於是乎棄浮謹屏鉅瑣西冀
士習知恥於離遠道本駸駸還之正焉至教浙士也
如西冀浙士之怵於時好者方且智者覺而懷者懼
也無何得江西參政命先生曰延平之政郡也而
未擴之藩吾亟往諸省察芹泉姚君輩難是別也屬
桐以言贈桐曰夫學所以明道焉爾政所以行道焉
爾君子修其身以事是君也求得其所當爲者焉爾
是故綴本還本因陋就寡抗辭爲高入異爲精僻也
是末師而警正宗駟細智以破大義譁俗射譽自多
弗疑謬也抑或樂順惡逆大授則效小拂則廢惑也
拘牽章句學不適用談之若有餘試之則不足迂也
先生正學以激俗體淵而用裕揚之不亢以墮抑之
愈異以安夫是之謂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固世所持
以爲安危者也嗣將登要華秉鈞衡朝廷有所欲
興必曰某事吾有成畫某地吾所旬省出其素所積
以展之贊翊未謂今日之効勤無所助也先生行矣
桐大有俟焉

賀東陽陳先生被薦序

世恒以文行低昂人物矣。顧謂文爲聲華行可貌飾。據華者每綴其履薄履者亦重其華。往往岐文行而二之。予謂二者未始不相待而成。均之根柢於心焉。者也是故上焉者趣永而腴。蘊其人爲宏淵義醇而體雅。其人爲渾厚次焉者旨約而摘潔。其人爲簡易格高而味清。其人爲雋茂藻密而支通。其人爲淹貫居常持是以砥視古今之士。情采具瞻莫之或過焉。甲午歲予嘗監試士於湖藩場屋。東陽先生以內簾偕事事。每見所錄文出東陽手者。水而若蘊也醇而

東洲集卷之七

且雅也。予嘆曰。美哉繩繩乎其行之緒也。既撤棘公。譙私覲相周旋者浹旬。吾見其宏淵而莫涯也。渾厚而靡跡也。乃嘆曰。確哉。惟惟乎。展其文矣。而未得其施也。既予以內遷歸海墟。道東阜而登岸焉。入其宮。絃誦之風洋洋也。接其弟子華實之器。纍纍也。廼躍然喜曰。施有徵矣。亟圖聞知。人人告諸天子而予也。力薄弗克逮也。無何督學御史聞北江廉厥狀。以爲用職走幣馳醴。以旌禮焉。且上其績於大庭。將修其施以風諸人人也。東阜諸弟子以予雅重先生。且有亟圖之願。羣以告予。予亦喜北江之善

知人有以成吾願也。私賀於二三子曰。先生之養淑中而彪外。先生之施樹已以範人。先生之聲漸邇。以擴遠。今斯大有造於二三子者。將不爲天下賀矣乎。吾適知先生之文行果於有用而宿持以觀夫人者。果不誣於心學也。

賀董蔡岡大夫內陟序

蔡岡董大夫以崇川守考績天官

天子以爲賢。尋擢留都司。徒員外郎。斯美陟也。聞之崇川崇川民爲色喜。既而悒悒爾聞之。屬邑海隅。海隅民爲色喜。既而望望爾聞之。學校師弟子爲色喜。

東洲集卷之七

七

既而恂恂爾凌生吳輩奉其師命。徵言於東洲。崔子將昭大夫績而寄厥懷焉。東洲子詢以故。二三子曰。守於吾人猶父母之於赤子也。赤子可以跬步違父。母乎始。吾守之役於公也。尚冀其來也。今既不復矣。吾人固喜其荷斯陟而不能無憾於父母之違也。東洲子曰。董大夫展矣乎。爲能職者矣。夫象承而裏嫗者。謂也。居愛而去。遺者。曾也。邇麻而遠。望者。淺也。僉悅而公肯者。私也得。莫難於人心。思莫難於既去。遠莫難於海邦。公莫過於學校。情出諸衷者。情斯欸。既去而思者。思爲其麻達諸遠者。麻之深悅在於公者。

悅之真大人其何以有此乎嘗求之素自大人之蒞
崇川也公無封施鄉無苛措門無積浹獄無暑憲吏
無信譚士無嬉媼是故學者知敦本耕者知樂生訟
者不盡辭麗者不舍遠蓋大夫之欣躍於吾人者三
年於茲矣既去而懷之懷而頌之士林珍之海嘯鼓
之是之謂求動諸色去不異居遠不室邇僉不間公
茂蹟之微也大夫其克有終焉吾將以一隅之失事
者爲天下喜二三子之願賀者爲天下賀也

送姜訥齋少尹致政歸西安序

予日宦游武林巖雲湖月每招呼於六橋三竺間亦
云樂矣而海鷗沙鶴之幽不能一夕忘夢寐也無乃
越吟楚泣固人情矣乎訥齋之蒞吾海門也公餘每
過我語見其貌顏頗爾有淑人之度焉聽其言灑灑
爾若有沉蘊備負之時出焉既予北上接內翰孫季
泉氏內翰勤勤起居訥齋且曰吾鄉宿學也數奇既
於有司而阨於餘曹爲數息者莫已已予迺知昔有
得於訥齋者非羊質也予方抱戚卧海隅良以得若
人爲足定交訥齋忽焉懷故鄉拂衣謝事去幃幃之
氓莫之能留也邑庠廣文歐陽君率時彥數輩過予
以難別謁予曰是誠不可留也是亦吾疇昔夢寐之

情也嘗聞趙清獻公歸老於西安也名其居曰高齋
蘇子瞻爲寄之詩曰功名富貴俱逆旅掛冠而去真
秋毫嘆夫功名富貴適也寧際陸沉時也卓操雅尚
道也適也時也屬乎天道也屬乎已君子亦曰執乎
其屬已者爾天不可得而悅也訥齋之學而仕仕而
隱其有是夫而奚恤夫餘是誠不可留也抑聞高齋
之隙有三亭焉不識今尚故物否乎訥齋此歸果能
弄水月歌濯纓終逸老以有此亭否乎先生行矣東
洲子將追次坡翁詩爲先生賀且紓我疇昔夢寐之
懷先生亦毋曰清獻之所謂高者風斯遠矣自坡促
於邯鄲之步也

送春楚朱君榮徵北上序

朱春楚以浙省鄉薦士署海岸學政予方讀禮索居
無可與語春楚以道義之愛數過予遂成稔交予見
其容度頗雅供僕煉煉若執槩燠焉無有所餘薄也
其文章問學慤而不炫雋而不數聞焉若恥於自售
也其教人寬焉諮德焉爲成人小子欣欣焉曰安於
民彛而莫知誰爲之誘也省試數以文衡聘君不樂
就以疾爲辭中丞御史諸當塗三勸以幣牽督學御
史嘗疏其賢以獻

天子君不敢有曰吾媿夫名浮於實也居七年被命將北上時方歸望於君行當簡要華以慰若報也同寅歐君洎門下二三子難其別迺徵言於予或曰春楚素恬澹喜晦藏今且令聞日彰仕階益茂登何邪予曰春楚之晦迺所以爲彰也使春楚而有所彰抵取晦焉爾獨不聞赤水之玄珠乎必象罔能得之而非離朱喫詬之容力否則恐爲賣穢飾耳以春楚之才請豈不能行以侈尊實以辯顯哉而恂恂焉不以先人也蓋涵閱之器深秘逮蓄而後能大其施長其享焉春楚今此之行當秉臬職言以展布疇昔其

鴻漸矣乎吾竊有以告春楚今之時傑喜功名者以擊搏爲能務寬厚者以姑息爲量是大不然蓋國家有元氣焉舒長優裕所以養其源也而或綬焉不張又當時一奮振耳即春楚之宿抱將無養以厚而極以肅者乎吾不欲致私喜於春楚而大爲世道望也

慶鶴霄史君壽七袞序

孔子居常論道以壽歸諸仁至答魯哀之問壽則歸諸智何與予每愛古之達人有榮啓期者衣鹿皮裘鼓瑟而歌以爲樂其言曰人生不免穢襟吾年九十有五處常待終當何憂乎是其中非有見於物哉

之際而以身安爲貴邪今夫亟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孔極之鯨殤而失水則蛟螭能苦之故山居不厭高淵潛不厭深物之智也人何獨不然古今人懷金隄紫自以爲智得矣而或招顛覆何其愚也枕丘栖壑甘藿飲菽之高士恒遐其齡焉非擅軼凡標俗之識其有是哉史君冕之少有志於用世翺游邑庠勵學率行吾見其懋而常也私器重之既而曰吾奚爲是役役者以逐時哉豈然去其縲縻遁跡東菑鑿池業耕賦詩課子以自樂扁其居曰鶴霄蓋有翛然遺物之志焉今年壽七十仲夏某日實

東洲集卷十二

君懸弧之辰徐生國川輩以君壽爲德徵琴焉屬予言以祝觴予曰人生有勢樂有義樂勢樂者樂去而憂隨之義樂者終其身而無所絀隨以憂者每伐其天年無所絀者全神而遠害有難老之道焉鶴霄君舍榮而抱冲政不欲以難保之樂憂其終所以遲遲厥享者此其傲耳若夫吹向呼吸熊經鳥伸以爲智者豈鶴霄之所貴也哉

賀潘汝章壽六十序并詩

予每愛潘安仁少負才穎麗藻名世顧以誦事實論竟頌其齡從子正叔以文章擅名備嘗艱虞完節歸

里而竟折諸塗何造物之忌多取也若是哉始世積
之弗厚而亦莫克有承也與海門之潘聞有子美者
善草書有雋才宗舜者領鄉薦嫺詩章並有敦行爲
淮南長者厥後汝章抱璞潛珍徜徉杯酒若於世故
澹如無所縻屬然亦不能詘志偶俗豈韓昌黎所謂
有托而逃焉者與抑亦根本之厚而克承家聲者與
今年壽六十社友姚君汝春蒞謁余言爲賀余於汝
章有內戚不能讓故追序世德以著遐享之有自繫
以栢梁體二十二韻川歌諸壽筵曰東瀛之水深且
長盤盪萬里環星閭閨風之與鬱嵒嵒山中人兮荷

東洲集卷三

芟蒙祝餘條藥飲餼糧岳林軒徑播琳琅披襟揮手
招何羊擊槁汎蟻稱羲皇東軒酣卧盈縮忘十龍照
腹升扶桑杜洲衝浦耿折芳煙鷗雲鶴相翔翺卷舒
甲子六十強齒閣金液高燕張赤麟之脯出丹房梅
花點點送清觴庭前玉樹森日光安生彭老紛華堂
青瞳碧髮氣昂藏欲騎白鹿遊八荒玉堂有客賞知
章笑銜鸚鵡同醉鄉

贈少華許大夫序

少華許子督學湖湘召入爲太僕卿東洲崔子後其
政將入省泉岐周子諸寮友馳簡屬崔子于襄曰少

華子益友也行矣於何麗澤寄情宜側言有型於世
子崔子道荆襄入武昌黃叟台戡前典而陳曰許大
夫興學振頽規枉敦薄民之所生也行將不復吾何
以足其轍入城府諸學官弟子再拜而告曰許儒宗
陶冶湖學者凡六年茲行奪吾依放也弟子能無難
其去崔子退而語少華子曰語其所以得人和者少
華子曰飭士之術在嚴而其本寬也術弗濟爲擊蒙
善俗之教在彞倫而其率躬也教弗則爲徒令協共
之義在謙而其施則誠也義弗中爲無先吾之執其
斯已矣崔子撫焉嘆曰吾日與少華子讀書秘閣占
其能志尚也而未施既吾登鶴樓陟名山泛江漢誦
其揮詠信其有文章也而未實既跡其監察留都典
兵齊魯異其多才猷也而非本乃今知其出有道也
是人情之爲戀戀也雖施之天下可也

贈李國容之任濱州序

吾鄉李國容以太學生謁選銓曹得濱州幕僚知國
容者曰國容才富而行端授以郡縣倖忒無施不可
而得茲選非所以處國容者國容聞之曰創豈敢薄
若官耶顧懼無以爲報稱耳瀕行造東洲子而告曰
何不佞無能以官爵光吾父兄惴惴焉每圖所以無

負父兄之教吾先君介庵翁嘗締交於尊翁誠齋太史吾兄國靖亦受愛於執事之門鈞辱執事之愛不減於吾兄是於執事有世誼焉濱之行可以無教耶東洲子曰子不難濱之行而獨難於所以為濱者吾知所以勗子矣夫君子有所能為者有所不能為者在家則脩其身任官則脩其守君子之能為也脩其身而名不加焉脩其守而勢莫行焉君子之所不能為也能為者下聖賢數等者亦可以勉之不能為者雖孔孟亦歸之天焉耳是故君子動必渠婁而拂戾不免焉俗謂之塞也君子則曰通也動必詭隨而富

東洲集卷之三

十四

貫不失焉俗謂之通也君子則曰塞也故曰君子之通塞者或同于俗者也而所以通塞者離乎俗者也子之不卑小官則夫閭中汪度已軼乎睢盱偵伺之流且惴惴焉以或孔家傳是懼充是心則所得者私矣而何計乎一秋之隆污哉故曰美之所在雖居污辱而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處隆峻而世不能貴吾子其試思之

送張雲從司訓河陽序

鄉彥張雲從得河陽司訓問所以訓河陽於東洲崔子崔子曰師道之不作也久矣蒙哉蒙哉其制命於

斯乎援章析句在馬融鄭玄不能無議焉而先雅後醇橫渠之膏皮所為勇撤也是故經師之訓庸詞師之訓詁異師之訓禪曲師之訓詠俗師之訓貨今之師也貨而已矣趣斯下矣青青子襟雖有隆德勵造之志其如莽蜂越難之無能何夫學也者所以施之政者也家也者所以基之國者也吾聽子之言矣吶吶爾而未嘗無辨焉觀子之行矣欸欸爾而未嘗弗衷焉誦子之文矣穢穢爾而未嘗不經焉抑子之授諸其鄉也其架度端其槩括直其導級勤其牖鑿弘鄉之子第固崇吾子為良師也目子之先托庵翁舉

東洲集卷之三

十四

鄉薦訓水寧藉藉有今聞焉者也子其弗墮於遺緒矣乎河陽古稱俗務朴厚人性淳和至於今始文獻郡也比年天下之士習詭譎雕蟲惡靡靡其濡染而莫之挽乎余日視學全楚嘗痛嘆其半矣子尚以其傳諸先施諸鄉者為我成之為我成之

送季時貞倅辰陽序

辰之為郡也內控諸蠻外蔽武陵峴崖壘嶂川石盤螺古稱非人跡所履靈均亦謂入激浦兮余邇迴迷不知吾之所如信夫是故狷狃狴獫之叢集水保溪洞之窈窕殆未易以繩墨約束焉者余日忤時舉之

請懷所以中傷而不得過調余兵備茲上愛余者咸
危之余曰否大事武備吾儒分內事且前所謂兵備
者非科甲中人耶吾何獨難於是比至見其山雖險
而實奇水雖滯而實濶蘭羅並馭民醇士雅郁郁彬
彬不減名邦善土余以為樂焉時方永保之構隙也
余廉以示之恩以懷之威以讐之信以結之公以主
之斷以成之是故積歲詰詠之獄一朝就乎余廼知
天下地無不可居天下事無不可集要之存乎其人
焉耳余今去辰餘七年矣不識今之辰視昔如何時
負其勉之矣乎或曰時貞嘗司城神京訟釐盜輯督

植大工績成蒙賚既遷光祿職勵事舉當路每以為
賢斯行其克濟矣乎余嘗讀辰志判辰者若汪若海
之議海內大勢楊抗之屏驅蠻夷厥有茂勩鳴當時
述異代可式也經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時貞固有道者出其素而貳厥守吾固知其當與
汪楊並錄也

姜氏家譜序

姜之先世籍西安元至正間有千二之裔震雷者試
學錄於衢以其安衢也伯子家江山叔季家西安江
山日不嗣叔子往嗣之實異地而同宗焉江山故有

譜而西安昭穆僅縻繫焉豈非以指之繁告之睽而
勢不能及耶西安之後訥齋子少尹吾邑合二地而
統宗成帙以謁東洲太史太史曰嗟夫宗法之弗古
也遷矣魏晉隋唐之設中正上譜牒意亦古也而非
其取婚媾之隆門閥之昭云爾非譜也五季不講胡
元荒墜故後世之稱譜者惟趙宋之歐蘇為良傳曰
天子失禮修之諸侯諸侯失禮修之大夫大夫失禮
修之士士失禮修之野今之譜在野者誣且夸誣者
賈貴而忘疎夸者飾鄙而就美夫奚取焉是之謂猶
弗譜也是故譜有不可以不修也者有不可以苟修

也者夫譜譜吾之親也親親仁也持是而賈夫人之
貴是為夫人譜也持是而飾夫人之鄙是為一人譜
也訥齋子之譜同夫異廣夫各舉夫明存夫闇有譜
道焉宗法可振也雲仍將有所興乎是故有譜之譜
有心之譜心乎譜者孝弟生焉不譜而譜存跡乎譜
者悖亂生焉有譜而譜忘姜氏之雲仍將以跡耶以
心耶

賀凌雞山任司城序

雞山凌子之官司城也地劇務賑屬繁責集躑躑日
馳於弗緼中加以跋扈伺之以奸究掇剽遞奪之

變又有難約束者愛雞山子者以爲雞山子定中丞
芹溪翁仲子綏統配膏之姿莫闕於勵勸慘暢之勞
意者將無有不堪矣乎雞山子曰是之謂愛我非知
我者也日吾嚴君之教昕於齟齬也誦以經史程以
日業勤以應對勞以灑掃昕時惴惴若不克習焉既
教昕於弱冠也牖以民彞擴以徵實約以儉讓昕懷
懷若不善承焉既教昕於壯大也上之明以君臣之
誼次之導以事長之恭下之仲以勤民之仁昕煉煉
若無所效力焉今斯昕之勤若職也將以履初習承
初訓而效厥力也其焉能違之於是乎分劇淨貶理

繁任集至凡掣室難爲者稍就約束鄉士夫遊京師
者聞之喜相率以告東洲崔子崔子於雞山子有戚
舊焉爲歎賞曰士必有定養而后有定論有定論而
后有定守三有定焉則登巍不可崇居卑不可汚驅
靡不可多處約不可少持盈不可傾道遠不可渝素
定故也雞山子吾嘗聞其家學既聽其緒言即其令
守謂非廉劇彫琢素有定焉者乎無異乎不難厥官
也鄉士夫輩以東洲子爲知言請書之以爲賀且勗
其成

壽文峯黃大夫六十序

歲庚子陽月吉寅文峯黃翁六十壽辰厥子其儒奉
婦翁榕東司空公狀走京師因國博鄭子其徵言於
東洲崔子蓋將闡翁之享且華厥壽筵也東洲子曰
六十於古爲未稀得數爲尚淺而奚以壽爲洪儒曰
是人子之情也先生其進之既展司空狀而終誦焉
東洲子躍然喜曰嗟乎文峯之所謂壽予知之矣夫
文峯之壽有得之乎未生也者有得之乎既生也者
有得之乎傳諸心也者有得之乎顯諸仁也者有得
之乎藏諸用也者吾子之壽若翁以已壽之壽壽之
也吾知夫壽文峯者以所以壽者壽文峯也不觀夫

翁之世乎洎公發祥遯庵奕奕柳南東山製芳踵武
雖竹巖學士之宅相亦克繼成於弗替焉是翁之滋
源培根前牀後庇殆有爲之先者與生而穎悟約素
自持好古績學茂冠制服是翁於誕降之俶冰質霜
操金堅玉栗有引之不隨推之不移者與白沙宿儒
篤道義而恬勢利嶺南一人也翁嘗從之游焉師門
授受乾則行健坤則無疆動靜有常之義心傳素矣
幾膏肓腫且足以被其後昆抑疇其加之逮夫守諸
頽也箴砭政癘藥石士心植仁種義以生其民詩曰
無只召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遐不作壽翁其有之

矣乎青陽之境有佳勝焉進峯桃塢燕洞虎溪爭奇競秀之妙真輒八閩而上之翁之投簪而歸也枕石愉愉漱泉于正廼形一廼視寂廼思而纖芒世故莫撓其精非幾於有道者耶是故文峯之所謂壽也未生而天壽其本既生而天壽其姿幼學而師壽其心時顯而民壽其報卷藏而靜壽其成今斯六十二者殆若行萬里者手方門庭之舉踵而其歸極可界限耶閩中子舊遊地也榕東子故人也子安得尋舊遊揖故人入杖履於佳勝之鄉試以質吾言爲何如

送周約庵司寇南京序

東洲集卷三

下

大中丞周約庵公巡撫大江之北者凡六稔矣以公閎才奇負時望攸屬秉鈞持衡宜不以常資律

聖天子謂淮揚廬鳳爲畿輔重郡且督漕利涉非通務濟變之才不可故銓曹雖嘗薦薦公而特蒙又任之命焉今年夏銓曹復以留都司寇薦

天子謂留都國朝根本地刑曹實爲民司命必若人其可哉桐時方以國子祭酒陟貳留都禮曹道出下邳會令侍御菊塢楊使君於舟次菊塢告諸桐曰約庵公之撫江北也任久政治劇釐民愉吾之秉節而南也勸農就緒無煩擊搏者未謂非公澤之被也茲

默然以無贈也哉既借象岡侍御胡使君計書就復中前相象岡曰是舉其宜哉已亥之秋離惟海患公緩征散居紆力已責魚鱉之遺氓獲枕席焉頃者河堧漕阻人情洶洶公亟疏請濟條陳便國計以之是不可以無贈也廼相與輪欵走使徵於桐謂桐於公有鄉曲雅且聯曹有同寅之誼故桐之愚而授之簡也桐曰天下之事集於才才有於順常而拙於盤錯者器之拘也天下之事成於守有銳於發矓而怠於勦木者德之貳也公策仕則直於諫垣陟則陞於馬政制險則威於籌邊撫綏則功於臺憲固天下之通才無乎不宜者也且歷逾久而民日安年彌高而聲與俱非有天下之定守寧無作輟於久暫邪今茲司寇之行桐竊於南土之蒼生稱慶焉夫所謂刑也者非以殺人也所以生人也非貴乎已罪而懲其後也貴乎未刑而信諸先也公之去也有留愛焉是斯民之見德而不見威者素矣公之所司猶故土也所守殆猶昨也安忍快情於析楊鉤鋸之間任刑而不任德乎吾知公之大有裨於畿輔之治者又將相爲終始也

聖天子知人之哲二虎君樂善之誠殆兩爲無負也

2094868

G
2121.5
16d

哉桐不佞素屏公愛用綜其實而歸之史

欽蔣南泠集

詩固難言矣乎詩由心生也自昔宣志敷腴之倫類
入偏美而兼善獨鮮者何哉詩有大家實原妙識識
訛趣異雖白首吟哦竟落岐境此孔門之言詩所以
獨善商賜也南泠子日與余談詩都下志務黜靡就
朴遺俗追古余每以為然計為別餘十年矣廼今避
遁江干得檢其成集愛其清潤古雅洋洋乎讀之有
餘味求之鮮擇詞焉蓋南泠子高才逸韻迥軼等儔
且林屋積素傑抱灑然有如玉壺秋月絕無埃翳無
異其會心知往克履初識也南泠子年未頽其為言
未已篇什不必敘究竟殆有俟云

卷之二



ZW 21181888584943